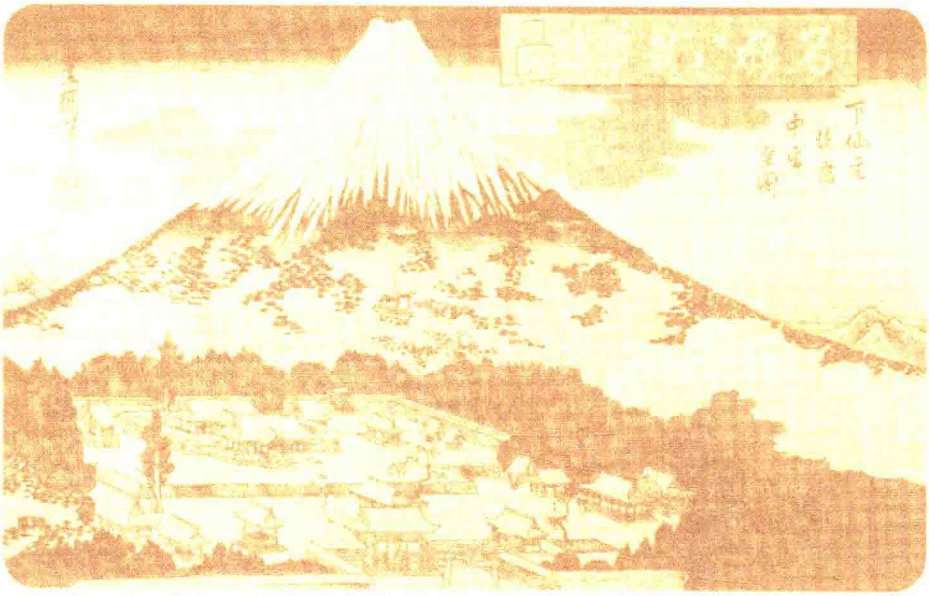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二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歷史人物一傳記一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冊目録（總第120冊）

詠史詩

第二十册目録（总第109册）

莘嵒曰一篇眼目
又曰此母難得所以世多頑兒

近世偉人傳五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中村栗園傳

余往年官于史局與栗園義子禺五同僚又與其門人巖谷誠卿善因得詳其行事雖未見其人猶見也遂立之傳

栗園名和字子臧栗園其號以號行豐前中津人爲人倜儻磊落而忠孝出乎天性幼時惡戲不好讀書父規之不悛一日母百方慰諭栗園沉吟良久曰兒過矣兒過矣母大悅撫其項而泣父亦大悅擇師授

業三年間四書五經及文選皆卒業年甫弱冠請父游學執贄於帆足愚亭愚亭擢以爲都講既而入龜井昭陽門昭陽主張古學而栗園素信洛閩意甚不喜遂辭去游上國與篠嵜小竹齋藤拙堂野田笛浦諸名流交通學愈進小竹薦之水口藩侯以爲儒員栗園不喜與俗儒庸吏爲伍日與門生弟子擊鮮飲酒醉則擊劍角觝爲任俠豪奢之游其視財貨猶糞土也年二十九迎婦生女乃翻然自悔曰今而不已吾恐凍餓妻子幷賊夫人之子頓改舊態撿制甚嚴弘化中墨艦來浦賀海內洶洶栗園慨然投筆曰我豈

又曰匡人其奈我何

傚腐儒不知時務哉乃敎甲冑礪刀槍論攻守之略居數年墨艦復來强請互市勢甚猖獗幕府欲許之而　朝議執以爲不可物論囂然藩士分黨內訌將起藩主憂之超擧栗園參與政事群小忌其剛直夜榜城門曰殺新參政蓋欲使栗園畏怖去職也而栗園泰然不動某寺僧姦猾誑衆攫財栗園白藩主使其退寺少壯輩快之要諸途極口罵辱或數其罪拔刀逼之僧躍投池合掌唱南牟流涕乞哀僅免錯以爲栗園所嗾使陰圖報復或以告栗園栗園乃有戒心夜行衷鎖衣先是甲賀處士豐田美稻者通刺請

謁栗園素聞其名延見則壯士安藤鐵馬南八郎從焉栗園大悅置酒款語栗園年老足不出戶庭而洞悉天下之形勢情實者此輩以書告之也至是美稻在三備間致書栗園曰今募志士得三百餘人將屠某城請迎先生以爲謀主栗園慮其輕擧敗事作答書論述其利害止之後美稻果爲刺客所掩殺慶應戊辰春伏水之變藩主在京召栗園栗園方飮擲杯而起至勢多有三士尾來負銃提槍白布約額曰吾儕亦將死　王事願從行脫藩之罪請營救之栗園壯其志飮以酒遂拉而入京使人說廷臣用事者曰

又曰洵然々々

臣昨過大津諸藩兵屯集設關誰何行旅窘甚是徒示怯於賊耳不若命一雄藩衛京畿而六師東下直擣賊巢也則沿道嚮迎誰敢發礮錦旗者若遷延曠日賊必誘隣境招亡命扼險拒禦則天下之事未可知也議定岩倉公嘉納之乃作書使栗園致之東海道鎮撫總督總督見栗園稱其藩先衆勤王且曰吾侯因幡兵五百人至師以發予宜見木梨參謀而議軍事乃馳訪之辭以寒疾栗園亦不欲強見遂去既而王師東征收江戶城賊悉平如栗園所策云藩主超拔以爲執政事無巨細必諮焉栗園感激立釐革

又曰恐此譏者少

宿弊數條當此之時侍從綾小路滋井二氏脫京募兵在淡海欲辟栗園謀事作書遣使招之栗園詣之藩主藩主不欲乃辭曰鈞之勤王事也然臣不忍棄藩主行使者感其忠攬涙去明年己巳列藩奉還封土藩主爲知事栗園爲大參事輔翼圖治居職三年治效漸見一朝慨然曰吾以駑才負重任恐招伐檀負乘之譏且久叨重職或買奇禍因謝病辭職

朝廷賞其功勞賜祿若干石以養老栗園狀貌魁岸性嗜酒晚自號半仙子擺脫塵累自飮每把盃必拜而泣曰是 朝廷之賜也初戊辰之變在京師閒川

後得曰諭吉氏亦惡此輩乎又曰果能痛懲之則豪傑不負其名

田剛變形入京爲其舊君板倉氏上書陳情甚惻怛而其故人舊識仕朝在顯職者皆懼禍箝口或有陰擠下石者乃慨然爲上書乞哀而剛與栗園素非有飮酒握手之舊云及學校盛興憂其專以洋學技藝教之而不以孝弟之道又上書當路言之不允乃遺福澤諭吉書論之諭吉其鄕人也其略曰頃聞有一縣人自言吾身軆髮膚係天造非父母所生嗚乎如此者人而非人所謂梟獍食父母者不止斯道之賊亦洋學之蠹也不速鉗其口縛其舌以痛懲之則流毒于遠近終至不可救藥而能鉗其口縛其舌者非

翠嵐曰應前結束有力

兄而誰言々愷摯其於忠孝天性不可抑遏也如此所著有孝經翼日本智囊寤眠錄栗園詩文鈔栗園餘稿今玆辛巳齡七十有六矍鑠尚善飮其義子冑五云

成齋曰論贊意義淺短未盡其人可惜翠嵐曰善諷子借以一砭游惰書生頂門故語自不得不然也

善諷子曰吾聞栗園少時游學窮甚僦僧舍而讀書炊飯無米乃買雪花菜蘿蔔根烹以充饑云嗚乎有爲之士其堅忍蓋如此今之書生後進食無魚肉則不慊或暴殄天物而不知惜何其無狀也孔子曰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况責之以忠孝乎

小山春山曰栗園入京獻策指形勢論成敗庶幾

翠嵓曰予聞能知此皆此快故寫得精采煥發

乎有留侯藉箸畫策之風且憫窮士達其志皆當世儒豎所不及焉夫如斯始不負學者之名也

村山拙軒曰栗園之畫策處事著々出正而急流勇退可謂眞儒矣爲川田氏上書乞哀在他人唯此一事已足傳焉

又曰近日川田甕江撰翁壽藏碑文載在明治詩文可與此篇參看知異曲同工之妙

田邨翠嵓曰敘事詳悉想見栗園其人

高橋石齋傳

石齋名豊珪字子玉高橋氏石齋其號又號煙岳父曾平以擊劍著仕尾張藩石齋受訓家庭亦精於劍法藩主擢以爲擊劍教授石齋年過弱冠一日喟然嘆曰區々武技不足以成名傳後遂辭職東游江戸臨發告親戚朋友曰余不馳名海內不復踐玆土既至江戸專志文學最究書法得乃顏柳其妙處多自劍法悟入然未爲世所知家貧甚每夜就燈下傭書至深更乃輟更展大紙數枚揮灑淋漓自取快曰解放心手一日之束縛既而書名噪都下都下名流大

后得曰祆教甚延于海內而有司不憂何也石齋之怒正而卓矣難得々々

沼枕山將刺其集曰吾集非石齋之書不可也其見重如此戊辰歲戸田和州在京師聘而給祿又薦之朝拜史官未幾罹疾辭職歸江戸路次過尾張見親戚朋友皆欽羨其榮云明治五年七月廿四日遂以疾歿年五十有六臨歿自撰謚號而大書々法雄奇活動不異生平又賦絕命詞朗吟數四乃瞑石齋狀貌矮而晳性剛直不與輕躁浮薄之徒交尤重氣節嘗養某氏子配其女既而聞義子信奉祆教大怒曰咄頑冥兒蠛吾家然女業已與渠不可奪乃俱與逐之不復通云

善諷子曰石齋其人剛直故其心畫亦然昔者張長史觀舞劍而悟書法石齋儻其人耶

重野成齋曰放心束縛數句及末段想見其人文豈在多乎哉

小山春山曰石齋怒壻奉祆教未足深稱之至併其女而絕之則奇而正矣

村山拙軒曰一編中必取一二怪奇人錯綜爲趣是善諷子修纂之微意也是以百讀無厭不獨文章之妙而已昧者或不知故言

翠嵓曰。伏後

南豐曰。下軒以詩士之多如此

長谷川鐵之進傳

長谷川鐵之進者。越後蒲原郡粟生津村長谷川誠之第三子也。名世傑。字公興。號强庵。幼字谷治。鐵之進其通稱。爲人倜儻不羈。長身高顴。面色如鐵。眼光如炬。好佩長刀。幼時學於同村鈴木文臺。既長東游江戶。執贄於朝川善庵。居有年。善庵歿。乃去而游常毛之間。下帷于某里。聚徒教授。娶婦生男。夭。當此之時。邊警告急。天下騷然。鐵之進乃託妻外家。謝生徒。周遊海內。以觀察天下之形勢。文久癸亥。京師之變。從三條某々等七卿。走長門。三田尻之役。奉三條公

命。奔走於防長之間。爲忠勇隊督。又自募兵。號忠憤隊。爲其將。大樂源太郎。德田隼人等佐之。元治紀元甲子。從長門老臣福原元僴。國司親相等。抵京師。與會津兵大戰敗績。乃走四國。慶應三年丁卯。游奧羽。是冬十二月。自東國上西京。途中罹足疾。臥床閱月餘。乃賦詩曰。吉人興作善。從來爲報天。功名何足問。禍福付自然。値虜使不遜。孤憤起草間。尊攘唱大義。周遊處萬艱。六年究八洲。決策促歸鞍。歸來策馬獻賊臣。互牽連見幾。即決去。潛匿游四邊。茲逢聖主斷。踴躍難自止。請命赴祖谷。（自注曰。地屬阿波。接土佐。所謂平姓

南豐曰。慷慨激昂。絕不帶詩人纖弱之態。

拙軒曰。此詩激越正氣。歌其忠勇義烈。亦相匹朔誦一過。不覺正襟。

八族之采地。）突賊到伏水。（小橋友之助。太田次郎二士從焉。）去。入攘夷營。（指三田尻馬關兩營。）英氣呑乾坤。出從除姦師。（回天軍。指山嵜。）誠心號帝闕。一舌禦二國。（余時爲使番。掌郡山淀二藩之應接。）獨槍殿三軍。（我師之退京地也。皆取間道。尾從眞木泉州矣。余獨不肯。提槍直進大道。歷向日街。尾公關而殿之。千屋菊次郎岸上弘神代直人等數十士與焉。）或爲忠勇督。（余時爲忠勇隊軍司。與眞木外記中岡愼之助。戒備周防兩浦。）禦侮救兩屯。（時赤根武人屯角石山縣小輔屯壇浦。防禦英佛墨蘭等諸夷。及其迫也。官又命我隊救援之。余即率隊衆而趨馬關。晝夜兼行。到則和議已入矣。遂不及戰焉。實爲千歲遺憾矣。）或爲忠憤將。（二州之內乱。余新擧一軍於宮市驛。名号忠憤。德田隼人氏家謙助大樂源太等助之。）折衝回雙幡。（時德山岩國兩支藩挾姦黨而出兵矣。聞宮市遽擧兵。而畏悍不進。既而遂旋其兵也。以上事皆詳見于余子丑職掌追記。）悲歌使西筑。（奉三

條公命。使福岡池內藏太副焉。亦詳于職掌追記。）慷慨說東羽。（獨行到米澤。大論爭大義。）往復一千里。（復赴長門。）踏遍虎狼路。飢寒躬盡瘁。獨與斯氣存。忽遭天日沒。物色茫難詳。微服行關左。（再辭長門。航到于泉州堺。留十餘日。去而來于京師。直赴東武。）所在學顚狂。偶因故人招。（東國義擧人小島落合小川等是也。）月餘監神兵。（東國之義徒。名號神兵部。余監其軍。）時機不可失。賊情既分明。蹶起犯風雪。直上東海程。（余先辭神兵部。欲赴京師。）急禍機何所伏。非誤礙與阮。坦途小凹處。跌然軀亦僵。總南依舊友。閱月在病牀。側聞京畿變。且喜賊軍潰。杖劍起倚柱。遥望西山黛。好時難再逢。焦心空摩鎧。大政一復古。龍旗新揚輝。三道皆風靡。日

翠嵓曰。後半粗率可惜。

翠嵓曰方今書生往往乃其師於生前而況死後乎錢之進千里走師喪其人可尚

拙軒曰以善助之事率鐵之進平生是烘雲托月之法

見張皇威。賊主膽遽落。引辜遁東叡。雖則自引辜。
忖度或黠智。醜類潜嘯集。煽動爲角犄。（彰義遊擊新撰諸隊及會桑二賊兵等皆是也。）此徒心孔險。隱伏窺天意。天意苟可
乗。頓將逞狼噬。吾視其肺肝。欲走獻微衷。脚折步不
能。錢盡轎難傭。他年千里脚。奈斯補天功。願爲萬里
鵬。怒而搏長風。願爲千尋霓。倏矣騰高穹。展轉且反
側。誰使此事通。聞道治國者。猶如小鮮煮。豫喜會此
心。桓々曜大武。賊心則可攻。（攻心字本于馬稷語）民心則可撫。
邦内既閒暇。外寇漸可去。嗟吾廿年萬苦辛。垂成遘
此迍。命也不可貳。禍福何由臻。報天須盡心。處義宜
守眞。世上多賢材。功名屬何人。戊辰。王師北征。錢之
進爲之嚮導。其明年己巳春。朝廷賞其功。賜祿若
干。庚午夏。走其師之喪於鄉里。既而還京師。辛未秋
以疾歿。年五十。鐵之進生平嗜酒。醉則善怒。狀貌如
夜叉。人不能近。有僕善助者。善事之。或謂善助曰。長
谷川氏暴怒亦甚矣。子之頭無日不被大烟管打擊。
而盍去仕他。善助垂泣曰。主公嘗救僕於死。僕之身。
即主公之身也。而僕未有所報。且隆冬自脫衣賜僕。
曰。不忍見汝寒。世間愛僕。寧有復如我主公者乎。其
人爽然自失而去。善助信州伊奈郡人。亦好佩長刀。

又曰寫善助躍々欲出龍門衣鉢

結髮太奇人。字曰珍髮。常奉鐵之進命。奔走四方。不
避祁寒暑雨。及錢之進客死于西京。奉其木主歸于
粟生津村云。

善諷子曰。錢之進雅言。王室之忠。我不讓乎兒島
高德。師門之義。我豈在乎子路之下乎。余觀其終身
奔走王事。及走師喪於千里。殆乎非大言也。

重野成齋曰。叙善助事妙。論贊亦佳。惜乎鐵之進
之詩尤拙。不與傳文稱。

元田南豐曰。獲善助之言。而鐵之進人品更高。

小山春山曰。騷擾之際。此輩或斃犴獄。或殞鋒鏑。
獲免者甚稀。若錢之進。亦無生理。而終始脫於危
難之間。顧有其智過乎人者。非一味慷慨之士也。

村山拙軒曰。北越古來多出奇士。錢之進固奇。而
善諷子亦北越奇士也。以奇士傳奇士。其文章之
奇。不亦宜乎。

田村翠嵓曰。鈴木文臺北越宿儒。其熏陶所致。門
下出如此奇士。風裁之高可想也。

翠岳曰。立傳主意。

翠嵓曰。使乎使乎。

加藤德成建部自强傳

加藤德成。建部自强。並舊福岡藩士也。德成初稱三太郎。中年改稱又左衛門。晚又改稱司書。食祿二千八百石。自强通稱孫左衛門。後改稱武彥。食祿七百石。歷任無足頭用聞等數職。德成積功為參政兼掌軍事。元治元年八月。京師之變。藩主長溥將出兵衛京師。擢德成為隊長。當此之時。幕府命諸藩伐山口藩。因使德成所帥兵屯其國境黒崎以待命。長溥以為幕府起三十餘藩之兵伐長防。然長防闔國決死防禦。恐兵連禍結。遂成天下之大亂。不若說山口藩主。使之謝罪以解兵也。乃疏其意。以致追討總督尾張太納言慶勝。以德成為行人。使往說之。德成乃詣廣島本營謁慶勝。陳主意。慶勝大悅。其與己所見符合。因謂德成曰。予之主意誠善矣。然令山口藩容脫走公卿。若不放之。則無歸順之效。願子之藩受之。則兵可解也。德成曰。請遣使于敝藩。余與俱歸說藩主。慶勝乃使其臣若井鍬吉。薩藩士吉井幸輔。與俱德成。乃與二人俱歸復命。且致慶勝意。長溥亦大然之。德成等再赴廣島。致主意議。遂決將移脫走公卿于大宰府。長溥乃擢自强為正使。以淺香茂德喜多岡

后得曰。以口舌解三十餘藩之兵。仁知不愧古人。

又曰。悲壯慷慨之状可想。

翠嵓曰。何等從容。

又曰。無極手矣。抑故自泰然。

元道長谷川正綱為副使。遣山口藩陳其意。藩主悅服。贈金若干。自强乃詣廣島謁慶勝告之。慶勝亦與金謝其勞。於是解兵之令下。三十餘藩之兵士皆罷歸。時十二月廿九日也。先是德成屢與尾張藩士成瀨隼人田宮如雲等會議。事遂成。至此慶勝召德成。贈之緋罽及刀三口兼金三枚。以賞其功勞。德成乃還逆旅。張宴饗從行之士。酒酣。自起而歌曰。皇國之武臣兮何事。當最勤滿腔之赤心兮。須盡君與親。明年慶應紀元。歸藩。又因移公卿于太宰府。奉藩主命。抵小倉。謁越前藩主松平茂昭。又抵赤間。公卿航海至。乃謁之而歸。於是其所謀事悉成矣。山口藩主亦贈名刀以謝其功勞。是歲二月。進為執政。無幾辭職。既而時局一變。藩主禁錮德成。是冬十月廿五日。遂命自盡。德成乃詣博多天福寺。悠然賦絕命辭曰。君乃為盡須眞心。今日與利曾猶以也末佐留武士乃一念。終屠肚而歿。時年三十有六。是日自强亦賜死。使護送城下安國寺。至夜。檢使不至。自强曰。腹飢矣。請與飯。吏與飯。自强快食而眠。既而檢使至。乃屠肚而歿。時年四十有六。自强為人寬裕。好講兵法。常縮衣食完繕武器云。德成雄偉有才略。膂力兼人。通文

武諸技。尤精射禮。就而學者衆矣。迨大政維新。二人之寃罪皆釋。賜祭資以賞其忠節。並配祀旌忠祠云。

善諷子曰。福岡藩志士一時遭慘刑者。殆五十人矣。而如德成自强二子及平野月形諸子。其矯々者也。惜哉。付之耳史。口碑而未有立之傳者也。頃者其同志山内信實見示殉難諸士履歴書。故余立之傳

重野成齋曰。叙事詳悉。足供史料。

小山春山曰。福岡堂々大藩。當時豈無識時務辨大義之士。然而未有聞于世者。在焉竊惜其萎靡之甚也。今讀此篇。若加藤建部諸子。志才超凡洵

有用之士矣。惜哉不遂其志。中道而斃。然憑子闡之筆。獲不朽乎其名。不惟加藤諸子之幸。亦足以為福岡一藩之光矣。

村山拙軒曰。此事屬創聞。記事詳明。當日情勢究然在目。而合傳之妙。如讀邵青門文。

田村翠嵓曰。時事多少曲折。寫得了々如見。不愧史筆。

翠嵓曰蒲公文武兼備名将令天皇生昇平故偏文[illegible]其[illegible]書武在其中

木澤天童傳

天童。信濃舊松本藩士。名大淵。字濬兮。稱源一郎。木澤氏。天童其號。又號樟山。其系出自楠中將正成。九世祖正治。居紀之木澤。因氏焉。八世祖正元。仕于加納藩主戸田某。々移封信濃松本。從移。遂世為其臣。父國幹。母小島氏。以明和二年乙酉三月。生天童於松本。天童幼而岐嶷夙成。好讀書。既長。極力博涉。自經史子集。以至稗官野乘。靡不綜覽。才識高邁。其注經有特見雅言。經典各有線索。文字在書。則一箇敬字。在易。則一箇天字。在詩。則一箇思字。在論語中庸。

則一箇學字。推之通體。俱動。作中庸解。自跋其後曰。有天有地有雙親。廿七年前誕此身。案上看來書外字。筆端掃却眼中塵。雲山風月時々好。水石林花個個新。一樣乾坤莫為恠。東西南北古今春。嘗慨然而嘆曰。人生六十。報恩日短。留寸丹以裨萬一。乃作國志三百餘卷。名曰琵琶絲。起保元。終元和。上下五百年間。治亂興廢。與忠臣義士之偉蹟。歴々可觀焉。其作文詩。操筆輒成。未嘗起草。常曰。君子之文。君子之言也。君子之言。君子之心也。君子之心。對天地無愧。與日月爭光。故觀其文。而信其心。所謂人影在地仰

翠嵓曰名言不磨

又曰作者亦然

成齋曰論贊大有韵致

見明月者故古之文能傳古之君子晚近則不然學弊文偽偽者非其心也心之明如璧趙氏之璧天下傳之文之不偽心如璧之明而後可傳若夫昏々烏石烏得而傳之所著數十種凡八百餘巻其識藩主則別有君箴二巻藩主嘉之加祿若干爲藩學教授文政二年正月三日以疾歿年五十有四天童爲人温而厲接物忠實其教子弟舉其大關而不責小節然苟有跡渉於詐偽則勵聲責之雖小兒不以假借聞者悚然改非嚮善云

善諷子曰余嚮在史局觀天童所著琵琶絲者蠅頭累々有塗抹處蓋其未定稿也當時頗服其氣力之深厚矣後識其玄孫成恭借觀其遺書益服其學識之超卓又問其軼事於成恭遂立之傳成恭今下帷于東京下谷教授子弟亦有論語中庸析義及左氏傳評說等著述温厚君子也

重野成齋曰君子之文君子之心也云云想見其光霽氣象如斯人可謂善解經意者

田村翠嵓曰經術文章裨益平世不愧爲摘氏之後於戲天童乎將神童乎

启得曰在今世其嘆果如何哉

油軒曰一篇篤所翁自叙

南豐曰肖振衣高岡之意思

北村篤所傳

篤所者近江野洲郡北村人也因以氏焉名可昌字伊平受業於伊藤仁齋業成下帷京師爲人狷介貧而不仕有高操　靈元帝聞其名　敕諭欲使嗣北面某氏講經於院中篤所不欲嗣異姓固辭　帝益重之賜以儒服儒巾强徵之篤所乃著賜服而入講經於院中嘗病　帝乃　敕勘解由小路某問病且賜人蔘御硯御硯名中山其所敵玩者也時人榮之篤所常嘆聖學之不振而世儒之卑屈終身居盤之上丸以名節重於時歳暮賦詩咏懷曰少小涉經史性氣耽詞章宿儒時濟々共是丈人行生平所畏敬此日皆既亡後生何寂寞聖學將蓁荒長安幾萬戶無人共商量所好與世乖爲愚又爲狂遭遇千古少吾儕特何傷幸無升斗繫從意自徜徉請託絕權勢拜謁無朔望月花屬我去吟哦習爲常又無沈痾患老去猶健强眼睛耐誦讀足力涉澗岡車馬不須駕冠蓋何假張生理又略足不用求皇々寒暑給裘葛朝晡有糟糠回首一世裡比屋屢低昂吾不覺衰廢未嘗有殷昌悲貧兒女態豈其丈夫腸梅蕊欺雪色柳條洩春光一歳此夜盡依舊迎新陽其隱操益

翠巳十月十二日勅諭可以箝浮躁論者之口快々

高

善諷子曰萬乘之尊而問道於布衣乃寵賜之豈非曠世之美事也歟方今　天子聖明屢幸學校亦曠世之美事矣而不知亦有寵聘隱儒如此者乎

元田南豐曰筆鋒銳甚

村山拙軒曰篤所先生堀河學之高足世人多不知焉吾凡特書所謂發幽德之潛光者

小山春山曰　聖主當時不得親裁萬機徒恭默深宮之中可惜哉

岡田后得曰斯文之隆汚關于世運之隆汚方今聖明在上而斯文之未隆興何哉吁

田村翠嵓曰昔者水戸藩侯多聘天下隱儒而修國史以興斯文々々彬々乃可觀矣方今治效休明百廢具擧而獨斯文之興隆或似有愧於藩治者且共和國會之說嗷々於海內而維新雍熙之化未皞々乎天下何也豈以世無敬敷五教如嵓其人者耶嗚乎苟求之世豈無其人乎是善諷子所以諷也歟

翠嵓曰每氣々當時大々非々變化

又曰當時儒而爲賊者衆矣皆由其無識也

翠嵓曰一字一淚

又曰人品絶高

月形弘傳

月形弘者舊福岡藩士也字伯重通稱三太郎晚改稱深藏號漪嵐年十七從父質（稱助七）至江戸學於古賀精里文政二年承家襲食祿百石爲馬廻組（職名）遷學校助教既而轉赤間驛茶屋奉行嘉永三年致仕子詳嗣當此之時幕府失政外人放恣志士悲憤天下將亂弘憂之會同志講尊攘之道時東北陬有二老儒好蕃學主和議弘次其七古韻極口罵詈句々痛快後老儒果爲賊云文久元年藩以弘父子鼓動人心妨害藩政禁弘出門接人奪詳祿下獄給其幼

孫恒吉（稱駒）廩米若干纔存其家弘幽居自遣賦詩數首其一曰主憂臣辱今之宜一任家人屢告饑摘得蔬苗充晚食拾來松葉給晨炊其二曰老年懷抱若爲寛倏忽之間歲又殘妻在病牀兒在獄五更風雨一燈寒其三曰燕雀將雛各自飛山園日煖草初肥雛孫追我來相問何事爺々不肯歸其四曰桃李無言了一春從今吾輩亦緘唇救荒方略平戎策付與朱門肉食人遂憂鬱成疾以二年四月五日沒年六十有五臨將屬纊斥去婦女呼二弟一子遺言乃瞑弘爲人樸直尚氣節惡諂諛一生不伺候權門最惡

儒者不辨王覇內外及華夷邪正之道是以不爲世所容雖微官不能久居然敬信其造詣仰之如泰斗者有長尾重威魚住明誠中村無用早川勇早川順等數人云其所著漪嵐集文語類纂藏于家。

善諷子曰余嚮作長尾重威傳服其卓識今作月形弘傳乃知其學有淵源也而弘之學出乎精里先生則其淵源亦深且遠矣宜哉其子弟門生卓然可傳者之衆也又讀其詩字々有淚使人嗚咽不禁此真詩也與彼虛夸彫琢者逈別故余全錄之云。

重野成齋曰此流人作詩往々不可上口獨此四

首有韻致有意思可誦可傳。

小山春山曰嚮月形季裕携其先人詩稿來示余。索評閱余讀之情致流宕直抒所懷深得古風而其人忠撲憂國爲俗論所擯斥遂致幽死何其命之薄也今得此佳傳獲以伸寃屈於泉下蒲子闡幽之功亦偉矣。

村山拙軒曰有學有識而不爲世所容齎志而歿。世無知之者士之不幸無大焉如月形漪嵐者是也善諷子汲々傳之真是無量功德。

翠嵓曰爲讀黄石公書者

翠嵓曰忠一善成人之美

又曰海舟亦善成人之美

谷水石傳

谷水石者丹波山家里人也初稱右京家世仕柏原侯爲人沈毅慷慨狀貌魁梧能丸弄五斗米苞安政間墨艦來浦賀乞互市幕府閣老福山侯欲許之水石上書論其不可言甚激烈不報乃喟然嘆曰我邦環海皆敵也防禦之術不可不講因大專力銃砲遂自製銃奇巧驚人後洋舶齎元籠銃者來其製與水石所造暗合云一日游山中銃射一雉々死挈而視之羽毛不傷因嘆曰柔能制剛信哉遂創意製禦銃丸一器名曰車楯盖用羽毛製之也楯成銃射而不

壞萬延間加賀侯聞而異之延水石製楯試之果然明治五年秋會歐洲大開博覽會於澳之也維納其友池田忠一謂水石曰先生老矣請出車楯於博覽會以示奇巧於宇內水石以爲然然楯爲軍用製之大而不便舶載因欲別製水石素貧苦無其費忠一乃語之勝海舟海舟指貲助之水石乃製一小楯上書山縣陸軍卿乞試之陸軍卿使尉官某某以英銃称マルチニー尤精者射之百發不能洞遂出之博覽會云先是仙臺侯聞其名饋月糧十口森川侯亦欲臣之固辭不住慶應戊辰歲田安氏聘以備顧問饋月糧

启得曰想應讀之汗背者不鮮

裝卞白世多此輩也人與書而不酬叩門輙称不在只恐貲楮幣

七口而侯不能悉用其說水石終辭去耕于埜明治十年以疾歿年七十有七塴于城北日晡里南泉寺云

善諷子曰偉哉水石之巧乎製作也然余尤偉其不溺于利祿製作之巧世或有其人利祿之不溺如水石者其幾人

田村翠岩曰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非具此識者乃溺乎利祿如水石可謂大丈夫矣夫

岡田启得曰世稱碩儒鉅匠者往々溺乎利祿不知高必之揶揄其後也哀哉噫

又曰鱸翁快說云某生賣文爲活黃綠得一官漸歷顯職意得甚於是盡棄其師學不復與故舊通日以蓄積爲事貪婪鄙吝無所不至一夕豪客八九人破門入盡縛妻妾僕婢使生出所蓄楮幣及珍器舉以投炭火中最後叉摟生繫柱群唾其面而去不亦快哉吁此有爲之言寫出與水石反躰之人可以諷世矣故附識于斯

此一篇批點係息軒安井先生

翠岩曰有爲者自別

賀川子玄子傳

子玄近江國彦根人名玄悦一名光森姓三浦氏子玄其字也父長富世仕于彦根納妾生子玄藩法禁庶孽祿故養之外家時年甫七歲既而孤其家請以爲義子敎以農事遂冐賀川氏子玄年方壯倜儻好奇節不欲老死於畎畝聞乃竊學鍼砭按蹻頗造其妙去遊京師住于一貫街賣技自給益修方技娶山田氏既而自恐其耗精害於學與之異寢者三年其勵苦如此適隣婦横産兒露手膊而不出婦叫苦瀕死衆醫束手其夫謀之子玄而子玄亦未知救之之

術憫然而歸通夕不寐以思其法遂創意設一奇術明日往而救之得安娩乃益思精之得若干術其自詳于所著産論矣子玄之術既無所師承常養貧婦丐女有身者以試之而其說亦不原古人前後著産論七十有五難産後一百二十五難名之曰産論如其言子在胞必背面而倒首實所于古未聞又使産婦去産椅鎭帶亦一家之卓見而生民之受賜夥矣初産論之成也皆川愿爲潤色之說既確而文又美遂爲世所推奉子玄每見愿未曾不感泣以謝云子玄爲人魁梧膂力過人性忠誠而有俠氣務救貧賤

翠嵓曰寫得如畫

孤獨之厄權貴豪富之招毫有不遂之事則不應焉而聲名籍甚請治者如織一富家婦産後發血暈邀子玄子玄乃佩銀鐺朱鞘刀袯雨衣躡草鞋而往門有醫輿二三子玄乃亢眉大聲呼家人曰玄悅至盍設湯諸君哉輿而來玄悅則穿草鞋而來泥足入室以術止暈即出室顧諸醫曰玄悅既治暈矣餘任卿等所爲暈復發卒見告玄悅将復來治耳然而去其前後救難産者指不勝僂而其最神驗者門人山脇某既載于産論之末故今不復贅焉明和五年冬阿波侯附其術之神而聘之賜秩百石有子二人曰玄

吾曰金吾皆不好醫金吾有女養羽州秋田人岡本玄迪配之令繼業玄迪亦脩業精苦更有所得作論及圖以翼父書行于世子玄既致仕玄迪襲禄加麥百石後又加秩五十石子玄以安永六年丁酉秋九月十四日卒于家時年七十有八釋號曰泰嶽院其門人數千人相共謚曰景定先生玄迪字子啓號有齋爲人短小無過人之力子玄術多用力者因以意變化之雖纖弱無力者使易施之人以爲難矣

善諷子曰王肯堂證治準繩女科自序云宋時濮陽李師聖得産論二十一篇有説無方醫學教授郭稽中以方附焉獨我子玄子之書有説有方有術可謂備矣夫産之有術我　邦向有吉益中條二氏然其道幾乎亡迨子玄子出説與方術皆極其精故天下謂産術者必稱子玄子嗚乎盛矣哉

又曰吾先考解縛園先生甞遊京師學于輿道逸公極産技之秘訣活人太多矣而道逸公之術得諸子啓子子啓子之術得諸子玄子則余之作此傳豈徒然哉亦記先考學術之所淵源也先考之手術亦極高殆有出藍之譽足以開業於都下而天質多病有所不勝乃决然託跡山林逍遥自適以終焉解縛之

號乃道逸公所賜也案周書藝術姚僧垣傳云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病還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解稍得屈伸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此即道逸公之所取以號也嗚乎予之生晩矣不得入諸君子之門而學之先考亦幼見背不能親奉庭訓是爲終身之憾矣文久紀元辛酉孟陬識

安井息軒曰矯々可喜

朗廬曰医術之外成此功業所以爲偉人

多紀永春院曰此傳不獨叙子玄性行問又叙其治驗是取法扁倉傳而換骨脫胎令人不覺妙甚

片桐石崖曰子閑少年屢遭患難益自刻苦不近女色者殆三年餘矣蓋亦學子玄子也

田村翠崗曰此傳奇節俠氣四字是一篇骨子治血暈一段殊有生色是亦子閑子借他人描寫自家胷臆耳

岡田启得曰洋醫尤拙乎産科迭々母子俱斃其手而世猶不悔悟哀哉

永島安龍傳

永島安龍者富士山下新倉村隱醫也名丕顯字宗旦號吞山又臥龍窩安龍其通稱少遊江戸學於太田錦城朝川善庵又受醫術於二宮擁鼻歸鄉開業請治者亘塡門家道頗豐其土本乏水先是屢起工穿山引其西方舩津村湖水而山深路遠地勢凹凸水至太少不足以漑田安龍乃熟視其地勢慨然曰浚其渠濶其幅則水當大至乃捐金三百圓以爲資本命息子靜與村吏相議起工鑿高塡卑浚渠濶幅更鑿新渠分爲三派水果大至桑麻瘠地皆成秔稻良田前後所費鉅萬皆安龍父子所辨云安政甲寅之夏余漫遊訪安龍安龍散髪飄蕭風骨珊々議論卓然出人意表不以余少忘年相交議疾質詩樽酒相對歡如也一日囑余作臥龍窩記稱其意益敬余余當時未嫺乎文辭今覩之面熱汗下也而猶辱其稱揚可不謂知己乎及其歿乃銘其墓碣曰巍然嶽然富嶽聳天其下有人風骨如仙捐財導水々渠涓涓昔維桑圃今爲稻田民其富矣瀚勃炊煙民不以忘其功可鐫豐碑高映富嶽之巔益紀實以酬其知也安龍爲人温厚謙讓愛人不分親疎其療疾专用

春山曰神似龍門

朗廬曰敍富山者近[illegible]

拙軒曰銘詞極[illegible]民以之實[illegible]事功結[illegible]太佳

古經々方治驗可傳者多矣嘗與友人手塚某討論著一書名曰農家心得其書自民家日用藥方食物禁忌攝養法以至於脩身齊家婦女童蒙所職丁寧戒告其用心可謂厚矣沒年六十有九遠近聞其死皆痛惜云

善諷子曰世醫虛夸口給是務唯恐其術之不售其見殆與商賈比何其醜也偉矣安龍隱淪安命而其功及民於戲安龍眞醫中臥龍也哉

坂谷朗廬曰理水有功於民不獨其仁術可傳之人可傳之文　康辰六月識

小山春山曰。當時若有擢用安龍。則其濟時澤民之功。大有可觀者。而使之終于一村醫。實可惜矣哉。

村山拙軒曰。醫藥之外。興民田之利。澤及後世。蓋良醫醫國之一端也。其著農家心得。必有可見者。君家有藏本。他日乞借覽。

又曰。醫林中往々出奇傑之士。不唯方技之可傳而已。近來寥乎無聞。豈有韓伯休其人。而世未知之耶。

琴嵩曰。孔門子路之賢。而其死猶未得其當。況將門之小臣淑道乎。可悲々々

高橋淑道傳

高橋淑道者。舊幕府支家清水氏臣也。稱銓之助。年十七喪父。事母孝。友于弟。性温靜。與人寡言笑。常慕古忠臣孝子之風。喜讀書史。能詩。好武技。常曰。文武偏廢者。非士也。慶應四年戊辰春。應科舉。擢文章優等。當此之時。幕府奉還政權之議起。海内洶々。遂有伏見之事。既而　王師東下。三月。前將軍德川慶喜引罪退居于東台寺院。以俟命。先是清水氏卒。嗣子未定。遺臣悉隸幕府。至是淑道與同志二十人。俱守護前將軍。慨然賦詩曰。落日失光天地穢。凄風肅殺欲昏黃。此時誰抱南陽節。掃盡青松數寸霜。四月。前將軍去江戶赴水戶。淑道欲從之。其友諫曰。足下重義。從君於難。善矣。然奈有老母何。且今道路梗塞。事變不測。子其熟慮焉。淑道淚數行下。久之曰。余幸有一弟。雖幼可以託後事。乃訣老母。賦詩曰。自古難全忠與孝。思君義大不思親。此身縱作松根土。魂在君邊是武臣。遂與同志發抵下總松戶。則脫走兵士既據之。因與俱盟約。衆推淑道爲步兵第七聯隊一番中隊軍監。米田桂次郎長之。轉戰于上野諸川小山之間。進戰于安塚。淑道黎明率兵冒雨間道欲襲官軍背。遭伏奮鬪。斃數人。身被重傷。死于亂軍中。實是

琴嵩曰。痛快。照大夫頂門一針

月二十二日也。年纔十有九。

善諷子曰。淑道之死。未可謂得其當也。雖然彼以青年眇々之身。能忠其所事。觀其詩。亦有足以悲者。比之。於夫堂々黃馘者。宿私壟斷者。其清濁果如何哉。噫。

小山春山曰。戊辰之際。慷慨激昂之士。快一死乎鋒鏑之下者何限。然無益其君。及有害於國家。則主將不能免駕馭失宜之責也。辛巳八月十五日閱了神田橋内官署直舍。

村山拙軒曰決死起事其義勇可尚事之曲直姑置之可令也舉此士風喪亡將盡矣吁

田村翠嵓曰淑道以文武自期真是好男子然年少氣銳未得處死之道奮戰自快頗似子路之勇善諷予為立佳傳惜之者至矣罵殺世之私壟斷者亦至矣嗚乎淑道可以瞑也夫

南皐曰龍雄氏之才而暗乎順逆之理坐不善讀書耳

雲井龍雄傳

雲井龍雄者米澤藩士中島惣右衛門第二子弱冠出為同藩士兒島才助義子義父歿自改稱雲井龍雄為人矮而精悍好奇計戊辰春官軍擊德川氏之兵於伏水鳥羽大破之遂將大舉東征適龍雄在京師為德川氏上書訴冤不允乃怒曰自一砲擊而誣德川氏以叛名嘻何其冤也我擔雪其冤且恢復吾藩祖業遄歸將連合東北諸侯以抗官軍歸途過駿河見幕府游擊隊長人見某（勝太郎）某曰我將兵數百據函嶺之險以拒西軍後援子速糾合奧羽之兵而

翠嵓曰剽悍可想

翠嵓曰何其自負

來南北夾擊則西軍可鏖也龍雄以為奇計乃晝夜兼行歸米澤則奧羽諸藩同盟既抗官軍龍雄奔走謀議而幕兵盡敗人見某等航海北遁龍雄因自籌以為西軍深入敵地乏後援若糾合二毛諸藩之兵以絕其後繼則彼必顧而敗是亦一奇計也乃與會津人原直鐵幕府麾下士羽倉某（稱鐵三郎林鵞梁第二子）日光山僧櫻正坊等間行將出沼田關吏呵止（第二關門）龍雄爭辯而過則彈丸既雨注羽倉某與僕某奮戰死之櫻正亦殊死而鬪遂為所殺龍雄直鋒斬殺數人敵辟易而解圍二人僅以身遁歸時八月下旬也當此之時官軍圍若松城數重礮聲震天龍雄將歸米澤出兵援之至則藩主既已樹降旗龍雄計莫所出亦遂降其心猶有待也明年九月請遊學上京為集議院寄宿生既而物議囂然曰此賊首也遂見放逐龍雄慨然賦詩云天門之窄々於瓮不容射鉤一管仲蹭蹬無恙舊鱗鰭生退江湖愚猶痕自賀豪氣窮未摧每經一艱一倍來睥睨蜻蜓洲首尾欲向何處試我才溝壑平生決我志命乖道窮何足異唯須痛飲強自寬埋骨之山到處翠龍雄欲托事密糾合尚志以舉兵也上書請鎮撫諸藩脱籍反側之徒登庸

又曰　鬚眉欲動

歸順不允會幕府士三枝某采助之偽裝為僧稱淨月坊者来話曰余在橫濱聞京攝間物情騷然亂將起龍雄大喜乃使淨月坊赴京攝偵視西國情形明年春正月淨月坊自京攝歸曰九州物情恟々思亂長州内訌將起且說得同志數人之狀龍雄躍然曰時機至矣不可失乃大書歸順部曲點檢所七字於白木表揭東京芝二本榎上行寺圓心寺門集會同志直鎮以下来會者四十餘人與羽諸藩士亦遥應者甚衆矣部署既定未發也　朝廷稍探偵其情狀禁錮龍雄於其藩庚午五月押送於米澤其徒增岡譽吉謀奪之塗龍雄喻而止龍雄既至米澤志猶不屈潛作書贈同志約再舉既而其徒被逮者洩其陰謀八月又押送龍雄於東京悉逮捕其徒而鞫之事悉發露龍雄以下數十人皆伏罪十二月梟龍雄於小塚原時年二十七直鐵譽吉等十餘人皆處斬其餘處流者若干人初其上同盟簿者凡一萬餘人及事覺龍雄焚其名簿在獄鞭笞交下至身無完膚不敢言故其罹刑禍者僅止于此云龍雄之游學江戸也在安井息軒門講讀甚勉雄辯高論常淩轢等輩既去在京師維新之初作貢士其臨刑也顏色陽々嘆

翠嵓曰　收前段如風卷落葉

又曰　主意

曰使我奇計成則政體可更封建可復德川氏之寃可雪吾藩祖之業可興而今已矣豈非天也哉

善諷子曰嗚乎以龍雄之才當時若能顯用之則渠未必甘為叛賊也觀於天門之詩可以知矣自古英雄豪傑駕御失其宜則往々怨望為叛賊如韓信黥布皆是何獨怪乎龍雄哉其後如江藤西鄉前原諸子蓋亦是也嗚乎惜哉

重野成齋曰以奇計字為針線排叙有法

元田南豐曰龍雄狂妄伏誅固不足道善諷子借以說駕御英雄之方妙々

小山春山曰龍雄桀驁乘時自逞之士非專盡忠於所事也而此篇寫得矯健拎龍雄為一偉人善諷子之筆亦神矣哉

村山拙軒曰桀犬吠堯聖世之所不免駕御淂法可以為轅下駒也使其猖狂厲烈咎將誰歸留心人材者不可不知也善諷子之筆闡發無遺

田村翠嵓曰維新以後怨望不平淂賊名者何其多也其必有以焉吁

翠嵓曰奇僧奇癖有奇用奇々

惠南傳

惠南名忍鎧。號空華子。京師某寺僧也。有奇癖。喜鼻香。蘭麝沈檀龍涎合香。凡百種之香。鼻之皆能品別焉。以是其名聞公卿間。雪日童子摶雪作兎進惠南。惠南鼻之謂童子曰。此雪非某氏門前雪歟。曰然。師何以知之。曰腥矣。以某氏魚戶也。某親王家多藏名香。曰紅塵。一日失其香木一枝。索之弗獲。親王謂人之盜去也。訴之幕府。幕府搜索而弗獲。親王聞惠南名。召之語以失紅塵事。而惠南亦不知紅塵所在。悵然而去。一日將詣東寺。塗上忽然聞一陳香風。惠南怪而竚立。靜聞之。即紅塵也。因追香而往。則島原娼栢屋妓樓也。惠南入而遍問其家人。莫之知者。適一丫鬟曰。頃者余所事之名妓某。以名木作櫛笄。其末屑有妙香。因屢焚手爐。倘此耶。惠南視之。果紅塵也。惠南歸語之親王。親王告之幕府。幕吏遂探訊獲盜。即往來于親王宮中士人也。卒伏罪。惠南又能畫。及國詩亦皆有奇趣云。

后得曰叢裏花間人未見聞香嗅得聖先知惠南似之

拙軒曰論贊結末每以冷語提醒極妙又曰是所以號善諷子也

善諷子曰。聞香獲盜。何其奇也。比之韓壽竊香。其姦輙覺更奇矣。然世有更奇者。僕僕爾慕腥膻之臭。猶鼻名香美芳。揚揚聳鼻而蠅集。使惠南視此輩。則必掩鼻而過也。

村山拙軒曰。惠南之鼻香辨雪。絶技也。然謂之無用則無用也。而無用之用。世少知者。吁。

小山春山曰。奇事奇文。論贊更奇。使人啞然笑倒。

岡田後得曰。蘇軾曰。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善諷子惡腥膻袄教之徒。亦此意。而莫人知其遠慮者。故觸事憤慨。憂世柄國者宜三思焉。噫。

田邨翠嵓曰。讀前二傳。如飲蕃椒水。此傳則如飲沙糖水。

良寬傳

良寬號大愚。越後出雲崎橘某長子也。幼而穎異。不好流俗事。長而寡慾。不事家人生產。意澹如也。年甫二十二。適會備之圓通寺國仙和尚行化。乃令弟某繼家。自往投之。削髮爲僧。遂隨和尚服事其寺者數年。頗極浮屠氏之道。和尚當時名僧也。作偈授良寬曰。良也如愚道轉寬。騰騰任運得誰看。爲附山形爛藤杖。到處壁間午睡閒。良寬乃歷參海內諸寺。二十年乃還居于越之國上山五合庵。題詩曰。索索五合菴。室如懸磬然。戶外杉千樹。壁上偈數篇。釜中時有

后得曰不啻詩人詩者之詩如此

又曰句々天然

塵竈裡更無烟唯有東村叟頻敲月下門又題壁梦中詩曰乞食到朝市路逢舊識翁問我師胡為住彼白雲峯我問子胡為老此紅塵中欲答兩不道梦破五更鐘其詩歌皆出自肺腑有自然之妙嘗謂人曰貧道有不嗜者三詩人之詩書家之書庖人之饌生平多奇行嗜兒戯招集兒女數十打毬鬪草捉迷藏欣々然唯樂或問答之曰吾愛其眞而無僞焉耳常衣破衲托鉢山下市村人贈衣服施錢財皆不辞而受之路遭凍餓者輙脱衣傾鉢以與之曾抵一民家乞食會其家失物見良寛頭髮如蝟毛似越獄人以

為盗也乃縛執将掘土埋之良寛低頭無言偶有識良寛者來愕曰此高僧良寛師也村民即釋之其人曰師盍辨其寃良寛曰業已至此雖辨不免有惡少年聞良寛不與人校詐而俱乗舟至中流擠之幾乎溺僅免而毫無怨尤色有筍生床下不得伸乃撤床毀屋養筍成竹吟哦其下人索其書不可獲唯兒女毬戯而乞之輙書其詩云袖裡繡毬直大千誰言好手無等匹箇中得意若相問一二三四五六七故欲獲其書者先贈繡毬以賺之則可獲如他物雖金銀珠玉而不顧也其草書似懷素龜田鵬齋北游觀其

后得曰天眞爛熳

書以為神品往訪其居適會其坐禪侍坐半日良寛知其非俗士乃欵晤後鵬齋語人曰吾遇良寛悟草書之妙我書從是長一格矣良寛曾到江戸訪鵬齋踵門請見會鵬齋講經其門人視良寛敝衲破笠如乞丐不通謁叱而去之講畢鵬齋聞之曰是必越後高僧良寛也使門生追之弗及良寛居山者二十餘年矣晩移居島崎村某氏別舎天保二年辛卯春正月六日寂壽七十有四前數日青津里正某來訪良寛曰往年弛擔於子家尚記否乎某還索於家得其一筐開之貯三十金某始知其備後事乃用此以揃

于邑之隆泉寺後慕其德者醵金建碑云

善諷子曰余讀良寛詩歌集知其慨乎世道人心之深又觀其貯金備後事益知其用心之深矣嗚呼彼豈忘世者乎哉

重野成齋曰良寛誠高僧矣奇行異事層疊寫出偉人傳中有數文字辛巳七月

岡田后得曰良寛軼事猶多聞諸故老曰良寛藏一播醤瓦盆既播醤畢又用洗手足或數日不擧烟饑臥讀書好咏和歌蓋西行僧之流亞云

田村翠崖曰良寛養筍毀撤床屋即周茂叔不掃

駿亭曰生田先兄嗜洋学故不悦余之極口罵詆教朦朧之徒故其言如此然以我儒道論之余之罵彼決非愛憎之偏好悪之所也但真儒憂世者能知之耳噫

窓前草之意思其所潟財物皆施凍餓者是何等仁子閒筆能傳之高趣躍々

又曰良寛又時作不忘情之語其雜詩云佳人相呼喚遅日戯江汜長袖映日鮮垂帯逐風靡金釧繞柔臂玳瑁飾雙耳折花調行客拾翠遺公子一顧擲千金片言傾城市粉黛暫時假容華難保終歳暮何所待搔首立凄風其情緒纏綿如此

近世偉人傳五編卷之下終

書近世偉人傳第五編後

太史公草游俠貨殖二傳最致意焉蓋有慨于當特吝財遁難趑趄囁嚅之俗假彼聶政猗頓之事以發不平之氣故其文抑揚痛切頓挫淋漓或有不免乎愛憎之偏好悪之僻者後儒乃以常理譏之不亦陋乎余於蒲生先生偉人傳亦云

明治辛巳夏六月　學交　退庵生田精拜識

成齋曰因作題跋而補偉人傳之闕亦發幽一事

書近世偉人傳第五編後

余久聞蒲生君褧亭有近世偉人傳之著而未讀其書故亦未知其所謂偉人者果取何人也以余觀之如堀有梅岩瀨鷗渚二子皆偉人中之杰然者今其書名曰偉人傳此人當入此傳也余於幕府季世知此二子鷗渚罹黨禍幽閉一年患軟脚病而不起有梅史事精覈侃直執義一夕暴卒後余爲有梅作傳悲其事而未及鷗渚也頃者讀新紙載鷗渚履歷不覺涕泗潸然而下也因憶往年鷗渚遇幽閉余介人索書鷗渚作牽牛花自題其上曰榮瘁須臾事無物不牽牛畫已成數日而逝今其履歷僅存於新紙中徒附諸一泣而止余深悲二子之有厚薄也一日余從諸君會於清華吟館蒲生君出偉人傳第五編乞序余因得與讀焉以悲壯之筆寫奇俊之士字々皆血言々皆涙使一世偉人與天壤不朽者其在此書歟於是余欲君之爲鷗渚作傳併紀有梅事以列於編中試書一言問之。

明治十四年辛巳夏辱知　川口嵩拜識。

褧亭曰洞齋兄余廿年前之舊交此數語雖溢美亦知己之言不得不拜受

題偉人傳第五編

以憤世慨時之人傳憤世慨時之人以闡幽發潛之筆狀闡幽發潛之事宜矣使讀者或扼腕切齒或悲慘涕泣忽而怒忽而喜擊節叩案稱咲叫快從傍觀之疑其爲狂爲顛者非吾友蒲生君子闇所著偉人傳乎子闇嘗官於修史揮如椽之筆脩明治之史近時家居又揮如椽之筆摭佚抉隱以傳幽潛窮愁殉難致節可悲可慘之人與夫逸韻高致大雅儒流可喜可尚之事鏤槧已至第五編愈出而人愈樂觀焉子闇爲人韻度瀟洒慷慨有氣節此人而修此編意氣相應而文境纚々使讀者至此亦爲如椽之筆所皷弄爾。

明治十四年歳在辛巳九月上浣。

加賀　豐島毅　拜撰。

褧亭曰久保生攝西人詩才天稟尤巧乎二十八字

讀褧亭先生近世偉人傳賦以奉呈。

果識紙碑勝石碑大都通邑姓名馳請看一部龍門史五十萬言千古垂。

辛巳木犀節。

受業　久保雅友謹題。

聚亭曰前始學於迂先齋庵今則忘年學於余其篤志力學益非今世之人也其著書有數部行于世

近世偉人傳第五編跋

是編叙事明詳議論精確使讀者親見偉人其人是以偉人其人千載以不死何其神哉然則先生史筆善活死人則雖曰之文中扁鵲可也今五編刻成書此以寓鑽仰之意焉云

辛巳桂花月　丹波　増山守正謹題

又曰六子事余勤學力行五年於茲矣其志如此豈不為異器

得乎

是編例言曰十卷為一帙以仁義禮智信記帙號五帙則五十卷而閣筆何其多也天下雖廣人物雖衆欲求偉人於一世盈五十卷難矣是知夫子之意欲養成後生以足其數也然則讀此編者其可不勉乎

況學此塾親受薫陶者乎況如余朝夕侍側自幼至壯者乎而不能他日為偉人傳中人豈非可愧哉今五編刻成書卷尾以自警焉

於有為塾中　上毛　杜岡文平謹題

又曰經営情誼敦厚既帰郷時々寄書候余眠食非世之輕薄書生倣然傳食諸家而忘舊者之比也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其蒲夫子之謂歟蒲夫子作近世偉人傳既徧載忠孝節義又雖不幸汚於名者恕其心而傳其蹟以振起忠孝節義之氣非善成人之美者也耶嗚乎蒲夫子之志尚學識此編可以見矣夫

下總　與原經營謹題

又曰今村生年纔十八耳詩文超羣今始觀其文稱謂此既然他人筆削者乃漫題試之篇々皆可觀因大悟曰此渠麟兒也後必成大名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信哉是言也余於聚亭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乎知之其書載忠臣烈士之偉蹟細大不洩是以傳不朽矣其下筆鉤幽摘微叙事精覈立論正大非尋常文士所及故使讀者發憤興起慷然想見其人焉嗚乎先生之學識文章亦可謂雄偉矣今以雄偉之筆記雄偉之跡謂之同明相照同類相求豈不可哉余師事于先生雖日尚淺今讀此編欽仰之餘遂書于卷尾

辛巳秋八月　東京　今村芳之助謹題

又曰古人論詩云三分人事七分天又云既有七分天若能書三分人事則樹赤幟於詞壇占々耳

笑脫塵機忘利名狙擊風月寄幽情人高自帯神仙氣筆健能飛金石聲湖海英髦憑誘掖古今忠烈入

題評新編讀了成危坐俗慮煩襟一洗清

於有為東塾　土佐　横山又吉謹題

自古英雄多不遇先生胸裡抱幽憂笑而不問人間事高卧青天白日樓

又曰高生妙齡耽學不與惡書生交品行甚端今將刋近世名家文爲

先生飄逸避塵區修史高門卧草廬人若欲知天爵貴幽窓剔燭讀斯書

上總　高橋庄之助謹題

又曰栢岩山豐諸子皆妙齡英才苟苦學力行何事不成古人云有志者

青天白日坐高樓冷語微言寫隱憂無數偉人一枝筆長留正氣照千秋

越前　栢植淺　謹題

痛論時事寫殷憂徵顯闡幽語更遒誰識一編偉人傳婉辞直筆小春秋

武藏　岩崎千吉謹題

事竟成。諸子其勉旃

又曰詩亦舒暢可矣

又曰清太性温清卜買兄名于觀此詩稱植宜哉語

曰可見々々

可嘆可笑可悲哀。數卷新編亦妙哉。誰識先生一枝筆。沾描幾箇偉人來。　越後　牛腸謙　謹題

誰倩天孫織雲錦。蔚然史筆策奇勲。功名何用畫麟閣。自有轟々烈々文。　播磨　山下愛　謹題

悲歌慷慨濟時艱。瀕死精忠不顧身。一讀一嘆心壯快。此生願作卷中人。　伊豫　豊島昌義謹題

數十萬言文氣舒。偉人風骨自與々。豈唯摹寫驚神鬼。道義千秋不朽書。　上毛　浦野安　謹題

嫉邪憤世一年々。慷慨杜門追史遷。直奮一枝椽大筆。寫將幾箇偉人傳。　北海道　畠山清太謹題

近世偉人傳　跋　三　　蒲生氏梓

明治十四年辛巳十一月二日版權免許

以上　○六編七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麹町區飯田町壹丁目拾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二拾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亀治郎
同　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發行書林

信州上田原町　鼠屋甲造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秋田屋市兵衛
仝南久寳寺町四丁目　伊丹屋善兵衛
日本橋南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仝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仝　二丁目角　須原屋新兵衛
芝大神宮前　和泉屋吉兵衛
仝　和泉屋市兵衛
本銀町二丁目　和泉屋孝之助
横山町一丁目　出雲寺萬次郎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仝　廣小路　淺倉屋久兵衛
南傳馬町二丁目　近江屋半七
通一丁目　長門屋亀七
池ノ端仲町　岡村屋庄助
飯田町一丁目　樫木屋多吉
馬喰町二丁目　森屋治兵衛
柳原町　川越屋松次郎

壽俱那留鉞滿
桼比鮭萬疊乃
吳竹者宇喜與
農婦之毛佐波
羅左理氣利

壬午七月青天白日樓
主人雅囑
翠巒

元精耿々
貫當中

近世偉人傳
清國欽差大臣題字　◎二
蒲生氏梓

大清光緒八年九月
蒲生子閣屬題
遵義黎庶昌

聚亭曰壬午春二月何公使將西歸賦此見貽余作軸藏之今又囑楊惺吾先生代書以為題詞

不薄今人愛古人
英雄兒女多傳真
廿年無限滄桑
事寫入豪端自
有神

辛巳二月

蒲生子閣先生正之

何如璋子峩

近世偉人傳第六編序

余平生所服乎明治諸功臣者寔在其識焉何者我邦封建之弊至德川氏來造極矣物極則復初於是廢封建置郡縣海內翕然如響之應聲豈非以其達識能見時勢

我郡縣諸法既備矣不復必要英才偉略而尋常守成之才亦足以維持之自是諸官選舉不免玉石混淆蓋有不得已者焉凡事有利于此必有害于彼防其害可以保此利封建之廢海內武萬士大夫

食之變法之不學無術仰生於民之膏血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亦可謂有見時勢之識者矣余嘗謂古人以三不朽爲之等德固上矣功與言則因時勢而立不必分中下何則張蕭韓彭之才生之景文守

成之世恐不能立事功賈晁馬楊之文遇之高帝創業之時其功不止實亦自古所貴乎俊傑唯在其見時勢而擇所立而已矣是以使子爵顯用于中興之初與諸功臣同立事功亦可知也然事功之澤

鷲津毅堂曰借明治政術以論子閣能見時勢而擇所立遂將立言立功歸一閣亦雖亦透子閣得此序亦可謂無遺憾矣

失世祿狼狽窮困者滔々皆是窮斯濫其極必至害治安是以其才苟足守成則舉用之蓋朝廷保治安之術而尓出于見時勢之達識者歟友人蒲生子閣官于明治中興之際連不得志浩然退隱其意

蓋謂興業立功之時既去矣豈可与尋常守成之才同甘尸素哉於是專力鉛槧涉中興前後朝野俊傑及一技一能之偉者網羅紀述名曰近世偉人傳陸續上梓既及第五編四方爭購衆之不復知衣食限而立々之功與天壤終始是韓昌黎所以推孟子爲不在禹下則子閣立言之功亦豈在明治諸功臣之下哉頃第六編成徵余序余特服其達識能見時勢而擇所立矣於是乎言。

明治十五年桂花月

中洲半隱士三嶋毅撰

金洞山樵金井之恭書

博堂曰起手瓌瑋與題相称

聚亭曰前段似韓

聚亭曰中段似歐

近世偉人傳序

天地淑靈之氣磅礴鬱積而生偉人矣其生也有以關國家之興廢世道之汙隆其死也數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奮發而興起者此偉人之所以不可無傳也保元以来羣雄互起强吞弱大併小王室之陵夷不振者殆四百有餘年其間攻城野戰以武顯名者世不乏其人然能使數百世之下聞其風興起者自小松重盛楠氏父子外寥々數人而已北條氏足利氏以陪臣執國命應仁以来天下四分五裂豐臣秀吉起自人奴遂併天下耀武乎海外自非豪傑之

士豈能如此哉家康寛仁大度乃武乃文以開太平之基天下不見兵革者殆二百十有餘年文運大開碩儒輩出然當是時國異其政視外藩如一敵國故儒者各盡力一國而不能及天下是勢之所使然亦不足怪也夫天下之勢亂則治盛則衰德川氏末造米艦始来于浦賀天下騷然於是乎尊王攘夷之論盛興繼諸侯各納其土數百年武門之政遂以歸王室矣不亦盛乎哉蒲生子闇夙唱尊攘之論與志士仁人交其憂國之心慷慨悲壯不讓陳亮而幸免朋黨之獄維新之初擢史官拮据就職有年于茲掛冠

博堂曰子闇有古人之風

聚亭曰子堅之遊薩也余作序贈之曰其文必高二格今果然余眼孔亦高呵々

聚亭曰此語昨秋公度所贈一別滄海萬里不可復晤姑記此慰相思焉

之後買地於狙橋之側灌園養花插架萬軸仰屋著書後進之徒慕風執贄者數十人子闇授徒之暇叩想昔時同志之士殉國難者録其事跡以及風流文雅之士與名一技一藝者莫不録之名曰近世偉人傳子闇之書一出而讀之者無不生自奮之心者然則此書益乎世道人心豈淺鮮也余頃遊薩摩子闇遥寓書囑序於余余也碌々事業不顯世然幸得付名偉人之後也不辭而作之序

明治十五年壬午夏　信濃　九山鑽拜稿

今藤博堂曰論之明快雄偉令人一讀感奮得此

佳序偉人傳更覺生色子闇之喜可知也

蒲生聚亭曰子堅少於余十餘歳而文筆工妙如此真吾畏友也

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嘆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

光緒七年

子闇先生雅正

黄遵憲

裴亭曰五陽一見掛我以文貢必傳真可謂知己惜乎不及讀偉人傳今錄此詩以寓痛惜意焉又曰知讀蘇子兄弟詩

示蒲生君子闇

蒲兄天下一奇士。片語亦能驚倒人。文至必傳談豈易。友於莫逆意初真。交情似我應稀匹。才調如君自絕倫。世上無如知己樂。相逢休恠便相親。

得子闇都下信賦此却寄

人生最樂是交知。意氣相投更不疑。恩似弟兄逾覺厚。好如金石未看虧。多年江海分離恨。千里雲山日夜思。喜子深情能慰我。遠傳書信到天涯。

安房　鱸　元辰拜草

裴亭曰篇篇珠玉但愧溢美然知己之言不可不傳因先錄四首

題絅亭先生偉人傳十首　節錄四首

誅賊褒忠感有餘。覆轍今明戒後車。若令草識掌文教。學校須充課業書。

某臣諫死某臣寃。得失忠邪子細論。志人必讀何須道。乙夜吾希上至尊。○自注伊知地侍講題字曰志士必讀之書

文足雄豪人是偉。不疑千載世間傳。莫恨草茅遺逸士。罔羅行當入新編。

儒天立志薄夫敦。名教誰知卷裏存。我愛蒲君偉人傳。父師須以課兒孫。

盤城　瀧川濟拜草

尚褧亭圖

壬午小春
蒲氏惠桂謹書



近世偉人傳　和亭題画　十一　蒲生氏梓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　自題　十二　蒲生氏梓

在詩褒、相身遷受報
國擲推第死難期
衛古人如飲食面
年到手豈功名
集十六人句

后得曰、此文十月十九日一揮而成、不加彫琢、春山見加批圈、又曰晴天霹靂

贈花房公使序

此序錄以終濱田彌兵衞傳書後言。

古仁人君子豪傑之士、能立不世之大功者、以其能明乎大義、而投于機宜也。漢高之滅項籍、為義帝報讐也。豐公之斃光秀、為右府討逆也。皆大義皜々、兵鋒所向、鬼神辟易。況逆豎頑兇乎。令我花房公使之立功於朝鮮也、亦非以其能明乎大義、而投于機宜耶。夫朝鮮頑兇、襲擊我公使館、事起匆卒、於是公使及領事陸軍士官警察官等、奮鬪血戰、僅以身免、死難者凡十有餘人。皇上聞變赫怒、乃發兵艦、遣公使往問其罪、掲六事以要求之。曰、義質汝其往、爲死者報讐雪國辱、自今期二十日、使彼捕獲兇徒殄戮渠魁重懲之。曰、我官胥遭害者、使彼優禮瘞葬以厚其終。曰、彼撥支五萬圓、給與我官胥遭害者遺族、并負傷者、以加躰恤。曰、因兇徒暴擧、我國所受損害、及護衞公使水陸兵費、内五拾萬圓、使彼塡補。曰、自今我公使館置兵員若干、備警使彼修繕其營。曰、彼特派大臣、修國書以来謝。義質拜稽首受命、乃行。見朝鮮國王、悉得所要求而歸矣。蓋難起于壬午七月廿三日、而訂盟於八月某日、何其速也。其功可謂偉矣。夫以豐公之威武、再渡海而竟不能得其要領者、何

后得曰、快快

春山曰、吁作真何如

也。豈以其所謂大義皜々、兵鋒所向、鬼神辟易者、或有不如公使、而不足以服彼心也歟。粤十月公使復命、伊達君宗城、佐野君常民等、嘉其能立不世之大功也、會同志、開祝宴於靖國神祠側遊就館、余亦與焉。乃歌以侑杯於公使。其辭曰。

艨艟蔽海曾遠征。人道黷武是猿郎。兩度航海何所獲。但見兵士裹金創。明治　天皇仁且武。韓城置使訂舊章。不侮寡弱隣交厚。却為彼邦禦寇攘。吾皇真箇漢高似。雄略威德布八荒。義有不戰々必勝。扶桑鷄林一葦航。冥頑不悟吁可憫。八道蒼生迷倀倀。韓山韓海滿鬼魅。猋忽逼人何陸梁。矢石交下毀公館。吶喊砲聲轟四方。事起匆卒必兵備。左支右吾若禦防。公使指麾開血路。日本寶刀閃光鋩。韓兇瓜分疑無骨。勇氣何讓王鉞搶虎口。既脱問其罪六事。要求副衆望。不殺一士不血刃。尊俎制勝我武揚。仁人君子豪傑士。何代無之多深藏。主明得之暗則失。我喜　廟堂有子房。帷幄運籌料千里。折衝禦侮耀國光。將校忠武不惜命。雷霆鋒鏑笑敢當。不似猿郎贈文事。彼我得失欠商量。海外連年窮武力。被沈郎欺怒眼張。吁嗟乎何若我公使奉　天子詔詰彼彊。

后得曰、讀此詩、豐公征韓真如兒戲、又惜又怜、又笑又笑

成齋曰、笑作誰何如

后得曰、使豐公讀之、怒眼張否、扼腕首肯邪

堂々問罪凛名義彼乃服従慙且惶、

小野湖山曰文氣雄健詩亦壯快但一讀之際稍覺過賛揚然祝賀之躰宜然耳且以唐太宗我豐公之事推之公使此回之功雖過賛揚亦可也

小山春山曰正氣堂々詞與事副文體全似學韓昌黎平淮西碑、

岡田后得曰此序詳紀花房公使偉績芳烈千秋居然史筆亦是一篇偉人傳

又曰此等文本不論其工拙可傳況工者乎

豐島洞齋曰有裴度平淮西之功而後有韓昌黎平淮西碑有我花房公使整朝鮮之勲而後得裴亭君此贈序豐功偉烈非得大手筆固不足相協也　明治十五稔十一月新嘗祭日拜觀

岡田后得又曰閲新聞紙云此宴會者殆乎三百人可謂盛矣而祝辞佳作可傳者有幾何新紙僅載國詩二篇而已不知復有雄篇大作如此篇者否乎

后得曰何詩自見筆力

菫村曰使事一句作公餘何如

送何張二公使任滿西歸序以何詩為題辞故亦録送序代自序

清國何張二公使在我邦殆五年矣今茲壬午春任滿将歸何公使特貽余詩以為別曰不薄今人愛古人英雄兒女各傳真廿年無限蒼茫感寫入毫端自有神蓋為賤著偉人佳人二傳而發也二公使前既各寵贈序跋其推許亦至矣張副使年已垂七十又為佳人傳題詩凡六十餘首以見贈何其壯也二公使皆德邵而望重才豐而學博使事之餘暇與吾邦文士交游雄篇大作操筆立成今之歸文士皆惜之況於余受知深且厚者乎乃步芳韻陳鄙懷曰星槎解纜官游人臨別貽詩情自真颶母鱷魚何作虐為君呵護有明神又為張副使賦曰才華老健似君稀休恠此生尤惜離異日佳人傳脱稿毎篇誰復巧題詩余之於二公使其情蓋如此因思二公使亦歸國後舉首東望曰蒲生子聞偉人佳人二傳復刻成否乎盍寄一本嗚呼滄海茫々一去萬里不知見二公使復在何日也姑書以贈別

島田菫村曰以二傳為立案以詩賦為線索用意真摯一往情深

春山曰此一則悉偉人傳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初編例言五則

一是編每十卷爲一帙以仁義禮智信記帙第五編例言已揭之則第六編爲義字集初編以下准之。

義字集或作義集從省字法也。

一是編善諷刺善誘掖善警戒善笑罵善痛哭善戲謔其用筆不一蓋先生創體自我作古者矣讀者勿以古史一例齗齗之則可也

一先生好奇聞有涉戲謔怪異者然皆記實以諷世焉耳與王于一輩琵琶一足諸傳荒唐不經者逈別當分別觀之。

一先生之傳偉人乃所以冀生偉人也冀生偉人乃所以敦澆風厚澆俗也敦澆風厚澆俗乃所以矯世道正人心也以五常記之盖非徒然也讀者諒此意則庶幾乎得先生著書之微旨矣

一盖偉人云者未始盡偉人必也力學力行而後初為偉人也試把是編讀之乃可知矣深哉先生之警發世人也。靜雖不敏既親受教門下則將力學力行謹奉先生之教企望異日為偉人是靜與同窓諸子之志也已。

明治壬午木犀節　尾張　鵜飼　靜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初編目録

右通計二十五人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森田節齋傳

節齋者大和宇知郡五条驛人名益字謙藏節齋其號本姓櫻井氏其先住吉野郡鹽野村南朝時有四郎者從楠氏戰赤坂身被創而歸遂隱于農後十餘世至父温從五条驛業醫更森田氏生四子節齋其第二子也年甫九歲喪父為母武田氏所教育既長發憤學古文至京師質業賴山陽山陽激奨之乃遊江戸入昌平黌業益進去漫遊四方留寓無定當此之特外夷猖獗海内洶々節齋慷慨忠憤作犬說以諷之曰聞之獵夫每獵群犬在途相鬪及入山則同心勠力大獲禽獸云方今諸侯為在途之群犬而不能為入山之群犬悲夫又上中川親王書乞修殉國録大意云欲以筆鋒誅姦賊於既死言甚壯自題其後曰長槍大劍非吾事著書欲答　聖明君滿窓風雪妻兒臥寫出動天驚地文節齋耽文酒無聲色之好齡過强仕不娶交友責以背大義一日節齋過藤澤東畡々々亦責之節齋乃曰聞翁有女弟子醜而好讀書是可以為僕配乎東畡曰兄不厭其醜則老夫敬服其高義跪拜路傍耳乃使其女小倉氏出見醜陋罕匹試之讀書如流節齋奇而遂娶之謂其友曰夫娶妻不厭醜似不近人情然奇氣如此女安知他日不生奇男兒乎是僕之所以娶之也既而生一男兒節齋驚喜將顛時適品評司馬遷史記序贊發成一書因名之曰司馬太郎小倉氏與良人俱讀史記題詩曰一部五十餘萬言龍門文筆照乾坤曾幽蠶室君休恨有此紙孫勝肉孫蓋由洋人目著書曰紙孫名所生曰肉孫也（魏叔子既有紙孫肉孫之語非昉乎洋人也今姑用之）節齋文節齋於書靡所不窺尤得力於孟子史記其作文章滾々一瀉千言立成而其篇法章法句法字法多本二書謹嚴精核不苟其質業山陽僅々數次焉耳而稱曰先師篠崎小竹嘗致書曰兄從山陽不過請一二詩文之正未及傳其道而自稱曰先師蓋山陽名人故假其威以畏後輩也節齋答之曰僕之假其威畏後輩與否世人自知之不必辯也抑先生所謂未及傳道者不得稱師僕甚惑焉夫遊夫子之門者三千人傳其道者七十子耳則七十子之於夫子得稱師而餘子不得稱師乎七十子中尤能傳其道不過顔曾冉閔數子耳顔閔曾冉之於夫子得稱師

后得曰先世勤王伏後

又曰憤字一篇眼目

后得曰犬說言淺而意深的是佳作

春山曰凡秀于一藝者必有不凡之識如節齋娶醜女則是也

后得曰諸葛武侯既娶醜女我邦學武侯者亦衆矣

后得曰不能答快甚

又曰作文秘訣

春山曰真此豪傑之言

后得曰應前結句

又曰一結如翠微峯秀色可挹

而餘子不得稱師乎小竹。不能答。方其文名噪海内也。諸侯屢厚禮聘之。皆辭而不受。家居養母。母歿服喪三年。復遊京師。遂卜居馬晩從紀。聚徒敎授古文。以明治紀元戊辰七月二十六日。客死於紀之荒見村喜多見氏。年五十有八。節齋状貌魁偉。性嗜酒。醉則扼腕論時事。與人議不合。即面折之。平生作文。必要實践。嘗應津田正臣囑。作楠左金吾瘞髻碑記。乃先登談山。謁大職冠廟。遂遊芳山。探獲其所謂瘞髻處於蔓草寒煙中。而後作之。記中有言曰。戎狄猖獗九重宵旰。未有甚於此時者。士效力 國家之時

也。事成則爲大職冠。廟食百世。不成則爲左金吾。死節垂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平日之至願乎。可謂其忠憤不愧先世矣。所著有桑梓景賢錄。竹窓夏課。及餘稿。節齋文稿。如童詩稿。大史公叙贊蠡測。史贊體格類選等。皆藏于家。遺孤未亡人今尚無恙云。

善諷子曰。余聞之坂谷朗廬曰。嘗訪節齋於岩倉山寺。々在西山絶頂。絶不與外人通。節齋讀書於其中。見余至。欣然置酒。而無肴。咬醃菜侑杯。議論慷慨豪氣蓋一世。蓋自比魏氷叔。隱翠微峰云。嗚乎其風采可想見也。

重野成齋曰。以忠憤二字。爲祖孫線絡。終始一篇。中間奇女奇男一節。過接尤妙。　壬午五月。

三島中洲曰。節齋一生。以文爲命。無他事業可紀。故剪裁其文。點綴錯綜作傳。亦屈平鄒陽傳之遺法。

小山春山曰。奇姿横逸。變化自在。文品酷肖魏勺庭。

岡田后得曰。犬說蓋節齋生平得意作。其與某藩大夫書云。僕近文無可觀者。獨有犬說。僅々四十餘字耳。然自謂切中時弊。今奉呈一本。執事或以

爲可取。上之君侯閣下。得汚電覽。則意外幸也。

又曰。節齋送伯辰序。善學孟子。附記于此。曰伯辰將歸。節齋觴之。眞卿孟卿來會。時征長之事起。海内騒然。眞卿問曰。長可伐乎。曰可。孟卿問曰。長不可伐乎。曰可。伯辰進曰。眞卿問長可伐乎。先生曰可。孟卿問長不可伐乎。先生曰可。敢問何也。節齋子擧大杯。侑伯辰曰。子言亦可。

春山曰此段專說伯氏

後得曰卓見

中村無用兄弟傳

無用藤原姓中村氏初稱權次郎後更用六號南溪父良英稱兵助娶松尾氏生三男無用其長子次曰無二次曰無可並仕福岡藩無用天資英邁果敢受經義月形弘明乎尊攘大義安政間洋警屢起海内洶々無用慨然曰嗟乎是非大丈夫役々乎小官之秋輙辭職而漫游視察天下之形勢弟無二亦辭職脱藩經歷諸國採訪事情萬延紀元歸鄉兄弟相謀上封事與執政所見不合不省無二乃赴薩藩告其所志迺歸執政怒其私託事於他藩流竄無二禁錮

無用使少弟無可襲祿後無可亦脱藩家絶明治元年藩政一新召無用復祿補郡官參與藩政東西干役二年賞其功賜采地百石遷軍事局長無用既奉命裁制士族俸祿俗吏不悦誹謗喧騰無用不顧咏國詩曰時古寸盤以加天散留邊幾梅乃花風吹加盤吹計雨布羅盤布禮十月任權大參事三年罷職六年窮民蜂起毀富民家放火暴掠縣廳乃徵集士族結隊舉無用爲鎮撫總宰固辭不允乃指揮隊士御禦之黨兇益猖獗隊士欲解隊避鋭無用忼慨曰諸君可罷歸我獨死難隊士不肯擁無用以去賊遂侵

又曰牧民官之心宜如此

春山曰此段專說仲氏

成齋曰望東尼與下文月形詳相映

后得曰烈矣哉然可惜

縣廳燒官舍無用見煙焰蔽天曰賊既燒縣廳吾可以死乃詣祖先靈位前屠腹族人聞變馳至問故無用張眼曰我奉鎮撫總宰之命不忍殺蚩々之民不用火器故賊勢益張遂至於燒縣廳一死以謝罪耳語畢乃瞑時六月廿二日也年四十有九縣廳賞其死職賜金厚葬之無二初稱留次郎後更圓太其脱藩也變姓名稱菅兵輔號李不言齋文久元年在配所小呂島刻苦讀周易咏詩歌以自遣焉三年遺赦歸家七月再脱藩遺無用書曰　皇國之運命殆將盡不可傍觀弟雖不肖將盡力和列藩輔翼

王室乃復變姓名稱野只人投身長藩遂上京師與尊　王諸藩士周旋謀事於是其名聞四方一朝本藩吏來捕去繫獄浦野望東尼聞而貽之歌曰太久比無幾聲遠雲井爾揚天來志鶴毛籠爾棲無春曾和比志幾元治元年三月同志相謀援無二於獄中走長門弟無可亦棄家脱藩而從之當此之時三条公在長門無二無可爲其執事慶應元年無二潛至本藩與藩士議論不合感憤遂詣博多報光寺屠肚以死時年三十有一就死之前夕訪姉家酌酒快醉賦詩歌與甥宮本茂祉曰我志見乎此汝亦當奮志

又曰感憤可想

激勵成。神州眞男子。慇懃戒喻遁去其詩曰彼蒼呼不答心事轉參差此日千行淚豈惟悲別離其歌曰君乃爲盡壽心波知羅奴火乃筑紫乃海爾身波沈無登毛月形詳也弘子適臥病聞無二死驚起曰無二在長門助我輩使三十餘藩兵士免乎鋒鏑當時若無其助我輩將向那處下手今其所論亦必有深旨而諸士不察遂使彼憤激至于此嗚乎惜哉悲泣久之云

春山曰此段專說季氏

無可之從三条公於長門也變姓名稱野口逸麿當此之時長藩老臣益田某福原某國司某等帥兵京師將有所訴無可與兄無二從之無可編眞

后得曰伯仲季列叙如三峯並峙可愛可欽

木保臣所帥忠勇隊屯于山崎天王山既而聞輦下兵起兄弟並據鷹司氏邸諸藩砲擊越前彥根兵逼邸門土藩那須重任平稱俊揮槍而突進福岡藩尾崎直基之進稱幸尋進無可亦揮槍健鬬立刺殺一人敵爭刺無可遂死之實元治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時年二十有四無可爲人沈毅孝友特至初其脫藩也展考妣墓詠國詩曰限里曾登思比定女天汲水波淚雜里乃手向那里計李其兄弟並忼慨有氣節如此

后得曰三峯秀色合成一峯屹立千仞

善諷予曰偉矣哉無用兄弟三人忠孝友于之篤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況兄弟三人乎而時運之未至皆死乎非命可勝嘆歟設使三子駢立乎朝効力於職事則其所成就豈止於此乎哉

重野成齋曰兄弟一節錯綜出之前後詩歌皆相呼應妙處全在乎不用意

小山春山曰兄弟均是烈士而由傳中所記觀之則仲氏爲優矣

岡田后得曰此傳如見老蘇木假山三峰屹然聳峙文字亦有累棋轉丸之妙

又曰無用無二無可兄弟三人其命名亦奇

橋本香坡傳

后得曰奇相

橋本香坡者上毛沼田人也名通字太路稱半助香坡其號又號毛山又號戴盆子以其額高於鼻取諸戴盆何以見天之語云爲人灑落善飲善罵而篤于人倫少時遊浪華執贄於篠崎小竹門時安藤秋里與野小山篠崎訥堂亦在其門世稱之篠門四雋香坡嘗應朝貴近衛氏辟爲其采邑伊丹教授非其志也居有年乃辞去賦詩留別伊丹諸子曰既無妻帑挽衣留孤劒決然爲遠遊幾歲望雲龍裡鶴今朝脫絆厩中騮二親墳墓惱離恨諸友酒杯消別愁懷舊

南豐曰傳生修飾邊幅猶之可也至諛言佞辭以逢迎當世則甚矣

后得曰義氣凜然動人

后得曰句々相招奇禍

感恩腸欲斷此鄉於我亦并州乃僑居浪華賣文墨以自給其居陋巷矮室僅容膝而已或勸高大其門戶以售技香坡笑曰吾常醜京攝諸儒修飾邊幅以自衒賣豈尤而效之乎且世有信知我者不以門戶高低而輕重我也竟弗聽元治甲子秋幕府逮捕士之唱尊攘者甚急而香坡固慷慨惡幕府蔑視天朝醉則罵曰咄鼠賊不知大義名分不可容而暴橫敢然不可不誅也聽者皆掩耳其所善友藤井藍田與長藩通被逮事連香坡幕吏乃執香坡既而釋幕吏搜藍田家得香坡議時事手書乃復執之囚京

獄遂疲死時乙丑夏某月日也人悲其戴盆何以見天之語為惡讖其臨死詩曰棒聲暫息夜凄々憂國傷身頭自低幾歲舜雲天上鶴明朝赴鼎鑊中鷄徒將宿志投冥府無奈孤兒托小妻悵望湊川纔百里幽魂未必惑東西初香坡在浪華其友秋里歿赤貧如洗乃與書估龍章堂者相議各養其遺孤一人香坡歿而龍章堂得其西游遺稿刊行于世

善諷子曰韙矣哉香坡之篤乎人倫也去伊丹輒曰我并州也其友之歿憫然鞠養其遺孤臨終曰無奈孤兒托小妻而視幕府輕蔑　天朝曰不可不誅慷

又曰柿朗翁話答敎可掬

慨淡昂罵詈極口彼其篤于情故其勇於義如此余又聞諸坂谷朗廬曰嘗携安藤和里書訪香坡々々適不在因投旅亭命酒々醨刺喉不可飲忽有一士人蹣跚提一樽来曰余醉香坡也此鄉沽酒不勝飲所以秋里有書於是快飲徹曉亦可見其情意篤摯也龍章堂以一書估養遺孤刻遺稿亦何其篤哉此可以諷世之輕薄子也已

岡鹿門曰余與奎堂飯山僑居浪華香坡往来極親一日招飲我三人出一瓢酒記曰此酒近衛公所供天廚問其故曰近衛公議事上前至夜

上賜飲酒味酸敗公命左右別進　上曰朕所御有之耳公退命伊丹釀戶進此酒云々

小山春山曰慷慨之士藉醇酒澆胸中之不平浩浩意氣睥睨一世何必其身之遇不遇之問哉

岡田后得曰此傳可以醫澆漓衰俗之病即一貼補中益氣湯也

又曰書估亦難得可為立一傳也其人不讓宋清使柳々州見之必立佳傳

瀧川士淵傳

洞齋曰答不知作避之二字如何

瀧川士淵名善鏘敵水通稱太沖士淵其字其先武弁居上毛廐橋中世為醫徙居于奥菊多郡大島村父雲石學於水戸侍醫原南陽技大行有俠骨文化中薩藩日下部吶齋者亡命變姓名伏匿常陸吏捜索甚嚴吶齋聞雲石俠名乃潜行投之吏来問雲石機智雄辯答以不知吏遂不獲而去吶齋篤學能文雲石使士淵從學士淵學日進亦學於南陽醫術精妙家聲益揚年二十八泉藩主積翠君聞其名徵為侍醫兼教授徙於泉府容堂君襲封寵遇殊渥嘗病

洞齋曰緊按二字下得妙

間下脫藥字

成齋曰以下叙其俠義

士淵侍湯藥三旬不解帶一夕診腹而睡驚覺謝罪容堂君曰余以為緊按耳左右憂其久不愈迎水戸侍醫某診之聞其調藥與士淵方劑不差一味既而病愈覲于江戸手書謝勞賞賜甚多又豊岡村豪農遠藤某病請士淵士淵一診告家人曰此死病也雖扁倉不能挽回不過二十日而屬纊前醫及家人皆不信乃招水戸侍醫本間玄調療之玄調作七日間餌而還既而疾日漸不盡服其藥而歿衆始服士淵矣同國盤前郡小名濱村人松澤秀輔者復父讎士淵即日贈金若干賀之文久元治間水戸黨乱起姦人得志正士僇辱冤死者無算其幸而逃亡俟時者亦甚衆士淵盡力救之一日正黨西丸健夫者殺人而逃亡捕吏物色甚急健夫夜半叩士淵門乞哀士淵知其殺人之出乎不得已乃藏匿之人或知之諫士淵曰先生藩侯之侍醫也宜一匕以起死回生而足矣何好談時事觸忌諱藏匿罪人之為事若發覺不獨害乎先生累又及君父宜速辭而使他去士淵不肯慨然以大義說之其人爽然而去明治戊辰奥羽同盟以抗　王師泉藩亦為仙臺會津諸大藩所刼制遂預盟六月　王師臨境有司傳令使擧運家

洞齋曰其忠可慨矣

[illegible]得曰兵禍倉卒間從容如此想見其[illegible]輪囷

財避去老幼藩士皆將出戰士淵既使老幼去獨猶在家藩士或促士淵曰先生衰老不能從軍於主君宜速避兵燹於遠處何為獨在家士淵潸然濺淚曰事既至此老憊如余奚足惜且聞王師多薩長勤王之士也混非鬼蜮何無故而安害人余雖不肖留守一藩將欲俟官軍至訴小藩介于大國之間不得已而與盟請處寬典存藩主祀兀坐不動既而與丁米傳命曰君夫人既出城使先生扈從速上輿士淵不得已收祖先木主提藥籠從容上輿其勁節凜然可欽如此是冬十一月病歿享齡六十有五士淵為

洞齋曰其所以勤節凛々者在於兹矣

人眞率素樸不喜華美被服甚野而其佩刀則良冶所鍛直數百金曰此大丈夫所以備緩急也常慕楠公為人凡詩文和歌書牘係公者雖斷簡零楮必拟寫之裒然成卷将刻以須同志未果士淵天才穎敏能詩工画至筆札篆刻之微亦皆極其妙刀劍書画一見辨其真贋性嗜酒終日醺々而未曾廢事其咏懷詩有世上難容斯傲骨移封寧作醉郷侯句蓋實録也所著有蘭郊雜録若干卷仰止録一巻即輯楠公事者余與其子仲信善亦慷慨俠氣好學憂時一奇士也

善諷子曰辛巳夏仲信叩門乞謁余未知其為人問其所以來仲信曰余讀尊著近世偉人傳頗欽慕故来見耳余乃置酒談笑且閲其詩文皆我輩語也因問其所學曰嘗執贄於息軒安井先生余拊掌曰有是哉余亦請正於先生者遂為莫逆既歸郷寄示其先考履歴余因為之傳云

小山春山曰士淵實奇士而身居僻地仕小藩故其事止于此為可惜也

村山拙軒曰天時不如地利人生境遇亦有此理故欲有為者必擇地不唯為利而已

后得曰明治以前乘車者躄丐而已今則人力車盛行便甚

豊島洞齋曰士淵醫而俠重義輕財屢救人之急其行々氣志於勤王也必矣唯在小邦為大藩所抑制不能伸其志詢可歎也

岡田后得曰士淵得此傳其抑鬱伸乎千古矣

又曰安井翁作士淵墓碑銘曰士淵最愛客嗜酒客挾技北游者亦皆聞君名來訪君必強留之有淹留踰年者歲數十人以故室如懸磬晏如也然自持嚴正性苦熱雖酷暑鑠金未嘗袒裼危坐終日或對客昏醉假寐未嘗趾京師與江户此傳不載之故抄揭于此

萩原榮輔傳

萩原榮輔者文政年間老儒也受業於野中兼山通古學有異才為人磊落不修邊幅風流文雅有奇行嘗方春吟行探諸勝遂至淺草寺邊時已未牌途上適遇一躄丐乘車童子挽之榮輔問躄丐曰挽汝車者何人答曰賤息也榮輔曰請少時借汝車與汝息於我躄丐大愕曰君乘吾車将何之榮輔曰我今欲觀櫻花于墨堤而脚疲甚矣得借汝車觀幸甚矣躄丐曰吾車汚穢甚矣焉堪載君々宜就轎房雇美轎以賞花榮輔曰否不然乘轎不得仰而觀花馬則奔

軼不自由莫汝車若也汝勿辭我不吝酒錢乃探懷中傾橐與璧丐々々不得已而諾榮輔扶而下車乃自上其車脱長刀置車上使乞兒挽轣轆過東橋至櫻花爛漫綺羅雜遝處途上士女相見皆大笑榮輔不顧仰首吟賞移時至黄昏乃還至前所則璧丐蒙敗薦而卧寺門下以竢榮輔乃下車懇道謝又與錢若干乞兒而去其奇行率此類也

善諷子曰榮輔乘璧丐之車而從容觀花其適可想也今夫鞭良馳堅顧眄生風而賞花觀雪者榮則榮矣其胸懷能得有榮輔之適乎

重野成齋曰寫一奇行而其人躍然此小傳妙訣

壬午　王正初七

小山春山曰風流豪宕唐六如之流亞惜是日無若張夢晉者配之也已

岡田后得曰論贊冷殺從南華得来

又曰曳尾泥中龜之適也潛形深淵魚之適也飲渓啄藻戛然鳴九皐鶴之適也齕艸飲水翹足而陸馬之適也物各適其適而足矣夫不知足而昏夜乞哀驕白日於人者讀此傳當爽然自失焉

穀堂曰者字削

后得曰作者亦然

春山曰之賢作學術何如

后得曰立傳主意在此

石田梅巖傳

石田梅巖者丹波桑田郡東縣村人也名興長通稱勘平梅巖其號為人方正好學嘗問同學生其志生曰吾欲多讀書而博識焉耳梅巖曰余則異于是欲學聖賢之言行身為聖賢矜式乎後生同學生有愧色又好學神道曰神道即吾　皇國之政令也為國人者不可不學焉年四十五下帷于京師車屋坊榜門曰某月某日講某經許非相識者亦来聽且不要錢物為謝也而人未知梅巖之賢来聽者常不過五六名會講日夜風雨人無来者唯一人来梅巖乃将

繙經其人辭曰今夕風雨無復一人来為余一人煩先生於心甚不安請休講梅巖曰不然若不專心聽講者雖千百人之衆吾不願也今子不避風雨而来豈非專心聽者乎是一人而足矣遂講經如常梅巖年十歳時遊別墅多拾栗子来父見問曰汝安拾得之梅巖曰於別墅境界上父曰此栗子非吾墅之物是必隣墅之栗樹蔽吾墅而其子墜于吾地也汝速投諸隣墅梅巖乃從父命毫無惜色後来梅巖之方正皆出其庭訓云延享甲子秋九月以疾歿年六十

善諷子曰善矣哉梅巖為一人講經也今之諸生輩

中洲曰。文臺亦可與言詩者

滿窓晴日。猶佯病晏臥。廢讀課聽講者。比々皆是。況風雨暗夜乎。噫。

鷲津毅堂曰。世澆俗漓。師弟之道掃地。不獨無勉學冒風雨而來一人。亦無自期以聖賢。如石梅巖者。其罪在弟子歟。抑在師歟。一讀慨然。

小山壽山曰。古人學為己。今人學為利。故無為一人講經者。蓋予聞有所感而作歟。

鈴木文臺傳

文臺名弘。字子毅。鈴木氏。文臺其號。以號行。又號石舟。越後蒲原郡粟生津村人。幼而穎悟。受詩書句讀於後藤託玩。纔數日卒業。託玩奇之。年十九。遊學於江戶。一日謁龜田鵬齋。會鵬齋講詩。女曰雞鳴。文臺竦聽。既畢退謂人曰。為學雖難。立志亦易々爾。乃每朝雞鳴輒起。孜々勉學者三年。學大進。既而因疾歸鄉。疾愈。下帷講習。匾其書齋曰長善館。四方來學者甚衆。年二十四。著賈子新書纂註。欲以大平御覽校之。鄉無藏御覽者。聞甲州身延山久遠寺藏御覽。乃

中洲曰。方今書生頂門一針

往請龝閱於寺主。寺主奇而許之。文臺乃校訂而還。其篤志如此。元治甲子夏六月。長岡藩主牧野某聞其名。召見賜書及爵俸若干。書中有樸實儉素經學無怠之語。文臺感激。書諸屏上。以示子孫。明治二年己巳。感時事。納手訂十三經註疏於弥彥神庫。賦詩曰。盲風吹入讀書堂。誰識惕然已履霜。遺經收拾輸神庫。準擬當年複壁藏。其明年庚午夏六月。歿于家。享齡七十有五。文臺有至性。善事父母。嘗侍祖母病。晝夜不解衣。躬湯藥者六旬餘。而無倦色。接人不設城府。皆盡其歡。家人有過失。不甚怒。懇諭令自悔。讀

倦則洒掃亭園。決渠灌花。人見以為圃丁。年過七十。猶每夜篝燈照殺青。嘗揭學規于長善館曰。訓詁聲韻。此學之本。字猶憒々。義豈了々。爾雅一書。古人所謂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信乎言也。郭註疏漏。邢疏淺薄。邵氏郝氏。十得八九。紹爾雅者。許氏說文。張氏廣雅。二徐於說文。曹憲於廣雅。或傷附會。或過簡約。至段王二氏。二書之蘊奧畢呈露。其他則毛公詩傳。鄭君禮註。皆學海之舩筏也。學者可不用力於茲乎。又曰。學貴精密。兼欲博覽。蓋不精密則所得者淺。不博覽則所見者陋。所得者淺則泛濫失守。所見者

后得曰。諸生善讀此傳。亦必成碩儒。

陋則偏枯。無通精密。所以裁博覽。博覽所以助精密。通觀古今。能兼此者鮮矣。然則與其博覽寧精密。其精密於宋元性理之學。寧精密於漢唐名物制度之學。名物制度既明。則義理可得而推矣。考據自不鑿空。其言有味如此。所著有身延紀行。錢貨私議。詩文稿若干卷。其餘如孟子。管子。荀子。呂氏春秋。鬼谷子。及素問等。亦皆考證有定說云。

善諷子曰。文臺聽鵬齋講詩女曰鷄鳴。而奮然以志學。遂成碩儒。何其偉也。夫子曰。興於詩。吾今於文臺乎見之。程氏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吾又於今之諸生輩乎見之。噫。

小山春山曰。觀學規數語。文臺純乎古學者。後語尤得為學之要。而斯語因子聞而傳。可謂幸矣。

岡田后得曰。以越人傳越人。其用心可知矣。越人其留心而讀之。

又曰。身延紀行載偶成云。青燈夜課罷。起遶竹籬之。霜鹿聲清恐。風星光陸離。高峰月没早。遥寺漏傳遲。默々歸來卧。冷衾欲粟肌。山中情景寫得妙。亦可傳也。

后得曰。俠骨稜々。

濱田彌兵衛傳

濱田彌兵衛者。肥前長崎處士也。或曰。鈴田氏。爲人沉毅。義俠好趨人急。其所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者。與鄭成功善。當成功取臺灣之時。平藏每年使人航海。抵漳州。買繭絲。以臺灣為往返休息之所。先是明亡。成功逃來我邦。居平戸。平藏因得與之交。成功既取臺灣據焉。與清戰。謀恢復。故置紅毛人守臺灣。守者數百人。潛伏小島。要平藏所遣商船於海上。掠奪其貨物。我商人僅以身逃。抵臺灣。乃拉臺人一兩名以爲証。歸長崎。具告遭難顛末於平藏。平藏聞而大憤。然策無所出。徒切齒而已。彌兵衛聞之。謂平藏曰。我能為君霽憤雪恥。君莫憂焉。然時方嚴冬。難航海。俟明春而發。平藏曰。此事至難。非率利兵堅艦武夫數百人以臨之。焉得能成志哉。彌兵衛笑曰。我自有奇策。焉得大船一隻。農夫百人。而足矣。至明春。平藏具大船一隻。農夫百人。及鎡基鋤犂之屬。以付彌兵衛。彌兵衛乃拉弟小左衛門及子某。各齎小刀一口。上船。將抵臺灣。紅毛人見以爲來治舊怨也。出哨船數十隻。皆架砲。以圍我船。問曰。何故來于此。若不以實告。則直砲射汝等。彌兵衛從容答曰。吾輩曾與此

春山曰如見

后得曰快快

土人約。此土沃而多荒。故帶我農夫田器來開墾之。請得總管允可。紅毛人乃入船檢視。果皆農夫。各持田器。不見一人帶兵者。因信其無他。許船入臺灣。尚置哨兵衛之。而不與薪水食糧。彌兵衛等乃穿外套。潛齎刀上陸。詣臺灣城。白曰。所請開墾事若不見許。則速歸日本。甲比丹（紅毛部將即總管臺灣事務者）延見之城中。彌兵衛等被服樸野。匍匐而進。言低聲顫。故作恇怯狀。甲比丹儼然坐榻上曰。汝等聲低。言難了。皆前膝勿憚。三人輙前。說開墾事。彌兵衛窺隙一躍攫甲比丹。甲比丹自榻顚墜。兩手抱彌兵衛伏之。弟小左拔刀。

刀背極刀撲其手。甲比丹輙放彌兵衛。飜身起跨甲比丹。刀擬其胸。侍者一人拔劍將斬彌兵衛。其子斬之。首墜地。紅毛人見而皆走。乃與小左俱追擊。斬數十人。遂縛甲比丹。詰之曰。汝等去年劫掠我商船。我爲報讐。將刺之。甲比丹合掌謝罪曰。十倍向所掠奪金貨以返。幸賜一命。彌兵衛曰。速出償金。且繫我船於海港。汝之哨船速撤砲。若遲々則刺汝。甲比丹恐怖曰。緊縛如此。不能宣令。姑縱之而使可言。彌兵衛不肯縱。自執縲絏使傳令。須臾而出金貨如邱山。撤砲。檥日本船於海港。彌兵衛乃謂甲比丹曰。今汝奉

洞齋曰一語毒悍勇怒有關羽吳會赴魯肅勢

后得曰勇而仁

又曰下兒於獄何無情

吾約。因活汝。然將捕獲汝以歸日本。俟我將軍命。以處置焉。乃捽以上船。甲比丹垂泣叩頭曰。必捕我歸日本。則吾無辭以白我王。吾妻子皆得罪。請卒垂憐換我以吾兒。我明年請我王必到日本謝罪。乞吾兒以還。吾兒年甫十二。我豈棄所鍾愛一塊肉而負約哉。彌兵衛察其情可憫。乃釋甲比丹。捕獲其兒及虜奴數名以歸。具狀以聞將軍家光。大稱其俠勇。且命下甲比丹兒於獄。其明年甲比丹果來。乞其兒并奴。會其兒瘦死。乃收奴數名而還。於是彌兵衛俠名聞天下。

后得曰立傳主意

善諷子曰。彌兵衛之擒甲比丹。何其壯也。雖其人饒膽智哉。非決死雪國辱者。則不能也。嗚呼。使世之士大夫。其俠骨義膽。皆如彌兵衛。豈復受外人之侮辱哉。

小山春曰。彌兵衛膽略機智。足耀我武於海外。實千古快事。往年齋藤拙堂著海外異傳。以述此事。然其書不廣傳乎世。今此傳再出以播行。亦復快事矣。

村山拙軒曰。彌兵衛事。邦人識之者少。而洋人嘖嘖稱焉。當時有圖而傳之者。森島中良萬國新話

詳其事。

又曰。豐公之征韓。彌兵之襲臺。雖事有大小。張我武於海外一也。如山田長政。武略可稱。然委身彼土。則差有分寸。

豐島洞齋曰。余嘗讀海外異傳及鹽谷宕陰其弟量平所紀述。二田單身渉異域。克為其所欲為。使壇裘之徒舌揚膽落。眞偉人也。而長正之王於暹羅。霸有隣邦。其事業有大於弥兵衛者。然其所圖出於為己。弥兵衛則奮然損躬。赴於知己之急。其事出於義。今予闡抽而傳之。以諷世之輕儇。蓋亦與叙千代尼之意同。

余四五年前感時事。作此傳。諸友批評。或曰。豐公之征韓。彌兵之襲臺。雖有大小之別。張我武於海外一也。洵然。今日閲新聞紙。曰本月二十三日。韓人襲擊我公使館。我公使領事陸軍士官警察官等奮鬪血戰。僅以身遁歸。嗚呼。彼何其暴也。宜急發　天兵。問其罪。不知異日擒渠魁。以凱旋。如彌兵衛者。其歟何人。　壬午七月三十一日。善諷子自識。

洞齋云。據近世紀聞。奉公刀走者[illegible]輸勇。朝廷責其遺上怯懦。親下獄。右京則被厚賞。右京之忠勇可想矣。

肩得曰。立志卓然。

中條右京傳

中條右京者。舊出石藩卒吉村源平第二子也。名基好。幼字熊太郎。後改姓名。稱中條右京。中將姉小路公所賜云。右京天資穎敏。志氣慷慨。好讀國史。文久初。攘夷論大興。海内騒然。右京欲遊上國。而立功名。一日請父。父不許。右京私思。兄在。父母之奉養。何須弟。乃決意。作一書留家。遂脱走西京。事押小路氏。居數月。去事姉小路公。公愛其穎敏。善遇之。當此之時。公參贊　朝政。主張尊攘之大義。巍然不動。宵小有忌之者。使刺客覘公。方夜退朝。潛伏于朔平門外。及

公過猿个辻。三賊躍出。一賊斫燈。二賊斫公肩。從者驚。奉公刀而走。右京瞋目揮刀。斫賊腕。賊墜刀于地。公拾其刀。與右京俱逐賊。賊奔逃。夜暗失蹤跡。右京扶公而歸館。自走迎醫。來實文久三年五月二十日夜也。厥明。公遂薨。　朝廷賞右京忠。賜白銀五枚。是秋八月。　輦下之變。右京從澤公。走長門。澤公者姉小路公之弟也。九月。右京奉三条公命。使出石藩。抵但馬朝来郡。遇同志。同志諭曰。藩侯雖持尊　王正議。藩士不和。子至藩。必釀禍累及父母。不若返長州俟時也。右京乃返。過播州明石。遇三玉三平。三平曰。

澤公方擧兵于生野銀山。予走從之。於是右京兼行抵銀山。則戰方合。我兵不利。澤公遂復走長州。右京戰死于銀山之南一里追上。（地名屬播州地）時年二十一。右京少而多白髮。如老成人。善揮楎賦國詩。其艱難中咏懷曰。君加為女志乃幾遠削留身仁志有禮盤誰遠便利爾音信也世無。又曰。生志計留荊棘乃中遠推志今天清幾流乃源也見無。其慷慨如此。

善諷子曰。右京少小志功名。遂橫尸於原野。以成功名。可謂壯矣。然其終身逢遭艱難。不能大伸其志。亦有足悲者。余是以立之傳。

小山春山曰。此篇善寫右京忠憤前後不撓之狀。可稱史筆矣。

村山拙軒曰。右京忧慨義烈。一死報主。氣節可貴。

善諷子於此等傳。叙事極力。龍門家法。

豐島洞齋曰。右京克忠其所事。趨義如歸。半途而死。雖若功不成。亦焉知非此輩皆為他日啓維新之鎡基哉。筆者不空立傳也。

跡見花蹊曰。賊墜刀乎地。公拾其刀數句。生氣凜凜。鬚眉欲動。是時公被重傷。猶能蹈屐歸館。如平常。氣卓可想。

后得曰。不為貧屈。禦漏亦奇策。

南豐曰。酒家亦奇。

南豐曰。清人之書。實不若雪山。有古法有逸韻。

春山曰。書家削何如。

北村雪山傳

北村雪山。名三立。肥後人。為人素樸寡慾。有文學。書名最高。初學書於清國僧雪機。貧甚。屋破壁穿。雨點滴々。雪山乃繩束大浴盤。倒懸之梁上。終日端坐其下。而學書。嘗遊長崎。資盡。臥橋下者十夜。一日抵酒家。飲酣醉。酒家需其價。雪山曰。我無一錢。酒家問曰。子何為者。曰。吾善書。曰。近日酒售鬧甚。幸為書利市簿。曰。諾。於是雪山日書利市簿。亂草蜿蜒。酒家不能讀。但覺可驚耳。又深服其為人。為賃一廛居之。會隣國某侯將徵匾字於清人。囑雪山作艸案。雪山不貯大筆。乃束茅為筆。作大字致之。清國清人觀之。嘆稱曰。吾國當今莫出此右者。竟還之。某侯乃裝之匾。以揭于堂焉。又嘗遊薩摩。以其侯所賜金若干貫。買黃蜆六舟。盡撒之海中。曰。吾今日聊為仁矣。雪山一生不貯印章。其書唯署雪山二字耳。書家細井廣澤等。實出于其門云。

善諷子曰。今之以書成家者。牙章玉印。朱篆煌々。眩耀人目。而其書則未必足驚人目也。所謂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内者。非耶。聞之重野君子德曰。雪山嘗為幕府作書。幕府將賞賜之。雪山不受。問其所欲。雪山

又曰嗟乎前何如

曰願賜烏島烏島者在長崎港口清蘭諸舶之所經過彈丸小嶼不毛之地幕府許之雪山大悅乃樹一大木標大書曰日本烏島太守北村雪山嗟乎其人瑰奇如是此其書之所以卓絕于世也歟

重野成齋曰此事畸人傳諸書所不載僕嘗得之後肥人

元田南豐曰雪山高蹈不屑一世其書之所以絕妙今以庸俗卑陋之人而欲作出脫之書其難也宜矣牙章玉印於書家歟奚訴

小山春山曰雪山之卓異絕藝固亡論已余尤服

酒家翁一見善知人矣此篇以之粃點奇人妙甚

村山拙軒曰書心畫也胷具超凡之識而筆端自無塵俗氣不然終日對筆研豈有所得乎

又曰雪山之門果出廣澤益薰陶之益不啻書法故學者所師承不可不擇也

小山春山又曰偉人傳中往々藉昔時高士之逸事以發自己深慨者如此及下篇則是善諷子之稱眞不虛矣

后得曰古人安貧如是三句九食殆非虛言也

海南曰亦難

廣瀨才二宮筠圃傳

廣瀨才二名鱗才二其字以字行宮筠圃名奇字子常稱常之進二子并尾張人移住于京師才二以老莊學成家又善書孤行介立家極貧終身不娶晏如也一日客至清談過午而不喫飯客曰先生盍喫飯才二咄曰米罄矣今日不獲食也客驚曰無米則我請贈之先生與宮筠圃善幸乞其墨竹以見報足矣才二曰易得耳乃告筠圃以實筠圃笑曰易與耳輒作墨竹四幅以贈之於是才二収其謝金以得薪米不乏者二年云筠圃為人溫厚謙遜少而强記十歲

善賦詩學成名聲藉甚弟子雲集屨恒填門又善畫其墨竹尤寶之當此之時淺井圖南御園意齋山科宗安皆善墨竹故世併筠圃稱平安之四竹乞其墨竹致金帛者日衆其母謂筠圃曰乞畫者日陸續來世或以汝為畫工筠圃深感其言自是絕筆終身不復畫其甥某嘗來苦乞畫筠圃固辞不畫才二為人仁恕嘗遇風雨寒甚數狗兒悲啼不已才二乃拉來內之無火爐架下（俗謂巨燵）已亦就以取煖隣家婦憐其獨居天寒無火携炭火來欲投爐中揭蒲團則狗兒搖尾走出婦驚甚才二笑曰憐狗兒凍爾又嘗覩

又曰亦難

南豊曰醒世之言

海道人画欲購無金百計得金纔得購喜以貽伊藤東涯東涯嘆賞不已才二曰先生嘆賞如此請献之輙留画而去二子並受業於東涯其所得各不同然其高蹈淡於財利則同也時論偉之

善諷子曰才二之割愛而貽画筠圃之不貪金帛而絶画筆皆人之所難及也見今士大夫珍寛争聚俸銭有餘而尚貪金帛於是乎余益知二子之難及也

噫

藤野海南曰才二奇筠圃偉所以不同歟

又曰蒲君已為偉人傳五編叙述愈熟淡々善寫

不見窘窮之處凡紀事文多苦收局不振君文每篇皆結尾有力尤難及

村山拙軒曰才二之割愛筠圃之寡欲大有晉人之風趣善諷子筆得臨川王神髓

岡田后得曰鄙叟生於極悪世界故曰性善以救之子闇生於大慾世界故傳寡慾如才二筠圃者以諷之一部偉人傳每篇寓意極深讀者不可草草看過也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卷之上終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微笑先生傳

微笑先生笑何事也蓋先生多更世故才老膽錬德邵學博把世之是非得喪總付之一微笑歟於戲偉矣哉作微笑先生傳

中洲曰微笑得非冷笑乎

先生名素字子絢幼字素三郎夙慕鎮西八郎之為人自稱鎮八郎既而自知其過奇改希八郎號朗盧微笑其晚年別號本姓坂田氏後改坂谷備中川上郡九名村人父良哉讓家弟金作為舊幕府代官屬吏從居大坂更姓河野氏無幾以幕命從大和吉野川上文政中復還大坂先生受四書句讀於奥野小山記誦甚苦小山曰此兒鈍愚不堪讀書又學於大鹽平八衆笑以為愚平八獨奇之曰異日必成大名天保三年父挈家徙于江戸平八請留先生教之以幼辭遂至江戸受業於昌谷精溪精溪其同鄉人也故特愛之教授懇到先生學日進精溪請養以為子固辭不肯天保八年丁酉夏父病歿先生因讓河野氏家於人與老母山成氏俱奉柩歸于備中明年再東遊入精溪門又入古賀侗庵門學益進作文貽奥

又曰鎮八以下十一字削去如何

本姓坂谷中世改坂田至先生復姓

野小山小山一讀曰唉吾過矣吾過矣侗庵沒先生心喪中就其遺書抜海防臆測而傳之世曰此方今急務良策也自此而後主開港不變當此之時攘夷說大起先生西遊長州士人皆唱攘夷說一日見長梅外謂之曰貴藩其將變為開港說乎貴藩之唱攘夷說也不知彼不畏彼而然苟知彼畏彼則必變為開港說此可賴也幕吏之唱開港也知彼畏彼而然或變為攘夷鎖港此不可賴矣是以吾知貴藩不久而變為開港說也梅外不服以為謬見先生乃微笑去又長藩士久坂義助將之京師主張攘夷說過備中七日市驛投宿寄書先生曰僕欲聽先生高說僕詣先生廬乎先生辱臨僕旅館乎先生乃將欲訪義助於旅館而論破其攘夷說時唱開港者往々遇害是以門生或危之使森下十之介者隨之先生遂訪義助前膝駁其攘夷說聲震四壁義助乃曰先生為先生之所信僕為僕之所信論之得失證之他日之世變耳然我自生髮爆來未有如今夕之快也先生知其志不可奪遂別去先是津和野廣島津山備前諸藩聘先生先生皆以一母老衰不可離辭之母以先生長寄食兄家為憂先生乃僦屋於隣地後月郡

中洲曰伏案

又曰苟知數句少覺不明了

角田某與部氏謀與費請先生主之

蕠瀨村櫻谷聚徒教授以慰老母心每月必歸省其地係一橋氏食邑與其邑吏角田某等謀建鄉校於寺戶村先生爲之長名曰興讓館弟子自遠方來學者甚衆慶應二年一橋氏在京師召先生賜廩米五口以賞教授其邑子弟先生辭曰願以所賜臣者付之興讓館一橋氏從之且欲留先生用之先生固辭而去明治紀元戊辰歲廣島藩兵奉 朝命鎭撫備中先生陳其方略周旋甚力因得無事是秋先生應廣島藩聘至廣島見藩侯至冬先生歸鄉付塾姪丈平挈妻子徙廣島廣島藩發船三隻以迎賜俸米三百苞幷大宅以賓師遇先生又欲給先生息禮之介祿五十石先生固辭不受當是時 朝廷下命一橋氏徵先生一橋氏陳其已賓師於廣島藩 朝廷乃又下命廣島藩徵之家人門生皆私喜勸其出仕先生曰廣島藩即 皇國之一部分也今爲藩盡力即爲 朝廷也且余已應藩聘未周年而去仕于 朝廷是無恒心也吾不忍爲遂辭 朝命屢上書藩侯議藩政得失多所裨補二年二月藩侯至東京先生隨行常備顧問無幾廣島藩廢先生乃辭祿寄書妻子使之皆歸備中舊藩侯尼之不肯乃强給廩米

后得曰清廉如此真難得可謂今之古人

后得曰亦難

又曰卓識不為祿利動古之人古之人又曰恒心作特操亦可

十口先生不安後遂辭之將欲買宅於東京取妻子復下帷授徒苦無貲舊藩侯欲爲買宅賜之恐先生不受姑稱借宅先生徙之先是長梅外亦徙住東京見先生大服其卓見貽詩曰都下偶然逢西州元識面昔年驚異聞今日愧先見五年春內子山成氏四子禮之介次雄達三芳郎皆至先生窮甚借金百圓於華族牧野氏以救云初內子之去廣島也舊藩士以金三百圓贐之內子謝曰不告良人不可濫受金置而去至是送致其金於東京先生直懷之詣侯邸付金家臣曰謹償宅價餘俟他日而全償家臣申之侯侯不得已收金且諭勿償餘金已而先生窮益甚會有人薦先生陸軍省是夏先生任陸軍省八等官或以其卑官止之先生微笑曰古人有爲祿仕者且我而拜此卑官則世之不量已之才力而濫居高官者或知其過分不亦善乎已而以議不合辭之後歷官正院文部省大審院轉任司法省七等判事無幾官罷將歸國預乞歸國旅資既而又官警視局選爲東京學士會院議員遂不歸國乃封旅資還之會計官官吏驚曰吾初見奉還旅資者蓋當時免官者率乞歸國旅資乃爲歸鄉遊東京近地或數月伏匿于

中洲曰照應

后得曰梅外亦好男子善屈服

中洲曰有斯夫有斯妻

中洲曰此則真笑非冷笑
后得曰此一微笑勝虎溪三笑
又曰明六社下註一句乃不啻出與下與洋學者非應
春山曰此數句盡朗庐為人矣
又曰世或為朗庐泛交無所擇者益不知有之也已
后得曰有此卓識乃

家乃出。不還之。故有此言。先生既連不得志仕途。行將欲辭職再下帷授徒。乃建講堂於小石川春日街邸中。名曰春街學舍。十三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先生病熱。時嚴寒河海皆氷。病勢益激。醫藥無効。明年人日。余訪先生。先生氣息奄々。內子告余至。先生尚微笑而喜。十五日遂歿。享齡六十。 朝廷賜祭資金一百圓。舊廣島藩侯賻金七十圓。學士會院明六社各賻金百圓。明六社者。洋學者所創立也。厥明十六日葬於谷中天王寺。會葬者數百人。率皆當時名流。先生清癯傮面。常有笑容。溫然接人。不擇賢愚。皆善待

之。而其所守。以朱文公。白鹿洞揭示。為表的。故雖與洋學者流。遊於孔孟忠孝仁義之道。毫無鈌。嘗遊學中。聞母病。蒼黃歸養。及母沒。三年手不把杯矣。其賓師於廣島藩也。議學政。上合議說。以佐藩侯。仕朝廷也。亦上書請開大會議。又憂邪說暴行。為揭示說曰。揭示。外無道。揭示。外無教。苟不合乎此者。皆邪說暴行矣。以此為基本。庶幾表的簡明。不迷惑於多岐矣。夫人能不失君父表的。則心中有主。水火可入。白刃可蹈。可以接萬務也。士農工商。勿論已。姑就學術論之。為朱為王。為考證。為傷寒論。為西洋書。以至

不為西洋邪說所眩惑
又曰演說者新聞紙者政黨民權家亦善讀揭示最為盛事
后得曰方今何乱民之多也
中洲曰論贊不若諸傳之妙蓋强弩之末勢耳
后得曰故疊用笑字却失然句法自莊子來

黃老道佛。主本已立矣。唯其所欲。為區々異同不論而可也。蓋大道在包容。膠柱區域。非所以為治也。在上者。善用吾說。 朝廷會集。演武練兵。誦揭示。然後就事。至巫祝僧尼輩使之。每朝先誦鹿洞揭示。然後唱其祝辭經文。最可謂盛事也。若以為迂愚而笑之者。所謂邪說暴行。天下之亂民耳矣。所著文詩各千餘篇。左說私抄三卷。田舍話二卷。皆藏于家。評註東萊博議六卷。日本地理書三卷。既刻行于世。

善諷子曰。微笑先生笑笑揭示說者。以為天下之亂民宜矣。方今又有笑夫笑笑揭示說者。何其甚也。我

則更笑夫笑笑揭示說者。以為天下之賊也。又先生嘗批評拙著偉人佳人二傳。忽慨然嘆。忽驩然笑。其笑容今尚在目中矣。而其人不可起。噫。

三島中洲曰。余與微笑同鄉。為莫逆之交殆四十年。故門人屬余銘其墓。諾而未作。今讀此篇。細大兼舉。能盡其一生。如為余作好粉本。嗚々謝々。

小山春山曰。微笑先生天下不遇之人也。然把生涯不遇之事。付之於微笑。豈可不謂偉人乎。作者與先生交最深。故于此傳詳悉如此。

村山拙軒曰。傳近人詳悉備至。如狂々先生傳及

聚亭曰髙說洵然々僕曰有說故意為放浪耳幸見恕焉

此傳是也作者有意而存讀者察焉。

岡鹿門曰余在史館與朗盧同修地誌相得極親。朗盧為人慈良易直與人莫忤間交以滑稽不畀小官進以其道真和而不同者唯其来都下年已晩暮其於文章肆然自放文名減在備中之時此文悉其為人一々逼真唯論贊連用笑字殆不可句吾恐微笑先生得此文靦然微笑於地下也。

又曰閣下草偉人傳以不朽天下之偉人宜仿正史體而輙以狂々微笑居士類綽號草稿釆竊不悅。

岡田后得曰就微笑綽號寫其人精神是固私史躰也古作者往々有此類近時齋藤拙堂作忿却先生傳真類兒戲然亦絶妙。

又曰微笑先生在備中文名馳海内有小東坡之目曾漫游訪村上佛山適屬壬戌十月望佛山驚喜賦長句其中段曰久聞備有能文客行雲流水筆無跡無乃蘇子之後身奇矣忽然到我宅高風俊骨始得看紫石稜々射人寒迎君自欲傾家釀大杯大於赤壁船云々其推奬如此。

大條監物傳

后得曰天為仙藩生此好男子

大條監物者仙臺藩重臣也為人豪爽有氣節文政十年丁亥祗役江戸邸當是時藩主齋義年纔十二歳罹篤疾遂卒齊義本一關侯某子伊達齊宗養以為子將配其女而年幼未成婚也既卒以其繼嗣未定秘喪而幕府已知之一日閣老水野出羽守忠成召其重臣重臣等皆愕然曰繼嗣未定而公喪未發故必嚴責吾輩無状也重臣某恐懼出聞命忠成乃傳將軍旨諭曰聞陸奥守疾篤而無嫡子因幕府將降義子使配其室不獨其藩榮光幕府亦以廣庶族

洞齋曰慷慨作切至如何

后得曰義氣凜然誰得奪之

洞齋曰倫理之重如洪鈞大呂讀至此心目瀏然

可謂兩便矣子速歸奉恩旨其大悦歸邸語同僚同僚亦皆大悦無異議獨監物非之辯駁慷慨聲色倶厲同僚見其不可奪皆曰子宜登大城以答羽州監物乃登大城面羽州曰寡君雖疾篤未屬纊而迎義子而配之未為寡婦之夫人此紊大倫禽獸之道也雖上諭不可從也假令寡君不禄而即世配義子於義母是亦禽獸之道也於幕府及他藩為之於我敝藩則自古無此例禽獸之道寧可傚乎羽州勃然作色曰然則使幼弱主從事於幕府之命及藩治能無所礙滯乎監物從容曰先代政千代生不滿一歳而

后得曰辯証明確足雪服羽州

登山曰佐渡亦好男子

洞齋曰既立之傳何不具其生卒

嗣家伊達遠江守某田村右京大夫某等輔之而臣之祖考及同僚盡力事之奉幕府之命董日光廟之造營浚神田川之諸役皆能竣功毫無所礙滯也羽州不懌曰然乎足下不察台旨所在未如之何吾詳申之將軍乃退又顧而問曰予食祿幾何監物曰食一萬五千石而實食五千石爾監物歸邸同僚柴田佐渡等問曰答議何如監物縷々告實佐渡等嘆曰子能言人所難言眞國家之柱石也哉監物曰此等事在我輩易々耳何以為難若不能為國家抗論則生而無益也吾固誓若遭羽州之怒有害乎君家則屠腹於大城也佐渡泫然曰若至如此豈使足下獨死哉我輩亦死焉耳既而藩議使監物速歸仙臺蓋憚幕府也齊義喪後以同姓伊達長門之男齊邦為嗣因得血胤不絶監物之力也先是老臣某至江戸竊謁閣老某謀繼嗣事事粗就緒志遂則將獨擅威福云至是人皆感監物氣節惡老臣某不稱其姓名曰繼嗣謀私姦人而罵笑之某遂憖自辭職而屛居衆皆快之監物時年二十五闔藩稱為社稷臣

善諷子曰嗚呼仙藩有一監物而血胤以不絶氣節之士之不可無也如此況於　皇室式微之時乎昔

者和氣公嘗以氣節存　皇室方今　皇室龍興威震海外而淺學無識之徒不顧國體動唱洋說以紊亂君臣名分為國家之柱石者可不毅然以氣節維持之乎

小山春山曰烈矣哉監物年僅過弱冠而不為羽州勢焰所怵挫之乎一言之下所謂威武不能屈者眞不愧古之大臣吁偉矣

村山拙軒曰作者每於論贊三致意焉所以百讀不厭也

豐島洞齋曰寛文中仙臺變事有安藝宗重定其國今也又有若監物者侃々正議眼光如炬以照衆暗竟全倫理而存血統宗重之事齋藤竹堂已記之監物則子闇今傳之可以無遺憾矣

岡田后得曰大條監物三好監物皆立之傳其事其文並是千古矣

又曰仙臺寛文中變事世皆知之而大条監物折羽州之事近在文政中而人少知之者而善諷子傳之眞可謂闡幽矣獨惜仙臺文學不乏其人而未傳之何也吁

后得曰。為人子者宜如是

宮原君章傳

君章者。伊豫松山儒員宮原樂大第二子也。名煥。小字駒次郎。後改稱成太。號蒼雪。又號抱天。君章其字。幼喪父。哀毀過禮。既而其兄虎文謂君章曰。先君子道德文章。自足傳世。而其名未顯。其責實在我與子也。於是兄弟俱發憤讀書。誓期揚家聲。君章年未弱冠。負笈東遊江戶。入諸名流之門。孤貧無資。親執僕役。或筆耕以自給。刻苦勉勵。學大進。叔父有桐月者。袖君章近作十首。示之松崎慊堂。慊堂奇之。延置家塾。君章又遊碧海豐山諸老之門。亦皆見奇賞。終入

昌平黌。勤苦七年矣。嘉永己酉。筮仕安部侯。為儒臣。多所輔理。戊辰之變。挈家徙參之半原。無幾復還東京。先是君章與尾藤希大林長孺諸賢交善。請希大書閑健半仙舍五字。揭其絃誦之所。蓋取諸范石湖詩云。明治丙子二月。以疾没于麴坊貝坂僑居。年七十二。君章為人穎異。端正操履。高潔不苟同流俗。故經術文章。壓倒儕輩。而久窮于時。一貴人嘗勸君章冒他姓。君章憤然曰。某幼守先人遺誡。誓不為螟蛉子。惟日從事於經學文章耳。身之窮命也。縱令餓死于道路。決不冒他姓也。嘗與舊友秋塲桂園書曰。僕

后得曰。尋常事却足以諷世之無廉恥者

與足下不相見。既逾二紀矣。渴想何勝。只北向黯然耳。憶昔從足下借金二方。二銖購得圓活一部以備於几案。平居吟咏翻閱之間。未嘗不思足下之厚誼。獨奈何課業無暇。加之移居印旛。道路益遠。是以欲就謝而未果也。已不能就謝。又不能還原金。是重得罪於足下。於是決意謹修數行。以原金照數奉還足下。諒其心而略其禮幸甚。其臥病也。賦詩曰。昨日坊醫來問余。言是肺癰命須臾。余也聞之只粲如。余病得之有根株。天公與余一種愚。惟僻乖岸太崎嶇。千古奇憤滿其軀。一腔熱血與淚俱。此淚留為肺中珠

后得曰。慷慨悲壯

后得曰。酷肖放翁

一珠一淚付唾壺。得病三旬氣不枯。詩成擘案一大呼。死生小事何足吁。一去好入造化爐。願作煙霧繞鳳梧。朝陽一聲天下蘇。不然入海為天吳。漂盡西虜萬舳艫。兄虎文名炳。號弦堂。亦奇士。入昌平黌。事精里先生。學成。議藩學政。有力焉。於是兄弟俱有名聲。虎文先君章而没。君章為之墓表。極嗚咽痛惜之致。善諷子曰。君章雖餓死。不肯冒他姓。雖赤貧不敢忘舊債。古人有言曰。居視其所親。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其君章之謂歟。如病中詩。氣象卓犖亢。不可及。其所養可知也已。虎文之勵君章。詞氣甚壯烈。

有斯兄乃有斯弟故併傳之

重野成齋曰傳文結處顧篇首昆季並叙大有韻致論贊亦簡雅

木下梅里曰本之父兄以叙藹然之情揭病中詩以示卓犖之氣有此文而後此人始著

小山春山曰子闇著偉人傳蓋慨乎世而作也故藉馬以洩所蘊蓄未專在其人若此篇是耳然已題曰偉人則宜有所擇夫君章不冒他姓又還舊債常人少知義者所易爲未足以爲偉人子闇以爲何如

村山拙軒曰苟有事可傳者揮筆而傳焉予竊目君曰史俠呵々

豐島洞齋曰文雖佳其所傳則未悉卓也小山兄之說爲得焉

岡田后得曰不知其人則視其友尾藤水竹一代偉人也而君章與之交尤深嘗應其囑作水竹居記今又觀其展墓一律悲痛可想君章名不甚著然由是可知其爲偉人也已其後半曰今日何人過墓拜當時愛客恐樽空老来一掬絕絃淚滴遍荒阡宰木中

后得曰櫻老少時好事氣概可想

后得曰此二句櫻老一生本領後段皆從此生

加藤櫻老傳

加藤櫻老者舊水戶藩士佐藤政祥第一子出爲其外父笠間藩士加藤總藏養子名熙字某初稱隣後改有隣號栁陰櫻老其晚年所自號也幼而好儒道及音樂年十八藩士牧野某擢爲儒員命使學於水戶藩儒會澤恒藏又入桃埜守佐藤一齋門嘗論時事獨忌諱有司遂召還笠間櫻老又密與同志謀建輔導幼主抑制權臣之議有司忌嫉而錮之安政二年乙卯冬江戶地大震櫻老以主君某父政祥師恆藏皆在江戶也欲問其安否乞出府被允後屢遊江

戶會有櫻田坂下之事幕吏嫌疑復蟄笠間當此之時長州侯唱尊攘大義四方之志士爭集焉櫻老亦被聘乃投袂而起賦詩見懷有三尺秋霜一枝笛丈夫到處不離軀之句在長門者凡六年矣其間奔走四方盡力國事間關崎嶇決死者數矣遂遇王政復古之盛時歷官軍務官大學校教部省大教院安房神社湊川神社等宮司尤於學校教法用力今則致仕棲遲于東京礫川富坂上著衆教諭研究古樂始發明韶武及周南國風關雎遺音傳在我邦作韶武考周南關雎考其志太壯嘗與清國公使何如

后得曰樂其可知也

璋張斯桂等書招聽古樂。二公使聽而感賞不措。其書略曰粵明日午門音樂所。大合奏曲目概係拙老所注。而自午後一時奏五常樂序破急三節及鷄德曲。（鷄德景德也。以上四曲所謂大韶也。）此曲闋乃奏振鉾太平樂等數樂（所謂大武是也。）二曲闋乃奏平調越天樂（所謂二南關雎遺曲。）聞樂知德。實在此一舉。如此大合樂要伶工五六十人之多。乃為大使諸賢公。周旋施設。傍設觀場。奉邀以後。大使尊官率有志諸賢。命駕臨觀。固所企望。此會與齊人女樂俳優之雜進者。非同日之論也。凡古樂之存於敝邦。果然乎否乎。一顧足以徵。又存群聖聲容

於千歲之下。幸有此雅樂。已何。則樂律。可以接聖人之聲欬舞容。可以觀聖人之容止矣。其雅其俗其正其鄭。一顧可以辨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是也。苟有志于古者。豈得不顧哉。昔孔子學樂師襄。尚未得其數。已得其數。尚未得其志。已得其志而後初見其人。師襄歎曰。實聖人也。知音之難如此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奚為於丘之門。亦告冉求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言及南風操曰。虞帝弗可及。又云。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身乎。冉求以告子路。大愳自悔。靜思不食。

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大賢之所以為大賢。於是乎在矣。以子路之賢。靜思至骨立。一鼓瑟之難。亦如此矣。聖賢之盡心雅樂如此。何哉。聖賢以此修身成德。後人以此損性誤身。何其相反之甚。齊人送女樂。三日不朝。孔子去。歌曰。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兮。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噫鄭聲女樂可以走聖人。而後之好鄭聲女樂者。比々皆季桓氏之徒也。若俗士尚可恕。諸苟讀聖人書者。好聖人之所惡。樂聖人之所憂。謂之何哉。是音樂所以有鄭雅之別也。熙夙好古樂。非敢玩之也。熙

家傳孔聖像。（傳云聖見顏頭所畫。）謂天下之珍。不可以為私寶不建聖廟以與衆庶同祭則不可。亦謂建營聖廟而奉祀焉。不講其道。則是何異于山僧野衲賽觀音大士等乎。乃講聖經久矣。聖經所重在德教。德教之本在雅樂。雅樂之本在聲律矣。然謂唐虞三代之後。禮樂既久崩壞。無如之何。乃附之浩歎。時落主源烈公。及牧野靖德公等。大好古樂。乃從而習之。又歎曰。是隋唐俗曲已。若韶武則不可再聞而已。又聞五常樂。是大武之遺。景德是大韶之遺。乃大喜勉強習之。未能得其數也。今茲七秩。初知五常樂決非武之音。振

洞齋曰僕亦同此感

又曰餘響飄緲一部

錚太平樂之果為武舞焉又嘗謂平調越太樂之與于他曲決非西漢已下之曲必是三代遺音令也又知為關雎之亂自有宴饗和樂之趣矣嗚呼樂理精妙難曉如是矣豈得與尋常俗儒同論乎大使諸賢以英明之資浩博之學辱在敝邦不以熙之不肖幸辱知遇豈可不叩端以盡之哉乃所以祈明日之工顧也狂顧臨觀大增光於斯道何幸及之明治十四年辛巳櫻老年七十有一開壽筵于柳橋萬八樓貴紳學士會者數百人余亦與焉乃賦長句以貽之曰

神州正氣生佳木爛漫著花三月天芳山一種尤堪

賞曾護行官五十年櫻老先生尊王士以櫻自擬豈偶然正氣滿腹排邪教著書等身筆如椽文彩爛漫如櫻發既和香山耳順篇老健不見蹉跎態劉禹錫和樂天耳順吟云吟君新什慰蹉跎且指同登耳順科今夏又開古稀筵吾門先生文久初尊攘曾試祖生鞭當時長門浪士隊時人尤推先生賢我亦當年唱尊攘畏途間關幾踣顛萬死一生脫虎口錢心石腸節愈堅曲突移薪無恩澤焦頭爛額食萬錢我與先生同此感好倒芳樽作醉眠醉眠餘々遊華胥不須憂々百慮前有時慨然修私史誅姦賞善潛夫權惟羨先生奏古樂餘響飄緲沖

押韻傳紀

雲煙齡到古稀蓋由此流調血脉百痾痊古貌古心樂古道先生行蹟皆可傳偉人傳裡應編入美名與櫻競芳妍是日櫻老自奏古樂清音飄緲真如神仙會衆皆盡驩散櫻老嘗建學神社孔聖廟及舞樂殿於富坂上號礫川神社壬午一月乞衆庶詣拜得官許舊長州侯毛利某嘉賞此舉而贈金一千圓以助之云

善諷子曰櫻老白髮皤然望之如神仙而其健如少壯不厭寒暑風雨時々躡屐訪余於俎橋青天白日櫻談學事矣何其從事於斯道之厚也聞今其子復

繼水戶宗家佐藤氏二男淳風為三春郡長家道隆興傳曰積善家有餘慶櫻老其庶幾焉乎

小山春山曰櫻老以復興古樂為己任不顧世之嗤識不憂身之窮餓意有所自得而樂於心者歟

豊島洞齋曰余嘗抵於成齋重野君坐有一老人蒼顏華髮風度古樸問之則櫻老叟也然未深相知今及讀此傳始悉其為人其慷慨盡力於國事尚古道興古樂真爲偉人余欲待他日更訪問受益也

村山拙軒曰忽武忽文應變有略今也以行古道

后得曰起法學陳涉世家

復古樂為任砣々不已其老而益壯尤可敬也岡田后得曰櫻老不栽櫻花而栽梅花千樹吟咏于其下題詩曰脫却風塵與世違白頭七十又何為卜居千樹梅園裡待見春来花發時又曰千樹梅園々裡人一家絃誦出風塵芬芳擁屋花將發春日街頭又遇春可謂清福極矣其愛櫻花之意則善諷子七古盡矣亦可謂足矣

高橋重健多田立德傳

高橋重健者舊出石藩士也稱甲太郎號確堂多田立德者亦同藩士也稱彌太郎號海庵二人並忠鯁嘉永中老臣堀癸山及其子新九郎執國政以藩主仙石讚岐守久敏在江戶邸且無嫡子也將欲養他家子以為嗣己專權當此之時久敏有庶子在藩士麻見義脩家稱土岐銳雄名政固頗聰明癸山等忌之宣言暗愚不足為嗣久敏信之重健立德聞之慨然曰今而不訴恐復蹈仙石左京之覆轍左京者往昔誅姦老臣也乃連署上書且使立德赴江戶乞責

洞齋曰照應

其專橫以斬之於藩主親族中川修理太夫修理太夫以告久敏久敏大驚急遣人出石詰責癸山父子癸山父子大怒曰主公信狂人之言何也乃巧文其非作答書遂掩蔽之下重健獄幽因立德小室二人不見天日者九年矣文久二年久敏歸出石召見銳雄初知其聰明當此之時癸山父子益弄威福闔藩憤怒至是癸山父子姦謀悉覺久敏乃以銳雄為嗣釋重健立德賞其忠鯁命癸山父子屠腹將擢重健立德參國政二人恐姦黨忌嫉固辭之文久三年癸亥秋八月三條西公使人召重健立德先是重健策

攘夷因鵜飼某上水戶烈公立德策蝦夷開拓因同藩士中條右京上朝貴是以二人名聲聞公卿間至此二人遂赴京師途逢中條右京右京曰我朝貴密使也三條公以下六卿奉敕入長門二人乃兼行抵浪華追及遂扈從馬當此之時澤公宣嘉舉兵于但馬銀山二人從之立德度事之不成說衆曰今幕府勢威猶盛請復走長州以俟時南八郎等弗聽曰鼠賊何能為可一戰以破也遂帥兵軍于銀山下山口村立德私料今軍破則禍必及澤公不若解本營而脫然說衆衆必不肯乃說重健及一二同志曰事急

后得曰英雄末路可憫然其不落賊手而死可敬可欽

諸君宜護澤公遁長州同志潛開後門而脫去衆未之知也軍議喧豗一士欲取決於公詣公居開戶則闃無人衆大愕告之四方軍營南八郎在山口軍聞之憤怒曰本營已先散我衛賊兵復何益欲走而謀再擧四方皆敵與其死賊手寧自殺乃割腹而死衆謂此敗重健立德二人所誤宜斬立德以徇或解諭而事纔止立德乃與吉井義之狷定福田元良等走京師僑居以隱焉而幕吏探偵嚴甚立德乃將歸鄉里過城崎郡温泉投寄宮驛豐休樓人有告之其藩者藩遣捕手收之載檻輿以去至國界淺間阪嶺而

后得曰想見其苦戰

斬之時年三十九檢其尸身被七十餘創矣重健既護澤公遁長州常充斥候三爲銃丸所中創淺皆愈後創再發遂死實慶應三年丁卯春二月三日也年四十有四狀貌高顴長身性嗜酒雄辯壓人澤公聞其死痛悼賜書弁祭資若干以賞其忠鯁立德性豪放有奇骨亦嗜酒嘗將之長崎與賴三樹等飲于一酒店慷慨悲歌諸友贐新衣乃著之投舊衣於酒店而去既至長崎研究砲術頗有所得佐賀老侯聞其名聘而寵遇之既而歸鄉演技于城外和田山下觀者皆叫妙笑山素自負砲術以是最忌立德其罹禍

中洲曰落新投舊不敘

后得曰史公敘瑣事有如是者

蓋有由云立德重健初並東游學於昌平黌善文詩立德因中詩曰總將榮辱附蒼天正氣從來元浩然幽室多年無一事滿窓霜月伴閑眠重健獄中詩曰絏縲重逢歲建寅閑心定省負慈親雪融溪畔梅應好風冷窓前柳未新驚骨鷄形纔過臘萊衣蓬髮又迎春家園定酌屠蘇酒說著吾儂幾苦辛所著有太平論海防策闢蝦夷策礮術書但馬國新圖地球新圖確堂詩稿等皆散軼不完立德所著皆亡不傳

善諷子曰重健立德始遭主家之難拮据匡救幽囚九年事遂成矣既而又爲　皇室奔走謀事百敗不

后得曰不没久保生採擇史料之勞有情有色

屈遂以身殉之其忠鯁之風可想見也昨冬久保雅友蹤雪抵銀山獲殉難諸士軼事而來請余立之傳乃擬其軼事傳之如此雅友攝津人爲人慷慨好義善文詩有奇氣亦可傳也

三島中洲曰兩士義擧離合錯綜以爲一傳又置附傳於論贊中皆得史公結構

小山春山曰余讀之而始知出石有此二士若微斯著則使忠義之士湮滅乎不傳矣文章之裨益於世道洵不淺鮮也

村山拙軒曰一藩必有可傳人與可傳事善諷子

能網羅而傳之。可謂大史筆。

豐島洞齋曰。文尚敘事。々々之要在史傳。是遷史所以為萬世之史祖也。聚亭兄文最長敘事。續々所以有此著也。如二士之事蹟。埋晦人不多知者。抉摘立之傳。以能發揚之。可謂遷史之流亞也。

岡田后得曰。二子忠鯁事已成。又履艱險。遂殉國事。其志氣剛強。不讓古忠義士。而無善諷子立之傳。殆歸堙滅。私史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根岸久勝傳

后得曰居然賢令公

久勝幼字伊勢松。通稱治兵衛。後稱太郎兵衛。又更九郎平。號年雄。安房國平郡那古村人。鈴木長兵衛第二子。同國安房郡八幡村正根岸周德者。養以配其女加能子。久勝幼而穎敏。受讀書習字算術。其師不煩。皆善通之。既長為里正。言行正直。處公事尤謹嚴。土人推為四十一村組合大總代名職。而公私事務無滯碍。衆皆服之。弘化乙巳。米艦突入浦賀。幕府命諸藩備之。房總屬忍藩松平下總守所警衛。乃築本營于安房北條。備軍艦巨礮於海口。鼓螺轟然。將有不測

又曰當時情景宛然在目

之變。人心洶々。久勝乃日夜奔走。督役夫辨事。藩賞其功。許佩雙刀穿戰袍。嘉永末。其地為岡山藩松平内藏守管轄。嚴戒沿海防禦。久勝又勤勞其事。隊長岸某親授禮服賞之。先是幕府將嚴戒沿海防禦。下命使里正製郡邑封境山海里程圖以獻。久勝與二三同僚日夜從事。速製以上。有司賞得其躰。又嘗當春晚夏初。有司多課夫役。久勝以其害農事。上言曰。使民以時。聖言可守也。請姑緩之。以俟農隙。有司允之。八幡村有神祠。曰鶴谷神宮。係養老二年創建。自鎌倉覇府以至里見氏之盛。皆獻土壤以尊崇之。至德川

氏。亦獻土田若干。再修宮殿。實為房州大社。安政末。適又有宮殿重修之舉。土人推久勝為土工奉行。久勝與有司議經營。頗力。百工子來。至文久三年乃落成。結構偉麗。肅々翼々。遷宮之儀畢。有賞賜。明治十三年。享齡七十有九以歿。久勝為人慈仁。御家節儉。接人寬恕。嘗村里有賣田者。久勝買之曰。子其勉哉。後得金。可使復以原價買還也。凡賣田於人。俗稱之永讓。先立證人。定價用沽券。告之村吏。而後改書名姓。其情頗可憫。後地價騰貴。殆倍原價。賣主來乞買還。久勝欣然曰。子能努力買復田產。乃以原價賣之。

后得曰仁慈如菩薩

又曰盲史贊法

聞者皆稱其仁厚長者云。

善諷子曰。余少時遊房陽。與久勝子定宜。為詩酒文。其人正直篤厚。頗類乃父。今為戶長。兼學務。孫卯之吉學於余。亦可見也。於戲。久勝之正直仁厚。固當為神人所佑。宜矣。其子孫之多福也。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其久勝之謂乎。

小山春山曰。久勝田舍兒之可最愛者。然世間此種人亦多。特賴子闇椽筆而傳者。為幸焉耳。

村山拙軒曰。忠臣烈士之後。承以寬厚長者。是亦子闇編輯之微意也。而其人可傳。不俟論。

豐島洞齋曰。久勝未深通乎學。尠然不過一村吏。而資性正直純厚。能奉上執務。著々有成功。亦不失為偉人。宜矣。為善諷子所取。

岡田后得曰。方今縣令。往々失民望。甚則為其所告訴。何哉。使久勝在今。真足為令于一縣矣

又曰。久勝令息定宜。建碑於鶴谷神宮前。以表其重修功。可謂善繼父志者矣。又航海來東京。必先訪善諷子於狙橋。其厚誼可想

后得曰。薩士勇敢可想

洞齋曰。簡潔能寫情

后得曰同見將來慾敝之者通

又曰所以為黨在此

大山綱良傳

大山綱良。初稱格之助。為舊鹿兒島藩童坊。性剛毅雄邁。善擊劍。遂捨茶道。蓄髮為武人。文久二年。島藩侯父島津久光上京師。當此之時。有馬某（稱新七）橋口某（稱壯介）柴山某（稱愛次郎）等在浪華。與平野國臣謀。唱尊攘說。將因薩藩成事。久光憂其過激暴舉。遣綱良及奈良原某等（稱喜左衛門）說諭而止其入京。有馬某等固執弗聽。綱良怒。與奈良原等擊斬有馬某等數人。事乃解。戊辰官軍之入奥羽也。綱良為之參謀。會仙臺使者來秋田。說曰。宜歸總督九条公於京師。驅逐薩

長兵士。綱良聞之大怒。斬其使十人。以梟軍門。於是秋田闔藩肅然。不與賊。當此之時。官軍孤懸。庄內賊兵來襲。綱良督寡兵禦之。危甚。既而薩長大軍皆至。綱良欣然曰。鄉賊在近。我無患矣。後凱旋　朝廷賞其功。賜祿八百石。當廢藩置縣之時。為鹿兒島縣參事。遂進為縣令。明治八年上京。會地方官會議。建議曰。民會未可開。若開之。則人民蔑視政府。遂成共和政治之惡弊。識者以為卓見。綱良平素與西鄉隆盛最親善。當隆盛之建私學校。綱良佐之。舉別府新助邊見十郎太等為區長。勸誘都城士族。而入學校。綱

又曰綱良愛國之情溢乎楮表

又曰度作回如何

又曰武國中有武村多出武人宜哉

后得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善諷子之謂也

曰下脫一字

良嘗巡縣。諸令泉大集會士族張盛宴朗吟國詩曰。諸登毛爾盡志盡志天守羅那無薩摩縣乃有無限李波因引滿大杯睥睨座中曰諸君勗之。不撓從前之勇氣能體認私學校之訓意。余竊思到底一度不可不斫而出也。想武之老爺亦必與余同其見也。座中皆曰唯々。武之老爺者隆盛也。隆盛時在武村故云。隆盛之舉兵綱良佐之。以官金十五萬圓餘供其費。敕使柳原前光抵鹿兒島拉綱良至神戸。褫其官位護送之東京。鞫訊。又送之九州臨時裁判所鞫訊。遂論處斬。實明治十年九月三十日也。時年五十有二。

善諷子曰綱良之武勇卓見而終悞乎大義可不重惜乎。彼其痛憤乎世弊激怒於時病而悍然倒行逆施乎。悲夫。

小山春山曰讀感愴。不縷叙綱良平生乃見作者苦心處。

豐島洞齋曰。綱良所見明於維新之前而暗於維新之後成於前而敗於後。蓋所施負其所志勇傑之氣欝勃不能遣焉。遂至誤大義。江藤桐野等亦此類而已。作者於此篇費思尤深矣。

村山拙軒曰。悲壯淋漓鬼氣襲人。

岡田后得曰。讀此等傳不勝狡兎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之感。亦見作者叙事之妙。

又曰。此傳原稿識者以爲卓見下有叙事一段曰。當金祿公債證書之制發也綱良上京陳其士族論議之嗷々。遂得聽其特處之。故時人稱鹿兒島謂治外之域云。豐島洞齋君圈且評之曰。見綱良有幹事材而重野成齋君曰。此一段刪去似可。若存此則當述其事大略。其事係田租題目恐二三語不能盡。是爲洵然。故善諷子割愛然以余見之。

此語雖欠明詳。然亦足以見當時鹿兒島事情。故姑筆存于斯。

又曰。原稿有綱良精乎擊劍拔刀斬檐溜及檐溜不再下刀已入室云々數語後皆刪去。

小倉處平傳

小倉處平者。日向飫肥人也。賦性狷介。臨事果鋭。少嗜武事。尤善槍術。弱冠遊江戸。從事文學。々成歸鄕。戊辰之變。奉藩主命。奔走京攝之間。有功。既而至東京。入南校。無幾擢爲大學權大丞。既而官遊英國。同時留學英國者數十人。而其學莫出處平右者。居可一年歸。朝當此之時。參議西鄕隆盛江藤新平等上征韓議。不允。皆辭職而歸國。處平亦持征韓論。快快歸鄕。陰蓄兵器。講武事。既而新平起兵敗走至飫肥投處平所。處平周旋甚力。潛雇輕舸。逃之於土佐。

后得曰。與西鄕氏對說。徹頭徹尾。

及新平被逮就刑。處平亦坐處禁錮。期滿放免。復至東京。仕大藏省。食七等俸。常快々不樂。聞西鄕隆盛起兵。乃欣然曰。成吾志在此時。棄官而歸。遂至鹿兒島。說隆盛等曰。我以日向兵衝豐後。官軍必顧而敗。隆盛等不從。而止之。乞援兵。處平不肯。將上京。有別所謀。既而肥後戰。正酣。交友多死。處平義不忍傍觀。歸飫肥。帥兵出豐後。屢與官軍戰。連戰不利。終被創傷。退于延岡。而療創。聞隆盛軍亦連不利。快快不甘。寢食。一日從容執刀割腹而死。實明治十年八月某日也。處平居常慷慨憂。皇威之不振。而外夷之猖獗。嘆貴官之驕奢。而樸忠之不庸。其志與西鄕隆盛前原一誠等善合。是以其里人稱曰飫肥西鄕氏云。

符曰。切時病。

善諷子曰。處平之快々憂時世也宜矣。而遂黨賊。彼豈不辨大義名分者哉。甚矣。快々之善悞身也。惜哉。

重野成齋曰。以快々二字爲字眼。見其巧心。然格調微覺卑。

小山春山曰。天下快々之徒多。處平之事無復足傳矣。但作者立傳之意。自有在焉。讀論贊則見其雋永。

村山拙軒曰。事固不足傳。而作者寓勸戒。或寄感慨。亦傳之一躰也。是編往々有此種文字。

余聞之川口濯父曰。處平長經濟。其在藩也。造大舩。載其產物。輸之長崎貿易。以其贏利爲教育諸生之資。其官大學也。建議擇洋學生徒。分正則變則之議。見允。其官遊英國。日詣其租稅寮。視察其事務。歸朝後爲大藏省。譯英國租稅年報書。其譯意以出乎目擊。頗精確云。此三事本傳不載。故附記于此。明治十五年壬午秋仲善諷子自識。

向溝八左衛門傳

元祿間游俠有向溝八左衛門者。其黨尤衆。往々暴戾恣睢。違犯禁網。幕吏中山勘解由將捜索而捕之。適有與八左同姓名者。捕手縛之至。而眞俠則伏匿不獲也。同姓名者已下獄。八左聞之嘆曰。以吾之故。無罪者受刑。則我將何面目以立天下乎。乃自詣曰。官所物色之俠客向溝八左衛門即我也。宜速處我於罪。吾聞與我同姓名者久在獄。我恐其無罪而處刑也。故我來首告。請速釋彼同姓名者。聞之高其義。曰。我即官所物色之向溝八左衛門也。速處我於刑。互爭不決。勘解由亦大高二人之義。而兩釋之曰。汝之罪固王法之所不赦。然我感汝義。故特釋之。必自漸慎。勿再犯法憲。

后得曰。表彰良心感發

后得曰。義氣凜然

善諷子曰。與八左同姓名者。亦有俠骨。故自死脫人。勘解由亦有俠骨。故兩釋之。若夫臨難苟免。或嫁禍於人者。聞此三人之事。或應愧死焉。嗚乎俠客之俠。亦有所可取哉。

海南曰。未可謂義俠

村山拙軒曰。元祿間。任俠風盛。其暴厲恣睢。固名教之所不容也。然其視死如歸。或為人報仇。為人所不能為。勇往直前。氣象亦有足多者。較之骫骳孱弱奄々無氣息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又曰。中山勘解由亦帶十分俠氣。三俠相逢。為新一段佳話。善諷子振筆傳之。亦俠哉。

小山春山曰。八左不足列偉人傳。但較今趨利避難之徒。比々皆是。故作者假之以警世耳。亦史遷傳遊俠之意也。

岡田后得曰。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余於八左乎見之。彼其平日所為。恣睢暴戾。而今如是。是其秉彝良心之發見也。

細井廣澤傳

廣澤名知慎。細井氏。江戶人。為人貞慎。有文學。善書及畫。兼通算術及水利學。著書論算法。嘗為一諸侯開墾其草萊。獲良田若干頃。初學書於北村雪山。雪山赤貧。而日與筆研相忘。喜怒憂悲。凡心之所感。一發諸書。廣澤慕其為人。亦有得于心。其書大進。最慎乎筆法。書名終噪海內。如弟子關思恭輩。亦傳其法。為世所重。余與思恭四世孫思敬善。其人亦貞慎文學。書法其尚類也。廣澤既通文學諸藝。非尋常書家。是以士君子喜與之交。赤穗遺臣大高源吾武林唯

毅堂曰。因名立業。亦是一法

后得曰。小張旭

又曰。樗人思恭四世孫大有生色

海南曰記得亦淋漓
又曰眞箇慎重

七等最親善方其復主讐也投簡告之廣澤家近吉
良氏邸廣澤夜詐告家人他行出門潜上屋伏瞰四
十七士襲吉良氏邸事畢乃復潜還室獨坐不寐既
而有叩門者即大高武林二子也欣然告復讐状源
吾把副刀室所揷小刀貽之唯七則脫蔽手一雙貽
之血淋漓曰以識死別廣澤記其事藏之函中終身
不語人廣澤歿後其子凢皐開函初知之其慎重如
此

善諷子曰廣澤之不語義士之事何其慎也眞可謂
不負其名矣此義士之所以告而不疑也歟

藤野海南曰廣澤書大字筆力遒邁然儒者猶視
為俗書而其人果有此畸蹟歟

元田南豐曰廣澤書名高天下加以博學多聞蔚
為詞宗而子閤作傳唯取其慎而已在昔劉玄德
以孔明謹慎故托國而不疑慎之德大矣哉

村山拙軒曰廣澤為人就赤穗義人一事已足概
其平生書法之妙亦出緒餘豈技云乎哉

小山春山曰建櫜以来以書鳴于江戸者廣澤為
之始一時學者爭相摹倣經數十年而有源東江
稍變之然未及其廣其後卷菱湖出焉大變書風

后得曰善析善喩
南豐曰妙處固在乎

學者莫不依其法夫書雖技藝鼓舞一世非豪傑
之士則不能至于此近今文藝丕闡善書畫者不
暇僂指然誰能海内靡然從之若三子者耶

岡田后得曰廣澤東江菱湖輩猶能以書法風靡
一世而吾儒抱經世大道不能風靡一世異說邪
行年與月熾煽動蚩々之民溺没其秉彝之心而
抱忿雎犯上之志何上無高其人也嗚呼一介士
雖抱經世大道居非其位欲風靡一世得乎是宋
玉所謂其曲彌高其和者彌寡者也奚恠焉

千代傳

千代者加賀松任人也幼好文雅能諧歌及畫初欲
學諧歌不得良師美濃有盧元坊者有能諧歌聲千
代欲往學之未果適盧元行脚至加賀千代乃就逆
旅請教盧元疲困既就寢千代强請見盧元乃延之
枕頭使咏郭公千代輙咏一首盧元以為不可卻之
如此者再三千代營度甚苦盧元既眠千代覗其覺
又示一首復以為不可既而天明千代大息口占曰
郭公郭公登天明爾氣李盧元乃拊掌嘆稱曰名句
名句諧歌當如是汝慎勿忘此妙境必成名于天下

實境然焉亦不可不擇辭亦不可不修

於是千代大悟虛構之無益于歌道而妙處之在乎實境其技日進嘗早起觀牽牛花引蔓纏井綆不忍傷之輟汲曰朝顏爾津留邊取禮天毛羅比水其時膾炙人口年二十五喪夫悲哀不已曰起天見津寐天見津加也乃比呂佐哉乃剃髮爲尼號素園有男嗣家千代爲人風流而婉貞學画越後人吳俊明頗有氣韻而不失女流之體守節終于家歌集數卷行于世

善諷子曰善矣哉千代女之請敎於盧元也盧元再三折之而千代志益篤遂悟歌道之妙境今夫諸生之問道也其篤志能有如千代者乎苟有之矣則必成名于天下不使女子擅美也

序得曰游情書生頂門一針

重野成齋曰昔者西行聞俊成奉勅撰歌集持其所詠往謁俊成卻其歌西行辭去露立庭上適月明西行即得歎計登天月耶波物遠思波須留之什衝口作吟俊成稱妙呼還收其什於撰集事頗與千代相似

元田南豐曰千代不獨文藻擅世而品行修潔爲閨媛之師表其人亦自可傳

小山春山曰千代尼逸事可傳者甚多今篇中所載世皆知之子聞何不廣異聞也

村山拙軒曰千代始約婚有歌云志婦加路加知羅祢登柿迺初知幾利又哭兒云蜻蜓津利今日波登古麻天伊武多家羅共膾炙人口者故附記

豐島洞齋曰千代之事世皆所諳知而今子聞立之傳者其意不獨在於千代而在誡世之書生學聖人之大道其志不厚却有恥於學小技婦人者噫作者爲世憂深矣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卷之下終

近世偉人傳書後

聰衣亭曰裕兄今年十四年五閱月己弄筆墨作文詩裒然不負爲我家兒乎勉旃々々

家嚴作偉人傳裕反覆讀之只覺古人偉行卓節不可及耳矣然以爲不可及而不企及乃是終身竟不及也何熟讀反覆之爲讀畢慨然久之

壬午秋仲　男　重　裕謹題

又曰乃兄靜馬爲人篤厚沈毅長于講說弟登茂則長乎文詩並非游情書生比

夜深雨甚一燈熒々百憂交集不能就睡偶繙案頭偉人傳二三編而讀之文字雄快有風起雲飛山崩海立之概因連引太白呼快者三遂援筆書其後于時遠鐘報四更

明治十五稔九月　尾張　伊藤登茂謹題

蒲生重章子闇携所著書曰近世偉人傳五編來謁予讀之皆德川氏以來忠孝節義之士

居多嗚乎扶植人倫厥功甚偉子闇可謂知要矣光緒八年九月

遵義黎庶昌

自題近世偉人傳後

余著近世偉人傳十卷。海内豪傑爭讀之。往々寄書求交。既已獲數十人矣。而其尤奇者西滸生也。生去年賦七律一首。見郵送。而不署姓名。不可知其為何人。余刻之偉人傳第五編。以待焉。今茲壬午冬十一月某日。有客投刺。署曰森田文藏。刺背題詩曰。偉人傳裏白囊子。未接色言心久傾。翰墨因縁君記否。當年西滸大狂生。余見而大奇之。遂以訂交。昔揚子雲著書。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嗚乎余之不肖。而受海内豪傑之知如此。亦何多幸也。乃和韻曰。一笑吾書傳海内。有人翻閲賞心傾。百年何待子雲出。奇士已逢西滸生。遂書以置於第六編卷尾。

小山春山曰。閉戸著書。而天下豪傑來求交。子闇實偉人哉。而西滸生飄逸澹蕩。亦是偉人傳中之人。

壬午小春拜觀。

岡田后得曰。柳子云。揚雄没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是古今之通慨。而今讀高作。有感。

貴古輕今是俗情。知音真箇寸心傾。蓬々人購三千部。未必振興關死生。（自注轉句用其自題詩句。）

褧亭曰森山生為人溫厚好學惜乎今春病肺歿年纔十八九去年贈跋三首皆可觀今先錄其一餘載後篇

又曰溫美然修文郎之言不忍弃

褧亭曰久保生為人沈毅學問不厭尤長乎詩然文亦時有傑構

又曰功業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跋 以下係受業生作

歐陽公作桑懌傳曰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恠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余讀絅亭先生偉人傳知其洵然是編所載偉烈奇節誠有不讓史遷所書者而先生亦善摸寫得史遷風神使讀者想見其人如無用兄弟三人合傳敘事秩然風神躍如不多讓桑懌傳何其妙哉若使歐公讀之亦必激賞不措也必矣

明治十四年　越後　森山勝謹題

功業之轟々烈々文章之炳々烺々共存乎天地間傳於萬世後而二者未易遽軒輕也且夫功業由乎遭遇而成者也故有僥倖文章由乎學識而成者也故無僥倖然世或云功業重而文章輕彼取彫蟲篆刻無痛痒於世道人心者以為文其輕之也亦宜抑文章不朽者載道而已矣是以自古能成大功業而不僥倖者未嘗不讀書也非徒讀書也學道耳若我絅亭先生所著偉人傳豈非所謂載道之文章歟然

文章輕重論得確乎不抜

又曰柘生妙齡學於余已二年詩文並可觀不怠行入作家之域

褧亭曰今村生文才頴敏月作數十篇學歐公三多後必成名家可賞可愛

則欲立功業者武人俗吏亦不可不讀也嗚乎誰謂之輕於功業乎今六編刻成聊書鄙見以質於世之卓識

攝西　久保雅友謹題

可言而不可行則不如不言也可讀而不可用則不如不讀也此編皆藉近世偉人之行蹟以諷諭時弊辨明國躰其議論確實文章雅訓要之不外於明倫理也自非忠國愛君之深安能若是故喜讀之者亦必忠愛之士也為子弟者善讀之亦可以無冠履倒置順逆誤認之過其裨益世道人心豈淺鮮乎哉豈復用彼壇上喋々之贅辯乎哉嗚乎天下之士善讀而善用者誰歟善言而善行者誰歟

壬午古仲秋　越前　柘植淺五謹題

我褧亭夫子禀雄偉之資懷曠世之學夙憂世道日下名教墜地著近世偉人傳而公諸世使吾輩後學知忠孝節義之可重其為惠豈特吾輩後學而已哉抑亦可謂之維持世教於千載矣嗚呼夫子此著非天性才識超越于凡羣而佐以學術之深邃烏能得陸續作如此雄奇之篇乎哉信矣不具才學識三長不能作史也頃六編剞劂已成命跋于芳々也雖不敏烏乎默遂敢

跋。

東京　今村芳之介謹題

又曰有志如此。學之成可期。勿怠々々

余賦性怯懦。不敢希古賢哲。恒病志氣之不奮焉。一日讀聚亭先生偉人傳。大激發志氣。私謂古賢哲可及。何難企之有。人但病志之不立耳。乃卜壬午春某月日。執贄于先生之門。講讀數月。則更覺志氣之奮進。嗚乎余親炙先生。僅々數月而已。而怯懦之性變為激昂。得益如此。其為賜也大矣。今偉人傳六編刻成。聊書此以奉答先生薰陶之懇篤。且以告世之與余同病者云。

壬午夏　和泉　三宅源太謹題

聚亭曰松原生操履謹勅。尤長講經詩文。亦可觀。所謂錦中錦者

忠臣義士之裨益乎世道人心。豈唯其生時而已。千載之下。猶凜々有生氣。使後之聞其風者有所奮然興起。而況叙其容貌事蹟。如親見其人乎。是此編所以大裨益乎世道人心也。

備中　松原　機謹題

又曰石生沈著確實。蓋介于石者。不拘於時。釆問斯道於余

余謂方今天下無著書矣。非無著書也。浮華鄙陋。無關世教。與無著書同也。我師聚亭蒲生先生。清曠絶俗。卓然睥睨一世。居常慨世道之頽潰。乃傳忠孝節義之士。以諷曉時蒙。垂之不朽。其文簡老樸實。絶無浮華鄙陋之病。其裨益世教也大矣。嗚乎先生是編古人所謂三長三不朽者存焉。可不謂有物之書矣乎。

武藏　石田道三郎謹題

又曰鈴氏子始學於田翠嵓。翠嵓今之學余。義奇其才也。勉旃勉旃

人性本善。見忠孝義烈之事蹟。則必欽慕。今先生叙忠孝義烈事蹟。使人如親見之。其欽慕殊深。此可以醫世兒懦慢之病也。則與鄙叟唱性善説以拯世之意何異。嗚乎先生著書之功亦大矣哉。

甲斐　鈴木萬太謹題

又曰悦也亦有才。不負才而苦學。則異日必成偉器

余聞陸象山講論語。聽者雖隆冬必汗下。毎讀先生此編。慙汗浹于背。嗚乎先生史筆亦似象山之講經矣。然則後進讀此編。乃與聽象山之講經同。其得益果何如哉。

甲斐　鈴木悦二謹題

聚亭曰横山生嗜詩如命。故工妙超絶等輩

欲挽頽瀾提道綱。先生有此大文章。陰姦膽落春秋法。義烈魂留日月光。快論縦横捲風雨。清操凜冽挾氷霜。一團正氣存天地。鏗鏘射人萬丈長。

壬午黄梅節。　土佐　横山又吉謹題

又曰藤生歸家山。時時寄書。訊問起居。其人篤厚可愛

獨嘆分離睽彼砠。遥思夫子狙撝居。歳成狂簡少愚士。傳得偉人多美譽。嘗蹈程門三尺雪。欲探便腹萬篇書。寒郷千里向誰問。杜宇愁聽雨霽初。

壬午初夏。　仙臺　佐藤因孝謹題

又曰今照

史業武功輕重侔。馬班衛霍各千秋。君看靖國祠頭

二字妙。依依有情。

又曰。神保生筆鋒不如古辭。然亦鋭異殊[illegible]

又曰。二十年前余游寓富田生家。厚[illegible]久不[illegible]。而生既歸道山。痛悼何堪。今錄其來訪見似詩以自遣焉。

又曰。根岸二生温厚。絕無惡習。生之風詩亦如其人。

又曰。文平長於文。詩非所長。然亦可觀。

又曰。春平自操[illegible]役。而學爲[illegible]。可稱也。

月分照青天白日樓。　攝西　久保雅友謹題

論高自帶貴生風。慷慨淋漓氣吐虹。血淚潛々無處灑。六書特筆弔英雄。

一枝椽筆挈人綱。光焰驚看萬丈長。史論絕高辭絕妙。居然經國大文章。　下毛　神保修成謹題

蕭然行李走天涯。憶昔先生過我家。今日都門來騎看。滿樓新著滿園花。（自注。先生著偉人佳人二傳。）　甲斐　富田[illegible]實謹題

燈火秋窓剔玉蟲。唔咿朗々四更風。誰知一部偉人傳。良友名師在此中。　武藏　根岸千之謹題

健筆縱横學史遷。先生心血注斯編。忠精義烈人多少。描寫如生千古傳。　北海道　畠山清太謹題

先生慷慨奮空拳。衛道深衷鐵石堅。奇士偉人還節婦。苦心編史姓名傳。　北筑　原精一謹題

順逆整齊文法密。偉人奇士善叙述。生時不振馬遷書。千古應傳斯妙筆。

叙言叙事自精神。況又篇々論贊新。小詩休笑添蛇足。我亦要爲卷裡人。　上毛　杜岡文平謹題

竊喜神州多偉人。忽令沈沒委埃塵。編修賴藉先生力。竹帛功名重萬鈞。　北越　小越春平謹題

余今年一月一日賦詩云。行藏得失莫非天。笑逐尼山知命年。米貴妻孥寧訴餓。門清鷄犬亦如仙。一樽春酒勝良藥。十卷私書抵美田。（私史偉人傳舊臘五編刻成印行獲數千金。）卅口全家皆好在。團欒獻壽乃公前。（併同寵子弟四婢僕云家十餘口矣。）清人黄公度評曰。清福極不易得。健羨々々。又曰。玉皇若問人間事。爲道文章不直錢。今先生十卷私書。乃抵美田。當令坐君易奏。鷲津毅堂評曰。句々帶老蒼之氣。咀嚼有味。可知學與年共進。森春濤評曰。春酒餘瀝猶餘丹矣。一門鷄犬一舐得仙。乃公之喜可知也。滙錄以壓卷尾。明治壬午冬十一月十有

八日。玲瓏齋主人自識于時齋前山茶黄鞠盛開清馥襲筆研

明治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板權免許。

以上。義字集二編三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麴町區飯田町一丁目拾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甲申秋九月五日余訪黎公使於永田町公署贈方物以問其國難其明公使書此語及詩見贈

言有物而行有恒

甲申秋日

黎庶昌書

近世偉人傳七編引

雖有人之偉苟不足文之奇者則不能傳之雖有文之奇者不遇人之偉者則無由發之今以子圖之才際會於擾亂之世故卓犖非常之士踊躍出焉此編

行足千古矣

明治甲申鞠有黃華之月

省軒亀谷行識

即山神波桓書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二編序

進而爲參議。爲卿輔。佐天子而治天下。不然爲府知事縣令。而施政教於郡内。加膏澤於庶民。是士君子遇於世者之所爲也。退而著書。以勸懲天下後世。或教生徒。造材德。而供國家之用。是亦士君子不遇於世者之所爲也。遇不遇天也。非吾所能爲也。故遇不爲之加。不遇不爲之損。吾唯爲吾所能爲已。然而一時之事功。不若著書之長傳。一人之作用。不若多造材德之益於世焉。則不遇或有勝於遇者矣」又人蒲生綱亭。嘗仕爲史官。無幾罷。專事著述。傍教生徒。生徒往々有造材德者。而所著書殆等身。就中近世偉人傳。自第一編至第七編。凡十又四卷。自忠孝道德文武奇偉之士。至特立獨行名一技一藝者。蒐集無遺。足以補史家缺漏。而勸懲天下後世。可不謂良書乎。比之彼一時之事功。孰得

孰失耶」綱亭嘗有言曰。自古倜儻非常之士。不遇於世。則往々網羅國家遺事。以傳後世。後世讀其書。欽其人。如覩景星鳳凰。余有慕焉。綱亭能踐其言矣。則天使綱亭不遇於世者。適所以寵之也歟」雖然綱亭則超然於遇不遇之外。而謂吾唯爲吾所能爲已。吁嗟是綱亭之所以尤高於人也。

明治十七年九月

羽峯　南摩綱紀撰

堯田大島信書

島田篁村曰文氣翩翩極有風致可謂得龍門盧陵之法者

鐵研記

余頃訪蒲生子闇。喜迎延其玲瓏齋。呼酒具鮮。縱談文史。子闇出一鐵研。示余曰。此實山陽賴氏遺物。曩歲其子士峰東遊。携來。遂為吾友某所獲。某嘉吾之

村山拙軒曰蒲生子闇勤史學山陽翁亞也今研之歸實非偶然淺士筆而傳之韻事快事

積年勤于著述。割愛贈之。子為吾記其由。余聞而有感焉。山陽以布衣從事修史。茹古涵今。括据二十餘年。著外史政記諸書。其有功乎天下後世洵大矣。顧子闇慷慨忠鯁。與世不相遇。中

聚亭曰其合傳附傳等實可得二百餘人

歲退隱。埋于一室。左右圖書。著述自娛。痛懀浮華纖佻之弊。肆力學龍門盧陵之文。自中興元勳碩輔名流迨貞婦義僕異能技藝之徒。網羅為傳。凡七編十有四卷。得人二百有餘。近今著

述之富且勤。蓋莫與之比。而此研偶歸其手。則同氣相得而致然。又安知非山陽氏之靈。赦子闇之業之勤。而讀之耶。有古人夢獲筆而才進者。夢且然。今研之歸子闇。其進境何如也。余知

自今所佐。具龍門之風趣。得盧陵出神髓。與外史諸書。並行而不朽也。研徑四寸強。厚一寸。狀如圓月。額雕雲紋。紫鏽奇古。擊之鏘然有聲。眞可珍藏焉。

明治甲申八月廿二日。記于无

閟室。是日秋熱如燬。勉而寫之。不足供子闇清賞。洵可愧也。

同盟弟小山朝弘拜贈

鐵研銘并引

總生　寬拜題

蒲生子闇所藏一鐵研賴子成傳之其子子春々々傳之其友人間中楨卿楨卿傳之子闇其所歴詭皆近今之名彥也而子闇作之歌小山遠士作之記島田敬甫村山大樸附其評語今余作銘以子闇所囑故爾非余能之云唯有數言之點涴名器也矣辭曰

磨而不磷惟鐵為然一片古硯經年幾千悠久不離翰墨之緣愛好授受盡是英賢刻藤毛錐與爾配匹麝珠銅蟆與爾膠漆姦慝暴戾克誅克詰魑魅魍魎維呵維叱激如巨海忽起瀾濤舉似飛鳥忽可翔翺

先生氣宇亢爽逸高先生文章浩蕩雄豪

小山春山曰琅讀一過鏗錚有聲余記數百言徒費筆墨可愧耳

松村西莊曰序引起處學原道而更簡潔銘辭秀穩無一浮語

村山拙軒曰光恠陸離如讀古鐘彝文

又曰遠士記文老兄銘詞鐵研生光子闇之喜可知也

右渭曰想見禎卿其人

又曰龍尾銅雀無顔色

又曰老蘇所謂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意

湖山曰子誾氏而渭子成氏各研其可賀之事余亦將欲賦一長篇贈之也

鐵硯歌謝誾中禎卿

有客贈我一塊鐵。狀如圓月雲遮額。古色黯然紫鏽凝。擊之鏗鏘響清激。道是山陽賴翁之遺物。擘掌乃知存手澤。想見此硯伴修史。深宵戞々磨古墨。文成篇々妙入神。擲地有聲如金石。椽大文筆古鐵研。宜矣萬丈燄騰焱。人爵孰與天爵高。布衣功績亦竹帛。數卷遺著扶世道。大義皜々邪說熄。今我何幸獲此研。龍尾銅雀復何覓。永伴青天白日樓。史筆學翁誅姦賊。偉人傳成十四卷。傳播四海如有翼。吁嗟乎客乎贈我。豈偶然。迥勝漢廷鐵券錫。

禎卿云賴子春嘗東游寓余家。殆乎半年矣。去如松前。後托此研於高槻藩士瀧川直三郎見贈。云此研家嚴所賜。今割愛贈兄以謝昔日之厚意焉。故余雖百金不願易也。今君耽修史。且辱屢評閱拙稿。因以奉呈。余驚喜。乃有此作。蒲生子誾自題。

小山春山曰琅誦一過。得一絶。錄以代評語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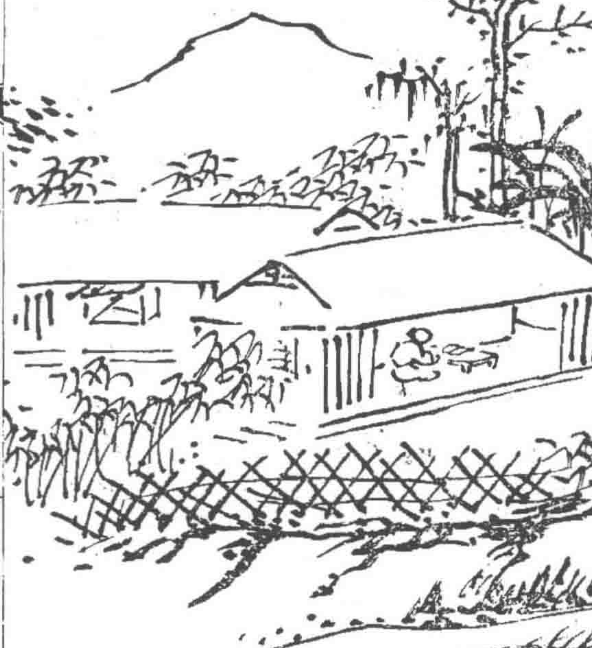
子誾文章亞子成。史篇尤見氣峥嶸。一九硯似照魔鏡。寫得妍媸明更明。

岡田石得曰山陽翁遺硯之歸子誾。似有數焉存者。不可無此大作。

杜門謝来性杜生何
所親梵々辭誦一遍對
床如有人　秋舊作為
綱亭學士室　清嘱
七十一老毛史湘山原



毅亭曰惜哉不使大槁仲裁見之仲裁嘗贈詩云天下清閑君與我一壺村酒一盆花



不用出門去润生
自由林頭畫数米
這裏有千秋
為子閻老兄題　三洲

棃亭曰亞三史溢美不敢當然與世之嫉賢蔽善者迥別所謂君子成人之美者故受而不辭云

坻々藍園亦贈詩以為非關文字曰偉哉蒲氏著字字擬麟經戳出英雄血毫端自有靈

題偉人傳

獨以名教早自任。要書薄俗ゝ全鐵。編成幾篇偉人蹟。最見論贊用意深。事在近而接人耳。觀感與趣至三史。千里一瞬無睡走須。增其價洛陽紙。況又評語君學賢。言外ゝ妙亦瞭然。吁嗟當今多少關文字。爭及斯書千古傳。

甲申秋日　拙軒村山湆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二編上　三十四　蒲生氏梓

后得曰髑髏嘗語莊子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而況今同志相集讀此快書乎

人以而死是身人死而生是神兵塞唯一元氣超脱死生總春為

蒲生子閤題

七十五叟梅外仙史



近世偉人傳　南面王樂　天　蒲生氏梓

又曰斯人應言我輩死而王政復古既已十七年矣而民不被其澤莽民失產內訌屢起何也其必有以焉噫



聚亭曰余與閑口若交卅餘年實為維新前尊攘正議同盟矣項君將之任於靜岡縣餞余于澀上酒樓且書此見贈可以見其厚誼焉

只有生死知了去
若問一番透了死生
一興快活大快活
錄呈叢翁詩
興隆吉書

近世偉人傳　南面王樂　地　蒲生氏梓

圏係湖山翁丶圏係春山兒

春山曰咋作擧何如

又曰面目作弄顔何如

后得曰高明驕盈不獨鬼神惡聚怨之所

歸白古貴富人招禍敗多由此可畏々々

苟完書室醉題

善哉公子荊居室不累情始有曰苟合珍寶豈敢爭少有曰苟完擾々厭蠅營富有曰苟美不復貪餘羸余也雖不肖常慕此清貞名室曰苟完安分利名輕室中何所有毛穎與陶泓伴之者爲誰陳玄褚先生四友情好密團欒時呼醆驩然一床上文詩由以成清風與明月開戸亦可迎不許塵俗輩與我詩酒盟彼哉何面目驕吝夢中縈柳子員版傳隱然識諷并高明鬼瞰室此言可以銘衣則錦尚絅食則藜作羹腹貯萬卷書寵辱不曾驚凡爲吾子孫愼勿至驕盈

小野湖山曰說苟完之意慕公子荊之賢句々真樸可喜余從前觀以苟完字名室者多矣大抵名不副實如吾絅亭君可謂名實相副者矣且此篇題曰醉題而懼高明戒驕盈毫不見醉態真是公子荊之流亞

小山春山曰古樸渾厚似讀崔子玉座右銘

又曰通篇戒懼抑謙無一語渉醉放題改爲自題似可

小牧櫻泉曰孔夫子稱衛荊善居室今讀高作末段數語又是善處世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二編例言五則

一近世偉人傳第七編刻成是爲義字集第二編開卷第一載新井白石白石實為百年前之人而屬之近世其義詳於仁字集第二編例言讀者勿怪而可也

一諸傳筆路井然一讀可知其主意然最宜著眼於其綱領處點睛處照應處收繳處不然一篇好文字恐成嚼蠟因告黄小之讀是編者

一是編前後既傳一百八十餘人何其多也而其用筆各異其人一々躍出紙上則是一百八十餘人

之寫眞也眞可謂天地間一大奇觀矣

一或曰是編多載尊攘論之人似悖於今日世態者曰否不然外交訂盟常須蓄此氣苟無此氣也毎致於彼著々受其侮蓄此氣而結外交縦送磬控其權在我尊攘之説豈可廢哉是吾蒲夫子之所以拳々於此也歟

一前編間有文字誤寫顛倒將俟他日校正讀者其諒之

明治十七年甲申秋八月於有為塾中

受業　上毛　杜岡文平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二編目録

上卷

下卷

右通計二十五人

近世偉人傳義集二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新井白石傳

白石名君美字在中源姓新井氏初名璵一字濟美稱勘解由白石其號又有錦屏山人天爵堂勿齋等之號其先新田二郎源某削髮為僧居上州荒居因氏新井新井與荒居邦音相通父正濟常陸人年少來江户筮仕土屋侯（久留利二萬千石延寶己未國除）母坂井氏明曆丁酉二月侯邸火正濟從寄居于内藤政親柳原邸生白石侯因戲目之曰火兒天資穎悟三歲善書

（寛江曰數句提要）

大字六歲誦經既長器局宏偉博聞多識文詩操筆輒成尤邃乎和漢古今典故元祿六年以其師木下順庵薦為甲府參議侍講待遇優渥每進講畢特賜坐聽其說國家遺事十四年命撰列侯家譜々三百八十七家起慶長五年止延寶八年上下八十二年間沿革事實鉅細悉備焉凡二十卷七月起草十月脫稿名曰藩翰譜寶永元年參議為幕府儲貳文昭公是也將入西城白石就間部詮房上言曰治天下之道臣嘗進講今復何言唯無忘則幸甚公謂詮房曰君美一言予不敢一日忘也久之無徵命或勸求

（寛江曰後來許多事業本於此）

（春山曰存貳下即字前是字）

（寛江批）

舉白石曰予藩邸之侍講也進退不可不以禮已而召為西城侍講優待如初撰俳優考進覽蓋諷士風奢侈柔懦也六年公襲將軍職白石賜采地五百石班與儒員政事無巨細預聞正德元年冬十月韓人來聘命白石掌應接之事敘從五位下拜筑後守於是上書請釐革其進見饗賜之舊式皆見採用與韓使筆話應荅敏銳辞藻雅麗或廷論其禮法韓使屈服目曰日盤又謂白石曰聞貴國多長於擊劍技者請得一觀白石曰觀之不可遽辦吾今為客說之即援筆作擊劍歌一篇以示客皆稱妙其友祇南海贈

（后得曰今日善屈服洋人如此者誰益有之我未之見也噫）

之七古一篇有云韓之使者執玉帛血面争禮頑如石公歷西陛摳衣升軒々如霞舉屋額腰帶紫陽太守印眼如紫電髯如戟按劍叱々殿柱震使者膽竦喪其魄擊劍歌成血吹霧機鋒觸處皆辟易禮成樂奏賓主歡國家寶典與日赫十一月賞功倍賜采地至千石時改造金銀貨幣整釐海舶互市白石皆預議焉將軍嘗歎戰國餘習未除衣冠服章差等淆亂欲制禮改俗屢與白石議之白石因為經邦典例以上又嘗請鑄造銅字活板以印行經籍于海内被允未行三年十月將軍薨執政議儲君喪服大學頭林

（后得曰公之風丰宛然在目）

覓江曰及應上文

春山曰盛岡侯識鑑可駭

覓江曰本領如此宜矣其能成大業也

信篤曰。儲君年未滿七歲。無服而可。白石引古義駁之曰。既為儲貳。雖幼不可無服也。議遂決。初將軍好通鑑綱目。白石循環講之者三。將軍每臨講筵。必朝衣竦聽。至病不輟。凡千二百有九日。如一日。云無幾。儲君亦薨。白石漸老。無復意當世。杜門謝客。以典籍為樂。又述家系所由及生平操履。著折焚柴記。享保十年乙巳五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九。子明卿嗣。初白石之從父。官於土屋侯也。侯愛其幼慧。常置膝下。一日盛岡侯來。奇白石。曰吾無子。請養以為子。侯曰是非吾兒。侍臣之子也。曰諭侍臣。賜之。

吾待其長與之祿千石。侯固辭。比七歲。父母拉觀戲劇。歸家語之。一無所遺忘。父異之曰。是兒非常。異日其必興吾門乎。十歲代侯作書牘。殆如老成。既而侯卒。正齋辭仕。嗣侯賴直無道。延寶四年。臣某等謀廢立。諮之正齋。々々不可。六年春。事發覺。賴直逐臣某等。白石亦坐父與謀。放逐。時年二十二。貧甚。人或勸之業醫。白石不肯。一專意經史。常慨然拊髀嘆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為閻羅。都下富人河村瑞軒多藏書史。白石就而借覽。瑞軒知其有奇骨。後當貴富。欲妻以女。且請以三千金所購地。為之贄。使其子

后渭曰有為者有不為

覓江曰白石欲濟天下蓋仕於藩國非其志今辭師薦使岡島某應辟不獨尚友義也

春山曰美也作君美汝作吾子何如

后得曰方今諸生少知此大義者宜矣其業之不成也

說之。白石笑曰。予亦聞丘言乎。昔有小蛇在潭上。人微傷其腮。俄而風雨晦暝。忽失其所在。而有大龍死于佗山。即嚮所傷小蛇。而其瘢幾一尋許。云予竊今欲妻我。是傷小蛇也。後來興家之日。其瘢豈小々哉。其人爽然自失而去。既而游事古河侯堀田某。居十年。不得志而去。貧益甚。止有青錢三百。米三斗。曰有此未遄凍餓。讀書晏如也。順庵欲以薦之加賀侯。適同門生有加人岡島仲通者。慼然語白石曰。僕負笈遠遊有年。於茲老母日衰。頽倚閭待僕歸。每一念至。五內如裂。若幸得賴吾師先容。釋褐於本藩。則吾願足

矣。白石即以告順庵曰。美也求仕何國之擇。請捨美薦仲通。順庵嘆曰。世道日下。人情偷薄。擠人求進。比比皆是。如汝絕無而僅有者。乃薦仲通。或嘗謂白石曰。子數奇。仕除封之人。又師不遇之人。假令才學過人。恐無起身成門之期。須速改所事而圖榮顯也。白石笑而不答。喻之再三。白石作色曰。凡人之所天者。君父師三而已。故曰民生于三。大義不可改也。且吾今既無君父。獨有師耳。若以師不遇而改所天。則回路諸子。豈從厄於陳蔡哉。其仕將軍於潛邸也。再遭災。家財蕩盡。白石笑曰。豈非火兒之目為識耶。初遭

甕江曰著書存於今者恐不止於此余所見亦不止於此

后得曰撫古慨今低徊悅惜史公之遺

災賜金五十兩白石曰以此治屋宇若又遭災乃灰洪恩也因以賜金命函人製甲冑其意欲一旦緩急以御節也其友室鳩巢作之記僚友有小瀧某者嘗謂白石曰余少時受兵法于由井正雪今覩子之容貌正與正雪絶相類正雪者近代英雄爲事於天下而敗者也白石自題其眞曰蒼顏如鐵鬢如銀紫石稜々電射人五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其抱負如此所著凡三百餘種其存而有名于世者曰東雅新書同文通考五事略蝦夷志其係海外者曰采覽異言西洋紀聞東音譜西學攷畧西學推問西洋人物志和蘭記事阿蘭陀風土記殊方通信録南島志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天之將欲平治天下也碩學鴻儒負經綸之才者見用如漢高雖不好儒猶使陸賈作新語以論古今治亂成敗聽之如我白石之於文昭公眞可謂千載一遇也已後之負經綸之才而欲有爲於天下者往々沈淪而歸無用是雖天之所使然豈非可惜也哉余作白石傳深感乎君臣遇合之難擲筆慨然者久之

又曰余嘗與小山遠士詣淺草報恩寺謁白石墓低徊不能去摩挲墓石石方尺餘正面書新井源公之墓左側記筑後守從五位下諱君美年六十九享保十年五月十九日卒二十四字唯恨墓地狹隘不足安先生之英魂毅魄也雖然先生既已伸乎生前死後於何有且聞近者有志之士創立白石社印行其遺書亦足以慰于地下矣

川田甕江曰故安中侯作白石傳與此相出入蓋異曲同工皆可備史氏之採擇

重野成齋曰叙事詳悉無遺可傳也

小山春山曰白石負經濟之才遭遇明主大欲有所爲亡幾文昭公薨白石就閒散世以爲憾焉余謂白石永得志卒其用則安知不有歉於君子之素望哉

岡田后得曰子閒遊學中亦有請妻以女者三氏皆固辭之終能獨力成家蓋有感乎白石事也

又曰白石止有靑錢三百白米三斗而曰有此未遽餓死讀書自若其立志之確可想見焉今之諸生輩既不能耐寒苦志趣屢易其業之不成亦宜矣獨子閒瀕死不易其志卒至有今日亦有感乎白石也諸生其思之

山縣大貳傳

山縣大貳名昌貞字某號柳莊大貳其通稱幼字三之助以享保十年某月日生於甲斐國巨摩郡篠田村實為山縣三郎兵衛昌景十一世之孫父稱領藏為同邑鄉士野澤氏之後改稱三右衛門又冒甲府勤番與力某姓村瀨氏大貳仍冒村瀨氏後復本姓天資穎敏而豪邁從同國山梨郡山王權現祠祝加賀美櫻塢學櫻塢受業三宅尚齋是以大貳明乎大義自皇學儒佛陰陽方技至諸子百家無不涉獵尤邃乎鈐韜常慨然有復興　皇室之意著柳子新論

十三篇以正名篇為首以諷大義名分之紊亂其論曰物無形而有名者有矣有形而無名者未之有也名之不可以已也聖人由之以寓教其中焉昔者周公正名百官而萬國服其仁仲尼正名禮樂而天下稱其德老聃乃謂有名萬物之母莊周亦曰名實之賓也儒家之所修法家之所習不一而足焉我東方之為國也神皇肇基緝熙穆々力作利用厚生之道明々其德光被于四表者一千有餘年立衣冠之制設禮樂之教有若周召有若伊傅氏到于今無不被其化矣自此厥後昭宣忠仁諸公繼武于聰王之制

治得曰放
發蒲哭

從事于大寶之令綿々共社日盛月隆郁々文物幾乎不讓於三代之時至于保平之後朝政漸衰壽治之亂遂移東夷萬機之事一切武斷陪臣專權廢立出其私當此時也先王之禮樂蔑焉掃地矣室町氏繼興武威益盛名稱將相實僭南面之位雖然先王之明德深浹洽乎民心則強暴之臣尚不能無忌憚是以神器不移皇統綫存逮乎數世之後豪傑交起各據一方龍驤虎奔相奪相害無有窮已姦賊誅事戎蠻是慕首無巾帽衣無領袖驕傲稱德慕逆伐功當此之時一二或憂其民者亦惟承戰國之弊苟且

之政荏苒送日奚知名教所由乎哉即民之蚩々者將焉守其土又將焉安其身今且舉其大者官制為特甚焉夫文以守常武以處變者古今通途而天下達道也如今官無文武之別則以處變者守常固非其所也且夫諸侯者國君也各受方土世襲其爵有社稷焉有民人焉尚且以將校自處專出無文之令乃至如計吏宰官之類終身不與武事者亦皆以兵士自任一致苛刻之政其害乎治道者一也且今之諸侯與士大夫凡居五品以上者咸受國守之號若任八省諸官亦皆有名無實至六品以下則闕乎無

之或聞吾不知其何故也。況承制於彼，從事於此，則雖欲無貳，其可得乎。是其無義無制者二也。將相為君，納言為臣，五品之屬有四品之貴，非尾大不掉，則冠履倒置，唯權凌之，唯威乘之，是其失尊卑之序三也。且也古之人相呼以名字，或稱兄弟之行，輓近以來卿大夫一稱其官，不問其名，乃至士庶人無職者亦皆濫冒內外官號，兵衛衛門助丞之類，自農工商賈奚奴輿隸之卑，及戲子雜戸丐兒非人之賤，每々必於是。夫律之有法也，私官犯官者，皆罪無赦。今若以法糾之，天下幾乎無遺民矣。是其淆亂不可如之

何者四也。凡如此之類，成俗成風，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殿樣御侯致仕等之言語，別成一家，文字別成一義，乃搢紳諸士之間，日用通意，亦未知其何義。事事皆然，物々皆爾，豈非可笑可嘆之甚耶。雖然今之人生長其間，慣以為常，則相唱相和，似無不行者。若夫施之實事，則罣礙窒塞，不相通。於是更立一家之法，亦且顛倒侏離之習，薰猶無別，精粗無今，簡髮而擲，數米而炊，椎魯無文者，動靜云爲，唯々是命，勦說雷同，復何條理之有。今夫艸木之有區別也，以物以名，無不有條理者。人事而如此，嗚呼曾謂不如艸木

后得曰慷慨淋漓

乎。孔夫子嘗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彼衛國如此其甚矣哉。設使夫子寓目於此間乎，未知其謂之何也。政之未墜于地，蓋二千有餘年，可謂久矣。是以其化之被于海內，可謂廣矣。其德之浹洽于民心，可謂深矣。及其衰也，白龍失水，受制於小魚，跋涉千里，暴露冒雨，亦可謂難矣。當此之時，獲一二忠臣之力，或能復其位，亦且不若小國之君也。雖然如此，尚能保其宗廟，百世不廢，到今四百有餘年矣。權雖下移矣，道其不在于斯乎。

后得曰宛然自任

先王之大經大法，自有律令可見焉。若能有愛民之心，名其不可正乎，禮樂其不可興乎，刑罰其不可措乎。哀哉，天下無有其人也。既不能盡復其古，亦不能盡變其舊，其有所不盡者何也。豈由其知尚物而不知尚名，知為己而不知為天下乎。抑亦學政不行，而術智有所不及也。其餘皆譏刺時勢，議論剴切，有貫長沙之風。寶曆六年來江戸，居四谷坂町，十二年徙于八町堀長澤町，常以紫綫結髻，幕吏咎而徹之。執贄者恒數百人，諸侯或重幣徵之，或給月糧。小幡侯織田信邦以賓師待之，其老吉田玄蕃、津田頼母及

京師人藤井右門竹内式部輩。常相往來論文講武。遂至古今兵法攻城野戰之得失利害證之。以攻江戸城宜乘南風品港放火箭等之語。終罹吏議論爲犯大憲中以大辟。連坐者甚衆。實明和四年八月廿二日也。享齡四十有三。所著數種散軼不傳。今存者柳子新論外醫事撥亂。素難評。孫子講義三種而已。大貳既被刑家絶。有二子。長曰好春。稱次郎兵衞。冒母姓齋藤氏。次曰長順。字子正。號岨雲。業醫。有故冒今村氏。其第三子名亮。字祇卿。號了庵。亦以醫鳴。旁能文詩。與余交善。其孫昌臧妙齡雋才。亦能文詩。頃者請官復本姓云。

善諷子曰。今上之巡幸於山梨縣也。恤大貳齎尊王志而死非命。賜以祭粢金。又其玄孫昌臧復本姓。以顯其光。嗚呼。九原有知。亦可無遺憾焉。余嘗作加賀美櫻塢傳。始知大貳之唱尊王罹奇禍。今又讀其著書。而知其學有淵源也。如柳子新論一書。可與我家君平著書並行也。於戲偉哉。

又曰。大貳跋新論云。鋤園種菽麥。偶獲一石函。中藏錢刀。皆元明以上所鑄者。函底有一古書。題曰柳子新論。腐爛之餘。不便披閲云云。豈以其時之不可託之古昔耶。不然楮紙之書久在土中。焉能不朽腐乎。甲人及祇卿斷以爲其自著。宜矣。（甲人小野泉弔大貳墓詩。有刀錢呑寛百餘歳。經綸遺策十三篇之句。）

島田篁村曰。必傳之人。必傳之文。

岡田后得曰。余讀松宮俊仍復大貳書曰。再顧新論作者晦乎其名。故愚潛嘆其不失君子衞身之誠。而今足下欲直與僕論當世之事。戻前修之用心。而似犯居是邦不非大夫之禮者。何也。使大貳能省此言。而無吐品港放火箭之言。則庶全天命。惜哉。後之處亂世者。可不慎乎。

竹内子寶傳

子寶名延秀。稱百太郎。號樗堂。又號春雨。源姓竹内氏。子寶其字。常陸國新治郡安食村人。其先出自竹内刑部少輔治基。父曰延猷。嘗獻金二千五百兩於藩。藩主哀公擢爲鄉士。賜祿百二十五石。母加藤氏。子寶幼穎敏。氣宇恢宏。材兼文武。論主尊攘。時藤田彪爲一藩之望。正議之士倚以爲重。彪每稱子寶爲後進領袖。弘化初。源烈公唱尊攘大義。大修武備。收梵鐘。鑄鉅礮。幕府諸有司大忌之。誣以謀不軌。幽諸駒籠別邸。及嘉永癸丑米使來要請通信。遽起公參

機務。安政戊午。大老某專政忌賢。與公議不協。再搆陷之。公屛居水戶。既而薨。子實慨然曰。今而不繼公之遺志。吾輩何面目立天下乎。糾合同志三十餘人。詣薩藩邸。說以尊攘大義。且請為攘夷先鋒。薩侯告之幕府。々々付子實等於礫川水戶邸。遂因之駒籠別墅。殆三年被釋。歸鄉里。先是藩士民正姦分黨。互相排軋。至此國情益窘急。子實乃散家財。養志士。舍之於小川鄉校。子實為之領袖。與藤田信岩谷信成謀。推田丸直諒為將。糾合義旅。據筑波山。遠近志士聞之響應。實元治元年甲子夏四月也。於是姦黨益

忌嫉之。百方讒於幕府。々々乃命諸藩討之。姦黨踊躍。伍諸藩兵來擊館於常州下妻。子實乃建策率兵八十餘人。乘夜襲擊大敗之。斬獲無算。姦黨狼狽棄甲曳兵而走。水戶藩主德川慶篤在江戶邸。大憂之。命支藩松平賴德鎮撫之。武田正生率衆隨焉。正黨扈從將入水戶城。姦黨大驚。戒嚴伏兵於途。逆擊之。砲戰移時。乃退屯于那珂港。見兵僅三千。姦黨與諸藩兵水陸來攻。防戰累月。賴德陳慶篤命諭之和解。弗聽。後姦黨欺迎賴德殺之。尋降者二千餘人。是歲十月。武田丸藤田丸竹內諸子帥見兵八百。將訴之

羽峯曰。借子實詩狀子實為人。亦是援糧於敵法。

羽峯曰。論得極善。

京師。乃破圍而走。幕吏躡之。且戰且走。抵越前。道梗不通。窮蹙終降加賀軍門。加藩具狀報幕府。幕府命幽之越前敦賀。明年三月悉處之斬。先是方破圍。信成獨得間走江戶。而潛匿焉。子實秀眉方面。威儀肅然。性嗜酒。生平與靜社祠官士齋藤監物交尤善。嘗酒間走筆賦長句贈之曰。酒漲瓶。魚躍几。其酒劍菱其魚鯉。千鍾傾來不停手。恰似巨壑受流水。英雄如君指纔屈。十歲結交眞知己。三尺鐵百鍊剛。數萬甲兵撐其腸。搤腕常歎不如意。每逢秋風獨悲傷。有時論兵氣激烈。縱橫鼓動老蘇舌。酒酣慷慨拔劍舞。劍

華四射醉眼纈。自嘆書生多沈淪。空發豪歌手擊節。其意氣雄壯如此。死時年三十有五。

善諷子曰。明治維新之初。所謂姦黨者。皆伏誅。正黨諸子之後。朝廷賞之。皆賜金修其墳墓。於是乎嚮之屈於一時者。伸乎千古。而暫伸者。湮滅無跡。天道報施之明。蓋如此。則子實其亦當無憾矣。余為子實傳。悲喜交至。書畢。傾一大白。至醉眼纈云。

小山春山曰。子實監物共非藩士。然其人品高邁。求之藩士少其比。今讀子實詩。淋漓激昂。殆有劍華四射之概。予聞此文跌宕奔放。與子實其人為

稱焉。

南摩羽峯曰。子實等死後。辱修墓金之賜。所謂天定而勝於人者。正黨之正。於是乎見矣。泉下之喜可知也。

中野積水曰。余嚮讀武田耕雲傳。而慨然酸鼻。今閲竹内子實傳。愴然嗚咽耳。幽明隔途。玉瓦異等。老頑偷生。有靦面目。唯代亡友。深謝善諷子特筆立傳。

積水即岩谷信成也

堀伯謙傳

伯謙名重讓。稱祐元。號井齋。藤原姓。堀氏。伯謙其字。舊村松藩醫貧也。於余為從兄。父名重喬。稱玄意。號靜修堂。博學厚德。醫名鳴于北越。母水野氏。幼而穎異。不與群兒遊戲。好讀稗官野史。說古今治亂興廢。及明君賢相忠孝義烈之蹟。娓々不倦。如老成。年甫十四。善賦詩綴文。性强記。每朝早起讀四書五經及金匱傷寒論。至於皆能背誦。天保六年乙未。年十八。初謁藩主雄心公。々嘉稱之。人或勸遊江戸修業。伯謙笑曰。余見世醫多遊江戸。徒費財於飲食遊蕩。僅兩三年。在名家門。一無所成而歸。批顏賣技。務修邊幅。以炫燿俗目。譬猶典瞽師上京。買位者一般。夫醫道。人命之所係。其職不輕。故古人曰。不成良相。必成良醫。而世人往々帮間視之。為醫者亦佞媚逢迎。甘受他輕侮。何其無恥之甚也。余乃不倣此輩。寧受訓家庭。以所當費於都下之財。多購書籍讀之。竟不遊學江戸。而醫學該博。闔藩莫之若者也。嘉永六年癸丑夏。奉雄心公生母。詣江戸邸。余從而游學焉。時亞墨利加使船始到浦賀港。都下恟々。余與諸藩志士交游。論時事。告之伯謙。秘録諸家海防策及墨使國書和解幕吏應接書類

甕江曰不獨医生儒生游學然

習如此可才誠乎

春山曰能曉時弊

以示伯謙。告之藩侯。頗有所裨益。既而余入安道湯川先生塾。接多紀辻元諸老謦咳。有所得。則告之伯謙。伯謙欣然曰。予善如是。余雖不游江戸名家門。亦猶游也。安政三年丙辰六月。靜修堂先生以老病致仕。伯謙承家。賜祿百二十石。于時年三十有九。四年丁巳。雄心公老。英賢公立。益信任伯謙。每覲于江戸。必從備顧問。多所裨益。嘗陳意見十二條。曰立大本。曰政貴簡。曰務節儉。曰施仁恵。曰舉賢材。曰開言路。曰興學校。曰正風俗。曰信賞罰。曰修軍政。曰復農兵。曰多儲畜。名曰獻芹微衷。言々剴切。公嘉納之。五年戊

甕江曰應前

春山曰能取善於人者

又曰所謂上医々國者

甕江曰医國良剤

甕江批　春山曰。知命大丈夫。

春山曰。人爵可奪。天爵不可奪。

并如賜祿廿五石。六年己未春正月。余應藩辟歸村松。輙忤執政旨。罪將不測。伯謙竊諭余曰。子懼余連坐。愼勿屈子之志。余乃不屈。三月遂被放逐。伯謙幸不連坐。是歲夏扈從公抵江戶。余復逢之下谷。俱賀其無恙。明年萬延紀元庚申秋七月。伯謙從公歸國。途中公患脚氣。既歸兩三日。毒氣衝心。遂卒。雄心公不勝哀戚。於是生平妬忌伯謙殊遇者。乘機讒之。伯謙蒙譴責。屛居待罪曰。死生有命。非人力之所及。讒人陷我。刀鋸亦何辭。端坐一室。日夜讀書。不復言他事。九月雄心公亦卒。左京公嗣。十月遂奪其祿。給其

子元琢廩米八人口。伯謙慨然曰。使我得有所以行志。是亦君恩也。益修醫道。乞治者日衆。時余開業於江戶麴坊。弟子稍進。乞治者盈門。伯謙贈書及贄賀之曰。子必馳名海內。善自愛。與曰。吾兒東游。則幸教之。余復書曰。謹奉命。當此之時。天下之志士大主張尊攘之說。余亦竊與諸子周旋。聞伯謙與其弟佐々高達蒲生重修及通家某々等七士。盡力乎尊攘大義。大喜。既而伯謙臥病。遂以慶應二年丙寅夏六月廿八日歿。年四十有九。余聞訃哭而慟。是歲冬。七士皆就縛。余聞之大駭。語在七士傳中。後元琢東游寓

甕江曰。規須兼備。筆有眞情。

余家勉學。今猶宦游不歸鄉。其叔父重順奉亡兄遺命。治家事云。

善諷子曰。嗚呼吾宗家累世積善。布在口碑。而今家運迍邅如此。何其天道憒々之甚也。雖然天爲人之惡寒不輟冬。將大伸之。必先屈之。闔門熙々開陽春之榮。其責實在元琢及我輩子孫也。可不勉乎。

又曰。伯謙精力過絕人。公務醫事雖忙甚。少暇則繙帙著書不休。嘗抄錄秦漢以上文數百篇。以便朗讀。又有雲母紀行東行日乘。文詩稿各若干卷。其醫事則有勿蹈錄。喜多村香城序之。治驗藥案雜著稿亦

甚多。亦解洋書。亦善繪畫。亦能和歌。眞可謂博雅君子矣夫。

川田甕江曰。伯謙良醫。不獨能醫疾。兼知醫國之術。而其志不成。遇讒病沒。作者之惋惜不置。不亦宜乎。

小山春山曰。伯謙志業不終。抱冤歿。誠可悲。然從弟子闇夙開業於江都。門戶日盛。遂以文儒成名。足以顯揚一門。則伯謙亦可以無憾矣。

岡田启得曰。此傳。元琢元恭二子及我輩子孫當寫一通。置諸座右。以爲箴銘。

栢木忠俊傳

（羽峯曰。篤厚六字下三字。忠俊爲人）

忠俊幼稱莊藏。後改總藏。栢木氏。曾祖包熙。祖保秀。父忠榮。並爲伊豆韮山縣小吏。忠俊爲人篤厚謹愼。忠義出乎天性。有吏才。年甫十四。補書記。隸仕縣令江川英龍（稱太郎左衛門）。英龍深愛之。弘化中。幕府命英龍巡視伊豆七島。忠俊扈從。自懲罰旌賞。以至徵貢勸農。莫不皆盡力焉。嘉永癸丑。又從巡視武相房總沿海形勢。規畫之防禦。明年安政紀元甲寅。與望月大象矢田部鄉雲等同抵長崎。就蘭人講習鑄砲造船諸技。既還。列藩士大夫多來學者。銃砲之術用洋法。

江川氏爲之嚆矢。亦多出才雋。忠俊之功居多云。乙卯。英龍歿。子英敏嗣。忠俊謹事如初。幕府賞其積年之勤勞。賜金百兩。進之勘定格。忠俊固辭曰。臣衰老。不能復奉職。將削髮謝人事。掃除江川氏兩世之墓。以終竟。不受。文久壬戌。英敏歿。弟英武嗣。尚幼。忠俊輔之。拮据盡力。所部大治。不墜其遺業。丁卯冬。將軍德川慶喜辭職。明年戊辰。　王政維新。忠俊奉英武謁東海道鎭撫總督於桑名本營。是秋。擢爲徵士。任會計官判事。試補尋爲權判事。既而　車駕東巡。以本官扈蹕。總管沿道金穀出納驛遞營繕等事。既而

（羽峯曰忠義）（又曰忠義）（又曰忠義）

兼監鑛山事。己巳六月。遷韮山縣判事兼檢關左八州物産。轉大參事。敘正七位。辛未四月。廢韮山縣。置足柄縣。因爲本縣參事。進權縣令。敘正六位。明年遷眞。敘從五位。丙子三月。廢足柄縣。官罷。　朝廷賞其積年功績。賜金三百圓。敘正五位。戊寅十一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於家。年五十有五。賜祭粢金二百五十圓。忠俊長身清癯。眼有光。雖以文無害起身。勇武有膽略。弘化丁未。博徒帶劍刼人。橫行于兩野相武甲駿之間。州里力不能制之。忠俊受英龍之命逮捕之。一夕博徒蝟集于駿之茱萸澤。忠俊提銃。從捕吏往

覘之。途遇二賊縛之。偵知渠魁所伏。昧爽襲賊於臥內。賊驚起揮長刀亂斫。忠俊拒以銃柄。飜身射一賊斃。餘賊破戸遁去。捕吏卿雲追擊殺一賊。遂悉捕之。慶應丙寅。奉英龍遺志。上徵募農兵議於幕府。不允。及　王政維新。布徵兵令。視其徵募免役諸法。畧相同。時論多之。

善諷子曰。余觀忠俊事江川氏而輔其六尺之孤。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矣。世徒以循吏稱之。不知忠俊之所以爲忠俊者也。嗚呼循吏猶可得而若君子人。不可復得也。故立之傳。

（成齋曰。若君子人作若而人）

重野成齋曰輔遺孤保先業此其節義尤可稱故筆々點深若循吏之能則在所畧碑板文不可無此取捨裁節

南摩羽峯曰吾鄉野口勇馬學砲術於江川氏悉柏木氏為人為余語之亦猶此篇所叙其忠義吏才實可欽稱也

岡田后得曰剃髮掃墓云々此其大節可以敦薄俗

田中綏猷父子傳

田中綏猷本姓小森氏稱賢次郎號恭堂但馬國出石郡香住村醫小森正造第二子也幼善筆札好和歌成童志學受業於同郡士井上靜軒為人慷慨有氣節夙抱尊王之志天保十一年庚子秋上京師仕大納言中山公遂為其家臣田中近江介義子以其女配之冒田中氏稱河内介叙正六位寵遇殊渥嘉永中海警甚亟綏猷屢獻言公公亦深感其志操器之先是弘化中生一男稱左馬介名嘉猷幼而穎異既長志操亦類父甞過金剛山下賦詩曰傳聞此地萬軍馳六百年間歳月移說著古碑揮涙見金剛山畔暮雲悲文久壬戌春二月綏猷欲視察天下之形勢與海内志士交結拉嘉猷歷游九州見眞木保臣小河一敏轟寛敏平野國臣等共痛論幕府之失政有所謀遂入薩摩見大久保利通海江田信義等陳獻慮所在又說筑前肥後岡諸藩士以尊攘大義皆約刻期舉事而歸當此之時諸藩士皆注目薩藩動靜會薩藩士伊牟田永種称尚平出羽人清川正明称八郎江戸人安積武貞称五郎等自江戸走來告曰幕府使其臣按廢帝之故事將行之事太急於是綏猷不

羽峯曰尊王二字一篇骨子

春山曰嘉猷亦奇男子

勝痛憤乃率男嘉猷姪小森郁太義弟中野晴虎及志士三四人走浪華飛檄九州募志士志士來會潛匿薩邸者八十餘人又在播攝間預盟者二百餘人將待島津久光來襲九条氏既而久光將朝京師抵姬路綏猷及平野國臣飯居簡平大谷雄作青山頼母等乃呈書久光乞奏義徒之志於　九重奉車駕於函嶺以討幕府之罪遂攘洋夷久光乃留其徒於伏見直入京師縁近衛氏奏之滿朝驚愕懼其暴舉迫　闕下乃勅久光鎮撫之久光乃使大久保利通工藤某左衛門傳命諸藩士在浪華者有馬正義

后得曰想見發憤之状

春山曰。父子照像。

稱七新田中謙介紫山某等聞之。憤久光因循。直抵伏見。與綏猷及眞木保臣。小河一敏等相議。將入京舉事。久光聞。急使大山綱良。奈良原某(稱喜八郎)。道島某(稱五郎兵衛)諭之。勿暴動。弗聽。大山奈良原等大怒。殺戮有馬正義。橋口某等八人。餘皆押送其國。山本義德。憤激自割腹而死。綏猷拉男嘉猷。及海賀直求。中野晴虎。小森郁太等五人走薩。過日向細島。為薩人所殺。蓋有馬橋口等親友。以綏猷為謀主。而二子遭禍。報之讐云。綏猷死時年四十。嘉猷年十有八。實文久二年壬戌夏五月二日也。綏猷身長五尺有六寸。威風凜然。嘉猷丰容瀟灑。眼光射人。綏猷顛沛中詠和歌遺懷曰。武士乃思比佐太免天放津矢盤金毛歲保毛透須邊良奈利。又曰。比多壽羅爾只涙乃美落留哉我身獨乃世爾盤阿羅禰登。又曰。天津日乃光毛見邊須成爾計留立重禮留浮雲乃曾羅其意氣慷慨如此。或曰。綏猷從中山公於銀山。軍敗將走長州。死于備前海中。嘉猷亦從父戰死焉。

善諷子曰。嗚呼綏猷父子。抱尊王之志。東西奔走。遂死乎非命。豈不哀哉。然其一片忠義之氣。千載不磨。滅余立之傳。以弔慰云。

朗盧曰。既已不凡。

南摩羽峯曰。田中氏父子。夙乃志於王室。拮据奔走。而覩幾不明。遂死非命。可惜矣。然其志則不愧中興諸臣也。

小山春山曰。當時以義殉國者。不翅數百千人。而其名湮滅蔑聞者亦多。予闡搜羅其遺聞逸事。立之傳。而編諸偉人傳中。遂以不朽乎千古。亦義士之幸哉。

岡田后得曰。父子冤魂。得此傳可以少慰焉。史筆之為陰德。亦大矣哉。

近藤貢傳

貢者。舊村松藩士。名勝恭。藤原姓。近藤氏。貢其通稱也。少好兵法。從同藩士片岡蒼軒學。每斟酒。則談古今戰跡英雄與略。以為樂。事藩主。尤精勤。自近侍至郡宰。食秩百六十五石。慶應戊辰夏。 王師討會津。於是與羽越諸藩連盟抗王師。米澤會津二藩。屢以暴威迫村松藩。要同盟。老臣堀某等。素主佐幕。遂連盟。貢切諫。費聽。世子遂出質于米澤(德次郎君)。貢憤慨糾合同志。謀奪世子於途中。奉據險要。舉義兵。老臣等預慮有此變也。內會米賊兵于封境。警衛甚嚴。是以

不能果焉。方王師入長岡。姦臣將欲出兵三小隊。以應援會米。以貢充軍監。貢又切諫。隊兵亦往々執大義。不奉藩令。老臣等大窘。乃變出兵名。稱保護封境。以出兵。貢職為郡宰。不能辭。乃帥兵三小隊。陣于西南境黒水村。時五月廿日也。既而老臣等下令。進軍于賊地。貢以其與初令異。復大諫爭。時會米桑三賊。進兵于黒水村。重圍貢陣。覩暴威。促其進軍甚急。於是貢決死。誓同志。將欲窺機斫賊營。舉義兵。既而藩主遣使命貢等進軍甚嚴。三隊長遂奉命。兵士亦左袒之者衆矣。於是內外賊勢益熾。貢乃知事不可為。

（又曰此明苦衷可揮涙）

嘆曰。夫兵以事順名正為壯。今雖賊壯勢熾。一誤順逆。不滅何俟。縱令得一時之捷。不足恃也。先是世子之質于米澤也。貢竊欲與同志謀。奉故丹波守堀直央公第二子貞次郎君直弘。以興復主家。見恭慶在陣中。付與長子勝慶書。且戒之曰。汝雖幼年已十五矣。當不忘吾言。時勢切迫。至此我有一死以勵節義而已矣。汝疾走歸村松。授兄此書。自今百事必與兄謀。奉貞次郎君。以興復主家。謹勿誤順逆。以空我志。是夜貢卒自刃于黒水村陣。時年四十一。恭慶既歸村松。授父遺書兄勝慶。勝慶劈讀之。其畧曰。大丈夫守

（朗盧曰陳言實用即新發明）

（又曰千古悲憤不勝卒讀）

大義不動如泰山。臨大節赴死猶水就卑。今我一死以明大義。汝輩必勿以吾死怨主家。必勿仕二君辱祖先。當須機會興復主家。又代我善孝養老祖母。若不能忍耐而乖吾遺言。憤激殺身以誤大事。非吾兒也。勝慶讀畢慟哭。常服膺遺言。胥欲紹父志。聞王師已入封內見附也。乃往謁參謀平岡某兵部吉井某幸輔等請歸順。且告亡父志。平岡吉井等乃授官符。當是之時仙壽夫人藩主直賀繼母慷慨語侍臣曰。婦人不可越境。我以此地為墳墓。乃拉貞次郎君。抵封內瀧谷慈光寺避兵燹。待罪。慶勝及小川某平次右衛門。水野某渡

（又曰有心勝者不能讀又不能不讀）

（又曰貢君可以瞑）

邊某等正議之徒凡三十餘人往護衛之。及慶勝獲官符。小川某等乃奉貞次郎君。詣軍門而歸順。遂得主家安堵如故。實是秋八月某日也。貢為人白晳精悍。沈毅不群。事父母色養。未嘗遭譴責。無他嗜好。唯好擊鼓。其聲甚清遠。余與勝慶善。明治初為藩大參事。亦精勤酷類父云。

（朗盧曰激湍奔流至此為恬波平川陰揚可喜）

善諷子曰。方貢之自刃也。賊兵尚猖獗。而貢獨斷然知其終必滅。何其見兵機之明也。余又觀其訣二兒。訓戒周到。殆如楠公訣子於櫻井驛。忠誠悲惻。使人灑涙。嗚呼。孰謂今人不及古人矣哉。事雖有大小。其

又曰余輩傷一亦然況其人乎

意未始不同也噫

又曰村松余鄉國也雖小藩也其死國事者不乏矣初自吾宗族七士皆義就死士風大振余作偉人傳至村松諸士傳益悲喜交至忽泣忽笑家人輩從傍觀之不知其何自而然也

坂谷朗廬曰余讀此傳至訣二兒語與書三四讀每讀巾拭眼紙刷鼻不勝忙不知其為何故讀至末段楠公云々之論始知千古誠心苦衷相符者使讀者又涕淚發於自然也可謂快文矣可謂悲文矣

田村翠崙曰子閒作此傳以其係同鄉士人或疑過褒然是詎傷後漢張湛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偽詐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世傳為名言余於子閒亦云

村山拙軒曰想見子閒當草此傳一字一淚滿腔悲憤迸出筆端僕亦讀了浮一大白

羽峯曰狷介好義是二郎之所以為二郎亦是二郎之所以從死也

太田二郎傳

太田二郎名正哲字仲整但馬國養父郡八鹿村西村瑞亮第二子也幼從同郡宿南村池田禎藏學為人狷介好義慕太田判官守延為人自稱太田二郎守延元弘中奉恒良親王舉兵為本國勤王之首者也文久三年癸亥春二郎送友人某抵京師會將軍德川家茂率諸侯伯扈從　鸞輿禱攘夷於加茂石清水祠前乃奮然感興竊期以身殉國既而廟議忽變膺懲之典因循不舉海內之志士忿々不悅是歲冬十月平野國臣美玉安磨等將奉主水正澤公宣

春山曰安達郎吾友清風也其人恬淡好義常時有志之士飄零無所憑者多洏賴焉以生今在備前為郡長

羽峰曰奇男子

嘉舉義於銀山二郎與之乃與鯰江直輝等竊抵京師募志士與田中某（称軍太郎藝州人）護兵器七駄赴銀山至則事既敗乃變姓名走因州依松田安達二氏遂匿其京邸已而東行抵宇都宮依其藩老戶田氏元治紀元甲子秋七月京師兵發起二郎得報咄嗟赴之不及事乃轉路走伯州依河田氏一日從容謂主人曰僕已以身許國臨事致死固所不辭而生長農家未知屠腹之法先生幸教之河田氏乃授之其法慶應紀元乙丑春二月飄然歸家親戚故舊大喜勸之歸耕答曰僕數年所交皆倜儻不羈之士而令饗

又曰是俏介好義處

羽峯曰是亦俏介好義處

后得曰從容

桂炊玉、則朝不支夕。僕在家徒爲父兄之累耳。不如遨遊諸侯浪士之間、以竢時機也。乃賦詩曰、藐有阿兄養老親。一身許國表王臣。寧懷洋稜葬魚腹、不作苟生左衽人。遂去到京師、所在伏匿、備極苦楚。二年丙寅春、幕府再征長州。二郎乃與北垣國道原某諸子、航海抵讚岐、見高杉晋作。遂俱抵防州、入集義隊。屯于富田建笑院。作家書、預叙訣別、蓋欲一死以報德山世子恩遇也。初銀山之役、一敗、多喪長防之良。隊長佐々木某以二郎不及事而走、疑其反覆也。禁從軍。至此北垣原二子使二郎督諸客兵、潛抵山口、訴其冤。當此之時、四疆受圍、攻戰方酣。因禁民間作盂蘭盆節蹈歌。院中有地藏堂、村人詫供香花、乞開門。二郎不許。相馬某乘醉開寺後小門内之。會二郎病聾、臥不知。佐々木某固憤二郎越班上訴、將中以嚴法。事出倉卒、二郎無暇謀之。北垣原二子且其人性戇直、羞歸罪於人、欲獨免。乃斷然決死、從容作書訣二子。吟魂魄不歸天與地、死爲忠鬼護皇基句。又沽酒割雞、與其友三崎某訣飲、至夜半、託以後事。又呼相馬某俱入室、割腹、使檢其淺深、自把煙管喫煙、少時仰天嘆志業不遂、引刀斷喉而瞑。一如所聞。河

羽峯曰洵然々々

田氏法時年二十有三、實是歲秋七月廿七日夜也。遠近識與不識、皆痛惜其冤枉云。

善諷子曰、二郎之一死、可謂烈矣。然吾惜其死而無益也。佐々木氏何人。一隊之長、而責小節苛刻矣。吾又惜其量之狹隘也。噫。

南摩羽峯曰、二郎徒死、無寸益於國家。然其志則可憐矣。若使之讀書而知理義時勢、必有所濟也。惜哉。

小山春山曰、二郎壯士。可憐。若有能用之者、必應充裨將之任。而徒死如此。可惜哉。

河村瑞軒傳 或作瑞賢

后得曰小妻敬

充江曰機智超凡

河村瑞軒、名安治、稱十右衛門。瑞軒其號。以號行。不詳其鄉貫。初微賤、以輓輅爲業。爲人剛毅、有機智。明曆三年、江戶大火。瑞軒料材木之價騰貴、先其火未滅、括家財、晝夜兼行抵岐曾。投材木商某謀、多買材木。某大喜、乃延之室。瑞軒見其兒游中庭、探囊出楮金一枚、以火筋鑿小孔、拈紙爲絲貫之、作玩具以與兒。其妻見之驚曰、是重貨也。汝自何得之。兒曰、江戶之客賜之也。妻乃語夫。夫亦驚曰、如是重貨作玩具、豈非大度之貴客耶。益敬待之。瑞軒因某約盡買岐

鶖江批

曾數村材木曰請速運漕之江戸價則直與材木換付因盡煤印其材木纔付金五兩而去既而江戸大火之報至林木價頓騰貴買者爭至而林木皆既為瑞軒之有作筏送江戸瑞軒雇兩奴悉收之買者陸續至兩三日間悉賣之獲數千金瑞軒固精乎土功於是諸侯豪商築造家屋者多命瑞軒瑞軒皆應請其直廉而築造堅美故其名益著嘗芝增上寺屋棟上瓦一枚破壞主僧欲修之命瓦工其直甚高詰之曰屋高矣不植扠幹不能修之故然又謀之他工亦言如初乃謀之瑞軒瑞軒曰易々耳明日修之厥明

鶖江曰亦是機智超凡

后得曰徒大窮措大難輕

乃造紙鳶向屋上放之度紙鳶踰屋上絆其絲使之低垂屋後捉之去紙鳶以大綱接續其絲端而引之自屋上垂于屋前後植巨材地上結綱使瓦工緣而登屋上須臾而修其破壞畢人皆嘆稱之瑞軒素不識書然既富多購書史倩學士講而聽之尤精乎農桑水利經濟之學新井白石徵時稱傳藏就瑞軒借書讀之瑞軒知其非常人善遇之嘗欲妻其女於白石語家人家人曰窮措大何為宜更選佳婿瑞軒曰此非汝之所知也傳藏骨相非凡雖今窮後必成偉器取貴富也必矣乃使人私白石白石不肯其人諭

鶖江曰瑞軒以女妻一書生[illegible]人之所不及白石辭之尤見其難及

后得曰登城用當時語

之曰瑞軒以千金所購地與子子以為學資遂志不亦可乎白石固辭之其女美而艶柳澤侯吉保納為側室時侯居川越執幕府政柄威權赫灼後賜姓松平瑞軒緣侯紹介與上國豪商角倉某交結穿堀川渠於伏見京師之間通舟楫以便運漕又河内和泉之間往々霖潦被水災因穿渠浚河與淀河通凡三里開名之曰安治川以其土築山於大坂川口名之曰瑞軒山云幕府賞其功擢為代官一日登大城坊主（城中掌故名）來告曰新井筑州請見君瑞軒久在上國不知其為誰怪而蹊之既白石來曰河村君々濶余

鶖江曰妙筆淂遷史神髓

后得曰善作當似可

新井傳藏也昔年辱厚意不知所謝瑞軒曰唉傳藏君乎何其堂々余不過為代官然君外青雲喜余見之不過也大笑而別初瑞軒謁貴權某請曰僕素寒微今為世之所知若得稱官名足矣其笑曰易々耳吾使汝稱兵部卿然決不可以眞字書當以假名書比與字不幾也字蓋以日備奉行國音通兵部卿也瑞軒始不解其何故低首而思既而悟啞然仰天大笑曰洵善矣拜謝而去

甞諷子曰幕府之盛時貴門地尤難乎仕宦瑞軒以輓輅賤人得為代官亦可謂偉丈夫也哉若使瑞軒

蒦江曰引傳中之語轉化為贊何等才思

生于今代為眞兵部卿為工部卿亦不難也嗚乎惜哉

川田甕江曰。其人奇。其文亦奇。篇中寫機智過人處尤有精神。但瑞軒始通奥羽海運。事見白石文集。今省而不載似可惜。

小山春山曰。瑞軒伊勢人。其先世仕北畠氏。後降民間。猶住于伊勢。父曰竹右衛門。瑞軒幼而亡命。飄泊四方。遂以機智為幕府所任用。最長于治水。其所施為奥羽海運畢生大業。而有功乎國家者。本傳固不可遺焉。然而白石先生奥羽海運記。炳烺煥發。真不朽大文字。不必待後人表掲。惟子闇省畧之意。其在於斯歟。

又曰。駿州久能山石華表。將換以銅製。然恐壞石柱。命工存全形收之。其費當千餘金。乃謀諸瑞軒。瑞軒曰。三百金能辦之。吏大喜命之。瑞軒依華表形。鑿小溝於其下。如廿字狀。又採楙木細條。更小之填塞溝内。既而繫組於石柱。使衆丁徐曳之。倒溝中。枝條柔軟。毫不傷柱身。官褒其敏智。別賞金數十兩。又京師八坂塔傾焉。命瑞軒起之。瑞軒穿小池於塔側。瀦水經旬。地墊塔起。此二事載續武

林隱見録。乃附之傳後。以補軼事云。

甲申八月初五。志于旡悶室北窓下。

岡田后得曰。此傳原有浮浪逼乞賑邮一段。摹寫頗妙。今削去似可惜。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喆　仝校

蒲生重良

翠亭曰余明治十一年作偉人傳二編有言曰四十四年海内必有大變是人事天數則然今不俟四十四年而果有變乱柄國者未可輕挙士之言也噫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二編跋

世道年衰。人心日澆。洋教乘之。蠱惑愚蒙。煽動姦猾。吁。處今之世者。如乘弊船。可勝慨哉。家嚴有憂於此。著偉人傳。既已至第七編。其所載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蹟。壯烈泣鬼神。是亦可以興起世道人心歟。欽讀之餘。遂書卷末。于時有客云。茨木縣暴徒嘯集。擲爆裂藥。襲撃警察署。洋教之毒。蓋至此。為之絶嘆。

甲申秋九月。

男　蒲生重裕謹題。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二編卷之上終

后得曰、雷助義烈、與轟震動一世、不負其名。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二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下斗米将眞傳

下斗米将眞者、陸奥人也。字子誠、通稱秀之進。幼字雷助、號形水。系出自平将門。世仕南部侯、食采地百石於二戸郡下斗米村、因以氏焉。後徙于同郡福岡驛。父曰總兵衛、母丹野氏。初丹野氏夢天俄曀、迅雷忽震于頭上、覺而有身。十一月而生男。因字曰雷助。天資勇悍。六七歳常為戰鬪之戲、自為大将、指揮群兒、如熟乎韜鈐者。嘗從父赴親戚法會、偶聽父老話南部世臣大浦右京强僭詐術、遂割津輕膏腴之地、而列於諸侯。是以南部君臣皆讐視之、乃切齒扼腕、有不勝憤懣之狀。父老異之。既長、修武技、涉獵書史。慨然欲有所報于津輕氏。兄平九郎為人柔弱且善病。一日父語母、以欲以弟為嗣之意。将眞聞之大驚、輙沓髙屐逃亾、抵江戸、投室町商某家（称美濃屋惣三郎）。時享和三年五月十一日夜也。既而寄食於夏目長右家（住本所二丁目）。變姓名、稱中山紋藏。居二年、長右嘉其困學篤志、使學於其師平山行藏塾。将眞大喜、益勉勵修武藝。如是者四年、業大進。行藏亦大喜、悉傳其奥秘。謂長右曰、繼我武道者紋藏也。賞之以良治吉光所鍛短刀。當此之時、行藏建蝦夷防禦之策、屢上書幕府、遂受嫌疑、禁集徒教武藝。於是門生相謀、推将眞繼行藏業。将眞固辭、弗聽。因教授門生。先是将眞既別居。然以有密謀、不欲久居於此地。適遇兄報父病、乃告別於長右・行藏及諸友、歸郷、改稱大作。無何父病愈、遠近來學者日多。将眞乃以屋後一倉為講武場。文政三年六月、藩主利敬憂鬱遂卒。臨疾革、嘆曰、我臣無如大石良雄者乎。将眞聞之、扼腕悲憤、不自禁。遂以十月再上江戸、寓岩名昌山家、竊覘津輕氏動靜。當此之時、嗣侯利用（称吉次郎）尚幼、未叙爵位。津輕氏（越中守）任侍從、叙從四位、南部侯班遥在津輕氏之下。将眞益憤激。将歸郷、圖報讐事。竊謂昌山曰、君辱臣死。吾将行博浪沙事。因慷慨訣別。口占曰、英雄心事如相問、總在紅涙萬行中。既歸福岡、招諸弟子謂之曰、我所授火術、近日将試之。諸子請勉之。諸弟子乃製造紙包筒・地雷火・毒煙筒等數十丸、試放之壙野。一晝夜無一悞者。将眞大喜、張宴賞之。厥明又謂諸弟子曰、猶有天墜砲・震天雷・連株砲及眞田幸村所傳紙筒七挺秘術。請傳授諸子。又製造之。皆曰。

津輕七人外崎某行師七百餘人於非大道寺即一門津輕稍支也又曰事實多訛傳

后得曰快快

后得曰說語如讖行史

謹諸製造既成乃謂其子總藏及門生關良輔一條小平太等曰夫津輕氏之為我主家舊讐世之所知也而令彼以賄賂位于我主上利敵公終憂鬱而入黃泉為臣者豈可共戴天乎吾將欲俟其就國之期要擊之於國境矢立嶺而齎積憤汝等其勗之皆扼腕曰謹奉命至期乃命家僕大吉負火術器械與總藏良輔等間行抵羽州白澤途中一夕而蠹蝕紙砲一挺衆大疑之將真乃點火放之以釋衆疑且使總藏筮之遇姤䷫之遯䷠曰此蠹自然生而齧破物形婦女用智大事不成其象太明也良輔在側曰先生嘗曰大吉似直實而姦黠貪惏彼嘗加我非法我不勝憤怒欲刃之今此占必大吉也請斬彼以血祭軍神而後從事將真曰成敗在天豈尤人乎不顧而發遂至矢立嶺乃埋伏地雷火於嶺上要害地良輔等守之伏紙砲一挺於嶺下總藏等守之更置紙砲二挺於別處要害地以備不虞乃令曰所讐越中守一人而已餘勿濫殺害身自從數人徘徊沿道而覘之當此之時大吉果竊使人抵弘前告密謀於是津輕氏急棄儀伏夜自間道潛行至弘前將真要之路放短銃從者狼狽而逃大導寺某帥七百餘人迎越中

又曰義聲亦震動海內

守於本道已抵矢立嶺良輔等放大砲地雷火亦隨發聲震動山谷某等恐愕僅以身遁然事既破矣將真又變姓稱相馬挈妻伊曾及良輔奔於江戶僑居于表三番町集徒講武毫不憚畏也津輕氏訴幕府捕賊官索將真甚急捕吏已知之畏其精乎武術且多門生不敢輕迫欺致之於室町商家而縛之遂下獄良輔亦下獄明年正月七日優旨移幽二人于幕府臣某邸八月廿九日市尹傳閣老笹山侯青山下野守命處將真於斬梟首於小塚原良輔亦被斬將真時年三十四良輔二十三初將真之寓于夏目氏也其仕女與子誤破缺其主所愛陶器夏目氏夫人叱責之將盡收其衣服而使去將真意甚憐之乃携破器直造主前頓首謝曰僻地鄙人未曾見如此名器感觀之餘偶失手幸賜恕宥事因得寢與子感其德眷戀不已夫人因媒而為夫婦伊曾即是也將真為人仁恕真率善事父母能接僚友性不嗜酒然好張宴飲人酒間縱談古今治亂興廢及忠孝義烈之蹟慷慨扼腕如身關其事者也平生傚其師平山行藏所為雖隆冬脚不韈洗面不用湯曰不用湯者死而顏色不變及其梟首顏色果如生云所著有百將

后得曰、政之進既有佳傳、出于前編。

傳十卷、韜鈐階梯五卷、戈止格言、粮餉辨各一卷。

善諷子曰、於戯烈矣哉、将真以匹夫報諸侯、震動一世、其志真不愧張子房也。且方其未被刑、南部侯利用為侍從、死之明年、津輕氏以驕奢被譴、又明年遂致仕。南部侯之班位、不復在津輕氏之下、則将真可以瞑矣夫。李太白咏子房事曰、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余於将真亦云。

又曰、嘉永末年、余初遊江戸、訪岩名昌山、昌山羅中風、舌澁語言難了、無幾而歿。文久中、其子政之進遁難匿于余塾。藤田東湖作将真傳云、據昌山紀事。惜當時不叩将真事於岩名父子也。

重野成齋曰、将真憐婢一段、大有精彩、此篇得之乃可傳。院本演戯感動人、亦唯從這個裡著意想来。

川田甕江曰、余嘗讀芳野金陵文集、亦有将真傳、與此傳大同小異。然此寫岩名昌山所口說、其得實也必矣。

村山拙軒曰、岩名昌山屢訪先人廬、一日談将真事、雄辨如流、余侍坐聽之、屈指殆三十餘年矣。今讀此篇、追喚昨夢、為之憮然。

后得曰、無限感慨。

又曰、記事詳明、毫無懈筆。吾兄之長技。

津輕士人外崎覺藏為余云、文政三年六月、南部利敬卒、利用嗣、而津輕侯敘侍從在三年十二月。明年四月、下斗米将真謀事、五年八月處斬。八年四月、津輕侯寧親以眼疾致仕、世子信順嗣、至天保十年、以驕奢致仕。傳文恐誤、因付錄備參考。善諷子自誌。

岡田后得曰、傳文據将真子孫所草行狀及岩名昌山當時所親見聞、則其確實可知矣。外嵜生之說、吾不能無疑也。

尾崎朝秀傳

尾崎朝秀者、舊福岡藩士也。初稱彌助、後改總左衛門、為人忠鯁、憂國事。元治間、數上富國强兵策於藩侯、々擢為周旋方（職名）、往来諸藩、廣與海内有志士交。當三條某々五卿自長門移于大宰府之時、尤周旋盡力焉。又嘗受命航海到對島、調停其藩忠邪内訌。弔其殉難士、賦詩曰、身死時艱不遂勲、定知餘烈掃妖氛、客窓一夜風濤惡、月暗有明山上雲。既而係嫌疑、召還、與其子朝宣俱下獄。父子別囚、不許相面。且獄中無筆硯、乃拈紙為縷、糊紙作字、以書歌一首贈

之曰。天津風八重棚雲遠吹掃邀限奈幾月乃影遠。見末。保志慶應元年冬十月六日。遂命自刃。時年五十有四。朝秀少而好讀和書漢籍。著齊語楚言數卷。平生與平野國臣友善。嘗作詩贈之。有身蹈艱辛斃後已便應不恥封疆臣之句。至明治三年。藩侯賞其忠志。賜祭粢銀二十枚云。

善諷子曰。福岡藩士某嘗携平野國臣所製紙縷字和歌一首來示。其文字巧妙可驚。而用世所謂塵紙者。獄中窮困亦可想也。朝秀亦製紙縷字以書歌。豈得其法於國臣耶。抑國臣得之於朝秀耶。余謂朝秀於國臣爲先輩。則國臣之得之於朝秀也必矣。嘗有

詩曰。淋漓刺臂血。古人曾著書。奇哉平野子。獄窓送居諸。一首國詩吐幽憤。紙縷作字筆不如。今移以贊尾寄氏。豈其不可乎哉。

小山春山曰。朝秀可傳者。顧不止此。而軼事不傳歟。論贊以紙縷字一事。紆徐成文。極有姿態。

岡田后得曰。傳文枯寂。故至論贊著姿色。竟成妙篇。

后得曰次後擁兵時

后得曰想見髯髭盡裂之狀

桐野利秋傳

桐野利秋者。舊鹿兒島藩士也。初冒中村氏。稱半次郎。後復本姓桐野。天性豪勇。狀貌魁梧。膂力過人。少時好擊劍馳馬。其友田中幸助勸之學問。乃涉獵經史。略通其大義。喜論天下之形勢。慶應三年丁卯秋。將軍德川慶喜逼於衆議。辭職入浪華城。怏々怨望焉。當此之時。諸藩出兵護衛京師。長兵據竹田道。土兵在間道。薩兵五百固守鳥羽道。利秋及黒田某爲之將帥。越明年戊辰正月三日。慶喜率兵將入京師。守兵誰何。曰。舊將軍參朝也。守兵曰。携兵者不許過。

當奏請之。從兵不可。將破門而過。利秋大怒。令曰。帥兵逼闕者賊也。可伐矣。守兵乃放二大砲。小銃數百尋發。聲震天地。伏尸蔽野。既而長土兵來援。賊兵會津桑名二藩士尤剛強。抗戰不退。放巨砲燒我營。利秋不顧。叱咤奮前。我兵無不一當百。日暮交綏。明日再戰。賊兵敗走。據西方城。其翌錦幟翩翻。六師齊進。賊逃走入浪華城。六日遂航海遁于江戸。此役薩兵死者僅六十二人。長土死傷亦不滿百。賊死無算。可以築京觀云。四月征討總督東下。利秋帥大隊而從。踰函嶺。抵小田原。東台法親王陳慶喜恭順狀。請見

后得曰韻語學盲史

總督利秋拒而不可從。僧某諧利秋館。以親王意贈金若干。利秋大怒曰。吾何用此污穢物為。直擲金而起。遂進入江戶。與西鄉隆盛收江戶城。當此之時。舊幕府麾下士等嘯集于東台。號彰義隊。勢甚猖獗。官諭之不散。遂遣兵剿之。前一夕利秋往偵。一賊闖然躍出。拔刀斬利秋。事急不暇拔刀。左手把刀欛禦之。二指墜。右手極力撞其喉。倒。乃斷其頭。有知者曰。是麾下劍客某也。松平容保之嬰城而不降也。朝廷又遣利秋討之。既至帥加治木兵。自間道與白川口兵合。遂攻陷若松城。後論功。賜祿百餘石。陞陸

軍少將。歷官熊本東京鎮臺。六年征韓議起。以意見不合。與隆盛等俱辭職去。　朝廷重其舊勲。猶假其官爵。既而訛傳執政遣刺客圖隆盛。於是利秋與隆盛等帥兵一萬。將西上問其故。　朝議褫二人官位。下征討之命。　天兵海陸並進。遂討滅之于薩之城山。實明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利秋死時年三十有九。

善諷子曰。余聞之肝付海門曰。利秋之在東京也。鮮肉如陵。醇酒如澠。日費巨財。以讌舊朋。海門謂之曰。子盍少自儉以為子孫之計。利秋笑曰。我兵士也。有今日無明日。貯金何為。海門爽然自失。嗚呼是利秋之所以臨戰無敵也歟。而竟悞乎大義。惜哉。

重野成齋曰。貯金之事與傳中擲金相映。襯妙在有意無意之間。

村山拙軒曰。利秋之勇豪快活。而誤乎大義。吾為國家深惜焉。

岡田后得曰。文有刀槊之氣。腥風血雨。颼々逼人。

洞齋曰將傳其人。先言有其所據。是所以取信於後世。為其傳之重也。

金忠輔傳

余讀宋濂秦士錄。服其人氣魄之豪。又愛其文章能傳其人。欲求鄧弼其人於我邦。倣其文。立之傳。而未得其人也。往年仙臺人千葉生為余說金忠輔事。其人氣魄之豪不讓鄧弼。因欲立之傳。而以有其出處未詳者。故未執筆也。頃者。加藤櫻老來示其所著金忠輔傳。與向所聞於千葉生大同少異。因合攷而作傳。

金忠輔者。仙臺士人某之子。居于南小路邸。或云其先為女真族。避亂皈化。故取其國號以為姓。始與父

春山曰氣宇肖項羽

洞齋曰三句為下伏案

又曰形容豪放之態文勢亦佚宕

洞齋曰刪歸下於字如何

俱居城外采邑。比十五六歳。獨来城下。從櫻田修輔學。日夜孳々。涉獵書史。不治章句。唯通大義而已。時發奇問。修輔不能以荅。嘗曰。之子膽大。氣已食牛。異日必有為。忠輔常慨然嘆曰。仙臺僻陋。不足以有為也。人皆異之。又從狹川清治學擊劍。不甚勉而已。略通其術。藩侯嘗檢閲士人武技。先期諸士皆演習之。獨忠輔自若。遊蕩一夕。遊壚竈飲酒放歌。及期友人強拉而歸。宿酲未醒。踉蹡上場。其敵頗有精技之名。衆皆為忠輔危之。忠輔乃大喝一聲。敵已被擊其肋。蓋以氣壓之也。平居不妄交人。客踵門則入室蒙衾而臥。稱疾不出。嘗自銘其烟管曰。懲忿窒慾。驅睡慰勿。視世如糞。視人如蛆。或曰。結句一作天下如屎。人間如蟻。弱冠遊石港花街。與一妓狎。土人某亦愛其妓。屢登其樓。忠輔不勝忿。一夕要其歸於路而殺之。投尸海中去。久之。其事已露。忠輔恐而亡命。潛匿松前。當此之時。蠣崎侯有故。移封梁川。侯諮之忠輔。忠輔為畫策。齎千金抵江戸。謀之幕吏用事者。遂復舊。侯大喜。欲厚報之。問其所欲。忠輔乃請得千金。侯笑曰。易々耳。然功大而報薄。吾請俟他日更有所報。今姑從子望。乃命侍臣出千金賜之。忠輔曰。此金今無

后溟曰好笑

春山曰梟雄亦有兒情可憐矣

洞齋曰忠輔而依々於叔父如此所謂鬼眼含涙[illegible]親之不亡可見矣

所用。願暫託之侯府。乃辭去。抵石港。奪前所狎妓。更誘惡少年數輩。白服葵章。衣盛粧。妓稱夫人。鹵簿儀仗。儼然如列侯將。到蝦夷。先使人宣言曰。幕府之庶弟有故晦跡於茲土。土人初未之信。既至。聚土人謂曰。汝等各言其所欲。我其大賜汝等。乃遣使於松前取饗。所託金悉頒與之。土人始信之。崇敬稱公子。忠輔乃往加摸察加。遂至魯斯亞。會國中有叛亂。忠輔討而平之。國主賞功。封其土。土人亦服之。忠輔慨然曰。師曽云。異日必有為。今少償其志矣。然久不得鄉信。且頗思食鄉味。乃竊遺書叔父。問其起居。請得醃菜數十禮。叔父諾之。乃相會於海上。事係國禁。叔父懼其暴露。遂絶之。忠輔嘆曰。余所居之地。窮陰冱寒。殆將墜指。而不肯移者。以其近故鄉。得屢審丈人起居也。今既如是。請就暖於南土。哀泣而別去。不知其所之。後數十年。仙臺漂民抵于安南。其大臣某召見之。其威貌儼肅。儀衛森列。曰。我本與汝同鄉。金忠輔者也。今為茲地客將。尚國王女。位列賓班。食祿萬石。我有叔父。尚好在否。汝等歸國。則為我傳語之。於是款留設盛宴。盡驩而遣。命舟師護送之。北行數日。舟師忽指一點螺黛曰。彼即所謂金華山也。當向彼而

后得曰賣卜者秘訣

洞齋曰見廐馬乍想起擭金術馬苦而金出矣術奇而文亦奇

又曰所謂視人如蛆

往。乃別或曰。忠輔入加理科爾泥亞。為其酋長。不審其所終。忠輔為人倜儻不羈。機智雄辯。豪氣壓人。少時與山岸八彌同詣狭川氏。途語之曰。請與子遊南部。八彌辭以無路資。忠輔笑曰。我有餘貲。莫以煩慮。八彌請歸理旅裝。忠輔叱曰。大丈夫橫行天下。何旅裝之有。遂弊袴木履。相携而發。宿南部旅舍。忠輔實無一錢。乃稱賣卜者。借紅氊安几。二人並坐。八彌揲著。忠輔判之。有一傖父来請筮。忠輔察其顏色。喋々說禍福。偶中其意。傖父以為神。延譽人。癡蝟集。一夕而得一方金。又投一村正家。請宿。主人不肯。強請而

後許之。所獨得一方金已盡。無復明日資。八彌大憂之。忠輔夜起往廁。見廐有馬。竊抽蕃椒末。塗擦馬兩眼及鼻孔。以焉馬顛倒。苦甚。主人視之嘆曰。馬病篤矣。遽走使迎馬醫於隣村。忠輔視之曰。此馬之霍亂也。危甚。我有良藥。請治之。主人曰。幸甚。忠輔乃盛水於一大盆。出藥末囊中。投之。手洗馬眼鼻。其苦忽止。主人感其即効。忠輔曰。此天下一方奇藥。余所重惜也。然不忍見馬病苦。而用之。主人大喜。出數金謝之。旅中嘗與一士人同宿。忠輔出浴揮手。餘滴污其面。士大怒。尤之。忠輔强辯不謝。士益怒曰。大丈夫生受

又曰出其不意挫其膽所謂排杭衛虛制勝之術

后得曰好笑

后得曰一結尤奇

又曰插時事精采煥發

此污辱。不若死。請詰朝至某野決鬪。忠輔笑而諾之。入夜被酒熟睡。鼾聲如雷。士思所以勝。通宵不交睫。昧爽到其地。待之不來。屢促之。忠輔堅卧不起。士謂忠輔怯懦不能來鬪也。於是怒氣頓消。不覺班荊而困睡。忠輔料其已如此。徐起。時日昃。曰過午。忠輔曰可矣。乃到其地。則士睡而不知。忠輔乃接口其耳孔。大聲喝之曰。豎子起決鬪。踐約。士驚起。曹騰不知所措。竟拜謝乞和。又嘗投旅舍。有客圍棋。其手談頗高。忠輔視而戯之曰。下手下手。客怒請共圍棋。忠輔實纔辨其死生耳。笑曰諾。然余不欲徒圍碁。若賭千金

則可。圍而子無千金。無已則請賭首級乎。乃自取白刄置。而對枰而坐。客恐怖而逃去。善諷子曰。鄧弼自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忠輔既立勳萬里外。則其命有勝弼者耶。嗚乎方今安南屢被佛兵蹂躙。若使忠輔在此時。必當有更立奇勳。惜哉。宋濂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鬟上衝也。余於忠輔亦云。

又曰。櫻老遊仙臺。安政丙辰歲也。而忠輔友人吉岡

九左衛門者云。忠輔年今當五十餘歲。則忠輔文化文政間人也。千葉生名貞。號白雲。須髯作蝟毛磔。亦奇士也。安政末年。二十左右寄食於羽倉簡堂先生家。余曾訪之。時方春初。奇寒料峭。生忽脫衣典之。沽酒飲余。悲歌慷慨。遂為余說忠輔事。生曾訪余於下谷長者坊湯川氏。時方暮秋。風雨淒凉。猶著葛衣。顏色蒼然。余乃溫酒飲之。且脫綿衣。副詩一首以贈之。生拜謝而去。其詩云。忽脫著衣聊惠投。憫君衣薄不勝秋。莫嫌汗垢斑斑色。猶是新於晏子裘。後不相見者數年。文久某歲。忽拉岡天爵訪余於麴坊青天白日樓。余為置酒。縱談時事。盡驩而罷。其後不復相見。到于今而無消息。問天爵。天爵亦不知其所在。蓋戊辰歲殉國難也。噫。

豐島洞齋曰。山田長正之覇于身毒。金忠輔之主于安南。皆不得志於自國。而飛揚於萬里外。蓋其磊落狡猾之才。不能施之治世。得遇亂國投隙乘釁。始行其術耳。自君子觀之。雖有所弗要之。亦不失為偉人。如長正之舉。世多知之。至忠輔。則其事殆湮滅少知之者矣。綱亭大雅所以標出而傳之也。

小山春山曰。鄧弼誠奇傑士。萬夫之雄也。然不得試諸實地。入山為道士。而終不及忠輔單身涉海建功於殊域。以吐萬丈之氣也遠矣。予閱此文筆力雄健。亦當步武乎泰士錄。非是不足寫奇士也。

岡田后得曰。如是長篇。讀之不覺長。以其一段奇一段也。

佐田介石傳

后得曰。困學可想。

介石。本姓廣瀨氏。熊本縣肥後國八代郡鹿島邑真宗淨立寺廣瀨慈博之男也。母佐伯氏。為同國飽田郡小島町真宗正泉寺佐田某所養。冒佐田氏。天資穎敏。幼而不與群兒戲嬉。唯好讀書。鄉邑稱神童。年十三。避世囂塵。結艸庵於山中。苦學六年。年十八。負笈求良師友於海內。遂受業於筑前法雲禪師。於豐後南溪禪師。於本願寺大學林。學識益進。聞寰中禪師在西京嵯峨天龍寺講周易。乃往聽之。有所發明。著周易三千年眼。因欲益究天理。卜幽棲地。閉戶沈

春山曰。藩字作騎兵隊。殺幕吏。非當時藩論也。

羽峯曰。卓見。

羽峯曰。將屠氏而能如此。爲士君子者誰不愧。

后得曰。終身不負此時懷。

思者殆十餘年。一旦豁然開悟。製天文視實等象儀器。以駁擊西洋地動說。文久末。尊攘之說起。海內洶洶。長州藩殺幕府使節中根某（称一之丞）。鈴木某（称八十五郎）。元治紀元。幕府遂毀長藩邸第在江戶及京師大坂者。將大舉征長州。介石大憂之曰。此天下之大事。國家存亡所係也。乃上書。乞往長州。說其藩主。使之謝罪事。將行而終已。介石不勝慨歎。脫走赴長州。路過鳥野。口占曰。幽草長於作沒吾馬上身。前途猶幾里。欲問顧無人。崎嶇困頓。達長州。見木戶孝允。議國事逦去。以國事獻言。朝廷及幕府者。前後凡三十餘

度。乃詠懷曰。國乃太兔。法乃太兔。登天身乃限里盡志。天淚天無斃禮卧壽。末天明治三年庚午。介石來東京。回向院（淨土宗）住僧行誡訪介石。一見如舊。遂招介石於寺房。留寓一年。既而淺草寺（天台宗）住僧部舜招介石。置其別亭。詩僧六如所寓。介石大愛其幽閑。亦留寓一年餘。當此之時。舉世皆喜西洋奇技淫巧。日用物品多用西洋產。於是乎金貨濫出。上下窮乏。介石憂之。作世益新論。桑茶亡國論。洋燈亡國論。栽培經濟論等。痛排之。世莫之信者。唯島津左府木戶參議嘆稱之。云十年丁丑。駿州臨濟寺住僧貞山與

羽峯曰。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者非耶。以是爲屈西洋人。不免野老自大。

又曰。亦是有所見。

武州玉泉寺住僧古梅謀。付資金若干介石。乞製視實等象儀器。介石乃命名工製之。五閱月成。出之內國勸業博覽會。自大書揭示曰。天動說視實等象儀器。行誡賦詩贈之曰。五大洲中無等象。鬼工神算實堪驚。非君假佛經刀。削天地方圓焉復正。人或駁其說。則引證眼前實事辨破之。其問難答辨。裒然成卷。名曰天地論往復集。又著書名日本鏈々破西洋地球說。贈之西洋教師某（称ベツキル）。其竟不能答辨。又西洋星學博士某欲實測金星來我國。介石舉六疑問之。其亦不能答而去。其書名曰天學疑問。又舉疑義

數條問米國教師某（称ウリヤモス）。其僅辨其一疑。其說甚不切。介石乃引証物理三十條。以痛駁之。其書名曰天學疑問詳說。嘗說教於神奈川驛曹洞宗本覺寺。痛斥天主耶蘇兩教。聽者凡二千餘人。天主耶蘇之徒。不勝憤懣。使其徒鈴木目黑等妨擾教場。信聽者數十人怒毆打之。警官竟拘引鈴木目黑等去。自是厥後。介石以天文經濟兩說。巡教於海內。其名震于天下。其在信州也。信其說者尤衆。皆欲廢用洋品。以興國產。立一社。曰憂國。自是之後。諸國陸續由介石立社。其在浪華者曰保國。在東京者曰觀光。在西京

又曰共社亦盛哉

又曰立志壯氣能動人

后得曰賢母

羽峯曰其著書亦多矣

又曰吾儒之道不外日用彝倫中庸之事何高之有

者曰六益。在滋賀縣者三。曰共憂。曰護國。曰博濟。在岐阜縣者曰濟急。在愛知縣者曰輔國。在三重縣者曰魁益。又開觀光支社于桐生。足利高崎開報國社于長野縣。最後開富國社于新潟縣高田。其在高田也偶患寒疾。猶力疾上壇說教。衆請其休息。介石曰今日是何等時。邪說暴行大作。天下之形勢危於累卵。豈可以微恙安臥乎。余為國家說教。縱令死于教壇高坐之上。無復恨也。聽衆皆感泣。既而疾益篤。遂寂。蓋十五年冬十二月九日也。世壽六十有一。僧臘若干。初介石之負笈游學四方也。其母佐伯氏以常

節衣食所蓄金五百兩。充其學資。介石學成。常誦之。未嘗不悲泣云。所著有老子三千年眼。助字隱。虛字隱。實字隱。佛法國益論。天邪正謬總彈。大日本大聖傳。護法新論。辨妄。佛教創世論。邪蘇興廢年表。須彌山疑問辨。視實等象儀記。同詳說等數十種。

善諷子曰。介石之天動說。未必可信從。唯如其經濟說。實先獲我心矣。然如天動說。亦可見其氣魄。與洋人辨難。洋人不能答。何其倔強也。如其到處衆庶尊信而立社亦有是多者。嗚呼彼浮屠氏而能如此。而吾儒之大道反尊信者寡。何也。豈非以其曲彌高其

世人唯喜奇僻而滑正不可嘆也

后得曰世人多不詳其門狀不窺見宗家之奧耳為之絕嘆

和者彌寡耶。可不嘆乎哉。

又曰。余不知介石。而知淺田宗伯。宗伯與介石交善。寄其行狀。以請立之傳。余案其狀。卓々可傳。不愧為宗伯之友。古人云。不知其人。則見其友。宗伯以漢醫為一代泰斗。則介石之為人。亦可知也已。於是乎遂為之傳。

小山春山曰。余未知介石之事。今讀此傳。始知其概。蓋其人慷慨憂國。與月性相似。而其實學益於世。似或過之。近世真宗門徒之出人才。何其多也。可謂奇矣。

南摩羽峯曰。介石不免為一個頑固奇僻僧。然其憂國心之深。氣魄之壯。操守之確。有不易及者。亦足以砭薄俗輕佻子矣。

岡田后得曰。介石慷慨憂國。著栽培經濟論。重野成齋中村敬宇栗本鋤雲諸老先生序之。則介石亦韓愈所謂墨名而儒行者耶。

鳧江曰曰能二字下力批點

鳧江批

東胤禪師傳

東胤禪師。名梵仍。幼名乙吉。東胤其號。横山氏。近江國浅井郡高畑村人。吾老友小野侗翁季弟也。幼而穎悟。年方四五歲。遊戲侗翁傍。聞其受句讀。輒朗々成誦。終卷不錯一字。其父奇之曰。此兒英物。非可置耕桑間者。一日語之曰。我聞一人出家。九族生天。汝其能乎。曰能。乃携入京師。拜華園妙心寺中南海禪師（塔頭降花院法嗣空妙住禪師）。薙染具戒。稱等慧。于時年甫七歲。後以號行。就槐窓大室二禪師。學經論。稍長知宗門有佛祖一大事。入象匏禪師門（攝州祥福寺神鑑獨眼禪師）。參窮

有年。禪師示寂。乃遊濃州。參耕隱禪師（福田大勝寺金剛正眼禪師）。既而歸華園。參穎鳳尭禪師。得師印可。住持太嶺院。為第十世法嗣。奉本山命。應化關東。前後十年。萬延中。西歸。患眼。醫治無効。遂盲。然有記性。来往一山中。及勤行佛前。不須人扶。文久二年。移住華園大龍院。院敕謚靈光佛眼禪師開基之地。門望嵩高。而無田禄檀越。荒廢無住僧已久矣。而東胤甘居之。一夕大雨。堂宇皆漏。乃打一偈云。屋漏家風屬瞎禪。同參夜雨轉凄然。笊籬木桶難摸索。兩個雛僧隨意眠（一第句第三句皆禪家典故）。住寓殆十年。麥飯粗茶。資具空乏。明治

成齋加圈

三年。復退居大嶺院。貧困益甚。晏如也。十一年秋。移居靈雲院。々華園四本菴之一（本菴猶云本寺。其派通稱）。十三年。當特選入微笑菴。々在玉鳳院中。華園天皇靈跡。而開祖圓成國師之塔處也。侍真守護。十有八月（侍真。侍真像之意。亦其派通稱）。遂寂焉。前此十四年六月。傳法弟子知仰。十二月示微疾。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陰暦十二月十二日）。即國師示寂正當忌辰。東胤黎明盥漱。命侍者點梅湯。喫之兩椀。曰今朝氣色最佳。言了。端然凝坐而瞑。如有與國師冥合神契者。徒弟奉遺命。塴于大嶺院西北聯芳塔下。世壽六十五。法臘五十八。東胤為人

篤實。雖既出家。能孝能弟。頗有儒行。其未盲也。屢歸省。不絶餽遺。不類窮禪衲。安政中。兄侗翁蒙嫌幽居。東胤深憂之。為雪寃之計。至矣。慶應中。侗翁在京師。數訪其居。當是時。國家多故。世論洶々。如風潮湧起。東胤竊憫之。注目乎東西動靜。結交於列藩人物。知天下形勢了々矣。一日與侗翁談時事。偶有徳川氏近臣某來過。時適在奉還大政之後。東胤問曰。内府公何為。曰起土木於二條城。如為久留計。曰吁。公過矣。未覺為人所瞞欺乎。其人憮然。侗翁問其故。則曰内府信人甘言。輕辭征夷職。其意猶欲留此為太政

拙軒曰。數語可抵一編語錄。

大臣耶。其論事機警。率此類也。平素不喜作字讀書。不事講習。斷然奉不立文字之教。然一觸耳目。經年不忘。世汲汲從事書冊者。或不之及也。其徒嘗歎曰。禪師機鋒峻銳。不可當。其接同流。每以棒喝。自具德濟家風。身行淨潔。不著點塵。又曰。師雖盲矣。我山一派。都鄙數十寺之事。歷歷記之。寺門數百冊記錄。不之及也。師眞我山寶藏。居恒諭衆曰。書非自解悟。到底無益。故我不喜講說。又曰。聞人善。宜信。聞人惡。勿信。又曰。不嘗萬苦。焉得一甘。又曰。令人動稱。固結人心。是耶蘇宗旨。吾道要人心解脫。其作詩偈。衝口

拙軒曰。悲憤之言。心事可想。

而成。不復留于心。徒弟或勸曰。師眼疾猶如可治者。請托之良醫。曰。吾不忍復見滄桑之變。眼之盲。是不幸中之幸耶。竟不使治。其示寂。當東福寺災後。徒弟為之語曰。東福燒盡。猶可再新。東胤沒矣。無復替人。其為衆所慕如此。頃者。侗翁寄書示東胤傳。余錄其事。不復增損云。

善諷子曰。古人云。知子莫如親。不可欺也。已東胤之父知其為英物。惜置之耕桑間。而當時士庶之別甚嚴。無路於出仕。故諭為僧。遂成名。称其言行。皆可傳也。於戲偉哉。

川田甕江曰。余知侗翁。而不知其弟有如許人物。即知有如許人物。亦不能作如許文章以傳其奇。與不知者無異。愧於吾子聞也多矣。

村山拙軒曰。東胤師韓文公所謂墨名而儒行者。其事卓卓可傳。若使去佛而當世務。則其事業恐不止此。惜哉。

岡田后得曰。高識卓見。似吾鄉良寬師詩偈之妙。亦自南華得來。

中洲曰。達見確論。羽峯曰。洞得其要。

高木柳齋傳

柳齋名貞。字士幹。藤原姓。高木氏。安房高井村人。柳齋其號。為人溫厚仁恕。精乎西洋醫術。喜賦詩歌。與同國鱸彥之唱和。古今體皆妙。庚申春。余航海訪彥之。彥之拉過柳齋。柳齋遂留館。對酌唱和。情好日密。一日談及醫事。柳齋主洋。余主漢。議論不合。柳齋笑曰。醫方奚擇漢洋。只當以治病為主耳。余以洋方療之不治者。君請試以漢方治之。乃以難治症五六人付余。余療之。幸見效者二三人。柳齋欣然撫掌曰。果然漢方豈可廢乎。世之洋醫不恥己之學淺術拙。而

又曰輕佻浮匿之徒鍼

中洲曰遺戒一言足以了其一生

挾妬心妄譏漢方。以為陳腐不可用。豈不謬乎。遂使息靜齋學漢醫方於余。其宏懷雅量。率此類也。當此之時。海警甚急。米艦出沒于浦賀洋。抑齋竊抱杞憂。尤惡幕吏之姦。詩酒自遣。因號幽憤子。及聞櫻田事。躍然曰。賴有此耳。余去後。橫山德溪。田村翠崗。守山順成。亦訪抑齋。歸後見余。籍々稱之不已。明治某年。以疾歿。享年六十有四。臨疾革。戒靜齋曰。雖用西洋藥。愼勿西洋其心。遺稿若干卷。彥之選上諸梓云。

善諷子曰。余行乎天下。見人衆矣。未曾見如抑齋者。洵可謂篤厚君子哉。近日畫工寫其眞。余乃贊之曰。

一扇在手。可以蔽塵。一刀在腰。可以刺姦。風丰瀟洒。雙眉不攢。胸有詩書。囊有仙丹。以起病者。以敦彝倫。性愛幽蘭。屈平或前身。幽愼在內。不妄形顏。不信見其詩。傷世足悲辛。於戲草有國香。非夫蘭耶。人有國香。非斯人耶。書畢。不勝知己之感。潸然久之。

三島中洲曰。醫以治病為主。猶學以治國為主。可謂達見確論矣。惜哉不使抑齋醫當時國病也。

南摩羽峯曰。浩懷卓識。世不多見。其匹安得起之九泉。而締蘭交。

又曰。世學西洋之學。師西洋之事者。皆當如此。不獨醫也。

村山拙軒曰。使世洋醫者流。皆若抑齋。則無同黨異伐之論。而生民之幸何如也。

岡田后得曰。抑齋翁與予。聞其道不同。而相合堅於膠漆。可謂奇矣。豈莊叟所謂以天合者耶。其送別詩。有何料今之世。有此古人存之句。

春山曰醵金會作接會

羽峯曰長英有大志如此

高野長英傳

高野長英。名讓。號瑞皐。陸奥膽澤郡水澤驛人。後藤實仁（称助総）第三子也。以文化元年五月五日生。稱悅三郎。年十四。為外叔父高野玄齋所養。玄齋者。仙臺藩侯支族伊達將監之侍醫也。精西洋醫學。悅三郎改稱鄕齋。亦修西洋醫學。受文學於坂野長安。長安義子某。將遊學江戶。鄕齋欲與之俱。恐義父之不許。將脫走。而苦無旅資。適有醵金會（俗称頼母子講）。鄕齋代義父而往。鬮而得醵金十餘兩。私喜曰。此天之賜也。吾今以此金為遊學資。異日遂志謝罪可。小節何足顧。

洞齋曰鄉齋之不顧小節玄齋之憐其篤志而怒之後年其學所以成皆胚胎于此矣

羽峯曰玄齋善怒

又曰長英之才如此

又曰玄齋善識

又曰長英有大志如此是長英之所以發名亦所以遭禍也

又曰源造亦非凡

又曰長英之學之才如此

乃不還家。直之坂野氏。玄齋聞之大怒。然亦憐其志篤。遂許其游學。與之資金。鄉齋欣躍赴江戶。時年十七。寬文政三年也。鄉齋既至江戶。主堀留坊藥店神崎屋源造。源造本水澤人。幼與玄齋友善。以故視鄉齋猶子。勸受業於吉田長叔之門。鄉齋勤學。過等輩。無幾而其業大進。長叔稱之。以已偏諱與鄉齋。改稱長英。長英苦學三年。歸鄉里。玄齋怒其業未成半途而歸。不許見。養母曰。彼千里歸省。而君不許見。人或謂以其非實子疎之。請許謁。玄齋弗聽。長英奮然乃去。抵坂野氏。三宿而發。復赴江戶。寓長叔之門二年

矣。長英恒欲游長崎。從蘭醫志以勅兒度。而學會長崎譯官今村直四郎弟甫庵者。將歸長崎。長英將欲與之俱赴。謀之長叔。長叔從慂之。長英遂決意赴長崎。其資皆源造助之。臨發作書。遣義父。陳謝遠游之罪。書辭懍慨。感動人云。長英既到長崎。入志以勅兒度之鳴瀧塾。高良齋。伊東玄朴。戶塚靜海。伊藤圭介。竹內玄同等先在焉。相俱講究蟹行書。長英尤出其右。故志以勅兒度使之掌翻譯。欽換九年三月。和蘭貢使之江戶。志以勅兒度從焉。長英留在長崎。先是。有山田大圓者。不償源造藥價五十兩而走。既而知

洞齋曰回環往復天之祐有志者如此

羽峯曰長英有先見之明如此

其人變姓名。稱松原見朴。在肥前平戶。源造乃使長英取其金。抵學資。長英抵平戶。見見朴。致源藏書。見朴為松浦侯所賓待。參與國政。權勢赫奕。然無意於償藥價。長英乃謂見朴曰。書中所索之金。則抵余學資者。故不必獲金。使余不乏於衣食則足矣。見朴喜曰。然則易々耳。我藩侯多貯蘭書。欲得一蘭學者。翻譯之久矣。子從事翻譯。衣食之計。不足患也。長英欣然曰。幸甚。君請計之。見朴乃說侯。使長英居長崎邸。縱覽其所藏蘭書。長英衣食既足。專力翻譯。如志計以幾由無天一書。尤奇秘。為邦人之所未曾讀破者。

長英譯之云。蘭使之歸長崎也。天文方（職名）高橋作左贈日本地圖於志以勅兒度。事係國禁。發覺。作左下江戶獄。志以勅兒度亦被禁接人。長英恐連坐。潛走薩摩。十二年正月。良齋等果連坐下獄。六月被釋。長英聞之。將歸。迂路過安藝廣島。留焉。先是。義父玄齋老病。使門人小野良貞之長崎迎長英。而長英不在。不審其所往。良貞空還江戶。在源造家。竢其消息。玄齋遂物故。既而長英書至自廣島。良貞乃至廣島。告喪。勧與俱歸。長英慟哭曰。嗚呼。家君使兒遠遊。欲見其後來成業也。而今已矣。遺憾奚敢。乃謂良貞曰。家

又曰有大志而善斷如此　又曰其言大有理　又曰善報源造　羽峯曰果踐其言　洞齋曰此段叙述兩黨才俊并遠藤某爲豪傑之士遂及長英與之交是以字形主之法

君一息尚存我當日夜兼行而侍養今既如此徒歸
弊邑與草木同朽無益也我當出江戶刊行多年苦
心所譯蘭書以揚家聲且迎養阿母予先去良貞曰
君若不歸是忘君棄家也非不忠不孝耶長英厲聲
曰咄汝謂我不忠不孝何也我學業既成揚名於天
下後世是乃忠孝之道汝何吐妄言良貞見其意色
不可回也乃別去歸水澤告故家人相議養他子配
女以為嗣既而長英來江戶卜居麹坊貝坂郭源造
以奇藥神方及製煉新法於是其藥售倍常源造益
富矣幕府侍醫松本良甫深愛長英才學助之移居

於隼町開醫業從遊者日多長英年纔二十七是歲
天保元年也乃迎老母奉養最厚娶妻舉一女當是
時洋學漸盛西有長英及渡邉登小關三英鈴木春
山之徒世稱之山之手黨謂其居山邉也東有宇田
川玄眞杉田立卿坪井信道岡研海之徒世稱之下
町黨而山之手黨最盛渡邉登為三宅侯老臣侯弟
某々皆從長英三英學故給兩人俸祿紀州藩儒貝
有遠藤藤助者文武之士也平素慨乎昇平日久士
風頹敗而連年凶荒民有菜色專講救荒經濟諸侯
伯往々諮問焉登長英等與之交善因創一社以耆

羽峰曰其暗外國事情如此實可嘆也　又曰憂國之深衷可見矣

老相會名曰尚齒會諸藩士人多來問時務九年十
月十五日適其會日也而長英卧病其門人內田彌
太郎奥村喜三郎常患本邦船舶覆沒多研究西洋
航海術製防颶風覆溺之器名曰經緯機是日欲出
之尚齒會示衆携過長英請與俱行長英力疾而往
既至會者已半散然猶座有二十餘人皆稱其器精
巧適座有芳賀市三郎者幕府旗下士掌評定所記
錄懷營中密議竊出示衆即和蘭甲比丹告長崎鎮
臺久世某（伊賀守）書也其略云英吉利謨利孫載日本
漂流人七名不至長崎而直入江戶近海浦賀港閣

老水野某等議之曰宜准文化初接魯西亞使節列
佐能津度之例彼若欲强乞互市布邪教宜砲射以
膺懲之長英登等見之噩然曰此國家大事也夫英
國之猖獗西洋諸國之所懼且聞謨利孫者近世希
有之豪傑而久居廣東亞媽港善讀漢籍其漢文著
書既已傳我邦藏在官庫今有司不知外國事情以
謨利孫為船名亦可憫笑我輩既審其事情宜為國
家上書以盡忠誠其可黙乎衆皆曰然乃散於是登
作鴂舌小記愼機論蠻說私記以諷之長英則作夢
物語或人上之閣老太田某（備中守）於是諸有司始知

又曰當時寫用長英華山等則不食外國之侮可知也而有司所見短不能及之可嘆也

洞齋曰提起懷憤貢藏與惡蠻學耀藏以為興獄之緣又將花井虎一者以為殿軍羅織之原文法迂曲而整然能敘所難敘

謨利孫為人名。將軍亦始知其事情。當此之時。幕吏鳥居忠輝（称耀藏）巡撿浦賀海岸。使胥吏小笠原貢藏測量海港。縣令江川某（称太郎左衛門）憤其測量無法。遣人江戸召內田彌太與村喜三測量之。貢藏憤奪己功。讒之忠輝。忠輝者林某（大學頭）之第二子。素惡蠻學者流。以為夷狄禽獸。是以與江川某議不合。遂成隙。今黨相誹謗。有一向僧順道者（常陸國鹿島郡鳥栖村無量壽寺住持順空之）子。與同志謀。將開拓無人島。初順道從高家今川上總介醫師阿部將翁之孫阿部友之進。學本艸物產學。故欲獲異產奇品。有此舉。同社有花井虎一者。元

幕府小吏。貢藏素交善。因欲誘虎一。而一網打盡蠻學者流。說之以禍福曰。子今自首。開拓無人島之徒姓名及事實。且以著夢物語鴂舌小記等者亦為之黨。則由其功。好官重祿。可唾手而取也已。虎一信其甘言。遂因耀藏密告。其略曰。近年蠻學大流行。自天文地理。以至醫學器械小技。從事於此之徒。稍々蔓延。諸侯則島津三宅。幕吏則松本內記。松平伊賀守。下曾根金三郎。江川太郎左衛門。羽倉外記。古賀小太郎。藩士則紀伊遠藤藤助。水戶阿部友之進。立原甚太郎。大內五左衛門。雲州望月蒐毛。庄司郡平。三

春山曰此書褒妄不信不足徵則何如

洞齋曰此一語足以悚動閣老輩

羽峰曰其誣亦甚矣青蠅之害善人誤國家自古皆如此可慨嘆

洞齋曰宋時所謂詩獄由於王安石羅織蘇軾之罪以其詩為誹謗今長英等之獄亦起於耀藏以犯國禁密告之小人能投上之忌嫌可畏也夫

又曰長英一言能攪破世之迷夢幕吏宜然可吉揚不下

羽峰曰語少涉嘲可惜然亦可以觀其剛氣

宅。渡邊登。岸和田小關三英。及坊醫高野長英。僧順道。商賈金二郎。秀三郎等。皆尊信蠻學。輕蔑邦典。妄言妖說。著無用書。以誹謗朝議。煽惑人心。且羽倉外記。江川太郎左。與村喜三郎等。互助此輩。以開墾無人島為名。將潛航外國通信。由所聞黨中或有常與大鹽平八交者。此輩皆犯國禁。可處死刑者也。若今而不加禁遏。後當及大事。耀藏欣然。直告諸閣老。水野某（越前守）某命町奉行大草某（安房守）按之。某先召渡邊登鞫訊。下諸獄。又就其家。盡收書牘。長英潛伏在外。捕吏就其家。收書類而去。長英知其不可免。托老

母及家事於友人鈴木春山。又作書數十通。寄鄉里及友人。遂詣町奉行廳而自首。直下諸獄。實十年五月十八日也。小關三英聽之。恐受獄吏之辱。終自殺。長英登等既下獄。鞫訊數次。吏知其與開墾無人島之徒無關係。乃詰長英曰。汝嘗潛往英國乎。何其所著夢物語記其地形風俗之詳也。甚可疑。長英曰。自古無升天入地之人。然尚能知天上之象。地底之事。況舟楫之所通。雖不往其地。豈不可知乎。君復奚疑。但君等之眼肉眼也。故不能輒看破不往之地。我輩之眼活眼也。故能看破未曾往之地。吏怒大喝曰。默

又曰長英之才如此

洞齋曰灼是倣西學者而有踏天蹐地如當日有吐氣揚眉長髯戟冠如今日時運之變換可勝歎乎

長英冷笑而閉口吏遂以其著書動人心且不憚幕
廷語渉不敬論處諸終身禁錮於是老母妻孥皆歸
故郷水澤長英既下獄獄中皆服其膽力推為獄長
（俗称之牢名主）作書與鈴木春山托所著蠻社遭厄小記致
之郷友茂木某有榮藏者亦在獄中長英謂其才智
可使也酷愛之密語曰汝方鞫訊之時當荅之云々
必無罪出獄榮藏大悦曰犯罪受刑素所甘然余有
欲為而未遂者常以為憾今因先生之教指得出獄
再見天日幸甚何以報先生長英曰吾固非犯大罪
而終身獄中徒送日月大丈夫之恨何以過之汝出

獄方夜候風放火於獄舍傍則縱囚吾若出獄則必
大有為也榮藏曰謹奉教既而榮藏放免實十有二
年也榮藏既出獄一夕乘風放火於獄舍近隣焔烟
漲天將延燒獄舍吏急來縱囚長英躍出獄訪舊友
大槻俊齋時天未明直入其卧内俊齋見其被髮長
鬚如夜叉不知其為誰大怪長英低聲曰高野也高
野也今曉失火縱囚因來也君幸與僕衣服并佩刀
鬚髮如此不可不剃願借剃刀俊齋知其有逃亡意
諭曰吾聞縱囚後三日間歸獄則減本罪一等子宜
早歸獄乞寬典長英笑曰幸勿煩尊慮吾不為子之

右滑曰勝於呑炭漆身遠矣

洞齋曰勝子之言毅然如泰山不動雖長英之豪何得凌駕之
羽峯曰長英亦不得不服之
又曰長英先見之明如此

累強乞衣服佩刀及剃刀而去又歷訪伊東玄朴竹
内玄同等乞金若衣袴乃上小石川牛天神山上時
早朝茶店人未至乃入焉剃髮為圓顱更衣服穿袴
佩雙刀用硝石精以燒其額而變面貌雖舊知見之
不知其為長英云幕府以長英不歸獄物色甚嚴遂
不獲長英潛匿江戸至明年省老母於水澤復還江
戸遂往尾張至伊豫宇和島藩侯愛其才學陰庇之
長英以其所賜金時々贈之老母居三年復還江戸
變姓名稱高柳々之助隱于幕府小吏宮野信四郎
家既而妻加宇女毛登來依因僑居于麻布宮下水

野侯（忠精　監物　称）家士有松下壽醉者善鑄大砲春山與
之交善遂使長英交之壽醉聞其高談心折使兒健
作為弟子講究火術壽醉又欲為長英伏匿之助使
介横江宗也見勝麟太郎（後称安房）告以實乞庇蔭麟太
不肯曰我幕府旗下士也子幕府之罪人也食其祿
而庇其罪人非忠義也然我非與子有宿怨故吾不
敢告之他人子速歸勿再蹤吾門長英大服其言而
去後贈之手批鈴録外書曰子英雄也後必成名請
以此為信麟太于時年二十既而長英又改姓名澤
三伯寓于春山妾宅宅在青山百人町詐稱家族隣

羽峯曰覚陷其術中可惜

人莫之恠者妻亦改名阿雪生三子長英飜譯西洋砲術書以為生計弘化三年春山殁長英嘗承薩摩侯命譯西洋兵書三兵他求知幾譯成文意明瞭最易通曉侯大賞之偶伊東玄朴候侯邸侯出示之玄朴恠曰譯文穩當明瞭是必出乎高野長英手非他人之所能及也侯不知長英為何人他日抵柳營徧問諸有司於是有司始知長英潛匿于江戸速命捕吏捜索市街適有潛匿于壽酔別荘者其所携妓臥病偵吏政吉者来訊長英診妓病先在政吉一見知其為長英直歸告諸偵吏長半七半七報之南町奉行同

心吏職名小林藤太郎謀捕縛恐其逸也密爲方略時有元一者嘗與長英同在獄赦後復犯罪半七謂之曰汝知長英長英今潛匿青山汝若捜索其形迹以其功免汝元一欣然諾之日々往来於青山百人町一日薄暮長英戴深笠而行元一認其爲長英低聲呼曰非長英君乎長英傳而視之元一也因前話舊元一請貸金曰余再犯罪將被逮捕故今欲奔遠國而無路資君幸憐之長英恐其洩已潛匿所乃諾焉拉而歸家與金若干曰請速奔元一乃去告半七半七乃帥捕手十餘人詣長英宅二人先入呼御用猶

后得曰其寫如觀劇

羽峯曰一代偉人評得確當

又曰長英之才之學如此

謂有命也長英起將入深室一人走至自背抱之長英拔短刀刺其脇一人向前面長英擧短刀擊之躊躇不敢前長英乃引短刀自刺喉數人自左右至遂縛之少焉乃死年四十七實嘉永三年十月晦也妻阿雪四子某々及宮野信四郎松平壽酔同健作等皆被逮捕阿雪幽囚四子某々付親戚信四壽酔健作皆流於遠島

善諷子曰長英匿于城市數年人莫知之者古人云大隱匿于市其長英之謂矣乎吾觀其潛匿中事知有大過人者又如其眷々乎老母時時贈金及不忘

源造之舊恩可謂篤乎人倫矣要之亦一代偉人也哉往年岡鹿門贈余蠻社遭厄小記一卷囑作長英傳余讀之不能知其顛末故久不執筆頃者今村了庵見示史料一卷載長英事太詳因乃立之傳云

又曰余聞之門生杜岡文平曰榮藏上毛人善說長英事曰長英之為獄長也其飲食太美長英常分與之榮藏宜矣榮藏行火脫長英於獄也嗚呼彼得孫呉用兵卒之遺矣文平又曰長英嘗在上之澤渡村醫福田宗禎家其所著西洋字典若干卷醫原樞要内外編瑞皐活套和蘭史畧西洋雜誌奇器集成瑞

后得曰嘗說華山有姿致

渡考避疫法。此物考等皆藏于其家。如二物考一書。其圖渡邊華山所畫精妙逼眞云

又曰。宗禎父浩齋得一歳三熟之蕎麥。及馬鈴薯良種。與長英相謀。書其種藝法。以教村民。所謂二物考是也。被淺間嶽噴火之災之地。不生五穀。然自浩齋長英教藝此二物。村民到于今不乏食云。浩齋咏三熟蕎詩曰。三熟端臻九月初。製來新麪玉絲舒。清脆帶得風霜氣。更比上番味有餘。

豊島洞齋曰。長英所為。未可以訓也。雖然其事甚偉。爲國家今日西學之旺盛。長英之徒。未必不開之針路也。其可傳也固。而其所善如鈴木春山。亦為蠻學者流唱首。毅之寓於岩名昌山也。屢與之接。其言行踈野而好談兵。又善詩。一奇男子也。其死。鹽谷宕陰記碑而傳之。長英今亦得子闇揭載事跡皎然。真為一快事。

南摩羽峯曰。令當時善用長英輩。開其學於海内。則必將觀今日之開明於百年之前。而無治外法權之嘆。亦可知也。噫。

小山春山曰。長英實奇人。且有奇智。然亦奇譎。非正士。若使有為之主能助長裁抑。展才力。必大爲世用。惜哉。潜匿遑々。以隕其身。是可觀德川氏末路乏人才之弊矣。

岡田后得曰。此篇縷々數千言。情事明晰。端緒不紊。如觀良工畫水源山脉。一々可辨矣。而中有一種肉眼不可辨之文源語脉。真可謂文壇中大隱也已。

羽峯曰若也二字削　成齋曰済貴問者也字史遐讀手

后得曰西學有淵源如此

池大雅傳

池大雅者。京師人也。名無名。字貸成。稱秋平。大雅其號。又號九霞山樵。幼而穎異。五歳能書。嘗至黄檗。作大字。筆勢飛動。矯々如龍蛇。千果禪師大奇之。作詩激奬焉。及長。如紀伊學畫於祇南海。又如大和學着色法於柳里恭。又從土佐光芳學國畫法。畫友有望玉蟾者。一日相語曰。從來畫家寡專用力於漢法者。我與子自今用力於此。以大舉名聲。大雅以為然。乃學梅道人及倪雲林。玉蟾則專學唐伯虎。遂俱成一家。名聲籍甚。大雅為人風流真率。有奇行。初學漢法。

又曰。罵得痛快。而開之下。然亦宏懷難及。

買扇數百本。畫山水。以賣諸近江美濃尾張諸國人。莫顧之者。憤歸。過瀨多橋上。悉投之於湖中曰。吾畫不為俗人所愛。故以與龍王。既而其名大揚。海內爭乞其畫。襪材蛸集。嘗一豪富持絹乞畫。經月不成。屢遣奴促之。一日奴立門罵曰。咄這拙畫師。自負耶。懦耶。抑慢人耶。勞人亦甚矣。大雅聞之。走出謝曰。我過矣。幸恕。輙展絹。一揮而成。常好遊名山。雖高峻幽邃。人跡所不到。不窮不止。尤好登富士山。每登必異其路。作其圖一百幅。奇趣橫生。皆異其狀。與世之畫工所摸迥別。獲者貴寶之。又好讀書。欲購石刻十三經。

后得曰。畢然如此。今世不可復見。

成齋曰。過接妙。

節用數年。貯錢百貫緡。諸書估議價。書估貪利不賣。大雅嘆息而還。會祇園社有修造之舉。大雅乃舉以納之於祇園社。其納也。以薦作囊十口。（俗謂之叺。訓加末須。）每囊充十貫文。使門人青竹貫之以荷。社司將欲揭其名於祠前。大雅固辭。社司強請。揭其妻名。云妻名阿町。有才情。祇園茶肆百合之女也。百合喜詠國詩。名聞公卿間。冷泉黃門殊寵之。故阿町亦學國詩於黃門。初百合愛是女。欲為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會有池大雅住葛原。貧甚。賣書畫纔活。人莫之顧者。百合獨奇之。以女與之。女亦終習解繪事。號玉蘭。情好日密。

琴酒相對。澹如也。大雅嘗如浪花。遺畫筆。玉蘭持筆追躡及之建仁寺門前。授之。大雅謝曰。卿何人。善拾吾筆與我。拜受而行。竟不覺其為妻。而玉蘭亦毫無怪色焉。大雅得疾。自知其不起。不服藥。而終于葛原草廬。蓋安永丙申四月十三日也。年五十有四。

善諷子曰。吾嘗觀大雅畫人物奇古。禽鳥恠異。頗帶諧謔氣。豈以畫為戲。以玩世者耶。及觀其親友六如師題其像詩。知其果然也。詩云。鶉衣蓬髮意恬然。言語近禪形肖仙。避世仍懷濟世志。賣山不蓄買山錢。襪林滿屋纔容膝。川字成腔時弄絃。至竟深心誰可會。空令姓字藝中傳。

田村翠崑曰。先哲既立大雅傳。今讀此篇。其叙事自異。各有妙處。可以並傳。不厭重複也。

村山拙軒曰。大雅之畫。取法于倪黃之間。專以氣韵勝。而其行事。往々似倪迂其人。西人間有此風流。在邦人則甚少。可謂一世奇豪也。妻玉蘭亦能繪事。琴酒相樂。尤為美譚。

又曰。往時長野豐山著三偉人傳。刊行于世。大雅居其一。余嘗藏一本。今也亾矣。

岡田后得曰。其人奇古。故文不求奇而自奇。

后得曰希世大壽而世貞操

后得曰婦婦遺孫之龜鑑

下村也壽今井龜壽傳

也壽者。肥前國杵島郡邊田村民下村嘉右衛門之長女也。天資溫靜。有婦德。年十八。嫁同郡八町村民稻富與平。善事舅姑。內行修整。生男女六人。年五十七喪夫。家道窘窮。也壽以身先婢僕。夙夜力作。不墜家業。遂致豐富。官屢賞之。今茲明治十七年甲申。齡一百五歲。蓋以安永九年四月朔日生。子孫七十有一人。皆善教育之。官又賞之。賜金若干。也壽嘗為長男庄太郎娶同郡八町村民山中某女壽天。壽天亦溫靜。善執婦道。今茲齡六十有六。自嫁庄太。既已四

十有七年。未曾違姑及夫意。孝養順奉如一日。官亦賞之。賜木杯三箇云

龜壽者。但馬國七美郡某村今井某之女也。亦天資溫靜。有婦德。年十八。嫁同國養父郡轟村民片岡宣周。生四男四女。年三十喪夫。又連喪三男四女。獨育五歲兒壽左。姑患癈躄。龜壽孝養不怠。家素富。寡居善保持之。不墜其產。天保間凶荒。塗有餓莩。龜壽深傷之。捐米五百石。救村民之食。官事聞。幕府褒賞之。先是宣周欲多栽培杉樹。而未得其培養法而歿。龜壽繼其遺志。多栽杉樹。培養得其宜。杉樹生長鬱然

又曰擴張遺業如是丈夫所難

成林。明治五年。龜壽以疾歿。時年八十。向蒙賑救村民。悼惜不已。至今供香花於其墓者太衆矣。十四年官開山林共進會。壽左因出亡母所栽培杉木於其會場。農商務卿感賞。賜銀杯一箇。又同國懇和會員枚田探源。小林礫川等。錄其善行。出諸同會。會員皆感嘆不已。其會長長島孚作褒辭以贈之。

善諷子曰。二婦皆以煢々之身。不啻不辱其所夫。擴張遺業。教育兒孫。真不愧乎古賢母。何其偉也。而壽天之事姑及夫。四十有七年如一日。亦可稱宜矣。三婦皆受官之賞賜。又得天壽。如此也

小野湖山曰。自古仁者不壽。才子無命者多矣。往往使人發天道是耶非耶之歎。如此篇所傳二婦人。所謂得天人皆順享者乎。一讀之際。可以興起人之善心。洵可貴也。　甲申秋。識於賜研樓中

小山春山曰。兼有德行才幹者。求之男子亦鮮矣。況於婦人乎。今此二女。屬操芳烈。已足為姆範。加之有貨殖之才。恵澤及民。於戲偉矣。宜其保高壽。受福報。又有此佳傳。以得乎千萬世不朽之壽。天之祐善人厚哉。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卷之下終

聚亭曰一句括盡古今奸臣之情

雪峯先生喜讀拙著偉人傳如此真是千古知己矣

詩亦奇崛

雲凡好讀綱目亦義風仁骨人也

中島君集防余々偶有事不遂君不敢怨而有此寵贈益忠懇人也

讀近世偉人傳題後

諂佞以國寵祿娼嫉以害忠良死而掩其跡者似天幸矣抱忠義守苦節呑冤屈於地下而千載無之知者天地間遺恨莫大焉世道之衰職此之由矣蒲生子聞偉人傳一出伸無極之冤於萬世使諂佞娼嫉之徒無所遁罪焉近世著書之多千古所無而有益世道人心者未有如此書也余欲刊行此書三千六百萬部頒之天下戶誦家讀鍊磨所謂日本魂者使諂佞娼嫉之輩皆變化為偉人而已矣

但馬　雪峯習田篤拜題

黃梅節

富岳青天千古雪櫻花白日萬春香蜻洲勝景誰描寫一帙斯書是國光　同上

網盡珊瑚載滿舩醉来身若坐花前生平大願憑君就忘熱揚々讀此編　甲申夏

何問早花還晚花只應樵徑躡槎枒新安活眼唯奇耳收得義風仁骨多　北總　雲飄間中宜之拜題

傳得偉人鐫刻新言論一々足精神青天白日樓千尺芳躅共高忠孝臣

志士仁人事可憐本邦義俗出天然維新唱首知安在在此蒲家一史編　長州　中島清九郎拜題

聚亭曰宮氏之子立志卓然如此宜矣其不墜家聲也

近世偉人傳第七編跋

頃日精菴蒲生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第七編刻成余聞之喜而不寐有客怪問曰此編之出有益於子之名乎有裨子之身乎何其喜而不寐也余曰鄙哉子之視我也君子不憂其名之不揚而憂道之不明不憂其身之窮而憂俗之不正苟道明而俗正則雖窮且賤君子不憂焉鄙哉子之視我也客曰何居乎曰夫國運之盛衰由于風俗之隆汙風俗之隆汙由于正學之興廢正學之興廢由于真儒之為之倡與否雖然一二真儒為之倡其效不過耳目所接而止

夫其不問耳目所接與否咸蔚然敬應不誤所嚮往者莫著書若焉今此編以慷慨悲壯之筆寫忠孝奇偉之蹟字々懇摯語々痛快使讀者感奮興起知正學可尚則國運風俗之盛且隆可由是而期矣余之喜而不寐不亦宜乎客唯々而退會有跋言之命書以塞責　明治甲申八月

東京　宮原　確拜題

小山春山曰立意莊重為先生長者作跋頗為得體

聚亭曰高作亦一氣呵成故妙

讀近世偉人傳賦呈。原十首節七。
一氣萬言何足難。淋漓注出滿腔丹。清時寸鐵不須
佩。驅逐群雄入筆端。
藝苑何惟八斗才。脩毫振起世波頹。新編好是稱雙
絕。名士恰傳名士來。

柳外藤子貢為人澹則譽中旁好文雅亦奇人也余未見其人而神交之厚既如此

冀北馬群名久彰。忽遭伯樂不留良。奇人幸得奇人
筆。偉業千秋凜有光。
字々光鋩筆有神。幾篇寫出幾多人。品評論斷皆奇
拔。一誦三嘆拍案頻。
文士之勞亦大哉。雪窓螢案費心裁。一褒一貶不徒

爾。遠繼董狐遺意來。

愈出愈妙

奈此人情澆薄何。滔々世上飾辭多。先生著眼獨高
處。期挽士風頹墮波。
文章元在敘彝倫。奮筆諄々警世人。死讀活看何用
問。篇々無士不傳神。
甲申鞠花節。　遠江　柳外川上源吉拜題。

聚亭曰余未識藤井已々千里郵送高作神交之誼增不可不錄

讀近世偉人傳呈聚亭蒲生先生執事。
雪案螢窓已幾年。一枝健筆作新編。先生至竟偉人
耳。好是英名天下傳。
備後　葦城藤井乾拜艸。

聚亭曰起手偉麗與偉人傳相称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二編跋　係受業諸子作
國之有偉人。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
國非偉人不立。其關于國也大矣。況欲廻斯文於狂
瀾既倒之後。安可不養成一國之偉人乎哉。吾聚亭
先生嘗慨世道之陵替。以振起斯文自任。其著近世
偉人傳。意亦在乎此矣。余觀其所載。知有君父而不
知有其身。知國家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
其當大變處大節也。奮前壁立。毅然以致命者居多。
而其他以博聞通識鳴者。以高節篤行見稱者。以一
能名于當時者。皆莫不輯錄。而一與世道相關。使讀

者感奮激昂。以偉人自期。嗚呼先生之欲振起斯文
以匡濟世道人心者。可謂至矣。昔宋陳同甫著中興
遺傳。多取忠孝大節之士。以鼓舞一世。故李綱宗澤
岳飛諸偉人皆在其中。識者稱其有大功於世教。今

聚亭曰絕好典故

先生是著。殆所謂繼遺響於千載者耶。然則吾輩親
炙先生者。尤當排異端明大道。以專力於斯文。夫然

之子氣魄甚厚有望於異日者

後可謂不負先生立言之意。能以偉人自期者矣。項
第七編刻成。乃謹跋數言于其後。
明治十七年甲申秋。　南總　地引順謹題。
顯而晦者有焉。晦而顯者有焉。身居權要。趨走廟堂。

此輩何比比也

與山陽並論雖不敢當先輩小山春山翁既然故今不復政削

所謂起予者多々謝々

而尸位素餐而無聞之謂顯而晦。簞食瓢飲。窮處草莽。而著書作文。名彰天下之謂晦而顯。以余觀之。如我精斎蒲生先生。及頼山陽。豈非所謂晦而顯者耶。山陽生於幕威薫赫之日。險路高蹈。卜居鴨水之湄。鍵門修史。以提醒忠義之士矣。先生當王政維新之際。浩然掛冠。棲遲爼樵之畔。著偉人傳以砥礪惰頑之輩。則其共裨補於　皇室世道之功。蓋非鮮淺也。中興以還明賢在上。登庸雋良。大興文教。非復當時武斷為治。閥閲取人之比。假令先生依然不掛冠。而有蓮炬之寵。寶床之榮。其所以益於國家。而不

朽者。則不在彼而在此。而復何屑々顯晦之問哉。方今雖云為無事。教育未洽也。物産未殖也。海陸之兵制未完備也。與國之條約未釐革也。則宜砥礪惰頑。振作志氣。以有為。豈循々退守之秋。則偉人傳之振作淬礪之功。比之夫外史政記諸書。豈復有遜色焉哉。余夙慕山陽為人。常憾不能一識其面。今視先生。猶視山陽。而又得親受業於門下。為幸大矣。況有偉人傳之以振作淬礪志氣乎。今也偉人傳第七編刻成。乃欣然書卷尾。

甲申桂花月　　攝西　久保雅友謹題

三宅生篤志力學。在余塾久矣。今又入駐文學會。其進境未可量也

治三妙齡才學過絕。等輩深忽。異日必成偉器。余識竹添井々治三蓋其姪云

萬太徒將余久矣。今秋受試擬於大學校。及第宜益恐學而成偉人

大和處士森田謙藏嘗欲作殉國錄以振勵天下忠義之氣。未果而死。源常深恨之矣。今吾聚亭先生作偉人傳。自忠臣孝子至貞女烈婦。苟在近世者。罔羅博採。或人別記之。或合叙之。錯綜變化。為天下之奇文。以振勵天下之氣節。謂之一部殉國錄亦可也。謙藏而有知。當拜謝於九原之下耳。而源之恨亦釋焉。

甲申古仲秋。　　和泉　三宅　源謹題。

剛折之而已矣。柔撓之而已矣。挺乎不可犯者。其惟太和魂乎。孝子忠臣。熱血之所迸。拊髀扼腕。感怨而悲憤。凡所動天地泣鬼神者。莫非太和魂焉。蓋太和魂。國之元氣。治亂之所係也。自洋教行。太和魂衰矣。

先生懼焉而著偉人傳。以鼓舞天下之士氣。故其言淋漓悲壯。使人流涕不已。可謂切矣。不知世讀此傳者。其能有感耶。抑不感耶。噫偉人逝矣。繼今為偉人者。吾不知其為誰也。太和魂之不振。可勝慨哉。

甲申秋九月。　　長崎　竹添治三郎謹題。

天其將以先生木鐸於斯道乎。方今棄義走利者比比皆是。且奉洋教者。往々忘君父矣。而獨先生憂道而不憂貧。著偉人傳。已既至於第七編。是豈非天以先生木鐸於斯道耶。

甲申清秋。　甲斐　鈴木萬太謹題。

世有倜儻卓異之士。然非遭遇事故。則無由見其偉行。及其遭遇事故。則偉行見于當世矣。而非有能文之筆以傳之者。則後世何由知之哉。故志士之待能文之筆。猶草木之待雨露。禽獸之待飲食也。夫當王政復古之際。天下之志士遭遇於百六之厄。不堪慷慨悲憤。明名分講義理。時未至而罹奇禍。以隕命於刀鋸之下者。不為尠焉。然而致今日明治之際盛。豈非此輩之功乎。聚亭先生夙以忠義之心。振班馬之筆。述此編以為後世之模範。使倜儻卓異之跡可喜可驚可笑可悲者。發揮于言表。自非能文之筆焉能如此乎。如余高祖考山縣大貳。姻族高山正之。亦待先生之筆。以傳事跡于後世。猶草木之遇雨露。禽獸之得飲食也。余欣喜之餘。謹書其卷末。

明治十七年立秋。　東京　山縣昌臧謹識。

（山縣某即初編所載今村芳之介也。）

使此書行於慶應間。可以無東北抗王師之賊。使此書行於明治初。可以無西南誤大義之變矣。而今也此書布世。則士大夫苟善讀之。當無復誤大義名分也。於戲尠矣哉。

甲申陽月。　越後　阿部忠助謹題。

（忠助與余同郷。從余學。為人忠愨。真不負其名。）

（四馬沈默耽學。盖天稟篤厚行知馬之力。勉旃々々。）

我聚亭先生著偉人傳。已既至第七編。偉人奇士之蹟。凡若干人。歷々叙列。其風彩宛然在目。而文氣雄偉。悲壯淋漓。慨世之情。隱然言外。若使若干人知之。九原之下。其感泣果如何哉。吾知其拊髀撫劍欣々如也。雖然先生徒以文稱譽。固非其所屑也。盖亦不得已也。

肥後　中山四馬謹題。

（蓋讀白石傳有感耶。）

歎息近來師弟道。青年相視棄如塵。及門昨日受經輩。辭去今朝似路人。

上毛　浦野安謹題。

（痴龕可謂雪蛾。）

楳櫻蘭菊映書牀。蕉葉柳枝蔭講堂。料得先生修史處。牀頭筆研帶奇香。

甲斐　石井痴龕謹題。

（安生住城北千駄木。距余家殆二里。而日來學。夜中文會亦來。余感其篤志。）

誰知學海極源淵。隱諷深規似古賢。道在危言微語裡。名高北斗泰山巔。雄豪班馬文無敵。賞罰春秋筆有權。笑彼江湖藝林客。諛辭佞句詑新編。

土佐　安並正晴謹題。

（之子青年無酒色之失。尤可嘉。）

夫人而無忠孝仁義之心者。人而非人也。然世道澆漓。風俗壞爛。人喪此心。蔑如君父。可勝慨哉。獨先生此編。可以拯之也。苟欲免非人之譏者。讀此編則庶幾矣。

上毛　小林武一謹題。

（柳生能耐寒苦。異日必成一家。勿怠々々。）

我蒲夫子著此編。以激勵弟子矣。而為弟子者讀之不能奮激興起也。則雖夫子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同

熱海生々才過絶等輩。不[illegible]日必為[illegible]家。勉旃々々。

新聞記者亦曾云然。吾皇[illegible]神州非[illegible]。生所過之也。

窓諸子。其可不猛省焉乎。　信濃　一柳龍一郎謹題。

余之在郷也。一日坊間購得蒲生精庵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數編。反復讀之。心竊湖洄嘆曰。今世亦有如此作者耶。甲申歲遂執贄於先生門。聽其議論之宏雄。觀其容儀之秀偉。鑚仰益深焉。會偉人傳鐫槧至第七編。有題跋之命。余竊有慨乎當世。乃不自省狂瞽。謹題簷言。蓋此書所載。勿論瓌奇俶儻忠孝義烈。至一技一能之士。細大不洩。足以傳不朽矣。然而於尊攘殉難之士。尤致思焉。故其慷慨悲憤之氣。躍出紙表。讀使人切齒扼腕。鐵腸寸裂。血淚雨下也。

抑中興以來。百度一新。而國權未擴張。國辱未洗雪。世道人心日赴澆薄。氣節風概。蕩然掃地矣。而近日清佛搆兵。電報旁午。四海洶々。若一朝雙色旗轉針而東。黒煙蔽海。巨鯨躍浪。與誰保國家之獨立。極人民之塗炭。天下之大難在目前。則迨未陰雨。綢繆牖戶。乃方今之急務也。士大夫豈日置酒高會。玩讀空詩浮文之時乎哉。必也當讀關於世道人心如此書。以激昂志氣也耳。　仙臺　熱海章謹題。

我師聚亭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讀者無不感嘆。又我邦及清國諸名家藹々為之序跋。是先生博學道德之所致也。小子復奚言。

明治十七年十月。　北總　野村恭太郎謹題。

野村並木二生並温厚有義質。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勿怠々々。

人生必具五性矣。苟具五性者。見忠孝義烈之跡。誰不感激乎。則我聚亭先生此著。扶持世道人心也大矣。　信濃　並木和一謹題。

甲申一月一日。口號錄以壓卷尾。用義字集初編例也。苟完書室主人自識。

春山曰。欣作徐食作當何如。

晴日滿窓春鵲喧。幽人欣起掃書軒。縱無巧宦食千鎰。猶有新編成萬言。偉人傳稱方成。傲骨崢嶸遭俗嫉。豪懷磊落向誰論。懶投紅刺干權貴。且對梅花倒一樽。

姚士粦曰。三四是實事。非誇言。結尤高雅。

小山春山曰。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

明治十七年甲申冬十二月二十日版權免許。

以上。義字集第三編四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麴町區飯田町一町目拾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八町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重章夙欽源烈公之為人齋壁掛其自書國詩又獲其所佩琥珀璧予宝之今又以其書弁偉人傳豈偶然哉

近世偉人傳

水戸烈公題字　一〇

蒲生氏梓

忠孝无二

蒲生子閱著偉人傳至第八
編謂余叙余自初編歷覽
所載其間奇傑之士多心
存王室力扼腥羶者惜乎
生不逢時所遭坎坷或賚

志終老或殺身成仁使不
爲之傳則忠孝節義之
人湮沒不彰其何以爲敦
品勵學者勸今蒲生殫
十餘載搜羅之力復成是

聚亭曰乙酉秋余始見徐公使於永田町公署公使握手驩談約序拙著今夏果見贈此序文可謂信人矣

編蓋亦默以闡揚幽潛自
任且使讀之者鄙夫寛
薄夫敦此世道人心之補豈
淺鮮哉余故樂綴數言
而歸之

光緒十二年丙戌初夏
六合徐承祖

聚亭曰此詩先獲我心乃次韻曰無復潛才周召傳孤忠誰識抱先憂好將史筆圖千古愧落人間第二流

直筆今無狐董傳
潛夫著論且銷憂
非關韓子成孤憤
祇為江河日下流

贈蒲生子闇

黎庶昌

近世偉人傳第八編序

古今傳記不一有與正史相表裏者歷代名臣言行錄國朝先正事略之類是也蓋言乎其與正史相表裏國史之為書也忠賢者載之奸佞者亦載之明興衰治亂之原垂萬世之法戒也若名臣言行錄與先正事略則意專在法而不及戒故第載賢哲之嘉言懿行與其豐功偉烈已耳然若有不可無傳者若有不必為之傳者又有不專立傳而附

見於他傳者其間去取之權衡蓋隱存筆削之微意焉故曰與國史相輔而行也　嗟夫士生斯世福位之權在人著述之權在己苟能乘時應運出其所挾持以為社稷蒼生之福遇之幸者也否乎不能將聽命於人乎抑聽命於己乎韓退之嘗曰使僕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將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古來賢豪有志之士未有不湮無於世者也日本蒲生子闇嘗為史官性行耿介不能諧俗解組綬取東國人物之可傳者著近世偉人傳一書自丁丑迄今成書七編網羅至二百餘人大抵輶軒所未采柱下所未編者今第八編將告成屬予弁言予觀子闇用力之勤豈能以文字博聲譽哉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闇殆於此有觀摩之益而欲以己之所得公之於人也後之讀是書者閱古人忠孝廉節而敬之

慕之則歌泣之情將有發於不自覺者子闇之所以維持世運於無形者又豈淺鮮哉予故樂泚筆而為之序若夫人不必求備而概目之為偉人則子闇自序初編固已言之矣予又奚贅焉

光緒丙戌季春六合徐致遠拜譔武林

陳衍蕃書

川田甕江曰以嗚呼二字說起通篇帶嗟嘆口氣善學五代史筆法

甕江曰斡旋有力

序

嗚呼天下何可一日無偉人哉偉人之於天下猶巨木之於山大魚之於海山以有巨木而欝蒼深幽如有嚴威然海以有大魚而浩瀚盪激如有氣勢然若使山而無毛髮海而無鱗甲也則將何以能成偉大之觀哉夫邦國亦然使邦國而無偉人也則生齒之蕃雖有億萬猶之榛榛狉狉鹿豕之群于野耳何足以成邦國哉

然而偉人之出世若有天命然又其出或多于西方或多于東方中世以後歐羅巴多出偉人其興也浡焉亞細亞之南不出偉人其亡也忽焉迨至歐洲之兵威漸迫東方而宇内之勢大変矣皇天幸不棄吾國偉人先後輩出有若高山正之蒲生君平不憂一身之窮騷困苦而以皇道之陵夷戎狄之猖獗爲憂以致天下稍稍聞風而興有若高埜長英渡邉華山首講

遠西之書觸時俗之忌諱殺身而不悔以大開天下之耳目其功可謂偉矣其後有若吉田松蔭之死于獄有若佐久間象山之被刄于道皆所以使一世進于文明非偉人之魁楚而何其他

或以奇節卓行顯于世或以一材一藝著其名可入偉人之列者指不勝屈焉若使有如太史公者以傳神之筆記而録之豈諸不朽不亦善乎幸而天又生其人乃蒲生君褧亭也抑

鶯江曰好結末有此一節上文許多人物有所歸宿

總生寛曰文章亦凜凜有生氣非大有所感于內而作者不能如此動人之多

鶯江曰雜引本邦中西許名英雄豪傑以一個偉字為針線錯綜成章所謂慘澹經營於是篇見之矣

夫方今普有比斯馬克英有額拉斯敦清有李鴻章皆一代偉人其他獨立之國無不有偉人賴以維持紀綱賴以免于滅亡今吾邦不乏偉人然亦不能無大望于後起之有人是

書也可使讀者感憤激發有所樹立繼繼續續以自進于為偉人矣若史公之書豈能有是哉

明治十九年六月　敬宇中村正直撰

維新初君與余須賀君並為識定官余以史官出仕議政官日接聲咳今傳指既已十九年矣

春城靜處再逢君
話熟樽前坐夜分
好是東風吹不定
隔簾花影月紛紛
聚亭雅兄席上　蒼美



有客朗唫曰遙斷紅塵一水通橋頭遙指有仙宮碧桃花發春月白人在光々深雪中

聚亭曰多少感慨余嘗愛放翁寧兒誰信老懷懶為書亦榮醒眼看一聯重野君此詩亦先獲我心

世事寧須問若何三
春歸今醉中過飄風
羅月不勝白催無盡
山杯樓多
和清國公使黎庶昌詩韻時清兵侵越
京請留晴日比隣多々自然云
成[illegible]澤



圏係巖谷識。御光圍係小山達士。巖谷一六曰新意古調。又曰悟道之言。又曰盤々走珠。又曰一結匪夷所思。

光齋堂即興。于時園中碧桃盛開

光風至自東。霽月升南窓。階前花如雪。花影亂重々。此時講道罷。呼童煖醇醲。仰吸杯中月。以澆磊塊胷。三徑草不除。榮枯任化工。萬物元一躰。那用説窮通。微醺清興發。下階步園中。夜深衣袂濕。春艸香露濃。復坐月愈潔。高在百尺松。寥々無客伴。尚友古人風。勿言千載邈。斯道可追從。自非濂溪周。乃是鹿門龐。光風與霽月。恍如見清丰。二公見此月。此月照二公。我堂雖云陋。可以托高蹤。月下碧桃發。皜潔似仙宮。

小山春山曰。道氣滿幅。而脫頭巾之習。蓋其人光風霽月。詩亦光風霽月矣。

徐少芝曰。晉人清談。宋儒名理。合而成此詩。

龜谷省軒曰。青天白日光風霽月。作者自許。人亦許之。

巖谷一六曰。余與絅亭交。殆二十年。盡其為人。今此詩絅亭風貌精神。寫出逼真。讀之有交膝談咲之概。快々甚々。　丙戌九月初二敬讀

岡田后得曰。讀光霽堂詩。使人胷中灑然。塵火俱銷。真是仙家雪藕冰桃。

春山曰。數語能發揮叢述之本義微旨。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三編例言

一偉人傳第八編刻成。據五編例言所揭。次為義字集第三編。

一自初編至七編。評圈皆係本朝諸家。是編增以清人徐姚二家評語。以一新人目。

一是編本非有意於編次。然就義集例之。初編之於森田節齋。二編之於新井白石。是編之於藤森天山。皆以文儒之士為傳首。盎轟天震地之偉業。或成乎眼無丁字者。獨至於矯正澆風。挽回頹俗。則有待於文儒之士。是無意中之微意焉耳。讀者勿匆匆看過可也。

一是編所載。勿論軒冕布衣。多有關于中興閎圖之人。覽者能通讀全部。不啻得偉人尚友。又足以知鴻業之所由来為。

一先生此著之外。別有佳人傳之著。試把兩傳合讀。忽而笑。忽而泣。忽而壯烈。忽而悽惋。忽而雄姿卓犖。忽而嬌容嫋娜。令人有觀名優演劇之想。而見先生之所以慨世諷人者深遠矣。

明治十九年丙戌夏至後五日。

受業　攝西　久保雅友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三編目錄

上卷

下卷

右通計三十三人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三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天山藤森先生傳

先生名大雅。字淳風。藤森氏。通稱恭助。號弘庵。晩更天山。又號十畝之間桑者。江戶人。其先出自信州諏神祠大祝。五世祖岑興以善劍技仕笠間城主井上侯。曾祖良罄傳公子。及其出嗣酒井氏。傳家長子以隨子孫分仕焉。祖曰良武。父曰義正。仕小松藩主一柳侯。娶堀越氏。生先生。先生岐嶷夙成。常慨然憂天下之事。以經濟文章自任。弱冠承父後。為右筆兼世

子侍讀。論事過激。忤執政。致仕去。天保甲午。土浦侯聘為賓師。委以學政。旋兼治郡。先生務興文敎。釐革宿弊。治效稍々見。以先生羈旅用事也。俗吏忌之。謗讟騰起。乃謝病去。侯思其舊勞。尚給廩米三口。弘化丁未。來江戶。僦居於城東槇坊。其明年。移居於城西麴坊傍。其明年。買宅於三絃溝之西。聚徒教授。名聲漸顯。既而徙下谷長者坊。大築塾舍。弟子數十百人。履恒盈戶外。侯伯問道。執弟子禮。諸藩執政。就諮詢國事者甚衆矣。嘉永癸丑。墨使率軍艦來。頗恣驕傲。有司疑懼。不知所為。先生憤激著海防備論二卷。水

后得曰所謂談笑於死生之際者

后得曰子聞呿口輙唾罵執筆輙譏諷為有司所憎殆有子瞻之風

又曰丰来奕々

戶烈公聞其名。有旨建白時務。先生乃著芻言六卷上之。議論精確。皆可施實用。公擊節稱之。遂欲聘充顧問。先生固辭曰。吾不欲事二君。公益賢之。乃給廩米十口。安政戊午。幕府權臣專橫。忌正議之士。大興黨獄。公卿士大夫處士庶人。凡憂國事者。多被逮捕。而以先生名望高一世。議論文章。亦能傾動時人。尤為其所惡。一日捕吏來收去。鞫之。素無可罪實。遂誣以誹謗時政。不許住江戶。其得謫命也。適與諸友圍棋。聞命。從容畢局。起曰。昔人遭流竄。或有悽然泣下者。死生有命。我豈然哉。諸君努力。天下之事可知也

已。乃去。遯于下總行德焉。庚申歲。余訪先生寓。先生延余書室。自煎茶閑談。余出文詩乞正。先生見其有諷刺時事語。戒之曰。今之時為何等時。吐此激烈語。則非明哲保身所宜也。遂令塗抹之。又乞大書尚絅亭三字。先生欣然曰。予能以此匾其齋。以警則何事業不成哉。遂書而賜之。無何世局一變。權姦奄斃。黨禁稍弛。時先生久臥病。至壬戌十月漸危篤。幕府特赦先生。歸江戶。以是月八日遂不起。年六十四。門人私謚曰文雍先生。先生身林魁梧。龐眉大耳。顏如渥丹。而藹然和氣。使人心醉。其學靡所不通。尤於經濟

瓮江曰。著書更有就湖紀勝。課兒詩。如不及齋叢書等數種。

文章見長。蓋得諸長野豐山。又周旋於紫碧海古賀穀堂侗庵諸賢間。而益有得焉。詩亦古雅雄壯。有唐宋大家之風。又善筆札。行草最優。雖斷簡零絹。人爭寶之。先生晩自題曰。後天下之樂而樂。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吾聞其語矣。世豈無其人哉。贊曰。布衣憂世。似陳亮。清議賈禍。似范滂。人舉笑其狂。獨曰。今之時何時也。吾怪人之不狂也。嗚呼。是眞可謂狂矣。蓋實錄也。所著有如不及齋文集。春雨樓詩鈔各三卷。行于世。

善諷子曰。先生之在世也。與羽倉簡堂。安井息軒。藤田東湖。鹽谷宕陰。田口江村諸子。時々文酒徵逐。以爲樂。諸子皆一世之名流也。使人欽慕不已。於戲盛哉。

徐少芝曰。天山先生抱范文正之志。使得竟其設施。古所謂社稷之臣。此其選歟。而乃激昂忤俗。空山高宏景之風。慷慨憂時。下總甚長沙之謫。有心人所爲扼腕也。觀其辭聘而爲有故君遇變而不改常度。非學養有素。惡易言此。嗚呼偉矣。

小野湖山曰。天山先生墓表。門下士川田甕江所撰。蓋亦盡矣。此篇迂餘曲折。別出一機杼。而先生精神風表。宛然在目。眞至文也。

川田甕江曰。余嘗作先生墓表。年少筆拙。今而讀之。吾顏有泚。此篇拾遺補闕。別出機軸。異日史官立傳。捨彼取此可也。

中村敬宇曰。余猶及見先生。今讀此傳。宛然在目。

眞化工之筆也。

姚志梁曰。余嘗評先生文集。獨未見海防備論及芻言兩書。爲憾。子闇盍借讀之。

王振夫曰。措詞並不鋪張。而藤森先生之先憂後樂。已無微不宣。使後人得想像先生之品詣。此豈不有賴於斯文。

小山春山曰。余之初謁先生。在嘉永庚戌。時先生住下谷二長坊。業未甚盛。而余癸丑冬歸于鄕。不復入都數年矣。其後先生名聲日熾。門人大進。稱其高第弟子者。川田毅卿以下多出于此間。故余當時不相知者亦多。獨依田百川隨先生遊吾鄕。談論旬日。甚相歡也。距今三十餘年。讀此傳回憶往事。追慕不已。敬書其後。丙戌三月念八。

岡田后得曰。先生寓行德。號其居曰皆笑園。此傳不載。故附識于斯。

成齋曰。一篇警策。其人躍然。

瓮江曰。當日情狀。宛然在目。

木村謙次傳

謙次名謙。字子虛。木村氏。號醉古。謙次其通稱。常陸久慈郡天下野村人。家世農。父以其幼好學。將為醫。使受學於水戶儒臣立原東里。弱冠既略通大義。善綴文賦詩。東里奇之。當此之時。吉益東洞醫名馳海內。謙次乃負笈抵京師。入其門。留學數月。以學資空竭而歸。復寓東里塾。既而入原南陽門。修醫術。每治劇疾急病。參酌二師術。往々奏奇效云。寬政五年。鄂虜冠松前。人心恟々。沿海戒嚴。謙次慨然曰。唉此吾邦之劇疾急病也。寧可坐視乎。憂憤如狂。當此之時。

水戶侯遣吏於北地。探其事情。謙次乃趨詣藩邸。強請隨行。藩察其慷慨至誠。允之。謙次抵蝦夷。悉筆記其所見而歸。獻之藩府。十年。幕府命近藤重藏巡視蝦夷。重藏以水戶藩專心於北地也。遺東里書。請得其知北地事情者攜行。東里乃薦謙次。使隨行。重藏大喜。遂與俱發。巡視曠漠斥鹵無人之境。至惠土路府。鄂虜已建十字柱。二人見而大怒。謙次拔去之。更建一大標。執筆大書大日本惠土路府。廼去。歸途過盤城。訪瀧川雲石。雲石嘗在南陽塾者也。謙次踏木履。行裝質素。如往隣里者。相見。語不及寒暄。直陳北

又曰。數語善寫其人。前段奇節偉論。見非偶然。

成齋曰。奇行雖彥九。亦避三舍。

后得曰。先儒有句云。蠶婦織衣匠屋漏。經國人老草野間。余於此文亦云。

又曰。抑揚生致。

地事情。口吻飛沫。乃辭去。雲石留之。弗聽。送之出門。既去不見。一日藩主文公召見謙次。見公一拜。即舉頭。侍臣曰。無禮也。宜低頭。謙次曰。公召我。蓋欲見吾面。聞北地事情耳。遂不低頭。昂然詳陳其形勢利害。風俗物產等。懇々如與朋友語者。公大稱之。賜月糧若干。謙次為人慷慨尚氣節。好佩長刀。劇飲善罵。少時在南陽塾。醉後凌轢人。南陽怒而放逐之。高山彥九郎遊水戶。訪謙次。一見如舊相識。及別。謙次作詩贈之。有天下野人醜男子。相見談笑夜如年之句。嘗與友人談論南朝事。惜護良親王寃死。憤激不自禁。

拔刀咬之。傍人戰栗。檢其刀。鋒刃缺寸餘。所著有足民論八篇。嘗獻之水府云。

善諷子曰。吾聞方幕府盛時。文政天保間。江戶人口一百五十萬餘。號曰三百萬。而民皆足矣。至維新之初。東京人口僅々六七十萬。至明治十五年。得八十八萬五千四百四十五人云。此謂幕府盛時猶減六七萬口。而民多不足矣。何也。豈由于歲之凶歉耶。重斂苛征之害民耶。抑養民之術未至耶。安得起謙次於九原。論足民之法哉。若夫北地事。則開拓既已奏效。勝幕府之時萬々矣。使謙次聞之。其喜又如何哉。

重野成齋曰。自是民論轉來。徵之事實。慨世之意。趁筆輒發。

又曰。予去歲乙酉。以公事抵天下野。其地在金砂兩山之間。寥々僻邑。不意生此偉人。倘有子孫。應藏其遺著。惜當時不訪及之。

川田甕江曰。先寫學醫說。到治天下之劇症。何等痛快。其人其文。百世不磨。

中村敬宇曰。奇人奇事。發為奇文。一讀可痊頭風。

岡田后得曰。有民社之責者。宜三復焉。

宮部鼎藏傳

鼎藏名增實。宮部氏。號田城子。鼎藏其字。肥後舊熊本藩士。父曰素直。業醫。生子三人。鼎藏其中子也。幼而穎敏。志氣豪邁。不屑為醫。唯嗜文武。從叔父增美學山鹿氏之兵法。增美奇其才。養為子。鼎藏夙夜黽勉。涉獵古今兵法。學術大進。嘉永己酉年三十。襲義父職為師員。益尚氣節。慕高山仲繩之為人。慨然以尊攘為己任。乃劍書漫遊。視察海內形勢。歷訪天下志士。數歲廼歸。名聲稍顯。受業者日多。四方志士遊鎮西者。必敲其門。鼎藏皆善遇之。癸丑。墨艦入浦賀。

羽峯曰。豪邁氣節。尊攘是田城子本色。

頗驕傲。鼎藏不勝憤慨。請藩主赴江戶。同志永鳥轟木二氏尋至。乃俱與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等交結。日夜討論時務。將有所為。而幕吏恐怯不能擧膺懲之師。遂講和。松陰奮然。將欲乘墨艦於下田。而視察海外形勢。鼎藏壯其志。脫佩刀以贐之。松陰事敗見捕。鼎藏嘆曰。唉大事去矣。乃上舟於浦賀。達勢州。拜大廟。而歸國。大開家塾。益講尊攘之大義。弟子愈進。遂為有司所忌。安政二年丙辰夏。弟大輔以事被幽囚。鼎藏亦坐其事。被褫職。而豪氣不少屈。耕于田野。講習不怠。咏懷曰。壯士悲秋々已闌。荏苒歲月曉星殘。一天慘澹妖氛暗。半世蹉跎豪骨寒。文久二年壬戌。聞　王室危急。乃拉門生松村武秀。赴京師。因田中河內介。謁中山中將。議時事。又之薩。見有馬新七田中健助諸子。議時事而歸。乃與同志謀。建白藩主。其略曰。方今。　王室危急。為臣子者。恬然傍觀。其罪大矣。請擧國以殉大義。是時。闔藩士大夫多不知大義名分。唱佐幕說。以勤　王為越俎。物議洶々。鼎藏憂之。朝謁公子之館。夕叩巨室之門。敢言無諱。遂以定國是。是歲十一月。藩主韶邦使介弟護美帥兵。以護　禁闕。鼎藏與住江轟木二氏。奉藩命。先入京師。

又曰。觀其交。亦足以知其人。

后得曰。悲壯可誦。

羽峯曰。明大義。

又曰田城子之喜可知也

后得曰此當時志士所切齒清側之擧爲不可已矣

先是熊本藩有佐幕之名朝野動　王之公卿士庶皆擯斥之鼎藏與二氏謀廣交勤　王士出入諸公卿門以表藩主勤　王之誠意至是熊本藩勤　王正議之名始顯乎朝野既而夷鑑入攝海京師騷擾鼎藏奉藩命拉門生佐々淳次山田信道巡視攝泉海岸乃圖畫沿海形勝附防禦策以上後姉小路侍從奉詔巡覽攝海亦據鼎藏所製圖以為摹範云三年癸亥二月藩主韶邦朝　京師護美就國鼎藏與住江甚木等皆以藩命留盡力國事四月皆歸國五月徵護衛　禁闕之士鼎藏復與五十餘人入京

師當此之時衛士凡三千餘人三条公為之總督擢鼎藏為其曹史既而行幸大和親征外夷之詔出鼎藏參畫其機務八月之變三条公以下諸公卿及勤　王諸士奔逃長防鼎藏亦從焉途使阿州轉使土州鎖境不入露宿山中者數夕困頓而還從三条公常侍其左右公欲因長藩奉前勅使鼎藏諜京師動靜鼎藏乃變姓名微服入京師時會津侯為守護職置邸於九門内挾天子擅權威捜索勤　王士甚嚴鼎藏與同志謀將欲乘夜襲其邸第為清側之擧乃一夕糾合義故會飲于三条小橋池田屋義故未悉集

羽峯曰子房容貌如婦人眞丈夫果不在外貌偉猛也

又曰至孝故能立大節斷大義

后得曰想見武足其人

而反為會兵所襲衆皆奔逃鼎藏慨憤呼衆曰唉吾事畢矣諸君盍引決乃自刃實元治紀元甲子六月五日也時年四十有五鼎藏容貌温和接物不見圭角然至其臨大節斷大義則豪邁蹇諤之氣不可奪也性至孝雅言人苟不孝則雖有才藝之美亦禽獸而已何以立于士林乎故教弟子亦必自孝經始幼而喪父事祖母及母苦節力行多人所不堪鄉黨皆稱其孝藩嘗旌賞之云

善諷子曰嗚呼鼎藏雖志業不遂而遭禍其忠孝大節千古不磨滅與日大史氏修國史固將有採焉丙

戌春熊本縣士末岡武足叩門請見余延見之乃出鼎藏行狀而請立之傳余諾之其人質樸真率言語靜穩絶無方今諸生輕躁浮薄之態慷慨憂世談話移刻而去嗚呼彼豈慕鼎藏之風而興起者耶因附記之

中村敬宇曰此傳也可以為論語有子孝弟章之好注脚矣

南摩羽峯曰田城子移孝為忠能變藩議以盡力　王事雖其志不遂氣節凜乎千載不磨吁士不明大義名分不足以為士信矣

拙軒曰。酷肖韓伯休

岡田后得曰。忠孝慷慨。如田城子其人。而在今日。則其立于大臣參議之班也審矣。而斃於非命。孰不憫其不幸乎。而今得此佳傳。田城子乃可以瞑目矣。

又曰。聞田城子之墓。初不知其所在。後獲之於西京三條畷三緣寺中門人故舊。纔樹石以表之云。嗚呼田城子功在 王室。而被其奬勵薫陶之人。今現列貴顯者衆矣。盍建一大碑以弔慰其忠魂毅魄乎。

德本翁傳

德本翁。姓長田氏。三河國大濱村人。其先不詳所出。翁為人恬澹寡欲。寒窶自安。號曰知足齋。大永享祿間。挾醫技游于甲斐。故世謂之甲斐德本。翁好用攻擊之劑。故富貴之家。往々忌憚。而山野素朴之民特信之。翁亦不慕勢利。而安乎僻陋云。天文中。去甲之信。居諏訪郡東堀村。天正之末。武田氏亡。翁復之甲斐。自構草廬。號曰茅菴。出則頸掛藥囊。横跨牛背。逍遙自適。藐視富貴。憫恤貧賤。或應權豪之招。取藥價不過貼十八錢。蓋欲矯世醫之奔競勢利也。寛永中。

羽峯曰。狀得精妙。躍然見翁

后得曰。古之人厚於柳子厚。故劉禹錫

台廟不豫。百方無驗。醫員某薦翁。々時年百十有餘歲。白鬚髟々。如神仙。頸掛青囊。跨牛飄然而來。一診乃欲上峻劑。衆醫不肯。翁因詳辯其可否。台廟信而服之。不日奏效。賞賜頗厚。翁固辭不受。筭貼十八錢以去。於是其名轟于天下矣。後有司傳旨。問其所欲。翁曰。吾無所欲。然屢蒙厚旨。今則有所敢請。我有故人在山中。糟糠之不飽。為賜一廛以存活。何幸如之。有司乃擇宅地於甲之山梨郡。副金若干以賜之。翁欣然乃悉與之其人。已則去甲。復歸于信州故居。以自養焉。初學醫於羽人殘夢。後從玉鼎者。受月湖道

人禁方。月湖者。本明杭州人。歸化居鎌倉。業醫大行。翁所著若干篇。曰十九方。曰梅花無盡藏。曰神機痰病療。曰採藥奇方。蓋月湖禁方。居多云。翁以寛永七年庚午春二月十四日歿。享年百十有八歲。有男曰孫兵衛。門人數十人。受其禁方者。僅二人。曰馬場德寛。曰今井德山。

善諷子曰。德本翁邈矣。其行事不可得而詳焉。世傳翁多禁方。故其方書藥名。往々以一字記之。如其稱樺者。世不知為何物。或曰。山櫻皮也。或曰翁喜用本邦之産。自採藥於深山幽谷。蓋別是一種之藥品。非

山櫻皮也。片倉元周曰。嘗聞諸一故老。樺即黄連黄芩大黄桂枝各等分。細剉黒炒者。其不可得而詳。往往如此。惜哉。

息軒曰贊勁於傳

贊曰。恬然知足。乃茅其庵。憫恤貧賤。行潔不貪。十有八錢。藥價何廉。賞賜不受。聲名頗覃。吁彼世醫。競就炎々。翁矯其弊。寒窶自甘。

又曰。脚跨牛背。頸掛青嚢。其中維何。十有九方。危病劇疾。霍然如失。玉卅妙用。維翁之術。麗服大輿。彼何人歟。錫錫不辨。權門競趨。醜哉世弊。唯外維麗。乃大其門。不脩其藝。吁翁之風。足以警世。

后得曰究然見幕府時代医風

旹文久紀元。重光作噩孟陬。撰于江戸長者街。

安井息軒曰。以予所聞。徳本行自呼曰甲斐徳本。一服十六文。此云十八錢。未詳所出。

鷲津毅堂曰。徳本山野一醫生。而台徳公召服其藥而不疑。當時幕廷之簡易。亦可推而知耳。子閭寫之狀情究然。真是傳神之筆。

南摩羽峯曰。藐富貴而憫貧賤。仁矣。好用攻撃劑。勇矣。不貪藥價。廉矣。不慕勢利。有守矣。其他著書之多。與眉壽。皆所人不易及。宜矣其名聲藉甚。以至今也。今世不聞有如此人。豈時勢使然乎。將隱於僻陋乎。

村山拙軒曰。徳本翁之於技術。可謂極得心應手之妙。後世所傳遺書數種。不可信者多矣。然其劇藥峻劑。往々奏奇效云。或有得其傳者耶。

岡田后得曰。有徳本之心。而有徳本之術。則初可稱仁術也。今之稱大醫者。往々駔儈之流也。所謂仁術者。索然掃地矣。

淺田宗伯傳

宗伯名惟常。幼名直民。字識此。淺田氏。號栗園。其先出于源頼光第五子乙葉三郎頼季。々々從攝津遷信濃。其子孫住筑摩郡内田郷淺田莊。因以為氏。累世屬木曾氏。々々亡。而屬小笠原氏。是為信濃源氏之族。高祖某桔梗原之役為武田氏戰死。某有遺孤。乳母抱之。匿於小笠原封邑栗林。家臣從者僅四人。迨徳川氏霸天下。以其閥閲賜宅地五區。主從居焉。以農為業。祖諱式藏。號東齋。有才學。兼精乎醫術。為郷人所稱。配百瀬氏。生四男一女。長曰惟諧。字惇

后得曰伏後業

羽峯曰是乃屹然立志處

篤歸齊庵。初從松本儒員木澤天童學經義。又就堀內桂山修醫術。娶橫山氏。舉四男三女。其長即宗伯也。宗伯幼岐嶷。受孝經論語詩書句讀於其父。年十三。從舅氏熊谷某。讀傷寒論。又從木澤天俔受左氏文選。年甫十五。得徂徠集讀之。佶屈聱牙頗苦其解。又與儕輩輪講戰國策。苦艱澁難解。乃執史記參照。頗得通悟。常好讀稗官野乘。欽慕古豪傑之蹟。屹然立志。出遊高遠藩。學醫於其教授中村中倧。年十八。負笈遊京師。主中西氏家。與吉益川越二氏門生講究傷寒論。又徧訪名儒宿醫。叩其持論。頗有所覺。乃

歸鄉。襲箕裘業。一日。過祖先城趾。慨然曰。祖先以武而顯。余豈不可以醫而顯乎。乃辭父出于江戶。困躓危苦。殆三年。無人知之者。偶有人拉見之醫官本康宗圓。宗圓一見曰。子篤志鬱然形乎眉宇。宜選其人請益。因紹介之多紀茝庭小島學古喜多村栲窻三先生。宗伯既得師友之推輓。其業稍行。既而有急報曰。父羅傷寒危篤。宗伯乃星馳至鄉。則前一日既逝矣。宗伯哭而慟。居喪數旬。自奮曰。當揚醫名于天下。以面祖先及先考於地下耳。乃托祖母慈母及二弟三妹於親戚。而又至江戶。益力業。節用省費。貯餘贏。

又曰其志之篤可以見

后得曰以讀倉公傳醫案

羽峯曰吾察其疾最恭診之然醫能知骨之肓亦不過

以贈之鄉里。既而醫術日行。諸侯聞其名聘之。宗伯一切謝絕。以研究學術為己任。特受笠間侯巖邑侯饋廩米。以為學資。安政六年己未。奉幕府命。校醫心方於躋壽館。賜白銀二錠。文久元年辛酉春三月。閣老閣宿疾。傳旨謁將軍照德公。以為徵士。慶應元年乙丑秋八月。幕府命療佛國公使烈翁魯病。宗伯乃到橫濱。就其寓館診之。譯官可春在側。具陳其病狀曰。公使今茲齡四十有九。患腰脊疼痛者數年。未甚害於事。迨使于日本。痛漸甚。近日起居不可。飲食無味。殆至廢職。西醫以為風濕。外蒸熨之。內服舍利別。

而無寸効。一醫曰。此風濕浸淫。遂變為中風。非溫泉不可。因浴熱海溫泉。痛稍緩。既歸益劇。凡腰脊間如漬冷水。通夕不得眠。宗伯診畢曰。公使之病。非風濕。亦非中風。若是風。則法當脉浮發熱。若是濕。則法當關節疼痛。若是中風。則法當有身軀偏枯。其脈左右偏勝。手足麻痹癱瘓。言語蹇澁等症。而今皆無之。可知前醫診察之誤也已。審公使之病。四肢倦惰。動作不自由。其腹軟弱無力。且左趺陽少陰見濡脉。必是腰脊左方有損傷。筋絡血氣之不能順利。既過數年。氣血日漸衰。元陽不振。而見腰脊疼痛如漬冷水之

羽峯曰、亦精亦妙。足以壓西洋医。

又曰、明眼如火。

症也。試問少壯有患打撲折傷及金瘡瘤疽大亡血等症乎。公使答曰、有之。余為陸軍將廿年。戰鬪數四。就中十八年前嘗一大戰。晝夜三墜馬。其第二次。大砲丸中馬首。余忽墜地偃臥。馬亦倒而死我背上。時余勇氣勃々。不甚覺痛楚。後數日乃發痛。宗伯又問。寒暑之交。或霖雨急冷時。必發痛否。曰然。急冷時尤甚。茲土比本國。候稍寒。故為痛尤甚。宗伯曰、是為腰脊間有死血故也。請審診痛處。乃入室。裸而視之。第十四十五脊骨碎破陷左章門。至臀肉瘠甚如削。宗伯曰、此恐為馬足。或馬脊所壓。大骨既碎。督脈為之傷損。不能營養。故致疼痛痼冷也。意數十年之患。非一朝可復。宜服溫經順利劑。以俟漸瘥耳。公使曰。謹乞靈藥。乃作桂枝加苓朮附湯。與之。外施鍼治。凡一周腰漸溫。痛漸減。後服虎脛骨丸。痛益安。無幾歸國。幕府賞賜白銀二十錠。佛國帝亦謝以自鳴鐘及氈罽。二年丙寅。照德公在浪華城。疾篤。急擢宗伯為侍醫。至診則脚氣也。曰將衝心。危甚。洋醫曰、是心臟熾衝之症。宗伯乃疏脚氣衝心兆候五條。以駁之。呈諸閣老。後果如其言。而薨。既還。為天璋晴光本壽三夫人執匙。賜世俸三十人口。廩米二百苞。叙法眼。明治

后得曰、其言中而乞骸骨。有德本之風。

四年辛未。辭執匙。卜居牛籠。將考盤送餘年。而與病請治者。絡繹如織。清國及朝鮮使節在我邦。罹病則必請診於宗伯。明治十二年己卯七月。早蕨典侍有身。命宗伯診之。皇子明宮降誕。弗豫。遂以宗伯為尚藥。年賜金八百圓。御絹二純。叙正七位。尋花松典侍有身。誕滋宮。隔年又誕增宮。宗伯並為尚藥。十六年八月。兩宮俱罹胎癇。宗伯知其不可為。固辭。兩宮果薨。宗伯乞骸骨。　上憐其誠實樸直。不允。宗伯感激涕泣以計報效。不自揣年老。每月一次會同僚。益研究保嬰之治。以著養幼新篇。宗伯身材魁梧。音吐如鐘。今茲丙戌。齡七十有二。顏如渥丹。矍鑠善飲。為人慷慨憂世。嘗嘆曰、我道之壞。由于異端。而為我道之揚墨者。莫西洋若也。著原醫。警醫紀事。西醫指要。內科闡微。私評諸書。以駁之。當幕府之末造。與執政之士。屢論時事。其最所善者。為厩橋侯。川越侯。吉井侯。及川路左衛門。水野筑後。小栗上總。黑川近江。井上信濃。佐々木信濃。其他如藤森天山。羽倉外記。林鶴梁。佐田介石。苟有憂世之志者。不論貴賤緇素。深締交。而上下其議論。所獻言頗多。又當幕府傾頽之日。奉和宮及天璋夫人命。謁總督宮。請鎮靜江城事。悉

羽峯曰。古人眼光所未及。何等卓識。

后得曰。論語傷寒論應前為結。

准允城下百萬生靈得賴以安枕席。乃賜章衣一襲以賞之。宗伯雖業醫乎。亦兼通儒藝。雅言魯論與傷寒論皆是實事。其旨亦相近也。故脩身以魯論為要。治病則以傷寒論為主。其教門生亦皆用此言云。所著有脈法私言。傷寒辨要。雜病辨要。傷寒雜病辨疕。險疕百問。傷寒翼方。古方藥議。行軍備要。治瘟編。及皇國名醫傳前後編。先哲醫話等數十部。

善諷子曰。成田山默堂師記宗伯行事。名曰寂然不動。以卜其壽藏於東台山中。善哉其名之也。宗伯信所學篤。確乎不拔。不為世之洶々動。實為漢醫道之

羽峯曰。贊來字々皆實。決非虛褒。

泰斗。世之以漢醫為業者。賴以為重矣。則其所以報祖先及先考者。又無以加之。於戲偉哉。

又曰。宗伯不以余之不肖。辱忘年交。屢訪余於妲橋尚裴亭中。余欲立之傳。以報知己之意久矣。而未詳其少壯時事。故不能執筆也。乃者宗伯見示栗園自序。頗盡其生平。因隱括作此傳。但恐其失實。故文辭多用其成語云。

中村敬宇曰。余不知成田不動為何如。宗伯者豈非不動尊之最顯威靈者耶。人々有固有之不動尊。弗思焉耳。

羽峯曰。余亦左袒此評。

南摩羽峯曰。當今言醫者。一亦西洋。二亦西洋。無復顧漢法者。栗園翁獨株守舊法。確乎不動。能治西洋醫所不能治者。屢奏奇功。亦足以宣揚國光。所謂上醫々國者非邪。

小山春山曰。栗園先生當世偉人。而子閻所最親交。編中固不可欠。蓋立傳之意在詳悉無遺漏。故據自序縷述。自為別調耳。然若療佛國公使疾一節。纚々六百言。不免稍冗。少加簡裁而可。子閻以為何如。

岡田后得曰。偉人傳中倉公傳。漢醫生宜三復焉。

春山曰。五字悉其人。

鶱江曰。一語足以見其大志。

又曰。奇人奇遇。

田中平八傳

平八名政春。幼時稱釜吉。平八其通稱。信濃國伊那郡赤穗村氏藤島卯兵衛第三子也。出為同國飯田町田中保兵衛義子。為人豪俠。有大志。狀貌魁偉。眼光射人。年甫八歲。從同村儒中村儀重學。既長。從事商賈。然每夜從齋藤某學劍法。安政六年己未。橫濱開港。海外貿易事起。平八慨然曰。是吾遂志之秋也。乃奔走四方。多買生絲及茶。抵橫濱賣之外人。以是起身。故晚自稱曰天下之絲平云。先是萬延元年庚申。以商業屢往來中山道。適遇清川八郎。慷慨論國

又曰奇人奇遇

鵞江曰又奇人奇遇

事。平八大服之。竊有所盟約。文久三年癸亥冬十月。平八買茶自四日市運漕于横濱。海上遇颶船覆。所載茶沈没殆盡。身僅免溺。會同志伴林六郎將溺死。平八盡力救之。六郎賦國詩謝恩。元治元年甲子夏五月十一日。平八發郷如京師。投三条橋畔逆旅池田屋。適遇吉田矩方古高賴母等。談論甚驩。情好日密。遂俱訪佐久間象山。聽其卓論高説。皆感激而去。六月。幕吏捕矩方賴母等。平八密懷矩方書。走大坂訪久坂義助於天王山。達其書。歸途復訪象山於京師寓。議前途時事得失而去。是秋八月。寄寓江戸深

川材木商某氏家。適聞水戸藩士田丸直諒藤田信等舉兵於筑波山。乃托伐木。直辭去。投其軍。既而筑波軍與武田耕雲齋軍合。與幕兵屢戰于那珂港。既而軍議不合。辭去。途為幕兵所捕。下獄。數旬而被釋。走抵横濱。然徒手不能自活。乃為神奈川程谷間驛夫。俗所謂雲助者。勞役最苦。既而為横濱商大和屋三郎兵衛食客。以賣買洋銀。頗得贏利。慶應元年乙丑秋七月。開兌換鋪於横濱。始成家。未幾罹火災。家産蕩盡。平八不屈。百計經營。生産復殖。迨明年。家道益豐。遂入鉅商大賈之列矣。三年丁卯秋九月。歸舊

春山曰大志之效顯焉

鵞江曰一語絶妙

春山曰志之最大處

里。展墓。多齎金。惠與朋友故舊親戚窮乏者。以從弟某繼舊里田中氏家。延還。當斯之時。横濱貿易日向隆盛。而税關局一月所收税金甚少。不足償局務諸費。官甚患之。平八乃與同港商鈴木保兵衛謀。獻策曰。夫外商之輸入貨物也。收税官只問其原價。而後賦課之税額而已。故外商狡猾。偽原價為少額。以逋脱税金。今宜備現金十萬圓。因彼所偽原價而盡買其物品。則逋税之弊息矣。乃兩人各具金五萬圓。於官庫。請行之。官許之。任其販賣物品之法於二人。外商大驚。始告物品原價。至其翌月。輸入税之增加者

殆四倍矣。四年戊辰春。以商事抵甲府。會幕府脱兵在勝沼。捕平八同行者。平八乃説官軍隊長谷某。使自間道襲賊軍後。賊敗走。同行者得脱歸。閏五月十四日。平八以事到江戸。會官軍攻彰義隊於東台。平八躍然曰。是好機會也。乃投官軍。戰于東台山下。追撃賊隊長花俣某。奪其胄而還。官軍隊長某賞其義勇。勸之奉仕軍務官。平八辭曰。今余之勤　王不在軍事。別自有在。卒還横濱。大擴張商法。是歳秋九月改元明治。明年己巳。官用平八議。立貿易商社。以平八為肝煎。肝煎猶曰管長也。十月立為替會社於横

瓮江曰。奇人奇遇。春山曰。前後敍述之處。如讀史遷之文。

又曰。見大商之樞機。

濱。立其支社於二府五港。亦用平八建議也。平八又為之長。三年庚午秋。設水渠於横濱也。平八周施甚力。遂竣功。四年辛未二月。立生絲撿查會社。以防蠶絲濫製。平八又周旋甚力。九年丙子。物價低落。米穀尤甚。廢民窮乎納稅。奥羽兩越民有菜色。物情嗷々。平八乃效常平倉意。條陳其利害。大藏卿納其議。命平八。使多糴買米穀。米價果騰貴。農民忭喜。諸國貼然。其明年。官遂立常平局。十六年癸未。平八養病浴于伊豆熱海。患其僻地郵報不便也。捐私財六千二百餘圓。架電信線。又患其乏飲水也。捐私財千五百圓。引水渠。以益衆庶。時適岩倉右府亦養病来浴。聞其名。延見。驩談移刻。後公語人曰。吾夙聞平八名。今見其人。豪氣俠骨。真可愛。其自稱曰天下之絲平。亦非過言也。十七年庚申五月。病肺而歿。年五十有一。

善諷子曰。平八善積善散。真得陶朱公術者耶。方其窮時。則為雲助。逮其得志。則與大臣輔相。接膝驩談。何其偉也。余聞平八在熱海。詣岩倉公所也。電報沓至。一日得二十通。公驚曰。余為天下宰相。而得電報一月。僅不過十餘通而已。而子得電報如此其多。握商權亦重矣夫。嗚呼。此可以見平八商法投機之敏也已。

又曰。聞平八嘗給學資於高島學校生徒五十人。又捐金五千圓。以助子安峻紫田昌吉等。編纂和英字彙。亦可謂美擧矣。昔者大賈呂不韋禮招天下之學士。以著呂覽。惜乎。以平八之資力。不思出于此也。雖然。其為子孫者。苟繼其志而為之。豈其難乎。噫。

徐少芝曰。推倒一世智勇。平八殆善學陳同甫者。

川田瓮江曰。戰國豪傑出於武人。方今商賈世界。豪傑往々發跡商業。絲平即其一矣。作者解此意。故筆々活動。其人躍出紙上。

姚志梁曰。今之五洲。一通商之區也。古之經世者曰。重農抑商。今則商亦不可輕。不明乎此。內不足以阜民。外不足以柔遠。其所係大矣。觀平八之創立會社。撿查生絲。於全國商局。已挈其要領。其措畫他事。亦卓々可傳。豈唯市井之雄。殆亦識時之俊傑歟。

小山春山曰。安危夷險。隨境變化。而其所處。每綽綽有餘。其奇策深謀。皆自一志出。吁若平八。實不愧古豪傑之士矣。

明石野勾當傳

明石野勾當名文一。本姓齋藤氏。越後蒲原郡龜田町人。年十三失明。從郷人三代一受鍼術。至年十五。慨然歎曰。僻地不足以立身成業。於是請父母遊江戶。父母以年少且盲。不許。文一固請而不已。父母乃議曰。兒雖盲。亦男子也。四方之志。寧可止乎。明年。父携到江戶。托龜田宗軒而歸。宗軒越人而業醫者也。文一益專心乎鍼術。受業於杉山流鍼醫某。雖祁寒暑雨。未曾一日休。諳誦十四經難經諸書。年十九。盡傳師秘術。文政十三年。爲勾當。稱明石野勾當。其業大行。其國君溝口侯召見。東叡山法親王召施鍼治。特優待之。其諳曰光山也。命使乞法駕。時人榮之。勾當住于江戶本街。其息健順。與余交善。以故。余嘗寄寓其家。健順嘗患疫。因循不瘥。殆爲殤。熱余療之而愈。勾當大喜。開宴謝之。勾當性至孝。雅語健順曰。余雖身在千里外。未曾一日忘父母。余幼而失明。貽憂父母百倍常人。吾死必歸葬考妣墓側。吾將長侍夜臺。文久間。有感于時事。將急歸郷。或人謂之曰。子雖老尚矍鑠。而其業大行。宜勉強殖財產。以爲子孫計。勾當笑曰。人生幾何。悠溺名利。而奔走于他郷。何若

養老於桑梓幽閑之地。世之不知足者。終身役役乎車塵馬足之間。而覺亦可憫也。且比年來。外夷跋扈。尊攘之說大起。至於幕府大老喪元於道路。時事可知也已。遂挈家歸龜田。無幾幕府果顛覆。明治元年七月。勾當罹疾而沒。年七十一。勾當清癯。音吐琅琅。醉後與余評論古今人物。往往出乎人意表。又圍棋不錯一道。其強記出于天性。健順承家業。醫號東牖。亦博雅君子也。高足弟子亮娶其妹。襲稱明石野。今住于日本橋區數寄屋坊。其業亦大行。

善諷子曰。勾當雖盲于目。不盲於心。預知時勢之變。遷而爲一生計。可謂明矣。世之雙眸熒熒。昧乎見事。一生無成者。何也。噫。

徐少芝曰。爲不盲于目而盲於心者。痛下針砭。絕妙。譏諷祇在對面發揮。

重野成齋曰。語健順曰云云。孝愛惻怛。唯此一語。已足千古。

姚志梁曰。其父母曰。兒雖盲。亦男子也。此亦名言。古人中如左邱明。盲可及乎。

洞齋曰文有建瓴之勢

又曰空曇能覺天地生物之心

又曰吾家二字刪去如何

洞齋曰窮至此苦節可想矣

又曰天不生無祿之民至此有驗

吉田空曇傳

吉田空曇者安永間老醫也為人猶介博學高識不與世苟合是以其術雖工不售家貧甚嘗不舉煙三日空曇讀書自若也僕有吉助者善事空曇不給俸金而不去一日謂空曇曰窮迫至于此恐餓死先生将如何空曇曰誠如汝言然吾聞天不生無祿之民吾少而究醫學凡天下之病無不可治者而令不售窮至于此天也甘餓死耳汝速去吾家而仕他我復奚恨言未畢有叩門者吉助出而應之一婦人來出金三方曰往日賴先生高庇小兒篤疾頓癒聊以謝

恩吉助大喜謂空曇曰速以此買米炊飯供之空曇曰久空腹而遽喫飯則害生命宜先烹粥而食吉助乃烹粥明日炊飯而俱食之又有叩門者吉助投筋而起應之一男子出金二兩曰余兩替街某氏番頭佐次右衛門者也昨年請先生治而大患幸愈時有主急事如遠國不遑謝遲延至此今了事而還聊謝再生之恩且又有所請願見先生吉助以告空曇乃延見佐次曰吾主人罹篤疾衆醫皆辭而不與藥先生昨年救僕命願來診復救主命幸甚空曇曰余不遇窮迫出無衣服故久不出門且絕糧三日今日始

又曰飢餓不能出門佐次頃見此状不得不驚

后得曰甚則欲易人檀嘆

又曰此評深得作者意

喫飯疲勞不能步佐次大驚乃還求衣服傭輿來迎空曇乃往診曰主病誠篤矣然余尚有所見乃與藥而還厥明再診危證稍退病者始喫薄粥少許從此病日快經五旬復本舉家大喜欲厚報使佐次說曰吾主親戚元有業醫曰順昌者其術大行而今既死家絕先生若稱順昌則世人知其名先生之妙術必行于世主人亦将造大屋奉先生且雖言涉不敬吾謂先生之名非吉祥也夫空者乏也曇者陰也先生之醫名不顯于世而窮不亦宜乎勝母朝歌古人亦忌之先生幸察焉空曇笑曰善矣乃改稱順昌某氏

造美屋奉之且贈數十金以謝再生之恩順昌醫術果大行于世家終富云

善諷子曰空曇之窮亦甚矣然空曇已曰天不生無祿之民而忌窮改名何也蓋其人仁恕不欲空人之厚意耶余特惜其改名也雖然今夫曲學阿世之徒捨我從彼改更變易莫所不為何獨尤於空曇乎噫

姚志梁曰空曇以救貧之故舍己而從人其所失止一身耳善諷子猶惜之若使謀人家國而專以舍己從人為務則所失尤大矣夫用己名未必不可致富也用己法未必不可自强也此善諷子言

洞齋曰筆勢生氣動於虎嘯之風

外之意也。

徐少芝曰。改名不足病。所惜者。襲他人名。以售其術。大非侗介初心矣。僕若吉助。固始終不渝其志者乎。

豐島洞齋曰。有所守而不憚饑餒。豪傑之士所為。空曇不易志媚世。自甘空乏。見其僕之共窮餓而不忍去。可以知有其節足感人也。其改名小事。不足深責也。

岡田后得曰。立傳之意。多在乎文字外。

熊斐傳

熊斐。熊代氏。名斐。字淇瞻。通稱彥之進。號繡江。以熊斐行。肥前長崎譯官。為人豪爽有俠骨。學畫於清人沈南蘋。其名高一世。當外國貢虎。幕府命熊斐寫其真。熊斐乃欲寫其咆哮之勢。持杖擊之。虎舉頭開口。眼如電。光怒氣可畏。衆皆辟易。熊斐泰然不動。操紙筆寫之。一富商持素絹乞畫。久而不成。富商乃欲以利賺之。一日說曰。先生速賜畫。則僕請為令女辨嫁裝。熊斐大怒曰。汝以我為畫工乎。吾廁職譯官。若假汝力嫁女。何面目以立士林乎。乃還其絹。又一貴權

又曰文字跌宕熊度橫生熊斐之瞞很景狀爲傳妙　又曰覺上加姑字如何

張宴。欲使即席揮毫。厚禮而招之。聞之者。亦各持絹紙而至。熊斐已至。連引滿大杯。頹然醉倒。鼾聲如雷。至深更。衆皆散。覺不畫一紙而歸。後人怪問其故。熊斐笑曰。彼挾權勢。故吾托醉不畫。戒之耳。其豪俠如此。

善諷子曰。一小吏而有此氣節。是其畫之所以超凡也歟。余藏其畫一幅。鷺鷥立柳梢。窺香魚。柳絲沒水。其色淡香。魚潑剌欲躍。妙逼真。款曰崎陽熊斐寫書。亦有氣骨。

徐少芝曰。與戴安道碎琴情事異。而氣節同。

重野成齋曰。贊詞妙甚。

姚志梁曰。此自是一奇士。優於空曇多矣。

小山春山曰。筆氣道上。贊語更逸。

豐島洞齋曰。一精乎醫而狷介。三日不舉炬。一妙乎畫而豪逸。不屈於貴權。自彼歐風售技衒藝唯利之視者。而見之。俱為迂僻男子。而爲知其迂僻為興國回元氣之基乎。聚亭大雅連牧之寓意深矣。

岡田后得曰。使拂鬚髯拜車塵之徒愧死。

石得曰用韻妙

洞齋曰理一萬殊自萬殊見之世界中所見所聞莫非學者以世界為大學校不混也茲學者之科目而教之即

蟹甲道人傳

蟹甲道人。初曰三家正義。信州水内郡荒瀨原村刀劍鍛冶也。天保年間。造大刀長一大二尺七寸者。獻納諸越後伊夜日子神祠。以祷寶祚無窮洋夷敗衄。方弘化嘉永間。邊警太急。乃往水戸。造攘夷刀。嘗經源烈公賞覽云。迨大政維新。廢刀之令出。改姓名曰靜谷靜觀。以大蠏之甲為笠。常戴而歷游海内。巡視學校。因號曰蠏甲道人。明治十年丁丑夏。道人来請曰。願得先生書。余則延見。其人太奇。乃書與之曰。蟹甲代箬笠。以横行天下。良治為閒人。嗚呼可惜也。

道人拜謝而去。明年又来見曰。既巡視學校者若干。因樹一碑於長野村善光寺。出其墨本示余。余受而見之。即余學友中村敬宇翁所作。文曰。學問不止於讀書。智識不獨長於學校。人間萬事無非學問也。百工術藝。稼穡貿易。無非所以長智識也。古人曰。世界者大學校也。豈不信哉。雖然讀書為開心智學工藝之本。而學校為育人材美風俗之具。其可忽乎。信濃人靜谷靜觀氏。歷游信越駿遠豆相武。觀大小公私學校。喜教育之道漸盛。將歸而樹碑于故鄉。請余記其事。因作之辭曰。明窓淨几。不出學者。才德之士。産于田野。雖則云然。學校會社。利于邦國。豈可量也。其後不復至。蓋仙去也。

理一也理一立而萬殊生敬宇綱亭二君之說相終始矣又曰云然作云爾似可

善諷子曰。蠏甲道人少時慷慨憂時。欲揮日本刀。從事邊警而不能也。既而遇時勢之變遷。不能自遣。歷游海内。以洩幽憂。亦可哀也夫。其樹碑自謀不朽。亦不得已也夫。噫。

徐少芝曰。方今崇尚西學。宜乎宝刀之廢。而良治為閒人。特以道人之英奇。有不可一世之概。而侘傺終其身。則有心人所為廢書三歎也。

中村敬宇曰。此老人一經文士之手。頓增位價。如此。以是知古人之入班馬之筆者。其為幸果如何也。

藤野海南曰。道人先天下憂而憂。蟹行横文。應其所大忌。而故戴蟹甲。又歷游天下。視學校。歸而建視學碑。其意亦何在。蓋滿腹嫉世之情。到頭不能發而熄。其所見之形迹。顧非真影也。

小山春山曰。明季往々有此輩人。然至戴蟹甲縱行天下。則道人一而已矣。

豐島洞齋曰。道人真一奇男子也。道人憤激之餘。變為無腸公子。漫遊以終世。其常戴大蠏之甲者、

豈表其無腸乎将取蠏之横行乎道人已仙去余
質之善諷子

岡田右得曰子闇贈蟹甲語敬宇翁碑辭並用也
字為韻暗合可謂奇矣而奇語並足以不朽蟹甲
蟹甲可以瞑目也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喆　仝校
蒲生重良

家嚴老健無日不飲酒無日不作文作偉人傳既
已十四巻矣今茲丙戌又作二巻不肖兒裕欣然
拜讀謹賦一律以代跋文云
幽窓繙帙獨悽然無數偉人恍現前至孝尤欽松桂
節精忠偏慕鼎藏賢洋夷侮謾懲先日諸士慨慷思
往年毅魄英魂呼不返空留偉蹟入新編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三編巻之上終

羽峯曰。既有其本。所以他日有傳業。

羽峯曰。狀得妙。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三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坂本龍馬傳 附中岡慎太郎 武市小楯

坂本龍馬名直柔。舊高知藩士也。其先出自明智光俊。江州坂本城陷後。遁于美濃關原焉。改稱坂本氏。仕山内氏。從土佐。食邑百九十七石。廩米十石四斗。父曰長兵衛。生二子。龍馬其弟二子也。為人魁梧跌宕不羈。嗜武技。又好讀和漢史籍。通古今治亂興廢之跡。從同藩士日根野某學劍技。又從某學泅。未曾怠廢也。一日烈風甚雨。龍馬著蓑衣行。途遇其師。々曰。今日大風雨。不可學泅。子休矣。龍馬不喜曰。泅入水中。沾濡固其所也。何論晴雨。遂解衣學泅而歸。其自少立志之確如此。弱冠將往江戸就良師。請父兄。蹈屐而發。投江戸藩邸。入千葉周作門。其技大進。當此之時。尊王攘夷之論大興。諸藩士及浮浪之徒。糾合訂盟。奔走謀國事。龍馬亦與二三劍客俱發江戸。以劍技歷游諸藩。抵伊勢津藩。々欲留龍馬為劍技教授。請之。龍馬固辭而去。經京師抵浪華。會有便船。因欲歸省。上船於天保山。是日天晴萬里一碧。龍馬披襟立船首。忽見一點黒雲。一瞬間截逆浪而至。視

又曰。有識者之言。著著中肯。

又曰。武市氏陪客。

又曰。此弟而有此姊。

羽峯曰。中岡氏陪客。

之。即英國軍艦航兵庫者也。其奮迅如飛龍。快不可言。龍馬茫然如有失。既而嘆曰。吁使我邦有如此軍艦七八隻。則可和可戰。其權其機。皆在掌中。今在陸而欲防環海之敵。徒疲乎奔命耳。從此尤用心于航海術云。既歸土佐。無何又抵江戸。與千葉十太等交結。益盡力國事。既而又與同志武市小楯。俱歸土佐。兄權平視其舉動之躁憂之。不許復出他國。島津久光之入京也。浮浪四募同志。龍馬聞同藩士吉村寅太宮地宣藏等已脱走。慷慨不自禁。偽稱往近里發家。其姉心知其脱走。贐之以肥前良治忠廣所鍛刀一口。龍馬感泣拜受。遂佩而脱走上京。至則浮浪誅已敗。寅太宣藏等皆被收付藩吏。龍馬乃又抵江戸。主千葉十太家。先是高知藩有客刺其參政吉田某。藩論一變。主尊　王。於是乎世與薩長並稱焉。文久二年十月。三条姉小路二卿奉使幕府。小楯扈從東下。龍馬邂逅之。聞鄉信。論時事。喜色溢眉宇。一日因千葉氏紹介見勝房州。聞其說海外形勢。益知航海開國之為急務。奔走京攝之間。適遇同藩士中岡慎太。論時事。頗同其意見。締刎頸交。當此之時。幕府起大軍。討毛利氏。尾張大納言為之總督。以三宰伏罪

又曰王政復古實胚胎於此

羽峯曰義至理至之

班師。高杉晉作獨不服。起兵討俗論黨。防長二州兵權歸晉作。々々專修攻戰守備之策。龍馬聞之躍然曰。此可以說也。乃與愼太等相謀建薩長連衡之策。先詣薩邸。說小松大久保西鄉三氏曰。方今諸藩各抱異見。不服幕府。而幕府討毛利氏。既凱旋而兵將復起。吾恐無　我神州獨立與西洋各國並馳之秋也。竊惟爲今日之計者。宜貴藩解憾毛利氏。左提右挈。以謀天下之大計。則　我神州獨立之基礎可立矣。不然則海內分々。英佛諸强國虎視眈々。覘隙來犯。則三千年之金甌。不能保無破缺也。印度波蘭之

覆轍可以徵也已。豈可不寒心乎。三氏欣然曰。此先獲我心。乃告藩主。釋向所捕虜長人。與衣服路資遣歸。將發使通好。嫌其涉唐突。先使龍馬游說。龍馬乃赴長州。主其支藩老臣三好眞三家。一日訪木戶孝允。說薩藩通好旨。孝允大喜。遲其使節來。已而黑田清隆大山巖奉藩命來見藩主父子。々々乃會諸臣議。々紛々不決。晉作固持不可。孝允曰。非自我求和。而彼來求和。且彼以天地之公道。欲連諜兩藩爲國家盡力。是名正言順。與之和何不可之有。晉作尚不肯。龍馬乃往緩頰說曰。貴藩爲攘夷之首唱。而既與

言誰得不服

又曰王政復古之基成

又曰顧應上文

又曰顧應上文

羽峯曰有斷有識何

之和。猶拒薩藩。此乃親異類殊俗。而仇視同胞兄弟也。豈不亦顚倒之甚乎。晉作拊掌大笑曰。洵然々々。吾復何言。和遂成。毛利氏亦潛遣木戶品川二氏於京師薩邸。見小松大久保諸子。於是二藩交誼日密。而幕府未之知也。將軍親將再起伐長之師。薩藩上書論其無名。幕吏始知爲其所賣。憤甚。此時龍馬潛匿伏見瀨戶屋某家。幕府新撰組者可百人來圍其家。少女阿良素悅龍馬。竊告捕吏來。龍馬短銃亂射。斃二三人。又挾姉所臘刀。斬一人。遂超隣屋遁。時適黃昏。潛伏于河岸積材間。乘夜投京師薩邸。小松西

鄉諸子喜其無恙。龍馬乃說之曰。幕府大軍日進。防長如累卵。余將募浮浪。編海軍爲之應援。因赴九州。是時浮浪在長州者謂晉作曰。貴藩若委海軍之權於我輩。則當借薩藩名購求軍艦來。晉作大喜諾之。浮浪近藤昶等購求軍艦。標薩藩旗章。繫赤馬關。長藩將選之將校浮浪。怒其負約。將焚掠馬關。而昶竊附長藩。龍馬至。晉作責其粗暴。龍馬亦責其負約。長藩遂贈金若干浮浪而慰謝焉。事乃得寢。龍馬責昶。反覆逼令自裁。代督其衆。々情大服。六月幕府海陸并進。龍馬授策晉作。々々乘曉霧馳瀛艦。自大島東

等英

繞突出于敵艦中央縱横砲擊敵将驚愕失措晉作疾馳抵豊後洋敵艦欲逐之已而以為是薩兵誘我也乃止晉作上陸攻小倉龍馬督海軍與富士迅動鳳翔四天四艦連日激戰遂上陸進攻小倉遂陷小笠總督狼狽乘富士艦去長崎於是龍馬雄名震于西海先是後藤象次奉土藩命往長崎購求瀛艦偶見龍馬論時事意氣投合甚驩龍馬請以其所率軍艦為故國盡力象次乃說藩主允之因使之併督土藩諸艦號曰海援隊當此之時中岡慎太亦團結浮浪為長軍應援至是亦以所督聽本藩命號曰陸援

又曰盡力故國可謂忠

人曰海陸相應最妙

隊於是乎土藩兵勢日盛一夕龍馬航水島灘時霖雨海霧黯澹衝突紀藩明光艦毀機關沈没龍馬呼曰尾我来直躍入紀艦衆皆徙乘紀艦龍馬急命水夫投舷燈于海事出匆卒艦中莫知之者龍馬逼艦将責以其不點舷燈不置監吏犯航海規則求贖金弗聽遂至長崎訴諸鎮臺々以紀藩為幕府宗藩不敢判海援隊士大憤聲言焚掠和歌山城下適土艦至自上海乃架大砲數門向紀艦示将戰之形勢又書告鎮臺及紀藩曰艦兵憤公判因循将有所報脱藩籍者陸續不絶恐至為可虞鎮臺大恩遂令紀藩

羽峯曰何等奇才

臺下脱鎮臺二字

又曰何等敏捷

出贖金十餘萬兩幕府既不能立征長之功威望墜地薩長之勢威震動海内龍馬游說二藩之間頗與聞其機密乃齎所購英銃二千歸土佐獻之藩主且說以連謀二藩時是歳九月也當此之時土藩主容堂遣後藤象次建白復古王政龍馬乃與慎太上京遺象次書曰我公復古建議行與不行吾帝國安危存亾之所賴以判也子其勗之若将軍不可此議則足下自刄於二条城中僕要刺将軍於参朝路先是長藩兵已進屯三田尻及復古議起薩長並卻兵既而慶喜上表請奉還政權會桑以下譜代諸藩不

又曰亦忠

又曰其論大

又曰其志决

悦逼二条關白曰若　朝廷倉卒廢将軍浮浪陪臣横行朝野變将不測而　朝廷無寸兵尺錢何以制之關白以為然不允慶喜之請小松帯刀聞之往見關白曰皇運中興天下将歸一而殿下在中持異議拒之何也且殿下不聞乎才谷梅太為浮浪巨魁嚮土藩後藤象次奉藩主旨見将軍梅太乃勵之曰若事不成則死之僕要刺将軍於路若此輩聞殿下持異議則其憤怒必萃于殿下身臣為殿下深危之關白默然顔色如土是日遂勅允慶喜之請才谷梅太者龍馬變名也慎太以事訪龍馬於河原町逆旅談

羽峯曰坂本氏之議遂貫徹…

又曰併結主客所謂萬流歸一雖者章法井然

論到深夜有三士投刺請見僕夫將命三士尾而入直斬之尋乱所龍馬愼太而去二人重傷遂歿實十月十五日也愼太名道正亦慷慨氣節士盡力於國事斃而止故時人與龍馬及小楯並稱謂之海南三傑云龍馬死時年三十三愼太年三十小楯以事賜死時年三十七

善諷子曰三士皆年三十左右矣而已有斡旋乾坤之智勇宜哉其獲三傑之稱也余殊惜龍馬之再遭刺客而不免嗚呼使三士尚在其並立權要之地也必矣可勝痛惜哉

南摩羽峯曰王政復古與海外萬國並立而致今日之盛坂本諸氏之功得此文益明於萬世矣

又曰三士合傳而詳略有法主客不紊可謂善得龍門之神髓矣

中村敬宇曰生老病死人所不能免死而無名君子恥之若此三士者皆拚一死而後立名于天下後世矣人苦不得死處耳使三士尚在不知其名能得如今日乎否乎

岡田后得曰岡鹿門先生尊攘紀事亦載龍馬事宜與此傳併看有小異同然各有妙處

又曰龍馬後聘阿良為妻此傳不載蓋讓之於佳人傳乎

又曰龍馬之在京攝及江戸也時々與諸藩志士相會于旗亭悲歌慷慨以議時事一日小集于柳橋旗亭酒酣龍馬技劍起舞同藩士間崎哲馬擊節朗吟曰匡時籌策少人知相遇為驩々極悲沽酒典衣非俗士憑人成事豈男兒花柳依稀京巷夢風濤淅瀝厲舩旗繁華消歇眼前事休唱江門新竹枝可以想見其意氣雄豪矣詩亦悲壯可傳附識于斯

中州曰一死報國本於師訓今日輕俊生徒所不能夢見

中島兄弟小山鯰江太田五氏傳

中島重孝通稱太良兵衛但馬國養父郡高田村農中島重熹子也為人俶儻不羈從伊勢神宮忌代弘訓修國學一日弘訓謂重孝等曰方今我邦形勢殆如宋末有志之士可不努力乎於是重孝慷慨扼腕曰吾必一死以報國恩乃傾産購刀劍數十口白絹數十純蓋欲以舉義旗也當此之時墨艦入浦賀邊警甚急重孝曰自古為妻妾誤天下大事者多矣乃托事逐其妻文久癸亥日與有志士議事筑前平野國臣薩摩美玉三平肥後旭猛等皆依重孝伏匿重

中洲曰果能一死報國

孝有弟曰重一。冒黒田氏。稱與市郎。在大坂。重孝使人報已圖義舉。重一蹶起曰。時不可失。直歸從兄重孝益募壯士。本由素行。太田某々等来歸。時會津侯為京師守護職。聞之將遣兵士捕之。重孝乃謂國臣三平等曰。卿等疾逃爲後圖。我謀主也。無路逃。就縛而死耳。又謂子弟曰。堂有雙親。汝等幸代我孝養。勿怠。舉止從容不異平日。兵士塗聞義徒逃散而歸。是歳十月。重孝奉三位澤宣嘉舉義兵於生野銀山。事敗。義徒或死或逃。重孝亦逃取路於播之實粟郡。至木谷村。土寇四起。銃丸如雨。重孝已被數創。自知不

可免。顧弟重一曰。事既至此。天也。汝速逃爲後圖。我死于此。乃入民舍。屠腹而死。時年三十有九。重一欲與兄死。以受其遺托。不得止而逃。遂為幕吏所逮捕。下獄。慶應三年丁卯冬十二月。遂瘐死。年三十有七。

小山六郎名喜昌。但馬國朝来郡大月村農小山六左衛門子。為人磊落。不事家人生産。好談古昔英雄事蹟。文久三年十月。義徒舉兵於生野銀山。六郎為之先導。事敗潜伏京攝間。遂走長州。入遊擊隊。當此之時。幕府大舉討長州。適六郎患眼。不得從軍。切齒扼腕。日夜不措。遂失明。隊士皆憫之。既而　王政復

中洲曰死諫不動惜哉

古。六郎欣然歸但州。方　王師東下。六郎請從山陰道鎮撫使西園寺公望而東征。以盲不許。慰諭而遣之。六郎家居。日聞　朝政變革與其所思大違。快々不樂。明治四年十月。就醫於出石。將歸途上自裁於輿中。不死。呼輿夫。輿夫驚馳告其家。其友福田某来問曰。君狂乎。曰我一死以報國家而已。今觀天下之形勢。多取法於外國。廢　祖宗之大典。是以海内擾擾。且如吾但州。素乏穀。故田租半以金納之。號曰石代。今廢之。庶民困窮。哀訴不聽。如此之類。不暇枚舉。後来之事可知也已。吾不忍視之。然黙而不言亦不

忠也。故預倩人書利害得失。以為二通。一以獻東京。一以上縣廳。以死諫之。吾豈狂乎。某及弟喜紀爽然。厥明遂歿。年三十有七。後　朝廷賞其忠。賜祭粢金若干。

鯰江直煇。字子生。通稱傳左衛門。號竹涯。系出乎近江源氏。但馬國城崎郡温島村逆旅主人也。為人豪邁。不拘小節。傾産與四方志士交結。其地有温泉。受幕府嫌忌者。托澡浴而潜匿。直煇善視之。文久初。薩藩士美玉三平聞直煇為人。為祝官装来投。意氣[illegible]協合。遂共議大事。募集農兵。同村黒崎某。武谷某。朝

又曰。頗有略。

倉其及同國北垣國道（稱晉太郎）本田素行（稱小太郎）等亦来會。與其議。於是三平與國道上京師。建白三条公。復還但馬。會平野國臣来。大贊農兵募集議。直煇乃與三平倶至養父郡市場村普賢寺。移檄四方。募志士。来應者太多矣。初募農兵也。直煇謂事之成否在人望。今三平倜遠之士。國人莫之知。若我而為之奴。則國人必以為貴人。是可以牧人望也。乃為三平執槍而從焉。或笑其為賤役。直煇不顧。農兵果大集矣。於是國臣國道等將之長州。奉迎三条公。或止之曰。尚早矣。直煇與北喜多源治之長州。當此之時。國臣等

既奉澤三位。還但馬。直煇聞之嘆曰。唉。軍機過矣。直馳還但馬。則三位所督兵果敗于生野銀山。義故四散。幕吏逮捕頗嚴。直煇乃復至長州。入招賢閣。再糾合義故。既而聞真木保臣等舉兵於京師。直馳至。則兵又既敗。于時四年甲子秋七月也。真煇將復走長州。抵播州。病起。歸鄉。會權藤某（稱鍵太郎）等来議事。直煇自奮曰。時事亟矣。非養微恙之秋。乃力疾共發。途上疾愈劇。不能步。復歸家。臥牀一日。慨然撫枕而嘆曰。大丈夫當曝尸於原野。而今碌々死牖下。豈非遺憾耶。乃瞑。年五十有二。

中洲曰。有此志。牖下亦原野耳。

太田雅義。通稱六右衛門。但馬國朝来郡竹田町人。少抱尊攘志。文久癸亥。銀山之役。奉澤三位命。使出石藩。途上為同藩兵所捕。下出石獄。元治元年甲子正月。送京獄。路過淀川。咏懷曰。行末遠以加爾登思布心與里伊登々身爾志無淀乃川風。慶應元年乙丑四月念四日遂瘐死。年四十有三。

善諷子曰。余既傳但州人高橋仲斎田中諸子。今又得中島兄弟小山総江太田五氏事。傳之。於戲。但州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可謂盛矣。亡友加藤櫻老嘗為余説曰。余之在山口也。與総江直煇尤親善。直煇藏大石良雄復讐夜所用号笛。護諸其内子石束氏云。嗚呼。直煇忠義之氣。百折不屈。盖有感於大石氏号笛也。

重野成齋曰。論贊絶妙。

川田甕江曰。五人者同邦同志。同死國事。故牽連記載。倣史漢合傳體。可謂得古義矣。

三島中洲曰。銀山之舉。實為近世勤王之嚆矢。然以其事不成。世或不知其人為誰々。追褒之典。亦恐不遍及。今善諷子表章之。可謂補昭代闕典者矣。

岡田后得曰。大石氏辨笛事可謂佳話。論贊得之。有情有色。

又曰。重孝辭家時作謡曰。君爾命遠奉利東未弟手始爾。打平討天神國乃功志弟爾知世波也。雅義在京獄歳暮咏懐曰。惜邉幾年乃暮留々遠。喜盤。身爾守幾古登乃有志故那里並慷慨悲壯可傳。附識于斯。

木原松桂傳

松桂名勉之。本姓檜山氏。稱左仲。藝州賀茂郡杵原村農檜山庄五郎之第四男。出繼木原氏。母種村氏。左仲天性至孝。幼失母之所在。至年十四思慕不已。家貧不能周遊四方尋母。因欲為行脚僧而遂其志。請父不許。又欲為醫周遊四方尋母。乃執贄於本州賀茂郡三永村醫師藤伯恭。修業頗苦。夜窺諸門生寐。寫師秘方書。往々至四更五更。寛政六年甲寅春正月。歸郷賀正於父。時年十九矣。乘間從容又請曰。兒之為醫非計一身之顯榮。貪衣食之豐美。欲經歷諸國物色母公蹤跡也。今兒年已長矣。願賜數月之暇。父熟視左仲曰。汝病羸非跋渉千里之筋骨。且貧之路資。況汝之母大歸而後出。年亦久矣。恐難尋得。然若能尋得。余何喜如之。吾今枉許汝請。當與兄幸四郎俱往尋。聞汝之母徘徊于讚州金毘羅丸龜高松邉。汝宜先至此而尋。左仲大喜乃歸告師乞暇。師曰。汝有朱壽昌之憂。乃作與讚州眼醫三井孝慶書。以付左仲。左仲乃先與兄俱如母郷里東野村。問母生平嗜好習癖及衣服等於其親族。盡詳記成卷。名曰搜索小記。遂發出于尾道。乘舩抵讚州多渡津。詣

金毘羅。訪三井氏。自高松屋島至東庵治村。至丸龜。搜索殆盡。而不得其蹤跡。乃舟抵備前下津井。遂空歸家。父慰之曰。汝自今但當專志於醫術。勿復念母。汝乏路資而作行旅。吾心不安。且母之生死不可知。宜付之宿世因果耳。左仲悵然復往三永村學伯恭者八年矣。其間代師診病家。獲謝金則盡托之師。而不費。欲以充他日尋母之資也。享和二年壬戌春正月。又請暇於師。與父尋母。竹原賴春風石井某等作詩壯其行色。春風詩云。廿年不相見。勵志未為遲。唯在盡其職。此行無兩歧。某詩云天地不偏立。二親何

春山曰妙寫孝子心情

后得曰夢亦往々有中可謂奇矣蓋人心之靈使然

可勸勉哉爲子職此去莫遲々左仲記尋母事印刷以糊貼之諸國神社佛閣柱壁又與諸行脚僧及四國巡拜者而身自搜索備中伊豫讃岐出雲諸國山行海宿備嘗艱苦明年癸亥春以父命歸郷文化紀元甲子春二月徙居廣島佛護寺前某院主患腹痛數年左仲一診與藥而愈因寓寺院二年乙丑春貧甚會有勸繼木原氏者父亦慫慂之因出繼木原氏遂襲義父通稱松桂先是夢見母爲尼著黒衣與五六女僧同過白砂翠松間而語後屢夢如初因以夢中所見百方物色遂得之雲州渡村而死既久矣唯

其再嫁所生男在曰長七問之證左歷々無疑乃俱展其墓々在大祥寺東從米子至出雲松江之渡口路傍其地白砂翠松殆如向所夢見適有忠七者年七十餘來說云我嘗買一馬繫廐長七母見而曰駿馬誠可畏吾親族爲馬所踶死故余欲巡拜西國神佛以弔之而來于此也不知果然否乎於是松桂大疑謂長七曰吾家無踶死者此言果然則此墓中人非吾母子非吾與父弟也長七曰忠七耄矣其言不可信君勿疑而松桂疑不解因曰余嘗讀唐書曰王少玄父死於亂兵少玄甫十歲哀泣以求尸時白骨

雨莊曰讀者亦感泣

后得曰過渡屐敏而有力

覆壓未知孰是或教之曰以子之血漬之而滲者父骨也少玄大喜漬血得以辨父骨余亦倣之以辨信否乃與長七及某々二人同至大祥寺請之住僧白元白元許諾焉松桂又思若雖他人骨我血滲透則此說又難信乃又請僧先發罪人墓得白骨四躰皆具者欲試之以三稜針刺右手合谷鮮血迸出乃以髑骨承之白骨皆赤乃止待血乾而洗滌之血不滲透復成白骨乃發母墓出遺骨體形猶全前齒二枚翻出如生時臂骨忽析落手中乃又刺左手合谷出血漬臂骨深紅如珊瑚以新汲水洗之血滲透而紅

色終不脱於是松桂乃知同血分身之理喜極而哭觀者亦皆感泣乃復瘞遺骨修墓大行佛事又囑僧爲所試古骨行佛事乃去歸米子聞其遂宿志於渡村而來賀者甚衆乃開祝宴終日驩飲其明乘船歸郷過東野村外戚家以忠七言質之云家奴三藏者嘗於其中庭爲馬所踶死子母之言蓋謂之也松桂疑始解此行以文政壬午秋九月朔日發至是冬十月十日卒遂宿志而歸家矣先是延享三年丙寅夏四月祖父甚太郎欲巡拜四國神佛出家而不歸不知其所在者蓋八十有餘年矣松桂既得母遺骨又

感上脱住僧二字

又曰追遠之情深厚如此可敬々々

雨莊曰大丈夫之志當如此

雨莊曰眞是頂上一針

欲尋祖父遺跡。以文政八年乙酉夏四月發。抵讃州丸龜及高松搜索。不獲而歸。明年四月抵伊豫松山。見正教寺住僧。告志。住僧作書致之宇和島眞教寺住僧。感其純孝。致書郡宰坂本源五右衛門諮之。源五命屬吏按舊記。果有延享三年丙寅秋七月廿八日安藝國旅人檜山甚太郎病死葬高串村之事。松桂大喜。乃詣高串村。拜其墓。遂掃除改葬。行薦事。而歸。初松桂之尋母也。誓神曰。不得母之所在。不復御酒肉。雖隆冬祁寒。不復穿襪。及得母遺骨。年過三十。病後初御酒肉。用襪云。其苦節蓋如此。

善諷子曰。松桂之苦節孝義。過朱壽昌遠矣。壽昌棄官尋母。無復路資之患焉。松桂則縮衣食以爲路資。卒得母及祖父遺骨而改葬。何其難哉。但不得逢母之生時。如壽昌之歡。余爲松桂深哀之。抑世有棄母於千里外而腼仕者。聞松桂之風。而不愧死者幾希矣。

又曰。余識松桂之孫章六。章六頴敏好學。今仕朝爲檢事。食年俸千餘金。次子松三郎亦奉職于大藏省。家道隆豐。此豈非天之所報於祖先耶。詩云。孝子不匱。其信矣哉。

徐少芝曰。大孝以苦節出之。振古鑠今之事。驚心動魄之文。

姚志梁曰。松桂幼而失母。萬里訪尋。僅得遺骨。人生之不幸。莫過於此。雖子孫作三公。吾恐其隱憾未釋也。

野村雨莊曰。余與松桂同鄉。其子桑宅亦友善。故善悉其事。松桂之達志也。當時闔藩嘖々莫不稱歎其孝者。而或恐此美譽之泯滅。今得此史筆。記載詳悉。不朽其事。不唯子孫之喜而已。令我鄉人吐氣。　丙戌三月。

小山春山曰。叙行旅艱苦。叙夢中恍惚。孝子眞情寫得纏綿淒婉。如讀姜西溟劉孝子尋親記事。但彼短此長。是異曲同巧之處。

村山拙軒曰。余始逢章六於野村文夫之家。談及此事。詳悉無遺。且謀傳其事。他日示國字記事一大冊。會有子誾偉人傳義字集新刻之擧。囑傳之書中。以托不朽。發潛德幽光者。子誾得意之事。而章六之喜可想也。因略叙其緣起。

后傳曰聞過而喜乃是豪傑

洞齋曰本傳立意全在此

三井親和傳

親和。三井氏。通稱孫兵衛。號龍湖。居江戸深川。為人豪邁。能書。安永天明間。其名馳海内。雅俗汎賞。至以其篆書染印絹若綿紗。謂之親和染。好事者喜服之。亦精乎射術。深川有射所。曰三十三間堂。親和嘗試射於此。堂千發千中云。方三十三間堂之破壞也。能勢某重修之。既成。安藥師如來像。欲揭匾囑書於親和。先是三十三間堂在淺艸觀音側。土屋侯大書圓通二字揭之。親和亦倣之。大書圓通二字。雄勁飛動。有活龍虎之勢。其大喜而揭之。一日有二僧來觀曰。

文盲哉親和。揭之者亦何文盲之甚也。大笑而去。一老人告之親和。且曰。余意三十三間堂元在觀音側。故圓通字為相稱。今三十三間堂安藥師像。圓通字為不稱焉。故招二僧之笑罵也。親和聞而大喜曰。吾傚相州侯之跡。作圓通二字。豈料觀音之化為藥師乎。然余作書。未曾改書。無已則改鑄佛像乎。乃議之主僧。自捐數十金。命鑄工。毀藥師像。改鑄為千手觀音云。

善諷子曰。親和聞過而喜。然不改書。而捐金以改鑄佛像。其豪邁之氣。可想見也。又有賢於養由基之絶技。蓋古者觀德於射。々儀云。進退周旋必中禮。内志正。外躰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則親和德行之正直。亦可知矣。

重野成齋曰。書射兩事。倶不離三十三間堂。亦奇矣。

中村敬宇曰。梧堂石川翁善書。世所知也。善角觝。善騎馬。人所不知。如親和之精射術亦然。語曰。識得一萬事畢。又曰。藝之精者不兩能。此二語各有至理。合而參之可也。

豐島洞齋曰。改鑄藥師像以適己之書。雖小事。其

豪態可想矣。與豐太閤欲毀明國之文字以通自國之文字。一般。夫隨改隨變。遂失己本色者。可視以自愧也。

小山春山曰。親和之書太鄙俗。然骨力遒健。與徒摹古人形蹟。奄々無生意者。迥別。蓋其人豪邁如此。故能爾。此篇傳其逸事。親和自是千古矣。

岡田后得曰。親和有古大臣之風。其内志正。外躰直。聞過而喜。不敢因人言妄改己所守。卓節可嘉。古道可敬。豈僅是書家之云耶。

羽峯曰一奇男子
后得曰絶好讀書窓

羽峯曰此事不加之傳中移敘論贊中亦觀其章法變化筆力自在

后得曰蓋紀州侯臣云

荻野天愚傳

天愚名信敏。字孔平。通稱喜内。荻野氏。自號天愚。人問其說。曰余天性愚。故以為號。蓋邦俗謂自負其伎倆者曰天狗。天狗邦音近天愚。故謙中寓自負意。以玩弄世人也。天愚博學卓識。能文章。在家常厭客入。大轎。閉輿窓而讀書。曰神思不散。最好矣。常行雖晴天必用雨衣。好遊神社佛閣。必題名其壁後。厭筆墨之煩。印刷天愚孔平四字。以糊壁云。

善諷子曰。聞天愚常自負經濟。家頗富。而節儉力行如晏子。敝衣經年不更。尤畜天物。人之所廢。取以供

用。雖草鞋之敝。亦不棄拾而用之。家在江戸赤坂門内。蓋某侯藩士也。

小山春山曰。簡淨有古意。庶幾乎古文品外録中之文字。

南摩羽峯曰。輓近世風俗日趨奢侈。貴鳳衣錦。不知所底止。若讀此傳。或有所少省焉。吁天愚果非愚也。丙戌六月十八日。

岡田后得曰。天愚入大轎讀書。與古人入甕中苦吟者。同一妙計。

后得曰今人豈復許無錢而飲去乎

后得曰勿長談一語可以戒俗客

賣茶翁傳

賣茶翁肥前蓮池人。柴山氏。名元昭。號月海。少薙髮為僧。事龍津僧化霖。々々黄檗獨湛禪師高足弟子也。化霖嘗拉詣黄檗禪師。器而與之偈。元昭益奮勵修禪學。後訪海内諸高僧。大有所省。晩居平安。賣茶自給。號賣茶翁。人酬之茶錢。則投之竹筒。々上題詩云。隨處開茶店。一椀是一錢。生涯唯箇裡。飢飽任天然。又書茶席云。茶錢自黄金百鎰至半文錢。任人投與。無錢而飲去亦可也。櫻花之下。紅葉之林。翁常荷茶具而開席。京師風流雅遊之徒。爭就焉而飲。

自一椀二椀三椀以至六七椀。及兩腋習々清風生而去。於是乎翁生計亦足矣。既而徙居岡崎。取生平所携茶具。投諸火中而為灰燼。自是閉門謝客。且書座右曰。客若至。勿長談。以寶暦十三年癸未秋七月十六日寂。壽八十有九。

善諷子曰。賣茶翁其楊子自為之流乎。不畜妻子。賣茶自給以終。不復以其所有益于世。焚而滅之。何其不畜天物之甚也。然其賢於世之貪冒無厭而自災者也遠矣。於是乎立之傳。

徐少芝曰。罔利而無爭。得錢而知足。今之闤闠中

難其人矣。

藤野海南曰。翁知足。且年已高。雅游亦不堪煩。断乎焚器。所以示決也歟。

小山春山曰。斯人自高士矣。余意晩年取茶具焚之。是最高處。

村山拙軒曰。奇人偉行者。得優游終歳。亦昇平之澤也。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察也。

岡田后得曰。以賣茶為生。而曰無錢而飲去。亦可也。是此翁絶高處。與石田梅巖講經許非相識者亦来聽。且不要謝金同一。

春山曰。英雄之手段

賣酒者傳

賣酒者。不知何許人。通稱彦四郎。又自稱噲々。不知其何故也。安永間年三十許。僑居于京師白河西街。善書画及篆刻。平居清貧。傭書以養母。一日。歎曰。吾嗜文雅風流。而害於孝養。不如賣酒安逸以養母也。乃悉賣所藏書画史籍。以購酒器。開酒肆。門帷大書竹醉館。又掲招牌云。此肆下物一則漢書二則雙柑三則黄鳥一聲。其所賣酒則洛市之美醞。所用器則唐山舶来之雅品。而其價太廉。好事之徒。争入肆買醉。春則方櫻花盛開時。開酒肆於東山若嵐山。秋則追霜葉爛熳處。到東福精舎若臨川禪院。酒旗書般若湯三字。竪之。游人愛其風流雅潔。争就焉而買醉。是以生計稍豐。終得美服珍羞。以奉養母云。

善諷子曰。前人謂賣酒者學賣茶翁。余謂不然。彼悟乎禪理。此悟乎孝道。而其行事皆奇。可傳也。然吾寧左祖於賣酒者。

徐少芝曰。庸行中得此韻事。是孝子亦是雅人。継賣茶翁而立傳。作者其有微旨歟。善乎其諷也。

藤野海南曰。以書画養母。可謂清養。而斯人猶嫌其俗。風流雅遊以致孝養。其人高於賣茶翁數籌。

僕亦左祖於作者。

小山春山曰。賣酒者實賢乎賣茶翁。蓋有情無情之辨矣。

豊島洞齋曰。隱於賣茶。隱於賣酒。倶是逸民。可莫優劣。然悟乎禪理者。未必賣茶而可。厚於孝道者。為養不得不賣酒。是善諷子所以左祖於賣酒乎。

茶酒為類。作者不徒編。

村山拙軒曰。風流閑雅中有至行。其人所以可傳也。與賣茶翁皆謂老莊之學者。亦各因是而已。

海南曰何其句改作聞道人之風其得不愧死乎何如

窮樂道人傳

道人龜田氏。名曳尾。自號窮樂道人。以號行。爲人寡慾。能書。與賣茶翁同閭里。蓋莫逆友也。嘗梅雨連月。賣茶翁不能開茶肆。絶糧。窮樂往周之。翁賦詩謝曰。無茶無飯竹筒空。恰似波臣車轍窮。多謝特来親賑濟。簞瓢忽滿養衰躬。一富商囑道人書屏風。謝以被薦一大酒樽。道人開樽。招四隣男女數十人飲之。既而見薦間有紙裹物。取而閲之。則書曰御肴料。中糊金十兩者也。道人大喜。手剖金。每人各與金一片。曰下物也。而不餘一金。嘗咏懷曰。味噌鵃壽肴武津加

志米以良壽久和壽貪樂酒盤知與古知與古。其澹泊自安如此。

善諷子曰。道人其有得於老莊歟。余觀其寡慾自安。眞曳尾於泥中者也。如其周友人之窮。亦足多矣。今夫膴仕豐祿。家貯萬金。而不省親戚舊友之窮者。往往有之。何其無情也。噫。

徐少芝曰。有物我相忘之意。非僅任俠者。使守錢虜聞之。恐掩耳而走矣。

三島中洲曰。膴仕豐祿。而貪所謂御肴料者。尤可慙死。

中洲曰開口則成名聯何等才辨

海南曰亦一悟

后得曰諷論風生含譏刺乃妙

藤野海南曰。善諷子得此等題目。喜以諷世。此所以有功於名教也。

村山拙軒曰。能安其分。兼有作用。可謂善讀老子者。世之口唱六經。身多穢行者。讀此等傳。亦可以少愧。

岡田后得曰。觀其周賣茶翁。蓋厚於人倫者。非老莊蔑人倫之徒也。與顏氏簞瓢不改其樂何異。嗚呼道人。其眞有得於道邪。

志道軒傳

志道軒名榮山。深井氏。僑居于江戸淺艸花川戸。爲人倜儻不羈。好議論。年十二。祝髪究佛教。兼渉史書。年二十。慨然嘆曰。戒律桎梏一身。法衣縲絏四躰。奚足爲。不如順天地之理。爲大快活人也。乃還俗。賣却佛像佛經。食肉飲酒。而縱聲色。囊中頓空。殆將逼飢。乃又慨然嘆曰。我舌尚在。窮至于此。吾之罪也。非天也。安一床於淺艸觀音境内喬木下。兀坐凭曲几。手挃木朽形似陰莖者。拍案講談古今治亂興廢。及武將勇士之蹟。雜以諧謔滑稽。聽者皆絶倒。或有士女

又曰。惜不借此三尺之喙。諷方今時勢。

僧徒聽者。則諷刺罵詈。多中其病。至於其片言隻語。亦皆膾炙人口。每日率得錢數百緡。志道軒皆以費諸燕樂。而毫不儲畜。晩著一書。名曰元無艸。以戲謔語說三教奥旨。卷尾題詩云。讀史談軍數十春。大悲閣下得名新。曾揮夫木拍床日。白眼看他世上人。延享間。年七十有餘以歿。

善諷子曰。方今講談笑話之流。大行于世。如圓朝伯圓燕尾等。蓋其巨擘也。而志道軒實為之鼻祖云。然今無諷刺罵詈如志道軒者。嗚呼惜哉。

徐少芝曰。此蓋曼倩淳于之流歟。作者為之頰上添毫。乃使其人呼之欲出。是文壇中寫生聖手。

小野湖山曰。志道軒之事。余少年時。屢聞人說之。近歳則無復言之者。子闇編之于偉人傳中。志道軒乃不朽。亦可謂其身後知己矣。

三島中洲曰。愚弄一世。如一陰莖。何等放達。絕倒絕倒。

藤野海南曰。天地間一大快活人。志道軒不食其言。

村山拙軒曰。德川將軍一日詣淺草寺。召志道軒。聽其戲語。志道軒毫無畏縮之態。手抗木形陰莖。

海南曰。是獄二句作由是互相連及而死于罪者甚

諧謔滑稽。縱横放言。中有所大諷將軍。領之。命侍臣賜物而去。將軍者吉宗公也。余得之口碑云。

又曰。僧大峨住淺草曼陀羅堂。在中田。今猶存。大石良雄遺腹之子也。多奇行。余為之傳。志道軒亦居花川戸。其後有釋敬雄者。居淺艸寺支院。号金龍道人。著有老子玄覽。皆是遺世特行之士。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偶思及之。

岡田后得曰。曾呂利新左。滑稽善諷豐公。志道軒亦善諷德川將軍。方今無復其人。噫。

松井池田二氏傳

松井氏名千賀。幕府縣令屬吏松井孝作女也。年十六。嫁勝野豐作。豐作號臺山。為人慷慨有氣節。與天下名士交結。安政戊午。勤王黨興。被逮捕者數十人。而豐作為其首名。見幾逃亡。不知所之。千賀預料捕吏至。教息森之助。焚其父交游往復文書。及日乘手記類一筐。已而捕吏果至。搜索文書。一無所得。因收千賀及森之助并弟正滿妹勇而去。舉家下獄。拷訊甚酷。千賀答以婦女不知外事。是獄連坐得罪者頗寡。以千賀焚書嘿口也。既而森之助流三宅島。千

多如何

海尚曰太宰與昌所謀士家奔將與於擊館事漏被逮

賀及正滿勇皆被赦。於是千賀與正滿勇俱居。常勉勵正滿以代父兄作大義。正滿感激。欲從大橋順藏有所圖。語之千賀。千賀大喜。乃取所托親戚之豊作森之助佩刀及匕首来付之曰。代父兄取義成仁。正在此時。雖然事若破。宜韜晦避禍以謀再舉。慎勿輕忽棄身。正滿常服膺此語。故免乎大橋黨之厄。後入京。與武田耕雲齋餘黨俱奔走於國事云。文久壬戌。森之助遇赦將還。千賀謂正滿曰。吾家所傳甲冑及大刀在叔志賀氏家。森之助雖歸。叔必無意還之。森之助久在孤島。備嘗困苦艱辛。而傳家寶器如此。余

甚憾之。汝往叔家請彼二寶以来。正滿乃行陳母言。叔曰。甲冑直可還。大刀前年千賀勇等寄寓我家時。余窮乎餬米。剥其外飾賣之。正滿還告。千賀大怒其不告而剥裝飾。正滿勇諫而解之。是冬十二月。千賀疾篤。適志賀氏還甲冑及大刀。千賀睨之曰。我在而傳家寶刀毀壞如此。若森之助歸。則我何辭謝之。遺憾遺憾。言訖而瞑。于時年五十有二。

池田氏名某。川瀨太宰之室也。太宰往長州上書不聽。乃還將有所為。微行京師。為捕吏所逮繫獄。捕吏抵其家。將縛池田氏。池田氏從容請少間曰。更衣服而就縛。捕吏許之。池田氏入室。悉束良人與義故往復書牘及日録雜記關時事者。投之火中。執匕首自刺吭以沒。捕吏疑其久不出。窺室則鮮血淋漓。大驚。已無及。空手而去。

善諷子曰。二婦之所為。不期而同。何其奇也。而池田氏良人則罹于幕吏毒手而死。松井氏良人潜匿。卒不落于捕吏手。要之皆偉丈夫也。宜哉其室亦貞烈足千古矣。

徐少芝曰。松井氏之智。非僅保身。觀赦後以大義勉正滿。其不死有深心也。池田氏之烈。非僅免辱。

觀于捕吏在門。從容引決。其神明之定有素矣。焚書同。而事變發於所知。與發于所不及知不同。故所以報其良人者各異。卓哉二婦。得斯文乃千古矣。

小野湖山曰。余與勝野豊作交道甚密。故知松井氏亦熟矣。嘗為草一傳。而文不適意。因托之綱亭君。君許諾。今此文記其危急之際焚文書。拷訊之下。噤口不言。訓正滿委曲之語等。亦又寫出臨終凜然之氣象。其人宛然在目。余欲代松井氏母子深謝之也。池田氏余不知之。何其事之相似也。是

后得曰。俠骨

合傳之尤得躰者。

三島中洲曰。二婦之焚書。所以為其夫固貞。而所以為交遊亦甚仁。宜矣善諷子表章以傳千古也。

藤野海南曰。焚書同情。而松井氏有略而存身。池田氏烈而果於死。蓋勢使之然。二婦易地則皆然也。

岡田后得曰。二婦生平婉娩善事其夫。故臨事輙如此。夫束髮驕慢唱同權者。恐不能如此也。

山口茂登傳

茂登山口氏。京師六条室町商大和屋平兵衛之妻也。以賣酒食為業。及夫死。移居高倉綾小路。既而又徙粟田。嘉永癸丑以来。幕府多秕政。洋警屢起。海内鼎沸。尊攘正議之士。麕集于京師。幕府以威力制之。屢起大獄。寃死者不可勝數。於是乎正議之士多就茂登家。張宴謀事。茂登聽其談論。辨大義。而慷慨不問出入。不徵會計。潛舍匿之。其徒或為之庖丁。或為之㒒夫。一日守護職遣捕吏。搜索宮部鼎藏北副佶磨松田重助等。捕斬甚衆。聞者不寒而栗。時人忌言

后得曰。烏有先生何其多也。

其名。而茂登百方救護之。世稱之曰正議婆云。王室中興。嘗蒙其救護者。多為顯官。或有驕奢淫逸不與其初志相類者。則喟然嘆曰。唉不啻妾。失鑑識其人。生平之美。為烏有。可惜也。及遷都於東京也。京師商估多失業。或勸茂登曰。子若移居東京。顯官貴人助子之業者必衆矣。茂登笑曰。京師千餘年之帝都。列聖山陵之所在焉。妾豈以一時之盛衰。而去之乎。及見朝政有與輿論違者。咄々獨語。如狂人。

友人瀧川仲信為余說如此。

善諷子曰。文久中。江戸深川圯橋妓小三。善和歌。與

武田耕雲齋唱酬。以其辨尊攘大義。有正議妓之目。今茂登女而稱正議婆。何其奇也。余觀其嘆正議士失晩節。及答或人數語。其卓識賢於小三也遠矣。嗚呼。世之士大夫讀此傳。而其能無赧然汗背乎。

徐少芝曰。卓識過人。膽量尤過人。巾幗而鬚眉者歟。恐鬚眉轉不如此巾幗也。噫。

重野成齋曰。女流正議。東西相望。婆之卓識特優。乃鬚髯男子。亦不能企及。可傳也已。

川田甕江曰。先儒作程婆傳。所謂程者。摸稜姑息類。胡廣中庸。不及正議婆之守正也遠矣。此篇筆

羽峯曰洞見天下之理熟誰料婉然一少女子而能如此

法簡勁視程婆傳殆無愧色。

姚志梁曰其氣其稜可愛其理甚正又可敬。

岡田启得曰女俠而辨大義既已可傳矣且其嘆惜顯官失節戀々不去故都數語何其卓々有味也。

烈女赤岡阿竹阿蝶神保阿園傳

阿竹字鳳棲阿蝶其妹舊會津藩士赤岡大助之女。阿園亦同藩士神保某之女也阿竹有殊色幼慕呉國孫夫人之為人修文武之道尤善用眉尖刀慶應三年丁卯秋九月藩主松平容保為京師守護職闔藩壯士于役京師阿竹一日從容謂父曰天下洶々諸侯不用幕府之命殆有割據之勢毛利氏乘之將有所為柰之何大助曰幕府威權雖少衰猶有百萬壯士毛利氏何能爲且吾公英明輔翼宗家庶幾可無患阿竹泫然灑淚曰兒所見與大人異今幕府上失恭順於朝廷下失德望於四民浮浪跋扈不能制況毛利氏以名族之裔雄視于西陲數百年矣而積怨於德川氏欲俟時回復舊業蓋非一日也今舉兵抗天下其志豈小乎哉而幕府視之如寇賊是猶秦二世蔑視漢楚豈非國家滅亡之兆也歟大助佯怒曰汝女兒詎敢容喙於國家大事唯婉娩可聽從耳阿竹默然掩袖而入室大助嘆息久之戊辰春正月容保抗官軍於伏見鳥羽之間戰敗走江戸尋歸會津修理兵備與東北諸藩連衡以抗官軍于時官軍將壬生少將基修副將四條大夫隆平參謀大山

后得曰大助胸懷可想

格之助山縣狂介前原一誠等帥薩長土因加藝大垣松代諸藩兵一萬餘人自越後攻入九條大納言道孝西園寺中納言公望久我大納言實章參謀伊地知正治世良修三帥薩長肥筑尾越諸藩兵八千自奧州道攻入東北軍悉敗同盟諸藩多降伏會津獨嬰城而守秋七月官軍帥軍艦七艘來上越後大夫濱襲擊越後悉属官軍官軍進入會津北境阿竹聞之見老臣梶原平馬說曰事已至此宜歸順朝廷以保全國家平馬憎以婦女之身敢議大事嘲曰成敗存亡固天之所使然豈戰之罪乎國破家亡

羽峯曰吾觀大[illegible]

又曰計窮決死其胸中可想

后得曰當日状景如見可使廣國画之

羽峯曰忠義動敵将々々亦有心哉

吾輩當殉社稷。子妙齡美容。善自愛。藩主亡則新守至。子必蒙閨閤愛寵。阿竹愠曰。妾天性頑固。不能與他國男並立。乃去。與妹阿蝶及神保阿園議曰。國家滅亡。在旦夕。吾等雖女子。乎亦沐浴君恩。見此危急而奔竄不忍也。妾今朝見老臣。說利害。勸歸順。而彼弗聽。反嘲弄妾。其瞻昧如此。今無所為。妾欲一死以報君恩。卿等以為如何。二人欣然答曰。固所願也。阿竹大喜。自作檄傳之城中。募女兵。女兵會。赤岡氏者四十餘人。皆俟阿竹節制。實八月廿四日也。既而官軍四面並進圍城。城將佐川官兵衛帥兵數百。出城

西。與篠原國幹戰敗走。保柳橋。國幹乃與前原一誠帥兵八百衝之。官兵衛殊死戰。竟不能支。退扼織多坊。阿竹聞敗報。奮曰。一死報君。在今日。乃急令同盟各斷髮男裝。提眉尖刀。跨馬而發。四十餘人。今為二隊。阿竹阿園為之長。部伍肅々。進至織多坊。則我軍將敗。阿竹怒馬將衝官軍。山縣狂介遙見之。校兵傳令曰。女隊來。勿發銃。彼以閨閤之柔。蹈重義。欲殉國。誠可稱。殺之不祥也。宜生擒之。諸隊不復發銃。女兵暴進衝加藩兵隊長竹下於菟吉。進馬諭之曰。吾參謀傳令。不與卿等交刃。卿等不察　王師之仁。而何

后得曰兵卒之残虐如鬼又曰軍監之仁慈如佛

為妾來抗。阿竹答曰。國家覆亡在近。妾等一死欲報君恩耳。諸君堂々。　王師赳々。武夫何以口舌拒戰為。進而不止。官軍不得已應戰。女兵殊死戰。加藩兵幾敗。桐野利秋率捕卒。橫衝女兵。阿竹揮眉尖刀。馳之。直殺薩兵二人。薩兵怒。拔刀將斬之。利秋制之曰。汝等與女子戰。雖勝可愧也。且破約為山縣氏所笑。唯可捕之耳。既而城兵五百人。援女兵。橫擊官軍。銃丸如雨。刀光似電。女兵亦奮戰。死傷殆盡。阿竹乃謂阿園阿蝶曰。吾事畢矣。與其受敵兵辱。寧俱自盡。三人聯轡馳抵高瀨村。將入山林自盡。伏兵起圍之。三

人憤戰殺數人。飛丸忽貫阿竹胸。隨馬沒。時年二十一。阿蝶見姉墮馬。敵兵欲得其首級。馳至。將擊之。遂為其所擒。阿園見之。將援之。官軍麕至。阿園恐為其所辱。而走城南。抵小田山溪間。下馬脫袴。將自刃。捕兵追至。阿園飢疲。不能復起鬪。謂追兵曰。願諸君垂憐不縛妾。直刎頸使得與同盟赤岡氏俱歸黃泉。追兵弗聽。遂縛之。極其陵辱。阿園罵曰。咄惡漢。汝何無情。不知軍律。時軍監來見其受傷。送之病院。時年十八。後阿蝶阿園並被赦。阿竹之死也。人皆痛惜之。斂屍瘞之岩代國河沼郡坂下驛法界寺。樹石表之云。

善諷子曰嗚呼烈矣哉三女子雖曰之女中王鐵槍可也而余觀阿竹說父與老臣亦知其有學識也其慕孫夫人良有以夫余嘗感會津白虎隊事作文祭之今又感三女子事爲之傳覺白虎殆有遜色於翠蛾也

小山春山曰阿竹及二女能察時勢知順逆而以死殉國其志操雖古義烈士不及也鬚眉男子以堂々八尺軀婾婀脂韋唯利之奔者視之三女其可羞何如也噫

南摩羽峯曰善寫出烈女子當日之狀傳之千載

使以瞑地下焉抑如白虎烈女二隊亦足以覩會藩政教之有素矣余會人也故讀此傳所感特深不覺淚沾襟云丙戌六月十八日

岡田后得曰阿竹以女將用女兵如臂使指賢於孫子之用女兵也多矣而文善寫之狀景宛然真是天地之偉觀

西村老僕傳

老僕不知何許人又不詳其姓名初余之業醫於麴坊也老僕叩門請見則曰願事先生余曰奚自曰鄙人嘗爲旗下士某氏奴方某氏病篤先生療之而愈故鄙人知先生爲良醫故來請也余曰汝姓名謂何曰鄙人無定名自西方來唯先生所命余笑曰然則余命汝曰西村吉藏老僕拜曰善矣乃日擔藥籠而從余省病家病家與酒資每月率獲數百緡錢老僕不嗜酒貯畜至數金則脫奴裝而著富商樣服登青樓擁美妓食所嗜物而歸余罷醫仕朝而移居於

（小山春山曰是老僕有識度又曰奇）

（又曰亦奇）

飯田坊也老僕無所獲酒資余則給俸外月與錢若干老僕又貯畜以買妓如初老僕嘗有事久不登青樓一日妓來請曰願見御隱居樣々々々猶謂老主公也衆不知其爲誰詰之則老僕也衆皆相見而大笑老僕亦微笑出見而還之明治四年辛未秋余罷官捐俸金之餘買廢園二千餘弓於城之西北隅鼠坂之上名曰三種園老僕素精於栽培之術日往理之先種茶實四斛桐數百本又年々種糯米蕎麥黍麥赤豆蠶豆及蘿蔔牛蒡芋魁晚菘之屬余家常飽村野味又頗有益乃分所獲之金賞老僕老僕亦

（后得曰滑稽使人噴飯）

（春山曰大奇）

（又曰老僕有此經濟而委身先生屈從如此是大奇處）

后得曰恐不能消受俸金是老僕椎魯處如鯀公則不然
春山曰老僕果不誤一生

以買妓如。初一日老僕見余請去。余驚曰。汝有怒乎。将厭乎。何故欲去。老僕慨然曰。否。不然。鄙人年老矣恐不能復消受俸金。故請去耳。余曰。汝事我既已二十餘年矣。雖老乎。我何忍逐汝。汝雖不能事。我養汝以至死。汝勿復患爲老。僕再泣謝曰。幸甚矣。終事余如初。十七年甲申。老僕年六十八。筋骨稍衰。余乃爲請區長。納某村某氏第二子爲義子。以養其老。因詰其鄉貫。老僕始告實曰。鄙人播磨國佐用郡本田村民諏訪榮藏長男勝右衛門者也。有田宅。少時付妹而東游。終不歸。乃作書寄其村戶長問之。果如其

言。義子已定。老僕大喜曰。既爲一戶主。可以瞑矣。十八年乙酉春。養病於義子家。服典醫淺田宗伯藥數十日不愈。終沒。臨沒。遺言於義子曰。吾既受主公渥恩。又受汝奉養。而死無復遺憾。善爲我謝主公。曰農器若干在三種園廬中。謹奉還。老僕爲人魁梧。有膂力。天資椎魯而有工技。削科藤如縷而編之。作煙艸囊及煙管筒。甚精巧。閑時作而賣之。多獲金。唯惜不知字。妓或寄書。牘不能讀。扯裂拭鼻涕云。

春山曰老僕餘技亦奇

善諷子曰。老僕常稱德川東照公之德。時々謁其廟。又少時事旗下士。見江戶城壯麗景仰焉。既而見桑滄之變。慨然痛之。及余之赴鎮將府徵。老僕從而入城。欣然曰。不料得復入江戶城也。既而嘆曰。幕府之尊威。而猶喪天下。我輩鄙人何患喪田宅乎。三時得食足矣。嗚呼。老僕之愛妓。吾知其有所激而然也。又老僕之匿姓名。愧其不成家而然耶。先其死僅數月。及養義子而始吐實。則其有氣也。如此是奴而士者也。余觀今之士人。往々放蕩無賴。汚其姓名。而不愧是亦士而奴者也。悲夫。

又曰始終叅々僕所爲而不顧是先生大有識處

又曰。老僕老醜可畏。而隣里衆兒皆愛之。余家子女八人。老僕皆抱負之。尤狎長子裕悼其死。賦長句。亦

可以見老僕之爲人。故付識于斯。其詩云。老僕々々呼。不答。九天冥々地茫々。僕乎六十猶強健。顏如渥丹髮如霜。椎魯如汝所稀有。廿年勤勞莫敢遑。一朝臥病不能起。白雲悠々入仙鄉。老僕々々呼不答。悲風蕭々夜凄涼。僕乎平生能農事。嘗把鋤犁耕村莊。村莊荒蕪人不見。空見隴畝麥蒼々。追思往事恨何限。淚涕潸々濕衣裳。老僕々々呼不答。汝何處去尋無方。但聽郡鴉噪夕照。獨倚寒窓惆悵長。鬢髮如霜顏渥丹。悁々心目竟難忘。作詩祭汝々其饗。一壺清酌一瓣香。

徐少芝曰。老僕而列於偉人。後老僕者可知矣。

川田甕江曰。絕好文字。侯朝宗郭老僕傳不得專美於前。

姚志梁曰。君家老僕。亦列於偉人傳中。滑稽之意。可以想見矣。

小山春山曰。老僕早知其所事。委身竭力。終得義子之孝養。死得此佳傳。列諸偉人傳中。以不朽。實老僕之幸矣。而余尤服子閣繾綣老僕。其宏量不可及焉。

又曰。令息悼老僕長句。詞意宛轉。章法井然。妙在一韻貫之。

岡田右得曰。子閣嘗爲門生守山順成長岡皡立佳傳。今又爲西村老僕阿部老婆立佳傳。並如見其人焉。聞令春門生杜岡文平。亦既上鬼籍。而未立佳傳。何也。蓋文平自幼親炙左右十餘年矣。故子閣悼之尤深。餘哀未已。不能操筆傳之也。噫。

丙戌七月中浣拜題。

羽峯曰其温順謹厚可見

又曰亦謹厚處

羽峯曰亦謹厚處

阿部老婆傳

老婆阿部氏。名美佐。麴坊第八街阿部某之女。善筆札。嘗開塾於湯嶋菅公祠下。女弟子數十人。既老罷業。余傭爲護嬰婆。老婆性温順謹厚。善護嬰守舍。時予業醫住麴坊三間屋。地名 日出省病家。老婆守舍。余不歸則雖到三更四更。不先寐。余憫其老。諭之先寐。不可。慶應元年乙丑春。余開別業於濹西。曰四時皆宜莊。使老婆守舍。爐常熾火。鼎沸湯。以待余至。雖夜中必使可煖酒。一日旗下士澤某來贈謝金若干。見余不在。將歸。老婆曰。鄙妾請作受領證。尊公勿煩復遠來也。某乃授謝金老婆。老婆作証書。文字婀娜可愛。某大驚。其筆札之美。感嘆而去。後某見余。甚稱老婆筆札矣。戊辰秋。余移居於飯田坊。老婆從移。護嬰如初。既而老婆卧病。余見其不起也。一日臨其枕頭。與金若干曰。宜以是姑歸汝家養病。老婆嗚咽而謝曰。妾多年受厚恩。何復受許多金。爲敢辭。余强諭而與之。老婆泣拜而收焉。厥明輿而歸于第八街家。無何而沒。年六十餘。

善諷子曰。余有子女八人。老婆所護女春桂學書畫於跡見花蹊。今年已笄。使老婆見之。其喜何如哉。老

朝鮮李樹廷曰道勁古朴幾似銘辞

聚亭白古道人文古氣襲人真似古鐘鼎銘可愛奇警

又曰一結編輯秘訣先獲我心

婆没後更雇護嬰婆。多貪婪可厭。未曾有謹厚如老婆者也。於是乎余記其事以傳之云

南摩羽峯曰。余常傭婢僕。多貪婪可厭者。子闇能得温順謹厚如此者。豈由其鑒識之明乎。抑其德以化之乎。

小山春山曰。子闇嘗有義僕。已列於偉人傳中。今又有老婆可傳。夫子闇處士以著述為業。而得人如此。則其鑒識之明。亦可見其一斑矣。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卷下終

近世偉人傳後序

古道人総生寛撰

禽之鳳。獸之麟。鱗之蛟龍。人之賢聖。皆抜其群。一才一能之士。亦可稱奇偉也。子闇取我邦近世奇偉之士。將及數千百焉。或令名。或鴻業。或碩德。而名聞多於功業道德。少於功業。然其少者未必少。其多者未必多。由於所取而然耳。吁取之之人。可以公。可以廣。可以明。克公克廣克明。而后抜群奇偉者。羅致盡于茲。

小山春山曰。文僅一百字。而抑揚頓挫。有不可捉捕之概。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三編題跋

○奉寄懷蒲生褧亭文宗　湘中　溝口恒拜草

吾友予聞姓蒲生。系出氏郷或君平。頭角嶄然夙立志。萬卷之書悉研精。以時訪我湘水北。一見訂交事翰墨。追思卅有餘年間。時々来往在胸臆。慷慨昔日表心丹。能令姦賊心膽寒。維新際曾一釋褐。直道惜君早罷官。自此下帷講儒術。編録偉人上史筆。聲價忽隨紙價高。童顏今見開六袟。文苑知我莫若君。我死作傳了前因。若有後賢續史筆。君又偉人傳中人。

中村敬宇曰。平中有奇。淡中有趣。雄健而有姿態。是為傑作。

大沼枕山曰。宋段益振。能得韓蘇之法。

亀谷省軒曰。昔人有贈米乞佳傳者。如桂巖翁其人可傳。不必要米。

○和溝口桂巖讀拙著偉人傳見寄韻

蒲生褧亭

我是北海一狂生。為人家國抱不平。少時尊攘唱大義。一氣稜々百錬精。狂走東西又南北。口角飛沫罵夷墨。長篇大作論時弊。淋漓向君寫胸臆。君亦快評施朱丹。心血凛々照人寒。僂指飄蕩卅年所。一朝與君拜清官。迂才元無申韓術。何堪為吏弄刀筆。挂冠但憂蒼生艱。史筆諷世書成衰。知我生平唯有君。欲結来生未了因。莫恨今生落拓甚。免為侫偉傳中人。

小山春山曰。與故人話肝膽。不復顧背時世。真是嘐々古之狂矣。

鱸松塘曰。侫偉傳中人。滔々皆是。如吾子闇者清介骯髒。不與世苟合。可謂古之人矣。視此詩可以知余言之不妄也。

小野湖山曰。二子評先獲我心。

褧亭曰。冷雲高衲先年刻其集。余序之以為秘演惟儼再生。歎慕頗切矣。今獲此高作。不啻拱璧。感謝々々

讀近世偉人傳題其後

青天白日樓上客。善屬青天白日文。善諷善譏又善罵。善傳青天白日人。青天白日人所覩。雨露清明布下土。草莽巖穴生偉人。輿臺牧圉何得侮。雨露清明維時哉。洪鈞一轉文運開。俊傑茅如咸乘時。孰為圭璋孰鹽梅。嗚呼善諷子椽筆。所編輯忠孝節義正氣集。青天白日無古今。孰謂古今人不相及。

南紀　冷雲石田果拜稿

○又

余嘗讀輓近之書。獨推竺道契師所著續日本高僧

又曰探源英衲亦慷慨氣節淋漓演惟儆之流余傳但州義烈其履歷大抵英衲之所寄也此文雖小品可以見其抱負矣

傳。及綗亭蒲生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以為雙絶焉。蓋著作之渉論議者。語古則有偏僻之弊。策今則有荒誕之弊。無其弊而有裨益者。其惟傳紀乎。余之所以推二著。不特以其文章卓絶也。嗚呼道契師挑法燈於将滅。以燭桑門之闇。蒲生先生持道綱於将絶。以破儒流之陋。而令澆者厚。漓者淳。是大有補於世道人心也。頃者。偉人傳八編剞成。書此以質世之讀是編者。

明治十九年丙戌七月

但州崇林野衲　牧田探源拜識

聚亭曰随庵翁以八十高齡背法雄勁如黄太史詩亦老勁可誦
又曰菊圃君屢賜詩作厚意非麥飯豆粥之比余何以報之慙謝々々

讀近世偉人傳賦呈

下和獻寶羅剟趾。屈子納忠終溺身。忼慨文章扛鼎力。描來偉蹟太精神。　東京　服部和喜拜草

呈聚亭先生次其乙酉一月一日玉韻二首

曾接高談既幾田。半神時入夢魂來。欽君慧眼看今古。愧我白頭埋塩埃。椽筆頻開新史出。群雄應喜宿冤開。東遊預約理鞋韈。瓢酒倶探南野梅

其二

奮然将挽世風回。獨力擔當編史来。新紙更香鐵金玉。（近来新聞紙上多傳先生詩文世人往々傳誦之）一篇。不許没塵埃。俎樆

聚亭曰余社門華偉人傳小山總生二君屢見訪乃商榷文章得益不少矣如此二詩席上立筆於二君竹頭木屑於余則拱璧之賜不忍埋没故紙中故録以存其交誼矣況文榮曰筆痕淋漓

喜聞老身健神巷。又傳盛會開。（先生客歳十二月率門生大開筵於神田某樓自作文紀之鄙人士一時羨称之）想見高樓倦鉛槧。微醺含笑對瓶梅　乙酉新年　奥州　滝川濟拜草

○初夏訪聚亭先生居賦呈

不管門前塵埃紛。先生日日只成文。蒼然竹樹幽窓外。朝暮禽聲自在聞。　南總　総生　寛拜

○秋日訪子聞道兄。閑話半日。子聞供園中果物為酒資。賦謝。

對酌論文互抑揚。秋園未老尚羣芳。一渠劃斷仙凡路。酒味果香風味長。　東京　小山朝弘醉艸

聚亭曰重松子妙齡奇才學詩於佛山翁其作古今體皆入格往々驚人此一律談笑間所作其敏可想矣

○讀偉人傳賦呈

言々籠血涙。直筆壓群英。壯士心腸裂。姦人肝膽傾。夜深風氣冷。燈暗感情横。讀了愀然久。時聞鬼哭聲

北總　隨朝霰三郎拜具

○丙戌春訪聚亭蒲生先生。席上賦以奉呈。

京城聞唱鳳兮歌。喜見先生揮魯戈。天若不教斯道喪。人其可奈此文何。半篙春水詩思潔。一逕桃花仙氣多。論志激昂奮餘勇。猶於濁世欲揚波。

豊前　重松增藏拜艸

駿亭曰古人云天地之正氣不為偉人而為石則又不為石而為偉人亦的矣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三編跋　係受業諸子作

偉人也者何人。則斯道之凝聚磅礴而成耳目口鼻四肢者是也。然則雖稱斯道謂一大偉人可也。嘗讀我絅亭先生所著偉人傳。益知其然矣。傳中所載之人。或軒冕而勲績赫々。或布衣而節概烈々。其所為所行雖各異其趣。要不外於斯道也。是以一入先生胸中。人與心相謀。鎔陶冥合。變為一大偉人。而後復發於文。為衆偉人。故其耳目口鼻四肢風標神采奕奕活現紙上。使讀者千古有逢其人之想。宋范仲淹胸中有數萬甲兵。而能用兵奏偉勲於一世。今先生

胸中有一大偉人。而寫無數偉人傳奇文於百代。亦可以見文章事業之所以不朽。非偶然矣。豈不盛哉。嗚呼豈不盛哉。

攝西　久保雅友謹題

又曰此詩去春和余韻者一讀愴然今錄以代跋慰噫天喪我之痛

不省門前車馬喧。悠然撚筆坐南軒。仁人必壽因安命。志士能傳在立言。斯道盛衰為己患。文章得失任他論。先生殊厭俗賓至。深下書帷伴酒樽。

乙酉春　上毛　杜岡文平謹題

又曰丹羽氏為人温順謹厚蓋華族中有數人物

氏厚親炙子闇先生於有為塾久矣。先生教授之餘暇。手草偉人傳若干卷。今茲丙戌第八編又成。而小子退塾已數月。夏中偶候起居。先生出其稿本見示。讀之。筆氣奔放。議論逴卓。使人亹々不倦也。嗚呼後世必有讀之而興起者。而況親炙之者乎。

大暑節。　東京　丹羽氏厚謹題

又曰松山瀟灑少年才子勉學不怠何事不成勉旃々々

血脉不運。則人病。正道不行。則國病矣。方今天下雖無事乎。民窮盗多。又有潛圖變乱者。是非國之大病耶。於是乎我蒲夫子紀忠孝正道之事。著偉人傳。既已至第八編。可謂勤矣。繙之則雖懦夫猶感激有立。而況慷慨之士乎。正聞先生本隱于醫。則其著治國病之書亦宜矣。斯書大行于世。則正道行。正道行。則國病痊。嗚呼斯書乃治國病之良藥也哉。

於有為塾中。　西京　松山正謹題

又曰昌藏文詩咄嗟而成駸々將入作家之域矣今奉職修史館

火雲彌天。炎威烜赫。吾畏暑猶如呉牛怕暑而喘々吐舌矣。會駿亭先生以偉人傳稿成。將上梓。命跋於小子。々々盥漱再拜受而閲之。其文則婉曲。其事則奇偉。使吾輩親觀其忠孝之行節義之跡。一讀瞭然。拍案稱快矣。於是乎忽忘炎熇之苦。而覺兩腋習々生清風。其快殆不可言。乃知曹瞞讀陳琳檄。忘頭痛。真非虚言也。時明治十九年大暑節。

東京　山縣昌藏謹題

先生椽筆著斯編。正氣凜然千載傳。今日世間名利

又曰俊謙二子熱閙中雲颿翁今孫年十四五有詩才異日必成作家又曰三五年少志文學自擇入我門其卓立可刮目而俟
春山曰可入明治詩曆
大島怡齋曰一結强人意
拙軒曰氣骨峥嵘浣花遺響
松塘曰官海風浪將々掀翻者吾見則所謂倚高而開眺者矣
春山曰二首一氣呵成淋漓跌宕似讀陳龍川之文
后得曰一部偉人傳成于閙户杜門四字則此詩可以壓此卷矣

輩偉人豈許結因緣。南總　間中俊太郎謹題

一片丹心千古傳赫如白日麗青天。嗚呼諸子呼將出。義魄忠魂在此編。仝　田中謙三謹題

史眼熒々照古今。先生撫筆幾沈吟。深宵獨把斯編讀。喚起愛君憂國心。仝　石原三五謹題

乙酉除夕。丙戌鷄旦詩。録以壓卷尾。白貴道人

閒雲野鶴自由身。適意唯須酒潤脣。紅燭今宵辭舊歲。白鬚明日又新年。作書慷慨投時。相閉戶。沈淪謝世人。敢傲昌黎送窮鬼。先生傲骨聳霜旻。

天機滾々白駒催。又遇新年欵地來。憂國偏驚霜滿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三編跋　三　蒲生氏梓

鬢。傷時不覺淚沾腮。三杯椒酒後兒飲。一樹梅花先臘開。醉裡杜門思句。卽仕他官海浪掀飜。

姚志梁曰。讀兩詩氣韻之逌。風骨之道。可稱雙絕。

半年不見。詩格又進一層矣。

明治十九年丙戌冬十二月初九日版權免許。

以上。義字集第四編五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麴町區飯田町二丁目十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骨鯁

絶代

条公向賜第二編題字余紀喜云翫来古道照顔色幾箇偉人神躍如處上新編生異彩淋漓漆黑相公書令又賜此書遒勁愈可愛可敬

舊製云平生忠義志抵死不敢渝誰知山澤叟骨鯁絶代無

無

明治戊子春日

實美題

聚亭白黎星使屢寵贈大作乃和韻云語不驚人死不休笑將富貴比蜉蝣倒搏窩筆硯天地醉倚元龍百尺樓

蓋落歸山事已休
是非身後等蜉蝣
耶知一卷偉人傳
付與青天白日樓
題蒲生子闇近世偉人傳黎庶昌［印］

聚亭曰原韻錄卷末傳君和韻云總詁涑花胎管城雲章織錦訏天成海拚宗孔存吾道地軸環天況我生除夕句仍補詩史偉人傳莫雜時情仲冬中澣東元日鐘點同函令又更

近世偉人傳敘

史學不自經學來者才未必有識日本治經之漢學家始於伊藤維楨而物徂徠繼之伊藤生於寬永四年爲明天啟六年著論孟古義在寬文初是爲我大清康熙當其正史有西山源光圀日本史明朱之瑜弟子安積澹泊佐之而著日本外史政記則爲道光時人賴襄求之近世蒲生氏重章殆其匹與光緒十有三年雲龍苦游歷諭至東京得蒲生詩禽詩有偉人傳莫雜時情句時猶未見所著也一日持傳問敘與評雲龍以爲評非知也進游西京有日矣聊倚裝敘敘曰六經無偉字埤蒼作瑋說文解字偉

訓奇不變亦奇雖變亦非奇惟竊
知變之所通爲變而不離其宗是
之謂奇是之謂偉不然若風雲
若滄桑變也而日以有不變之日月
山海在若疆弱若旦枯亦變也而
所以有不變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即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中外一以貫之

其史溯厥源者乃以一綫不絶爲多
多而不謂有爲偉人傳若蒲生其人
其蒲生字絅亭一字子闇舊藩留
之唱之者攘論赦放歸東京自號青
天白日樓主人明治初任史局君罷
灌園廼構畔夜椒坐擁書城下筆
有聲明嚴寒酷暑不已傳刊十二冕
矣新成一卷爲義集第四編茲以

仁義禮知信論帙也蓋以人不易偉疑
以自敘不云乎司馬遷滑稽傳優孟
優旃皆以爲偉而汎厥傳忠孝居多
雖非經學未易解此僭世有爲嘗
其傳者由是亦易晉言矣類聚鐵研
歸蒲生者且多年種四寸厚寸許形
員額有雲紋雅無是舊物也蒲生亦
默契作外史政記者之初心而欲見

輝映茲於不朽豈偶然哉豈偶
然哉十月廿五日戊寅徳清傳
雲龍懋元敍

從偉字訓詁著筆文勢寬博有
餘瑕甚々　　庶昌拜讀

聚亭曰孫君異載還拙著寵贈此詩乃和韻云邪說紛々悅有餘羊裘欲学富春漁誰圖海外有知己百卷載還請子書

白日青天樂有餘
英雄事業襍樵漁
還襄不夏嫌蕭騷
載還東儒百卷書

孫君異詩

蒲生氏梓

丁亥四月還國有期是則
与闇先生于丽澤社承以
大著見贈率題廿八字
于偉人傳後
粟安孫點君異甫

讀偉人傳第八編 [illegible]

髮亭曰若方今有樂翁公其人則不至斯文墜地如此拙著亦當不屬徒勞噫

又曰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我輩但俟百世耳

[illegible]

書之史籍人門高標循
操與法家作傳要為時勢
識矣於是乎獨脱然其意
如意乃爲之畫源泊引滿
矣然而此稿子閲以深慶編
之讀出一字寧欺乎知也

友人小山朝弘識

近世偉人傳　小山春山序　十　蒲生氏梓

拙著偉人傳第八編刻成。乃先贈小山遠士。々々見惠此佳篇。真是吾德不孤。何喜如之。因請以草躰書置諸第九編卷首。庶幾讀者感發。不為時勢失日本魂焉乎。

己丑一月　蒲生重章識。

駿亭曰余獲因間中雲颿與藤澤君交君寵贈此詩乃知韻士世道愈澆嘆寫鱗與君範詩義兼仁好將一卷偉人傳遥贈浪華一偉人

不因西[illegible]獲麟
援邦扉[illegible]是[illegible]
仁撫物英華興
英傑[illegible]同佳[illegible]
偉人
[illegible]

近世偉人傳　藤澤詩　十一　蒲生氏梓

聚亭曰議論作波瀾老兄長技

近世偉人傳第九編序

記一事則易。傳一人則難。蓋記傳之體。有先傳而後論者。有始論而終傳者。又有傳中雜議論者。大史公伯夷傳孟荀合傳等是也。凡敘傳不可無論。論々贊評也。西漢書謂之贊。三國史謂之評。其實即論也。業已述論矣。是非善惡褒貶黜陟之權。亦決於一人私斷。難哉其傳人也。孔子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冉有問夷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太公曰義人也。漢武見夷齊像。問東方朔曰。此何人也。

曰古之愚夫也。夫孟子許以聖。朔獨以愚。而武帝是之。何懸隔之甚也。若微孔孟之言。夷齊唯義人而止乎。將為愚夫乎。且夫善人未必悉善。惡人亦未盡惡。多為善者。即為善人。多為惡者。即為惡人。若以一事論之。雖聖賢不能無疵瑕。雖癡愚亦未無可賞。豈可以一事一行論定終身哉。然則指伯夷曰聖。未是。曰愚亦未是。孔子稱賢。可謂至當矣乎。孟子荀卿固不可同日而論。而太史公以孟荀合傳。雜以騶衍淳于髡等。如無差等者。漢唐諸儒以孟荀並稱焉。韓子尊孟子。為功不在禹下。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以孟

聚亭曰收前段筆力扛鼎

龜谷省軒曰字有根抵故其文自然蔚

子加經。斥荀為偏駁。東坡論荀為剛愎不遜而自許大過者。安石亦曰。好妄。又惑亂世之俗者。孟荀之分至宋定矣。由是觀之。傳人則易。立論則難。立論則易。得當則難。況攟摭數百年殘編口碑。傳論之乎。蒲生子闇著偉人傳。事理明暢。係以論贊。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雖倣史記。亦取法於歐蘇。雜以虞初體。不特為史之羽翼。亦足以為文之規範矣。明治丁丑始刻初編。大為世所賞。繼而刻二編三編。今迄九編。嗚呼。天下之偉人何其如斯夥也。而其人皆所謂磊々軒天地者。或列周行。或在草莽。或在山間僻壤海陬魚鹽

聚亭曰雖滋溪亦知己感謝々々

之中。隱名韜光。弗彰於世者。今也藉子闇之椽筆。始得不沈没。吁亦無餘憾者歟。顧天下之廣。人材之多。卓偉魁傑可特書者。何限。然弗須其人而筆之書。不得傳諸天下後世。雖得其人。非正事實詳躬行是非褒貶得其當。無足稱者矣。如子闇書播之天下。天下嘉焉。傳之後世。後世賞焉。非傳記得其正。議論得其當。安得如此哉。然則其人在地下。喜亦可知矣。嗟乎余也無可一事傳於世。雖後世有繼子闇之志。續斯編者。恐湮滅無聞焉而已。對書忸怩久之。

己丑三月上浣。

鴻齋石川英拜撰。

褧亭曰、題庵憂國情如此、亦與余同調、所以有此寵贈、豈與方今書家同哉。

又曰、雅瀧可喜。

偉人傳第九編序

余聞、嘗竊傷士風日下。雖口自由、外裝文明、退而觀其內、則驍鷙戇直之氣、漸滅幾盡、軟弱之風日滋。佻巧之俗月熾也。乃欲挽此頽俗、力復之古。而每苦乏其術。頃觀蒲生子闇所筆偉人傳、文萬于古、而熟於法、叙述簡要、論斷明確、其學老而彌摯、蔚然近世作家之雋矣。自非獲龍門廬陵之神髓、安能得若此哉。所謂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與幸榮於既滅之後、傳勸懲於無窮之遠者。子闇有焉。聞子闇在村松、曾忤執政旨、輙足見其豪邁勁直、亦一偉人也。夫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以偉人筆偉人、其於功績之顯赫著明、果若為哉。余知偉人傳一傳播、則海內人士翕然相率、趨嚮德義、足擴充神州浩然之氣者。可企而俟也。顧明治廿三年、全國會同之期漸已近、安得養成憂國之士若偉人者。林々總々、盈四方、為禦侮干城之具。使神州之社稷、與富岳齊奠安乎哉。

明治廿二年二月紀元節、於淺草天文原寓樓。

随庵服部和喜拜撰。

駿亭曰谷將軍之守肥城世咸比之張巡許遠矣而余尤服其洋行後建議乃和其韻云戮戢忠言曾贓人急流勇退養精神斯公眼孔明於炬不眩西洋奇與新

題偉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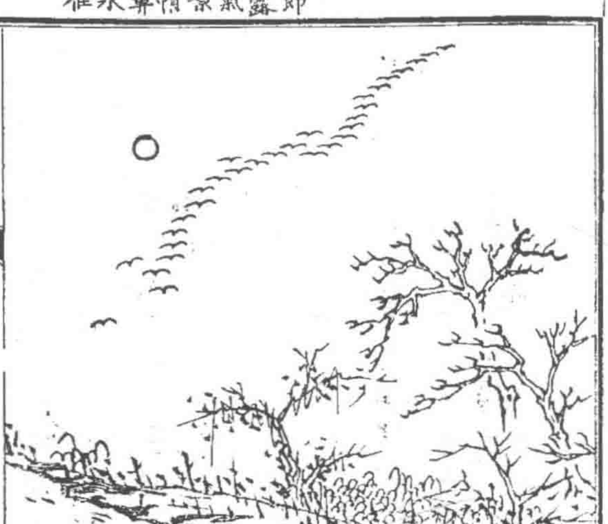
閲盡従机傳奇人生氣寫来妙入神不撰朝臣還野客篇々突吻筆端新

干城



皜々閣即興曰霜露横空夜氣清一庭景物惱吟情先生擁鼻詩方就氷月當窓雁打更

駿亭曰余識末松君於其寒微今賜此大作可謂不忘其舊者矣又曰女史年過古稀其師文奉其衣鉢組鳳女教緒持善茶儀餘挿花女公子執贄者衆矣



業捷風霜氣吐虹叢篇史傳録奇功誰知海内英雄涙偏灑先生彩筆中

戊子初秋　青萍末松謙澄拝具

文輝女史拝書

中洲曰一篇鷗々議論自此一句生
又曰一讀清爽使人仙
篁村曰赤壁風趣
又曰新築一句作庭宇潔白之所致也何如
篁村曰三作數何如
中洲曰加之以紅粉舞蹈汚之宜矣客之不賭其鷗々也
又曰愈出愈鷗々

鷗々閣記

鷗々閣者。蒲子新築而著偉人傳之處也。閣廣十有四筵。畫為二室。面東南。々曰龍鬚軒。有葡萄架。東曰香雪窩。種梅花碧桃數樹。籬外濠環焉。隔絶市塵。囂塵不至。最與觀月為宜。丁亥夏六月鳩工。冬十一月落成。是月廿九日當蘇子遊赤壁之夕。蒲子與客從外歸。霜氣橫空。園樹葉脫。開閣呼杯。氷月中天。鷗々乎流于几席之間。客屬杯余曰。何此閣之鷗々也。雖由于霜天氷月之清朗。抑亦新築宇軒之潔白也。宜名曰鷗々之閣。余曰。鷗々者曾子所以贊孔聖也。

且夫都中三層之樓閣。玻瓈之屏障。月色之鷗々。有百倍此閣者。余奚敢當。客曰。庸何傷。夫三層之樓閣。玻瓈之屏障。多是生民膏血所塗。余未覩其鷗々也。今子用著書之羸餘。築此閣。不塗生民一點膏血。潔白如此。而文又白。賁無飾。風流脫灑。慕蘇子高趣。故我獨觀其鷗々也。且子向作白囊子自傳。坂谷朗廬評之曰。白囊子之奇遇則白。或辱不遇則白益揚。鷗乎白囊子。余始悲其不遇。旋又喜其不遇。白囊子亦自安不遇。益激昂其文筆可也。既刺諸偉人傳。而獨拒余言何哉。余莫以應。遂名之曰鷗々閣。戊子二

又曰用客言結前段鷗々議論妙
又曰余亦頃獲此搨本之贈但無新閣以藏之可憾
篁村曰以二事為結匪夷攸思

月其日清國徐少芝孫君異二君見訪。飲于此閣。二君問閣名。余以鷗々答。二君笑曰。善哉名閣也。其人鷗々。不可尚其文亦鷗々。不可尚。乃出蘇書歐文醉翁豐樂二亭記搨本曰。兄豪于文酒。且平生辦香二公。故用為贈。後一日谷中将枉駕。以客歳在佛國所造白銀肖像印材一顆見惠。縮一寸三分。彊衡稱之。戎服仗劍而立。菊桐花章隱然可見。皆寶藏於此閣。故併記以志喜云。明治廿一年紀元節。蒲生重章記。

傳懋元曰。鷗々尠矣。以尠忌則鷗々難。以尠招忌則鷗々彌難。愈難愈尠。愈尠而愈鷗々。所謂涅而不緇非與。於偉人中辨之。即於艸偉人傳之閣中見之。而非形無職眼無障心無渣滓者。未易臻此。

大清光緒十四年春正月廿八日拜讀。

顧敦盦曰。文筆清澈。敘事亦詳明。

徐少芝曰。有形之鷗々。人所共見共知。無形之鷗々。人所未見未知。文以有形形其無形。遊此閣者。其有所見乎。無所見乎。願以質之會心人。

孫君異曰。擽讀一過。偶題此句。

氷雪精神玉為骨。世間孰與爭顏色。長嘯一聲々振閣。素梅花吐十分白。

三島中洲曰。以皜々之人。作皜々之文於皜々之閣。蔵之以皜々之石本。皜々之銀印。満城皜々莫尚焉。朗廬曰。白益揚。可謂能評白囊子之皜々矣。

戊子二月念八日拝讀。時窓前梅花亦皜々。

島田篁村曰。方今人々競求巧。土木輪奐眩目者何限。多是民生膏血。吾見其可厭。而不見其可樂也。吾兄以著書之餘金。新建此閣。皜々潔白。真可喜也。文亦高雅。與題相稱。

小山春山曰。舉與客問答之言。命名之義。已無餘蘊。末以清二學士及谷将軍来訪之事。陪襯前後

主客皆紀實。極為傑搆。而若彼寄贈。足以為此閣重寶。亦子閣皜々之節。不求而獲者。洵可尚也已。

村山拙軒曰。此閣之成。君招小山春山及余落焉。時亦霜氣横空。月明如畫。與閣清潔相映。殆覺置身上界仙境。今讀此篇。追喚昨夢。爰某為注脚。

岡田后得曰。子閣既為青天白日樓主人。又為皜皜閣主人。又為瓗瓏齋主人。人間之清福莫以尚焉。天之寵愛子閣亦至矣。孰謂之不遇人哉。

春山曰蒲氏師弟憂國慨世之念夢寐不忘如此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四編例言

一近世偉人傳第九編刻成。是爲義字集第四編。乃書鄙見于卷端。以告讀者。

一昔者孟子好辯。出于不得已也。吾蒲夫子著書。亦出于不得已也。何則西洋功利之說。祆妖異端之敎。淪人之骨髓。損國之元氣者。莫甚於今日。非有夫子著書以洗滌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憂世道尤深。豈忍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哉。吾故曰。亦出于不得已也。

一孔聖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後世則載之空言。有言而無物。道之不行。職是之由。獨蒲夫子此著獲聖人因事明道之義。其有功乎名教也大矣。是謂與麟經三傳並傳。豈僭哉。

一先修有言。王文成討宸濠之獨斷。固致其良知也。然而其所以致其良知。乃從蔡虛齋論岳飛班師書來。乃知立言以垂諸天下萬世。即亦仁也。嗚呼。豈曰小補之哉。此言先獲我心。故舉以充例言云。

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一陽來復之日。

受業　南總　地引順治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四編目錄

上卷

下卷

右通計二十四人

后得曰伏後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四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細井德民傳

細井德民字世馨。本姓紀。稱甚三郎。號平洲。以其生于如來山下。又自號如來山人。其先出于紀長谷雄。孫雄文隱于河州細井鄉。子孫因氏焉。其二十二世之孫雄貞仕德川照祖。後隱于尾州知多郡平洲村。為農。其玄孫正長娶竹内氏。生二子。兄名正方。弟即德民也。幼而英邁。抱經世之志。不喜為農。折節苦學。至年十二三。經史國乘略已涉獵。年十六遊京師。會

秋元淡淵結叢桂社。以教授生徒。德民聞而悅。往學焉。年十八。遊長崎。主小河天門。友飛鳥圭洲。日夜講習。且從清人學唐音。居三年。聞母病。即日上程。歸則母已沒。德民慟哭殆絕。先是。淡淵徙居江戶。德民喪除。往又從之。遂下帷教授。既而淡淵沒。其門生悉從德民。當此之時。秋山玉山。瀧鶴臺。澁井大室。南宮大湫。皆為名儒。德民與之交結。切磋經術。誘掖後進。聲名馳海内。列侯貴族執贄者甚衆。時紀州香嚴公為西條侯。首聘德民。為賓師。安永庚子。尾州明公始召見。聽其講經。嗟賞擢為侍讀。班親衛隊將。賜廩米三

徐少芝曰。惜不傳其說。

后得曰。應前。

百苞。藩校曰明倫堂。學政漸衰頹。因新造一校。仍其舊號。以德民為督學。學政大振。天明甲辰。增賜百苞。丙午。政賜歲祿四百石。超進班新衛騎將上。是歲始釋菜。德民為之祭酒。寛政己未。明公即世。執政使德民撰謚。德民泣而曰。吾事畢矣。閱一年。遂沒。年七十有四。先是。明和中。上杉東岳公鷹山公並聘德民。諮詢國政。德民至米澤者三。舊弊一新。百廢悉興。其所計畫。終身不言。所建議不存其稿。故人莫得而知也。德民為人俊偉莊重。人一見輒重之。紫野彥輔嘗謂賴維完曰。平洲未嘗修邊幅。風格自高貴。而與吾輩

伍真如孤鶴在鷄群中也。岡田寒泉亦曰。平洲廟堂之器也。非吾輩可伍也。古賀淳風為人嚴正。執天下之文權。不敢輕屈下人。未嘗見德民。心竊忌之。人亦知之。未嘗與之同招。會米澤侯同招二人。淳風至則德民先在。淳風故下拜而曰。久耳盛名矣。今日幸得接清範。聞先生善說詩。請為僕講一篇。德民辭不聽。執卷置案上。披之。即賓之初筵也。德民欣然曰。此適僕得意之篇也。乃緩頰講說。一座傾聽。淳風遂感服云。其為時賢所重如此。平素待朋友門生。懇篤義俠有不可及者。小河天門飛鳥圭洲並挈妻子。自長崎

来訪德氏留之寓其家者四年時父甚十郎猶在人不知其異姓同居謂之曰尊翁三賢三賢婦三孝孫何天福之多也仙臺藩有橋本丈右衛門者直諫其主而不用蓋讒人阻之也丈右致仕而去藩削其籍禁仕他藩丈右乃投德氏藩復用讒人言將召還丈右處諸重刑使者詣德氏家請出丈右德氏曰丈右往日在吾塾今則不在且不知其所在德氏乃贈書米澤侯曰舊門生橋本丈右有故潛匿吾門令探索甚急願潛匿之閣下之下邸侯諾之既而使者復至曰丈右寓君家蹤跡明白請速出之德氏答如前日

既而仙藩知德氏遷匿丈右于米澤藩邸衆議謂細井氏以子弟之義不出丈右不如請之尾藩乃遣使于尾邸請曰貴藩細井某匿弊藩罪人丈右者乞之再三答以不知不肯出請命細井氏速出丈右尾藩聞之大驚乃詰德氏德氏答如答仙藩使有司求奈之何因議曰令江戸邸吏與德氏善者莫若人見彌右衛門宜使彌右說出丈右乃命彌右々々以君命說之曰先生不知與外藩交際之道故保外藩之罪人而不出且不奉君命多年學問之主意殆乎掃地德氏曰君過矣夫丈右以義事君令將為讒者遭重

徐少芝曰平洲非豫讓丈右亦非智伯而其言何相似也

刑以僕為真男子來投故僕亦以真男子待之若付之捕吏於僕義何如且夫臣之事君亦以此義耳若夫無義之臣君亦何所用然若以臣為不義無狀則當褫其職剥其祿臣謹致仕而已彌右怒曰多年之交誼請以今日絕投袂而起門生見之謂德氏曰先生之言理則理矣然與人見君絕交非善後之策請再思之德氏笑而曰人見素非俗吏子等勿憂也明日乃作一書與彌右曰會一貴人饋酒思必美釀而寒廚無下物請君齎美肴見過對酌鬪話彌右輙齎肴挾來驩然對酌醉話移剋一語不及丈右事而去

仙藩竟不能執丈右後丈右變姓名称赤松義右衛門下帷于江戸赤坂田町教授云德氏娶奥田氏生二男二女皆先沒晚生一女養宇野某之子德昌配之以襲祿所著有詩經東考詩經古傳毛鄭異同考献芹錄平洲小語嚶鳴館遺稿及詩文遺稿若干卷其墓碑西條侯篆額鷹山公銘之世皆以為榮云

善諷子曰平洲齒德並高經術文章卓絕一世故能壓服栗山精里諸賢矣如其翼贊藩政能奏治功且待朋友門生皆有法嗚乎真儒也武世之称儒者往往唯以講說為畢生之能事倫理不修且至文章經

徐少芝曰有儒頂門一針

國之業則茫乎不知下手。聞平洲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夫。

又曰。平洲又善繪事。余觀其横披一幅。断岸千尺。老樹倒生。而遠山邐迤。欝乎如黛。水光瀲灎。大月懸空。有客棹孤舟。把杯仰天而笑。蓋赤壁圖也。其胷中有閑風月。亦如此。嗚乎不可及矣。

重野成齋曰。平洲義侠事。寔為異聞。

徐少芝曰。以經師而為任侠之所為。是不獨善讀三百篇。亦善讀朱家郭解之傳矣。

藤野海南曰。寫義侠一段。殊有生色。弥右一語不

及文右而去。真非俗吏。曠達可愛。

小山春山曰。平洲實為近世之偉人矣。而米澤鷹山侯之委信平洲。亦實明良相遇者。雖蜀先主之於武侯。莫之過也。故其政績治效。及今赫々在于人之耳目。此篇雖善悉其為人乎。獨於米澤施政之跡。略而不詳。如可惜焉者。故余一言及之。

岡田后得曰。鷹山公銘云。嗚呼先生。邦之矜式。開塾興校。因材成德。教化攸施。率由嘉則。其見尊重如此。

洞齋曰。將叙下正名論。略先置此數句。老手々々。

徐少芝曰。未嘗容易下筆。而援筆立成者。其胸之蘊蓄有素也。

藤田幽谷傳

幽谷名一正。字子定。通稱次郎左衛門。幽谷其號。藤田氏。水戸府下商家之子。父曰言德。母根本氏。幼而穎悟。容貌俊偉。好學。受業立原東里。年甫十三。為長久保赤水壽序。人皆嗟歎。稱神童。東里愛其才。薦補史館生員。文公（源治保）就藩。數召見。令為詩文以試之。大奇之。累進祿秩。幽谷天資純孝。少喪父。服心喪三年。為世所稱。常原於春秋尊王攘夷之義。尤謹名分。君臣上下之際。華夷內外之辨。論之極詳。明行文措辞。其涉名分者。未嘗容易下筆。年十八。幕府執政白

河源侯聞其名。欲觀其文辭。乃著正名論一篇進之。亹々千四百言。援筆立成。人莫不感賞。其略曰。甚矣名分之於天下國家。不可不正且嚴也。其猶天地之不可易邪。有天地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周之方衰也。强覇更起。列國力争。王室不絶如綫。而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王而稱天。以示無二尊。文王為西伯。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赫々日本。自皇祖開國。父天母地。聖子神孫。世繼明德。以照臨四

启得曰議論正大足以箝洋學生口矣

海。四海之内。尊之曰。天皇。八洲之廣。兆民之衆。自古至今。未嘗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君臣之名上下之分。正且嚴。猶天地之不可易也。中葉以来。藤氏專權。其輔幼主。號曰攝政。然特攝其政而已。非攝其位也。鎌倉氏之覇。開府於東方。而天下兵馬之權歸焉。室町氏之覇。據輦轂之下。以號令海内。生殺賞罰之柄。咸出其手。威稜所在。加以爵命之隆。幾乎武人為大君矣。豐臣氏身起匹夫。挾天子以令諸侯。振長策以驅使域中。遂奪藤氏關白之號而有之矣。而猶執臣禮以事 皇室。不敢自稱王者。以名分之存。

故也。東照公勝殘去殺。翼戴 皇室。以征夷大將軍。奠居東海。控制四方。鎮撫天下。文子武孫。世光先烈。尺地一民。莫不歸往焉。君臣之名正。而上下之分嚴矣。其為至德。豈在文王下哉。幕府尊 皇室。則諸侯崇幕府。諸侯崇幕府。則卿大夫敬諸侯。夫然後上下相保。萬邦協和。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正且嚴也。伯而不王。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與其王而用覇術。曷若其覇而行王道乎。既而為史館編修。文公繼義公遺志。補日本史志表。令幽谷專任其事。文公逝。武公治紀繼述。以幽谷為史館總裁。校刻本史。献之 天朝。幽谷代

洞齋曰我皇朝六十餘州舊諸侯欲樹返還封土以致今日之維新隆盛者亦莫不原知此名分

徐少芝曰與其王而用覇術兩句自是千古名言

洞齋曰幽谷外雖嚴正其門樂易可知

公為上表。幽谷自少交天下之士。若高山彦九蒲生君藏。每肝膽相許。而木村謙次之忠憤報國。僧實源之高邁好義。亦皆親善。幽谷學旁羅古今。會萃衆説。斷之以聖經。毫不設門户。時太田公幹號錦城倡考証學。論説經義。大有所發明。幽谷每稱其宏博。使門人就而受業。門下之士。於經學有得於公幹者亦多。藩士川瀨教德稱七郎衛門剛直有材幹。善斷疑事。幽谷甚重其人。共論治國大體。教德嘗謂吾雖不讀書。得於幽谷先生者多。又戲曰。先生有無學門人如余者。教德終以治効著。凡人有志氣有材藝者。採之獎之。各

隨其所長而導之。開懷説話。傾倒底蘊。其人莫不恍然心醉。幽谷好誦國風。每言 皇朝之歌。亦猶漢唐之詩。自古事記書紀所載。及萬葉集以下歷朝撰集。可使人感發興起者極多。但至末俗之弊。貴綺麗務纖巧。而中冓之言。淫猥不可道者。比々有之。乃欲使門人鈔録其切於人倫裨於風教者。別為一集。未成而終。曩歲宍戶松平侯撰明倫歌集。實依其貴意也。又重武技。嘗謂泰平日久。教之者多株守古人成法。拘泥陳跡。不能出其範圍。何以適實用。於是與杉山子方等。學伊勢所傳吉田射法。又招傳戶崎氏刀法

徐少芝曰奇事奇談快人快語

者使教授少年。自是如小野之刀。種田之槍。荻野之銃。往々傳播。而皆去華法務實用。亦幽谷為之倡也。平素排斥老莊。謂老氏陽唱恬澹無為。陰自恃聰明。非譏聖人。其流為申韓。司馬遷以申韓與老莊同傳。其見卓矣哉。謂人曰。我欲造老子像。擊其頭為節以說其書。亦一快。而其所解說。皆前人所未發也。幽谷以志在事業。平生未著書。然竟不得大用。居恒無聊。澆酒自遣。嘗曰。吾學既不得試之事業。托之文字。亦不可已。我將待年至知命。然後有所著作。文政丙戌十二月一夕卒發中風。至明日而逝。年五十三。撰述之業亦不果。識者惜焉。門人會澤伯民從遊最久。悉傳其學。而著書等身。皆益於實學。蓋述先師遺意者多云。子彪。字斌卿。號東湖。自有傳。

又曰忠憤可想

善諷子曰。余既作東湖傳。服其學術之正且嚴矣。迨獲幽谷事。乃知有斯父而有斯子也。往時水戶藩士氣之振。蓋由乎藤田父子之薰陶者多。嗚乎。方今天下異說紛々。士氣漸萎苶。盛唱正學而振起之者。其誰歟。

徐少芝曰。此傳為幽谷作歟。抑不為幽谷作歟。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

后得曰信道不篤故自悔耳閲笑々々

豐島洞齋曰。幽谷以儒起。雖未得伸其所抱負。而剛正不撓。皷舞一藩之志氣。亦為大。況有子代為之。亦何憾焉。善諷子立之傳者。蓋有待振起正學如幽谷者出也。而方今老師宿儒。朝零暮落。雖有偶存者。亦或為時風所侵。未免入室操戈。至甚則有言自悔嚮所學。噫。

岡田后得曰。此篇宜為一道時務策讀。

川路聖謨傳

中洲曰虎豹之子已有食牛之氣

川路聖謨。幼字彌吉。稱三左衛門。後稱左衛門尉。本姓内藤氏。父曰内藤吉兵衛。甲斐人。其先事武田氏。吉兵衛来江戶。為幕府縣令屬吏。之任豐後。娶肥後藩士某之女。生三子。聖謨即其第一子也。既而還江戶。住于牛籠。聖謨幼而岐嶷。好文武。年甫九歲。與父過九段坂下。牛淵逢一貴官。過聖謨。不避。從者叱而抱退之。聖謨怒曰。此天下之大道也。彼叱而退我。何其無状也。父曰。彼貴官也。未奈之何。聖謨曰。為誰。曰。為勘定奉行神尾某々。元與我同等人也。然以有文。

又曰此孝養移為他日之忠

春山曰寺社奉行吟味物調役蓋一職名

中洲曰板倉閣老决仙臺獄之後此為大獄冗矣顯其名於海内也

學故得為貴官。聖謨曰、兒亦有文學則可為貴官乎。父頷而不答。歸途過神樂坂。時正亭午。父將入炙鰻店。聖謨曰、大人嘗不舉論語教兒乎。有酒食先生饌。今母公守家不食此美味。而兒不忍獨食之也。大人請入食之。兒竢在乎此。父大感其言。買炙鰻而還家。與妻兒俱食之云。文化壬申八月。為幕吏川路三左衛門所養。入小普請組。時年甫十三。文政紀元三月。為支配勘定。既而遷評定所留役。無何為寺社奉行吟味物調役。會仙石氏家政亂。仙石左京謀逆。神谷轉蒂盡忠佐主家。遂訴幕府。閣老大久保加州命聖謨判決之。聖謨乃日夜焦思探索。竟發覺左京之姦惡事。乃決矣。於是聖謨之名顯于海内。既而遷勘定吟味役。西城災後。奉命抵木曾山中伐材木。既而為佐渡奉行。無何轉普請奉行。當此之時。水野越州為寺社奉行。大釐革宿弊。聖謨乃建議數千言。鳥居甲州亦有所建議。越州不納聖謨之議。而用甲州之議。聖謨遂左遷奈良奉行。時弘化丙午正月也。後越州得罪罷職。聖謨乃作書慰藉。且拔芳野山櫻數本以贈之。越州大喜。手書謝之曰。昔者不用君議而納甲州之言。今而思之。吾過矣。嘉永辛亥六月。遷大坂町

又曰果遂幼時所布

又曰聖謨與斯諸公交所以不與大老相善

又曰不容戮後見君子

春山曰文武兼備不負為日本士矣

奉行。壬子五月。朝鮮人來聘。奉命管其事。是歲九月。轉勘定奉行。加賜祿五百石。癸丑十月。魯國軍艦來長崎。聖謨奉命往應接之。其後每有海警。聖謨必管之。堀田備州之以外事使京師。聖謨副之。聖謨素用心海防。幕府鑄大礮。造軍艦。皆與有力焉。與羽倉外記。江川太郎左衛門。佐久間修理。藤田虎之介。渡邊登。箕作玄甫。杉田誠卿等相交。論議時務。水戶烈公屢召聖謨。諮詢時事。其後井伊直弼為大老。素不與聖謨相能。方立將軍儲貳議。不合。聖謨遂見貶為西城留守。既而奪職譴責。閉門者百餘日。乃被釋。遂致仕。稱敬齋。孫太郎承家。自是杜門不復出。以讀書史講武技為樂。聖謨自壯每朝鷄鳴乃起。跨木馬。蹴躍三百。次揮嵌鐵筋木刀者三百。刀徑四寸長六尺重四五十斤。次手長槍為鎗刺狀者三百。次拔良冶直胤所鍛大刀者三百。刀長三尺二寸。乃入室喫飯。既畢端坐讀書。每月六回佩雙刀。穿芒鞋。肩洋銃。擁銅錢。重如甲冑。以作帶。纏腰上下邸内假山幾乎三里程。乃輟。蓋亦陶侃運甓之意也。一日跨木馬。卒然發中風症而墮。半身不遂。時慶應二年也。時太郎奉命留學英國。既而將軍奉還大政。聖謨鬱々不樂。如不

成齋曰詩二首歌三首宜並存錄

中洲曰王朝禎氏即幕府忠臣

又曰八萬麾下之士皆有此殉難之節幕府決不廢幸而有聖謨數人耳爲天朝可賀也

中洲曰聖謨一生偉績在奉加州命斷仙石獄故以加州結一篇結構妙甚

成齋加圈

欲生者。明治元年二月聞王師東下。益不樂。白號頑民。賦詩二首歌三首。以述懷。其詩一曰。嗟嘆廟謨無可奈。朝昏泣血七旬。翁兒孫爲國以身殉。不愧汗青盡寸忠。其歌一曰天津神。仁背毛。與志也。厳摘美饑志昔乃人遠思邊波三月十五日早朝。水野筑州書至報大總督有栖川親王入江戸城。聖謨從容作書答之。呼夫人大越氏及侍女。命事入書齋。乃左手執兼之所造短刀。深傳腹而劃破。大越氏從戸隙窺之大驚。將走入。聖謨瞋眼叱曰。危矣勿近。急執短銃。當吭發射。乃絕。血淋漓。大越氏乃拭血。以白布纏腹肚

及咽吭。其翌十六日。斂屍於棺。堋之於不忍池畔茅坊大聖寺。初聖謨之在職也。佐大久保加州。多矣。加州臨死。遺命家人。贈其平素所愛古刀一口。聖謨常愛佩之。即兼之刀也。聖謨爲人謹敕。精勤奉職。功績甚多。幕府賞之。賜時服者。前後二百十七。襲短掛九襲。賜楮金者。前後二百六十。枚。嘗造營　禁内。追功效。朝廷亦賜十體和歌卷一軸。御硯一。枚。御綸三絕。綿七。把。准后亦賜六歌仙色紙。紅白紗綾二卷。蓋異數也。

善諷子曰。聖謨童丱。已期爲貴官。而竟達其志。堂々參廟謨。可謂榮矣。迨其晚年。遭幕府顛覆。一死以報之。亦壯烈矣哉。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與國同休戚存亡者。其聖謨之謂耶。

三島中洲曰。有吏能者乏臣節。有臣節者少吏能。幕府末路。兼吏能臣節者。僅見聖謨一人。幕府欲不廢得乎。

小山春山曰。當徳川氏之盛時。世知有幕府。而不知有　天朝。歷代　帝陵頽圮不修。樵蘇不禁。聖謨嘗尹于奈良之日。有妄人發　成務帝陵。聖謨即捕之。致重刑。識者以爲知大躰。此事傳中不載。

故附焉。

岡田后得曰。東湖始訪聖謨于舟河原橋邸。一見如舊。及其貴。徙居飯田町。東湖又訪之。聖謨曰。當仙石氏姦臣左京謀不軌之時。河野瀬兵衛諫爭而被禁錮。竟瘐死。神谷轉爲虛無僧。更名友鵞。關間流離。有斧七者。亦忠誠。陽事左京。熟知其奸計邪謀。及其欲遂不軌。斧七佐討之之計。故左京不能逞。獄速决。其卓節沈勇。不可及。極口嘆賞。東湖拍手曰。友鵞去之。斧七爲之奴。瀬兵衛諫而死之。真可謂仙石氏之三絕。聖謨曰誠然。此爲美譚。

矢部正謙傳

矢部正謙初稱彥五郎。後有功任駿河守。以駿河守行。爲人長身清癯。眼光炯々。射人。天資精悍明敏。有吏才。義決如流。川路聖謨嘗目正謙曰。非韓淮陰。即寇萊公之徒也。正謙壯歲爲番騎士。々々之爲風。故老凌轢新任。役使如奴僕。正謙竊憎之。甘受侮辱。不形乎色。一夕當直。故老命正謙曰。寒甚。速作熱粥。正謙諾而烹粥。々成。竊傾燈缸滴油。攪而進之。老餮鼓舌曰。嘗矢部之調理。執箸而啜。忽發嘔氣。不可食。投箸而詰之。正謙自若謝曰。僕百事拙劣。不能愜諸君意。請恕焉。故老百口罵詈。正謙默而不校。明早退直。不歸家。直詣番頭某家。請見。告故老平生無狀。並昨夜事曰。小臣既獲罪於故老儕輩。敢請辭職。其知其意甚決。不可強。輙許其請。且擯斥故老頑傲者數人。無何稱正謙勁直。上請以爲徒士頭。元食世祿五百石。至此陞布衣。賜祿千石。當此之時。海內無事。上下安逸。政令漸寬縱。無籍無賴之徒。賭博穿窬。横行都下。或爲皂隸傭僕。在權貴之家。有三之助者。乃其巨魁也。乾兒義弟甚衆。々推稱部屋頭。猶謂權家奴僕長。警吏捕卒莫之能制。捕。閣老大久保加州深憂之。

知正謙材幹。舉以爲先手頭。火付盜賊改兼務。賜祿千五百石。正謙奉職數日。稱病不出者弥月。而無一醫來診。世人頗恠之。一日喚招部下與力與三之助善者二人。謂之曰。余臥病既久矣。今將辭職。而未曾用醫藥。子等所知也。吾病根在四百四病外。今辭職雖遺憾。亦不得已也。二人恠問曰。病名謂何。正謙曰。雖誠可愧。即貧病也。雖食大祿。積債如山。大倉之米價既已費盡。無復貸金者。因有所請於子等。聞子等所識部屋頭三之助者。游俠頗有理財之策。貸余金若干否耶。請爲我問來。二人諾。乃告三之助。三之助素畏憚正謙。聞之。大喜曰。願見矢部公。親呈金矣。二人復命。正謙曰。此私事也。公然不可見。期某日。於深室庭前潛相見。三之助如期至。正謙延見之於庭前。鎖門伏捕卒。乃數其平生犯罪。縛之。明日臨官衙視事。其徒日就縛。狡賊姦猾屏息絕跡。正謙以功任駿河守。爲堺奉行。賜祿二千石。先是其父某爲堺奉行。正謙童丱從在任所。父老今見其至。皆欣然手額曰。郎君何成長之速也。時有甲乙兄弟之訟。甲堺浦某社祝。家頗富。粗讀書知道理。父在世時。有愛妓。生一子。以其所生之賤。不鞠之於家。竊置海孚於別舍。時

后得曰幕府宛政之得失往々見乎民間歌謡今乃無之噫

時贈金甲亦知之。乙母没後。窮困無所依。因詣甲家。乞救恤。甲曰。吾父無他兒。親戚所知。子非吾弟。固拒而謝之。乙乃訟之。連年不決。正謙下輿直鞫之。乙無一証左。因窃招故老識甲父者。使相乙。曰其容貌言語動作。與其父宛然相似。如割瓜矣。正謙既知乙之言信然。無証左可屈服甲。乃以至誠諭甲乙曰。古歌不云乎。無奈曾登人仁波言天安李奴邉志心乃問波々何登答惠武。聞甲好學。當解此意。余不幸而無兄弟。每有事。輙思若有兄弟。可俱相謀。故見他人有兄弟。未嘗不嘆羨也。今汝甲乙互相争。乙識兄以為不情。甲罵弟以為貪財。且雖他人。尚結為兄弟濟事者。汝兩人本兄弟。而拒為非兄弟。何其過也。請各問之於己之心。言畢垂涙。甲憮然曰。請賜少間。乃引乙下訟庭。既而甲乙俱上庭。再拜曰。因高諭。兄弟既諧矣。請解訟。甲遂析産與乙。於是積年之獄。一朝而決矣。正謙名聲噪于海內。無何為大坂府町奉行。天保丙申。轉勘定奉行。是時海内凶歉。餓莩横路。幕議賑恤米錢。正謙建議曰。此小惠也。不若折米價騰貴。而多糶米。時人便之。謡曰。御救也饑饉乃沙汰遠矢部仁志天價遠安久駿河加武志武。戊戌春。貶而允留

成齋曰美談

春山曰駿州之正愨但州之忠厚均是天保之名臣

又曰駿州見収之状不著之傳中而揷入贅中大有姿態

守。時人惜之。庚子冬。轉小普請支配。水戸烈公喜而贈之和歌曰。鶯乃木傳布聲乃春奈留波又立歸春乃志留志歟。蓋望其復大用也。壬寅果起為町奉行。朝野顒々望其新政。當此之時。正謙以築造西城之議。忤閣老水野越州。鳥居甲斐素嫉正謙之才識時望出己上。間其與越州生隙。百方讒毀。方治仁杉某之獄。遂鍛錬羅織。而削籍禁錮之于桑名侯之邸。正謙憤激不食而死。初正謙之在任於大坂也。與遠藤但州交善。一日正謙謂但州曰。吾奉職久矣。於鞫人之罪。稍覺有得。若有已得疑罪被鞫問。則必吐實不匿。雖至再三再四。尚執一而不屈也。但州曰。我與君有如被疑罪。是國家不幸也。一問輙必吐實。而不屈至再三再四。而尚執己之直。而不屈。此顯上之不明也。狂己而服從。應是臣子之道乎。余則以此為守。正謙以為誠然。至此誣服。蓋履此言也。

善諷子曰。駿州之獲罪就理也。預戒内子曰。汝臨官吏來。則慎勿悲泣見醜態。内子奉教。命家宰灑掃邸宅。書院壁挂文天祥墨本雙幅。瓶揷美花。以俟吏来收邸宅云。嗚呼如駿州。可謂真大丈夫。不愧文天祥矣。每讀其謝文。未嘗不悲憤也。

又曰甲斐注削似是

又曰。駿州與藤田東湖善。東湖賦七言古風八十韻。以代祭文。有云。無奈峭直世所忌。朱門先達多忌詭。人生孰能無細過。何堪吹毛求其疵。文罔繁密無由逃。一片孤忠好訐誰。寃赴湘流葬魚腹。敢為楚囚老天涯。餓死終同亞夫憤。英魂漂泊去何之。第宅為墟妻孥散。九原何人送君輀。朱門先達指鳥居甲斐也。其後甲斐敗。駿州之後被錄。明治二年。甲斐遇赦歸東京。時年七十餘。既而至靜岡。人無復顧之者云。

重野成齋曰。矢部眞正人能吏。論贊與鳥井對比。妍媸判然。頗為傑搆。

徐少芝曰。亦能吏。亦良吏。其得罪而枉己服從。則又近乎純吏矣。獨惜矢部與鳥居甲斐。非有君臣之義耳。要其遇變從容。慨然以古之名臣自負。夐乎尚已。

小山春山曰。水野越州一時之名輔。而不能容駿州之戇。非特不能容。致枉屈以死。烏乎度量之難。其如斯乎。

岡田后得曰。川路矢部二氏。吏能臣節。並卓絕一世。傳亦詳悉。一讀想見其風裁。

成齋曰簡而盡

元田伯倫傳

伯倫名彝。稱百平。號竹溪。源姓。元田氏。伯倫其字。世仕杵築藩。父曰長敏。母井村氏。伯倫幼而穎悟。七八歲受句讀於家庭。稍長入學館。誦習經籍。年甫十二。讀史記。有不通者。就教員質問。教員囁嚅不能荅。伯倫奮曰。讀書百遍。義自通。我奚須問。從乃登其後園之倉樓。夙夜誦讀。涉獵群籍。年十六。執贄於日出藩帆足萬里。受經義文章及窮理說。萬里觀其文詩奇之。擢為塾長。伯倫家貧。學資不繼。歲餘而歸。日出距杵築僅三里。每有疑義。輙往質焉。月率兩三次。終能

入其室。文政紀元戊寅。八年乙酉。並于役江戶。職務鞅掌。未嘗廢學業。江戶儒家有丹羽運機者。以術數遊於列侯貴人之間。為藩主所重。是以杵築人多為其弟子。寅緣而進。或勸伯倫使執贄。伯倫以其不正辭之。遂入佐藤一齋門。嘗問陰陽之義。一齋憮然曰。陰陽之理。豈一場談話所能盡。竟不言。伯倫而歸後語之於萬里。萬里笑曰。背日曰陰。向日曰陽。轉為寒煖之義。傳易者以名大小爻。而凡百反對之物配焉。如此而已矣。一齋何吝而不告。於是伯倫益服萬里之學識。終身敬事。不復見他儒云。九年丙戌。父以病

致仕。伯倫嗣。例降秩為徒士。杵築俗尚武。取人必以門地。伯倫不敢阿附勢家。以求進。沈滯下僚。家益貧。筆鋤舌耕。以資仰事。晏如也。天保癸巳。為學館句讀師。既而進秩中小性。喜永庚戌。遷教授。賜上士秩。乃請置訓導。春秋。行釋菜。闔藩騷々。向文化。至於藩主。臨廳聽其講經。尋特諭。言便宜事。於是名望漸重。諸有司往々就而諮詢焉。文久癸亥夏。 朝廷下詔攘夷。毛利氏砲擊英米船舶於馬關。伯倫恐列藩輕舉招國辱。乃作攘夷私論。以條陳海防方略及互市之便。使男直東行上之閣老。直字温卿。號南豐。後仕

朝為大史。與余同僚。情好頗密。元治甲子。幕府伐毛利氏。海内鼎沸。列藩陰有割據之意。伯倫竊謂。杵築城薄隘濱於海。緩急不可守。乃建議請據豐後東郡兩子山之險。與直跋渉林壑。相地之形勢。數日迺還。又議欲令諸士土著墾田講武。增募鄉兵。更張軍備。藩廳下其議。為用事者所沮。慶應乙丑秋。使熊本。修舊好。因說細川侯曰。請雄藩率先諸侯。上言幕府。乞赦毛利氏之罪。庶幾上下協和。時運可得而挽回。細川侯雖不用。而重其忠誠。善待之。歸途賦詩有不暇啓居。秋亦晩。霜風吹上。使臣衣之句。二年丙寅。幕府復伐毛利氏。不克。國事益棘。伯倫乃與一二有志。為藩主計畫。而群宵忌之。是冬有蜚語曰。元田父子陰通毛利氏。謀作亂。因奪職閉門。囚直於家。時藩主在江戸。而豐後諸郡農民蜂起。物情騷然。伯倫偃息一室。吟咏自遣。越二年。王政維新。伯倫直並見赦。當此之時。藩士承 朝旨。釐革藩政。因復起伯倫。司學館。進秩著長袴。以時入參謀議。伯倫乃薦國學者物集高世。以自助。相俱修館則。振興文教。明治己巳六月。藩主奉還封土。更任知藩事。以伯倫為大屬。仍參謀議。兼教授。乃建白為政之要在德與威。不宜事姑息

長僥倖。知藩事納之。更釐蠹務。蠲免民税。此時伯倫年已六十九。而志氣未衰。見 朝廷方急於事功。朝令暮改。民心多不悦。深惜之。竊謂人曰。當路者未老世故。所以舉措或失其宜。孔聖有言。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豈今日之謂耶。會直仕 朝為大史。乃與書激厲之。使有所建白。又與書廣澤參議。切論時事。語秘不傳。四年辛未。以藩命如日田。遂東上見知藩事於東京櫻田邸。獻七藩合併之策。因又上書岩倉公。陳當世要務。不報。伯倫嘆曰。 朝廷不用我言。後必噬臍。悵然歸。是歲藩廢。明治壬申。文部省

后得曰。方今師道掃地。難得尚如伯倫者。意

須布學制於天下。會伯倫罹中風。不能視諸生業。乃閉戸將息。十二年冬。遂終於家。年八十。伯倫天資淳謹。忠孝友愛。其居父母喪。哀毀過度。父墓在鴨川村。離城里許。每朝往拜。不避風雨。嘗獲疾。暈倒於道。救藥乃蘇。有一姉二弟。性行各異。而視之如一。終無違言。嘗分俸祿於弟。撫養姪及親族之窮者。備有恩意。僮僕欣々如也。其事師恭謙有禮。畢生詩文中不用師名。萬里字。初伯倫抱經論之志。兼修文武。將大試諸事業。而終局於學職。鬱々不得展其才。乃思明經義以發揮孔聖之旨。將欲先注尚書。以次及他經。而國事艱難。終不能卒業。其脫稿者。唯尚書集解。大學標注。中庸集解若干而已。若詩春秋及孟子等說。則門人竊有所筆錄云。

善諷子曰。余嘗見伯倫於東京下谷松源樓文酒之筵。其人長身。清癯顏。如渥丹。言論端正。恭謙接人。鞠躬如也。温卿亦碩學卓識。議論慷慨。一原乎忠孝。常嘆時輩為洋教所惑溺。傲謾傷俗。蓋出乎其庭訓也。

重野成齋曰。文字整修。不見疵纇。

徐少芝曰。有匡濟之才。其力學篤行。尤可法。是有功世教之文。

藤野海南曰。余始見伯倫於松源樓宴。端正恭謙。如此傳所云。真君子人也。

小山春山曰。伯倫言行不愧為儒者。其所計畫。顧不迂疎如俗儒。而終弗實試。可惜也已。

岡田后得曰。南豐先生意氣激昂。不苟屈下人。唯與我子闇莫逆。此其所以囑乃父傳焉歟。

梅村速水傳

梅村速水名準通。稱準次郎。本姓沼田氏。舊水戸藩士也。其先佐原孫三郎時泰居上野沼田。因氏焉。父泰誨事景山公。元治中殉國難。速水其第二子也。資性剛毅。好文武。方奸黨市川某與幕吏相結構陷正議士。速水為其所嫌忌。一日飲于江戸下谷酒樓。捕吏來圍將縛之。速水請間曰。上圊後就縛。許之。速水乃投所懷與義故往復書于糞中而出。捕吏乃縛去。下獄。鞫訊無一可疑。乃護送水戸邸。是時市川某出兵于常野。邸中雜遝甚。薄暮速水乃以白刃恐嚇衛

洞齋曰。述事著著有條理。豈徒當時之急務。至萬世不可須臾去也。

吏。遂脫走。潛匿中變姓名者數。最後改梅村速水。上京師。游說諸公卿。既而朝政復古。慶應四年戊辰二月。為徵士。拜內國事務局權參事。從東山道總督岩倉公。抵濃州大垣。遂被命鎮撫飛州高山。及置高山縣。為其知事。飛之為州。峯巒重疊。民俗頑陋。唯知有幕府。不知有　朝廷。速水乃發教令。以正名義。興學校。以教倫理。禁請謁。以絕賄賂。開言路。以採輿論。舉才能。以振職務。勸農桑。而教勤儉。結鄉兵。而勵怯懦。嚴商法。而抑姦猾。諺青樓。而禦賣淫。建常平倉。修築堤防。開墾新田。賑恤無告。懲戒囚徒。凡為民興利除

害。不一而足。嘗循行所轄。見路上棄兒死。憮然曰。嗚呼是吾之過也。命吏瘞之。立碣焉。其慈仁如此。而頑陋之民。未知其意所在。唯見其改革。以為不便。污吏恚賄賂不至。家姦猾患失壟斷之利。京官或嫉奪己之功。讒謗沸騰。皆目速水曰天朝癖。速水乃患其志之不遂。上書岩倉輔相曰。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々則勿疑。是英主賢相用人之法也。臣速水以草莽愚昧之身。妄蒙非常之拔擢。不勝感恩怖悶之至。臣之任飛驒。日夜焦心苦慮。不安寢食。欲革頑陋之俗。立非常之功。以報無窮之　聖恩。豈圖讒謗沸騰。市虎

將成。因欲一見閣下。陳微衷。而不許謁。蓋閣下疑臣之有私曲也。苟疑之。請舉其事詰臣。不然。臣雖在官。末由于奏微功。尸素之罪不可逭。請速免其職。不報。既而以公事至京師。姦猾時其亡也。煽動愚民。席旗竹槍。嘯集蜂起。直迫縣廳。劫掠市街。速水聞變馳歸。百方諭之。弗聽。暴虐益甚。遂發銃敵之。速水被召到京師。拘于法司。遂送致於東京。俟辨數月。遂瘐死。年二十有九。實二年十月廿六日也。後十四年。高山吏民江馬柏木岡村諸氏。上書岐阜縣令小崎利準曰。故高山縣知事梅村氏。遵奉　朝旨。率先隣州。施行

新政。除害興利。而頑民未知其便。遂使君瘐死於囹圄。今而思之。君之所施行之新政。民皆受其賜。是以悔先非。悼其冤。追思不已。請樹碑以表之。縣令允之。乃釀金乞銘文編修副長官重野安繹。以紀其德政。樹之於高山黃金祠側云。初速水之在囹圄也。思大和守賴親父子之冤。詠懷云。我毛亦同志浮世遠歎久哉君加昔越思比久良遍天其慨憤可想矣

善諷子曰。嗚呼忠姦淑慝之不辨也。古今一轍。可勝慨歎哉。昔者。吾友片桐義卿亦遭貝錦萋斐之冤。而墓碑未建。今紀梅村氏事。不覺潸然淚下也。

徐少芝曰。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古今之慨也。然而賢士何患無名乎。一時嫉之者。惟恐其不死。百世思之者。又惟恨其不生矣。
豐島洞齋曰。韓非子云。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言事雖善。施不得其時也。梅村氏之所為。皆雖美政良法。而讒謗沸騰。卒罹奇禍者。蓋有或急施暴作失人望者。夫子產之賢。而猶取孰殺子產之謗。有牧民之責者。其亦可不思焉哉。
小山春山曰。梅村氏之所令。皆為政良法。但頑民慣舊嫌新。猾吏乘間煽動。至于為亂。而後民終蒙

其利。譬諸醫治。前醫於病劇時。投對證良劑。一時瞑眩。患者不堪其苦。及換醫者。病已去。徐々與調和之藥。而全治之效歸于後醫。終沒前醫之功者比々皆然。獨梅村氏死後十餘年。人能知之。有大碑表顯之舉。是可謂幸也已。

春山曰。叙其祖為人。文氣太揚。

今村了菴傳

了菴名亮。字祗卿。初號復菴。後改了菴。幼字五十二。本姓山縣氏。出自甲斐源氏山縣昌景。其十一世孫昌貞。為人慷慨。邃乎兵學。寶曆明和間。窃唱尊王抑覇之說。觸幕府忌諱。獲罪處刑。是實為了菴祖父。父長順字子正。號岨雲。幼字長藏。方父罹冤罪也。母攜隱其鄉馬見塚村深町半彌家。時年甫五歲。既而母再適同郡連取村今村重兵衛。長藏亦從往焉。遂冒其姓。及長欲復姓再興家。憚幕府未果。以醫仕同國伊勢崎邑主酒井氏。娶其氏。生三子。長曰少翁。次曰

九郎兵衛。季即了菴也。幼而穎悟。性至孝。誓欲興家揚名。以雪祖父之冤枉。講讀甚力。天保間。從佐藤一齋修儒學。又入多紀茝庭門。學內科醫方。又間從寺門靜軒學文詩。又遊大坂。從華岡準英。修外科醫術。學術既成。開業於江戶日本橋南第二街。乞治者日盈門。名聲籍甚。明治二年十一月。朝廷召為大學皇漢醫道御用掛。三年二月。遷大學東校醫道教授試補。既而轉大學出仕。當此之時。　朝廷專登庸洋醫。佐藤尚中為大博士。四方醫生往々投書質問。尚中素乏文學。或不能專對。因欲引一學醫以自助。以嘗

后得曰。尚中欲引學医以自助。比之世之忌學医排擯者。其量之深淺。何啻天淵。此尚中所以為尚中歟。

洞齋曰勧改字折節

又曰志不可奪

與了庵在寺門塾相識。一日詣了庵家說曰。朝廷自今不用漢醫。請君為西洋醫。窃助僕。則僕當薦君爲中博士。了庵曰。雖厚意可感。不能變吾道。尚中曰。君不從吾言。後必悔之。了庵曰。假令漢醫道不復行于世。至餓死。我復奚憾。君勿復言。尚中憮然而去。既而了庵免職。如尚中言。五年復起為左院權中掌記。既而遷正院飜譯局出仕。八年局廢罷職。十一年為脚氣病院委員。十二年八月。為 皇子明宮拜診醫。廿年遂為典藥云。了庵家屢罹火災。最後明治十七年三月四日。火起西隣。風烈火猛。一瞬間家什藏書。

及文詩草稿多年心血所注者。盡成灰燼矣。了庵悵恨累日。既而自奮曰。志士在世。一息猶存。不可須臾懈怠。自今抵死之年。昕夕。僶俛勉焉從事於斯文。則有不復達其志哉。乃著述不休。其精力過絕人者如此。所著有傷寒論私考八卷。金匱彫題三卷。醫案類編八卷。溫疫論訂正。醫數。脚氣鈎要。癖疾新論。了庵賸稿各二卷。脚氣新論。醫事啓源。鍼灸指掌。三病考。醫事問答。洋方醫傳。食鏡各一卷。

善諷子曰。了菴刊行其祖柳莊遺著柳子新論。又建其墓碑。又使其孫昌臧復姓山縣。以伸百年之寃枉。可謂至孝矣。夫今茲年七十三。其業益勤。余感其志操。特立之傳云。

小山春山曰。了菴我邦漢醫之後勁。退齡矍鑠。猶從事鉛槧。所謂斃而已者。真不愧為柳莊先生之孫。子閭之立傳。亦可已哉。

豐島洞齋曰。人孰不趨利。趨利則革面易尾。變其所學。曖昧摸稜。必不能致精蘊。孰與專攻一途。自得神領意會之妙。了庵之確乎不移。有見於斯乎。後凋之松柏。頹波之砥柱。余觀之于了庵。

山田昌榮傳

昌榮名業廣。字子勤。號椿庭。昌榮其通稱也。其先出自在原業平。々々四世之孫曰師信。為大和國山邉郡山田岩掛城主。因以山田為氏。其二十一世曰師美。始以醫為業。其子秀宗仕高崎侯。爲侍醫。其子由之娶同藩深井某之女。生三男。昌榮其第一子也。以父患癘風。故年十七承家。食祿二十五口。家族衆而貧甚。以筆耕或製提燈。助活計。辛勤養父者已十七年矣。受儒學於朝川善庵。醫學於伊澤蘭軒。々々歿後。從學多紀茝庭。又受痘科於池田京水。天保丁酉

開業于江戸本郷春木坊。既而徙于弓坊。請治者日盈門。安政丁巳五月。幕府命為醫學館講師。文久壬戌正月。將軍徳川家定公賜謁。慶應乙丑致仕。戊辰四月徙居高崎。々々矦復起之。為一等侍醫兼政務參謀周旋局總裁。既而為醫學校督學。明治三年。藩政改革。更命為醫學大教授。迨廢藩令出。再来江戸。居本郷。十一年十月。及門諸子相議。請官開醫院于神田五軒町。名曰濟衆病院。昌榮為院長。十三年三月。設演説會於院内。號曰温知社。漢方醫入社者甚衆。漢醫演説。蓋以此為嚆矢。是歳十月。拜診　皇子明宮。進御藥物。十四年三月一日以疾歿。年七十四。昌榮為人篤實謹厚。寡言笑。省病家。不談世事。不飲酒。診畢廼去。故人信之篤。治療屢有奇効。小諸福山棚倉三矦並賜月糧。而昌榮賑恤親戚舊故。又多畜諸生。所費甚多。終身不至貯千金云。母深井氏亦賢。治家嚴整。昌榮幼時欲食菽乳。請母曰。願為兒買之来。母怒曰。汝父篤學。未曾談飲食。汝則唯飲食之求。其劣乎父也遠矣。昌榮慚愳。終身不復言飲食之美惡。迨其興家。母乃不忘舊時。非綿衣不服。膳羞無故不御魚肉。初昌榮之從蘭軒莅庭修醫學也。尤研究

古醫書。如素問傷寒金匱三書。並皆有妙解。故其治病確有定説。嘗謂治病當分風氣治之。其論曰。夫風為百病之長。素靈數言之。巣元方撰病源。皆概之于風。後世稱氣者。棄而不論。風病之因。掃地而盡。竟至桂麻難用於雜病。疏氣香竄之品。奉以為拱璧。是古令治病之一大變。尤當著眼者矣。而聾瞶之徒。雷同吠虚。動陷於窠窟。無啓憒々者。仲景薯蕷圓主治有風氣百疾文。張文仲有風狀百廿四。氣狀八十語。蓋風與氣一類而二種。析言則不同。渾言則可通用。夫風氣本天地間之一氣。散則風。聚則氣。人身之感邪也。風盛則氣壅。故能散其風則氣自通。是知疏風即所以利氣也。後世方書。既多利氣之法。而少疏風之治。今人亦不詳其理。徒知利氣而不知疏風。豈非一大惑邪。試以脚氣一病言之。其症有宜麻黄石膏者。有宜檳榔木瓜茱萸者。若不分風氣二症。將何以處之乎。若能會此理。則聖經賢傳諸方。皆迎刃而解矣。所著有素問次注集疏二十四卷。傷寒論注解義疏十一卷。傷寒雜病論纂三十三卷。醫學管錐内外集十八卷。其餘雜著數十卷。共一百六十三卷。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昌榮好古書。其所藏至一百餘笈。弘化丙午春正月本鄉丸山坊失火。延燒春木坊。其藏書并自著數部盡成灰燼。昌榮嘆惜不措。一老人慰之曰。此奚足憂。子不見夫蜘蛛乎。晩間辛苦吐絲結網蔟飛蟲羅之。人毀之。又結未曾少屈。子亦令後拮据貯之。當更陪舊何。至一敗自屈乎。昌榮以為然。從此有餘贏則以購書。遂復至三百餘笈云。嗚呼其精神氣力。有過人者宜矣。年踰古稀而猶欲興漢醫道而砭砭不倦也。余夙聞其名。終不見其人。欽慕日久。項者其門人平原玄琳為余說其軼事。示其遺書。故余立之傳。

徐少芝曰。不獨為昌榮立傳。亦存仲景之學於不墜。

小山春山曰。是亦漢方醫之殿者。子闡非傳之。後世誰知之。有此一傳。昌榮不死矣。

岡田启得曰。風氣辨別論詳悉精確。有獨洩天機之妙。惜乎斯道世不復講。生靈多斃非命。此誰之咎哉。噫。

洞齋曰余屢訪芝山之廬[illegible]風致不背先生所言

東方芝山傳

芝山者加賀大聖寺人也。名履。字天澤。芝山其號。又號雙岳。東方氏。家世以儒顯。芝山為人豪邁放達。夙好學。抱經世之志。年甫十九。遊京師。執贄於貫名海屋。與梁川星巖池內陶所等周旋。既而歸鄉。名聲頗揚。大聖寺侯登用參與藩政。其議論常出乎人意表。務興國產。明治初。製茶未甚盛。芝山聘製茶匠礒五者於宇治。傳習其法。闔郡始知其益。到于今製茶之業益盛矣。九谷陶器元為加州名產。而近時製法粗惡。其業漸衰。芝山乃聘陶工永樂善五者於京師。其業復盛。與嘗先衆講洋法砲術兵陣天文諸學。又先衆斷髮。方脫刀令未下。作脫刀歌。人皆笑之。後皆服其先見云。芝山一旦有所感焉。乞骸骨。栖遲于芝山村。村在大聖寺城外一里許。湖水當其前。峯巒橫其後。望白山大日諸峯於天邊。風景絕佳。芝山結草廬於湖山楊柳間。自號五楊老人。又開拓屋後山野。多植桑茶。常帶經躬耕。倦則詠詩歌。作書畫。與世相忘。欣々如也。當斯之時。海內擾々。諸藩爭聘人才。金澤侯素聞芝山名。召管學務。芝山固辭。侯強起之。芝山復出廬。其初見侯也。以著麻上下為藩例。麻上下者

春山曰芝山眼中無侯伯

禮服也。芝山請曰。野人無禮服。侯已以野人召臣。臣亦以野人見侯。侯許之。乃以常服謁閣。藩驚其異數矣。無何藩廢。金澤侯之東京。芝山乃辭職復歸。芝山舊廬。時在京友人寄書勸仕官。芝山乃咏和歌答之曰。昇計連度布里壽天加太幾芝乃廬頭打多留古登毛無連盤。竟不復出。明治十二年一月廿二日以疾歿。年六十七。所著有皇統錄。君鑑。勸農文。聖城談異。芝山遺稿若干卷。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芝山識時務俊傑之士也。觀其以野人見金澤侯及答友人歌。又有古高士逸氏之風。何其見

之卓也。嗚呼。真五柳先生之亞也哉

徐少芝曰。斯人也。豈爵祿能羈縻之者乎。

豐島洞齋曰。余在加賀。與芝山相識久矣。嘗同掌學於金澤黌。為人快濶喜儒學。又好泰西學。先于脫刀令未下。作脫刀歌。首自脫刀以勸人。然亦不淫洋風。常曰。我雖好洋學。更不改正學之志。故退後不復出守志于環堵。亦偉人也。令也欲得若斯人亦難矣。

小山春山曰。吾友山田子昭。芝山之熟友也。故余聞其為人。蓋其身隱而其功顯者。芝山資稟高邁。知識超倫。其所自得。皆教他人行之。遠近被其刑。而若已不關之者。余又觀子昭所藏芝山画。奇峭勁拔絕無俗氣。而六法整然。不如以疎放掩拙者。其人真不可量也。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喆　仝校
蒲生重良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九編跋

家嚴將刻偉人傳第九編。或謂方今稗史小說大行。如君著書。恐不復售。徒費剞資耳。不若暫俟時。家嚴笑曰。吾書豈欲示世之紛々者乎。天下廣矣。豈無復同嗜好者哉。其售與不售。非所復顧也。遂剞焉。嗚呼。裕聞之王介甫曰。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家嚴著此書之意。蓋亦在于此。戊子古仲秋謹跋。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四編卷之上終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四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岩崎彌太郎傳

后得曰、弥太好儒学、故卓然自立如此

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在俊傑、其彌太郎之謂邪。弥太識航海之爲急務、大起運漕之業、遂爲世之大益。余偉其功績也、立之傳。

彌太郎名寬、號東山、岩崎氏、弥太郎其通称也。父曰彌次郎、母小野氏、世爲土佐國安藝郡井之口村名族。年七歲始就學。十四歲藩主養德公召見、弥太賦詩以獻。公歎賞以爲奇童、賜金若干。人以爲榮矣。弥太遂留高知、入岡本疊浦門、益勉學。安政九年到江戶、執贄於安積艮齋門。明年聞父爲村吏所誣罹禍、晝夜兼行、以十三日達鄕。是時道路之便未開、鄕藩急報猶不費十日、不能達高知、而弥太乃能如此。人驚其捷、且感其至孝。弥太直詣郡奉行廳、訴父寃。奉行既納村吏賂言、不聽。弥太怒、乃大書廳門柱曰、官以賄賂成、獄因愛憎決。奉行視而怒、使削去之。弥太復潑大書廳壁、如初。奉行益怒、命吏捕弥太鞫問。弥太默而不言、奉行再三詰之。弥太毅然答曰、僕所書也。因罰之、禁到城下周圍四村。弥太乃移居神田村。

后得曰、開口成名聯、才鋒不可當

又曰、好經濟

杜門讀書。自是其名籍々於士大夫間。與後藤象次、坂本龍馬諸子結交。尤爲吉田東陽所知。東陽土藩碩儒也。安政五年、奉藩命之長崎、探訪外國形勢事情。慶應二年出仕藩、奉職開成館、掌勸業事務。明年以藩命再之長崎、管通商事務、遂航朝鮮、既而歸藩。任少參事、爲大坂邸留守、專掌會計。當是時、藩船多要費用、殆不可支。因委之於弥太、々々乃創九十九商會、以大開運漕之業、蓋以藩船用於通商、一旦有事、則還之藩、而充軍艦之法也。明治四年、朝廷廢藩置縣、弥太乃辭官、解商會、還船舶。其所得金數萬圓、悉還納、更購船舶數艘於藩廳、創滊船運漕業於大坂。於是始爲自己獨立之業。即三菱會社是也。（當時猶称三菱商會）七年甲戌、佐賀兵起、奉朝命運漕廢物於戰地。是歲移會社於東京茅場坊。既而台灣之役起、朝廷購滊船數艘、以委付弥太、運漕貨物於戰地。十年丁丑、西南兵起、弥太又奉朝命、掌運漕役。罷賞其功、叙勳四等。後益盛運漕之業。於是本邦航海之權、實落其手云。十八年乙酉、疾發。二月六日叙從五位。其明七日遂卒。年五十二。疾革也、大聲曰、東洋男兒。看護者皆喫驚、問所欲言。弥太曰、東洋男兒平生

后得曰、不負爲東洋男兒

所計畫未成十之二三嗚呼已矣乃顯弥太為人豪宕豁達好儒學厚乎人倫克耐艱難平素勤儉不苟費然至於與世益周人急則往々擲萬金而無吝色朝廷褒賞其善行者前後蓋數十回至於賜金杯二銀杯五十之多云病中自知不起遺囑家人曰余歿則新築邸宅以與社員舊故某々其仁厚如此

善諷子曰余不識弥太然觀其寄萬金於斯文學會而知其有志於斯文也又聞其通家岩崎直馬説其軼事又曾遊塑生館觀其塑像覺精悍之色秀英之氣猶溢乎眉間也嗚呼眞東洋俊傑也哉

徐少芝曰弥太疾革自呼曰東洋男兒豈以當之無愧矣未成者十之二三猶有欷歔無已之情若世之謀人家國者十無二三成其將何顔見此男兒邪

陳衡山曰吾欲合五洲設一總商會安得如弥太者與之謀

孫君異曰彌太的是好男兒其省親見其孝其訴寃見其勇其還金也見其廉其理財也見其智而急人之急臨歿以邸宅分與社員尤見其慷慨若此者得一已足況兼之哉而猶以未成之二三拳拳不釋焉是可想見其志之大矣嗚呼好男兒歟

小山春山曰嗚呼岩崎子明治中興第一等人物而展其才成大事業者即 朝廷大度之所致使之生于舊時乎一藩計吏而止焉耳何代無才而其屈伸之權在上治亂之機亦在于斯豈唯商業會社而已哉

十河晋齋曰余相識岩崎氏於艮齋先生門其人剛毅而慈仁憂國事恤人急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然以此心遂成大事業此傳善盡之矣

井戸正朋傳

井戸正朋稱平左衛門其先出自大織冠鎌足至中世正時仕織田信孝有軍功賜賞狀及物今尚藏之祖正盛仕德川嚴有公為勘定食祿百五十苞正盛歿子正房嗣事常憲公天和癸亥為本城勘定其弟正和亦被登庸給廩米十口既而以奉職勵精賜祿百苞為本城勘定無何增賜五十苞正和無男養野中重貞之子正朋以其女配之元祿五年正和歿正朋嗣為小普請既而遷表火番十五年秋進勘定以修諸國堤防巡視四方生民利害賜楮金二枚以賞

之。遂轉代官管理石見備中備後。嘗周巡石見沿海數村。視土民生產之薄。憫然思救之之策。會有一僧自薩南來。正朋延見之。談及救荒。僧曰。薩有奇種。曰甘藷。自琉球傳。其味甘美。可以常食。正朋大喜。乃請官求之於薩。令民藝之。一歲西南旱蝗。石州尤甚。庶民將餓。正朋不告官。而賑廩米一萬苞於窮民。終莫一人至流亡餓死者。乃藝甘藷與發倉廩之力也。既而事聞。召正朋。々々知其專斷之罪不可逭。乃自刃于備中小田郡笠岡官舍。實享保癸丑夏某月也。石州民聞之。如喪父母。每村立石祭之。明治初。請官新建祠堂於石見國邇摩郡大森坊。稱井戸神社云。正朋為人忠孝仁恕。臨死作遺書一通。贈子內藏助。縷々千餘言。以事君致命。講究文武。祭祀祖先。憐恕家人。慎戒私忿等數事。辭氣懇惻。一讀動人。死時年六十有二。

善諷子曰。嗚呼正朋一死以救民。宜矣其祭於社也。後之為民牧者。苛征重斂。熟視流亡餓莩。或付民產於公賣。恬不之省。吾不知其何心也。項獲正朋軼事於其通家松岡古道。慨然立之傳。

徐少芝曰。正朋不惜一死。以拯萬人之饑。萬人活矣。而正朋得謂之死哉。

陳衡山曰。一死以全萬命。較之指囷麥舟之助。功高百倍。

孫君異曰。正朋救民之隱。即於巡村時基之。可謂勤求民瘼矣。至其發倉振飢。全活甚衆。朝廷召之。未必其即見責也。遽以自戕。里中失好宰官。惜哉。

小山春山曰。古之民牧愛民如子。民仰之如父母。疾病痾痒。如己有之。故居則親之。去則慕之。生祠死祭。沒世不忘。後世則不然。侵漁朘剝。與民為仇。甚則至有請其解任者。安有於為民之父母。如正朋。可謂不愧古循吏矣。

岡田后得曰。甘藷原出于呂宋。明萬曆中。始入支那。元祿中。傳薩摩。迨井戸青木諸氏。始廣傳播諸州。遂為救荒大益。閩州府志載甘藷歌曰。令珠而如沙。人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艧。令朱藷而如玉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誠然。凡物以鮮為貴。甘藷以多見賤。然其能救饑。勝玉禾瑤桃也遠矣。

又曰。聞明治十九年。海內餓死盈一千二百三十六人。何其夥也。使正朋知之。其謂之何。噫。

田中丘隅傳

丘隅字喜古。本姓窪島氏。武州八王寺人。其先仕甲州武田氏。丘隅夙抱經世濟民之志。常慕管仲之為人。川崎驛小向村田中某器之。養為嗣。以其女配之。享保初。川崎驛衰弊。人民多離散。代官登用丘隅治之。人民安業。既而官召問農桑水利。丘隅條對副旨。乃命治荒川。濬酒匂川。築堤防。名曰文命堤。建碑記其顛末。遂擢為代官。治多摩埼玉二郡。其莅官。先均賦稅。除冗費。省徭役。制民産。察姦僞。抑健訟。民庶悅服。初丘隅之微時。網于川。獲鯔魚一尾。將以饋親戚。

洞齋曰。文字古雅

擔過山林。偶見雉之離于羅。四顧無人。乃以鯔魚換之而去。既而雉兔者至。大驚。持歸示村人。皆曰。魚而在山。恠甚。乃問之日者。日者云云。此山神降禍祟。山崩為海之兆。宜祭其魚以禳焉。村民大愳。乃醵金斂鯔魚。瓶中埋之土中。建祠而祭。名曰鯔魚大明神。巫祝等亦利之。誘愚民。又醵金將行神事。丘隅聞之。窃笑。乃詣其村。謂庶民曰。我田中丘隅者也。善禳其禍祟。慎勿駭我所為。庶民諾焉。丘隅乃掘祠。出瓶。串鯔魚。竹燒祠前華表炙之。自酌其神酒。食盡鯔魚。曰。禍根已絕矣。大笑而去。村民大駭。後丘隅迨為貴官。過其

后得曰。好笑

村。詳語其事。解愚民惑云。丘隅官暇論民政。著書二十卷。名曰民間省要。窃擬管子牧民之篇。嘗置義田。以救親戚故舊及鰥寡孤獨。享保己酉冬十二月以疾終于家。

善諷子曰。余近日讀朝野新聞。見有民窮而一村悉付公賣。又載詩云。督責逋租吏勢強。窮民血淚熱於湯。一村公賣人煙寂。好築如城舞蹈場。嗚呼。焉得若丘隅其人者。以救之哉。悲夫。　明治廿年丁亥夏屬稿于瓊瓏齋中。

又曰。絕妙淳于髡東方朔口吻

小山春山曰。丘隅倜儻而有實才。與齷齪之吏迥

庭。子闇立傳之意。于論贊中見之矣。

豐島洞齋曰。丘隅卓異之人。而為卓異之事。其意亦唯在恤民。可謂不愧代官子養民之職者。欲得若人。救今日。子闇敘述致意深。

岡田后得曰。此傳真可為方今縣令龜鑑矣。鯔魚大明神與風俗通所載鮑神君事相似。亦可笑也。

洞齋曰。非斯雄壯之文。則不能摸寫斯雄壯之狀。

后得曰。我邦定遠侯。

又曰。禍胎。

近藤重藏傳

近藤重藏名守重。號正齋。重藏其通稱。舊幕府旗下士也。為人倜儻不羈。好功名。寛政十年戊午。奉命巡視蝦夷。渡北溟之堅氷。踏朔漠之積雪。東窮魯西亞國境。西抵韃靼國界。其航惠土路府也。遭颶。船將覆。舟人困頓。不能操楫。重藏擐赤甲。戴鹿角標冑。挾長刀。立船頭。叱夷人曰。汝不努力操楫。我悉斬汝等。夷人懼而操楫。既達。則魯人已建十字柱。置銃砲及佛像等。重藏悉奪之。更建一大標於山上（山名カムイワカオイ）。大書大日本惠土路府。又到知由須窩島。島方二百三十里。恩威兼施。夷人悉服從。稱重藏曰赤鬼。稱島曰近藤島云。文化四年丁卯。魯人寇于蝦夷。南部津輕佐竹庄内諸藩皆出兵。堀田攝州又舉重藏。遣寇所。重藏復擐赤甲。戴鹿角標冑。航蝦夷。講防禦之策。有所建議。幕府遂置松前奉行。此行重藏垂死者數矣。其航加武多連也。船覆。僅免溺。絶糧。食魚者數日。北海事治。以功為御書物奉行。掌楓山文庫書籍。於是渉獵秘帙。著右文故事七卷。或譏其私抄秘府書出世。遂見奪其職。為小普請組。徙居于城西驪村。以其功名不遂。居常怏々。嘗築假山。象富士嶽。名新富士。撒

春山曰。羊叔子峴山之意。

后得曰。王莽謙恭未篡時。乃是。

布自北海獲来石弩矢於其下。任人拾去。是以好奇之徒。来游不絶。命石工作己被甲冑像二躰。一置山上。一置城北瀧野川洞穴。其石像今尚存矣。晩驕侈。耽酒色。資財蕩盡。暴怒如狂。文政九年五月。斬人。以其罪。幽于分部氏封地播州林田。於是重藏謹慎折節。讀書。林田士人多服之。為弟子。日夜學習。一日弟子欲報之徳。問其所欲。重藏固辭之。強請。重藏曰。然則賜金乎。然金今無所用。貯畜以供死後建碑之資耳。弟子爭贈金。重藏受而貯之。既而稱病不食。頗見疲勞狀。弟子侍病。問其所欲。重藏曰。我無復所欲。但久不見天日踏土壤。若得乘快晴閑歩詣某神祠。幸矣。願子等能圖之。弟子為請有司。有司曰。此幕府囚人也。不得私許。然彼平生謹慎。且病羸。壯士二三人護衛之而行。何不可之有。子等私圖之。弟子乃使壯士二三人扶重藏而行。神祠在郭外半里許。重藏四顧逍遥。既到祠下。古木蕭森。白日猶暗。重藏覘其無人。直奪從士佩刀。斬之。一士辟易。走歸告之。有司大驚。遣捕卒數十人逮之。不及。令國中大索之。重藏既逸。抵國界。土人以竹梯遮路。遂刺殺之。有司乃以病死告幕府。初重藏以弓矢奉行。于役大坂。見大鹽平

后得曰。見人太明。見已則暗矣。

八而歸語家人曰。平八不得其死然者也。平八亦及重藏。歸語弟子曰。重藏不得其死然者也。後果各如其言。

善諷子曰。余觀其晩節蹉跎。欲因石像謀不朽。深悲其志矣。又觀其病中貯弟子贈金蓋。欲得間走蝦夷濟事也。何其壯哉。然斬其從士殘忍不顧。不得其死然也亦宜矣。

徐少芝曰。重藏蓋有為之人也。不得其死。固自取之。抑有使之者矣。

小山春山曰。重藏眞奇傑之士。能裁而用之。則其立功名不可測也。而屈抑不使伸其才。致怫鬱無聊發狂疾而死。幕府之捨人。不獨重藏噫。

豐島洞齋曰。英雄末路誤事。古今不為鮮。大鹽平八之誤事。其害及國家。重藏之誤事。其害止一身。雖然使二人者易其位地。則其所為又易之。未可知。臭味所同。各豫知不得其死。然亦可謂奇。

又曰。近日荻野由之紀重藏軼事。頗有創聞足徵者。宜與此傳參看。

后得曰。方今小學校不使兒童讀四書五經。其不出異材亦宜矣。

春山曰。傾情書生之亡狀如見。

四句用韻

川口子儀傳

子儀名嘉。通稱覺藏。号東州。子儀其字。幕府旗下士梨本靜宥第二子也。嘉永中。冐父本姓山下氏。安政五年復梨本氏。文久三年為旗下士川口陳房所養。子儀幼而穎敏。好學有吏幹。從海保漁村學。又入昌平黌。年甫十二。就試讀小學四書五經。不錯一字。賜褒辭及銀三枚。後遂為學問所寄宿頭取。職名平素黎明盥漱。端坐讀書。聲徹黌中三寮。一日歸家。寮生相語曰。今朝黎雞不在。諸君請放心晏眠。蓋以子儀早起朗讀擬雞聲也。閣老阿部勢州巡視黌中。令生徒

講經。子儀講大學釋義。精詳。音吐明亮。勢州大稱之。林祭酒嘗問黌生才學優等。鹽谷宕陰以子儀對。子儀又精乎算術。慶應中。在箱館。時學校無教算術者。組頭平山敬。調役三田葆光等。使其子弟就而學。其在駿之沼津也。開講堂稱淡以成社。專教以經史及文章算術。人才彬々出焉。後多為官吏顯名者云。子儀初為幕府縣令史。理薄書敏捷。年十八為縣令今川忠恕屬吏。在信州中野。曾巡檢部內貯穀荒田。瞭然如視諸掌。部民愕然相語曰。檢吏之來。愼勿相欺。年則太早。眼則特老。其在箱館。奉行小出和州銳意

春山曰當時落吏之情態率皆然

洞齋曰層層遂次敘述文勢愈雄健如神龍出玄雲敬々服々

春山曰子儀聊小試算綽有餘裕

洞齋曰卓然有守不為利回

要會計整理特置委員子儀與調役石賀某當其任理自甲寅歲至甲子歲凡十一年間金穀出納不差毫釐和州賞其功賜銀若干其在步兵衙屬第一聯隊掌衙中庶務甚力及出駐京阪建議注日錄發報告他日江戶本營有會議事係京阪情況步兵頭某取一聯隊所送報告檢之詳悉無遺大為會議之資步兵奉行遂令各隊傚之明治元年鳥羽之役子儀在德川氏隊中自大阪進到伏見糧食未至子儀見調役某促之曰午餐設在二条城子儀怒曰噫余不復與子言遽面調役組頭某以佐官命備糧食某不

能拒乃使屬吏具之俄發伏見到鳥羽戰起而糧食猶不至諸隊饑餓不能起而第一聯隊獨得不餓人服其敏矣其自鳥羽歸于江戶也將有為與隊中議不協事遂寢及德川氏封駿河藩廳促令為　朝臣子儀乃上書辭之其略曰自藩士進班　朝臣義固無不可但如今則時勢有所不可焉且如一家生活則鰥生自有計畫在決不累公家也秪名籍在德川氏則足矣藩察其志不可奪乃許其從駿之請既徙駿舊友交勸仕　朝不從無何藩廢舊友寄書曰嚮勸出仕子不從良有以也今藩既廢四海一家不仕

簡而意盡

朝則彘狄矣於是乎始仕　朝為陸軍兵學寮十五等時明治六年也無何轉千葉縣權少屬累遷至中屬會有縣會之舉議事堂亦新成而當時憲法未立屬官村吏共為議員而縣令自為議長子儀為文規之議論剴切其略曰會議之為事固盛且美矣但議長不喜聞己過而議員圖一身之便則會議之實効何由得成立邪縣令紫原氏嘉納之子儀又建議以亞刺比亞數字製表當時吏胥寡知之者皆以為不便居數月漸覺其便後及簿記法盛行始服其先見矣七年補檢查寮十等出仕九年遷檢查權大屬十

年檢查寮廢轉任大藏省四等屬連進為一等屬時有小野組負債處辨征討費大計整理會計年度改正收支科目釐革等事子儀常選為其委員並有功受賞賜前後十三回子儀又上副則議檢查寮附例實因此議行十四年十月遷為檢查官補奉職會計檢查院時岩村通俊渡邊昇遞為院長安藤就高副之檢查開拓使出納作開拓使收支統計五卷檢查官管理之而其編輯剪裁則子儀專任之院長嘉其功特召賞之子儀自居劇職無暇讀書乃雖祁寒溽暑之時每曉必以四時起了讀課十有三年如一日

后得曰應前割鷄

泰山曰經濟要語在眼前而人不之知反求之悠遠可惜也已

洞齋曰以明文生立明上傳其為懶惰士之針砭莫大焉

又曰三句十一字皆令惕戒

矣。尤敦乎人倫。其展墓追遠。年々不怠。作薦誠壇祭典劄記。々中有汎掃表。亦好施與。作分與表。一日有客。謂子儀曰。方今經濟書大行。僕亦竊其一斑。而貧窶不能自立。君能立産餘財。以賑恤親戚舊故。不知讀何書而致之乎。子儀應聲答曰。大學不云乎。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以是施于國。則國不匱。以是施于天下。則天下足矣。而況一家乎。客感嘆而去。今茲丙戌。子儀年四十有八。而其行事卓々如此。異日其所造詣。豈可量也哉。

善諷子曰。生前立傳。非古也。而特立子儀傳者。欲以戒世之早年懶惰。終身無成者也。子儀言行可録者猶多矣。其女壻某嘗作其言行録。余擇其最大者。而次第之云。

又曰。子儀蚤起讀書。有梨雞之目。則其所讀之書。蓋不下數千卷。而尤用力大學。乃嘗自謂余無他長。只以勿自欺為畢生誠。嗚呼。其本既立。宜矣。吏治之出乎其輩也。世之自欺欺人者。可以鑒矣。

徐少芝曰。古人不可作。若擇善而從。以令人為師資。視古人更切近矣。是在讀此傳者。

小山春山曰。余嘗為子儀序其家譜參考云。子儀

純摯忠厚。自奉儉薄。俸祿常有贏。以之供祭祀。且周親戚故舊窮乏。余讀其所記汎掃分與二表。得范文正義田遺意焉。嗚呼。聞子儀之風。視子儀之行。而讀子儀之所編。誰不戒薄俗。思古道邪。窃不以為溢美。今讀此傳。子闇亦傾倒如此。因節録以代評語云。

豐島洞齋曰。善讀書者。事功烈々如此。孰謂孔孟之道迂。

岡田后得曰。子闇所交人。皆足以立傳。可謂善擇友矣。

椿々山傳

椿山名弼。字篤甫。通稱忠太。椿氏。椿山其號。休菴。琢華堂。並其別號。父嘉右衛門。下總國香取郡和田村農椿七郎右衛門第二子。仕舊幕府。給廩米三十苞。別支二人俸。職槍同心。母林氏。住江戸小石川。椿山年甫七歲喪父。為母所鞠。母賢。教育甚至。椿山嘗請得資治通鑑讀之。母大喜。出二十金購而與之。既長。容貌魁偉。長六尺餘。天資英邁。不喜浮華。常著綿衣。穿草履。修文武諸道。於兵學砲術劍技。皆得其奥旨。常慨然曰。我生武門。豈可居治而忘亂乎。乃命工製

洞齋曰先叙其剛武之状又曰次及其技能

春山曰蓋椿山之画晩年脱文晁之蹊逕於華山少斟酌耳

洞齋曰終説其孝義

后得曰方今書生輩宜三復焉

甲冑。銃射以撿其堅脆。雪日操甲。被蓑衣。戴菅笠。登芝愛宕山。以試其適躰否乎。其勵操如此。性好繪画。其始學金子金陵。已而師谷文晁。與渡邊華山友善。其於画法得華山為多。又取法於宋元明諸大家。尤喜惲南田筆意。画名遂馳海内。雖断絹零楮。人以鉅財購之。椿山深思母氏鞠育之恩。濡筆所得悉供之奉養。隣里感其至孝。具状告諸官。官為賜錢物以褒之。實天保二年十月某日也。其居母喪。終始不脱袴。及華山被禁錮。屢贈書及物以慰之。又上書乞其恩赦。及其歿也。千里詣墓。其厚於人倫如此。嘉永七年甲寅病肺而歿。年五十有四。椿山於画尤長花卉。然一卉一花不苟下筆。齋藤某嘗乞墨菊。椿山乃起稿再三。不適意遂更者四十四。而始画畢矣。西村養和者居其隣。一日乞画曰。某不解画法。安知其巧拙。唯獲孝子所筆則足矣。椿山感泣。遂作名花十友圖以贈。大槻盤溪題文賞之。椿山嘗謂其弟子野口幽谷曰。凡人欲以一事業鳴于天下者。慎勿以寒暑上心。人生僅五十年。而除寒暑。其餘幾何。宜以夜繼日。孜孜勉強。豈暇於厭寒暑乎。幽谷善奉其誨。竟以画法鳴于天下云。

善諷子曰。余觀椿山花卉。芬芳嬋娟。如生鳴乎。雖小技。不以精誠作之。亦不能詣其妙。況大焉者乎。聞幕府嘗欲登庸。遣人諭之。椿山曰。臣不肖不通吏事。恐敗事。固辞之。終身閑散。專心繪事。倦則把笙吹數曲。忻々如也。無復他嗜好。於戲達哉。

小山春山曰。世之有眼者。莫不稱椿山之画。誰知其人剛健志操卓絶如此。蓋古今秀於一藝者。大抵由於人品。人品不高。徒善技藝。與優倡傀儡何擇。

子闇此篇意在詳叙人品。則益乎世。而重其人也。

豊島洞齋曰。豪傑之善畫。皆欲以淘瀉其磊恢欝結之胸也。故當潑墨流形也。其神韻風格湊于阿堵中。與夫徒售技者。相距遠矣。椿山文武兼修。忠孝勵操之氣。凝集於畫。其妙不亦宜哉。而子闇之稱之。不在其畫。而在其人。

岡田后得曰。椿々山画精妙。直奪造化。蓋由于其人有學識而然也。若其人凡庸。則形似逼眞。五彩奪目。亦但俗画。不足稱也。黄大史題画云。一邱一壑。自須其人胷有之。但筆間那可得。可謂知言矣。

伊勢胤久傳

胤久稱多兵衛。羽州秋田縣平鹿淺舞村寺館忠寄第二子。年十八。出為同村農伊勢某義子。其家素不甚富。胤久勤儉治生。家道日富。性慈仁。好施與。鄉黨有死亡罹災者。必贈米金或薪炭。貧而不能自活者。夜中投米金於其家而去。使不知其為誰。又有孝子節婦及學術超群者。必贈財物以賞之。然避其好名之嫌。而不署名。又捐金於道路橋梁及神社佛閣之修繕甚多。或欲上申之於官。胤久固拒之。天保四年。海內凶荒。餓莩橫道。胤久盡力救恤。活者甚衆矣。自

是每年蓄粟備救荒。晚年至千五百餘苞之多。尚命其子多右蓄貯不已。明治十二年。大教正樊堂禪師觀其倉廩貯蓄。感嘆之餘。大書勤則不匱四字以贈。松方大藏卿亦嘉之。贈周急二大字匾云。十四年九月。車駕北巡。賜褒辭曰。日夜專心稼穡。蓄殖家產。篤乎親戚知友。獨力救助貧民。捐貲於道路橋梁修繕。奇特可稱。汝年齒方高。其自愛。時年八十七。明年大開壽筵。有栖川親王賜國詩以祝焉。胤久作壽杯七百餘頒之知友。如貧者特與米金。如其親戚四十二人。則各贈金十圓。饗宴凡七晝夜。其所費至金千

春山曰此一語以見其有卓識矣

餘圓云。是歲八月溘焉逝矣。胤久雖不學。其識見亦有足多者。先是。庚辰歲楮幣價格低落。米價騰貴。農家暴富。或起土木。或置別墅。日趨奢侈。胤久獨嘆曰。農家破產之時至矣。何則楮幣價格復原。米價低落。將何以救之。後果如其言。借其金而不能返者。皆許或期十年或廿年。々賦返原金者。殆百餘人。每年以十二月某日為返期。大設美酒佳肴饗之。返金者屈指俟其期。無敢後者。或謂胤久曰。予已年賦其金而不收息。又作酒食饗之。何其失之甚也。胤久笑曰。吾豈屑々爭小利哉。衆皆欣然來返金。則不已大得乎。

其卓絕如此。

善諷子曰。余觀胤久善行。孔子所謂善人者歟。若其作酒食饗負債者。亦得馮驩之遺意矣。而非履其迹也。於戲賢哉。

徐少芝曰。其治生或有可及者。若其施與及饗負債者。則能人所難矣。孰謂不學無術哉。

陳衡山曰。致富好施。人所易能。而饗負債者酒食。較為孟嘗焚券。更進一籌。

孫君異曰。胤久一生慮周藻密。無或一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文序次磊落入古。篇法亦極卓

絶。必傳無疑。

小山春山曰。論贊簡健。得史漢之遺法

岡田后得曰。亂久獲此佳傳。乃不朽。宜復大作酒食。以饗作者耳。不識其子孫善繼乃父之志乎否。

又曰。亂久雖曰未學。猶學也。令夫讀孔孟之書。而忘本負恩。或鄙吝無恥。失四端者。比々有之。讀此傳。能無忸怩乎噫。

偏無為傳

偏無爲名貞鎮。字伊織。通稱定右衛門。本姓井田氏。冒母姓五十嵐氏。有故又冒依田氏。偏無爲其號。以號行。武州府中人。父母没後。徙居于江戸谷中。為人温雅。愛幽閑。學渉神儒佛三教。耽著述。年四十著舊事本紀箋三十三卷。諸神鎮座記二十一卷。秘傳録十八卷。空華集十七卷。灌傳深秘若干卷。延享二年。東叡法王命偏無爲傳習攝州四天王寺所修神事祭法。因賜衣冠。時人榮之。年七十欲究神道之淵源。詣出雲大社及紀州熊野。遂留住西京三年。其名達九重。乃因姉小路公文卿。以其所著三種神器傳從璽十宝傳二書進獻之。帝覧之嘆曰。翁誠我邦之宝也。惜哉年已老矣。九条左大臣尚實公。及長門侯。佐倉侯。園部侯。沼田侯等。皆執贄受業云。偏無為修行潔齋。不娶無子。明和元年三月十七日。泊然以手而逝。年八十四。前後所著有一百三十餘卷。

善諷子曰。偏無爲以匹夫為王侯所尊崇。豈不亦偉乎。余少時數遊甲州。過府中。一小驛耳。不圖生若人。因問其軼事於故老。々々無復知者。嗚呼惜哉。

徐少芝曰。亦讀儒書而不娶無子畸矣

小山春山曰。偏無為學渉三教。而有等身之著。然世無知之者。何其不幸也。令乃因偉人傳傳其槪乎不朽。是不幸中之幸矣。

豊島洞齋曰。偏無為無妻孥之奉。唯耽著書。歳及七十。猶欲究神道之秘。其矍鑠氣象洵可嘉矣。為至尊所惜。可以爲榮。

岡田后得曰。如偏無為。所謂以身殉道者歟。今儒則以身與道為別物。或以身殉名。或以身殉利。甚則侮學於孔孟道。悲夫。

后得曰。予聞所以立傳。
又曰。參乎以魯得之。
又曰。此一笑。今世所難得。
洞齋曰。衣食不求足。是去四氣之人。
后得曰。我邦亦現出一箇顏回。

笹岡希黙傳

希黙名静。稱市正。號泊齋。笹岡氏。越後村松人。家世豪富。少時游京師。從學稻葉迂齋。博通和漢書史。尤好神道。遂為祝。為人魯鈍而寡慾。常語人曰。人若苟去四氣。則終身無事安樂也。人問其目。曰色氣利氣食氣勝氣是也。一日其姪謂希黙曰。君常勸人去四氣。請先自去四氣。讓與叔父家產於愚姪乎。希黙笑曰。誠好矣。乃悉與家產於其姪。懷路資若干而出鄉。游江戸。僑居于赤坂東横町。環堵蕭然。讀書樂道。不事生產。隣人憫其貧。教得財之技。希黙亦笑陳去四氣說。且曰。天豈殺人哉。凡有口者食。有身者衣。一衣一食吾已足矣。復何求哉。遂不汲々乎營利。生涯清貧。不改其樂。年八十有四以歿。

善諷子曰。余村松產也。識笹岡豹五。笹岡甫隆。皆為人魁梧大頭。篤厚君子也。蓋冐笹岡家富者。除二子而無有。然則希黙豈出于其家耶。而余未聞其家出若人也。然其人出于文化文政間。時代太遠。故余不及聞之耶。今觀其言行。想見其人。齡過八十。即其去四氣之効。嗚呼達哉。

徐少芝曰。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小山春山曰。希黙去四氣之說。實確言。而曰勝氣為尤妙。

豊島洞齋曰。去四氣真保生之要。不然。而夫溢養餌食之務。適足以害生也。

岡田后得曰。四氣不易去。故聖人戒人曰窒慾寡慾。而不曰去慾絶慾。其旨微矣。人生衣食不可不營。如希黙去四氣。可謂過中矣。然賢於夫貪婪無恥者也遠矣。此可以諷世也。噫。

洞齋曰。然一休師捧髑髏祝年首一般。

唐齋傳

唐齋。逸其姓名。以號行。文化文政間老儒也。住于江戸麻布雜式坊。為人沈毅。博覧書史。放達不拘。歳首獻賀客沓至。閉門。紙書忌中。貼簾垂之。此邦俗居喪之禮也。歳首俗人尤忌之。隣人見而驚曰。唐齋先生之家誰人死。走而問之。唐齋方與友人飲酒。笑曰。此避俗客之策也。平素嗜醃菜根。多畜之。其壓石屢為人所盜去。唐齋乃命石工悉鐫法名。人以為墓石。不復盜去。後避塵囂。讀書于麻布仙臺坂桃樹院。于東海道程谷驛宝林寺中東輝庵。遂歿焉。

后得曰。風致可掬

善諷子曰。余亦嘗讀書于甲州山寺。清寂殊可愛矣。唐齋避俗客之策奇甚。而余未學之。又唐齋每食縮飯一椀。撒庭。與雀々數百。嘖々來啄。甚狎拍手輙集。殊有幽致。

徐少芝曰。昔人有額其齋曰待死者。雖用意不同。而曠達之見。可謂無獨有耦矣。

小山春山曰。唐齋曠達之士。而不讀老莊讀經史。是可異也。

豐島洞齋曰。都人多拘忌。唐齋任放作此態者。蓋亦諷世多矣。

窓村竹傳

窓村竹。名敏包。稱千次郎。號青莪堂。多田氏。住于江戶青山熊野横街。幼而孤。好學。善咏歌。家貧以賣菜為業。茅屋柴扉。窓前多種竹。業暇吟咏其下。故人號之窓村竹。以古歌有窓村竹語。直自號窓村竹云。村竹年過知命。名聲藉甚。從游頗多。貴人權官。亦往々下問。弟子或愧其賣菜。勸之罷。村竹不肯。一日賣菜而歸。過麻布足輕坊。々為其矦邸內間道。故貴人徑之。則必偃槍而過。會村竹所識貴人小濱某從者十餘人。偃槍而來。村竹遥望之。嫌其菅笠芒鞋荷擔而

洞齋曰。能摸寫唐突形狀如親覩

后行曰。題已奇非今日歌人所咏

徐少芝曰。當頭棒喝

見之也。將避之。入一武人門。伏梅樹下。武人見之。大怒提挺來曰。汝胡為者。顧必盜也。村竹謝曰。鄙人賣菜翁也。今遇所識貴人。避之而然。幸賜恕宥。武人弗聽。將擊之。村竹走出。武人追之。而小濱某方至。見村竹曰。先生契濶。今日僕將訪先生。禮貌而過。武人見之。不敢追。村竹更頓首謝武人。々々纔宥焉。既而一男子過。又呼村竹曰。先生活業已了乎。慰勞而去。武人恠而問之。曰彼何如翁。曰彼賣菜翁。而能和歌。號窓村竹者也。武人曰然乎。余亦聞其名久矣。乃與同志四五人。謀攜歌稿及嘉魚。訪村竹廬。謝嚮無狀。且

乞削正。村竹謝不肖。咏歌似之曰。螢佐邉雪佐邉未太聚禰盤我加羅昏幾窓乃村竹。村竹咏歌敏捷。嘗以堪忍二字為題。一日咏一百首。皆戒流俗。含譏諷。有古人之遺云。文化初年。八十有二以歿。

善諷子曰。村竹之謙遜不誇。武人之悔悟尊賢。可謂雙美矣。嗚呼今之諧歌者。流徒咏花鳥風月。傲然自足。不知其為無用閑人也。悲夫

徐少芝曰。託業不必高。而極饒高人風趣。

小山春山曰。五六十年以前。市隱如窓村竹者。往往有之。今欲見之不可得。讀此篇不能無感焉。

豐島洞齋曰。賣菜翁亦奇人。不啻奇人。其不辭賣菜之賤業。又可以觀其廉介。蓋廢此業。則必至求恤於弟子。甘賤業以自活。優於受人恤。是所以為賣菜翁耳。

岡田卮得曰。古人隱于抱關擊柝。隱于賣菜。亦何不可之有。賢於夫白髮種々。拜塵拂鬚者也遠矣。吁。

卮得曰。恨今日無此人

小山與一兵衛傳

與一兵衛。名壽信。小山氏。與一兵衛其通稱。備前國邑久郡富岡村農夫也。家頗富。從岡山藩士松島省內受心學。天性仁慈。見人之子弟無賴者。輙誘掖教諭。必歸善而後已。由是惡少年感化者甚衆矣。藩主聞之。褒賞者三。與一常稱難有々々。猶謂幸甚也。每日早起。拜父母。輙稱難有。次見兄弟妻子。輙又稱難有。人笑曰。此每朝常事也。何難有之有。與一曰。不然。夫貧苦病死。人生之所難免。而今一家無恙相見。豈不亦難有乎。嘗途上遇驟雨。走歸蹶而顚。其僕扶起。

又曰。洵然々々

傷膝血淋漓。與一執巾拭之。輙稱難有。僕曰。主公被傷。何難有之有。與一曰。不然。若折脛為跛。亦末奈之何。而今僅傷膝耳。豈不亦難有乎。又嘗遇馬逸。為其所蹴倒。與一驚起。輙稱難有。見者大笑曰。子為馬所蹴倒。何難有之有。與一曰。不然。吾若為馬所踶死。亦末奈之何。而今無恙。汚衣耳。豈不亦難有乎。嘗賽土地神。士女雜遝。誤衝突一武弁。武弁大怒曰。汝不謝無狀。而稱難有。反嘲弄我。按刀而前。與一驚曰。賤老前村農夫與一者也。稱難有此平生口癖。故村人號賤老曰難有與一。請幸賜恕宥。武弁曰。余亦曾聞難有與一之名。汝即是邪。大笑而去。與一寬政間以壽終于家。

洞齋曰。武弁不得不怒。與一不得不一驚

又曰。土地神作社如何

又曰。嚮之怒者忽作笑。妙

善諷子曰。與一稱難有。亦甚有理。世之悻々者可以鑑焉。昔者司馬徽稱好。與一亦殆乎其人耶。

徐少芝曰。事々退一步想。生公說法。頑石點頭。

小山春山曰。以與一難有之意。處世糲食敝衣。何事不足。此文洵足諷世矣。

豐島洞齋曰。與一每事稱難有。亦張公藝書忍字百餘之意。有此意。何事不難有。

右得曰的是賢婦人

五十嵐清水二氏傳

五十嵐氏名喜美。羽州松嶺藩士五十嵐喜平次之女也。嫁同藩士村田平九郎。平九為會計長。闔藩稱其清廉。賓客恒盈座。喜美自辨杯盤。賓客無不盡歡。暇則織絍裁衣。或讀國史。教戒子弟。闔藩稱其婦道。天保丁酉。平九祗役江戸。以疾歿。有二子。喜美聞訃慟哭欲絶。已而拭涙曰。死者不復生。妾訓二子使成人以報夫君。乃使二子就學藩士冬月特講武技。喜美每夜五更起。作搏飯與二子。促而往講武場。長子其次年漸長。請讀史記。喜美大喜。即日傾囊購與之。

嘉永壬子。其次徙于江戸下谷邸。貧甚。喜美乃製糖菓。雇人賣之。又學陶法洛焼者。經年頗精巧。商賈陸續来購之。村田窯之名聞遠近。使孫榮作學於安積艮齋。々々歿後學於鷲津毅堂。其學資喜美皆辨之。元治紀元其次以藩命又歸松嶺。家計復窘迫。喜美年六十餘。志氣不少屈。戒其次曰。勿以貧故廢學。乃使孫榮作學鶴岡學校。明治元年。榮作擢為貢士。祗役京師。已而松嶺及宗藩鶴岡皆黨會津。抗官軍。榮作在嫌疑間措置得宜。十二月無恙歸藩。々[illegible]榮作不利藩主。以其與上國知友通信。疑之。[illegible]喜美

右得曰亦是賢婦人

嘆曰。吁我老矣。不及見兒孫之有為乎。深夜潛起浴井水以禱神。二年己巳。榮作被按察使徵。赴陸前白石府。乃作書請迎養祖母喜美。々々諾之。携次子平作及曾孫某到白石官舍。無何按察使廢。按察使次官坊城俊章任山形縣知事。榮作為之屬官。徙山形。十一月喜美病發。一日顧兒孫曰。我多年刻苦。得使二子一孫成立。死而有辭於夫君。復奚憾。但我死後汝等宜盡忠節於　朝廷。愼勿忘我言。兒孫擁枕更供水。喜美輒瞑。年六十六。坊城知事賦國詩三首以弔之云。

清水氏名登世。遠州敷知郡白根村清水惣作之女。年甫笄嫁同國掛川驛山内彦十。為人温靜淑婉。性慈惠。善事舅姑。未曾失其歡心。治家勤儉。無故不作珍膳佳羹。不使子女縱為驕奢華靡之事。一家清肅。使夫無内顧之累。故夫善從商業於外。致豊富焉。其女壻川上源吉嘗罹篤疾。衆醫束手。登世每夜被髪浴井水以禱神。已而病漸癒。源吉有文學。登世曾謂曰。子有文學。苟屈節宦遊都下。則富貴豈不可庶幾哉。愛之如所生。有一老尼自北越来。無所寄。登世憫之。築觀音堂於其所有之山上。而使居之。尼感其慈

又曰山荘真樂

恵。終身。不。去每秋採。松蕈。以饋。世亦。及。松蕈之候
則攜。子女。訪。尼。以為。樂云年六十二以歿。會葬者數
百千人。

善諷子曰。二婦操行。皆足。以為。閨閣之摸範矣。而其。
同浴。水。禱。神。並有。驗古人云至誠感。神豈二婦之謂
邪。

徐少芝曰。子聞作偉人傳。既為。鬚眉勸。又為。閨閣
勸。讀。此二婦合傳。亦足。知。子聞之深心。

陳衡山曰。巾幗而大夫者。于古嘗有之矣。如木蘭
從。軍崇嘏奪。元等類不可枚舉。但所成有大小耳。

二婦列之偉人傳。正可。為天下男子勸。

孫君巽曰。婦德無。極至今日將有。不。可言者。子聞
作此傳。々二婦耶抑以風。今世之為。婦女者耶。可
與。女誡並傳矣。

小山春山曰。二女行誼可。並傳。而五十嵐氏之苦
節。尤足。傳者。文之詳略。頗見。立傳構思。

岡田后得曰。尼山云。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五
十嵐氏貧而無。怨清水氏富而無驕。雖自有。難易。
此二者今世之所。難。子聞兄以為合傳。其旨微矣。

阿部樂壽傳

阿部樂壽。始稱豊樂。住于麹坊第八街。以絃歌為。業。
安政弘化間。諸侯旗下及富商之閨秀。多為之弟子。
門戶甚盛。余內子森田氏亦就學焉。戊辰之變。其業
頓衰。年亦老。內子憐之。延家而養。豊樂喜曰。妾無復
望於人世。乃削髮自號樂壽。日念佛。然尚以絃歌遊
於貴人富商之家。多不在家。常喜施錢道路廢疾餓
者。人意其貯財而抵死不藏一金。嘗用金若干建碑
于其父墓上。父曰嘉樂。善笑話。出渊圓朝等亦出其
門。故其建碑為薦事也。圓朝周旋甚力云。樂壽嘗開

古稀壽筵。命陶工。多造杯。金泥書壽字。以頒知己。特
献余大杯二箇曰。妾以絃歌而鳴先生以文學而鳴。
敢侑祝酒。後三年。罹中風而歿。

善諷子曰。樂壽每朝鷄鳴輒起。盥漱念佛。至死未嘗
一日廢也。亦可謂有恒矣。嗚呼精乎一藝者。自有不
凡處焉。方其死。余作文祭之。其文曰。

維明治廿年五月九日。蒲生重章以清酌時羞之奠。
祭於阿部樂壽之靈。嗚呼樂壽年踰古稀。未嘗臥病。
善食不衰。日賽神佛。扶杖而之。昨自剃髮。將詣蓮師。
装束方就。俄然自頹。家人驚視。扶之不支。一臥如睡。

洞齋曰句句妥詞不覺有韻

日以至危。嗚呼樂壽。無兒可依。寓我廿年。情等諸姨。
且汝絶技。絃歌冠時。笑話滑稽。亦解人頤。又有奇節。
嘗建父碑。不借人力。皆自辦資。天性慈惠。有得輒施。
故雖好貨。死無餘財。嗚呼樂壽。世情如埃。弟子雖多。
今不復来。棺槨衣衾。誰為捐貲。我與内子。厚理葬儀。
駒籠之原。馬鬣成堆。以為汝宅。汝其歸之。嗚呼哀哉。
尚饗。

徐少芝曰。樂壽之言曰。妾以絃歌鳴。先生以文學鳴。然則人特患無所鳴耳。推斯言也。上而以道德鳴。以勉業鳴。以博物致知鳴。下而以一技一藝鳴。

無之不可鳴也。若數者無一鳴。則求如以絃歌鳴者。而不可得也。悲夫。

陳衡山曰。一技之長。已堪不朽。可以愧天下後世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矣。

孫君異曰。往年春。余遊日本。過善諷子家。出所為樂壽祭文見示。曾為加評。今讀此傳。敍其平昔。較更完備。樂壽有知。自當銜結于地下。

又曰。不假塗飾。而情真語摯。沈痛動人。語云。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子閤待僕媼如此。其交友接物。蓋可知矣。人間俠骨。當在子閤先生。

懶亭曰讀拙著忘寢食惡是千古知已

又曰洵然々々

小山春山曰。子閤好成人之美。有一技一能之長者。必採而立傳。收之偉人傳中。不尠。若樂壽併其身而養之。何其仁也。顧子閤陰德。其必有報乎子孫矣。

又曰。子閤愛養義僕貞媼數十年。使死而安宅穸。世之口飽膏粱。身纏錦繡。而遺其親疎骨肉者。聞子閤之風。可以愧哉。

岡田后得曰。樂壽婆善為人周旋奔走。多不在家。所謂一片婆心。樂壽婆是已。

尺牘代後序　北賀　横江喜九

謹啓。先生康健。欣賀々々。嘗購大著偉人傳讀之。有二三紙闕。請先生補之。先生見問偉人履歴。生乃謂吾鄉東方芝山。不恥為偉人。便詳紀履歴以贈。不識先生立之傳否。義集四編已上梓否。先生著佳人傳。欲見偏問書肆。無有全書幾巻。載何人耶。願賜回報。嗚呼。數年朝夕誦之不倦。先生之偉人傳也。繙則遺寢忘食。先生之偉人傳也。雖然。於世道人心無補。則不欲讀也。生於大著得益多。謹謝。著書不得益人。尚可恕。至害世道人心。可勝慨耶。先生以為何如。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四編題跋

讀褧亭蒲生先生偉人傳八編。率賦奉寄。用其與溝口桂巖唱和之瑤韻。　北筑　月形順拜具

褧亭曰余作君先人傳君因數訪余有此寵贈可謂知己矣

東海名士蒲先生。不讓仲繩與君平。天下紛々求朴愨。誰將道義須孤精。昔年跋涉窮東北。罵殺英黎又亞墨。歸來大隱在城中。慷慨悲歌涙沾臆。著書瀝出寸心丹。清貧何復顧饑寒。臺閣諸公多英傑。何不徵君列諫官。平生痛駁西洋術。維持皇道揮椽筆。々端善諷出天心。萬口喧傳成八袠。焚香坐讀遠懷君。重接芋標未有因。却憶龍川書尚在。布衣憂國豈無人。

又曰一結筆力扛鼎

秋日訪蒲生子。聞席上賦請正　總生寛拜

褧亭曰總生君博學敏才咳唾皆成珠玉

常坐閒亭筆硯親。文章刻苦度昏晨。園中花卉渾奇趣。宛似先生紀偉人。

奉寄呈褧亭先生　豐前　重松行再拜

又曰前聯他人有心我忖度之後聯雖溢美亦有獲我心

大著幾篇吐肺肝。維持名教事何難。天之所命我誰怨。人不相容躬自安。忠憤眉山善憂國。高風栗里夙辭官。文壇故老多凋落。想見先生傲骨寒。

又　東京　石川三造拜

又曰石川君患眼殆似張籍詩亦氣骨不愧張籍

翰墨場中寄靜娯。先生誰識是真儒。傷時諷世情何切。撫古論今事豈迂。絶代文章優博士。幾篇佳傳起懦夫。苦心偏欲支斯道。也異名奔利走徒。

又　秋田　横山貞一郎拜

又曰二聯皆妙不似少年之作

富貴功名一羽輕。苟完不復覓餘羸。炊經酌史娯高志。嘯月吟風養道情。人在乾坤無愧怍。海之内外影交盟。胷襟灑落忠貞節。宛是當年公子荊。

又用丁亥除夕瑤韻　東武　片山正愨拜

又曰湖山翁嘗称片山君曰作家今讀此詩知其言之信矣

數篇珠玉直連城。萬卷盈胸咳唾成。奇蹟網羅今曁古。偉人現出死如生。歳寒香動瘦梅影。窮厄名垂高士情。國事紛々不堪說。書燈剔盡坐深更。

又　仝　清水雪雄拜

褧亭曰余未識其人郵送此二詩和以為知己既而惠然見訪果非凡人

書窮萬卷百家流。早挂峩冠意自優。氣概如君世安在。風神直向古人求。

有所不為乃有為。丈夫畢竟只要奇。請看卓犖古今士。不逐紛々世上兒。

鐵硯銘奉呈蒲夫子　備中　松原機（稱清三郎）

又曰機事余有年既仕文部省罷教授於橋驛戊子夏以疾歿此文實為其絶筆噫

一塊之鐵。良冶鍛鍊。或為莫耶。或為此硯。武夫揮劍所斫幾人。不若夫子。筆誅古今。於戲硯乎。得其所托。青史垂名。千載赫灼。

又曰之子妙齢有文才不怠必成作家

謹題偉人傳後　南總　石原三五

閒伴琴書謝世緣。知将富貴比雲煙。先生志節若相

又曰經營在吾門善講說既大敷衍開合感其學識故其文亦簡潔有味如此

傳懋元曰老筆以樸勝而慨當以慷有詩史憂時言外意頴敎會晉

怨而不怒寄託彌深得詩人忠厚之旨

蘆松塘曰二聯鍛錬具至可謂情文雙到矣

又曰喜事又快事胸襟可想矣

門松柏傲寒霜雪天。

謹跋近世偉人傳九編　北總　奥原經營

可以起國利可以計民福可以維持人心可以挽回世運嗚呼偉人傳之效不亦偉乎余向在于先生之門耳聞先生之言目見先生之文常畏服其卓論偉說近日聞偉人傳第九編成聊書以告讀者明治廿一年鞠有黄花之月。

丁亥除夕戊子鷄晨詩録以代自跋　聚亭幽人

卅年為客在京城憂國焦心何所成桂玉艱辛過半世史編規諷慰餘生青山一夜牽郷夢白髮千莖妨宦情多謝寒燈獨憐我熒々守歲伴殘更

又迓明治戊子春熙々初日照衡門八人兒女天倫樂廿卷私書吾道存大國嘉賓來有約有傳顧二君來過之約敝廬窮鬼去無痕余昨夕悉償宿債矣今朝喜事向誰語先對梅花開酒樽。總生古道曰前聯實寫有情歡有清娛後聯豪懷濶達一結平易而言喜韻致。

明治廿二年己丑四月廿三日版權免許第五編繼出。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麴町區飯田町一丁目十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龍　徽宗皇帝書
飛　王履吉書

龍飛

怪物幾年潛涸池敢求有
力挾清沂蜿蜒一夜憑毛穎
捲向風雲天外飛

天柱賴
以立地
維賴以
尊三綱

裴亭曰吟棋叟書正勁奇逸似古人以是弁卷首足以慰偉人之英靈矣

寔繫命
道義為
之根

吟梅拜題

睡花仙史偉人傳余既爲
題二十字於卷首己丑之
春將出東京書來謂亞
編成再索題字是書於
風教頗有關係乃摘敘
文信國語以副作家之
意時游歷揭陽書于
海山行館黃超曾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序

蒲生子闇撰近世偉人傳第四編成以授余屬為第五編敘余曰第五編何如曰尚有待也坐有客難之曰蒲生君仰屋著書終歲顓

顓惟文藻之是務顧不能與時變通取功名博富貴而沈默寂寥有適于世豈所謂識時務者乎且蒲生君從事于此才數朞耳而為傳多至數百日本人才果若是

之盛邪余曰不然孔子謂三人行必有我師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于二千萬人民之衆五千里疆域之裹哉夫所謂偉人者不必其達官貴人也說文曰偉奇

也凡一材之美一技之能一行之善而為人所驚喜者皆得以偉目之若子之言是直以達官貴人當之其解已誤而如司馬遷班固范曄書所列儒林酷吏游俠佞倖滑稽

春山曰皆可刪三字以答客口而予聞之書與古人並傳矣妙甚々

聚亭曰快々

日者龜策貨殖外戚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之倫皆可刪矣然乎不然乎語曰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以余觀之蒲生君一人見聞精力有限雖使終其身皇皇以圖攫猶不給庸詎止于是編乎由是客芒然自失不復能以再詰遂書以為第五編序而拭目俟之

大清光緒十五年夏黎庶昌拜撰

知君文采久無儔
世道人心更隱憂
不似汝南評月旦

祗將標榜借時流
下筆蘭臺不自休
棄官閱世感蜉蝣

駿亭曰辛卯春予赴李公使招飲於芝山紅葉館始接風眉酒間請賜拙著題詞公許之至八月公遭母喪歸國乃贈此詩而去可謂久要不忘乎生之言矣

又曰李公使以居喪之故不用朱印云謹慎可想矣

陳華趙孔皆堪敬
閑陳元龍答陳季彌語
高臥何妨百尺樓

近世偉人傳　清國李公使題詩　八　蒲生氏梓

蒲生子闇以近世偉人傳十編稾本見示用黎公元韻奉題二首

李經方

聚亭曰余曾與土方君同驅馬車觀櫻花於小金井既已廿年矣今以其書幷拙著亦憶舊歎也

國紀人望

泰山人題

近世偉人傳　錢岑題画　九　蒲生氏梓



錢岑曰冣々天街度斷鴻亭々涼月秋楓通明河有影微雲外清露無聲萬木中



近世偉人傳　馬逸齋題詩　十　蒲生氏梓

聚亭曰馬君紀州之碩儒也其所著紫園廿五絕曾入天覧云今此一律亦係其筆且盡余近況多々謝々

狙橋西畔卜精廬門外恒停長者車
仰望高標猜國社俯臨森邃繞城渠
闔家兒女冨奇貨滿腹文辞蔑緒餘
志在濟時膽如斗諷箴一古幾編書

贈蒲生子闇　七十四叟馬逸齋

聚亭曰跋文當在卷尾今便覽觀置于卷首

西學尚而漢文衰幾有狂瀾莫挽之勢有志之士爲之太息殊不知西人之好學者亦惴惴焉以不能漢學爲慊余游歐西七八年見英法德奧諸國之書院中必設漢文一科詢以何用則謂方言亦人生所必需愈多能愈善語蓋知文字語言亦氣運所成豈可因

盛衰而輒欲興廢由人哉蒲生子闇漢學家之挽狂瀾者也明治維新後罷職家居以著書自任所著有偉人傳編屢益無窮多以孝弟忠信爲本是爲海外漢學真傳徂徠山陽之後不數覯人知蒲生爲偉人傳而不知蒲生之自傳者亦正在此他日尚西學者

聚亭曰余與錢公贊交有年矣其人溫厚真君子人也緒餘善書畫尤爲余畫雙梅又贈自畫牡丹圖扇一柄嬋妍可愛此文雖溢美亦知己之言也

舍膚淺考實際始知漢學之不可或廢則蒲生之傳人而所以自傳者豈僅在文字筆墨間哉

光緒十五年冬錢德培跋于東京節署

聚亭曰岩谷君敏才滑稽頗似東方朔又曰黎公使此句足以爲偉人傳題辭矣

芝山紅葉館讌集席上揮毫。

青天白日放歌行爲蒲生先生梧竹　梧竹翁封子闇爲天青白日王巖谷修奉。　青天白日慣傲王侯孫君異加評。　何期紅粉佳人地竟有青天白日王

黎庶昌注

右庚寅三月三日。芝山紅葉館讌集席上。梧竹翁爲余揮毫蒲生之生草躰似王字諸君因戲書其後如右所謂善戲謔不爲虐者乃悉存録以誌當時盛與焉云。青天白日樓主人自識。

又曰成瀨君書法妙手天下而其詩可誦又如此可尚也

樓帶長濠吟趣清。青天白日眼光明。欽君椽筆多功績。羅列奇人勵後生。

明治辛卯冬日寄呈

聚亭先生青天白日樓　成瀨大域拜稿併書

聚亭曰山田君詩清新妙遊淵諸天與時流用僻典奇字瞞愚俗者迥別

著述惟徵筆硯靈無心正筋立朝廷高標日與偉人爭準擬遺山野史亭

趙師秀詩云未退難徵筆硯靈元好問詩云系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

加賀　山田長宣拜稿

東京　成瀨大域敬書

聚亭曰張君詩有奇趣迥與時調異

近世偉人傳題詞

蒲生倜儻非常士早賦閒居俗念除宇內偉人歸月旦名山著述樂何如青天白日續虞初肯讓相如賦子虛一自山陽既歿後奇人未見見奇書十萬瓊思義自新雞林重比嫏嬛珍董狐擅盡千秋美東國曾經有史人一代撐霆裂月手海邦士庶爭傳聞假非讀破書千卷庸有經天緯地文

光緒十五年己丑秋日

南皮張文成

柳澤信大書

褧亭曰韋庵博學洽記名聲卓著身為吾畏友今寵贈此大作真拱璧不啻也

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序

史之有傳自史遷始。史遷之前。如尚書春秋則姑舍焉左傳國語主記國事而其於各人言行不能詳也。戰國策專記謀將說客之事。奇計名策列舉不遺而亦未能具悉其人一生之事也。及遷作史記本紀世家之外別立列傳自卿相將吏以至刺客滑稽之徒苟載于史籍存于口碑者搜索而網羅之寫以雄壯奇拔之筆風采宛然凜有生色使後之讀者已知治亂興亡之跡又詳觀前人言行想見其為人有所鑒且戒焉史之能事至此而畢矣班史以下皆取法於

此遂為史之一體歷代正史無不有傳也然古今人物之盛史氏固不能一々傳之故其美事偉蹟漏于史筆者則學士文人特立之傳以貽後世於是歷代忠臣義士名公鉅儒高人逸士孝子烈女以至夫亂臣賊子之事跡並存同傳。善無所沒惡無所遁千載之下以勸以懲其裨補名教者大矣老友蒲生子闇尤長史筆頃著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徵序於余我邦國勢世道之變莫甚於近世偉人畸士之輩出亦莫盛於近世而史氏未有立之傳者也適有之亦未能旁索而徧舉也子闇深恐偉蹟埋滅考于遺書問於

褧亭曰洵然々々

褧亭曰肉食輩不思至此何也吁

故老拮据經營積成十編其報前人而惠後學也可謂厚矣抑子闇所謂偉人者我邦之偉人也宜以邦文傳之而必用漢文者何也蓋二國文章各有所長風調流麗嫻雅有味者漢文不及邦文氣骨雄健淋漓有勢者邦文不若漢文今欲記偉人事蹟以激厲人之志氣捨此採彼固其所也且我邦正德享保以還漢文日盛以至嘉永安政之際鉅工名匠蔚勃林立。論道明義道古談今躋乎韓蘇之堂者不乏其人如明清諸家殆瞠若乎其後當是時道之與文實在我而偉人畸士之衆雖由邦俗之美抑斯文與有力

焉維新以來天下之士爭講洋學自非至篤好無復用力於漢文者道之與文既在我者亦將失之不及今之時而救之則八家之續將安從而求之哉六經之蘊將何由而究之哉子闇有深慨于此因傳偉人兼示漢文之法焉世之讀者潛心熟讀既詳其事蹟又玩其文辭則不啻感發其忠孝節義之心其於作文之法亦思過半矣

明治廿五年清明節。

韋齋岡本監輔拜撰

島田篁村曰抑揚頓挫無限風神讀歐文數百遍始有此妙趣

褧亭曰獲此佳篇拙著生輝多々謝々後半感慨處尤妙使人歔欷不已

近世偉人傳序

慶元以降文教大闡。鴻儒碩學。接踵而起。而其記之者。原念齋東條琴臺先哲叢談前後編。角田九華近世叢語是也。然叢談專錄文儒。叢語體倣世說。其能為文人烈士立傳者。獨有近世偉人傳而已。偉人傳者吾友蒲生君子闇所著也。子闇慷慨有氣節。能文章。嘗官於朝。無幾就閒。得專力於私史。子闇素抱豪邁雄放之氣。當其酒酣耳熱。落筆頃刻千言。轟々鞫々如迅雷破山。奔流決堤。而駿馬脫羈勒。不復可律之以繩墨也。幕府末運。干戈紛擾。慷慨激烈之徒輩出。至中興際。魁壘倜儻之士。乘風雲策功勳。人材之盛。蓓蕾於慶元。故子闇之書畧於古人。而詳於近人矣。夫以子闇之才。不能致力於當世。徒仰棟而沈吟。是可不嘆哉。然子闇之史卓然可傳。將與原角田諸家聯鑣而馳。亦何慕軒冕。求顯達哉。明治初。吾與子闇偕為史官。徜徉乎玉堂金鑾閒。是時意氣豪壯。以為功業可立就。而今幾何時。葛巾野服。棲遲衡門。偶與子闇談舊。恍如隔世。嗚呼吾進則不能為國家建大策。退則不能著必傳之書。如子闇顛毛種々。將老矣。豈能不對卷而惆悵哉。然尚有一片耿々於胸中

者欲起古人與之論子聞亦無笑吾狂猶故乎

友人　省軒龜谷行拜撰

聚亭曰余與筑山交三十年矣此詩余宦翰林時来訪所贈今獲之甚喜不忍棄錄以存舊誼焉

○訪絅亭蒲生君席上賦呈用昔年北遊唱和之韻。

北海逢君論詩律劇談縱横散壹鬱豪遊僂指已廿年流光電激何甚疾爾来夢寐時見君纏綿之思久彌密喜君雄飛駕青雲堯天舜日磨節烈試取舊詩從頭吟想見當年落魄心卞和空逢三刖謗萬鎰羨王少人欽大風一朝開雲霧海内無人不知音我来見君眺樵夕酣飲話盡舊時適更喜絲毫無城府真率依舊吐心赤嗚乎吾生於世斥鷃耳蓬蒿雌伏何足惜。慚愧朝經暮史勞。孤負男兒身七夕。

北総　辱交　筑山小貫德拜具

聚亭曰相川生在余門久矣既歸為村氏所推選在職遂貽此詩無何而歿真可惜

○奉呈聚亭蒲生先生併乞正

先生久住俎橋頭密竹疎桐臨碧流半穗書燈通萬古一枝史筆自千秋掛冠閉戸避塵事凭几呼杯銷隱憂好與偉人論出處青天白日卧高樓

上毛　相川親篤　謹題

又曰余與台南君知卅年于茲矣今既亡可勝痛惜哉

贈蒲生子闇。

世争鶴説鄗鄗瑣邪堪數佳人兼偉人。兩傳獨千古。庚寅王正。

台南湯川元愷拜稿

春山曰鵷班諸公多有別墅巡遊讌無虛月非林下人所企望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題詩

○聞子閤友兄頃頻罹凶厄賦以弔慰　小山朝弘

蒲子備道業鉛槧幽能淂闡微能顯但嫉姦衷瞞一
世筆誅凛然不淂免孝子貞孀又忠臣其人雖異等
偉人天下快讀望嗣出足為頹俗持彝倫誨蒙誘善
仁者志其理宜應無沴祟何圖旻天不保佑荐覯凶
閔氿涕泗筆硯潤利蓄過千托在南市鉅商壓々鋪
一朝遭傾覆雲煙消滅何因緣無乃老奸巨猾受譴
責暗逞怨憤降奇厄君不見顏子之夭尼山窮人間
禍福本夢々請君執正忘禍福益務著述無窘束轉

為災厄精采加長與古賢繼芳躅

孫君巽曰此事僕未有所聞今讀春山先生詩亦
不禁為之太息矣收語勸慰交至我亦云然請作
達觀可也

○庚寅歲和小山遠士見弔慰　蒲生重章

一世兀々老鉛槧懶與時輩爭榮顯好揮史筆誅姦
諛讒謗囂々竟難免咄哉鵷班多具臣膴仕恬如林
下人誰與國家同休戚匪躬未見稷卨倫我修私史
寓微志鬼神頻々降禍祟余慎無辜天不佑喪女喪
婦獨悵泗畜牸豈其致三千賣文微利貯商壓奸猾

近日閉壓戶一金不返是何緣宏懷吾豈苛刻責笑
比黃楊閏年厄吁嗟乎人生一世事無窮鬼神消息
總夢々不須區々説禍福但喜此身無拘束百尺樓
頭日呼杯尚友古人脱塵躅（是歲余新築青天白日樓）

小山春山曰子閤忠厚其人如青天白日而頻遭
厄害天道是非真不可解但史筆直截姦慝無所
遁罪則退之所謂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者乎然是
退之一時寄言遁辭非確論要之吉凶禍福委之
天命而我正吾行事而可矣君子復奚疑

孫君巽曰收筆曠達不減元龍氣象之豪具此胸

襟乃可處世

鱸松塘曰當鬱結無聊之際出此奇構自非胸懷
如海安能辨之

○聞子閤遭騙失財作詩慰之　鱸彥之拜稿

吾黨蒲子天下才齷齪世事不介懷平生嗜酒又好
客一飲輙傾三百杯酣餘揮筆不搆思滔々千言任
手裁況復史學該三長偉人傳就已十四一編鋟版
世爭購書劵纍々積成堆猾商售利巧相誘一朝乾
没飛燼灰但見蕩然無餘蓄恰似參元遇火災蒲子
談笑色不沮突兀新築百尺臺日招諸友飲其上不

松塘曰其才既不可及也其量豈敢可望也哉

容頃刻空尊罍豪來更唱謫仙句千金散盡還復來
孫君巽曰鱷君為江東老詩人聞名已久今讀大
作情眞語快的是名家他日當由蒲生君介見之

○和鱷彦之見慰問詩韻　　蒲生重章

任他時輩笑迂才奇利浮名不役懷一生但願身康
健巽書飜架酒凸杯磊塊澆來興鬱勃忠孝偉蹟入
筆裁意氣慨慷持世道微旨隱然誅姦匹書就年々
上梨棗裒然已見帙成堆海内志士幸愛讀皆云華
氣動心灰賣利稍々貯商店聊備不虞盜火災何圖
猾商恣攘奪傲然深匿避債臺諸友聞之贈詩慰快

語使我倒金罍水到渠成何足患天理否往則泰來
孫君巽曰快人快語想見胸次之高自我得之自
我失之何足介意眞不愧青天白日樓主人也
又曰次韻不見痕迹尤徵才力之大

○余聞子闇大雅罹失金災厄欲作一詩弔之而子
闇豪快襟度不毫為之患得諸友弔篇賡和不已
由失金聲價倍高則不可弔可賀也因一篇以賀
之　余亦往歳値北陸銀行社攘金故篇末及之　　豐島毅拜稿

人弔子闇失財貨我獨賀其不屈挫鉛槧儲金一千
餘奸商攘奪惡尤太子闇曠達班馬才闡幽顯微偉

春山曰古勁簡奥結
構造語無一可議

拙軒曰吾兄評友人的切精確不讓徐巨源友評若此篇其尤切者

傳堆瑣少災禍何介意筆頭愈欲誅姦凶因災為賀
柳子厚窮約守德勉朋友遼東之帽節義高財貨外
物不可守卜地新築百尺樓豪氣不除元龍儔擾々
世界眼下看穿竇踰牆狗盜稠吾亦嘗被銀社誑幾
許贊金歸泡水焚溺拯救向誰求更見人情薄如紙狡
智能欺仁人仁人被欺益見仁九段坂下俎樵宅
藹然德風蔽四隣笑坐樓頭擧大白有時揮毫會吟
客慨世意反與世遺于花于月風流劇

聚亭記　　古道人總生寛敬題

其志尚可欽其文藻可誦者於古人適有之而其人

可其文未為至其文可其人未足稱往々是已況今
人乎已有可取焉則必亦有可議焉者聚亭挂冠以
後不復顧仕途更興學舍其教人善成其材著書皆莫
不益于世資于道其行實屋漏戒慎其文學博厚淵
泉而不敢近名聞詩云衣錦尚絅聚亭善獲聖經之
旨於其身者也

后渇曰信史寓意

后渇曰子聞之鍾子期交在海外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五編例言

一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刻成。是為義字集第五編。於是仁義兩集二十卷完矣。乃書管見于卷首。以告讀者。

一先生立傳之微意。往々在其家世履歴外。讀者若拘々焉求之于其家世履歴上。則是亦矮人觀場。痴兒說夢也。

一山水之勝。有奇崛者。幽峭者。深邃者。曠敞者。平遠者。文亦然。編中此諸勝莫一不備。深乎文者自知之。小黄輩留心焉而讀之。則於學文之法。思過半。

一古人曰。不具才學識三長。不可以作史。此編一讀。則其三長躍々于紙上矣。清國黎星使嘗與先生筆談曰。尊著偉人傳層出不窮。實将来之史料。閣下。謂之柱下史可也。誠然。

一方今人心澆薄。見利而忘義。風俗頽敗。年甚一年。是以先生用意專在茲。諷刺警戒。痛哭唾罵。滑稽笑謔。百方以醒世。亦鄙叟似好辯之類也。

明治廿四年辛卯古仲秋於有為塾。

受業　北総　石原参伍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五編目錄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編目錄　廿四　蒲生氏梓

右通計二十五人

羽峯曰非徒讀文字者

后得曰似魏永叔隱翠微峯

羽峯曰天縱之才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帆足鵬卿傳

鵬卿名萬里。帆足氏。其先出自少納言清原正高。正高坐事流于豐後。生四子。其居帆足鄉者。因以氏焉。其子孫兼永者仕日出藩。四世至通文。爲大夫。娶菅沼氏。生三子。鵬卿乃其第二子也。長子通信襲父職。鵬卿以文學登用。爲國學教授。擢爲大夫。固辭不得命。就職。即擿發姦贓。釐革宿弊。布治期年。國用饒足。然嘗謂人云。縢薛之政。治雜米鹽。已非老拙所能任。不久當自退。居五歲。遂致仕。營兎裘於西崦。作西崦記。其略云。去市十餘里。酒醬養生之具。皆不易致。諸生來學者。築室山下以居。亦麤食菜羹而已。余老且病。猶偷廩祿。爲公家費。其來居此。意就閑曠。茅茨采椽。僅蔽風雨。但苦高寒。如朱考亭雲谷記所稱。非骨强神王者。不能久居。鵬卿容貌魁偉。天資穎敏强志。從南豐人脇蘭室學。深湛經術。作原教。以論聖人立教之旨。作原名。以辨釋老異端之學。合名曰入學新論。古賀侗菴極稱之。其於算數。不學而能。嘗從二宮兼善質疑而已。又讀西洋書。作窮理通十餘萬言。其

羽峯曰有識之言　劉子貞曰見渇馬說渇出駡渇痛快

羽峯曰使鵬卿見今日之狀其謂之何　后得曰以鷄馬用洋說始無弊今之用者華於師父隱

又曰務其本

序略云。西人之學固精矣。然其人椎魯。且於算術。或有未究。故測驗之所不及。精微之域。其言往々晦而不明。鬱而不發。大塊之所以生。星行之所以成。側圓地球之廣狹。海之二潮。磁石之指南。大氣二質之用。火之生焰。及人之氣息。是窮理之尤大者。其說率皆支離乖繆。不可以不辯也。夫人之始生。與鹿豕群猿狖之與居。然以其有神明之智。有先覺者出。立厚生利用之道。設孝悌彝倫之教。郁々乎其盛矣。又曰。西洋之爲國。其俗妖惑迷亂。其人剛愎不仁。唯利之視。未嘗知有聖人之教。而君子尚有取者。何耶。夫鷄司晨。而老馬知道。鷄馬之智。非勝人而上之也。彼固有所長。稟之于天也。故君子之取于西洋末技曲藝。亦鷄馬之用云爾。學者或悅其賾而儀之。是已非國家立防之道。而舍華之夷。亦不免春秋之誅也。其卓識如此。龜井元鳳贈其著蒙史乞校正。鵬卿頗有所指擿。元鳳喜曰。知我者獨帆足子而已。鵬卿亦贈書謝曰。示所著蒙史四卷。詞義深奧。幾不可句。宛乎商周之文也。不以僕寡陋棄。使校正。僕不自度。過有指擿。足下不以爲罪。褒寵備至。使人慚惶無所容。何其厚也。其教門生。以忠信爲主。務作文章。云不作文章學

又曰真是君子儒

后得曰風旨深切

儒辭無以明經義嘗作孔子贊曰叡聖天縱尚稱好學況在中庸不假彫琢貞亮執節匪雜匪駁人之有倫師斯先覺恒禁弟子門生讀老莊異端戰國策及小說院本凡可以壞人心術者其嚴正又如此雖既致仕遺事輙献言忠讜諤々始終如一云嘉永五年壬子六月以疾歿年七十有五

善諷子曰鵬卿居高寒窮境而年過古稀著書等身豈非所謂骨強神王者耶又旁邃乎西學而知所取捨以其學有根柢也今之從事於西學者盍觀而取則焉

南摩羽峯曰鵬卿之學方正誠實可謂善學聖賢之道者矣安得起之九泉使救濟方今之頽俗

劉子貞曰經濟文章鵬卿兼而有之然其卓識處非庸人所可及

岡田后得曰猛卿緒餘又善詩西崦雜詩一云春及西疇雨乍晴已看耒耜勸深耕彩禽嘍々挾雌起黄犢牟々随母鳴荷篠丈人多識面横經孺子未諳名極知癃老無心力漫捲遺編乞後生宛然陸放翁

后得曰仁厚如此可真儒

又曰真詩非方今詩人輩假飾強言之類

又曰古之人古之人可以諷貪惏無恥之徒

中村愓齋傳

愓齋名之欽字敬甫通稱七左衛門晩改仲二郎愓齋其號以號行京師衣服店中村甚左衛門子也幼而慧父書雜字數十而教之輙記而不忘隨問隨答或舍乳指之長而從一道士受四書遂崇信儒道家設祠堂造三世木主薦之為弟子講四書五經並有定說著筆記若干卷其他有入學紀綱大極圖說筆記孝經集解近思録鈔說西銘筆記追遠疏節等數十部晩年不剃須髮謝絕世俗題詩其肖像云利名雙字胡為者億萬民生俱策驅耆耋弃材慺世計考

槃林曲永言娛初愓齋家甚富家宰潜盜其財親戚相議欲訟之官愓齋獨不肯曰以吾財陷人於死地不仁甚矣不若失財而貧也竟止之從此家產日落纔給衣食亦不少悔平素不識物價不算金錢其淡於財利如此學術德行世與伊藤仁齋並稱焉元祿十五年以疾終年七十有四

善諷子曰愓齋生長于市井而不知營利畢生說仁義其書滿家貧於財而富于道真儒矣哉

重野成齋曰簡勁　辛卯四月湖心亭席上

劉子貞曰輕財重義是非將聖賢之道悟透世味

看穿者不能至此。

岡田后得曰。方今多姦黠貪利不知廉恥者。以爲智用之。偶有輕財重義如惕齋者。乃罵爲愚迂不足用矣。而國之元氣在此。而不在彼。長於國家者宜猛省焉。

村山拙軒曰。市井之人而有此温厚君子。是間氣也。所著經說諸書。嘉惠後學實多矣。今也白面書生動曰。此等邦人之書。不足讀。一概抹撥。而其實不淂一知半解者。比々是也。噫。

平野金華傳

金華名玄仲。字子和。通稱源右衛門。平野氏。金華其號。東奥人。奥有金華山。因以號焉。幼而孤。長學醫於江戸。既而從物徂徠學儒術。爲人任俠磊落。日夜豪飮。客至。擊鮮極驩。家爲窮之。架無異籍。僅有左傳禮記莊子通鑑等抄本數十册而已。而才鋒犀利。文詩恠奇驚人。徂徠恒寡所許可。獨奇金華。謂服部南郭輩曰。未嘗見如斯人。古狂簡哉。吾無所裁。守山矦世子賢而好學。師事金華。遂舉爲儒臣。手錄其文。上梓行于世。及其死。謚曰文莊先生。命南郭誌其墓云。金華一生貧窶。而畜一妾一僕十八猫。鄕人詰之。金華曰。妾侍于酒。于寢。不可一日一夜無也。僕則買酒肴。掃門庭。亦不可無也。猫則誅黠鼠。衞室厨。亦不可無也。鄕人曰。先生之言誠有理。然一猫而足矣。何用十八猫。金華曰。本是一猫。子孫繁殖至于此。是亦吾家之吉祥。豈忍洗之哉。子欲忍洗之乎。不仁亦甚矣。其人莫以答。蓋其鄕僻陋。有洗子之惡弊。故諷之也。嘗衣妻衣。賀佳節於君前。人視而大笑。金華曰。吾衣既換酒。故借妻衣來。何不可之有。不少顧。南郭嘗送金華序有言曰。子和東奥一奇士也。滑稽不窮。人々不能屈之。蓋實錄也。享保十七年七月廿三日。以疾歿。年四十有五。

劉子貞曰。於此可見金華存心之厚。

羽峯曰。亦善諷。

劉子貞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金華其淂此旨歟。

善諷子曰。金華豪飮滑稽。玩弄一世。豈淳于髡東方朔之流亞耶。方今士風佞媚。巧宦驕吝。未嘗見如斯人也。噫。

南摩羽峯曰。金華所爲。一々出人意表。雖非中正之道。亦足以誡當今浮靡佞媚之風矣。

劉子貞曰。金華貧而樂。是淂君子固窮之旨。故雖狂。亦不失其正。

島田篁村曰。金華學術文章在物門。未爲高弟。而

其人則磊落可愛。但其事跡先哲叢談所載外不甚傳于世。得此一傳。遺事昭著。此亦發潜闡幽之一端。

豊島洞齋曰。金華豪飲自放。不諂屈於富貴。其一妾一僕。取家事之適而已。其十八猶見尚生々發育也。其穿妻服。示不事衣服也。其愚弄禮俗如此。孔子所謂狂簡之徒乎。

佐藤牧山傳

后淂曰。牧翁寫眞。
又曰。大耳笑容乃壽相。

牧山者尾張中島郡山崎村人也。名楚材。字晉用。佐藤氏。牧山其號。以歸行一號雪齋。為人樸直而謹慎。方面大耳。常帶笑容。不修邊幅。怡々接物。平素危坐。讀書雖盛夏爞々之時。未嘗晝寢。初從鷲津松蔭。及河村乾堂學。年十九。慨然欲以儒成家。負笈東遊江戸。訪大沼竹溪曰。為儒何如。竹溪曰。宜先讀十三經二十一史。牧山然之。乃入昌平黌。師事古賀侗庵。研究經史。往々徹夜不眠。寮中目曰鰥魚。居有年。出黌。會寺門靜軒将去駒籠。勸牧山繼已講筵。乃下帷。駒籠名聲稍顯。尾張侯公召列儒官。懿公時為侍講。至玄同公。將待殊渥。進小納戸格班物頭。問諮以國事。牧山感激竭心。啓沃治效。休明闔國被澤。蓋牧山與有力焉。公喜讀老子。牧山進講。又作國字解進呈。公大喜。置諸坐右。賜金若干。及自画賛老子以酬之。既而兼弘道館總裁。尋為督學。無何奉命歸尾張。督藩校明倫堂學事。士庶爭入其門。及藩廢。講經城南。弟子益進。来聽者恒數十百人。名聲大顯。文部省特賜硯及六國史。賞其教育之勞云。晩移住東京。為斯文學會文學講師。明治廿一年。齡八十八。門人故舊張壽讌于江東中村樓。招飲諸名流。余亦與焉。牧山有詩云。開銅一笑汝為誰。衰影驚人雪滿髭。伏勝傳經吾豈敢。陶潜愛酒或同之。聖明何幸逢今日。老朽從他異昔時。最是謳歌林下好。鳴々隨意頌雍熙。先是高島嘉右修釋典。招飲斯文學會文學士。是時余始見牧山。牧山謂余曰。頃者觀君記茶理寧演戲。摹寫巧妙。使老夫親觀其戲。多謝々々。因倶論文。知其精文也。其持論曰。詩三百篇尚矣。姑置之。於晉則陶淵明。唐則杜子美。宋則陸放翁。明則高青邱。清則王新城。是吾所取則也。文則韓柳。然甚高古。不易邊及。須

又曰。儒生遭遇所罕見。
后淂曰。盛事。
又曰。亦盛事。
又曰。不匿人善。
又曰。持論先獲我心。

又曰善用人言

先自歐蘇入後讀其集立言精確用筆簡淨果不負其言矣其少也善擊劍其師永井軍太郎謂曰藝之精者不兩能故人之立身在一技多岐則亡羊牧山然之乃廢擊劍一意從事文學遂成大儒廿四年二月十四日以疾終于家壽九十有一牧山究經之餘旁通諸子尤邃乎老子其獲高齡蓋亦有得乎老子云所著有中庸講義一卷周易叢説十卷律書私記一卷清朝史略十二卷牧山樓文詩各二卷

又曰韻語

善謳子曰牧山齒徳並崇譽望軒々而擎跽曲拳謙々接人不知者視其樸直謹愼之風以為村野翁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徳容貌若愚豈牧山之謂耶

世下脱耳字

后得曰多少感慨

又曰牧山一老儒也而君用之則治效休明闔國被澤嗚乎我輩亦儒生也若遭遇得時豈不可格君濟世乎古人云官卑者稷卨不能康厥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誠然為之絶嘆

劉子貞曰牧山與余曾有一面之識其人温厚可敬故能得享遐年

豐島洞齋曰余晩與牧翁相識翁時年八十蒼顏華髮徳貌藹然不言而知其一身為徳充符也每月一次余與翁及根本通明共講經於佐竹侯邸翁雖少聾而講論辯析如壯者其學雖主洛閩又遡而參考於漢晉古註唯務不謬經旨曾無拘泥貫穿百家善詩作文可謂一代儒宗也今此講筵存而翁亡矣余每上筵即思翁於戯命之有數雖長而不出百年徳之無窮萬斯年可不勉乎

岡田后得曰文亦樸茂想見牧山之徳貌

鷲津重光傳

春山曰磯貝氏賢母重光亦不愧為其子矣

重光名宣光初名監字文郁稱九藏號毅堂尾張丹羽郡丹羽邑人系出于神八井耳命之裔丹羽縣主稲萬侶其後裔有為鷲津地頭者因氏焉曾祖幽林以文學仕妙法王府祖松隱父益齋並博學碩儒重光幼穎敏好學受訓家庭畧通經史益齋歿將奉遺命遊學母磯貝氏戒之曰吾家祖先以文學顯中而微衰汝當誓圖再興愼勿忘不然我不子視汝也乃手剪紅白帛縫結之襟上以為志重光拜泣而別時弘化紀元甲辰年甫弱冠遂抵伊勢執贄於猪飼敬

所留學二年乃去遊江戶入昌平黌與藤森弘庵小野湖山諸賢周旋作為文詩高摧時事當此之時海警方棘重光乃抄魏源聖武記名聖武記採要私刻以須同志幕吏欲中以法重光乃避之房總既歸應久留里藩聘受十口糧時嘉永癸丑歲也或謂重光曰久留里小藩也不足以展驥足宜更仕尾張藩我能為子圖之重光以義辭之安政甲寅下帷于泉橋北集徒教授自號泉橋外史文久中上書痛論藩政不報遂致仕既而徙于三線溝藤森弘庵故居生徒稍進無何有尾張藩侯之召重光欣然曰吾今處士

也可以出矣況父母之國固可以盡力即日戒行李余往餞之重光酒酣賦詩贈余有故人休怪揚鞭疾便我平生報國心之句赴藩為侍讀賜廩米一百五十苞無何加賜五十苞轉教授尋為督學賦詩八首以紀恩郵書示余有買骨千金應有意喋然休議濫恩光之句其優待可想方德川將軍之奉還大政詔召藩侯為議定官重光扈從在京師聞母病篤告暇馳歸則已瞑矣乃服喪侯特令起復重光再上京是時　朝廷雖得政權財賦未入國用不給將課之列侯而德川氏提封最大因命侯就諭之侯適罹疾乃

春山曰交誼之厚

使老臣成瀨隼人正代往重光隨馬舊將軍奉　命而麾下兵在伏見者激怒事且不測重光乃以順逆利害諭其長吏塚原但馬永井主水等乃歸京復命實慶應戊辰正月元日也越三日伏見變起東兵敗走舊將軍棄浪花城船走江戶侯請歸藩乃誅姦臣通江戶者重光有參贊之勳因增賜廩米百苞侯奉勅勸鄰藩勤王重光又與有力焉是夏東賊侵入甲信境侯出征重光從焉既平　朝廷徵重光拜權辨事明治二年春扈從　車駕幸東京其秋轉大學少丞尋還登米縣權知事時兵荒後士民未得所且秋

霖驟冷五穀不熟重光竭力救濟闔縣得免飢餓三年夏敘正六位無何免官是歲　朝廷賞諸功臣賜藩侯祿一萬五千石侯分一百五十石以賜重光賞其輔翼之勞也四年辛未拜宣教判官既又歷官權大法官五等判事官廢而罷又起為司法少書記官列東京學士會員十五年秋病胃臥家就陞司法權大書記官敘勳五等賜雙光旭日章十月五日疾病特旨敘從五位是日遂不起年五十有八初重光之卜居於泉橋也其名未著貧甚將遊甲州以余屢遊甲州也請為之先聲余乃作書付之其為權辨事至

春山曰下可無此賦應

東京也再逢於城中拊掌相慶既而余罷官著近世偉人傳重光評之又約為之序未成而歿可勝痛惜哉重光脩面而隆準秀眉如瑞芝於書靡不涉獵而尤邃乎三禮及荘子韓非子自言所得乎師傳如荘韓二書殊有別解與世儒多失迂者迥別其文詩自成一家又善書所著有薄遊吟艸一卷穀堂集若干卷親燈餘影四卷已刊行金仙叟私記一卷乃其年譜吟艸乃旁系漫遊中所作也

善諷子曰余甲寅歳寓下谷長者街距重光家僅二三十歩耳故日夕相往来又勸田村翠嵓入其塾翠嵓甲州人迨重光遊甲州頗能為之計畫維新初翠嵓為巌典館教員後患眼就醫東京重光與余往訪其病於旅館可謂貴而不忘其舊者矣嗚乎此其所以能奉母訓以揚家聲也歟

重野成齋曰真實而無夸辭傳親朋舊故當如此

徐少芝曰予閲取友不失忠孝之人是可法也

小山春山曰重光學術文章兼優加有事業如此真不忝所生者其不保長壽不獨重光之不幸也

劉子貞曰筆々叙重光寔事無一字一句粉飾

后得函日為使之基

鹽田三郎傳

三郎名篤信號松雲舊幕府醫員鹽田順菴第三子也初冒宮川氏幼慧敏稍長勉學兼習武技屹如成人安政三年順庵奉命移住北地三郎随行時年甫十四從函館奉行栗本藝州修漢學習英語譯官名村五八郎受佛學領事館譯官佛人某學業日進函館奉行擢為通辯御用給俸七人口金五十兩時年二十一從米國鑛山教師某巡視北海全道文久三年九月召還江戸十月為外國奉行支配通辯御用會兄宗叔病死三郎為嗣復姓鹽田氏慶應元年五月奉使英佛兩國三年二月轉任外國調役尋遷外國組頭既而幕府奉還大政是時三郎從徳川將軍在大坂及將軍還江戸辭官寓横濱以洋學授生徒明治三年四月　朝廷徴補民部省奏任出仕謹慎奉職歴任民部外務少丞大丞少輔諸官以至特命全權公使叙從三位勲二等賜旭日重光章伊太利西班牙露西亞白耳波斯諸國皇帝亦並贈勲章二十年赴任清國以疾薨年四十有七三郎為人肥皙天資穎明豁達而謹慎以其通外國事情自幕府時以至仕　天朝屢奉使海外英米魯佛無所不至嘗

劉子貞曰儒雅風流

洞齋曰詩味悽絶五稜郭戰餘人讀之則為奈何感

后得曰用心周到

三謁英國女皇々莞爾曰三郎卿又来耶何其壮也平居好文雅善繪畫有暇則掃絹素花卉翎毛清艶逼真其石狩客舍一絶尤真摯可誦詩云征戰故人終不帰多情羇客涙沾衣五稜城下新秋夜碧血化為螢火飛又愛馬能馭悍馬馳驅自在雖鞭異産莫不如意其外 朝未嘗乗車又嗜酒嘗罹肝病醫戒飲一日親友来飲三郎強歔酬醫診脉曰君破戒乎曰會故舊来因勸杯而少嘗醫憤然曰若友進鴆則君能飲之乎三郎大服終身不復飲其謹慎蓋如此

善諷子曰余辱三郎二兄宗叔大樸之知久矣而三

郎則但有一二面識耳頃者其令息孝太郎學於余示其先人履歴又招其家示其自清國所齎書畫因詳知其人俊傑通時事好文雅立之傳以希望孝太亦能謹慎立身不辱其先人且酬宗叔大樸之知云

豊島洞齋曰自本邦外交開帯全權公使任航于萬里外者頻々然而其往来間三謁英帝受温言如鹽田公者蓋為少也其務外交之勤而専心於國事可知矣唯天不假之壽不得盡其技能是可惜也

劉子貞曰鹽田君屢使外國頗得交鄰之道語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也鹽田君其得此旨歟

岡田后得曰鹽田公使一生謹慎能任使事半途而甍可惜也昔者諸葛公謹慎而受漢帝之遺詔為相國謹慎之徳大矣哉

又曰公使尊大人松園先生傳出于仁集第四編宜叅看坂谷朗廬評之曰彙議之著蝦夷之行益于當時延及今時則其積善餘慶蒙於三郎君也而其餘慶又發於孝太郎君也必矣君其勉旃

后得曰余尚又見忠倚讀之肅然起敬

洞齋曰非有燃犀之明不能察

水野忠倚傳

水野忠倚稱作左衛門舊村松藩士也事雄心公食祿二百石歴任暬御監察参政至執政増食七百石為人剛直忠讜身材魁梧有威儀天保十四年有稱天朝公卿来寓村松者傲然弄權凌轢近隣至於某列矦路遇之而避匿封内人民尊崇之呈財物乞書和歌者甚衆其從者亦藉主威或騙取民財忠倚時為監察採偵知其為僞命捕吏縛之下獄鞫訊數月不屈既而知其為封内見付坊民某子呼其父謚之彼辞始塞遂罪决于死適瘦死人服其明察安政二

之

后得曰識然々々

又曰靑天霹靂

洞齋曰此段文勢雄勁如百川東注懸泉瀉下非此筆力不能敘此事態

年丁卯十月四日江戶邸急報達村松云去二日夜地大震邸内宮殿悉崩壞君侯幸無恙君夫人厯傷生死未審闔藩愕然參政以上相會議之或曰急報太簡俟再報決議東行忠倚時為參政前席曰急報雖太簡主君遭非常之變則確矣為臣子者豈可悠悠俟再報乎臣則欲狂奔東行也諸君盍疾決東行滿座為感動以為然々當時執政老臣因循姑息無處變之識依違不決遷延送日已而雄心公賜暇歸藩聞群臣無狀大怒急行黜陟擢忠倚為執政忠倚感激遭遇擔圖報效釐革宿敝獻替匡救不安寢食

當是時雄心公既告老在村松英賢公嗣萬延紀元七月患脚氣卒公子直張君尚幼雄心公憂繼嗣事曰非忠倚無可以托大事者乃急命使如江戶謀繼嗣事會忠倚卧病聞命慨然曰君事方急為臣子者當斃而止乃力疾東行遂立左京君為嗣闔藩始帖然忠倚輔左京君仍在江戶邸是歲九月雄心公亦卒於是同列嫉忠倚功忌其勁直者讒謗嗷々及任滿歸鄉謗讟益熾忠倚知事不可為乃致仕同列無復所憚破古制任用親戚志士箝口諂諛成風忠倚家居見藩政日非憂憤不能自遣一日招弟下野勘

后得曰多少苦心

后得曰大丈夫

平謂曰余熟觀天下之形勢有大亂之兆而吾藩上下宴晏不知國家百年之大計政事憒々人心苟且一旦變起何以當之然則講究文武興起士民明示大義以一新藩政非今日急務邪余既不在其職末奈之何竊思吾君侯親族堀雲州幸在幕府要路為若年寄余將東行就而謀事有所為子在村松竭力啓沃勘平曰謹諾忠倚乃托瀑泉告暇直東行謁堀雲州條陳藩政積弊乞藉其助力釐革之雲州感其忠誠諭以相助之意忠倚大悅約其處置而歸無何罹疾自知不可起招子弟遺言曰我憂吾藩政之非既請

堀雲州之助力將有所大為而未有一事成功而死是天命也汝等能繼吾遺志他日有事變勿使闔藩誤方向焉已而左京公遣使問疾忠倚力疾正坐拜答容儀如平生臨易簀尚諭々說國事不一言及其私云實文久二年壬戌冬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一後三日有司追咎其嘗謁堀雲州告國事不許白晝行葬儀且減其祿纔存其後忠倚於擊劍銃砲馭馬之技皆窮其蘊奧亦喜讀書史時々就通家堀祐元講究國典及明律初忠倚之縛僞公卿也人或危而謂之曰若非僞公卿則子將如之何忠倚笑

又曰快々

又曰天道好還

曰屠腹以謝焉耳。然豈有天朝之公卿而漫遊鄙邑。驕取愚民財者哉。子其勿為我憂焉。其剛直如此。善諷子曰。忠倚歿後六年。王師入村松。其二子但見倚縄等躍然曰。成先人之遺志。正在于此時。糾合義徒。擁立雄心公第二子直弘君。帰順。遂保堀氏宗社。則忠倚亦可以瞑矣夫。

劉子貞曰。忠倚有大志。未得遂而歿。此項羽所謂天之亡我。非忠倚不力於藩政也。

豊島洞齋曰。往時黒田家内變。有老臣栗山大膳者。辭禄捨家。晝伏夜行。私抵江戸。愬於閣老邸。終

靖難全主家。擧世稱其忠鯁。如忠倚。其剛直廉正。何讓於大膳。而中途而歿。其恨可知矣。雖然。其子代成之。天之厚於善人。蓋不誣也。

岡田后得曰。忠倚器度凝重。風節峻整。有古大臣之遺風。縛僞公卿一段。驚絶快絶。

村山拙軒曰。捕縛僞公卿。下之獄。明識勇斷。如雋不疑。唯此一事。足以傳焉。況其於國事。匪躬盡力。機宜得當。然不得遂其志。竟為讒者所中。尋罹疾。亦可哀也。而臨死之一言。激其二子。得全宗社。則亦忠倚之功。誰謂天道無報耶。

后得曰此儒後為得宜今則黒白倒置

洞齋曰特著書以為女嫁資其清素可知矣宜哉配佳壻

箕作阮甫呉黄石傳

箕作阮甫者。舊津山藩醫員也。名虔儒。阮甫其字。以字行。一字庠西。號紫川。其先出自近江佐々木氏。世住于湖東箕作邑。因以氏焉。父曰丈莽。始以軒耆術仕津山藩。阮甫幼失父。其母賢。教育之甚嚴。勉學過絶等輩。既長遊京師。研究醫學。文政五年為侍醫。從侯駕抵江戸。是時同僚宇田川玄真主張西洋醫學。稍々行于世。阮甫悦其説。學之。天保十年。幕府命飜譯蘭書于天文臺。賜銀十錠。後加賜俸五口。嘉永六年。魯國節使来長崎。幕府遣筒井肥前守。川路左衛

尉應接之。阮甫為其譯官隨行。明年幕吏又訂條約于下田港。阮甫又參其議。幕府賞與銀若干。安政二年九月。將軍賜謁。明年建蕃書調所。拜其教授職。給俸三十口金二十兩。文久二年。遂為幕臣。班于儒官。次西洋學者列士籍。是為嚆矢。明年六月十七日。以疾歿。年六十有五。無男。有三女。先是養門人佐々木省吾。以季女配之。先歿。又養友人菊池氏之子秋坪。以次女配之為嗣。長女嫁安藝呉黄石。初阮甫家貧。無嫁資。乃譯隣登滿氏書。名曰泰西名醫彙講。粥之。纔能辦其奩具。行婚儀云。為人頴敏而正直。平生孜

后得曰洋學者而有此作是今洋學者之所以不及

孜勉學極惜光陰然亦吟嘯花月風流自喜其疾革也操筆題詩云學術東西究古今歷朝治亂儘鈎深弱冠勵志無成業孤負六十餘歲心其勉學苦心可想所著有外科必讀産科簡明知生鏡原等若干卷又奉命所著有海上砲術全書日本風俗備攷泰西春秋泰西大事策泰西史影西史外傳八紘通誌八紘勝覧諸編數百卷

后得曰不屑刀圭識見超然　洞齋曰反對而二家之意象也何等筆力

吳黃石名貞胤號卧熊山人黃石其字以字行安藝國吳浦人年十七喪父母山田氏賢仕淺野侯以給學資黃石發憤誓欲興家從惠美三白學軒耆術三

白者關西名醫也黃石為其門高足既而淺野侯召為支藩近江侯侍醫俸祿甚薄天保甲午母歿黃石哭而慟當是時西洋醫術漸行黃石請君侯東遊江戶從伊東玄朴學學々資不給夜卧無被苦學有年淺野侯憐之給俸十口居青山邸時有箕作阮甫者學識在玄朴上不屑刀圭專講究海外地理歷史玄朴術益行而家益富阮甫學彌精而家彌貧恒泰然曰使西人知日本有箕作氏則足矣豈患一身之窮哉黃石聞之曰是豪傑也真不愧古人吾意亦如此乃入其門修西學々日進阮甫推重遂以其長女嫁之

后得曰吾邦置軍醫官以是為嚆矢

曰吾獲佳婿黃石醫業漸行淺野侯賜祿三十石文久三年正月奉藩命歸國無何幕府召為步兵屯所醫官給俸十五口元治元年水戶之亂幕府命田沼玄蕃率兵征之黃石為其軍醫事平賞其功賜白銀五拾枚慶應元年幕府起征長之師黃石又為其軍醫後將軍薨師東歸幕府欲臣黃石淺野侯以國無良醫辭之及侯就國黃石從而歸建議創置病院及醫學校為其教授五年大政復古海內一變黃石語家人曰今而不東將失時機急理行裝時屬除夜家人止之不聽而發寓江戶麴町既而奉藩命徙于蛎

后得曰世之洋學生徒往々忘反哺之恩宜猛省予此文也

殼坊無何告老棲遲乎赤坂罹中風明治十二年巳卯歿于礫川僑居年六十有九黃石幼時從阪井虎山學善詩巧書性至孝能守母訓成業為人隆準巨眼鬚髯鬖々蔽其胸人一見知其為偉人云所著有精勤堂方符梅花亭隨筆梅花亭詩餘等皆藏于家善諷子曰阮甫黃石之二母皆能教子可謂不愧孟母矣而二子亦能發憤成家亦有足多者故併傳之余識箕作某今為大官豈阮甫之子孫耶黃石之子文聰才辯可愛次子秀三有文才嘗質業於余蓋皆出乎其先人積善之餘慶云

后淂曰一篇骨子

劉子貞曰。阮甫黄石皆抵於成。固半由母教。然亦自能發憤有為也。

豐島洞齋曰。阮甫黄石皆英特人也。謂之我邦洋學嚆矢亦可矣。要之二子亦彼長英華山之流亜也。而彼敗而此成者。無他。彼失時此得時。命之有遇不遇而已。我儒學亦有顯晦。作者立之傳。豈莫意乎。

岡田后淂曰。二子皆以漢學之力讀洋籍。故能慷慨賦詩著書。今之洋學者力排斥漢籍。吾不知其何心也。噫。

高松保郎傳

庚寅春。友人巖谷誠卿訪余於祖橋青天白日樓曰。子連作近世偉人傳。吾所識高松保郎。真奇人。當入子著書中者也。因為説其事。

高松保郎名義智。保郎其通稱。江戸人。為徳川氏之用達。々々猶謂供進貨物也。蓋其人有俠骨。長于經濟矣。某藩有某者。豪傑之士也。保郎與之為婚姻。締父子之誼。其義父一日觸藩侯之怒。百方陳謝。弗宥。保郎乃自引刀以斷其臂。持以代謝。藩侯怒始解。宥之。其將斷臂也。豫囑治於岡某。々難之曰。子發狂邪。世有自引決者。未有自斷其臂請治者也。譬猶言。予將放火於家。請君滅之。其孰肯之。保郎曰。否。不然。曰。然則子為名歟。為仁歟。抑為義歟。保郎曰。僕聞之於師曰。不敢毀傷。豈敢為名。破教乎。又聞殺身成仁。々則高矣遠矣。僕不敏。曷企及乎。僕第欲以是救義父之急難焉耳。某曰。然則義也。非狂也。竟肯之。余聞而壯之。作歌曰。一士嘗遭藩侯怒。日夜恐懼失所措。苟非屠腹以自明。激怒恐竟不解悟。何物奇男救其急。白刃斷臂血流濕。自提斷臂代謝罪。義氣凛然鬼神泣。藩侯爽然乃解顏。士人免罪心始安。想見闔家感

感色。忽作欣々滿堂歡。救之者誰高松生。世上籍々義俠名。斷臂乎令清醇酒。傳之子孫示至誠。君不見唐時南霽雲。脱圍鞭馬乞援軍。賀蘭不肯雲憤慨。空斷一指不奏勲。又不見五代李氏烈夫死。千里負遺骨。為人牽臂輒斷之。與汚其身寧自潔。吁嗟乎高松生之所為不讓二人。義俠烈々足千春。我為作歌砥頽俗。世人聞之氣始振。保郎獲之大悦。屢来謝其人。容貌温和。年五十左右。今建愛生館於駿河臺。賣藥自給。貧者不取其價。嘗刊其所著民間治療法衛生心得各五十萬部。頒布海内。獻一本於　皇后陛下。

后淂曰好經濟

又曰韜詠

賜物賞之。自去冬至今春。時疫流行。人多死。保郎又施良藥多救之。曰。此廢人之經濟也。

善諷子曰。余既與保郎交歲餘。知誠卿之言不虛。又多其居善藥。似柳氏所傳宋清。且知非改其節之人也。故不俟其蓋棺。特立之傳。

陳衡山曰。一歌用典確切。筆亦雄健。斷臂翁獲此。足千古矣。

劉子貞曰。保郎與余交善。故知之甚詳。其為人溫和可親。常存愛生之志。不獨毀身救其義父一端可傳也。

豐島洞齋曰。斷臂救人之急。固至難也。不為其至難。則不能見其誠意以救人之急也。雖保郎所為過甚。而捨軀救義父之死。其俠骨義心真可嘉矣。又身已廢。又施良藥治人。其功用又多。廢人不終為廢人也。

岡田后淂曰。保郎賣藥其價太廉。且若貧者。不收其價。可謂仁術矣。余觀今之稱太醫者。曰診察料若干圓。曰水藥若干錢。曰粉藥若干錢。曰丸藥膏藥若干錢。皆照恭苛收其價。是醫其名而商其行者也。何仁術之有。噫。

后淂曰蓋姓名為其人諱恐非軼

劉子貞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能孝者乃能發此忠言

篁村曰當今青年患咯血者甚多此言真為對症之良劑

孝子某傳

文久年間。余住于麴坊三間屋名街。與山王社相距一牛鳴地耳。與其祝觀林院大僧正交善。僧正為余說孝子某事甚詳。故為之傳。惜哉軼其姓名。

孝子某。舊幕府旗下士某長子也。幼而穎敏好學。年十七。粗通左國史漢。精力過人。事父母至孝。未嘗違父母意。年踰弱冠。咳嗽歐血。父母甚憂之。禁其讀書。使醫療之。醫云此肺勞也。難治。父母益憂之。更迎大醫療養。莫所不至。家道為之傾。孝子憂之。一日熟慮嘆曰。死生有命。庸醫何知。且余元武弁也。若生于戰

國之時。鮮血淋漓濺君馬前。固其分也。而今生于升平之世。安坐讀書。氣血澁滯。飲食不消。志氣鬱閉。故致疾焉。耳記華佗傳有言曰。人體欲勞動。譬如戶樞之不朽。夫華佗神醫也。而其言如此。乃謂父母曰。兒久飲藥。頃特覺胸膈不快。飲食不進。請暫休藥。唯禱神耳。父母素信神佛。喜而許之。孝子乃日扶杖詣麴坊南山王祠。孝子家在番街。距祠數十町。始詣時。喉喘息迫。欲倒者數矣。且憩且行。其後覺日安。一日氣力稍旺。飲食漸進。僧正異其日詣。問曰。郎君有何所願。而日謁神祠也。孝子曰。余性善病。為父母累。故禱

劉子貞曰孝子之言

篁村曰僧正難得

又曰貴權亦難得

死耳。僧正色然曰。惡。郎君何其過也。昔者平重盛禱死。識者非之。夫父母唯其疾之憂。而郎君禱死。何其不思之甚也。孝子曰。不然。吾家祿薄。而吾疾日進。藥餌之費不貲。則父母奉養不給。遂陷凍餓矣。此吾之所以禱不速愈寧速死也。僧正惻然曰。我爲郎君三七日。凝精誠以禱。疾全愈。善自愛。孝子感泣而去。後僧正語之一貴權。々々大憫其志。而推薦其父就職。增加其祿。孝子疾日快。不用杖。佩長刀。著高屐。能上下山王山者有年云。

善諷子曰。甚矣哉。行藥之勝庸醫之藥也。況孝子僧正之至誠感明神也。亦無疑。世之驕奢安逸子弟。可以鑑焉。噫。

島田篁村曰。至誠感神。況於人乎。孝子一祈死。而疾瘉祿增。無他。精誠之所感格也。中間若生戰國一段。尤寫得如生。

劉子貞曰。孝能格天。誠哉是言。

岡田后得曰。不藥得中醫。況行藥之勝庸醫之藥也。的矣。

聚亭曰庚寅冬裕喆一時歐血裕亦病喆至于今茲辛卯未差時々咯血就療大學病院轉劇乃還家療養羸瘦如腊然志氣猶依然讀蠅頭蟹行之書而不休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五編跋

裕賦性薄弱善病。去冬咯血連旬。纔免乎鬼籙。因私嘆不可復希偉績鴻業如古人。然其志則未嘗摧折也。明治丁丑之歲。家嚴初作偉人傳。裕讀蒲生君平平山行藏諸子傳。奮然自誓曰。男兒生此世。豈可飽食煖衣以了一生哉。若不能立偉績鴻業以裨益於此世。亦當如君平行藏二子。著不朽之書。以藏名山石室也。其後偉人傳逐次刻成。既至九編。每一編出讀之。感激彌深矣。今茲辛卯。第十編刻成。因又喟然嘆曰。自明治丁丑至于今。閱歲既已十有五年。而身未免爲呉下阿蒙也。若如此更歷十年二十年。則半生空過。宿志蹉跎。其奈之何哉。諸葛武侯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雖不能及。願學之。

男　重裕謹跋

又曰喆前年作此詩乞正俞清人吟梅黄史至見之標準圈且評曰志氣不凡是韓家雛鳳也淵源有自不愧象賢不改一字

喆年十八九。讀偉人傳。慨然自奮曰。必取功名。以報罔極之恩。乃日夜苦學。詠志曰。何憂伯樂世間稀。傑士從來惹俗嗤。燕雀安知鴻鵠志。看吾異日業成時。辛卯秋。家嚴又作偉人傳第十編。命喆跋。嗚乎。喆一臥經歲。旦夕將入黃泉。而宿志不成。遺憾曷極。乃書此詩於卷尾。以代跋。

男　重喆謹題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西鄉隆盛傳

羽峯曰。英豪氣象。使人悚服

后渟曰。斬亦有機識。然唯舉兵失機可惜

西鄉隆盛舊鹿兒島藩士。稱吉之助。號南洲。資性剛毅。容貌魁偉。少志文武。年二十四五。官江戶藩邸。時往來水戶。與藤田東湖等交。東湖奇其志氣。常語人曰。繼吾志者。此人也。水戶人嘗請其書。乃大書云一寸英心敵萬夫。嘉永中。隆盛在京師。時清水僧月照辱近衞關白知翼贊　朝政機密。隆盛與之親善。安政五年秋。　朝廷將下　敕書於水戶源齊昭。近衞

公欲使月照先報之水戶。月照乃謀之隆盛。欲使之奉公書赴水戶。隆盛不肯。強之。乃諾。至水戶。謀其事。事不成而還。當此之時。幕府逮捕勤王士甚急。近衞公使月照避之奈良。隆盛與海江田武次。前後護月照轎。深夜出京師。捕吏尾之。武次曰。彼若迫則斬之。隆盛曰。斬亦有機。子唯吾劍之視。既而達大坂。隆盛武次謂月照曰。奈良非可潛匿之地。唯薩摩可容身焉耳。於是變姓名。走薩摩。隆盛先歸國。畫匿月照之策。而藩議憚幕府。不欲舍匿月照。諭意隆盛。送出日州關外。十一月十五日夜半。隆盛旅裝訪月照於客

羽峯曰。悲愴慘憺。使人腸斷魂消

后渟曰。拔刀斷帆索。敏甚

后渟曰。可與月照傳參看

又曰。此亦大功

舍。致藩命。月照曰。吾離此地。必為幕吏所捕。有一死而已矣。隆盛曰。僕亦不使師獨死。乃攜酒饌上舟。藩廳令與力某護送。筑前人平野國臣。及月照僕重助隨舟。過鄉舟浦時。大月中天。清朗如晝。酒酣慷慨悲憤。月照書歌示隆盛。々々看了。懷之。立舷頭。朗吟云。布太津奈幾道爾此身遠捨小舟浪立盤立天風吹盤吹計浦上有心岳寺。藩主先塋在焉。隆盛呼月照至舷頭。月照面寺一拜。隆盛乃從後抱之。投海。一舟盡驚。與力某即拔大刀。悉斷帆索。舟乃止。急搜海中。則隆盛兩手抱月照。堅不可釋。上岸爇火溫屍。閒一

夕。隆盛蘇。而月照遂不活。探其懷。獲隆盛手書歌一首。即月照傳所載大君之什是也。（或云月照所詠未知孰是）探隆盛懷。亦獲月照手書歌一首。云曇奈幾心乃月盤薩摩加太沖乃波閒爾今曾入里奴留。藩乃流隆盛於大島。以避物議。隆盛自改稱大島三右衞門。居二年。藩主生父茂光（後改久光）將上京圖國事。召還隆盛參議。隆盛抗論不屈。旁若無人。君側用事者甚惡之。遂坐事。再流於沖永良部島。至元治甲子。赦還。復參機密。當此之時。三條公等西奔在筑前。幕府忌之。將幽于大坂。隆盛百方救之。事淂寢。諸藩勤王之士。亦依隆

劉子貞曰南洲雖免人之禍而不能自免其禍可謂善於謀人而拙於謀已也
羽峯曰識見遠大
后得曰行成亦大功幕府已剏于此
羽峯曰投機如神
后得曰疾雷不遑掩耳咄嗟收城亦是大功
又曰又一大功天下已定于隆盛手
羽峯曰英雄所見炳如火非庸所思
洞齋曰隆盛反意基于此
后得曰鷲鳥將搏匿其形

盛之力免禍者甚衆云慶應元年幕府再起征長之師先是京師之變薩兵擊長軍多獲其良既而悔悟曰方今之急務在諸藩一其志以護皇國乃禮俘因而還之至此隆盛潜遣使長州行成其交日密共謀倒幕府而幕府未之知也三年十二月　朝廷有大會議隆盛為參與多所獻替戊辰春　王師東下隆盛為之參謀已入品川勝安芳往見之陳慶喜恭順之情狀請停征討師安芳素與隆盛有舊陳謝尤力隆盛徵謝罪表信之效安芳曰期明日致牙城時已夜半矣隆盛曰既諾致城何待明日直入收城々兵

蒼黃解散既而北征北地亦悉平賊兵奔蝦夷隆盛又討之臨發曰我行費三十日而足矣到則賊皆降果如其言　朝廷將拜參議固辭歸國明治二年六月賞其功賜祿二千石四年叙正三位任參議六年五月任陸軍大將兼參議是歲十月隆盛等主張征韓論三條相公奏之　敕令且夕將下而相公病作不朝岩倉右府及木戸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以為不可論奏甚力事竟寢隆盛等辭職歸國逍遥于林泉吟咏乎風月如忘世者　朝廷屢召稱病不出或者問曰公竟無意於世乎答曰出處之決非今日所可

洞齋曰隆盛反黨成于此
羽峯曰又是識見遠大
又曰友誼之厚如此
劉子貞曰從小兒跳梁可發一笑
洞齋曰隆盛騎虎不可中下之勢在于此
后得曰軍勢如破竹文亦如破竹
劉子貞曰乘勝捷之師蹈傷痍之衆南洲安得不敗哉
洞齋曰文勢悲壯慷慨有司馬遷叙垓下

言也且俟三四年嘗辭賞典祿　朝廷弗聽因用之建私學校又用以資書生數人留學歐洲修月照墓祭之當是時隆盛名望愈高至於人或曰隆盛不出奈蒼生何方佐賀熊本山口之變私學校徒皆欲應之隆盛謂桐野篠原諸子曰卿等發狂乎事遂寢十年一月私學校徒襲取鹿兒島彈藥製造所隆盛時在大隅高山校徒捕警視官中原尚雄以下二十人歸省者誣以刺客作服罪書示隆盛勸舉兵詰問之政府隆盛知其勢不可止遂投袂而起部署衆出鹿兒島入肥後圍熊本城谷干城等善禦不能拔　朝

廷褫隆盛官位發征討令大軍海陸並進伐之隆盛棄熊本退據木山四月二十日大戰于保田窪敗走保人吉官軍長驅又敗之走日向據延岡城八月十四日官軍攻拔之敗走保熊田村十八日隆盛與桐野以下數十人揀死士踰可愛嶽絶險衝圍遁逃入鹿兒島據守城山官軍自諸道進以九月二十四日四面薄城山隆盛乘竹輿將從岩崎谷之壘飛丸中其腰大呼曰唉敗矣別府新助走來刎之時年五十有五於是桐野以下諸將皆斃兵士潰散自始叛殆半歲據城山防戰僅二十餘日矣隆盛之據城山也

敗沒之手朧　羽峯曰英雄胸中有閒日月如此　洞齋曰救山之英雄臨亡猶悲與虞姬別隆盛則在官軍四攻一穴中從容如此何等豪膽

穿坑于崖下。以避彈丸。常在坑中。圍棋吟咏。從容如平日。書坑壁云。籌策未成穴中夢。八洲民庶悵秋風。又岩崎谷洞中詩云。百戰無功半歲閒。首邱幸得返家山。笑儂向死如仙客。盡日洞中棋響閒。鹿兒島縣令岩村通俊葬隆盛以下屍于淨光明寺。樹墓表。士民行香火者。日不絶云。

善諷子曰。隆盛自謂一寸英心。敵萬夫。勇則勇矣。而誤其方向。何也。其必有使之然者。不可獨尤隆盛也。余蓋聞之某相公。云隆盛投海一段。重野君子德所親聞於隆盛。如此云。

又曰。或云隆盛不死。投魯國軍營潛匿。今猶無恙。古人有句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隆盛儻學之耶。而余未能之信也。辛卯初夏屬稿于鴿々閣中。

南摩羽峯曰。嗚呼隆盛以英邁不世出之資。而誤大義。亦可怪矣。豈為私學校黨所勸誘而然耶。將激征韓之議不行也。若使之不誤方向。則永為國家之柱石。以裨補大政。其所益果如何耶。余深為隆盛惜焉。更為國家惜焉。

劉子貞曰。南洲有丈夫之氣。無英雄之謀。既忍負

恩而叛。何僅據守山城。且禍已臨。猶朝夕圍棋吟詠坑中。足見偷全餘生。無復遠略。其不免於難也宜哉。

豐島洞齋曰。自古英雄誤末路者多矣。若晉王敦桓溫。雖初皆翼晉室。致中興之勳。而不能全其終。千載汚青史。嗚呼隆盛已為維新之元勳。又為維新之亂臣。何其事業之前後相反歟。豈萬衆之所推。一為其黨魁。雖知其非。而騎虎之勢。不可中下歟。有具瞻之任者。可不愼焉乎。

岡田后得曰。昔者某氏刻高山彥九日記。隆盛書題字曰。終始唯一誠。隆盛素欽仰彥九者。豈真有反意哉。韓淮陰之類而已。君子恕其心可也。

又曰。隆盛辭職賦詩云。獨不適時情。豈為歡笑聲。雪羞論戰略。忘義唱和平。秦檜多遺類。武公難再生。正邪今那定。後世必知清。又偶成云。幾歷辛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恥甎全。我家遺法君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二詩可以想見其人矣。

后得曰隆盛腹心

篠原國幹傳

篠原國幹者。舊鹿兒島藩士也。稱冬一郎。為人溫良。而沈毅。邃乎兵略。西鄉隆盛謀軍事。唯國幹與焉。如桐野村田諸子。則事決而后得知之。戊辰伏見之役。將薩兵擊賊走之。五月官軍之討彰義隊於東台也。國幹帥兵自上野廣小路進。當其前面。賊據高砲擊。我兵逡巡。國幹大怒。督衆挺身而進。入黑門。部下危之。引而出門外者七。國幹不從。舞刀而進。隆盛聞戰酣。出城按視。危國幹單身激戰。遣人止之。國幹憤然曰。西鄉氏以我為不足當敵。衝乎。弗聽。隆盛又使弟

從道謂之曰。前面敵脆弱易與耳。何足勞子。背後敵倔強。非子不可。請當之。國幹乃引兵而退。既而賊敗走。國幹命部卒放火中堂。煙焰漲天。東北平定。後歸鹿兒島。及隆盛為藩大參事。舉國幹以為大隊長。既而　朝廷徵兵二大隊於鹿兒島。國幹領之。以上京。在數寄屋橋營。會　皇后啓行東京。玉輦過數寄屋橋營。兵自窓隙閱觀。彈正臺吏見之。入營門糺責之。而不知其為誰。厥明召國幹。謂之曰。拉兵士閱觀玉輦者。來國幹曰。某部下豈有失敬如此者。假令有之。則因某軍令之不整肅也。請罰某。莫須問兵士。吏

后得曰得孫吳養兵士之遺意

抗辯。弗聽。國幹憤然曰。某實不知其為誰。無已則某明日帥二大隊。整列臺下。君等請物色而執之。臺吏固不辨其為誰。事因寢。兵士聞之。感泣其仁恕。既而　朝廷解散隊兵。國幹亦歸國。明治六年。　朝廷復徵兵四大隊於鹿兒島。以為禁軍。國幹復為其二大隊長。上京。拜陸軍省出仕。進為少將。敘正五位。領近衛兵。直衛宮內省。及征韓論起。與隆盛同意見。方隆盛利秋等歸國。物情洶然。種田少將謂人曰。篠原仍在。差強人意。其為人所重。如此。既而國幹亦去。十年二月。與隆盛共反。自督先鋒。攻熊本城。不能拔。將轉出

羽峯曰可以為今世之砭鍼

南關。與官軍對持於吉次田原陂。三月四日。官軍破賊于吉次。國幹勵衆返擊。中飛丸而退。終死其營矣。其在東京也。置邸宅於駿河臺。結構素樸。不類貴官第。自奉節儉。蕭然如寒士。不畜侍婢。但僕從二人。而已。

后得曰古人句云又為前人抱不平作者亦然多少感慨

善諷子曰。聞西鄉篠原等罵非征韓論者。曰偷安黨。蓋彼志氣遠大。在席卷三韓。潢州以張　皇威。未遑樂區々富貴也。而忽々誤事。終負賊名。嗚乎惜哉。

重野成齋曰。不出閱觀兵士一事。足觀國幹骨力體度。

南摩羽峯曰漢武爲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國幹之居陋室守節儉似矣蓋其志遠大非區々偷安者也方今聞之而不媿者能幾人

劉子貞曰篠原勇則勇矣惜識見猶不遠是以終從南洲叛而負賊名此可以爲有勇無識者戒

豐島洞齋曰國幹以驍悍之資建功於東北及征韓論不合不堪忿々之意竟棄少將印綬而入嘯聚之黨以負賊名廢前功何見之遠也人一誤大義其餘不足觀也

村山拙軒曰國幹之勇略所謂赳々武夫實國家爪牙之臣也惜乎一旦誤順逆而陷賊臣然其居駿臺自奉節儉蕭然如寒士殆有古人之風

岡田后得曰使隆盛國幹遂其志果可得能席卷三韓満州乎未可知也蓋彼必有成算然是非起豐太閤於九原其孰與之噫

又曰國幹歸藩後詠懷云飲馬綠江果何日一朝事去壯圖差此闇誰解英雄恨袖手春風詠落花其慨憤可想

后得曰寫其人矣

羽峯曰有志之言不期而合如此眞奇矣亦足奇諧起狂之態

那珂梧樓傳

那珂梧樓名通高幼字堅彌改五郎梧樓其號邦音通五郎故以梧樓行晩號蕉隱本姓江幡氏明治維新改那珂蓋其先江戸氏居于常陸國那珂郡後遷于出羽國大館冒江幡氏父道俊文政中以醫仕南部侯生二子梧樓其第二子也幼勉學長好文詩性嗜酒不擇醇醨以取醉爲足年十九亡命游江戸學安積艮齋又東條一堂々門有安積五郎國今五郎者因併江幡五郎曰東門三五郎云當是時余亦遊江戸寓南部侯侍醫丹野氏家一日梧樓來視余

讀小倉山房集曰子亦好詩乎請見近作余乃書出鄕口占一首示之曰單身千里出家山何厭丈夫成業艱不得聲名震海內一生不復入猿關梧樓覯然曰何其似吾詩也乃操筆書一詩有不以聲名驚海內一生不入鬼柳關之句暗合可謂奇矣猿關在三國嶺南入江戸之關鬼柳關設於南部南境者余與梧樓交始乎此既而梧樓遊京師學文於森田節齋又如安藝入坂井虎山門爲塾長前此其藩有廢立事其兄春庵坐事梧樓亦被嫌疑乃潛匿變姓名稱安藝五藏嫌疑稍解下帷江戸從遊稍進名聲頗著

后得曰手杯何等適似大人先生

洞齋曰君子之交淡如水與夫握手定盟明日反眼相看如路人者哭

藩主聞之給年俸六十石于時安政六年也梧樓去國十五年始帰郷為藩學教授大改革學制一新規摸闔藩子弟駸々乎進學人稱其能戢鬼柳閣之言云方戊辰奥羽同盟之時藩以梧樓充使節事敗朝廷理藩罪梧樓亦坐禁錮有年明治四年遭特赦又来東京仕大蔵省賜月俸五十圓既而轉任文部省賜月俸百圓十二年五月一日晩酌偶病作手杯而逝年五十有三矣梧樓之赦後来東京也拉其義子通世訪余々為置酒話舊梧樓笑曰聲名振海内之句果非虛喝也盡歡而去

善諷子曰余與梧樓貧賤交眞有不可忘者嘗招余於傳通院寓舎遂携如院後尼寺菜羹薄酒終日對酌怡々如也及其就官各匆忙未及屢慰貧時交而溘焉逝豈不亦哀哉

南摩羽峯曰余亦與梧樓交知其為人其氣勇敢百折不屈其才鋭敏應變不窮善與人交胸中灑落不設城府最好酒巧詩蓋快人也今讀此傳感懐不能已愴然沾襟

劉子貞曰人生能遂其志可謂快也

豐島洞齋曰梧樓慷慨有為之儒家今而在余将叩門請交惜哉

村山拙軒曰安積五郎年十七八時從先人而學與余同庚同窓讀書後入東條一堂門余屢訪其塾因與梧樓相識既而遇世變五郎戰死於大和五條梧樓去江戸余亦東西奔走不通音問者數年維新之後同奉職文部省詩酒徵逐不復異昔日之驩無幾遇卒病而逝矣今對此篇不堪今昔之感

羽峯曰眼光透紙力健

月形詳傳

月形詳舊福岡藩士字伯安稱駒之助改安之助又改格又改洗藏號格菴又運甓洞父曰弘自有傳母中村氏嘉永三年三月襲父禄百石為馬廻組轉大島定番無何辭職當是時幕府失政海内洶々詳乃上書藩廳切言時病又謁藩主説尊王及封内民庶困窮之狀執政之偷安海防之為急務藩主嘉之既而以其動揺人心妨害藩政被幽囚乃慨然作續正氣歌并序云萬延紀元庚申十一月十四日余有罪囚於牢獄廣方一丈俯仰延日遂無訊鞫之事辛酉

后得曰三有禮焉有當時諸藩大抵如此

羽峯曰其言忠厚纏綿感人

后得曰此段慷慨淋漓可埒文山歌

五月七日有司傳命聲罪削籍且收采地徙御笠郡古賀村獄狹隘倍舊矣七月六日新賜四歲兒恒以月俸令一家免饑邦君憐臣亦厚矣壬戌四月五日先子溘焉逝余悲痛殆絕今茲仲春又罹時氣卧床數日偶讀文山正氣歌忽覺病邪退避因欲倣之平素講經談兵馳馬試劔無暇作文辭故造語鄙拙且藩法下許與筆硯每得數句請令衛人書之筆削未能如意夫文山遇傾覆流離之間其困苦悲楚使聞者毛骨竦然固千古忠賢養浩氣之所致也余今得罪屏居而邦君恵下之仁藩法待士之厚比之文山

豈啻天壤哉而余暗愚謭劣虛羸善病坐卧于此間足不履地既已四年矣辛未上鬼籙者雖天之所使然抑亦不可謂無所養也乃作續正氣歌曰神州冠字內正氣常浩然　天皇御宸極盛德準皇天流風洽八瀛　皇胤一連綿賢良輔天業赫々億萬年時否配義見歷々溢簡編朝班誅逆臣賊宴揮寸鐵　日羅身體光田道墳中骨為伊企儺髯為藤西光舌為藤忠光眼為源准后筆或為秋夜詩拜衣慕丹闕或為題櫻樹單身蹈險絕或為楠夫子三世護　王室或為菊池公闔門保晚節是氣本凜冽太平二百春浸淫流苟安文武亦不振醜虜恣陸梁將門事逡巡　天皇如天日聰明聖且仁震怒頒下　詔攘夷期維新陪臣執國命逆　詔結和親禁鸞蕩　天朝拜虜殆稱臣烈士奮忠勇斬戮櫻田濱嗟我遇此時頑鈍無才力吾君固賢明一國仰恩澤當路恐效尤正献萬言策儒臣傳今疏茫然長嘆息幕吏促東行發軔期近迫內外忠憤輩請献效臣職膝下乞一死含笑許忠直決然進君前揮淚叩胸臆君曰方今事根柢在　帝勅聞之莞爾退中懷乍安適乃止東都行齎傳求言檄營々青蠅飛貝錦忽羅織一夜檻車迎陷

為樊籠客世事不許聞献言亦何渴爾來歷七月收祿削士籍謫入幽谷孤囚故聞寂去年家君終悲號日繼夕回首拜南北滿襟血淚滴生為不孝子何以慰靈魄慈母不能養盡忠無寸益忠孝兩共缺一身當困厄三世傳家學專遵泗聞迹悠々四周星觀史又玩易唯有宿願在何憂幽獄窄藩廷先奉　詔決戰奮劔戟驅夷忽膽落東洋絕虜船是氣復本然神州如古昔余亦養是氣時々務溫繹明善乃誠身沛乎天地塞文久三年六月遭大赦還家元治元年五月賜其子恒舊祿百石詳為町方詮議懸當是時

洞齋曰簡言該盡其為人字々金玉

三條公等五卿在長州。詳奉君命。周旋使解幕兵。五卿旋海至太宰府。三條公再賜手書。詳嬀此事々遂成長州侯贈刀并白銀若干。以謝之。既而又蒙嫌忌幽囚。遂與同志十三人俱斬。實慶應元年十月廿三日也。年三十有八。詳志氣英果。受訓家庭。精乎經義。通于兵法。平素慷慨。專唱尊攘。其於人。直言面折。不少假借。故受小人嫉惡亦深云。

善諷子曰。嗚乎伯安再下獄。遂被斬。及明治三年。藩主始憫其罹冤枉。就其家。永世每年以銀廿枚。供其祭資。何其天定之遲也。余觀其續正氣歌。悵然久之。遂録以傳之。

南摩羽峯曰。伯安慷慨激烈。勇敢直言。蓋出天性。故發為正氣歌。凛然動人。非徒飾文字者之比。宜與文山歌並行也。

豐島洞齋曰。伯安真壯士也。其灝々氣貫宇宙。竟為忠憤鬼。余讀此歌。不勝涕隕。

岡田后渇曰。月形氏父子並忠憤。吞冤死。然子闇並立傳。不朽千古。父子可以瞑矣。

后渇曰義氣俠骨可欽可愛

左座義直瀬口善和傳

義直菅原姓。左座氏。稱貞太郎。後改謙巳郎。舊福岡藩士也。為人廉直。從月形弘學。文久三年遊肥前筑後。與諸有志周旋謀尊攘事。既而歸鄉。會同藩士中村圓者下獄。憤然與同志胥謀破獄脱之。事露下獄。乃咏國詩云。月影茂牢屋乃軒爾布計行天心乃曾古爾澄留蟲乃音。後以破獄罪被刑。時年廿有六。至明治三年。藩主賞其尊攘志。永世賜祭粢料銀七枚。

善和亦舊福岡藩士。源姓。瀬口氏。稱順可。改三兵衛。幼喪父母。鞠於叔母家。長而志氣卓越。專修文武兵

學。砲術。拳法。並極其奥旨。既而令義子涉繼家。而身退棲遲于野村望東宅。咏歌自遣。與諸有志交謀尊攘事。甲子幕府征長之時。奉藩命。同早川養敬等至防長。周旋謀國事。乙丑六月被嫌疑下獄。方其鞫問抗言不屈。慷慨絕食一日。欲頭觸柱而死。衆救止之。既而被斬。年二十有九。臨刑咏歌云。中々爾死奴古曾好計禮奈加良邊天夷乃國爾貢世無與李。後藩主亦賜祭粢料如義直云。

善諷子曰。二子並慷慨勤勞　王事矣。而義直救同志於獄中。其義殊足稱玩。善和歌意亦有胡澹庵義

羽峯曰寫得筆々靈動使人有目覩之思

洞齋曰以快文寫快事不得不稱快

不與檜等共戴天之概何其偉哉

南摩羽峯曰二子皆為國致身其忠憤義烈可以傳矣

豐島洞齋曰二子同出於福岡志行又同其死於國事又同福岡藩亦有士哉

岡田后淂曰二子忠憤義烈蓋出乎月形氏之薫陶耶當時多吞冤而死如二子而不傳者可惜也二子獲此傳足千古矣何其幸也

宮津某氏傳

天明中丹後宮津青山侯臣有某氏者為人豪俠嗜酒日醉放不事生産貧甚而意氣激昂視儕輩猶塵芥不拘繩墨遂被放逐有司收其宅地籍家財僅有布被鍋釜堝椀木履數品而已一戸棚扃鐍甚固破而視之有鮮甲一領長刀一口鋭刄如新發於硎傍有袱子發之則燦然黄金三十星有司衆皆愕然乃直白之君侯々亦大驚曰此真武士也宜宥其小過招之来乃遣人四方踪之遇之草津驛百方説諭携歸復其職禄其武技果超絶他士云

羽峯曰發詞簡明可喜

華諷子曰相士失之貧相馬失之瘦自古而然為人君者可不察乎哉

南摩羽峯曰昔時戰國之武士往々有如此者其氣節操守亦可稱也方今士氣萎薾唯利是趨視如此人擯笑以為愚為狂吁亦可嘆也夫

劉子貞曰筆々簡老語々蒼茫可為武士立傳

豐島洞齋曰奔逸之馬庸御不能馭之卓異之士凡主不能用之所以名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賢士常有而名君不常有也如宮津某氏見復用其奇行有所實使人省悟也

岡田后淂曰舉世喜佞媚瓦釜雷鳴作者立此一貪士傳諷刺深遠

村山拙軒曰某氏貪窶而不忘武備類佐野常世之風君侯之復其職禄似北條時頼之量此篇打粉鉢木一齣来行文簡潔震川之致

又曰當時其人仍存故傳者諱其姓名在今日姓名不詳為斯人惜

洞齋曰因縮之悲與惆悵之情對照使讀者不覺惜妙　羽峯曰何其情眞惆到　又曰有古人之風

劉子貞曰此可謂以天地好生之心爲心也　羽峯曰可謂善諷諫矣

宇野醴泉傳

醴泉名元章。字成憲。通稱長左衛門。宇野氏。近江守山驛人。少而好學。博聞強志。爲人眞率而温厚。屢往來京師。交道頗廣。江村北海者。東行途次叩其門。醴泉接見。僅陳寒暄。乃請少間而起。移刻不出。雨大至。日將暮。北海欲去不得去。大困。已而門外聞醴泉語音。見之。則蓑笠提網而歸。云。欲獻一酌而無肴。故網乎前川。獲小魚數尾而來。請自此與君對酌。嘗詣門人望月某家。偶有老醫古島某至。意氣投合。其出一百緡買酒。與醴泉對酌。罄歡而散。厥明。醴泉服禮服。而出門。家人意必進講粟田親王也。而忽歸。家人問曰。焉往而歸。醴泉曰。昨夕古島氏飲余酒。故往而謝也。家人曰。小酌奚用謝焉。醴泉曰。不然。彼非吾舊交。又非門生。受長者之饗。豈可不謝乎。又嘗過膳所侯。會侯怒乎近臣某。將手刄之。衆見醴泉至。大喜曰。先生速入謁。侯々今將手刄某。先生謁則侯之怒或解。醴泉乃入謁。侯曰。鄙人今過湖上。來春風和暢。沙鷗翔集。風景如画。偶得一絶。欲供侯覽觀而來也。乃書以進。侯視之。則極寫萬物欣々得時。以諷怒之爲逆德也。於是侯怒頓解。潛收白刄於室。事竟寢。其温厚

感人。率此類也。天明中。年垂耳順而歿。

善諷子曰。余觀醴泉贈閑田子五律。温厚之情。可掬也。錄于此以砭世之輕薄子。詩云。田園風月夜。藜杖忽相迎。燈照親朋面。樹傳喜鵲聲。酒聊酬厚意。談重結芳盟。此坐賓與主。何曾惹俗情。惜哉軼湖上詩。

南摩羽峯曰。人能以醴泉之心爲心。天下莫不可交之人。莫不可諫之君矣。

劉子貞曰。醴泉温厚和平。有古鄉先生之遺風。

豐島洞齋曰。諷喩之感人。何其速。昔者播州有國府寺次郎左衛門者。豪族也。有篁園數百頃。爲豐太閤所賜。年々生美筍。盜其筍者。當斬。會士人一少年盜之。將斬之。衆諫不聽。有臣某持筍進歎曰。此雖截年々生焉。人則如何。國府寺愴然赦之。終止其法。今醴泉子之温風和意。能解侯之殺氣。不亦諷喩之力哉。

村山拙軒曰。醴泉舉動。事々出于人意表。眞率有晉人之致。至從容談笑。解膳所侯怒。而免其臣死。有大作用。非晉人故風流自晦者之比。詩亦瀟洒。孟襄陽之風。

后溪曰禍胎

臼井六郎傳

韓昌黎議復讐曰。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其如六郎者皦。六郎抱微志遂。能手刃不共戴天之讐。可謂孝矣。門生大島鶴當爲余說之甚詳。故爲之傳。

六郎。福岡縣士臼井亘理之長子也。亘理仕舊秋月藩主黑田氏。慶應中爲京師留守。兼隊長。爲人銳敏。善與諸藩士周旋。通知當時形勢。藩主頗信任。有所裨益。其名。噪于京師。藩主上京。賜物賞其功。既而賜暇歸藩。一日張盛讌。招飲親戚故舊。酒闌樂起。衆賓

霑醉。到三更悉去。亘理亦醉眠室中。忽有鬪爭呻吟聲。奴婢驚起照燭見之。亘理夫妻被斬殺。鮮血淋漓。流乎床蓐。奴婢蒼黃報知親戚。々々咸來。驚愕失措。不知何人所爲也。事聞京師。藩主殊痛惜。時六郎年甫十歲。悲泣殆絕。親戚相聚葬亘理夫妻。鞠六郎於叔父某家。當是時。同藩士有一瀨直久者。年過弱冠。爲干城隊長。與亘理爭名。以其才能不及。居常有不平色。故人皆謂殺亘理夫妻者必此人也。六郎竊聞之齡。齡曰誓報父母讐。叔父制之曰。汝尚幼弱。不抗彼審矣。且未有明證。不可妄下手。請俟他日。六郎然

劉子貞曰父母之仇剋不去心六郎真孝子也

后溪曰悲喜交至六郎胸中可想

之。既經二年。入其學校。會直久弟道之助亦在焉。六郎乃與之紙筆或菓物。深得其歡心。探其事情。一日談及父母兄弟至情。道之助曰。殺足下父母者即吾兄一瀨直久也。六郎聞之。雖憤惋填胷。故笑而言他。如不知者。直歸告叔父曰。果如人言。直久殺吾父母也。道之助之言爲明證矣。我豈與之俱戴天哉。歔欷久之。明治九年。六郎年已十八。憤不能禁。乃決意上京。探直久所在。偶聞直久爲名古屋裁判所判事。即赴之。則轉任靜岡裁判所。六郎即又赴之。日夜伺其隙。既而又轉任東京上等裁判所。六郎又尾之抵東

學能文。蓋蒲門高足弟子也。明治初年開業於東京本所聚徒教習。生徒稍進。惜哉以疾歿。附記于玆。

又曰。或云。六郎遭難時年甫八歲矣。此云十歲。又云。刺讐於其上樓時。此云刺於下樓時。未知孰信。然其人今尚存。欲異日就焉問之。

又曰。夫忠孝一耳。故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方今忠臣多列祀典。而孝子慈孫被旌表者鮮矣。往往吞冤而死。此善諷子所以奮筆作此傳。發舒神州之正氣也。噫。

又曰觀者皆喜乃天理良心

寳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觀者皆壯之。
善諷子曰。復讐韓柳二子所議盡矣。吾復何言。但壯
六郎所為。而畧叙其始末如此。
豐島洞齋曰。功利技術之學行。而忠孝修德之心
薄。進取躁急之途開。而廉節退讓之風歇。當是之
時。猶出伏薪嘗膽如臼井氏者。天理之不息。良心
之不亡。猶如埋土之金光發露於剥蝕中。我玉穗
國之風氣。湼而不緇。讀此傳者。亦可以自壯矣。
劉子貞曰。有志者事竟成。六郎乃孝子中人也。
岡田后湯曰。篇首所云大島鶴者。越後龜田人。好

學能文。蓋蒲門高足弟子也。明治初年開業於東
京本所。聚徒敎習。生徒稍進。惜哉以疾歿。附記于
玆。
又曰。或云。六郎遭難時年甫八歲矣。此云十歲。又
云。刺讐於其上樓時。此云刺於下樓時。未知孰信。
然其人今尚存。欲異日就焉問之。
又曰。夫忠孝一耳。故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方
今忠臣多列祀典。而孝子慈孫被旌表者鮮矣。往
往吞冤而死。此善諷子所以奮筆作此傳。發舒神
州之正氣也。噫。

河波有道傳

有道通稱豐太郎。號椋園。加賀金澤人。父曰河波多
仲。世仕加藩太夫本多氏。有道幼而穎悟。長好文武。
書画詩歌。劍法弓術。靡不兼善。尤志經濟。喜讀洋書。
年甫十一。為本多氏近侍。安政五年。本多氏祗役江
戶。有道隨行。時有村田藏六者。下帷以洋學教授。有
道執贄於其門。苦學有所得。改造渾天儀。使兒童易
知四時之運行。晝夜之長短。日月之食等。製消石。有
續藏六後稱大村益次郎。仕　朝。為兵部大輔者也。
七年。有道為作事奉行。欣然曰。可伸經濟宿志。乃架

水車。修理道路。將有所大為。會當藩政一新之時。事
半而寢。嘗讀鯨志。知捕鯨之利大。又春時。視加能沿
海鯨鯢出沒。欲起捕鯨之業。屢說衆人。竟無一人贊
之者。有道獨力末奈之何。遂寢。乃專心教育。設私塾。
教授生徒。及門者數百人。明治元年。補明倫堂助教。
五年。藩廢。置石川縣。有道說其縣令內田政風。以捕
鯨事。政風大贊成其說。有道大悅。躍然從其事。說諭
沿海漁人。々々頑愚。以鯨為神。云殺之為祟。少從之
者。獨石川郡德光村藤井某。織田某等。服其說。六年
始倶起捕鯨業於其村。同郡金石村漁夫與平者亦

后得曰漁父掛酒瓢杖頭風流可繪

又曰收束捕鯨教育有力

近日日本新聞載欽叔良法尤便而有益可以參看

躍然從之遂獲一巨鯨以是為加賀沿海捕鯨嚆矢尋又獲一頭翌年又獲一頭每頭價八百圓許向不服之漁人等見之皆大悔翻然從服捕鯨業陸續起遂至於加賀沿海獲鯨無虛歲初有道之從事捕鯨也不用從來捕鯨之網而創意製一網々纏鯨身覘其不自由擲之其在漁場也常掛瓢酒於杖頭赤脚奔走或視而曰盍著芒鞋有道笑曰是漁父常態也有道既伸捕鯨宿志勸業博覽會水産博覽會並得賞牌褒狀乃不屑專其利復從事教育歷任小學一等出仕令課集成校豫科教授女子師範學校教諭

農業講習場教授等二十三年抵東京縱觀上野博覽會帰鄉患時疫而歿年六十有九所著有修身往来體操往来萬國地圖等若干卷又嘗繼父遺志築竈名曰七萬圓竈蓋全國用此竈則省薪費一日贏七萬圓故以名云

善諷子曰有道夙抱經濟志終能遂其志非其精力過絕人安得能如此耶嗚乎亦偉矣同國人竹中邦香贈余有道軼事使傳之余謂邦香蓋亦有志於經濟者異日成大業則吾又操筆傳之

劉子貞曰文氣疎暢

相峯曰絕後尚贈衣財何其厚

豐島洞齋曰余與有道交數十年善識其為人有道博覧多通好造意起事雖人誹笑之亦不敢怒亦不敢沮終而有人亦信之者如七萬竈之利戶曉人説有欲用之者輙往為築之不敢厭勞其他如捕鯨勸業水産等雖營々奔走執之勞而其業不大行所謂志大而材麤者然其精力過絕不易及也

岡田后得曰捕鯨教育二事此人一生事業故今叙合叙終成一篇好文字

拙軒曰忽而漁父忽而教官其変化匪夷所思

文輝女史傳

文輝女史名阿豐高瀨氏文輝其號以號行妙齡從高島文鳳學文學筆札及茶儀挿花品香諸技皆極其奥秘文鳳酷愛之養以為子冒高島氏配其弟靜壽々々放蕩大破家産遂與女史絕更娶然女史不復嫁潛贈衣財以助靜壽々々晚年寓湮東為其學校教員嘗過余組橋寓曰今日訪先生於麴坊来先生謂文輝也以其學術賢于已也常稱以先生人皆笑之戊辰之變女弟子分散靜壽落魄女史恐師家之滅絕托其重器遺書於人至信州善光寺教授其

羽峯曰為他日之計其識遠

主尼々々貴富待遇甚厚既而歸東京主尼猶年々報贈金若干舊川越藩侯松平君延女史以為女公子師亦待遇甚厚女史平生儉素以束脩月謝之餘貯之驛遞局至數百金乃請余借邸地數十弓新造茶室焉請清國公使黎庶昌書鶴心亭三大字揭其楣養余第四男瞻以為嗣日點茶揷花以自娛且見瞻日登學欣然曰吾願足矣辛卯一月試筆云急雪穿簾撲夜燈梅花微笑古銅缾朔風惡劇人驚絕吹倒琉璃六曲屛是歲四月七日黎明自知病篤急招其弟子河内全節及余於枕頭遺言後事乃瞑矣年

七十有六女史平生尚吉利忌惡劇吹倒等字而用之試筆何也今而思之惡劇吹倒之語為之讖亦為絕筆乃令瞻作軸藏之

善誣子曰余知女史三十餘稔於茲熟觀其行事可謂賢矣其歿也作文祭之亦可以想見其人焉故全錄于左云

維明治廿四年辛卯四月十有一日蒲生重章謹以美花名香之奠祭於高島文燿女史之靈嗚乎哀哉憶昔女史文久年間下帷麴坊從學如雲是時余也亦寓其隣女史敬我飲以芳醇既而世變不見數年

羽峯曰以玉汝成洞齋曰以富瞻之學揮自由之筆情緒纏綿不覺其為韻語香煙繚繞

雪巴風饗古寺信山柔兼彤管飄泊單身又來東京敎授釵裙讀書講說皆有淵源其師文鳳寶學林門佐藤暖翁稱其貞純命女竹露受其陶薰女史高足事師尤敦春秋祭祀手薦蘋蘩養余兒瞻以守先墳同氣相求是亦前因嗚乎女史不茹羶葷年過古稀鬢髮未銀一朝病作欻歸黃泉葬儀甚貴送者成群艷々之花含露殊姸芬々之香吐煙作文嗚乎哀哉尚饗

南摩羽峯曰才學而賢如女史者亦不易得也

劉子貞曰女史雖遇人不淑終不出一怨言緣絕

後猶潜以衣財贈之且終身不再嫁可謂才德兼優矣讀此令人欽佩無已

又曰淂子闇之傳與文其軼事幽行可與世同壽女史應亦含笑於九泉也

豐島洞齋曰婦之貞而婉者有焉貞且婉而長於學術者蓋為鮮矣文燿女史被絕於夫終不再嫁獨守節教授以終一生故夫常以先生稱之雖如可笑亦可以觀其長學一端也如女史豈可不謂貞而長學者乎

后得曰勇知張飛

后得曰可以戒兵士好色

逸見十郎太傳

逸見十郎太者舊鹿兒島藩士也爲人精悍而驍勇。戊辰　王師北征十郎太爲其藩兵二番隊長攻白川々々爲奥羽之咽喉賊嬰城固守激戰二日不能拔因議曰宜使大垣藩兵出城後夾擊之十郎太乃帥衆鼓譟而攻挺身馳突于硝煙彈雨中衆繼進遂拔白川城進轉戰于三春二本松會津所至有功猛勇驚賊兵事平後爲陸軍大尉在東京明治六年五月某夜　皇城火兵士皆至護而十郎太偶遊新驛妓樓誤出營期乃下陸軍裁判所論其罪同營士皆

罵曰十郎太惑溺花柳失出營期豈止彼一身恥而已即吾藩羞恥也宜使屠腹或曰彼腰骨既折矣豈可以武士道處之乎斷頭而可也少將某獨曰此少年或所不免須恕宥之事竟寢十郎太乃得歸國方此之時西鄉隆盛等設私學校養成志士十郎太欲雪前日之恥入其校勉勵過人桐野利秋等知其勇可用擢爲一科長又爲區長使之誘各鄉士族入學校及隆盛叛帥兵一隊入肥後轉戰各地既而歸鹿兒島募生兵先是中飛丸傷其頭以白布裹之而奔馳毫無難色及人吉陷都城延岡並敗與隆盛等走

后得曰用意別有在焉

入鹿兒島戰死于城山實九月二十四日也。

善諷子曰十郎太之誤身於花柳不足深責也但其用勇終失其所爲可惜耳若使之用其勇於三韓滿洲之間豈不亦偉乎噫

南摩羽峯曰用勇失其所則不若無勇之爲勝吁人以知大義爲貴也矣

劉子貞曰十郎太之勇乃匹夫之勇也且投非其主其死也宜哉

豐島洞齋曰壯士溺於花街犯軍律其恥小也黨於非人反於朝廷其恥大也雪乎小不能雪乎大

傷終身之勇可以誡焉

村山拙軒曰十郎太一犯軍令翻然悔悟勉勵以雪其羞恥少將某之容其罪而不問可謂知人矣嗚呼性質之美如此而其昧于順逆何也

岡田后得曰作者多愛惜其用勇失其所九原之下十郎太有知必齘齒曰吾過矣々々

后渇曰有四方志不偸安逸

又曰誠然々々

池上四郎傳

四郎舊鹿兒島藩侍醫池上貞齋之長子也受訓家
庭然不喜軒岐術常就西鄕伊知地諸先輩咨詢文
學諸先輩咸稱其器不凡貞齋欲爲四郎娶河野某
女既納幣親迎之前一日四郎早起詣河野氏謂曰
家父與君約將爲僕娶君息女而僕年少未遂四方
志今娶妻非吾願也請解其約河野大怒曰事已濟
矣足下乳臭今復何言宜待乃父來議之乃告之貞
齋々々亦怒責四郎々々曰大人之命不敢不奉然
婚姻人之大倫若有伉儷之情不諧倶誤終身且兒

學業未成將周遊天下就有道而正之此兒之所以
不能奉命也貞齋竟不能强告諸河野解其約蓋鹿
兒島之俗嫁娶唯父母親戚之所擇不必使子女預
知故往々有此差池也既而四郎負笈遊江戸當是
時諸藩及草莽志士爭唱尊攘之說世運將一變藩
主命四郎時々報其情勢戊辰伏見之變及奧羽之
役四郎皆從軍有功焉辛未　朝廷徵兵四大隊於
鹿兒島四郎領一隊上京屯于市谷舊尾州邸既
而拜陸軍少佐辭而不就四郎曾遊清國至此復遊
清國甲戌征臺之役四郎陳說其所歷見於行軍頗

羽峯曰有識之言

有助焉方西鄕反也四郎與之入肥後與篠原國幹
等攻熊本城不能拔四郎乃說隆盛曰宜速勒兵禦
敵尾擊全軍出南關直蹂躪上國不然事之成敗未
可知也桐野利秋等恃勇不肯轉戰于日向薩摩敗
走遂倶戰死于城山時年若干

善諷子曰四郎之見卓矣而其言之不見用誠　朝
廷之幸也若大擧到上國則其災害果何如哉

南摩羽峯曰戊辰之役佛國人某至仙臺語將士
曰宜直進至京師挾天子而令四方則事可成矣
區々戰此地策之最下者與四郎所見符焉

豐島洞齋曰隆盛之智而不用四郎之計蓋爲其
勇所暗也何則隆盛之出肥後其勢如潮生欲唾
手拔熊本城而有谷將軍之善禦遷延費日不能
向上國出一步無他矜勇之氣自掩其智不用四
郎之言也其不用者天奪其鑑也

岡田后渇曰四郎卓見盍早見機避禍害惜哉

羽峯曰艱辛極矣

羽峯曰其悲可想

又曰其喜可想

劉子貞曰天假之緣

佐治郎傳

佐治郎信濃國下諏訪邑農夫佐左衛門長子。幼而孤。失明貧窶不能自活。寄食於遠族某氏。其家亦貧。佐治知其不可永依。偶思伯父亦嘗稱諏訪都在江戸高輪。欲往而依之。時年甫十四。單身辭鄉。到江戸。然伯父出鄉既已二十四年矣。不詳其所在。抵高輪問之市人行客。及賣按摩者。莫之能知。佐治搜索彌月。旅資既罄。乞食街頭。終不得其蹤跡。彳亍道路。茫然如失。乃決死抵二州橋。時方盛夏。夜風吹水。涼氣襲衣。納涼船泛泛乎水上。忽有一舟。絃歌如沸。棹過橋下。佐治倚欄聽之。萬感縈胸。悲吾身之數奇。謂此生不若死也。一躍投水。則譟然墜其舩上。舟人大驚救之。舟中有樋口檢校者。與門人竝坐鼓琴。聞之惻然。使人扶佐治坐已前。謂之曰。汝雖盲。年尚弱。何苦而果於死乎。諺云。汲一道流川亦前生因緣。今汝決死投水。幸墜我舟。以得不死。豈不亦奇緣乎。語我其決死情實。我盡力庇汝。佐治垂泣陳姓名。及尋伯父事。且謝曰。余以瞽故誤墜君舟。以妨清興。幸見恕焉。檢校憮然前膝曰。唉。汝吾妹之子。我即汝之伯父也。我改名久。不通鄉信。然寤寐未嘗不思汝也。今救

汝急難。是安知非祖先之靈誘我令救汝乎。佐治悲喜交集。涙數行下。左右皆感其奇遇矣。檢校乃拉佐治還家。使之襲已舊名諏訪都。且謂曰。汝將何學。欲學琴瑟則吾教之。若別有所欲。則擇師學之。佐治曰。姪生長僻地。不能學音樂。願學鍼法。檢校曰。善哉。汝之所志。音樂遊藝也。鍼醫仁術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乃擇師學鍼。無幾其術大進。時奏奇効。諸侯貴人往往聘之。其名顯乎都下。檢校遂養為子。承其家貲。擬陶朱。元祿年間以壽終于家。

善諷子曰。佐治決死投水。而為伯父所救。竟遂其志。豈不亦奇遇乎。則知向之數奇非數奇也。天窮困其人。以成就其業耳。嗚呼。瞽者尚如此。而況雙眼炯炯者乎。可不思焉哉。

劉子貞曰。佐治郎乃一盲人。因孤詣苦心。竟遂其志。可見天下無不可成之事。只在人為之誠與否耳。

南摩羽峯曰。語云。禍福纆繩。又云。決死則得生。余觀於佐治而信之。

豐島洞齋曰。昔者朱壽昌與其母劉氏相失者五十年。不得。竟辭官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

后淂曰議自諸子亦盍服活狐舌以益其知辨

次同州渇馬令佐治索伯父不得乃決死竟奇遇馬壽昌之渇母則孝之所致佐治之遇伯父則誠之所通天道不見而視不聞而聽遇合豈偶然也哉

村山拙軒曰聾者而尋聾者事之尤難者間關崎嶇遂伸素願其相逢之際奇險亦甚矣天公何把弄人之至此而後来業成家富者天之報此人可謂厚矣然則始之困其身者即玉成之歟此篇當日情况寫淂淋漓其事奇絶文亦警絶

滄浪傳

滄浪名候越後村松城西山村人不知始何名知巧過人自梓匠輪輿鍛冶石工以至補錫接陶洒削之屬凡人家日用之工技莫不善者邦俗謂作事曰仕候因自名候々與滄浪音訓相通因又自號滄浪以寓隱濁世之意治人門戸叫賣其技曰滄浪来人争傭之滄浪嘗自製小銃射野狐々不死亦不能走輙捕抜其舌云用活狐舌入藥服之則益人知辨又嘗欲學仙自製羽衣候人定廾屋上禱北斗者十夕數盈之夕星斗殊爛燦清風颯然至自北方滄浪欣然謂神来迎我也張雙手御風而飛譃然墜地傷其腰足乃悔悟曰仙自別種非火食人所能學淂也竟不復說焉天保弘化間年可七十余屢見之鶴髮童顔頎而癯頗有仙骨竟不能淂仙以一窮民終

劉子貞曰此數語可為妄存希冀者戒

善諷子曰今夫山澤民庶㗭々成黨欲倏焱飛騰上玉堂握政柄者何限是亦滄浪之學仙也噫

重野成齋曰奇行異聞可以醒世　辛卯四月湖心亭席上拜觀

劉子貞曰以奇筆寫奇人之事可稱雙絶

豊島洞齋曰滄浪所為甚痴呆不足為奇而善諷子取而傳之者誡世之妄人欲附翼攀鱗一躍登雲閣取爵位者而已論賛譏刺尤有奇想矣

岡田后淂曰諷刺絶妙宜帯冷笑聲讀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良　同校
高島重瞻

一幕局作一齣似長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跋

暑威如熾。竭盧無策可避焉。於是偃蹇於一室。取善諷子所寄偉人傳稿讀之。奇行偉業。有可驚可喜可悲可哀者。有磊落軒翥者。有卓節勁幹者。有狂呼嘯傲攪破四海者。譬如演劇。一幕局畢而還始。篇題逐次加批評。不覺爽氣生腋下。忘盡日之暑。豈髙文生雄風乎。　辛卯八月初旬。

加賀　洞齋豐島毅拜題。

蒲生子闇忼慨尚氣節。其言論常以興起人心矯正風俗為事。所著偉人傳既上梓者十八卷。今茲辛卯又刻此二卷。何其盛也。余謂雖有奇節偉行。言之不文。不足傳遠矣。子闇以爽敏之才。雄健之筆。傳偉人之蹟。極意形容。淋漓盡致。每讀一篇。擊節撫掌。如當其時見其人。讀者心動膽張。唯恨其卷易終耳。

明治廿四年九月念四日。　村山德淳拜觀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卷下終

褧亭曰佐田翁氣節崚峭議論頗正不能曲學汙世與余甚善今沈淪江湖可惜也

近世偉人傳第十編跋并題詩

蒲生褧亭老兄著偉人傳廿卷筆鋒銳利偉蹟驚人蓋老兄以偉人傳偉人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而然耶余頃北游入老兄之故鄉聞老兄舊事曰老兄曾負笈東游孤苦艱辛開業江戶未幾藩侯辟之將有所用忤執政旨遂見放逐老兄從容作詩而去奇哉偉哉置老兄於偉人傳中泰山巖々而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去今八年前老兄訪余墨水草廬見囑偉人傳跋今余在北越信老兄真爲偉人乃履前約贈此跋

辛卯仲春　　南筑　佐田白茅拜題

褧亭曰杉氏嘗以教授自任余知其人久矣頃來賀文於余志氣高尚古之人也

韓昌黎曰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余讀褧亭先生偉人傳亦然其行文錯綜變化猶鬼神不可端倪故讀者不倦且先生教人以忠孝節義讀者本然之性自相感發其忠孝節義之心油然而生焉則先生著書之功豈小々也哉

辛卯端陽　　東京　上杉義順拜題

又曰因杉氏識此人靜毅溫雅一見而知其爲君子

蒲生先生搜輯海內偉人或元勳名輔或逸民隱流及慷慨激烈之士才能絕藝之人網羅成編昭々可觀誠後學之楷法也嗚乎正氣煥發於宇宙英名永垂乎萬世是先生忠孝濟世之篤志也讀畢謹書其後

辛卯初夏　　東京　武田信任拜題

又曰平田生青年奇才善文詩余識其先人可謂平田氏有子矣

夫慷慨悲憤欲砥行立名者世間何限然或未得其時觸犯于刑辟老死於窮巷空吞怨於地下之徒亦不爲尠矣我絅亭先生夙憂此輩奇行偉蹟終歸湮滅乃著偉人傳若干編其敘事之快行文之妙使讀者有宛然與其人相接之想信腐令以來希有之良史筆也抑近世之偉人假先生之筆以得發潛德之幽光奮勵士氣焉先生亦敘其事以得發萬丈之光

燄傳之不朽焉則此編之作豈其偶然哉讀了謹題一言於其後

辛卯六月　　東京　平田宗克拜題

褧亭曰宮原生能詩善畫蓋才子也今則航海外事貿易可謂有爲之士矣

乙酉之秋余客東都成蹊館偶讀偉人傳欽佩之餘卒賦一律就子開先生有道正之

異事奇聞寫得真驚看椽筆絕儔倫韓蘇文藻元無敵班馬史篇尤有神綠酒紅燈陪宴客青天白日倚樓人羨君風月姐橋畔閑伴琴書興特新

西京　宮原孝　拜草

又曰福井生詩才天

忠姦今古跡分明褒貶由來出至誠白日青天一枝

稟於讀書破萬卷其造詣豈可量也哉

筆千秋傳得偉人名。

東京　福井繁　拜稿

又曰前編既有贈詩今又有此贈交誼至

○辛卯六月初七。訪絅亭先生於玲瓏盦。用壁間所掛黎蒓齋詩韻。以奉呈。併乞郢正。

讀書滿腹自便々。高卧何論邊孝先。明世豈無太平策。文壇共仰偉人編。青天白日照胸臆。翠竹碧梧供賦篇。剩用當年醫國手。還於紙上寫真詮。

東京　平田宗克拜題。

奇蹟全羅寫得真。文章況復妙通神。欽君早抱有爲志。欲慕偉人成偉人。

涯

聚亭曰前編既有跋此跋更詩絶奇一夢尤絶奇

○謹跋偉人傳義字集五編

東京　石川二三造拜題。

余嘗從子閣先生。受業于有爲塾。而先生授業之暇。作偉人傳。每一篇成。使小子門人閱之。卷中所載。無一不奇偉。而先生之文。亦無一不奇偉。故終日讀之。未嘗倦也。先生年々作此傳。亦未嘗休也。既至十八卷。其續編。昨年將刻。會先生托金之平松銀行閉店。悉失其資財。故未發行也。今茲五月上浣。余訪先生于青天白日樓。先生豪氣依然。不少見憂色。且告曰。今年必刻義字集五編。子其跋之。談了辭去。是夜解衣就眠。有一人。慨然謂余曰。子讀偉人傳。樂歟。余曰。然々。則請以我言。寄語先生。此傳行于世。則大勝於名僧之引導。我魂魄於幽冥。道我輩魂魄。獲此始當歸上天。焉耳。唯恨方今肉食驕傲。世道日非。吾將欲訴諸上帝。罰之。余驚問其姓名。不答而去。拭目四顧則殘燈熒々。枕邊唯有偉人傳數卷耳。蓋夢中之偉人。即卷中之偉人歟。乃知先生之文。實通乎鬼神也。遂書以爲跋。

又曰向既有華族中錚々者之目頃又作滉瀁閣敍并勵之

辛卯夏於滉瀁閣中。　丹羽氏厚拜識。

○又

聚亭曰小林生困學數年教諭兵士於南総鴻臺久矣今則官學習院

天下何時無偉人。而不幸遭亂世。往々罹水火兵馬流離蕩析之災。不得傳世者。何限。苟自非足跡周海内。文章宗一代。如龍門其人。亦安知而傳之。然是猶易事也。天下晏然無事之日。或考槃肥遯于山砠水涯。或偃蹇牢騷于通邑大都。而世卒不見之者。非具眼之士。決不能知而傳焉。然是猶易事也。至夫牢立門戶之黨。勇於自信。而很愎忌克。不能屈己。欲以成人之美者。視立功於社稷。顯名於天下之士。縱心服之。不肯筆而傳也。然則自古謂世無人者。亦可以知焉耳。余故於我師蒲生先生所著之偉人傳。不獨服

發潛德之幽光。尤欽其使享大名者。照後世。嗚乎。此編之所以獨多偉人也。余因有所感。試取此編廿卷。披讀一過。其中往々一身化爲二爲三。其姓名。恍乎惚乎。在隱躍間。抑使斯人至此者果誰之咎。余常憤梅聖喻之隱淪。將欲起歐陽永叔而問之。近世偉人傳第十編刻成。是爲跋。

明治廿四年立秋。　門人　新發田小林廣德拜識。

庚寅除夕辛卯元旦詩。錄以代自跋。　聚亭幽人

春山曰僅々十字乃見其事跡經濟妙甚

半世成何事。匆々歲又窮。著書藏石室。節貨貯筠筒。老父垂鬚白。病兒歐血紅。感時燈下坐。悶極但書空。

松喆二兒歐血臥病故及。

春山曰放翁佳境　又曰國會議員能濟民艱否噫

紙窓竹屋歲將更。獨將吟鬚對短檠。作客久知行路險。休官轉覺世情輕。諸公喋々議何事。百姓偎々不保生。我輩考槃忘富貴。盆梅花底酒頻傾。

閱新紙。聚議院囂甚。

又歲晩。氏生尤窮矣故及。

孫君巽曰。五言一氣呵成。句亦醞釀。七言輕韻的是見道之言。收句所見者大。尤見身分之高。

又曰不求工而工神韻躍々

脫却衣冠恣野態。亂頭粗服迓新正。波光送綠浮春酒。旗影飄紅弄曉晴。何恨屠蘇遲到手。猶欣年齒晩全生。樓居避俗殊幽寂。但見梅花不世情。

去年新築青天白日樓。々前多植梅花。其東長濠。波光激灔映樓欄。今玆。年五十九。健甚。酒飲加量矣。故人多病歿。故及。

孫君異曰。灑々落々。一片眞機。有官止神行之概。收句尤有情味。

跋近世偉人傳第十編。

聚亭曰余有五男重良爲第三男已好弄文筆亦可喜也

家嚴此書。其文簡潔。其人忠孝。恐不足以悅時流之目。雖然使苟不失日本魂者讀之。其必知所激勵。而況於慷慨憂國之士乎。

辛卯立秋。　不肖男重良謹跋。

又

昔者李太白以韓荊州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

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今我聚亭先生揮史筆。忠孝義烈。儒雅技藝之士。一入其編。倏便作偉人。則謂之章文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亦可也。於戲盛哉。

辛卯桂花月。　受業　北越　松尾敦謹跋。

明治廿四年辛卯冬十二月廿七日印刷廿八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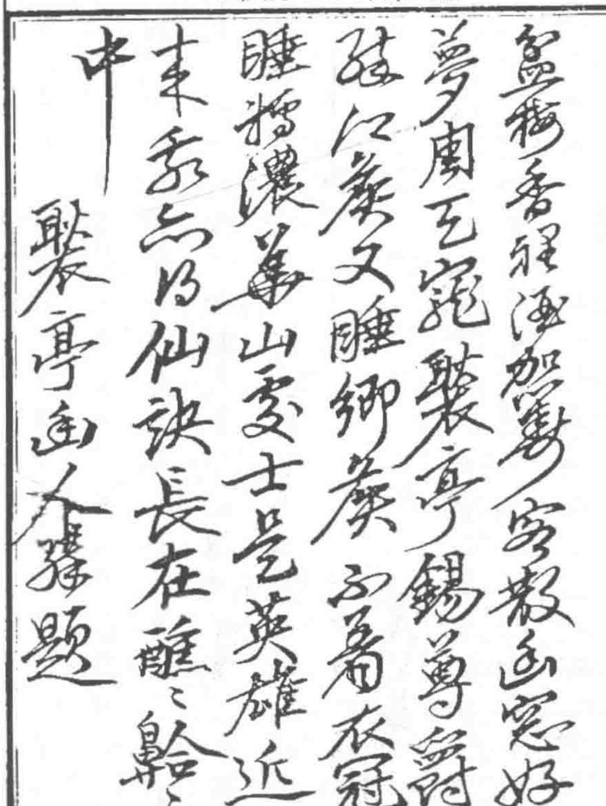
著述并發行者兼印刷　東京麹町區飯田町一丁目十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大坂本町四丁目百五十四番屋敷　岡島眞七
東京日本橋區大傳馬町二丁目廿番地　中村善七
同麹町區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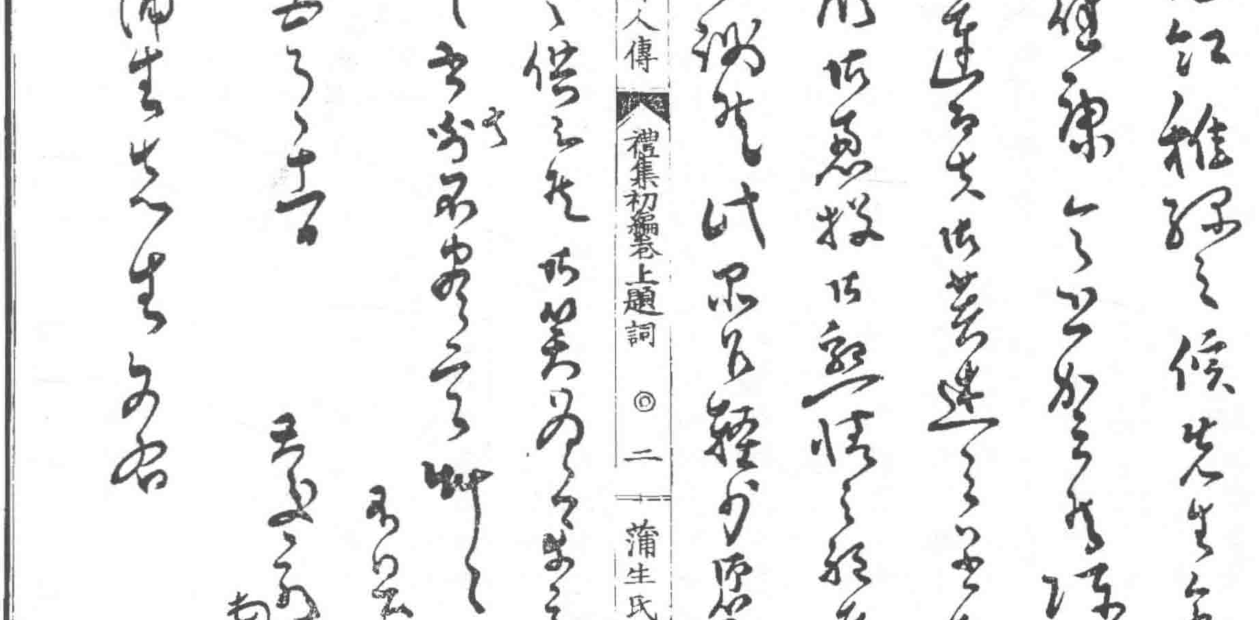


陳希夷書

槃亭曰余無官勲而天錫尊爵豈賞扶持斯文倦私史耶優游拜錫善歡善睡似希夷長睡賦二絶以自祝



三条梨堂相公松平春岳公每拙著成輙賜覧觀今二公並薨不勝知己之感因以岳公尺牘為題詞条公則嘗賜圖風今欲刻装已為人所奪殊為遺憾



青門之水兮洋洋何美青芝之山兮幽
幽以閑其下有宅兮先憂後樂堂淑
雲之吹香兮感乎晚翠之徽雲暮
兮朝兮控馬逍遙梓堂弦之琴
兮引壺觴呂自斟究九經兮以
終一生嗟天之厚兮錫我此七友
七友圖歌　皇黄道人





阪路窮處山門幽泉流整然故清
然蒲家墻壁圖之面蒲氏祖
石一郎武士英雪莊國社分人奇
構深洋洋樓緋中靜境尤難得
鏡開沸岩難分殘檻添
題蒲生子書之今坐板上所　鍾美之拓稿
重良書

伏後

韻法學緇衣

成齋曰馬得作薅亦可

獲稲記 録以代自序

癸巳春。余新築書庫。圬者和泥。以藁塗壁。藁中有米粒。至梅雨中生芽。壁上蒼蒼然。余抜之種池邊。皆能生長結實。今玆甲午春又播其實池邊。培之以鷄糞。苗勃然生。長五尺餘。垂穗離離。一穗結實二百三四十粒。真有秋矣。昔者詩人咏后稷之穡云。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余今親見之。以為樂。且告子弟曰。培養之功。蓋如此。汝輩善讀庫中書。其効亦猶如此。孔子曰。苗而有不秀者夫。有秀而不實者夫。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汝輩其識之。是歳十一月八日獲稲畢。乃記。又從而歌曰。稲之長兮。其穗穰穰兮。稲之熟兮。其實蟲蟲兮。道人躬稼兮。講讀之暇兮。焉得為春酒兮。以燕吾友兮。七月詩云。十月穫稲。為此春酒。

重野成齋曰。連用經語。而單簡一二句為之断案。

妙甲午十二月拜觀。

岡田后得曰。世人多東坡所謂不種而獲之徒。一讀此文。可以發深省焉。

闔曰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耳先生則有七友是天之所以佑吉人也歟

又曰百鬼夜行豊島洞今曰二堂有

酒盈樽孰如此樂在座作對酌如何

又曰同在春色中非間雅士不得占春色

絕句優雅

◯七友園四時雜興 偉人傳之成七友之功居多焉

簪笏抛来十八年。有何樂事輙欣然。山水琴書松竹酒。是吾七友足周旋。

塵世回頭事々睽。林泉深處卜幽栖。先生近況人如問。七友園中醉似泥。

耳目聰明過六十。登山健歩未須藜。提携七友終年醉。令我不遊耄嚌臍。

賢哉漢代二疏子。會友觀花日醉歌。憐彼紛々逐利輩。鐘鳴漏盡夜行多。

梅花落盡櫻花發。知是天公助我吟。但得青樽長在座。那須囊裡貯黄金。

春風鎮日鎖衡門。雖是城中也似村。中有桃花流水勝。小園呼作小桃源。

池欄帶醉夜深凭。風静春波鏡様澄。詩思玲瓏清若水。玉蘭枝上玉蟾騰。

雨師風伯慰吟翁。粧點残春似画中。満池落花吹掃去。約浮池上半灣紅。

三春好景属吾家。小々庭園富物華。昨夜東風吹燦雨。牡丹又放數枝花。

園池水漲似西湖。驟雨狂風捲碧蘆。知是雷公助詩

蘭曰閒人倚柱笑雷公其先生之謂耶

又曰真是黄荃画趣

又曰清絶

又曰柳子云靈淑之氣不為偉人而為石則物奇者作偉人看可也

興悠然倚柱看跳珠
蕩滌炎塵風雨鳴此時殊覺道心清芭蕉窓外蕭々
響一夜不眠聽到明
陰蟲唧々月光寒秋氣侵衣夜已闌一陣金風颯然
至芭蕉翻露玉珊々
園池秋暮自荒涼蕉破荷枯又夕陽忽有清香襲杯
酒金葩瓊穗傲風霜
欲倩黄荃画此秋芙蓉池上錦鱗浮何来翡翠欻投
水决起唧魚立石頭
行藥曳藜移歩遅満園落葉錦離披驚看靈物大於

笠莫是商山五色芝（圍中生靈芝二莖）
園林葉脱欲嚴冬霜氣凛森天地空氷月玲瓏明似
鏡照吾書室轉玲瓏
京城一夜雪埋階十萬人家暁色佳童子麥窓銀世
界袁安忍凍臥空齋
幽人日々愛園池最愛残冬景物奇錦鯉破氷跳浪
處緑梅冐雪浅春時
山莊風物入文翰在野亦忙如在官一草一花還一
石品評都作偉人看

太田蘭陾曰措語蘊藉真氣溢乎楮表

松塘曰前聯非我子閒誰能當之

湖山曰誅姦恤窮諸老先生旨不能及也

松塘曰白作雪何如

湖山曰梅花與自己為對放翁集中有此體

又曰尚有作

○甲午歳晩書懐三首

迂才何恨與時違只是當仁不讓師講道年々教蒙
士捐財歳々恤窮飢黒頭為相任他了青史誅姦捨
我誰耳順老翁成底事偉人傳稿満齋帷（今歳偉人傳十編稿本成）
毀譽紛々付蓋棺且傾杯酒餞年闌梅花已放一枝
白蒲子空懐満腹冊名走利奔渠自累詩思文與我
殊安唯憂萬里征清士蹈雪衣不耐寒
老来役々為誰忙鏡裏驚看両鬢霜窮鬼有情寧忍
送麴生無語竟難忘官途艱險昔曾歴世味酸辛今
尚嘗六十二年夢耶幻追思往事総茫々

○乙未一月一日口號二首

不須斗柄指正東梅柳已看迎恵風霜味菓甘南紀
橘（紀州土井幹夫贈蜜橘一函）雪腴羹旨北湖鴻（豊川良平贈北越馬湖鴻）我
元傳道畢生業誰是征清第一功掫酒三杯豪氣發
無端筆下起長虹
暁窓端坐思如淵六十三年俗累牽天地無情人易
老兔烏有脚歳頻遷數杯撤酒吟懐暢一樹梅花春
信傳志在千秋空負世名場利域懶揚鞭

小埜湖山曰遠蒙寄示耄人唯有感服耳僕長先
生廿一年衰残之態照察是幸

蘐亭曰余始讀森君偉人傳心訝異之後君商文尒遂為十里神交矣今寵贈此妙篇以華拙著多謝々々

近世偉人傳序

保定無似。以文事辱知蒲生君子閣久矣。子閣曩賜其所著偉人傳一部。以徵續編拙序。抑子閣居天下之上流。交道極廣。鴻儒碩學通人達士可以託其序者何限。而反需野人固陋如定輩者。其意殆不可解也。蓋此書盛行于世。後編續出。積至二十餘巻。每巻揭序跋題詞頗多。内外知名士。率網羅不遺。因迨下交如定者。勢所必至也。譬猶大牢滋味既盤則山肴野蔌亦有所染指。是以遼東之豕。野人之芹。自忘菲薄。敢供五偶之末。茹吐惟命。夫方今文明。才士輩出。

又曰過謙願除都下

政事法律若稗史野乘等各種著書。競投時好。以求售喻之。無關睢麟趾之意。而欲行周官之法度。弄桑間濮上之音。而欲正人心之邪淫。宜其於世道人心毫無所裨益。而朝刊夕廢。徒煩剞劂。立言不朽。其實何在。要不雅言。不脩辞。徒作射利之所由。致可勝歎哉。如此書則不然。叙忠孝節義之事。以韓柳歐蘇之文文。脩辞正筆力勁健。自符偉人傑士之氣象。孟子所謂換地皆然者。然則子閣乃偉人。而偉人乃子閣也。子閣之所筆與偉人之自著。一間果為世所貴重千載不朽。雖名家序跋恐不免蛇足。而况於定之拙

二三著宿外豈復有此健筆哉

序可有可無者。予自知。徒勞無益。而強操觚。無他報子閣之知耳。傳曰。珪璋特達。無須玉人之薦。定於此書亦云。若夫子閣慷慨著書。以維持名教於万古。挽回頽風於一世。心事磊々軒天地。則諸家既已道之。故略而不及焉。是為序。

明治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

辱知　下毛　森保定拜撰

蘐曰痛快湖山翁詩云泰星愚黙首々さ綫不愚矣鬼愚天下愚々滿寰

○呈蘐亭蒲生詞宗。　古道人　総生寛拜稿

神州正氣漸消磨。舉世滔々趁濁波。傳得偉人君善諷。奈斯天下至愚何。

西更痛快

○讀史有所感。呈蘐亭蒲生先生。先生著近世偉人傳。善諷世善筆誅姦蠹。故有此寄。

枕山曰衣冠盜妙甚

舊聞欲絶金門詔。豈説方今多暴虐。當日朱紈黙不言。浮雲凝作衣冠盜。明朱紈上書云。去中國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

久雨厭厭悩殺神。閉門堪聴説流民。朱雲縱乞尚方劔。豈止安昌言一人。

南岳曰一片英氣

了得痴聾不用爭。喜聴寶劔匣中鳴。先生休恠迂今世。間氣猶存舊賈生。

北総　間中宜之拜稿

黄公度寄春讀清人傳一日過余於徂橋促從編出此係其筆語今札集成而其国雖以采邀絶消息為之黯然

蒲生先生夏日為納源之勝係何處即景之作想極多近刻偉人佳人傳至第幾編敢問

寔惠百拜

昭席走筆

偉人在右佳人左。終日遨遊樂有餘。何用江湖去消暑。徂橋々畔即茅廬。

聚亭曰[illegible]別以[illegible]已六[illegible]矣子孫遭國難爲何状也噫

袂

○復蒲生子闇先生　姚文棟

頃荷瑶緘。并送序數百言。又賭以偉人傳十四巻。隆情摯誼。拜賜良多。且偉人傳之賭有三益焉。尚友一也。爲高堂之献。二也。闡潛德於中土。三也。陸賈歸裝輕如一葉。蓄無千金。唯名流贈答之章。及書籍新得之富可。以自壯。其行色。子闇先生聞之。亦知其稍異俗吏。而不見擯棄乎。下畧

○復某君書　録以代題言

某君執事。契濶久矣。前日馳賤价。候起居。呈拙著偉人傳若干卷。不圖今日專使酬賜縐絹一純。并貴重

物數品。且蒙問偉人之義。頗慰鄙懷。感謝々々。重章此書。徵忠孝仁義之道於事實。以諷世焉耳。其人未必皆偉也。然其事未必不偉也。請以此意讀之而可。不然。往々有似失當者。甞有人詰重章曰。讀子之偉人傳義集第四編。載樂壽者。若人世多有。何足以爲偉人。非失當耶。重章曰。唯々然。子獨不覩今日之世態乎。士大夫或有奉妖教。投祖先之木主於水火。而不祀者。或有賣祖先之遺寶及墓石。以充飮食遊費者。或有吝乎財。貯萬金。而不恤親戚及舊知之窮乏者。樂壽則每朝梵唄拜祖先。又能獨力建父祖之墓碑。又能不吝乎財。施癈疾餓者。夫鬚々者。不能之。而孅々者能之。豈不亦偉乎。豈又不足以諷世乎。此重章之所以取也。其人莫以應。且偉即奇也。一言一行之奇。足以諷世者。皆在所不棄。雖獲駁雜之譏。此亦君子忠恕成人之美之意也。古人有詩云。平生不解匿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重章於拙著。亦云。君請勿疑焉。所賜縐絹花紋美甚。想當是宮禁中物。裁以爲少女衣。以拜賜。但慙重章文筆。無此美耳。書餘附拜晤。時天漸向暑。千萬爲國家自重。草々不宣。蒲生重章頓首再拜。

小山春山曰。蒲君著書之微旨。得此篇始了々。宜揭諸義字集第五編。以告讀者。

小山遠士評此篇。無何歿。明年義字集第五編剞成。乃欲載。不獲稿。今茲乙未夏。檢故紙。獲此稿。又適剞禮字集第初編。因從徃年忠告附剞焉。重章自識。

近世偉人傳禮字集初編例言

一近世偉人傳第十一編剞成。是爲禮字集初編。乃以卓然立于獨者。置諸卷首。亦宣尼立於禮之意也。

一先生移居于二合半坂。既已三年矣。卷首題画即新居七友園之圖也。有記。然蒲門盍簪集已載之。故茲省以獲貂記。及詩若干首代焉。

一下卷亦附題詞。以慰征清將士之英魂毅魄。且一新讀者之眼目。

一讀書要精古人已道之矣。苟精則一部魯論治天下而有餘。通詩三百。可以使于四方。漫然涉江海者。唯見其風光可愛。而不知九淵之底寶珠育焉。魚龍潛焉也。讀此編者須三思。勿以令人著忽之則可。

一人情俗習隨世變。轉々無窮極。雖則無窮極。唯忠君愛國之志。我國士人弥于万古而不變。亦不可變也。既刊行偉人傳。通二十有二卷。先生茲三致意焉。善讀者必自知之。

明治二十有八年乙未八月於房陽客次。

受業　信州　一柳瀧一郎謹識

近世偉人傳第十一編禮字集初編目録

上卷

下卷

右通計三十二人

蘭曰鄙叟口吻

近世偉人傳禮集初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子闇著

海保漁村處士傳

處士名元備字順卿自號漁村處士通稱章之助源姓海保氏下総人其先出自里見氏嘉永安政間下帷江戸下谷練屏小路聚徒教授官醫多紀茝庭湯川安道二氏尤重之嘗薦水戸侯侯召聽其講經大感服將薦幕府諭之曰子若暫弃古説從朱註則吾當薦子為官儒如何先生哂曰鄙人僻陋不能弃已所信而從他説以貪祿位謹辭事竟寢終身不仕

唯以二氏之故講經於醫學館焉耳晩自作墓上文曰處士無他所長唯略知讀書亦唯純乎一於治經不喜汎涉嘗謂漢經師説雖有異同要得之於七十子遺傳則令日治經唯當原之於注疏徵諸各經並之於史子集之言辨訂其異同研覈其是非以求合於古聖賢立言之恉如是焉耳凡宋以後好自抒心得者一切置之不取也前後所著若干種周易古占法及漁邨文話既刻行世他易書詩三經及論語有漢注攷中庸大學有鄭氏義孝經孟子左傳國語並有補證又有孟子李袠書及中庸晩加訂正餘未及

又曰今之儒生恬不爲何也

成齋曰以此始以此終自然妙合

整葺文章軌範補注七卷嘗課及門士輯録成書待老筆記送老筆記見聞異辭三書皆係平生所雜記嘗論古人經説散見於歷代史逞逞有足補古注疏之遺者不一而足亦畧手輯就緒曰十七史經説又論西洋説唯天文歷學稱為精確然亦有得有失若近日所唱地動之説實與緯書妄談符極為不經况其所主張祆教者最大害於世道人心此不可不辨著有祆教紀原餘經説及雜著亦不下數十種蓋處士少壯從太田錦城先生學是以其於經義一在乎恢張師説然其不易從者亦必有所論辨補正不至

阿乎所好也幼從先考恭齋府君受句讀皆依古注疏其晩稔專用力於此亦非偶然云性孤僻其讀書行已不合時趨是以終身轗軻以歿爲此似為可慨而處士終不以此易彼也無何終於家年七十餘令嗣名元起字遍爾稱辨之助號竹逕亦博學善講經明治初余薦之當路為大學教官無何罷

善諷子曰余東來四十年間聽碩儒講經衆矣而莫處士之精妙若者宜矣其不以此易彼也於戲卓哉余始勸竹逕仕竹逕守父志不肯湯川氏諭之曰子之先人素欽慕水戸侯抱尊攘志者子仕　天朝何

下幽行

不可之有竹逕廼出亦奇士哉。

重野成齋曰漁邨氏父子余亦粗識其人幽貞謙挹君子儒也其著書大益乎後學善諷子為立傳宜矣乙未八月妄批。

太田蘭陔曰天下有達尊三齊王不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處士倔強亦似之古之人古之人。

岡田後得曰聞湯川氏每歲請處士預筮一歲事往々有驗故敬之如神近来高島吞象氏易占亦稱如神惜哉不使之見處士而相談易理也。

蘭曰称舜庵則知有志於我儒

本居宣長傳

宣長稱舜菴本居氏世稱鈴乃屋大人伊勢國飯高郡松坂人也其先出自池大納言賴盛六世孫本居縣判官平建其遠裔為商住松坂曰定利稱三四右衛門宣長其子也母曰勝子定利四十餘無子乃祈於大和國吉野水分神社享保十五年五月七日生宣長幼而穎悟好學年十一喪父善事母年廿三遊京師學漢籍又修醫學業成歸鄉以啞科行寶曆十三年從賀茂縣主岡部真淵修國學孜々不怠學日進作古事記傳寛政二年齡六十一自題肖像曰師

又曰自負想見其人

木島乃大和心遠人問波盤朝日爾仁保不山櫻花紀州侯德川治寶聞其名聘之宣長乃往和歌山城侍講既而上京師謁中山日野富小路芝山諸公卿皆慕其學德師之遂為閑院宮妙法院宮所召見云。享和元年齡七十二是歲九月念九日以疾歿其墓上植櫻樹表之著書五十餘部百八十卷藏于家。

善諷子曰宣長自漢學入國學余觀其與谷川淡齋書用漢文行之滔々數千言善言其所欲言中有言云僕不敏不自量竊有復古之志乃亦賴其學而別開一隻眼以歷觀古今之歌察其得失則妍媸瞭然

如指諸掌於是乎頗得咏歌之大體余觀世之圀學者流多不能為宣長之役蓋以其乏乎漢學也余識本居豊穎亦博學善和歌不愧乎為宣長之雲孫矣。

太田蘭陔曰題肖像國風風調秀逸膾炙人口宜矣其謂別開一隻眼也。

岡田后得曰賴山陽論國學者似酷而有至理焉聰明如宣長蓋自知之。

方今官吏宜以此詩充座右箴

又曰以櫻為姓豈表慕兒島高德意乎

櫻任三傳

櫻任三。始稱相良六郎。名一雄。字飛卿。一字真金。常陸真壁郡真壁醫師小松崎玄達之子也。為人倜儻而慷慨。嗜酒使氣。大言凌人。不喜為醫。天保中如江戸。承幕府小吏村越辰之介者家。稱芳太郎。既而因小普請奉行川路聖謨推薦。為守門卒。尋遷小普請方物書役。聖謨誡之曰。居官以不汚財為要。芳太賦詩示聖謨云。此頭縱可隕。此心不可回。飽知清白字。何故言汚財。聖謨嘆称之。當此時。水戸藩主源齊昭遭讒幽屏。芳太慨然憂之。乃自改姓名櫻任三。曰我有大任三。誓貫徹之。先解源老公寃罪一也。以輔翼幕府。選於親藩而立明君二也。以盡尊攘大義三也。乃與水藩有志者議。日夜奔走。自幕府有司以至諸藩。苟聲息可通者。莫不控訴。適任三患眼。辭官家居。時阿部正弘為老中。任三與其儒石川章（稱和介）交善。因托其事。章為周旋最力。於是老公寃竟白。及米艦来浦賀乞互市。幕府苦措置。和戰之議紛然不決。任三與幕府小吏中西邦基（称忠藏）謀。密招石川章論天下急務。且曰不起源老公以參大議。則天下之事竟不可為。章然之。又為周旋甚力。幕府遂命齊昭參決

何仁

何知

又曰何知

機務。任三又與薩摩西郷隆盛。長門吉田矩方。肥後長岡是容等交結。以謀尊攘事。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嘉任三志。贈以名刀。安政二年乙卯冬十月二日夜。江戸地大震。死者無算。水藩賜任三米百餘苞。任三乃悉施窮民遭災者。明年又賜七口俸。以報其前後周旋之勞。五年幕府遣老中堀田正睦于京師。乞許外國互市。任三謂回復王權。正在此時。時乎時。不可失。苟失之。夷狄亦不可攘。乃使中西邦基潛行上京。告関東情狀。且偵畿内形勢。當此時。大老井伊直弼擅權。上自公卿諸侯。下至藩士庶人。凡唱尊攘者。黜罰無遺。遂起大獄。海内恟々。島津齊彬憂之。謀挾王室匡正天下。將卜日朝京師。未發暴病以薨。衆乃分黨軋轢。時勢大變。任三知大事不可復為。將潛匿近畿待時謀事。去江戸過木曾峡。幕吏譏察甚嚴。僅達伏見。捕手追踪。任三投逆旅。聘妓張讌。以示游惰放蕩無他。捕手不疑而去。然道路梗塞。不得入京。乃西歷山陽諸國。與諸藩士議事不合。因從丹波間道入京。見搢紳諸公陳意見。遂自伊丹入吉野。拜後醍醐帝陵。歷十津川抵紀伊。察其形勢政俗。還至大坂。潛匿於和學者荻原廣道家。變姓名曰渡邊純

何仁

一詩多少感慨

藏。六年七月六日暴病以歿。年四十有八。任三少時至水戶。從藤田東湖學。敬慕會澤伯民之道德。得益甚多。其在江戶也。與諸名士交。如松本重信（称来藏）尾藤高藏藤森大雅諸先輩。皆愛其氣節。善待之。任三有至性。善事母。有餘貲。則救養貧士。賴以得其所者頗衆。一夕見女子彷徨河上。怪問其故。曰。妾兄無賴。將賣妾娼家。妾不忍汚辱。欲投水死耳。任三憐之。携歸。養于家。後嫁之士人。云。又嘗屬菊池容齋画備後三郎題詩櫻樹圖。掛之壁曰。楠新田諸公勳業非我所企及。若三郎氏竭力於王事。百折不屈。則我亦可

庶幾也。乃賦詩云。欲拜御容行殿寂。半宵風雨落花寒。丹心留得兩行字。獨有天皇含笑看。其性度如此。善諷子曰。任三有妻。曰石黑春子。好琴書及和歌。事夫於艱難中。及夫死。懼其禍及。携兒往常陸鹿島郡勝下村潜居。云嘗思夫旅行。詠和歌云。起臥毛我滿滿那羅奴旅枕以加爾那志天加君波行久羅無其幽貞可想見也。

重埜成齋曰。余亦識任三。此傳善狀其為人。可傳可傳。乙未八月。

太田蘭陬曰。任重而道遠。半途而歿。可勝痛惜哉。

右得曰磻溪脱卻世塵似竹林七賢

病下脱也

好田磻溪傳

好田磻溪者。越後村松浪士也。称禧右衛門。為人耿介不苟合。目中無人。常見世人皆称愚人。莫足共談者。庚申歲余以事歸鄉。遭權貴怒。遂被放逐。訪磻溪於五泉。磻溪大喜曰。畏友也。强留一月。日對酌口角飛沫。縱談天下事。且罵權貴曰。愚人愚人。一日外出醉歸。謂予曰。今日以愚事過一愚人。愚人强留以愚酒愚肴饗余。索愚庭詩。余乃賦愚詩一篇以與之。請子評之。予閱之。其後聯云。滿地青松寒更秀。一籬黃菊瘦猶香。予曰。此非愚詩。即陸放翁佳境也。磻溪笑

曰。子亦吐此愚言乎。奪而扯裂之。蓋磻溪以余為諛也。故不喜。時座有狂僧。書詩示磻溪乞正。磻溪一讀仰天而笑曰。佳絶佳絶。其詩云。遠訪磻溪村路斜。炊煙薄處有貧家。停笻坐愛竹林晚。尊鼻紅於二月花。蓋磻溪酒齇鼻鼻尖如紅葉。鼻與花國訓相通。故戲之也。而磻溪不怒。磻溪邃乎算數。善奕棊。每與人對枰。人下一子。輙曰。愚手愚手。臨收局曰。余勝若干子算之。果然。初磻溪住村松。傲骨稜稜。不能與俗協。遂以事被放逐。徙于五泉。云。其疾病瞠目顧四方獨語曰。愚天下。愚天下。遂瞑。年五十餘。

成齋云涙下也下三十字作昔者柳子厚作八愚詩紀溪石上溪丘泉溝池堂亭島皆冒愚名何如

善諷子曰。磻溪長於余十歲。同學舊友也。庚寅之夏。余歸鄉。問其死生於其親戚中野雪江。雪江曰。死既久矣。余不覺潸然涙下也。昔者柳子厚作愚溪愚邱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八愚詩。紀於溪石上。磻溪。開口。輙稱愚。豈其胷中。有不平之氣。與子厚同者邪。

重野成齋曰。人奇事奇文亦奇。讀之不絕倒者其人必愚矣。

豐島洞齋曰。異才異能之士。自事物拂戾於已意視之。何人不愚。何事不愚。磻溪開口輙稱愚。其胸中不平之氣自發也。作者特立之傳。豈亦愚視天下乎。

岡田右得曰。余亦識磻溪。磻溪甚嗜炒豆。時時與客賭炒豆圍棋。下子未半曰。業已獲炒豆。客苦思下一子。磻溪輙曰愚手愚手。客遂輸出炒豆。磻溪卧喫之。罵殺當時肉食曰。使我當世局。亦如是棋肉食輩當局迷。亦可憫笑也。

蘭田曰四字一篇骨子

洞齋曰義父何襟懷之狹

又曰可謂有持操文亦能寫之

川上花顛道人傳

道人名由之。字李禮。通稱謙三郎。花顛其號。又號黙飲道人。舊幕府天守番金子半五郎第三子也。為人清廉剛直。年弱冠出為佐倉堀田侯藩士青木某義子。某有養女曰波木江。阿松。配道人。情好甚厚。道人一夕宿衛邸門。藩法夜過子剋則非有非常事不開門。是夜義父過子剋而歸。敲邸門曰請開門。道人曰父君歸何遲。夜已過子。雖甚似無情。不可以私情破公法。請今夕一宿親戚。或知已宅。竟不開門。義父大怒而去。厥明歸家。叱道人曰。不用父命。難以為嗣子。道人叩頭謝罪。弗聽。遂去。既而父同僚徒士川上長次郎沒。道人又出為其義子。冐川上氏。時天保二年也。三年八月為林大學頭手附學問所出役。十一年進徒士目附。十二年三月轉勘定留役。十三年十二月轉表右筆。先是學筆札於男谷燕齋。修業刻苦。遂成一家。故有此榮。弘化二年三月遂遷奥右筆。職閑樞要。頗有權。至文久中奉此職者。往々貪婪弄威福。閣老板倉防州憂之。欲使道人釐革宿弊。二年八月擢為奥右筆組頭。命下之日。賀客盈門。道人謝去之。命家人。數食薄。脫朝衣。閉户而卧。明日移疾。不出。使

者再三。至不應。防州乃使其親友某更諭出。亦弗肯。同年十月遂改命為表右筆組頭。乃出。元治紀元九月二日致仕。乃剃髮賦詩云。葛巾應漉酒。起臥両清安。況復息機後。襟懷天地寬。其在右筆之職也。書名噪乎朝野。諸候麾下士執贄其門者數百人。毎月四九日批正其書。官特賜四九休暇。實為破格優待。其盛可想矣。道人毎語高足弟子曰。凡書者不熟觀古人之墨蹟。而玩索其用筆。則不能至妙處。宜隨己之所好。取範古法帖。予書不足。久學也。是先師燕齋先生之所教余。故余亦教之子。誘訓諄々。莫所不至。晩患風痺。指頭不自由。猶口御筆以教書法云。初道人遺義父怒而去也。其妻波木江氏。知道人之非凡人。又守貞女不見二夫之義。相從為夫婦。妾阿光生一子。曰五十五郎。夭。養甥金子服二郎為子。道人平素無他嗜好。唯酷愛花。嗜酒。園中置盆栽花卉數十種。默然相對飲酒。以自樂焉。維新之初。徙居静岡。以明治二年十月七日歿。年六十有六。

蘭曰。公平論與方今書家異。

又曰。從容自得。狀如見。

善諷子曰。余觀花顛遺稿及筆蹟肖像。其人龐眉隆準。超然脫俗。詩賦筆蹟並傲兀有氣骨。使人景仰不已。亦一代之偉人也。

又曰。聞其改葬於谷中天王寺也。貴皆出于門人川口子儀。舊龜岡侯松平龍峰亦以嘗受業。與子儀俱刻其遺稿傳之。何其厚也。嗚呼世之輕薄生。一旦得時。傲然不復顧師友者。聞二子之風。亦可以愧死矣。

豊島洞齋曰。子儀龍峰二子之厚其師也。洵可嘉矣。然其至此。亦焉知非由花顛平素遇其弟子厚乎。夫裴行立盧遵之歸葬柳子厚。且經紀其家。蓋亦出乎子厚生前懇遇其子弟歟。

太田蘭陾曰。聞道人公退之次。購短檠於本坊骨董店。手挈而歸本庄邸宅。其真率如是。

堀口藍園傳

嘉永癸丑。余之始漫遊也。與詩人遠山雲如交善。雲如一日謂余曰。君自北越来過上埜澁川驛乎。曰過焉。驛有隱君子曰堀口藍園。嗜詩如命。尤喜與忼慨志士交。君若再過焉。則必訪之。庚申春。余歸郷。爰又東遊。途次訪之。藍園大喜。留宿數日。後余下帷麹坊。藍園毎上京。必来訪焉。又數借財於余。視余猶如親戚者。蓋卅餘年於茲矣。明治二十四年九月凶訃至。余方食。投匕筯而哭。不知涕涙之何從也。頃者其門人狩野定次郎寄其行狀。請作之傳。余乃遂立之傳。

成齋曰點此事以顯藍園之義氣仁德妙

以報其知云藍園名貞歛字張卿通称五郎兵衛幼字藤吉藍園其號以號行其先出自堀口美濃守貞滿父柳藏善拳法工謡歌毋福島氏家世以染絲為業藍園幼穎敏與群兒戯常為之首領成童謝群兒罷遊戯且勸之曰子等亦宜罷惡戯勵志勉學乃從高橋蘭齋受句讀既長學圀風於木暮足翁唐詩於釋周休後又贄詩於大沼枕山遠山雲如小埜湖山及余又遊関西與貫名海屋橋本香坡等相交議論文章益進既歸授郷黨生徒然未嘗廢其業手指蒼黒其所讀書往々沱藍汁此其所以自號藍園也明

治元年選為里正當此時戰乱之後王化未洽民心恟々不安其堵　朝廷命前橋藩主松平某鎮撫之其因普選人才有家望者得三人称総長藍園其一也二年選為郷學教師藩廢後擧為學區取締無何。辭之復就舊業生徒益進性仁恕未嘗呵責家人及生徒先是幕府逋逃之士抗官軍於東台而敗白井幸助率残兵百餘人北走投上野石倉村一寺請前橋藩謝罪曰其罪當萬死屠腹以謝焉耳願釋部下百餘人藩論遲疑未決藍園聞之慨然曰彼縱之何為不如皆釋以示天恩之渥乃投袂而起詣前橋陣營説軍監大音龍太郎又説前橋侯於是白井以下百餘人皆見釋蓋仁人至誠之言其效如此家設蘭齋足翁周休三師木主歳時祭之人服其厚遠山雲如云死時年七十有四其子文枰亦賢先歿善諷子曰余曩立其子文枰傳又整頓其遺稿又跋其遺墨拓本後序藍園詩集今又作此傳庶幾不負其親戚視我歟嗚乎此豈非釋氏所謂前世宿縁者邪

重野成齋曰余亦與藍園交善知其為人此篇發揮其志行簡而盡藍園不死

又曰余贈藍園詩曰詩書今見文翁化造染應同墨子悲染絲業曰造染

太田蘭陬曰藍園與枕山同年死亦纔間一日耳。故子閑先生作其祭文有同庚間日倶逝何縁地下吟咏唱和獲人唯我在世日覺凄酸之句一讀愴然。

洞齋曰一大冒頭下段四人相驢云云波瀾自此生

又曰相原尚綱之刺板垣而於成板垣子不含然英雄亦硯胸裏其迹皆同

関口隆吉傳

安政文久方幕府之末造余與関口隆吉大橋正纛片桐直方等文酒相會以議天下事隆吉少余三歳風丰蒲灑眉目清秀性沈毅寡言笑而志氣慷慨言論激烈以尊攘竊自任嘗過九段坂偶見勝房州鞭馬来隆吉悪其唱開港説以為誤國者乃抜刀斬之誤中其鐙馬驚而逸乃免後互知其忠交善房州嘗書署鐙齋先生云慶應三年秋鈴木庸中兄弟依田直尋之上京師刺原某也激手隆吉等議論而然片桐直方云其將發江戸也来告別於余余賦詩餞之

詳于其傳中德川前將軍得罪於　天朝　王師將東下也隆吉爲精鋭隊頭取兼町奉行支配調役拮据鞅掌不安寢食鎮撫麾下衆暴及德川氏封駿河為藩侯為公用人勤勞殊甚藩廢歴任三潴縣權参事置賜縣参事山形縣参事及權縣令轉山口縣令叙従五位當此之時前原一誠辞職鞅々歸郷謀称兵隆吉處置得宜官軍大捷賊徒立平十年鹿児島之變前原残徒將復據萩城遥應之隆吉折其機牙頗有功焉十四年春任元老院議官叙従四位明年叙勲三等寓于大橋正纛小梅村舊宅招飲余以詩

又曰意作產如何

舊十七年任静岡縣令將之任也觴余于植半樓余乃賦長歌贈別曰敢受其直怠其事勤力勞心從縣治十一傭吏民之役斯理分明君所記仰望富嶽高其操俯瞰富川潔其思俯仰有感古駿州即是照公創業地聞説士民今日多窮餓衣之食之豈其易匪勉奉職但力行當學照公謀民利三年有成尼山言遅君成績致祥瑞麥穗両岐雉雛馴民戸不鎖犬夜睡嗚乎静岡之縣静且安士民異日生意遂一語贈君々須任栖州集裡薛存義隆吉曰誓不負先生規既而任静岡縣知事叙勅任官二等叙正四位二十

二年四月愛知縣行招魂祭請其臨會乃駕土工流車而發適與東行流車衝觸傷其左足病創終不起年五十有四特旨叙従三位及其葬賜白絹二純金一千圓隆吉字艮輔號黙齋関口氏其先出自六孫王經基經基二十世孫氏廣称関口刑部少輔其數世孫隆船為幕府御弓持與力隆吉其長子也幼頴悟受句讀於木村金平筆札於松島故山年甫十三學劍法於齋藤篤信齋講究長沼流兵法受儒學於大橋正纛義父大橋訥庵是以與正纛交最深隆吉因正纛知余遂訪余於麹坊三間屋執贄質文詩且

又曰遙應揆起手

贈摘公徽章菊水黒銅刀眼以表其同志古色可愛。正斎則因直方知余也四人相得最驩而二十年間三人相尋没獨余頑健無恙因立之傳。

善諷子曰昔者交遊中以張子房擬隆吉。隆吉行事果不愧乎張子房而余文不能髣髴乎司馬子長嗚乎惜哉。

小野湖山曰長歌苦言直切任牧民之職者宜寫一通銘座右豈特箴関口氏一人而已哉。

又曰照公之業昉乎岡崎濵松成于駿城。今皆為静岡縣則謂之創業地。亦無妨乎。

小山春山曰長歌規多頌少無一諛佞語皦々見風節甲申天長節後一日拜觀。

豐島洞齋曰筆力一瀉隆吉子之丰彩流動矣篇中所送長歌句々皆誠。為司牧者確言隆吉而為子房則此長歌無乃為圯上老人所授一卷乎四人交遊三人相尋没獨能文學者存而立之傳不亦奇耶。

雲帆嘗稱直方為不識庵再生

間中雲帆傳

雲帆名宜之字禎卿雲帆其號以號行。北総猿島郡巖井驛吉原吉熊之子。母荒川氏為伯父間中宜鑒所養。間中氏出于猪隼太之裔。雲帆年十六從朝川善庵學問詩於大沼枕山。廣交於海内名士。夙慕蒲生君平高山彦九郎之為人。嘗欲建彦九郎碑於谷中臨江寺。君平碑側請齋藤拙堂作文。文成憚幕府而寢。嘉永癸丑海警方急尊攘論興。雲帆左祖之時關宿藩主久世廣周為幕府閣老雲帆郷里屬其封地。因屢上書以陳尊攘事。不報。明治戊辰四月患眼

卧家。當此之時幕府兵士數千將之會津次于巖井。閉驛門以禦官軍。夜捕雲帆曰汝唱尊攘惑乱人心。将俟明朝而斬以祭軍神。乃置諸檻車中。翌蚤官軍襲巖井。幕兵潰走。雲帆乃脱潛匿于下野常陸之間。而俟時。是歳八月烏丸宰相任東京府知事。余友片桐直方為權判事輔之。擢雲帆以為屬。官明年為大屬。無何罷官。歸郷。既而又出歴任于巖鼻長野青森諸縣屬官。又入京歴任權大解部一級判事補。十年一月辭職。栖遲于北郭千朶木林坊。賦詩臨書以自娯焉。請刪詩揮毫者陸續不絶。然不妝潤筆人高之。

既而歸鄉里。無何又上京，僑居于木鄉菊坂。題詩云。夢遶舊居千朶叢，柳間花際豁心胷。如今却得老陶趣，本妙寺前晨撫松。又云。翠菊杳楠逐舊蹤，古稀加一愧無功。礫川風景樹間見，憶著慶安源義公。居六年歿，年七十七。爲人慷慨真率，平素說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事，必泣。嘗獲高山彥九郎遺髮，喜如獲重寶，晚擧贈之谷將軍。又藏賴山陽遺硯，拱璧不啻，以余之與蒲生君平同姓而其志趣亦同也，擧贈之曰：非君莫可以傳此硯者。余於雲帆，其交誼如此，故立之傳云。

此硯既有詩有記

善諷子曰：雲帆之爲法吏也，一日訪余泣曰：天地滅矣，我將辭職。余曰：何故也。曰：官用洋律，忠孝不立。孝子不得復讐，兇子毆親而或免死。此豈非天地滅耶。無何辭官去。嗚乎，偉人也哉。

世無皐陶東奈之何嘆

重野成齋曰：雲帆慕彥九，其泣似彥九。論贊絕妙。

偉人字亦襯彥九。

岡田后得曰：雲帆老健，屢納妾。有詩曰：似對菱華惜此春，風情臨老反天真。朝雲已逝雛姬嫁，七十五爲娶婦人。

總生古道人傳

道人名寬，字子栗，號古道人，幼字富三郎。本姓岩橋，世里正，父曰五郎右衛門，善諧歌。北總下埴生郡田川村人。兄弟姉妹同胞十人，道人其第五子也。餘皆夭，一姊存耳。道人少而敏慧，有膽略。文久中義徒擁筑波山起兵，村民恐怖，不肯近道人，周旋其間不少。懼郷人呼道人曰天狗，蓋稱其勇也。年二十去郷，流寓四方。年二十五當維新之時，獻策於大總督府，前後五條皆弗用。葛飾縣令川瀬某聞其名，擧以爲學務課。有故繫獄，三日而釋。此時變姓名曰總生寬人。

又白伏筆

問其故，輙哂曰：北總之生也，別有寓意。而不肯告其實。歸郷下帷授生徒。年三十僑居于東京，團々社主野村文夫聘而使草其新聞諧謔滑稽，善罵殺一世。道人自謂余好色，貯婢妾。或有一時至三四人，琴瑟歌唱，相和相翕而歡語於一室之中，曾無妬忌反目之色。余嘗訪其居，四壁徒立，竈突蕭然，而妻子婢妾皆有自得之色。真如其言。道人又謂余所雅言老莊之理，然不由老莊而解老莊，以我觀老莊耳。嘗著大觀經及武經二書，自謂洩天地之秘，搜鬼神之奥矣。而人信之者鮮矣。又謂我有十奇：一曰不飲酒，二曰

洞齋曰：九字竭道人畢生

又曰：鋪叙甚佳

又曰：老莊之心而始觀老莊

又曰鄉人舊稱天狗。天狗名終始不負

又曰子聞之眞怛天狗之折鼻一快一悲

甚愛兒。三曰不藏書。四曰不為遠行。五曰會計精當。六曰不稱富貴之名。七曰不說政。八曰善音曲。九曰接人甚溫甚嚴甚懼甚倨。十曰甚信鬼神而不禱之。困思吾兄弟十人皆夭。不幸所云十奇。則鍾其奇癖異能於吾一人者耶。其作文詩。自施圈點。雌黃爛然。其於古人文詩。皆削正。如文則賴山陽。詩則梁星巖。亦不免焉。況今世名家乎。甚則雖韓柳妙篇。亦加雌黃。野村文夫嘗携其得意文數篇來示余曰。子請削正之。以折天狗之亢鼻。邦人謂傲慢虛誇者。亦稱天狗也。余乃削正其一二文字誤用及顛倒。皆引古人

例徵之。又極口賞揚。道人大悅服。從此以余為知己。屢訪余。適吾有為塾有石原三五者。其父吾道嘗授道人句讀云。是以益往來。其後道人為某新聞社走筆。觸讒謗律。繫獄者數旬。獄中風既瘥又發。言語蹇澀。右手軟緩。不能執筆。竟為廢人。大窮困。將歸鄉。無路資。請余借金。余乃惠贈金若干。既歸鄉後。壬辰某月日終歿。年四十有九。

善諷子曰。道人之歸鄉也。贈其自傳於余曰。先生異日作尊著偉人傳。後編幸剪裁此自傳。以載余名。則足矣。歔欷別去。予今乃踐其言。作此傳。嗚呼世人多

又曰是作者所以善說人之善也

尤其傲慢虛誇。然亦有謙遜甚者。其自傳末云。吁斯生也無益於己。無功於世。空存形骸於宇宙之間耳。人而若我者。不出於世而可。生而一歲而死可。十年可。二十年可。三十年既壽。況四十。何望五十。何期六七十。天地宜早生天下大有用之人。而易此無用之老。此其所以自知明耶。將信老莊之道而然耶。抑有所激而然耶。

豊島洞齋曰。道人嘗訪我於神田坊宅。衣帶不整。存冶風。我一見知其不可以學者目。而不媚于世。蔑視富貴。操觚自鬻。雖恣傲亦有足多者矣。若使之生晉代。則為阮咸阮籍之類。使之列吾儒林。則

葛困是寺門靜軒之流亞歟。有子聞傳之。而其名終不亡矣。

小山春山曰。余謂御妻妾難乎御三軍。古英雄豪傑善使百萬之衆。而不克修內有焉。余每自謂雖不材。亦可以長百夫。然而往往為妻孥所窘。今視古道人善御妻妾。赧然久之。（採道人自傳）評。

太田蘭洲曰。聞道人少時為吉原某妓樓壯丁。其善御妻妾。豈以此耶。

野村文夫傳

文夫安藝廣島藩醫員野村正碩第二子號雨莊簾雨秋野人皆其別號也年甫七歲為同藩醫村田文尚所養称虎吉後改文機受漢學于賴聿斎及山口朱醫學于三宅某安政二年執贄於大坂緒方洪庵修洋學于時年二十萬延元年藩侯嘉其勉學給學資文久元年幕府徵緒方洪庵洪庵赴江戶文夫乃歸鄉藩侯命修航海學給俸五口與藩吏俱之長崎購洋船是時上芻蕘瑣言於藩廷以縱論時勢之變遷而痛擊世俗之舊弊慷慨激昂頗感動當路者既

購洋船而歸陪藩侯乘洋船巡覽封內沿海慶應元年以公事在長崎欲目擊海外諸國形勢當時屬國禁不可容易企乃潛請英國商人俄羅布兒與佐賀士石丸虎五郎馬渡八郎俱搭商船航英國明治元年四月歸國藩侯擢以為洋學教授增加俸十口賜二十口進班二年奉還前祿更賜米二十五石三年十月朝廷徵以為民部省出仕班庶務大佑席歷任工部助測量正敘從六位八年四月陞內務省五等出仕十年辭官創團々社發刊團團珍聞當此之時西南兵起物情洶々諸新聞社恐直言罹奇禍不敢

洞曰列叙時艱及文夫之本色

痛論時事獨文夫危言激論或揷戲畫以諷刺時事又發行雜志曰驥尾團子倩總生古道人俱協力滑稽諧謔罵殺一世人爭購讀東京紙價為之貴十一年有故復本姓埜邨入所謂開進黨奔走國事當創日本新聞社讓付廿矩子町居宅於同社頗周旋有力焉云於是買地於音羽新築徙居無何罹疾余聞其危篤走問既不能言見余而頷而已其翌日終歿年五十有六文夫為人穎敏尤篤乎交游其妻兄鹽田公使之歿於清國也航海護其喪而歸葬既經紀其家又使其子孝太郎學於余余之見知於文夫也因削正古道人文遂使其義子某及通家子弟學於

余者五人可不謂知己乎於是乎立之傳

善諷子曰文夫善書有賴山陽遺風亦善文章其鬼津路溪記雅潔秀奇可傳所著有西洋見聞錄語音譯筌中外度量表英國官吏選舉法立憲政躰表東西蒙求等數種嗚乎文夫可以瞑矣

豐島洞齋曰文夫所著數種其才足以觀所惜其壽不永不得大有為雖然子闇以雄文立之傳傳諸不朽則為其壽也無疆嗟呼子闇之為知己也厚矣

洞曰先生在湯川氏塾也余時在岩名昌山翁塾屢訪先生距今四十年前今讀之懷舊之情愴然矣

又曰是照破翠巖終身之懶夢情情槃

田村翠巖傳

翠嵒名惇字元蒼翠嵒其號始稱謙藏田村氏甲斐郡内谷村人幼喪父母子四人不能自活依同國花咲驛井上武右衛門武右善視之安政中授長子翠巖學資入之江戸湯川安道先生塾時余亦在焉情好日密居二年余勸之入鷲津毅堂塾一夕訪之書其讀書槃云不用寒宵映雪晴不須螢火滿囊盛知君雄志一生業在此韓公三尺槃翠嵒欣然曰誓不負此詩既而頗溺酒色武右不給學資大窮去依同國人雨宮宗軒於本庄一日遊歩于淺草寺奥山見一美人當壚賣醴酒翠嵒入焉飲醴酒謂美人曰醴酒雖旨不醉無興願與卿上酒樓細酌以話衷情美人辭以壚店不可去翠嵒曰卿名云何曰阿花曰卿本宅在何處曰在小梅村圯橋側然則一夕訪卿曰不幸父昨年死與母及妹居願勿辱来訪語頗似良家女翠嵒爽然別去語之宗軒宗軒業醫嘗識其家謂翠嵒曰子欲獲阿花乎我能媒妁之然不得不暫爲醴酒店主人翠巖欣然曰諾宗軒往説其老母老母亦諾納幣約定翠嵒不勝欣躍一夕来告余其實余曰子不讀孟子乎娶妻必告父母子今不告老母

又曰此至誠惆悒之識翠巖何得不慚愧改悔

又曰語々泣人

而娶婦且墜亡父之業而爲醴酒店主人我不欲見如此不孝人請自今絶交且子欺我向子云決不負乎我書槃詩而今如此且吾聞之子之母贈衣未嘗一被之而投質庫獲錢買首飾以贈婦人子之惑溺亦甚余當時為示書生題賦一詩請見之其詩云吁彼亦人子豈無母誤歸遊學千里外老母寄之衣未曾一被著俄然典却之贈物悦妖婦連宵呼酒卮一藝猶未修日月不遲遲用何為歸遺以開老母眉翠嵒一讀而泣余亦泣翠嵒乃拔短刀擬肚上曰屠腹以謝過余曰我只告子為人子之道耳屠腹何為不若改之翠巖惆悵迺去遂使宗軒謝絶納幣余乃遺武右書復給學資翠巖再入鷲津塾勉學數年學成歸郷維新之初徴為甲府徽典館教授余亦徴為史官翠巖寄書謝曰往年不從子之規諫則為醴酒店主人而終耳焉有今日之榮哉翠嵒為人慷慨事母至孝母病再迎余療之明治壬午患眼就醫於東京寓駿臺旅館一日余與鷲津問病翠巖命酒款待話舊而泣眼久不痊歸郷終歿時年五十左右

善諷子曰翠嵒少時放蕩不羈善劍法柔術嘗夜與余過東台山下拔劍斬殺吠犬又嘗路逢驕麥店壯

丁提燈歸。以柔術拋之數步外。而笑過其黒如此然。語及忠孝節義輒泣。故能割愛於美人也。

豐島洞岳曰。翠巖得依子闇為全人。其所示書生題詩。翠巖一讀而泣。子闇亦泣。余今讀之亦輒泣。因思昔者宋賈存道誠齊州通判蔡齋作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蔡齋瞿然起謝。終身未嘗醉云。可以比此事矣。

洞曰是其一異

太田蘭嶼曰。余亦識翠巖。魁然偉丈夫也。嘗禦脱奔兵於峽中有功云。

銀田石牛傳

石牛名稔。銀田氏。石牛其號。越後南蒲原郡下條村光徳寺住僧也。父曰圓空。石牛幼怜悧。圓空授說法於長子徳静。石牛在側能諳記之。六七歲時。嘗登高座大聲說法。村民驚嘆。年甫十六。入會津若松日新館學漢籍。既過弱冠。如美濃成戸報土寺修學。又入高倉學寮。平生好吟咏。亦善筆札。當王政維新之時。廢佛之論起。僧侶慨嘆奔走。石牛獨悠然以挽回佛法為己任。自號護法居士。既而有所悟。土木形骸。不著法衣。終日飲酒。不擇醇醨。然不近女色。村民信

又曰是其二異

之。明治壬午東遊。執贄於余。入有為塾。學文詩。周旋於中邨敬宇小野湖山諸名流之間。其學大進。余嘗携詣清國公使館。徐姚諸子大稱其詩。居二年。乃歸鄉。醉放益甚。嘗詣一檀家大醉。遂宿。昧爽棄其家人未起。蒼黃歸去。家人曰。師不喫朝飯而去。有何急。乃爾。下婢收褥。々如灌水者。淋漓濕透。蓋醉臥遺尿也。乃大笑。戊子五月。岡鹿門北遊在加茂旅館。石牛訪之。命酒論詩。痛飲亘三夜。日鹿門乃贈詩云。稔師耿介碩如石。不敢向人請半錢。稔師胃次虗如鏡。不敢說法苟一言。稔師於酒無朝暮。不敢片時撤盃盤。

又曰是其三異

有時冥捜吐奇語。月窟天脇無不穿。口說法華禪三昧。腹蓄般若空大千。三部大乘供驅使。兼語杜詩與韓篇。一朝挾之游大都。文壇巨公盡愕然。打破松塘與春濤。直鼓餘勇逼湖山。此日酒樓始相晤。醉膽如斗驚四隣。誰道天下無奇士。誰道天下無詩人。古來賢豪多隱逭。曼卿隱酒秘演禪。逭禪隱酒未為足。稔師兼隱詩與文。君不見鹿門老居士。頭白漂泊海北濱。才如屈宋誰識拔。道出羲皇亦沈淪。結酒相酬醉爾汝。高歌激越如有神。不特酒中有天地。詩中亦自有乾坤。癸巳㚑余歸展之次。過加茂。訪岡田椿齡。遂

又曰是其[illegible]異

宿焉。乃東詩於石牛云。幽人避暑到溪村。豆莢芋魁好倒樽。流水小橋風月美。詩僧何故不敲門。石牛乃披破衲。鳴屐而來。椿齡見而笑曰。師之著法衣亦可異。石牛曰。此貧道之禮服也。今夕謁先生焉。得不著之。談笑移刻去。石牛雖放浪。亦有謹飭處。且胷襟洒落。有唐宋詩僧之風。故鄉黨皆愛之。嘗賦詩云。坐臥山間屋。自称我獨尊。清風常入室。明月亦臨門。壺有茅柴在。胷無芥蔕存。一聲時大笑。人道口如盆。此其實録也。寂時年五十有五。

善諷子曰。石牛在余塾。典衣買酒。無日不醉。書生皆

又曰摸寫之妙如見

又曰有此一語石牛亦可以成佛矣

以其為長者也。敬而不咎。石牛醉臥不動。如石牛然。余召之則拭目輙來。且每月納俸錢。不後他人。其謹飭亦可称也。嗚呼。此亦所以協乎佛心也耶。

豐島洞齋曰。石牛置身于物外。毀譽得喪。總不關。哦風咏月。有時大笑。其放浪自適。其亦布袋和尚類歟。

岡田后得曰。石牛介余入有為塾。與余甚善。誠奇僧也。亦能書。故佛事外。又以書助酒資云。

近世偉人傳禮集初編卷之上終

奇製

福壽餅記 録以代題詞

福壽餅。平原大尉所贈也。可盛酒一升餘。其形如注子。而其腹扁平。似月琴。上下有小孔。施麻索。以便携帶。其色漆黒。有光澤。而西分書福壽二字。因獲名焉。餅中盛藥酒。其味辛辣刺舌。似洋酒稱武蘭泥者。而芳香太美。今茲乙未六月。大尉自清國凱旋。齎来以贈余。云去歳從軍在黄海。捕獲清國大船興裕號。其船將興裕者攜之。余與日本酒一壜。興裕以此為報。云此藥酒益人壽。故以獻之先生。余驚喜。乃為歌以謝焉。大尉越後人。曾遊余門者。歌曰。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初編卷下題詞 ○一 蒲生氏梓

嗟世途。披兮眼孔如豆。喋々說經。兮但恐不售古人。育材兮豈止句讀。激發志氣兮要乎心。撥白賁道人兮常狹宇宙。浩氣満腔兮金石亦透。果然門下兮出此俊秀。淼茫黄海兮龍虎爭鬪。猛虎高躍兮黄龍敗走。頷下之珠兮遺棄誰收。大尉收之兮奇功維奏。兮福其師。兮情何其厚。道人獲此兮以養天壽。

重野成齋曰。罵倒世儒。氣貫斗牛。白賁道人伯倫之流。乙未七月拜批。

太田蘭陬曰。豪氣雄懷。不讓酒德頌。

靈鷹高千穗歌并序

甲午秋。黃海戰勝之日。適靈鷹盤空而來。止于高千穗艦檣。兵士捕之。獻于　大本營。敕賜名高千穗。而畜之云。

硝煙彈雨蔽黃海。旭旗翩飜放光彩。敵艦四隻盡轟沈。戰勝我軍餘勇在。追北海天日將曛。凱旋相集說勞勤。骨碎肉飛不畏死。諸子精忠眞絶群。豈無皇天感義烈。忽見祥瑞下天末。堅艦高檣靈鷹止。睥睨八方不肯發。威風凜々百鳥怖。斂翮鉤爪眼光澈。兵士攀檣徐捕之。悠然不駭亦何奇。毋乃皇天祝大捷。如此祥瑞古來稀。吁嗟乎鷹兮々々。吾有望於汝。汝盍歘地化鳩去。不負高千穗嘉名。穀々呼晴勸農鳴田野。（禮記曰。鷹化為鳩。一名布穀。）

龜谷省軒曰。結句匪夷所思。

木田種竹曰。纚々數十百言。別自開生面。力已透十分。古稱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放。今觀茲作。非韓非蘇。然亦全然文人詩。非詩人詩。而一種獨得之妙。迥出于尋常繩尺外。結末落想。始遽見之。似自少陵肯銷金甲事春農七字蛻化來者。細玩則辞氣全殊。可見隻字片言亦不肯蹈襲。

洞齋曰。巧緻精密。意至筆隨。是梓人為筍簴手成。

又曰。金創作刀痕似可。

又曰。此一解。敘雪吹少佐醫技之妙。

又曰。此一解。敘茶瓶伴少佐陣營。為其功用。

此段省軒加圈。

朱泥茶瓶歌并序（錄以代題詞）

瓶用朱泥。作質堅緻。古色黝然。竪三寸强。徑四寸弱。其腹膨亨。可以盛水五合餘。蓋無鼻鈕。款文二。曰惲廷。曰真記。瓶前後有小孔各二。施黃銅提梁二條。瓶左右有小瘤。承提梁。觸撃以禦破壞。撤蓋有小壺々。四面及底有小孔三十二。投茶壺中。以烹注茶滓。查不出。製甚奇工。甲午歲。軍醫雪吹少佐（之常）獲之清國大孤山。乙未秋凱旋。使令予正齋以贈。乃作長句以謝。

甲午之夏我征清。艨艟渡海十萬兵。激戰連月不暫已。銃創金創滿陣營。雪吹少佐奉　朝命。從軍乃療兵士病。滌腸削骨或割肉。出丸縫創鮮血迸。鮮血迸兮纖巾纓。手如劊子心好生。異日有范曄其人。青史應傳少佐名。莫道華陀不再出。少佐國手有靈術。青囊探藥投病者。蘇生從軍幾兵卒。少佐宏懷何悠々。自夏迄冬不曾休。黽勉奉職如一日。敢為妻兒抱旅愁。憶君在大孤山頭。朔風吹雪聲颼々。此時少佐用此瓶。雪花烹茶香浮々。浮々清香通鼻觀。歘覺腦裏煩熱散。又忘盛夏渡海來。滿身淋漓流珠汗。此瓶陣中所日須。少佐愛玩那曾疎。其色赭紫形奇古。千里

又曰未解叙茶瓶伴著書青天白日樓上有後來大功用

命郎遥贈余吁嗟乎我亦用此烹苦茗醒醉驅睡著我書永藏之名山石室廣傳之通邑大都

豊島洞齊曰逐段攺韻々攺而意轉層々旋田嬖如勝具者探名區山送水迎境攺鄉異愈步而愈新下憂道途之遠與杜少陵高李適頡頏

龜谷省軒曰清芬如茶一讀可以爽口吻

太田蘭陾曰酒渴思茶福壽酒瓶外又不可無此茶瓶

甲午十一月某日舊邨松藩士數十人將從軍之滿清舊藩知事與田君餞之於松源樓余亦與焉席上賦贈從軍諸子

王師堂々威嚴森羨君部伍敵地臨丈夫只合立偉績快戰斬虜又生擒嗚乎使我廿年少從軍草檄學陳琳

豊島洞齊曰是促句法朗誦擊節有餘韻

乙未十月念日拜觀

太田蘭陾曰老氣峥嶸差强人意

老叟曰此書性年雲鳳為偉人傳題者令用之雲鳳有知其必嫣然一笑于泉下

畢生百戰殺其身
生氣凛然泣鬼神
野史有人傳偉蹟
汗青赫赫照千春

生氣凛凛

李[illegible]雲鳳書

近世偉人傳禮集初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大寺安純傳

大寺安純始稱弥七。舊鹿兒島藩士也。幼喪父。為母氏所鞠育。家道雖不豊。不以為憂。折節讀書學劍。卓絶等輩。年二十為藩學句讀師。當此之時。藩侯察天下之形勢。先群牧唱勤王。取長泰西。理革軍制。安純乃感激辞職。為兵卒。就新式軍隊。學僚諫止。不聽。或譏刺。亦不顧。日擔銃。而歩趨。既而時勢益危急。藩侯出兵護衛禁闕。無何伏見之變起。安純帥兵奮

戰。後轉戰于奥羽之間。以功為半隊長。明治四年。藩大参事西郷隆盛帥兵上京。安純請從。不許。小隊長永山某強請隆盛為分隊長。使從。既而歷任少尉中尉。進陞大尉。六年征韓論之不行也。大將隆盛掛冠歸郷。桐野篠原諸將校亦皆辞官。將歸郷。安純獨以為不可。留任。如故。就隆盛寓。諄々諫之。隆盛笑而不答。安純末奈之何。乃止。八年征臺之役。從都督西郷從道。凱旋後為中隊長。在丸龜營。十年西南之變。安純率一隊。從山田少將。自八代進衝賊軍背後。力戰有功。陞大佐。歷任第二師團第四師團第一師團參謀長。二十七年二月奉命與奥中將等。遊歐洲抵佛獨露三國。觀察其兵制國力。是歲隻會征清役起。將編制第二軍。議其第一師團參謀長山地中將建議曰。第一師團參謀。除大寺。無可他求者。於是乃急喚還安純於歐洲。九月十一日歸朝。後二十三日從山地中將為參謀長。轉戰于金州旅順。所向無敵。以旅順天險。僅而日而拔之。安純畫策之功居多。乃就戰地。拜少將。任第六師團第十一旅團長。乙未一月。天兵攻擊威海衛。少將乃率旅團。向之。連戰連勝。遂逼其險要。百尺崖一擧拔壘。是日敵丸中身者四。終不

蘭曰。真是猛將之言。

又曰。凜々有生氣。

起。初少將之在廣島也。不參大本營幕議。人怪問之。曰。我只知戰鬪耳。會議紛々何為。時戰報日至。然未見赫々大捷之報。少將曰。將官不死。士氣不振。諸將無恙。非慶事也。其發廣島也。諸將相謂曰。在第一師團。先戰死者。得無非師團長與參謀長耶。山地大寺二將。以勇並稱。如此。少將為人。倜儻不羈。方面獰獰。人一見。知其為猛將。郷人目称大寺猫云。

善諷子曰。古云畫虎類猫。蓋虎猫貌類似。而性相反。虎猛猫柔。故目林甫為李猫。今少將乃猫面而虎性。不亦異乎。余觀於其將官不死一語。想見其英風也。

嗚呼忠矣哉。

重野成齋曰。乙未七月。駿臺寓拜批。

太田蘭㵎曰。其人猛雄如虎。文亦雄壯如虎。

岡田后得曰。聞少將嘗從塩田三郎受洋學。一日俱自橫濱航江戶。風起乘客皆怖。勸舵師回船。少將蹲船端瞋眼按刀叱舵師曰。勿回。若不用吾言。我直斬汝。舵師恐進船云。其猛蓋如此。

上崎辰二郎傳

上崎辰二郎者。舊會津藩士也。為人魁梧。天性沈毅。明治六年。為海軍兵。服軍務廿有二年。勵精如一日。曾航魯英諸國。為上等兵曹準士官。叙勲七等。賜瑞寶章。廿七年。征清之師起也。編入第六號常備艦隊附屬第三水雷艇隊。航清國。十一月念一日。方我海陸兩軍攻旅順口。辰二為戰況報告任。屢抵敵砲臺下。受敵砲擊者三。至薄暮。俱諸艇協力欲脫出港內。轟沈敵艇一隻。捕獲濶順號一隻。二月五日入威海衛。襲擊敵艦。迫鎮遠平遠列間。敵砲銃亂射。艇舷留

洞曰此心生於勇武之資文勢躍然

彈痕者數十。辰二倜然勇進。發射水雷。適天寒。發射管氷結。不奏功。辰二憤慨切齒。六日再入威海衛東口。除敵防材。彼知之。砲銃亂射。辰二率先勵衆。泰然自執斧鋸。切斷防材。開百五十間餘航路。十六十七連日。又入威海衛西口。又自執斧鋸斷撤防材。既而威海衛陷。辰二以己之水雷不奏功。以為終天遺憾。將自裁。為艇長所抳而止。隱忍月餘。尚思他日一戰。水雷奏功。既而和議漸起。戰機全去。李鴻章將來朝。我水雷艇亦將什修繕。於是辰二奏功望絕。不勝憤激。乃從容作遺書。引刀割腹而死。實三月十四日也。時年卅五。其死之日。指揮兵士。談笑如平生。無人知其自裁。及知之。皆愕然嘆惜云。

善諷子曰。嗚呼。水雷之不奏功。天也。責豈在辰二哉。而遺書謝艇長。以水雷不奏功云。世有黨竄逃難辱使節。而恬然尚貪祿者。聞辰二之風。其能無忸怩乎。

豐島洞齋曰。恥水雷管之凝結不奏其功自裁。蓋其公忠勇憤之發不能禁之所致。我邦武人之体可以觀焉。一夫不畏死。十人不畏死。自百人以至千萬人皆然矣。是吾國所以服尨大之國。宣揚威德于海外也。

永田康平傳

康平舊彥根藩士永田榮次郎第二子也。幼字鍋次郎，號潛龍。為人爽快，姿貌秀偉。少時學鄉校，每試驗必受優等賞。明治六年之山城圓醍醐山而學焉。學大進，或代師授徒。有神童稱。既而歸家，其父欲為其職工。康平乃囑鄉人某請父曰：小子以職工了一生，非所願也。願修學以達宿志。父許之。乃去抵京師，為今村陸軍大尉侍者。會西南兵起，大尉從軍。乃去從智恩院僧侶學校師安富圓民而學。無何歸鄉，又之江州愛知郡肥田村，從細井鐵樹而學文詩。既而西

南平定，今村大尉在東京戶山學校，康平又往從之。時年甫十四，大尉甚愛之，視猶子。又入慶應義塾，攻玉社等。十六年入海軍兵學校，屢航海外諸国，遂擢為海軍少尉，又航諸國。還，賜謁二。遂陞大尉，叙從七位。二十七年六月，補秋津洲艦分隊長，將航朝鮮。抵清國臨發，寄書父曰：兒將揮多年練磨之手腕，發積日鍛錬之禪機，以與清虜快戰，使知日本男兒之武勇。又賦國風云：毛登與里毛津登免盡盤國乃為女骨身遠碎幾君爾捧無。既發，七月二十五日至豊島海，逢清國軍艦濟遠、廣乙、操江三隻及運送船一隻。

蘭曰：伏禪機。

洞齋曰：文氣秀逸。

彼向我砲擊。我軍艦吉野、浪速、秋津洲應之，大戰。秋津洲捕獲操江，浪速轟沈運送船，浮尸累々。殆二十餘，廣乙遁逃，膠淺瀨，自放火上。快蟹走，濟遠被破傷僅逃去。康平又寄書父報大捷曰：初戰已如此，不勝欣抃。然兒豈以是為足而誇哉。日待敵艦至也。九月十七日，又大戰于黃海。戰酣，敵砲彈中秋津洲右舷側砲，而破裂，其碎片貫康平下腹部。部下急抱升軍醫，終不起。既而我軍轟沈清艦四隻，燒四隻，驅逐四隻，及水雷艇二隻。日暮而收軍。部下皆以康平不見此大捷為尤遺憾。康平時年廿有九。訃至鄉里，父年七

十有三，不少驚悼，曰：誠吾兒也。乃賦國風云：毛呂古志乃軍仁名遠盤龍田川身波久連奈比爾散留紅葉。其庭訓可知也已。且今村大尉所薰陶亦居多云。

善諷子曰：康平既奏偉績於豊島海，不負其揮多年練磨之手腕，發積日鍛錬之禪機之言，不幸而中敵彈，亦可以瞑也。於戲，真可謂日本男兒矣夫。

豊島洞齋曰：康平有勇有學，不負為日本男兒，寫之雄文，手腕亦足以發揮之。

太田蘭陬曰：古英雄多悟乎禪機。康平亦然。味父咏歌亦然。

洞齋曰榊原氏之成業自此忍耐工来子閒筆不安下

榊原鍵吉傳

鍵吉名友善。號杖山。鍵吉其通称。源姓。榊原氏。世為舊幕府旗下士。其三世祖三郎左衛門。慶長中始仕德川家康。食祿三千石。有軍功。更賜賞典米八十石。至十二世友直。為小普請組肝煎。鍵吉其長子也。幼而勇悍好武技。年甫十二。從旗下士男谷精一郎學擊劍。精一郎邸在本庄綠町。鍵吉家在麻布鷺森。相距幾乎三里餘。鍵吉昧爽出戶而往。見星乃還。未嘗為祁寒暑雨。一日廢業也。既長擊劍名噪乎四方。幕臣及諸藩士執贄入門者甚衆。安政中擢為奧詰扈

從。寔將軍家茂被愛寵。當此之時。昇平日久。旗下士嬌奢懦弱。其牙參皆修邊幅。使從僕携黑髹綠縢箱稱之御用箱。鍵吉獨袱子裹箱。并行廚佩之腰。同僚皆笑之。不顧也。一日在殿中假寐。鼾聲如雷。彖鼉然。恐將軍見之。已而將軍果來窺。鍵吉急起端坐甚謹。將軍笑謂衆曰。勇士之假寐。周如此乎。嘗扈從將軍遊芝濱離宮。將軍手授釣竿於鍵吉曰。用此釣魚。鍵吉曰。謹諾。乃蹲池邊垂釣。久之使暫御問之曰。獲魚乎。鍵吉曰。未獲。如此者再三。有司乃潛携大魚數尾來諭鍵吉曰。當持此魚詣將軍所曰。釣獲。鍵吉大怒

又曰非如此則非榊原氏也能摸其豪骨

曰。以如是小竿。焉釣得如是大魚。此乃欺君。其罪大矣。悉投其魚於池中。終復命。不獲一尾。扈從而歸云。己未歲。江戶城火。鍵吉走行煙燄。蔽天。火將延正寢。鍵吉急將導將軍。避災於吹上離宮。到中里門。守吏牢閉不許通行。曰不如法持門鑑來不啓門。鍵吉曰。大君在焉。且當此急。何用門鑑。為直排門扇而出。其明日有司惡鍵吉剛直。謂衆動涉麤暴。褫職命謹慎屏居。無何復見召。愛寵如故。文久三年將軍朝于京師。鍵吉帥壯士五百人。而警衛以發。將軍拜　天顏於紫宸殿。賜天杯。後　朝旨特賜御徽章杯於鍵

又曰称彰義隊用逋逃嘯聚四字允當官軍有生氣

吉。鍵吉感泣云。其後將軍薨。天下多故。慶應四年德川慶喜得罪於　天朝。自大坂還江戶城。鍵吉慷慨献言不庸。慶喜俟罪於東台大慈院。鍵吉知事不可為。乃勸父友直歸順為朝臣。是歲五月。官軍討幕府。逋逃嘯聚。稱彰義隊者。于東台。戰酣。鍵吉率壯士入東台山中。潛負法親王。走根岸。憩于法親王家令麻生將監家。既而又北走。其後事定。親王將留學於外國。敲鍵吉門。賜淺草海苔百貼。會鍵吉不在。親王乃把墨斗。書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十一字。留去云。廢刀之令出也。鍵吉嘆曰。刀劍我邦長技。其使用

又曰銘詞精妙

之術不可廢也。乃請官創設擊劍會於戊申橋側。觀者如堵。又創製倭扶碩固扇。余得其一柄。其製用白木。形似摺扇而不可開。柄烙記碩固扇榊原鍵吉作八字。乃銘之曰。扇其形。而笏其用。其材甚堅。長盈尺。不能蔽元規之塵。可以擊朱泚之額。亦鍵吉之志也。鍵吉為人魁梧。方面秀眉。終身結髮儼然。不失舊士風。歿時年六十左右。

善諷子曰。余門人松尾敦之妻。乃鍵吉之女也。亦善用眉尖刀及鎌。云敦屢為余說鍵吉軼事。故立之傳。

豐島洞齋曰。榊原氏亦一時之劍豪。而余見其人。

推結褖服不過一朴訥人而已。不似他武人張肩搤腕帶長劍徒威赫人。豈非知眞武技耶。故當德川氏瓦解末路。能全其生命子閭用篁變換之奇。置短說長善記述其顛末。無復遺憾矣

太田蘭陵曰。鍵吉當主家顛覆之時。以一武士能全其節。以保身矣。而平居儼然。以斯道自任者。往々失節屈身何也。吁

重野成齋曰。碩固扇銘。妙句警策。

武田成章傳

成章名斐。字裁之。成章其一字。後以成章行。幼稱亮之助。改稱綾三郎。又斐三郎。號竹塘。源姓。武田氏。其先出自甲斐源氏新羅三郎義光。天正四年。信玄卒國亡。自半右衛門某子孫世世仕大洲藩。至六世敬忠。有二男。長曰敬孝。嗣。次即成章。別成家。幼喪父。事母至孝。天資穎敏。年十八修蘭學。尤用力於航海築城造兵等。弱冠遊大坂及江户。學益進。又修英佛二學。遂究三國之諸技。安政丙辰秋。幕府擢為函館奉行支配諸術調所教授。賜廩米十人口。班上下席以

上。任以五稜郭砲臺及鎔鑛爐建築。閱五歲竣功。幕府賞其功。為旗下士。文久辛酉夏。為龜田丸船長。航黑龍江。艱苦萬狀。遂畢事而歸。此行毫不仰洋人之指教。前此蓋所無云。元治甲子夏。在江户。歷任開成所教授。步兵指揮長。大砲指揮長。砲兵頭。敘布衣。鑄大小砲於關口坊。築反射爐於王子村。慶應戊辰春。幕府得罪天朝。王師將東下。旗下士及浮浪徒欲抗王師。成章主恭順。氷炭不相容。一夕暴徒數十人挾刀襲其邸。成章踰牆到隣家。將借短銃還禦暴徒。隣人高橋某尼之曰。彼衆君寡。何輕千金身。成章乃止。

其僕某遂不知所之。蓋遭害云。成章寓松代藩邸。變姓名曰竹中庄藏。以避暴徒指目。適會松代侯聘。往信州改革闔藩兵制。侯以賓師禮待之。兵學者流嫉視之。成章泰然不以爲意。嘗臥病詠懷曰。丈夫在世欲何成。畢竟所期身後名。煙海嘗馳三桅舶。雪郊又築五稜城。疎狂獻策常招笑。真率接人屢戾情。豪氣頃來總灰燼。臥聞秋葉撲窗聲。既而王政復古。明治辛未春。補兵部省出仕。累官爲砲兵大佐。士官學校學科提理。敘從五位。當此之時。米國前大統領克蘭氏遊吾邦。一日觀學校生徒就業。大嘆稱之。贈書云。

其盛美不讓宇內著名之兵學校。於是乎成章之功益顯焉。無幾罹疾。庚辰一月二十八日。心胸煩悶殊甚。遂卒。年五十有四。官賜祭資四百圓。及儀仗兵一大隊。葬之。成章嘗語家人曰。余之航黑龍江也。遇颶。不能坐。縛身船柱。讀書。適所繫綱之一物擺動。撲胸。此吾病胸之原因也。其勤苦可想矣。爲人龐眉隆準。凛有威風。每臨學校。生徒肅然改容。有失行。輒叱責之。眼光可畏。衆相目曰。電光先生。來所著北役紀行二卷。同附録二卷。邊海測量日記二卷。黑龍江紀事一卷。鐵爐略說一卷。捕鯨略說一卷。通韻例二卷。及詩

洞齋曰此段迸語著著中肯綮

稿等若干卷。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聞成章嘗畜猿甚愛。雖航海中攜之。一日。猿脫繫攫其所愛硯外拋。成章無奈之何。昔者藤肥州亦畜猿甚愛。猿窺其不在。操朱筆塗抹其所讀論語。肥州無奈之何。事甚相類。於戲英雄胸中。其有間日月也如此。

豐島洞齋曰。成章亦豪俊有爲士也。使之二十年後而生。則今日之北征。平壤九連鳳凰等之攻陷。黃海旅順威海之覆艦。収功於雪山氷海砲擊突進間。亦不難也。惜哉。雖然不有啓于前者。何有紹

于後者。成章之善修外國學術技藝於昔日。焉知不爲今日北進將士取功之基乎。由是觀之。成章之益於邦家。不淺鮮也。明治乙未歲端午節後二日拜觀。

太田蘭陬曰。成章修洋學。益於海陸軍也大矣。若使之在今日。則必也立大功於黃海。獲侯爵如拾芥耳。惜夫。

岡田后渇曰。七律太佳。吾邦武人所罕見。畜猿雅度。想見其人也。

閑曰機智　又曰機智　又曰機智

伊藤退藏傳

伊藤退藏名正就。退藏其通称。初称傳吉。越後國蒲原郡水原坊人。父曰高澤健次郎。冒母家伊藤氏。称傳十郎。以鬻紙及蠟燭為業。退藏少倜儻不屑商估。安政初。因父命。往會津買紙蠟。與會津藩士佐川某野見某等交。知世局將變。請父往江户。為外國奉行永井玄蕃頭家傔。詳知天下之形勢及外國事情。去游京師。與諸藩勤王之士交。遂為有栖川親王家臣粟津駿河守所知。因知朝旨國論之所在。慷慨不自禁。歸鄉。首唱尊攘説。傾産與勤王志士交結。慶應戊

辰。扈從有栖川親王。抵越後高田。既而南歸。退藏奉官命。視察北越人心。會津偵吏拘囚退藏於水原。鞫訊甚嚴。退藏辯解。遂見釋。既而為長州干城隊嚮導。攻赤阪口。賊兵敗走。又為西恩寺總督屬官。參謀前原彥太郎頗器重之。當斯之時。越後富豪通賊者。賴退藏之分疏。而保全身家蝟聚矣。既而以水原為越後府。前原彥太郎為大判事。退藏為之屬官。佐府治有力焉。無何。移府於新潟。與平謙介阪田潔並為權判事。退藏為之股肱耳目。謙介轉任佐渡。請退藏於前原。以為屬官。謙介施治太急激。謗讟沸騰。退藏百

又曰機智　篁村曰寫得奕々如聞其聲　閑曰機智　又曰機智　又曰機智　篁村曰一語破奸膽妙　閑曰機智

方。蒐靖之。明治三年。廢府為縣。知事松平某使退藏革整村上藩廳。藩士輕其人。罵曰。彼非蠟燭商之兒耶。那蠛我藩。壯士相謀將暗殺退藏。退藏謀而知之。描蠟燭於短掛。以為徽號。語衆曰。僕元蠟燭商之兒也。故描蠟燭以為徽號。不忘其本也。且用蠟燭之光明照暗謀也。藩士聞之。皆有慙色。不復妄言。村上之地多産鮭魚。其利巨大。退藏欲設入札法。開士族就産之道。請之縣廳。又造租税頭松方正義。謀之。遂得允許。舊藩士族至于今受其賜云。後官賞退藏功。為新潟縣士族。賜短刀一口。蓋異數也。既而松平某罷職。楠

本正隆来代。退藏知其性行不與己相合。拋官。往東京。詩酒風流。與天下有志士徵逐相樂。余亦屢握手談笑。七年。内務省辟為測量司屬吏。退藏不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非余之所能也。乃辭之。更為警保屬吏。能堪其任。十年。西南之役起。官使退藏之新潟佐縣令永山某。鑑察北地人心。有急報云。出羽國莊内士族將舉兵。退藏聞其首謀為舊友松平親懷。星馳叩其門曰。君等盡舉兵。襲東京。好機不可失。親懷報慙。誓無他。然其情状似欲退藏速去者。退藏故遅留。使之誤。同志客謀舉兵之機。或有欲刺之者。退藏

篁村曰一幅小照

乃乗夜南走十四年秋田縣有變又命退藏赴之至
則事既平是時途中獲疾遂為肺病少瘥為越後岩
船郡長養病五年遂没時年五十有八
善諷子曰退藏脩面隆準接人温厚拱手怡々如欲
睡者性沈毅有才略能耐艱難蓋亦偉人也没後其
子某嘗學於余故立之傳
島田篁村曰退藏有俠氣喜擧拔少年有志者或
給學資或撫以為己子其成就為世用者頗多此
事傳中不載故補書之
太田蘭陵曰退藏有機智才畧故善應乎變也

蘭曰伏筆

棚橋大作傳

庚寅春棚橋大作與其妻絢子俱訪余於狙橋青天
白日樓余乃供茶果高談移刻孔子見冕者與瞽者
雖褻必以貌況於有學識文章如大作者乎因約作
其傳後無何大作殁矣今立之傳踐舊約
大作名春隆字隆卿後改名嘉忠字伯實號松村又
號歲寒堂主人大作其通称美濃国山縣郡松尾村
人舊幕府家臣某氏属吏棚橋嘉寛（称新五左衛門）長子也
其先蓋松平氏以嫡庶之争去三河流寓美濃納棚
橋氏女遂冒其氏云大作生羸弱善病然天資穎悟

又曰卓識

好讀書史手不釋巻殆忘寢食年甫十四讀相法修
身録和語陰隲録二書大有所警醒蚤起勞動力節
飲食積陰德以求福利從是身躰健康胃守快爽頗
異於前時及年十六讀朱子語類感悟乎天理人欲
之語謂聖人之道在于茲向所希望者皆人欲之私
也乃一掃前時嗜好一意從事儒學年十七病眼人
或勸柳谷觀音靈驗乎眼疾子宜禱焉大作不肯曰
吾平生惡佛以疾侫之非志也乃就醫於京師時其
父執齋藤某道學士也尤慕山崎闇齋見大作称其
志眷愛頗厚大作因是志向大定且學且療至廿五

全失明其父晩年住大坂因往從之欲求良師友且
娶女子識文字者既而從廣瀬旭窓遊居有年偶聞
奥野小山女弟子有牛尾田絢子者粗通書史乃娶
之無何歸住美濃舊宅下帷教授村人當此之時尊
王攘夷之説大起二弟皆擲家產奔走國事大作流
寓尾州一之宮及名古屋既而王政復古東京創立
女子師範學校絢子被徵為其教員大作乃移住東
京為斯文學會會員初大作學宗程朱深惡佛又惡
洋學甚於佛来東京始知洋學之不可已乎今日持
論少變然其至皇漢大道確乎未嘗少變也斯文學

會災後新築成設祝燕賦長句曰祝融一朝蕩錦坊。餘焔豈圖及講堂大道不從火災滅新築更倍斯文光煉瓦石造聳空起不妨規摸取西洋夏時殷輅又韶舞仲尼早已示便方變通固生不變袁應知今古同中異。其奈凡民待文王學會屬望豪傑士。豪傑事業非一途從世浮沈豈其志苟遏邪説於横流便是今日鄒孟氏君不見文明諸国誇日新講明哲理非無人寧知仁義有根柢二三其本道亂眞道徳腐敗日月甚進而不已無人倫頼有諸君維持力天未喪者惟斯文斯文嘗徴周代昔孔孟出世大扶植異端盛興唐宋際。程朱力排一屏息嗚呼孔孟程朱在天心江漢秋陽皜々白仰之卓爾又屹然欲向富嶽較秀色其學識文章益如此光時年六十左右。

又曰應前結束甜足

善諷子曰大作為人長身清癯昂然如野鶴余始見偉之曰此我邦張籍也内子淑徳績學足以為人師。令嗣一郎亦有才學嗚乎大作雖盲乎目何其天寵之厚也使人健羨不已焉

太田蘭陬曰。昔者盲而有學識者。塙保己一以下不乏其人。近時寂無聞不圖有大作惜乎今其七矣方今漢學日衰雖有眼者猶寥々况盲人乎

布川玉尊傳

玉尊横濱戸部町布川某之子。幼而不喜市井商賈事有超然乎塵外之志辭家從野毛町大聖院原玉照僧正削髪為僧年甫十八。得僧正命登紀州高野山。入其宗立中學林。皆學勵行。未經三年卒業。受教師試補職位。入大學林。同學皆推重之年廿一合徴兵格入鎮營居恒語人曰吾佛法素説四恩而　皇恩為最重我今幸入兵營得報　皇恩萬一則足矣服役三年。善守軍規自一等卒進至上等兵。及滿期。得下士適任襃書而歸甲午變征清軍起有豫備徴集令。時玉尊為權少僧都。住持中本寺金澤龍華寺。躍然應徴而起其發横濱也縣知事及諸貴官送到停車場。玉尊乃脱帽叙別曰今也幸從古来未曾有征清軍決死以報　皇恩何其快也唯有少望於諸君勿使我所守寺院至傾頽則幸甚語畢乃上車去。既而從廣島乗軍艦到清國貔子園金州之役旋順之戰喑唖叱咤馳突乎硝煙弾雨之間身中弾丸二創淺乃入野戰病院療之既癒乃再從軍戰于復州及戰于蓋平城外飛丸忽洞其頭乃仆于時雨雪霏霏鮮血淋積雪玉尊臥其中微笑而瞑年廿有六。

洞曰空寂徒亦善殉四恩想中生有不終無也

又曰文有精彩勇氣躍然

蘭曰悲壯淋漓

善諷子曰。王尊浮屠氏也。已透脱死生關。其從容含笑而死固也。余殊嘉其再中丸而不屈奮戰死國事。浮屠氏而能如此。孰悲其異端哉。假令韓昌黎聞此事。亦必極口而稱之。於戲偉矣哉

豐島洞齋曰。中一彈而不死。療之未全癒。裹創而再戰。竟死。浮屠氏外形骸者。拋形骸而狥王事。勇氣勃然。令之僧與昔之僧異。我軍之振視斯僧。亦可知矣。

太田蘭陾曰。末段如讀古戰記。悲壯淋漓。不圖見之今日也。

佐藤毅傳

毅熊本縣紫藤寛治第三子也。為人魁偉好奇節。不顧細謹。尤嗜武事。從伯父吉川某學。年甫十五。辞郷至北豊中津。執贄於白石某門。修和漢學。既而入熊本共立學校。明治十八年入陸軍教導團。修砲兵科。卒業任陸軍々曹。擢補教導教官。及滿期除隊。特授士官適任證書。廿五年。有故繼菊池郡菊池村佐藤氏。繼絶家事。時同郷有軍人講習會。選毅為會長。頗激勵兵士。廿七年征清師興。毅亦應徵集令。直編入第六師團砲兵第六聯隊彈藥大隊。當斯之時。九州

蘭曰。意氣不負日本刀

諸縣之豫備後備一時集于鎮營。舍營部伍之編制。糾紛難就緒。毅日夜整理之。殆廢寢食者數十日。乃始就緒。以俟出征命。是歲九月自陸軍曹長進砲兵少尉。為野戰砲兵第六聯隊補充中隊附。叙正八位。十二月更補混成第十二旅團砲兵第三中隊第二小隊長。將發。郷人贐之以名刀一口。毅欣然賦國詩謝之。云君乃為女心盡志遠首途志天翟留家子居利盡佐無。遂自旅順口航威海衛。與古閑中尉等上陸。帥部兵進謝家店。攀摩天嶺。砲射敵壘。與揚峯嶺砲臺對戰。身先士卒。意氣凛然曰。吾報君父之秋也。既而大砲丸破裂其頭上。大傷腹肚。終不起。初発旅順口也。作一書贈家兄。且盡送衣服云。蓋決其死也。死時年三十有一

善諷子曰。熊本縣多忠勇士。使神風黨諸子與斯人俱戰于威海衛。則其功烈更有可觀者。惜夫

豐島洞齋曰。自我虎賁貔貅之師一北進。雖海陸連捷。而軍士死者不為尠矣。如斯人亦其一也。死而耀國威於海外。留名於萬世。死亦大也夫。

太田蘭陾曰。筆墨孤戞。而生氣凛々透紙背。

蘭曰。一讀强人意。

又曰。悲壯淋漓。

又曰。寸鐵殺人。

関谷豁傳

豁者伊豫國温泉郡南吉田村関谷許三郎第三子也。容貌温和。而天性剛毅。甲午征清之師起也。豁以砲兵中尉列第一軍。發廣島。抵釜山。進轉戰于平壤九連鳳凰諸城。十一月念五日。敵軍據草加口高地砲擊我軍。戰酣。中隊長池田大尉被傷。中尉直代而指揮。敵生兵在正面高處。砲擊益劇。硝煙蔽天。中尉不屈。擊破敵砲一門。連發榴霰彈。敵彈亦如雨。陣側佛宇屋瓦皆破碎飛散。衆見其危。勸他移。中尉泰然不動。砲擊益力。既而傷左腿。少焉。又一丸貫其右腿。

神色夷然。勇氣激昂。以死禦之。既而一丸又貫其腹而仆。波多野砲兵少尉走至其側。將扶去。中尉徐曰。君幸使予目擊此戰。況而後瞑。踞坐不動。少尉強扶去。中尉乃囑軍事於第二小隊長曰。彈藥欽之可。尤憂請速報告。步兵大隊長一隊視之。士氣益震。于時飛雪紛紛。我兵奮闘血戰。遂擊退敵軍。中尉之功居多云。中尉入野戰病院療創。明治乙未一月進大尉。叙正七位。創不愈。終歿。年三十。

善諷子曰。詩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其関谷大尉等之謂耶。於戯壯哉。

蘭曰。少時已倜然不凡。

又曰。何忠

奈良養齋傳

奈良養齋者舊盛岡藩士也。名眞守。字爲大。通稱宮司。幼字清松。養齋其號。知新齋。百笑堂。壺中庵。皆其別號。陸中田郡村尾去澤鑛山人。青山榮承第三子。爲同村人奈良眞春所養。爲人穎敏精悍。而有才略。尤長於理財。年甫十四。奉父命。從一僕。携金塊若干。抵羽州秋田郡大葛村荒谷忠兵衛家。鬻之。及收其價。三錢不足。養齋求之。忠兵衛曰。僅々二三錢。那足求。余與尊大人交善。郎君持歸。大人不必責。養齋怒曰。不然。苟可與。雖半錢與之。苟可取。雖半錢取之。竟

收全額。而歸。僕歸而語之。母氏戒其強抗。父則喜曰。奉使命者。當如是。賞之云。既長。爲鑛山吏。能悉其職。屢鎭靖鑛夫亂。有功。天保九年八月。幕府發吏巡視諸藩。會黒田某岡田某二吏至尾去澤銅山。盛岡藩主命養齋應接之。幕吏既歸江戸。養齋亦奉命抵江戸。櫻田邸日與幕吏接談。幕吏大納其議。乃貸什金一萬五千圓。以鑿採尾去澤水澤橋野金澤等諸鑛山。以其所獲純金若干塊。致之閣老某々。獻之將軍。當是時。盛岡藩財政頗困迫。獲一萬餘巨財。闔藩大悅。而其功一歸養齋。乃擢班士席。賜俸若干口。爲金

文曰何孝

銀銅山監督弘化元年養齋遣譴免職屏居既而被
釋先此文政中喪生母嘆曰孝親者不可不知醫誠
然自是學醫頗極精微至是家居業醫請治者日多
門前成市云四年藩又召為諸鑛山監督如故嘉永
元年夏公子表三郎罹疾侍醫皆為難治老侯利濟
信守濃聞養齋善醫召而療之踰月愈老侯手賜銀五
枚且賜燕賞之養齋醫名益著六年六月東西閉伊
郡農民蜂起作亂首唱者數十人遂至仙臺訴盛岡
藩苛政物情恟々至安政元年正月亂漸鎮定幕府
嚴譴錮藩主利濟于江户邸且禁錮藩老以下奸臣

文曰何忠

數人世子美濃守襲封大政革藩政首撰拔橫濱七
郎大矢勇太及養齋大登用人材上下勉勵諸政就
緒聞八月養齋抵江户藩邸老侯延見謝曰今回藩
政之改革汝之苦心可想吾始不用汝之諫言為姦
臣所欺竟至今日噬臍不及汝從今後善佐美濃守
養齋稽首感泣而退既釐革江户藩邸乃之浪華理
財務而歸江户復命遂進監察專掌財政前此養齋
獻言而不用至此果驗故遂大用焉二年乙卯二月
老侯病作侍醫進藥無効乃召養齋診察養齋進藥
至三月瘥下旬疾又發以四月十四日遂卒屬纊之

前一日謂養齋曰死命也吾詎哀我不曾用汝之諫
言而為姦臣所欺此終身之遺憾也請汝善輔佐美
濃守勿使踏吾覆轍且以吾此語告美濃守養齋歔
欷不能言但拜伏焉耳從此厥後養齋言漸不用雖
陳力就列百事不如意舊弊復生如安政時云至文
久二年壬戌秋突然譴責奪職命隱居閉蟄益為姦
吏所傾也三年癸亥十月釋前譴命會計監督并國
益掛其次子常方諫曰姦吏未全退小黠大痴爭功
大人不宜出請稱病辭之養齋曰否不然若吾不出
激當路姦黨之意必遭禍不若速就職弊政可救救

之不可救則辭之未為晚也竟就職姦黨厭之正論
不行在職四十日遂辭之退笑語人曰宋朱子在職
四十有二日吾在職四十日少朱子僅二日耳明治
元年戊辰秋王師北征盛岡藩論不定多誤方向者
此時又起養齋為大監察并會計總監養齋以國事
切迫日夜在城中不歸家既至歲除乃口占云歲窮
日盡國將傾難表眞情覺命輕仁雨仁風明日下不
如守節且全名養齋素主張勤王正論而不行因激
勵目時隆之進等及三子眞令常方眞志事定語人
曰吾家庭教育如何闔門無復一人誤大義名分者

又曰誠然此人畢生在忠孝二字中

是吾家之榮也既而辭職詩酒優遊以樂老五年壬申十二月以疾歿年七十其疾病也謂家人曰余觀今世所行神葬祭張燕於死者側食魚肉飲美酒談笑快醉是大戾乎人情非聖人所謂哭泣擗踊哀以送之之義也且為人之子弟者於孝情誠所不忍也我死依舊慣佛葬慎勿用神葬式子孫從之其少時倣明袁了凡功過實錄日々筆記其行善惡以自匡正寖然成卷名曰燈臺錄又每歲元旦盥漱畢端坐操筮占年豐凶藩主吉凶及一家禍福等書諸日記冊子首以自戒自勵蓋自十七歲至七十歲易簀之

日五十四年間無一冊欽云

善諷予曰吾不識養齋而養齋識我其詩稿中有和吾詩韻者豈可不謂知己乎頃者令子真志持其行述一卷来請立之傳閱之其人仁厚端正蓋忠孝完人也乃立之傳以報知己云

太田蘭隩曰養齋自是大人物設使之參與天下機政更有可觀者傳亦纚々千餘言善寫其人風神奕々呼之欲出

岡田后湯曰今則居喪食肉飲酒無復啜粥者古今人情厚薄如此養齋遺言切中時病

蘭曰想見泰齋其人

蘭曰確言

青木泰齋傳

總州松箇崎有隱醫焉曰芳埜貞碩其人仁恕好文詩屢寄書贈物與余締交余頗異之頃者贈其師青木泰齋行實一卷請立之傳余閱之嘆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宜尼不我欺也乃知有斯師而有斯弟子也於是乎為之傳曰

泰齋名重恕字子强稱貞輔藤原姓青木氏泰齋其號常陸筑波郡板橋村人其先出于青木左近將監重家父曰重惇業醫有學殖母古澤氏泰齋少好學受訓家庭長遊江戸從寺門靜軒受經史受古醫方

於伯兄来藏々々師曰岑少翁出于東洞吉益氏門主張萬病一毒說善用峻劑愈痾起廢甚衆然世或稱東洞流而憚之泰齋駁之曰我即漢仲景氏流也何得稱東洞流乎東洞善用仲景氏方焉耳乃賦詩賛東洞翁云憲章扁鵲不相差一掃病名成一家毒藥臨危投不恐濟民術豈讓張沙常誦東洞氏言曰醫道之禍莫大於徼利醫道之訣莫先於守廉又戒弟子曰汝為君子醫無為小人醫晚醫名四播遠近乞治門前如市泰齋不問貴賤不計貧富一皆以至誠應之刀圭之暇教授生徒諄々不倦雅言學者不

又曰收貞碩

可無見識。苟無見識。則讀書破萬卷。亦無益也。適以迷於多岐耳。自古學者何限。求其有見識者。蓋無幾無他。學乖其方也。吾雖讀書不多。而篤信好古。於儒主古學。於醫主古方。傷寒論一部而足矣。不復迷於多岐也。性至孝。父寓居武州大相模邨。與己家相距十里。屢往省之。往必齎其所好物。悉歡而歸。恒愛文人墨客。有来訪者。皆善待之。已亦酷好吟咏。病中所作至六百首之多。題曰柳隣亭六百絶。至慶應元年春。病大漸。尚自調劑服之。家人恐其不堪峻劑。請換以緩劑。泰齋勵聲叱曰。身為醫師。臨事而無特操。不

若死。服之不疑。病勢果減。精神不亂。既瘥。至六月中旬。病又發。遂歿。年五十有七。

善諷子曰。今世之醫。務趨富貴。巧辭貧賤。生有人爵。死無遺著。唯粉飾邸第病院耳。嗚呼。使泰齋見此輩。其以為君子醫乎。將以為小人醫乎。貞碩其知之。

太田蘭陬曰。泰齋卓見能守儒醫道。可欽可敬。方今儒醫道掃地。何其小人醫之多也。噫。

岡田后得曰。漢洋醫各有長短。並用可也。世無識者。揭洋抑漢。非公道。安得起泰齋論之哉。

蘭曰似癡而至情

半澤久二郎傳

半澤久二郎者。羽前漆山人也。名為親。父曰彌宗二。母矢萩氏。為人温順直良。事父母至孝。幼不與羣兒嬉戲。七歲從叔父矢萩某學。孳々匪懈。已超出儕輩。天保十四年為里正。明治間歷任副區長一等區長。八年管地租改正事。皆能悉其職。平生勤儉力行。見村民赤貧不能自活者。乃致之家。授業給傭錢。嚴立貯財法。以為之產資。頼以興家者甚衆矣。故村民仰之如父母。戊辰之役。請總督醍醐公。以已居宅為陣營。献貨財以助軍須。事平。朝廷賜金若干賞之。六年

釐革税法。時僻邑愚民不曉朝旨。怨讟嗷々。縣廳命久二說諭之。久二乃諄々曉諭。衆聞悟曰。吾翁有田園百倍我輩。而其言如此。豈為不利乎。嗷々乃熄。家藏和漢書籍數萬卷。請讀者授之室。具飲饍。久而不厭。嘗贈余其曳尾書屋目録。余欲往而讀之。而未能也。明治初。其子為澄從余遊。久二亦嘗訪余於組橋青天曰日樓。篤學君子也。閉口隆吉嘗宰於其地。為余說久二善擊鼓。其父常欲上京師拜觀禁廷。不遂而歿。久二乃與伶官交。及宮中張樂。伍伶官上場擊鼓。其技不及平生之妙。伶官怪而視之。則其懷中有

物故。支吾不自由也。因問之。久二拭淚曰。亡父欲拜觀宮禁。而不遂。故今日竊懷木主而來。遂積年之願。幸諒恕焉。其至孝如此。十年二月以疾沒。年六十五。

善諷子曰。久二之懷木主而擊皷。雖如可笑。其至誠亦可感矣。所謂事死如事生者耶。世之事生而不孝者。聞久二之風。其能不愧死乎。

島田篁村曰。宮中張樂一段。描寫生動。孝子之情狀。奕々如覩。〇久二之子久三。嘗寓余塾。屢為余說此事。而未及記之。得高文表章。而久二不朽。

太田蘭隩曰。不孝子頂門一鍼。

鈴木順亭傳

往年余為高崎藩醫山田昌榮立傳。竊怪昌榮之學之識。而門下無一聞者。何也。既而得鈴木順亭。順亭名嘉。字君則。順亭其號。以號行。鈴木氏。越後蒲原郡粟生津邨人。父隆。字伯時。母藤井氏。幼而穎敏。從祖父文臺而學。聽其講經。間發疑義。文臺大器之。年甫十五。慨然曰。吾家業醫。不能專力於儒經。然獨孝經寥寥短篇。易以研精。且人之節行。莫大於孝。乃負笈東遊江戶。執贄於多紀茝庭。時天保癸卯也。居半年。去從高崎藩醫山田昌榮於本鄉。昌榮多藏書。居數年。學業大進。偶罹疾。將歸養。乃購孝經註釋書五十餘部而歸。據弘安本考証諸書。著孝經疏證并解題考異八卷。嘉永元年疾愈。著墨子附說二卷。既而疾復作。以是歲五月念一日歿。年二十又四矣。屬纊之前一日。弟原視其羸瘦甚。知不可起。泫然灑淚。順亭見之。勵聲而叱曰。汝何以然。死命也。昔者輔嗣子安。與並以二十四歲而歿。皆以文學名於後世。吾齡適與二王同。唯憾先父而死。無才學以顯世耳。死不足哀也。

蘭曰。卓識至死不亂。

天性沈毅。與鄉人長谷川鐵之進交善。鐵之進豪放。故議論動不相合。辯難數四。甚則至絕交。既而鐵之進悔悟。負荊自謝。順亭沒後。鐵之進語人曰。余之魯鈍。而得窺聖賢之大道者。以有順亭也。

又曰。鐵亦善悔悟。

文臺臨其喪慟哭。深惜其器之不大成云。所著孝經墨子考証之外。有小道編一卷。南窓筆記一卷。碎玉群載二卷。詩文稿二卷。經方類聚十卷。

善諷子曰。嗚乎天若假之數年。則其造詣豈可量哉。然不幸短折。而其學殖猶如此。不愧乎山田昌榮之弟子。而為文臺之孫矣。

太田蘭隩曰。順亭妙齡立志。學識卓然。惜哉夭折。然獲此佳傳。亦可以瞑目矣。

孝子勘七傳

孝子名勘七。紀州北牟婁郡與熊野小山浦里人。家世農。勘七幼喪父兄。傭作以養母。母年方八十一。侍養無人。故勘七請傭家朝遲行夕早歸。其就傭作不少休。故傭家亦感其孝。許其請。傭家供食。必置其美味。以遺母。冬夜則脱己衣。皆被母。已被簑衣而寢。邦君聞其至孝。每歲賞賜米十苞。延享三年。母以壽終。會邦君下儉約令。勘七乃請有司曰。鄙人已富矣。自今奉還恩賜米。有司以聞。邦君大嘉其誠忠。諭之。不允。且命儒臣坂井周道。以和文作其傳。用助風教云。

蘭曰至誠動人

善諷子曰。紀州尾鷲坊人土井幹夫傳孝子事。且集諸家文詩。名曰天祚錄。使余序之。余因得詳其事。而為此傳。賛曰。喪父喪兄。一母八旬。侍養不怠。孝叔其人。置肉歸遺。以悅慈顏。簑衣禦凍。不厭赤貧。於戲孝子。名達邦君。鉅儒作傳。賜俸終身。於戲孝子。赫々如新。美譽芳聲。足乎千春。

又曰文法變

豐島洞齋曰。孝哉勘七。儉其身。豐其母。勞而不怨。終至全奉養。竭其壽。宜矣。邦君賜俸。二大儒紀而傳之。萬載不朽。孝之德大哉。

太田蘭陵曰。簡淨肖劉海峯。

輿丁助太郎傳

助太郎。越後村松袋町人。吾先府君解縛園先生之輿丁也。為人方面巨眼。天性忠直敦樸。舁先府君輿者廿餘年矣。府君甚愛其敦樸善恤之。府君卧病。助太聞城西刈羽村山中有靈泉。善愈諸疾。每日往汲之。以供湯藥。泉距城二里餘。助太汲之久而不厭。府君易簀之後。每月汛掃其墓。又久而不厭。甲寅冬。余歸展。助太年七十餘。尚無恙。携鷄子二苞來候。余與金若干報之。助太誦先府君之德而泣。余亦泣。助太歿既已三年矣。其敦樸之狀。恍猶在目也。乃立之傳。

善諷子曰。友人伴耕夫囑余為龜德泉銘。刻石立之。余按地圖。助太所汲靈泉。即是也。而余銘之。豈先府君之靈。使兒銘之耶。嗚乎不亦奇乎。

重野成齋曰。摯情之僕。摯情之主。摯情之文。

太田蘭陵曰。偶然銘龜德泉。而泉係供其先人湯藥者。是亦孝感之所致歟。

岡田后淂曰。助太父四郎兵衛年八十餘以歿。其性行樸直。亦解縛園先生所愛。

貞女飛梭傳

飛梭。備前岡山藩士渡邉由衛之妻也。姓河原氏。舊幕府旗下士某之女。有殊色。明治之初。由衛為東京府大屬。娶飛梭。年十九。伉儷甚厚。既而由衛有故罷官。歸岡山。不上京者十三年矣。飛梭以裁縫為業。養其老母。親戚見其絕美。欲為大官妾。得巨財。老母亦欲奪其志改嫁。飛梭矢死而不肯。先是。余老友間中雲帆與由衛同僚。屢至其家。談時事。說大義名分。間又講女教。飛梭傾耳而聽之。其後由衛再上京。飛梭喜迎之。家奉仕如初。由衛心感焉。微叩其守操之由。

飛梭泣曰。妾德川遺臣之一女子。父亡家廢。情知孤燈難守。然愧為禽獸行也。往年妾從良人在東京府官舍。雲帆翁說貞女節夫事。妾當時喜而聽之。恐負其初心。故十三年之久。雖有勸再嫁者。固拒之也。今幸得與良人逢。此翁之賜也。欲一見翁謝其恩。不知其所在。此為遺憾耳。願良人探翁蹤跡。使得相逢。則妾心事畢矣。既而飛梭罹疾而沒。後由衛聞翁在十条。往訪之。致飛梭言而歔欷。翁亦泣。賦詩二首云。從將刀尺守燈前。羞見月光來枕邉。自古美人多薄命。孤衾夢冷十三年。文章何用叩[illegible]說寧誇吾舌存名。教講來人不顧。唯斯女子聽斯言。實丙戌秋九月八日也。

善諷子曰。我輩言論有益乎世道人心。益如此。嗚呼。孰謂儒生迂遠濶乎事情耶。

又曰。近世學士之內人。其行有不可言者。何也。其德教獨不行於閨門耶。將婦女子德惟如飛梭者。為難得耶。

重野成齋曰。飛梭泣曰一段。語婉而志確。讀之亦欲涕。

豊島洞齋曰。處急難立節。似難而易。在緩困持操

者。如易而難。何則急者氣激。而緩者志弛。今飛梭處數年之困。而志不弛。益固其節。可不謂貞乎。雄文鋪叙。亦得其宜矣。

太田蘭陬曰。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想見飛梭貞節。今夫學校齊々士女。往々有失節汚行。是又何也吁。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良　同校

高島重瞻

近世偉人傳禮字集初編卷之下終

近古偉人傳禮字集初編跋

家嚴教授之暇。恒對筆硯。耽著書。晨以繼晷。如不知老之將至者。而其所著。即紀忠孝節義之事。諄々善誘後生。則其施於有政也大矣。今茲乙未。又著偉人傳第十一編。裕欣然語有為塾諸子曰。客歲征清之事。實千古未曾有。彼人口称四億。而我人口僅々四千萬耳。所謂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者。而我與之戰。莫不一以當十。況當其攻旅順時。漸屬嚴冬。北地冱寒。加以天下之至險。而攻戰纔二日。輙陥焉。爾後連戰連勝。有破竹之勢。彼遂來乞和於我。此即我邦忠孝節義之士多也。此役立功出于家嚴門下者亦衆矣。是裕之所以欣然語諸子也。嗚乎今而有益知家嚴之遠憂深慮焉。男重裕謹跋。

於戯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之事。實関于邦家之盛衰焉。家嚴著近古偉人傳。既已傳此事至十編。頃者又著其第十一編。亦間載征清忠勇士。簡勁奇抜。與俗下文字迥異矣。良隨讀隨寫。有時不覺投筆而嘆。不勝歆慨奮激也。謹寫畢。跋于卷尾。乙未古仲秋。男重良

毅曰。佐々木君設稱病院於東京銀座。療患者確有定見。今恙相如師徐。久矣不知。亦能屢之。吝乎。

又曰確論

近世偉人傳跋

古人云。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不可一日無氣節之士。嗚呼吾邦安政元治之際。唱義殉難者數十百人矣。所謂氣節之士居多。而湮滅不傳者何限。蒲生褧亭先生有慨于此。嘗著近世偉人傳。漸次上梓。至十一編之多。其有功於名教。豈不偉哉。比之彼空詩浮文無用之著。何啻天淵。余往来于東京者數回。必先訪蒲生先生。又必讀偉人傳。乃偉人之情態。宛然如見。旁捜遠索。采擇尤確焉。及世澆俗漓也。才智之士爭而進。釣奇竊名。以悦其君。卒致不測之禍。

故君臣不貴乎自用。而貴乎取數言以為耳目。往昔大内義隆之於相良武任。上杉憲政之於菅野大膳。上凉於陳今川氏眞之於三浦右衛門。武田勝頼之於長坂長閑跡部大炊。自以為才智相逢。雖然共政而不疑。是皆好自用而遂敗於壅蔽者也。蓋才智之士。可喜可喜者易以致乱。氣節之士。可畏可畏者難以致危。世之為君臣者。可不鑑乎。余亦耿介為世所忌畏者。冀異日為偉人傳中之人。於是乎跋。

乙未桂月。

加賀 佐々木義祥謹識。

嚮曰立論怪奇

書近世偉人傳後

嚮者蒲生先生吐其至大至剛浩然之氣以作近世偉人一百餘名之傳使其絶特怪奇達德異能之行事言語磊々軒于天地之間與日月爭光輝嗚乎偉人而有知九泉之下欣然開眉爲得知已於是乎每一篇出墨痕未乾。海内青衿莫不爭購貪讀以稱快奇可謂妙筆有神矣余竊謂天下之人誰有精神已死而五體獨能生者。而使人之精神不死在使此書大行使天下之人。氣息奄々五體未死而精神先死焉亦唯在使不讀此書耳是故苟讀此書。雖有未能

近世偉人傳　禮集初編卷下跋　三。　蒲生氏梓

盡咀嚼者猶精神凛然不失其爲活人。而況於知其味乎。世之不食而嫌不讀而棄之。徒是自求其死者雖。則筆泣鬼神亦無奈之何也已雖然。設民知漸開漢學大行於地球上。則此書不振于今焉知不異日風行于五洲萬國哉。頃者先生贈余一帙余拜受而披之如與偉人相對而語忽覺精神爽快浩氣蓬勃磅礴而生遂書所感於卷尾如此。

受業　羽州　佐々木新拜識

（眉批）贅曰。中村生近日著盤錯秘談。以傳其舊主吉井公事。孤忠可称也。此文亦可[illegible]誼懇到可愛。

（眉批）贅曰。稼堂司一鄉文教。共志甚盛。

近世偉人傳第十一編後序

往歲予以文質蒲生絅亭先生。々々推奬甚到。時先生初錄近世偉人傳。曰。予盍為叙一言。予固辭曰。發冠書生之文。恐汚高著。請且自養以偉其文。其後孜食於奔走。為斗外所縻。飄繫異鄉。又不屢候門也。近者入麗澤文社。辱諸老先生之末班。則先生在社中。方以耆宿見重。又促曰。將刻第十一編。子其題一語。顧今殆且卅年矣。而先生矍鑠健壯。飲酒加量。作文益雄。偉人傳之著積至數十卷。而余乃龍鍾落拓。文章猶昔日。得無愧於懷歟。然嘗已被奬諭。今又辱忘

年交。而不知醜之。是負知己也。於是乎言其平生為序。若夫撰著之贊揚。文辭之品評。諸家叙論備矣。故不復及云。

乙未木犀節。　東京　中村忠誠拜撰。

讀近世偉人傳賦呈

文章滚々似江流。無數偉人筆底收。氣節凛然堪諷世。病中事業亦千秋。（乙未仲秋先生寄書云。近日養病閉戶著書。故及。）

信州　稼堂依田喜信拜具

又

奇骨稜々良史才。文章千古業悠哉。幽光闡發無遺

（眉批）贅曰。文二有文才。不愧為儒家之子。

（眉批）望於後世遠矣。

憾。發簡英豪瞑目來。

信州　春畝山室茂次郎拜具

跋近世偉人傳

文章者一小技而已。詞藻雖麗。無益於世教。君子何取焉。方今我邦所用文章有國文漢文之別。國文流麗閑雅。尤宜乎寫婦人女子之情態。漢文雄渾雅健。淋漓有生氣。故寫志士仁人之風節。必不得不捨彼而取此也。蒲生先生講經之餘暇。著偉人傳十一編。刊行事既已。不浮華。有益於世教。而寫以漢文。神來之筆。開卷其人宛然。鬚眉皆動。如親接之。不啻漢武

反魂香也。

受業　南豐　米良文二郎謹題

柳子厚曰。馬遷生而史記未振。余於先生偉人傳亦云。

受業　北越　渡邊鉉謹題

明治廿八年乙未冬十二月廿五日印刷仝日出版

著述并發行者兼印刷　東京麹町區飯田町三丁目廿九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大坂本町四丁目百五十四番屋敷　岡島真七
東京日本橋區大傳馬町[illegible]五番地　中村善七
同麹町區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illegible]郎

發兌書林

所在	書林
日本橋區本町三丁目	金港堂
仝　通リ三丁目	丸屋書店
仝　仝　一丁目	大倉書店
仝　仝　二丁目	小林新兵衛
仝　仝　三丁目	岡島支店
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	吉川半七
仝　仝　三丁目	目黒支店
仝　銀座四丁目	博聞社本店
日本橋區新大坂町	小林喜右衛門
神田區表神保町	中西屋書店
仝美土代町四丁目	敬文堂
淺草區廣小路	淺倉久兵衛
小石川區大門町	青山清吉
大阪市久太郎町四丁目	柳原喜兵衛
仝心齋橋通リ南詰入	松村九兵衛
仝北久宝寺町四丁目	三木佐助
越後長岡	目黒十郎
信州長野	西澤喜太郎
仝上上ノ諏訪	宮坂榮次郎

吉武律平 著

明哲純義典

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上伊美村（大分縣）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上伊美村（大分縣）鉛排本影印

明哲純義典序

明哲純義典一卷國東上伊美鷲雪吉武先生之所著也其所言人性與天性也天以至誠仁愛爲心矣義正路以主行事矣誠天道也思誠固取之者人道也明天理而固守人道可謂全人也今玆偶詣野田訪先生先生乃出此書授之曰予老近將死當今明哲純義撰抽行有恒者以書焉子其爲我校之傳于後之君子俱補正之不肖晉應先生之命携還家讀之夫人性稟于天生焉則能守道以明焉者是全人也其全人應天心有信于人若溺氣稟本心迷亂然則所謂人面獸心矣如此人天奚用之乎必以棄焉以是觀之所以人爲人者仁心與正路也孟軻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祀上帝蓋言雖西子美婦蒙不潔汚穢則皆掩鼻惡其臭矣其貌雖爲醜惡人矣齊戒心正則可祀上帝然即所以人之爲人不係美醜以正貞篤心爲主先生叙此文亦爲然後之覽者深感先生之言以讀焉此晉所以序之也

明治癸已八月　門人　末綱晉謹識

明哲純義典序

人者在天地之間爲万物之靈長其故何也曰明哲以保身純義以処事其所爲常與禽獸虫魚異者也嚮者梆山三浦先生擇行義方正可爲後世摸範者著名愉婉錄云鷲雪吉武先生少學帆門長讀書詩文實我鄕之老儒矣夙以德行聞今也據三浦先生之遺意著明哲純義典一卷將以貼于後世使小子文序之文也淺學無識辭之再三矣先生强曰師弟之間奚有隔心乎重强之即拜受以閱之其書編所載舊杵築藩所屬鄕黨邑里之人而其資性言行所謂明哲純義可爲後之摸範者也嗚呼善哉此卷之成也使後進子弟讀之則風俗自化仁愛習慣亦自可爲溫良恭謙之行也必矣大學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皆是聖賢之垂教君子之金言而先生之此編亦不外欲使世人實踐躬行之意也後之覽者先躰先生之意而後讀之則庶幾去邪就善之功顯而忠孝貞節之道立乎聊述所感爲序辭

明治癸已八月下浣　門人　末綱文生謹識

明哲純義典

東國東吉武崇憲律平著

寧遠老大公

舊黄檗藩　寧遠老公巡郡里每戶問疾苦欲施其國民然人民
數多以故志不果殊當今廢藩置縣事咸與昔時異人心亦不同
緊如之何哉自恨哀情難陳然視舊國人民猶父母視子弟朝暮
愛憐偲々不耐感念聊咏國詩二篇述懷

舊黄檗寧遠老公

正四位松平中務太輔源朝臣朝良

格登納獲納都由穫加里那留瑪屈密答尼
鄂摸弗格古呂尼廝加設撤利祁理
穫禮鄂摸弗比登廼格古呂話不加祁禮登

一

牟屈意幺都由納杜登加奴摸優齊

附章

加藤久
加藤礀

右國詩二篇老大公所詠也今老公自東京來過舊國欲問農民
工商之家渥叙其意然當時憚人心無如之何其視舊封人民如
赤子哀心切至吾儕不勝流涕高詠旨情舊里正等宜諭每村人
民矣
野史氏曰恭讀老大公高咏慈仁謹儉愛心孚干人夫公先出於
參州能美氏和泉守德川信光玄孫大偶守重勝始稱松平封干
總關宿保二年乙酉七月十日先公市正親英自龍王徙居杵
築子孫繼封十有七世二百三十有四年歷世皆有仁政封內人
民浴恩不淺今老公視國民如父母視子弟尤厚於寒微貧窶者

矣每歲賑賚金穀以鞠妻子此君恩深邮所致也唐棣之華偏反
而豈不爾思室是遠是思慕之意老公思國民亦如此今也遠隔
三千里何日忘之予欲獻一言有所憚不敢憾泣而止不肖律惶
恐頓首再拜白明治十一年戊寅六月十八日也

禪瑞禪師

國東伊美濱邑禪窟有一老衲師諱本明号禪瑞以明和已丑仲
冬二十七日生前豐宇佐蜷木之人也小字禮吉姓蜷木氏元正
帝養老四年庚申九月念日宇佐神廟始祀放生會修行大念佛
伶樂使蜷木氏先人爲隊長於今子孫掌其事師年甫十二出入
本郡佐野光明寺薙髪師事本宗禪師實爲安永九庚子正月八
日也師天性溫良篤志事其師也恭敬竭禮精苦勉勵三年能通
佛經及壯告干師遊諸洲求道德高僧留錫干加州金澤數年潛

二

心佛典與諸名德語錄佛藏五千遂悟明唐譯文業成西歸始住
高田森約藏院又徙居小畠梅松寺文化中稟法系於大愚禪師
主伊美慈雲寺十五年隸本郡泉福寺諸院八十八寺自其院出
輪住泉福寺一年洞門禪派住此寺則昇官稱方丈以著紫衣師
亦與之事畢再還慈雲寺視其法職諸弟子數十人就中擢實祥
梅嶺德巖稱三弟子梅嶺嗣德巖住櫛海万福寺自潛居微妙禪
窟常讀佛經以能爲入定坐禪好讀法華妙典旦夕不絕凡及千
部云每歲正月十日至十四日講父母恩重經以濟度衆生近邑
人敎朴孝純蓋師平生敎諭所致應諸寺聘講佛籍不以其能驕
人人毀之不技少言寡慾恂然長者有巖居高士之風矣今玆壬
成師九十四老益爲健業愈爲壯與曩時不異師嘗有賀橋津龍
章禪師輪住泉福寺詩曰

眞龍幾歲潜橋津　二角眼光千古鱗
時得飛行蟠泉福　挐雲施雨接來賓

野史氏曰彼邦周文王慈仁恭敬遂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壽九十七擧稱一百今禪師高齡九十四以爲近年將及古之士君子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之者擇善而周執之者由此觀之禪師高壽皆自取者也史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豈不信乎

孝譽上人

孝譽上人諱戒俊國東郡高田芝崎之人俗姓桑原氏家世爲道士好讀書講文通守驗法律戒業以祈禱爲事娶妻擧子獨有母爲孝養天保年間母巡西鄕過僻野爲賊所殺奪金上人深患之以爲因果應報之所致也發遺世之心乃棄妻孥入本郡姫嶋海岸寺薙髮爲僧師事戒譽上人讀梵典勉勵居未周年辭到江都入檀林傳通院寮夫江都天下大政所出珍奇貨賄所輻湊名區勝地亦多焉故檀僧徒爲其蕩本心者不鮮上人在學舍確乎執志力學精苦學日進德月加明淨土派徑典玄義尤通三心四修受其法系西歸代戒譽老師立主海岸寺其聚土民說法以至誠深心攝捨回向爲躰此所謂淨派三心也加以慈仁至善是以人歸之也猶草偃風偶女兒數輩來詣戲上人取手或挽足上人過而倒不敢沮只合掌爲唱名而已今時隷本藩諸院五十有三寺主僧淆行侵戒律皆蒙呰命獨上人溫良篤實國公深賞之以賜二方金不幸得病遂示寂春秋未五十實安政四年歲次丁已春正月也上人嘗有詩曰

風來夢覺使人驚　木落開花感物生
天命宿因酬報理　世民遺世出離情
四修通達三心義　十八誓言觀念平
塵雲吹去何無遮　一眞洞徹一眞明

野史氏曰上人在俗則孝于親爲僧則忠于師天性溫良能勤而得之以母氏之故棄妻子薙髮持戒苦行不敢怱在江都入學舍閉戸專讀佛籍不爲耳目所動有巖居高士之操矣是以有公之賜也然而天不假年天命如之何孔門之賢哲伯牛惡疾顏淵蚤死盖亦可以視焉

釋善達道人

大分縣管轄東國東郡伊美村眞宗敎円寺住職善達天性德行孝于父母母氏患血癖偃蹇數十年于茲父善實慶應紀元丙寅罹中風症支躰痿痺亦以臥蓐焉善達深憂之除法務外常侍二親看護隆冬寒夜以身溫父母肌膚夏日酷暑則負父母以避于樹蔭凉処又恐有父母久疾鬱心倶載之于籃輿與妻倶舁而巡遊近隣朝暮則怡愉奉承以樂其心父母則湯浴扶持潔濯溷器亦躬親操之不使僕婢代焉飲食諸器薦父母所嗜好莫一有闕常恐違父母之心若見父母有怒色則和氣婉愉盡其心無所不至焉明治五年壬申四月父善實沒哀慕殊甚後獨事老母孝養益渥近隣人民皆感賞之妻亦溫順隨善達敎承順盡禮夫佛氏建三世因果信善惡報酬語當今而僧侶中違人倫五常者多有之善達獨不然上守　朝廷三則敎憲下宣諭宗敎務道使人而之善矣爲天下衆僧軌範者善達是其人也歟

野史氏恭讀明治高節錄　今上皇后淑德好文厚致意於敎化廣擧天下孝子之事跡鐫梓以爲一卷欲使四方庶人有所儀

型也桒門善達亦與其撰爲善達所居伊美村與予鄕僅隔一里常聞其孝順于父母忠實如高節錄所載母安田氏天資淳篤然久羅病偃實不能事夫善實妻江口氏名睦性淑貞宜能倣善達行義渥奉養二親以有聞焉嚮聞善達夫妻孝順事縣令森下景端本願寺大法主光尊賞錫以二方金今亦達于皇后叡聞列此編豈不榮哉夫孝者冠百行而人道之大本也人之所以爲人唯孝悌忠信也縱令讀了徑史千卷能達百藝不孝父母不信于人則編戶甕窓貧民而孝于親信于人者無以加矣而如善達超衆僧能以至行垂名於竹帛亦韙哉

小深田範江氏

本邑小深氏累世奉仕伊美入江洲別宮神社任領家主殿事距今七百有餘年仁安三戊子我國造片見侯諱貞信欲就本邑祀石淸水八幡民部太夫小深田盛繼奉君命赴男山奉分靈皈鎭祀入江洲當時遠孫致事者盛孝稱範江号司谷[illegible]父左近盛俊無男以森廣氏子盛衡嗣字民部實君考君其長子也君天性溫良恭儉守道信于人少志學從余以學爲始授四書訓句有文器及壯從學物集升永二先生讀神典國書文義剖折剛毅不動遂通與義文德彬々焉傍咏國詩及諧歌妙絕達識苟非有異於人者其將能之乎娶峰野氏生四男一女伯賢夫嗣仲權平叔與八殀季盛被贅其族釆女氏代立其後一女適小深田氏爲市三郞妻峰野氏先卒以繼森廣氏無子明治紀元戊辰朝庭復古四年辛未十月三日神官一統被廢止然有至後命如故可行事之命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叙敎導試補十四級小栗憲一試驗之七年四月拜一大區九小區郈社祠掌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任敎導職拜受大敎正稻葉正邦之許狀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補任權訓導內務省之允命越二十二日祠掌被廢止是歲九月十五日任本邑及赤根千灯三村社祠掌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祠掌再被廢止其年五月十一日以官撰拜任本郡岐部鄕社祠官兼治村社祠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補任權中講義轉派神道修成派入管長新田源公邦光之門以學爲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叙中講義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昇進大講義二十五年十月神道成蹟聞于朝拜任勳第六等降賜神祇官副總裁從二位久我建通朝臣之允命章君以天保二辛夘十二月八日生今玆癸巳春秋六十有三也君與余舊誼不淺因叙行義且繫之以銘曰

日本神道　出於天眞　忠誠正直　健順明倫

小深田姓　肅兮淳仁　敬兮正義　篤心謹身

家世祝史　事神忠純　多年積學　功業日新

竹田津正路氏

竹田津君正路字愼輔後稱作[illegible]左衛門其姓先小串氏爲浦手里正天性溫良篤志好學東遊京師受業于山陽賴先生讀史藉學文明敏恂々然不以能驕人庶幾學有成哉居僅一年官命難已西歸文政改元戊寅村人三重喜八盜賊事件本藩不決遂訴江都君爲村正故與喜八共奉徵命赴江都至政府竣事而皈已以病致仕讓弟政德字喜左衛門君有餘暇則遊諸洲以訪名士文人諸君子亦來賓文政十年丁亥二月竹田津村正源介永敎以病卒始永敎娶荒木氏生一男一女男永德嗣字孫九郞又曰三左衛門女適原田氏君奉官命出嗣竹田津氏繼配其寡婦荒木氏亦生一男一女男正道稱晋藏分資產以別居女嫁小串元吉

永德年少君輔視村事竹田津浦手二村旱歲憂水將築陂塘乃議村民相視其地始築赤井谷後萩原徒衆盛土疊石二池大成爾來二村敢無水旱涸竭之患得水利田稻以時熟村民欣舞此所以正路君深慮而盡心力也且以詩曰

義明路正　仁施人深　患旱苦忍　築池盡心
池成水滿　稻撓畦臨　斯君之德　村民之欣
唱義正路　德光于今

末綱善吉氏

君名充德稱善吉姓末綱氏吉左衛門尉幸吉之長子也妣岐部氏君年少父老而難治家政養吉武氏之子元芳以嗣稱善左衛門元芳以病老焉君代立累世爲農耕耨强力貨殖富饒家門和睦矣赤根人娶野田元七女生一男一女男晋齊女清嚮有義兄

子曰政平君愛義子於我子也甚渥焉使義子政平奉祖先之祀家屋田畑分其二讓之其一與晋齊以別居晋齊幼志學年甫十一從余學始授四書訓讀講習六經史典業已進又學醫術師事飯塚浩齋氏于玆十年且入大分縣公立醫學校學鳥潟先生質問研究三年遂洋方醫術課目卒業以皈創業妙術可謂全國之通醫也君天性溫良德行少學書于其村歡慶道人筆格方正字形婉媚嘉永紀元戊申爲村小吏時有千灯村檢田之訴君座之而免焉明治四年辛未再任其職越明年全國廢藩王政復古置縣隷大分拜命保長六年癸酉一般保長廢止保長君亦然是歲爲伍長視村事遂以老仕余素與君善因叙行義傳文以著之

野史氏曰天下之國四海之民皆親其親不愛其子弟者鮮矣然爲其愛也有二蓋義與私也譬有兄早死弟代立兄子成長雖有我子嗣兄子是義也廢兄子立我子爲私矣人而無私者所謂義人也末綱善吉渥於兄子政平薄於我子晋齊者寔如此哉昔時鎌倉執權北條泰時父義時有多子其愛過泰時乃以父心爲心常厚諸弟子既分割采地多渥與仲氏叔季次之所自受倘減於叔季書以奉二位禪尼禪尼披見之曰汝以嫡長却減於諸弟何也泰時答曰片得政柄則貪采地以望焉禪尼泣悌不知所言今是以深感末綱氏無私而有義也敬服非如余者所及矣

大墟源藏母子氏

我上伊美村大墟源藏父殊一郎母砂甫六歲喪父毋獨以養育成長天性篤厚信于人明治念二本邑將新築小學校誰莫爲義捐者源藏獨進日獻學校第宅地七畝二十三步半暨資金拾圓于官衆皆傚以募金學舍大成是愿藏所以爲基礎也事聞朝庭

賞降塗籠桐花徽章木盃素木匠因爲首工木價工費以百三拾七圓約落成其所餘貳拾壹圓清還之嚮檀寺造營佛殿全奉百五拾圓以援之豐前小倉之人今井源兵者造家材木工費總約五拾圓入前金三拾圓嘗聞吾子行義不及受証券云不求之愿藏爲人不啻隣鄉聞于他邦

母氏砂西國東郡三重村松本彌平女也年十八嫁珠一郎生三男子伯源藏仲金九郎叔茂吉文久元七月珠一郎與金九郎罹同病以死其後茂吉患瘂以殀砂爲寡婦時二十四清操貞節撫育愿藏母子無恙先是黃檗前藩主寧遠公聞其行義賜孔方七百錢賞之乃求酒肴開祝筵披露伍家每人又賚一貫七百五十文直供檀寺祈冥福深信佛能守其法事狀聞西京府本願寺大法主光尊賞母砂賜彌陀一軸子愿藏授念珠一聯謝其報恩獻

金拾圓矣遵守朝廷三條教憲毫不違今雖過村衙揭示㙒人不見爲禮以過焉可謂篤好苟非有異於人者其將能之乎昔者衞靈公一夜聞車聲至闕而止問夫人對曰蘧伯玉也曰何故也夫人曰禮下公門賢臣君子雖爲幽冥不違其行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蓋寡婦之行義是也繫誌此文者本邑吉武崇憲律平時年八十有五也

櫛來喜介氏

本郡櫛來村有一老嫗不知何氏嫗少嫁千燈人仙右衞門生一男爲事絕婚携其子而歸始曰友太郎後改正喜介嫗寓長兄清左衞門氏作一小廬守身愈愼素貧晝則爲傭夜則紡絲麻以代干食撫子喜介喜介成立奉養其母懇到誠功性嗜酒每日買一合以薦于母一時多不買新以奉之晨出田圃必告之夕歸則反面其禮無違毋常好觀傀儡及舞伎年癃老患足不能步喜介負以行使毋觀善竭其樂矣余聞之曰昔時天明年間有櫛來人僧了源者如謁宇佐廟賽羅漢寺登英彥山到太宰府之事今以深感喜介然比了源其勞心不足百分之也近則粗以似焉之謂哉

富永村龜太郎氏

二子部內富永村有三孝子長曰龜太郎次峯太郎少女清父曰勇平祖曰紋次紋次天性溫厚有孝聞文政年間公賜米一苞以褒勇平亦敦朴寡言娶妻于安岐山口邑生二男一女是所謂其三孝子也妻以病先卒勇平自去春患痰頗篤支躰不動偃蹇以二便自溺今茲安政四年歲在丁巳龜太郎十四峯太郎十二清女甫九歲三子俱事于父能孝一醫師曰爲灸治必有驗又聞麻田村有能製艾灸者龜太郎乃到麻田買而歸以治父病麻田距富永行程一里餘寒天雨夜毫無難之父嗜醴龜太郎與弟峯太郎刈柴薪擔負長阪赤谷黑巖險路以到本藩鬻之於市出其錢買醴以進本藩及行程四里然何不言其勞矣父病在牀溲以弊袍溲拭之携之河以濯之更用衾施簀懇到誠切能奉養二年峰太郎爲人健直然兄感孝心遂自化焉少女清甫九歲深憂父病晝則懇進承與飲食侍不出遊與父偃臥或終夜不眠父未病之時有人饋食者若父不在必待其皈先進于父而後三子分食焉父得病未嘗謁神祠佛宇不觀伎舞事聞　公嘗三子賜銀券若干恐徒費　公之賜也因與里正三浦子等議買田若干爲永久之產也

野史氏曰富永昔者樹山三浦先生所居之地也今有此三孝子是必先生遺澤所及也抑亦至性之所成語曰里仁爲美擇不処仁焉得知如三子殆可謂仁且智歟

綱井村龍太郎氏

龍太郎小原部內綱井之人父曰喜藏家素貧龍太郎爲人篤厚力農不怠暇則製作竹畚賣身事里正爲傭夫在里正家若有美味不忍獨食携歸以進父至佳節主人賜酒藥乃謂父在家食粗飯而已其憂思見于顏使人感動焉里正亦知之別設飯具以饋其親至傭期則告暇以歸家父得病至誠篤心能奉養之進藥餌父遂死龍太郎雖極貧素貯金以托友至此供葬用欲立碑托石工造其兄性放恣嗜酒將石易酒龍太郎諫止之將立碑兄怒曰我是嗣子也親碑我自立之汝若立碑遠去先塋立之龍太郎和顏色曰我爲弟也然碑既成則親必悅買酒以進兄徐諫遂許立其碑其後龍太郎出嗣山口村一農家富饒有余貲云成友郡尉

遇里正萱島子徵其行狀律讀此編感歎曰積善篤志如斯則天賜之以介福書曰孝子惟孝友于兄弟龍太郎蓋有焉

土谷總藏氏

土谷總藏大分縣豐後國東郡芝崎村人也品行放逸常與人喧嘩爭論酗酒好色莫所不至也母妻或諫之則罵不止是以隣人皆厭以遠焉明治五壬申肥後大光寺主僧寬寧蒙西京府本願寺殿之命巡眞宗諸寺到其邑光円寺講　朝廷三條教憲次之以宗教佛說總藏亦侍其講筵謹以聽焉忽發懺悔之去惡本善孝于母氏慈于妻子信于人常購油以爲業是歲八月擔油槽過高田市街某氏店前卸油槽以與主人語時一男夫負薪牽牛而來其牛突覆油槽爲不知而過總藏呼止之咎其罪其人遁辭不服主人常藏隣人吟之助諭之償油價遂以謝之總藏默然久之

曰汝有父母否對曰有焉總藏曰汝覆油將以遁辭誣我所謂人面獸心也蓋必不孝其父母者乎汝謹聞佛說以改過孝于父母嚮我亦不孝乎父母也適聽佛說如欲孝子乎父母願汝謹聽佛說今油價不及償以其價錢可養父母是我希望之牛主低頭謝過而去又一日過路逕摭得貨幣貳拾錢探問其主人清還之其余所爲皆常道家門和睦莫不稱揚焉也

野史氏曰人性之善也受之于天以固有焉蓋明道以止善則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万事者也但爲人慾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失其明然而其本性有未嘗息者也昔時僧親鸞在東說法濟度衆生時有道士辨念者以爲說法妨我覸方將以殺之每日伏匿板敷山以待其過不果乃到稻田庵室見親鸞大怒揚劍直欲擊之親鸞悠然不動安座唱稱名念佛辨念忽消滅害心悔過知非潛然以泣遂師親鸞入眞宗門妙法房是也今觀總藏之事始則放僻邪侈後則悔過遷善是其本然固有之性有未嘗息焉者乎

琴女

黃檗舊藩臣水谷氏女曰琴爲人貞順淸操其父武繼通稱關右衛門嘗從于公役江都得病以歸琴每觀醫藥暑月扇枕寒夜煖衾家貧自織布帛鬻之於市出其錢買良藥進于父無驗既徑七年琴深以爲憂自謂今而家君亡嗣子倘幼雖誰以可爲嗣者則墜先人之業喪失世祿豈不悲乎我女也弟也幼矣如之何家君得痊則再任官職因齊戒沐浴每夜竊出到城南妙徑寺謁淸正公廟欲以身代父精祈一百日敢不告人琴終得病益危篤將死父母深愁之琴泣曰先於父母而死是不孝也然嚮祈以我身代家君淸正公我必死夫身躰髮膚受父母則爲其父母損其命又

憾乎言畢遂死實爲天保六乙未六月十三日也年僅二十有二自爾父武繼病瘳遂得立任于官至今七年矣

野史氏曰凡世稱孝者唯以養口養體言語而已琴女不然織布帛鬻之於市沽醫藥以進父又以身代父祈神隕其命周公爲其兄武王代我身以祈于天赤染衛門氏爲其子擧周謁住吉神社祈代其死彼爲兄與子也琴爲父縮身命可謂純孝非二子所及也遙踰之

瀧婦

千燈里正河野通信妻曰瀧姬嶋古庄重高長女其爲人溫良順柔而孝父母幼時讀書咏國詩年十五嫁河野氏配通信能守婦道事其舅姑謹之晨嗽盥梳髮覲舅姑之寢室下氣怡聲夕復定省而問衣襖寒草之敢有怠有三男四女長子通重先卒次出冒

安永氏三男通明嗣伯女歸阿部子文仲適長澤氏叔嫁古庄三
季獨未嫁文久壬戌季秋得病頗篤予一夜問病瀧在蓐謂余曰
今將永訣死後托長孫與季女宜視其事且有辭世和歌二首欲
示吾兒等然病重不能執筆請子代之予諾書焉其歌曰

加喜納格須太答比登弗垤鄂那瓦喜玉納
加答密都摸密與美曾爾比登摸爾
格納與尼話格古呂納格撒須荅都答耶瑪
納祭乃玉的刺設密彌廼摸密祭穣

律也頃讀烈女傳其言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座不邊目不視
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端正才過
多視瀧婦之行義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則必謂其能胎教也

鷲婦

安西氏女曰鷲其先隷楢來而居古江浦鷲年十八以父命歸本
邑小深田氏寓合守貞字英司鷲爲人順從溫和容儀愉婉焉
一無違能奉舅姑懇渥於生母晝即耕耘夜即紡績其業專力之
有二男二女長子守敬字篤平号白圭從學于余守敬進學勉勵
庶幾有成乎次男在襁褓中殀一女卓羅蔘先卒少女傳嫁母家
安西氏安政五年戊午正月下浣九日予兒精一耶信業爲里正
管野田村民信業年甫七歲予奉命以輔之一夜訪小深田氏遇
鷲鷲曰君罷職潜居既十年今賢耶承職君亦輔之以與聞村事
可謂慶幸也君性短急臨事已烈於民尤强以往治村事則以溫
柔寬和爲躰人民輯服政刑自理小民易狎易怨治之在嚴與寬
而已若以苛酷暴烈則必有犯法令反不行語曰先王之道以和
爲美大小由之君蓋省于此妾對君爲言可謂多罪矣然女子蓋
然無知妾何知只叙其所思而已

野史氏曰竊以爲鷲婦之言是爲善矣不可廢也書曰用人惟巳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是即伊尹所謂伐虐以寬兆民允
懷者也由此觀之如鷲言庶幾合古訓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誠哉此言也蓋
感鷲婦之行義孝子難言可謂明操哲婦是以能有終者也歟

淇蓮婦

淇蓮婦河内姓竹田津村人而居大字楢海有二男一女長子伊
次男金一女梅蚕死金常謂母曰大丈夫當學問以貼名于後世
雖爲我農豎亦奚以學焉乎始從珉山老師學筆技爲筆技也不
大道欲讀書寓本邑小深田氏暇則踰山而來讀小說雜誌不明
其言憤然曰今爲醫救恤世人患病者亦所以仁術而治國濟民

之一端也更志醫古城玄洲氏以醫通明全國是以倚小深田範
江到古城氏請之主人許諾即日入門改名玄伯留學有年又從
石操米皃先生學讀書賦文刖寸干詩居一年還古城氏時本縣
政府建置公立醫學校烏潟先生爲教授玄伯入其門精苦力學
質問研究遂卒業洋方醫術課目階級蘽　朝廷内務省醫士允
令章拜受而皈創業于家患者日盈于門盛大流行此所謂醫國
而醫人之士也玄伯自醫業至創業入費資金凡將垂一千金寓
豪商藤氏爲假借以償之夫女子性小心和柔此婦不然寬大豪
傑所謂好謀而成焉者即是也

野史氏曰古有烈士而爲烈女矣爲其烈也則猛而文武勇氣破
軍挫敵者矣板額巴之徒是爲戰國之烈女也今有昇平之時抛
干戈韜弓失囊劒鎗然則非有爭戰擊劒之用也先大膽偉心好

焉者矣是當今可謂烈人烈女也玄伯母子爲然母爲子貯償資金使子爲醫子亦感母心謹以學業成遂得醫士之名聲是以觀之母洪㕓爲烈女也子玄伯爲烈士矣古之所謂明哲烈士殆近以似焉

仲婦

仲婦小原部內山吹村農民宇右衞門妻安國寺村民女宇右衞門素貧無有田業其傭田所得粟米每歳納其主徵有餘耳宇右衞門天質多病患痲既十數年又發腫創于背出膿已甚懇事其夫終夜侍養至明即調藥餌以寘夫側告出隣邑爲傭暮即歸面和色以問事雖冱寒炎暑不怠仲乃不分晝夜抜池樋以視水勢爲分量葢在婦女其苦辛亦甚一日聞廝田村有善傭托病夫于隣人貯米爐及鍋等不厭險路到廝田取傭錢既七八日素貧故

十五

有逋租里正不責其償取之以寬宇右衞門病頗篤有償恥而不言里正聞之與銀劵十錢仲大喜携而皈買藥食歳晩還銀劵里正不受仲曰嗚呼此治艮人之病豈可不還乎森子曰凡人之情貴賤無異各有其樂仲也身貧賤家破假居馬房弊衣粗食暑寒千辛万苦碎心焦思事病夫爲志可謂清操貞婦矣書其事白于官里正携其稿以乞正于友成令尹律一日讀此編善其爲人書漢文如此

美喜婦

小原部內山吹村婦曰美喜爲人溫順貞正爲村民小介妻有三子家素貧日傭賃以撫育三子小介性放恣嗜酒沈湎無厭美喜所貯傭錢小介竊取之買酒美喜及三子等夏則無弊褐冬則不能服半衾然少無怨嫉一日美喜入山擔柴薪而皈其擔尤重時遇小介曰艮人助之小介大怒將笞美喜有人諫止之然婉娩貞柔和色以事其夫無違其意友成令尹行小原至山吹遇里正森氏聞知其行狀曰此仲雖不及溫柔敦厚能事其夫此亦貞婦也宜書以訴于官曰仲之行義未能白官曰夫人在貴顯上位有孝子貞婦何必非貧賤而已有之葢雖天子有孝在匹夫亦行不悌苟合其道則可也如美喜能明其行義里正曰顯美喜則小介宜有罪姦詐暴戾恐含怨報之曰不然先賞其妻而諭小介則庶幾必其改過矣里正默然稍久曰小介常遊高官諸士之家恐生禍害矣曰不然非蔽善以有厭惡之理也如斯人豈可謂丈夫乎曰從命而已友成令尹曰嗚呼森子在小原擢群之人今如此則其志以卑焉夫雖極致俗民世業在治民戒言必疎矣可謂讀書不學文之故也里正雖輕其任尤重治一村督數百人希欲使里正

十六

聞知古人之戒訓也

野史氏曰先王之道必敎而後刑之治民齊家亦有基而施之爲其本也何則仁與孝也語曰孝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其爲仁之本歟友成令尹文學明道盛行今已從其人即得其正理矣森生宜以聞焉

香遠婦

鬼籠隷耕楠善三郎妻出於鳥羽氏曰香遠竹田津人正八女也其爲人和順而寡言孝于父母而信于人以父許嫁楠氏善三郎好淫酒荒樂常叱香遠隨艮夫聊不違矣家門和睦事舅姑祖父母孝純益敦焉每日三供饌必試寒熱且問舅姑祖母奉焉只其意所適爲其業也晝則耕田夜則紡績反面出告其禮一莫闕焉舅孝介姑里都梶原氏王父宇右衞門祖母與志自姑死事祖母

孝愛愈渥焉祖母年垂九十夏日親躬負避暑于椋蔭風樹之下或攜謁神祠佛宇一日有傀儡師奏舞伎使祖母負往以爲觀樂矣當冬天嚴寒之時抱出于爐邊爲燎火以慰之寒冽甚則以已身煖祖母懇到誠切以至盡焉里正佐藤道生欽慕嫗之高壽與香遠之篤心問近隣諸子求高詠纂爲一軸余又賦鄙詩以示焉嫗自製茶袋來惠于余遇津崎雄耶問之今問孝介亦然忠婦實義非人之所及可謂鄉黨女子之龜鑑也

成佛村三吉氏

峨嵋山陽有一小叢曰成佛其村人三吉白痴不能辨左右幼喪父家極貧無親族獨有毋沈痾偃簀三吉愚頑不能治其產業然孝愛天至被髮弊衣走隣邑爲乞丐偶得美味不忍獨食齎歸奉其母若在遠鄉不能歸深悔之仲冬十有二日到竹田津謁正路

十七

老人曰斯日有野田祭事將往正路曰隣邑浦手亦同祭日也野田與浦手里程遠近頗有懸隔汝宜往浦手對曰否不然嘗蹔野田人約若不往是謂我不信遂往于野田又一日到野田里正廳泣曰予頃爲乞丐到西方寺村土人無故猥撻予不堪痛苦予於成佛有名籍者也曰里正新右衛門聞今玆子輪職攝行竹田津部內請速訴本藩明糾其事里正曰諾三吉喜而去

野史氏曰夫人者稟天地之姓以生焉其所生則一也然其不一者才暨知也蓋上知生知安行其次有學而知者也或蠢愚不能辨菽麥者亦有之大凡人困極則必知反夫天下雖廣有侯伯于國有里正于鄉今三吉雖愚蒙爲人被撻不忍困苦因野田里正訴于官以糾其罪謂竹田津正路不厭遠到野田則是必信也以其性善也然則彼雖如愚視其言行則似有道也歟

明治廿七年二月一日印刷
明治廿七年二月十日發行

(非賣品)

大分縣東國東郡上伊美村二百四十三番地
編輯兼發行者　吉武律平

大分縣西國東郡高田町三百六番地寄留
印刷者　大庭林三郎

岡田僑 著

名節錄

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刻本

據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刻本影印

名節録

岡田氏藏板

名節録自序

古人有言。名節者。道之藩籬也。葢家有藩籬。而可以護貲財。國有名節之士。而可以維持綱常。余嘗閲舊記。至足利氏末。得忠義竒節之士七十餘人。因嘆當時士之仕者。大率矜功爭利。臨難苟免。無有廉恥之心。而此七十餘人者。多出於武夫戰卒。其所行雖未盡合中道。然皆盡忠於所事。不以盛衰存亡變其操。百歳之下。聞其風者。有奮發立志。所謂道之藩籬。而維持綱常者。何可一日無於天下也。余之録之。不獨嘆當時之事。將以警世之懐禄偷安。靦顏無恥者也。乃集爲三卷。題曰名節録。又間作論。以附傳後云。

嘉永三年庚戌秋八月

淡路　岡田僑識

名節錄目次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名節録目次終

名節録卷之一

山中幸盛

山中幸盛。稱甚次郎。後更稱鹿之介。尼子氏臣也。自幼勇彊力。年十夫冑裝爲朋形成在月初。因拜月禱曰。願不出三旬。以勇名聞。未幾。從尼子晴久子義久。入伯耆。攻小高城主山名氏。獲其驍將菊池音八。時年十六。由是名聞隣國。後常拜初月以終身云。參取太閤記及南郭所撰山中氏祖祠記。按祖祠記云。尼子經久卒。子義久立。誤也。義久即晴久子。而經久曾孫也。今據尼子系圖改之。永祿三年。晴久卒。義久立。當是時。毛利元就幷安藝石見周防長門諸國。數來攻。而尼子氏勢日削。五年。元就大舉入出雲。攻下諸城。爲持久之計。幸盛從義久。數出拒之。連年攻擊。我軍每戰不利。諸將多叛降元就。八年。元就復來攻。次洗骸。分兵塞粮道。救援四絕。國中諸城皆不守。義久僅保富田一城。明年十一月。城中食竭。義久終降元就。元就以義久歸。將士皆降。獨幸盛與立原久綱（源太兵衛久綱）横道源助兄弟。從至杵築而亾。周流北陸關東。遂隱京師。陰圖興復。十二年。幸盛

聞毛利氏與大友氏搆兵於筑前。欲乘間復出雲。索故尼子氏族尼子誠久（式部少輔誠久）子爲僧隱京師者。奉爲主。更名勝久（助四郎勝久後稱左衛門）。招致舊臣。得二百人。六月。奉勝久入出雲。夜使人馳呼曰。尼子勝久復歸。先至者有賞。後至者斬。於是遺臣來集三千人。隱岐爲清以三百騎來屬。攻下新山城。末次據之。旬月間。連下六城。國中響應。伯耆石見亦多送款者。幸盛謀攻富田城。城將天野隆重詐請降曰。吾孥在安藝。君速降。恐見種族。請進攻城。一戰藉口。然後降。幸盛信之。使秋宅菴之助將二千人。圍城。隆重出戰。我兵敗。石見人服部某。安藝人小田某。合兵三千來援。富田幸盛與立原久綱橫道權之允等。逆擊敗之。斬小田。餘衆潰走。幸盛恚爲隆重所誑。與久綱等屯淨安寺。伏兵富田城外。覘城兵出。要擊。隆重覺之。出射手。射伏。伏走。幸盛進戰不利。收兵退。伯耆大山僧徒送款。請導我兵。幸盛將略伯耆。會隱岐爲清以三保關叛。乃與久綱等航海。攻爲清於三保關。時後軍未至。幸盛戰敗。兵散走匿林中。旣而

後軍至擊爲清走之幸盛乃出俱追北大獲而還元龜元年二月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輔元就孫輝元以兵一萬三千來攻勝久令幸盛久綱等將七千人邀拒之于富部山大敗幸盛從勝久保新山時諸城兵皆潰八月輝元留元春而去二年幸盛與横道源助等攻羽倉城縱火元春兵來救幸盛乃解去六月元春入伯耆將攻大山幸盛據末石城爲大山應援元春聞之議曰勝久所以爲我患者以幸盛爲之謀主也幸盛就擒雲伯不足慮

乃宣言攻大山而急圍末石築井樓瞰射城中幸盛窘窮詐降密馳人報勝久路爲敵人所執於是置兵守幸盛幸盛佯疾夜自厠中逃奔美作遂至京師勝久亦不能守新山棄城間行至京師幸盛乃從勝久歸織田信長（吉田物語按祖祠記以尼子勝久爲國久子誤也國久即誠久父而勝久祖父也又以勝久入出雲爲攻鳥取之後係天正三年亦誤）天正二年幸盛從勝久如丹後先是因幡山名禪高爲其臣武田豐前所逐亡在丹後幸盛謂因雲接疆若助此人使得復歸因爲後圖則我事成矣乃說禪高禪高大喜遂與俱入因幡密招士衆起兵與武田氏戰大破之斬豐前父子取鳥取城納禪高既而幸盛與禪高生隙復還丹後（祖祠記）五年冬幸盛從織田氏將羽柴秀吉略播磨下上月城秀吉令幸盛守之幸盛奉勝久同守六年四月毛利氏與宇喜多氏合兵來圍上月幸盛告急秀吉秀吉赴援以兵寡不敢戰請援信長信長使其子信忠赴援尋還軍不果救七月城陷勝久自殺（信長記秀吉譜）臨死賜幸盛佩刀而訣且曰勿死後事唯藉汝幸盛

泣曰死臣分耳臣死誰爲我君報仇者乃復詐乞降欲赴安藝謝恩因伺其間路出備中阿部毛利氏覺其有異志使人誘致阿部水上殺之死時尚殺傷數人時年三十四幸盛長身傀偉其怒鬚髯悉張殺者以爲異剔之傳觀試以鬚莖刺窓紙銳利如鍼云（參取吉田物語祖祠記）

論曰山中幸盛之起兵也世或擬之伍子胥張子房子胥借吳以覆楚子房借漢以斃秦雖所行不同皆能得爲已所欲爲而幸盛獨不得遂其志豈

時勢有難易而成敗不可預期耶余獨嘆幸盛遇尼子衰亡之時在富田圍城中盡守禦之術百敗不挫城陷後猶謀燃餘燼以復尼子氏奔走伍因播備之間流離顛沛死而後已雖事不成其忠節固當不愧二人也

荒木大藏丞

四郎左衞門元盛　備後守植通　右馬頭尹賢

荒木大藏丞細川高國臣也大永六年七月高國聽讒殺香西元盛其兄波多野植通與弟柳本彈正以丹波叛高國令細川尹賢將兵擊之大藏丞

及藥師寺九郎左衞門等屬焉十月尹賢攻植通於八上城使大藏丞等攻彈正於神尾寺城會赤井時家援彈正軍不利大藏丞與九郎左衞門苦戰卻之斬首二百級高國賞之爲安藝守七年二

左衞門尉勝長

月彈正與三好勝長等入京師大藏丞從高國拒之于桂川大敗 重編應仁記 大藏丞謂衆曰臨危逃死非義也我將留死以免主公孰能從我者衆奮請從於是留拒阿波丹波兵健鬭死之從兵盡死高國得間走近江大藏丞素愛士與同艱苦嘗有外親與部卒同病疫大藏丞厚視其卒踰於外親外親憾之大藏丞曰姻家貴人我雖不問病固不乏使令某者貧賤貧賤者人疎之我若不之恤孰恤之者且姻家雖親所守各異一旦有緩急安爲我致死與我共死生者獨斯輩已我安得不恤乎士卒聞之皆感泣 常山紀談

佐佐清藏　山口小辨

佐佐清藏佐佐成政姪也仕織田信忠爲近昵山口小辨伏見民家子也貌端麗信忠以其異於衆

收爲近昵清藏善散樂小辨善歌共得寵幸二人從信忠攻高遠城先登信長召二人各賜刀一口謂小辨曰汝以年少先鞭壯士其功偉矣謂清藏曰汝則成政之姪其建殊功固宜後明智光秀謀逆攻信長於本能寺弑之遂圍信忠於二條城事起匆卒從臣單衣出戰清藏謂小辨曰我曹不介而死其屍可醜請介而死二人乃共出戰各獲一甲首入城取其甲自擐復出共拒賊力戰死之時年皆十六觀者流涕 武邊咄聞書

論曰自古以面首被幸者大率恃寵弄權馴致禍敗矣織田右府父子皆有幸臣如森蘭丸頗得小心謹厚之名然觀舊志所載右府嘗陳珍玩謂蘭丸曰汝所欲得吾輙予之蘭丸曰臣所欲得不在於此願得賜近江志賀郡右府許之是時志賀爲明智光秀屬邑光秀聞之疑懼則其弑逆之禍未必不兆於此也余獨有取於佐佐清藏山口小辨者以垂髫柔曼之質建蹀血先登之功臨匆卒之變猶愧沒後之容其志操勇烈出於天性亦可以見信忠之養士有素矣

豊前守勝永　壹岐守勝信

毛利勝永　氏家行廣　槙島重利

毛利勝永豐臣氏臣也父曰勝信爲小倉城主關原之役勝永應石田三成得罪與父勝信俱放於土佐勝信尋病沒及大阪之役作勝永謂其妻曰我得罪久困於此今有所思然難公言矣妻曰士遇世變窮厄何足憂願聽其意勝永曰我家世以武顯大丈夫安鬱鬱沉淪邊土我欲爲豐臣氏死然我若去汝愈窮困因愴然涕下妻哂曰妾雖不

似爲士家婦是何足爲意願良人爲主致忠揚家聲勿以妾爲意勝永大喜乃潛如大阪土佐國主山內忠義遣兵拘其妻子聞之　東照公　公曰節士之志可憫特命釋其妻子夏役勝永與真田幸村後藤基次等各將一面基次軍大和口五月五日夜勝永與幸村至基次營議曰明日合我兵三萬踰國分山直衝前將軍營決戰非獲其首則授我三人首約期而去黎明勝永進陣藤井寺會基次冐夜出失道至古市與陸奥美濃諸軍戰而死東

修理大夫忠義　後侍從兼土佐守

出雲守忠朝　兵部大輔秀政

軍競進幸村擊伊達氏兵卻之至勝永陣握手流涕曰恨誤期基次戰沒事不成也（常山紀談本書古市作道明寺今據難波戰記改之毛利一作森森與毛利邦音相近或曰勝信初森氏後因秀吉命與安藝毛利氏合族改曰毛利）七日勝永將五千騎陣安部野淺井周防竹田榮應陣其前勝永與東將本多忠朝戰真田信吉松下重綱淺野長重援忠朝勝永子式部横擊斬之忠朝敗死小笠原秀政率騎兵三千與二子忠脩忠政擊破榮應軍進與大野治長戰勝永急提精兵拯榮應横衝秀政陣大破之斬秀政

常陸介號下至

忠脩乘勝鼓行直逼　東照公麾下與其前軍秋田實秀松平忠政立花宗茂本多正純正純弟忠純等接戰忠純拔隊前進勝永擊走之日已過午兩軍鏖戰互有勝敗東軍誤放銃後軍有訛言東軍驚擾勝永乘之殺傷甚衆既而東兵益至城兵無繼乃走入城城即陷秀頼自殺勝永及式部死之（烈祖成績）

氏家行廣稱內膳父曰常陸介齋藤氏臣也後仕織田氏以勇顯生二子長左京亮次爲行廣及織

田氏亡二子俱仕豐臣秀吉左京亮蚤沒秀吉命行廣承父後與京極修理朽木兵部並爲近昵祿各萬石小田原之役俱從宿草津驛酒間戲謂館人曰我三人者孰能建功稱殿下意汝宜屬盃於意中人館人不敢答强之館人乃熟視屬盃行廣曰君必建殊勳爲桑名城主無幾行廣果以功封桑名食五萬石館人聞之來桑名拜賀行廣勞之而不甚賞也左右交謂曰嚮館人稱君今果有驗如宜優賞然行廣曰戲言偶中何足深賞若以一言之中遽加重賞則自父兄時積功累勞者將何以賞之顧疇昔盃酒之歡亦不可忘因命爲西道館主行廣爲人勇決重義關原之役　東照公使本多忠勝招行廣行廣曰吾受豐臣氏恩眷義不敢奉命也及事平致城去流寓若狹播磨之間大阪冬役　公使人召行廣行廣辭之夏役　公復使板倉勝重諭行廣曰肯來封爲十萬石侯行廣堅辭之而潛入大阪城五月七日城陷豐臣秀頼將自殺命行廣及淀妃行廣乃刭淀妃而自殺生

四子長曰左近次曰內記季曰八丸皆坐賜死於京師妙覺寺時八丸猶幼臨死左近慮其畏懦失度顧八丸促自裁八丸曰弟未知自裁之儀請視阿兄所爲而從焉左近乃袒倒執刀曰當如此即割腹死內記次之八丸神色不變如兄之儀而死觀者流涕第三子爲東叡山主天海弟子天海爲乞哀　公　公曰行廣不忘故太閤之恩可謂義士矣豈可復戮遁世之兒哉特命宥之（明良洪範）

槙島重利稱玄蕃允豐臣氏臣也大阪之役有讒

其通東軍。大野治長使真野賴包野野村雅春捕之。時重利屯城西。賴包等率兵圍之。詰問曰。有告子通敵。果有之乎。重利曰。事已至此。何須分疏。夫烈士之所恥。無甚於使主公疑之。故田光為燕丹死。苟生狐疑之間。受不令之名。不如死也。將自殺。賴包等遽止之。知其無異志。釋之。重利初仕速水甲斐。後擢為隊將。為人忠正有勇。及城陷死之。（難波戰記）

論曰。自古國之所以衰亂敗亾者。多因弱主受世

母后臨朝。奸臣專權。有一於此。國欲不亂不可得。況三者備焉者乎。若大阪乙卯之役。可謂備此三者矣。當是之時。豐臣秀賴孱懦。事皆決於淀妃。與治長。斥逐忠貞。寵任佞邪。紀綱大壞。其守城者大率烏合之衆。慕祿畏死。靦然無恥。臨危爭先而走。其終始守節。視死如歸者。木村重成。真田幸村。後藤基次。毛利勝永。氏家行廣。槙島重利。是數人者。或守城而死。或殞身行陳。要之不愧梁王彥章。劉仁贍。元王保。保之徒。是三人者。皆為晉王明祖深仇。而或歎其扰節致忠。或稱為奇男子。豈非以其能盡忠於所事故哉。初　東照公招降重成幸村基次行廣等。皆不奉命。及死節。歎息深惜之。嗚呼。其所以深惜之者。即晉王明祖之心也。其為萬世人臣勸忠義至深矣。余故詳記基次勝永行廣重利之事。以彰其忠節。至重成幸村事跡。昭然在人耳目。余不復記也。

增田宗重

增田宗重。稱兵大夫。後更稱兵部。關原之役。父長

盛得罪奪封。放于武藏岩槻。大納言尾張侯義直召宗重祿之。（元和先鋒錄宗重一作盛次。）大阪冬役從軍。聞城兵勝則喜。敗則憂。監使白其狀。夏役。　東照公命宗重曰。汝欲屬大阪亦任爾意。宗重悅。乃請入城。豐臣秀賴嘉其忠。賜以錦袍。五月六日。宗重與藤堂氏兵戰平野。不利。為磯野行尚所獲。明日城陷。（勇士物語一言集）長盛在岩槻。聞城陷自殺。（明良洪範按一言集云。長盛之死不詳。或以為病死。或以為自殺。自殺與本書合。可從。）宗重之與行尚鬬也。不名而死。人無知其為宗重。經數歲有一老婦

（頭注：本十三郎行尚）

諸行尚請謁曰聞乙卯之役君獲一錦袍將然乎曰然曰願得觀其袍行尚詰其故老婦曰妾故增田兵部乳母也兵部之入大阪也右府手賜錦袍一領刀劍二口付騎卒三千命爲隊將五月六日冐夜赴平野不復還人或告其戰死妾欲索屍殮之而不能得日夜憂悶空度歲月頃聞君獲錦袍將無知其姓名妾意是必吾主欲一拜遺物是以跋涉至此因語其服色及款識甚悉行尚乃出示戰袍刀劍老婦觀之悲哀號慟行尚憫然予之以

一刀初行尚以大阪之役有功食祿七百石至是藤堂氏加賜三百石爲火器隊長云先鋒錄

論曰增田長盛之死或云　東照公賜死以子宗重屬大阪也余以爲不然宗重屬大阪者由有敎命非長盛之所使也豈容罪長盛乎余按舊記長盛之在岩槻也會大阪之役作　公傳命長盛曰予受故太閤之恩亦情義之所難違須屬大阪長盛對曰臣老矣無能爲適足以益羞辱惟當老于此耳由是觀之不獨許宗重屬大阪亦許長盛也此非以至公之心待豐臣氏舊臣邪旣已許之又追而咎之理之所必無也然則長盛何以自殺也曰彼非能忠於豐臣氏者然一旦觀主家之亡不能自安因殉之耳抑雖宗重生歿未分明長盛知其非苟免者故聞城陷乃絕望自引決歟此未可知也而宗重之不名而死者葢慮父聞已死而傷之也故晦其跡以安父意其情可憫也已東照公賜長盛自殺見武德編年集成命長盛屬大阪見明良洪範

真野佐太郎

真野佐太郎豐臣氏臣也關原之役長東正家聞竹腰正信在志水善九郎家誘捕幽之于大阪邸令佐太郎監守佐太郎憐其幼撫視特厚旣而西軍敗于關原正家自殺正信得解東歸佐太郎去而流落諸國大阪之役佐太郎入大阪屬七隊將眞野賴包正信從　東照公攻城城陷佐太郎拒戰被創而仆東兵將及之正信適見之曰汝非佐太郎乎叱兵勿及扶掖歸營請宥其死特旨放之正信謂佐太郎曰吾欲報汝德他日宜來問吾因與

山城守正信幼稱小傳次大納言義直異父兄也父政時事上杉氏歿正信從其母事　東照公母待從生義直

書寫山在播磨

刀一口金若干佐太郎辭不受強之乃受刀而去後入書寫山中削髮號暫夢尋如肥後造一茅菴于下里住焉竈突蕭然饑寒不支或謂之曰子盍作一封書報之竹腰氏必得安富暫夢哂曰吾豐臣氏臣也豈從人乞憐乎後病沒（鹽尻）

後藤基次

後藤基次稱又兵衛仕黒田孝高爲人壯武有膽略天正十五年孝高封豐前六郡攻國內不服者城井谷友房負險不服基次從孝高擊友房不利

基次被創仆溝中旣而蘇出溝歸鎧冑皆朱殷孝高喜曰我以汝爲死不意全也時軍新敗士卒皆有憂色基次意氣自若曰請亟議戰孝高曰俟明日議基次曰明日無他奇策難以就功不如今夜襲賊不虞孝高曰奈兵疲何基次曰臣被創不敢寧臣請爲先鋒即鞭馬而馳衆奮繼之遂擊破友房（武將感狀記本書城井谷作紀伊蓋城井紀伊邦訓相通遂訛爲紀伊耳今改之）朝鮮之役從孝高長子長政與明將解生戰稷山有功（朝鮮征伐記）關原之役從長政赴美濃及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等攻岐阜長政與藤堂高虎田中兵部等留備大垣犬山犬山戍棄城遁於是長政高虎等赴岐阜至合渡川會岐阜旣下大垣敵聞之赴援島津氏石田氏前軍亦至兩軍隔川而陳諸將議戰曰濟川利或曰不濟利議不決時基次從長政在下坐高虎遙望基次呼而進之問計基次對曰是非論利害之時也諸公旣不及岐阜戰今旣過日中矣而猶豫不斷內府聞之其謂之何今日之計唯有急濟川決雌雄以是川爲死所而已議

即決遂濟川而戰大破之（武邊咄聞書智將名言集常山紀談）九月十五日從擊石田三成於關原長政素與三成有隙且以兇徒之魁也欲親擊之以償宿憾預擇驍鋭十五人戒曰臨戰勿離左右若離群獨戰雖獲大將不得爲功於是君臣一心衝突三成陣大敗之基次及生田小屋之助等皆在選中健鬪獲首級（關原記大全）後長政與細川忠興生隙築砦于黒崎及高取小熊以備之命基次守小熊先是基次長子隱岐得罪奔攝津基次屢乞宥不釋基次恨之

次子又市善擊鼓會祇園祠張散樂長政命又市擊鼓又市愧與優人伍潛至小熊謀之基次大恚曰隱岐不得赦今又待兒如此事可知矣乃挈家走小倉仕細川氏長政大怒遣使細川忠興逐基次忠興不肯將用兵　東照公聞之制止兩家命忠興逐基次忠興不得已出基次以兵護送臨別謂基次曰吾憾愈深必將有事願策安出基次對曰微君言臣固將獻愚計今以君之衆與黒田氏抗君必敗何者君之國小而彼之國大也然擒黒

田公亦太易耳若果與彼戰君宜擇銃手五十人横擊其前隊黒田公爲人豪強每戰先衆而進掩而擊之擒之必矣既別忠興歎曰渠本不屑黒田氏而去而仍不忘揚故君之美也（啁闢書名言集常山紀談）大阪之役基次應大阪大野治長等大修守備　東照公自率諸侯伯西上基次與真田幸村等建議曰德川公不日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不從東軍盡至列營四外十一月令福柵爲東將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出拒基次援重成泛

舟澤中放銃横擊義宣陣中流丸傷焉既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葦島博勞皆陷池田淺野諸將自西北潰城中議曰西砦皆陷敵兵寢逼船場天滿難守不如撤之戮力根本乃使基次及毛利勝永往燒廬舍収兵基次揀壯士伏之曰備前兵必來汝等努力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烟果欲馳入船場其將花房職之諫曰基次多畫策必有伏兵乃止治長受寵淀妃驕矜日甚數沮軍謀諸客將所陳一切不從基次怏怏夏役基次率兵一萬四千軍

平野薄田兼相渡部尚等繼之　東照公使人誘降基次許以封土基次不肯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失道至古市黎明與陸奥美濃伊勢諸軍戰被創盡亾其兵騎僅十一褁創復進中銃墮馬還至柏原死兼相亦死（難波戰記）及城陷隱岐見捕不屈自殺初隱岐奔攝津匿木津一日從一小奴入市會有一賊殺人走入酒庫中閉戶自拒吏不敢入隱岐謂吏曰欲生捕之耶將殺之耶吏曰殺之隱岐蹴戶跳入斬一人捕一人出附之吏而去路遇

片桐且元。且元嗟嘆。問其名。不應。使人蹤之。贈米酒。受酒還米。明日且元自來。固問其名。隱岐乃告之。且元乃予金二百兩。從堺浦。及軍起。從父在城中。終死難。 東照公嘉基次忠節。特宥其子孫。又市仕細川氏。其弟曰三浦次郎兵衛。仕松平光仲。參取咄聞書。勇士武功傳。

論曰。後藤基次以小嫌怨其君。去國而欲仕其君之所仇。雖有功何足稱哉。而余所以爲之立傳者。特取大阪之役殉節耳。夫君子之於人也。揚其長

恕其短。故人悔過勸善。且基次之所以去黑田氏者。非專以其子得罪故也。余嘗按舊記。長政嘗問其臣曰。當今可代我而將者誰也。菅正利對曰。後藤基次其人也。長政黙然。則知長政之不懌基次久矣。孝高將死。謂長政曰。汝有勝於我者。亦有不如我者。陷堅摧銳。我不如汝。任用才能。得士卒歡心。汝不如我。嗚呼。基次所以見遇於孝高。而不見遇於長政者。其以此歟。要之基次任俠抗直人也。其倨傲不羈。不守禮節。或有之。臨危苟免。靦顏慕祿。則斷無之也。方黑田細川二氏生隙時。若使黑田氏弱而細川氏强。基次必不去此就彼。亦猶大阪之役。不背西之弱而應東之强也。隱岐嘗受豐臣氏恩。及事起。與父倶殉難。可謂不愧爲基次之子矣。

石川重之

嘉右衛門重之
左兵衛尉義時
大炊助信貞

石川重之。號丈山。參河人。父曰信定。其先出於源義家第五子石川義時。義時後十五世曰信貞。信貞生信治。爲德川氏臣。信治子曰正信。事瑞雲

公。從攻安祥有功。後從 東照公於長久手之役。其子信定。生三子。長爲重之。丈山墓誌銘。本書以石川義時。爲源義家第六子。今從人見友元所著丈山年譜。 重之少時豪放不羈。父信定嘗曰。之兒當爲天下所稱。不則爲惡漢。重之年十六。遭父喪。 東照公召爲麾下士。後列近臣。重之折節恭愼。 公愛之。常侍左右。慶長十二年冬。從在駿府。適府城火。延及閫內。公子賴房。幼在襁褓。乳母抱之逃火。急躊躇鷹架側。重之聞悲泣之聲。趨出。自抱賴房。攜乳母。灌衣被之。因得免。賴房大

夫人厚贈物報之。公聞之大悅。後賴房封于水戶。德重之欲召用之。大納言紀伊侯賴宣亦請之。公元[illegible]重之。重之夙有退隱之志。辭之。年譜　大阪夏役。重之從西上。至京師病疫。公憫之。命侍醫治之。未驗。適其母自江戶遺書曰。汝家世蒙國恩。若是役無功。何面目再見母。重之疾方篤。使人讀其書。聽之流涕無言。五月五日。公發二條城。重之聞之。力疾輿從焉。公過東寺。望見恠之。使人就觀之。則重之也。公驚曰。聞彼病殆死。何以至此也。是夜。公舍星田。召重之慰勞。謂左右曰。彼得武門冥助矣。因語重之父祖戰功。明日至大阪。七日黎明。重之獨騎過前田氏營。僞稱使者。直馳赴岡山。獲一首級。適有一騎來爭其首。重之棄之。又馳入黑門。斬佐佐某。又進斬一人。重之臣十三郎姓闕亦得首級。重之付首從者徐出門。退過遠藤但馬守臣池田勝兵衞。見之嗟歎。勝兵衞亦獲一首級。重之復過前田氏營。視首級。前田利常而還。不言其功。前田氏將本多安房與重之有舊。謂曰。

星田在河內

子盍上聞。以寡君爲證。重之曰。我豈爲名利乎。是役麾下士得首級者。間宮權左衞門。豐嶋主膳及重之。重之獨以其違令也。賞不及焉。重之之在駿府。與清見寺僧說心交善。及赴大阪。謂說心曰。師若聞是役親兵中有獲首級者。則其一人必吾也。果如其言。參取年譜常山紀談　軍平。重之棄官隱京師。以文藉自娛。元和二年。聞母有疾。晝夜兼行抵江戶。侍母疾太勤。後疾愈。親戚舊故交勸再仕。重之不肯。復如京師。與林信勝。菅玄同。堀正意等結交。重之素信禪教。信勝勸重之見藤原肅。重之見肅。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專修洙泗之道。所司代板倉重宗重其爲人。厚遇之。年譜　重之嘗應藤堂高虎聘。爲客將。食三千石。後有故去。鹽尻視聽錄　重宗薦之淺野長晟。重之以母老。應其招。如安藝。長晟遇之以賓禮。寬永十三年。母沒。重之請去。不許。初重之如安藝也。與信勝玄同別曰。是行非我志也。母終天年。則退矣。是歲。信勝在江戶。聞重之居喪以前言語所識黑川壽閑。壽閑告之重之。重之曰。林氏之言

信勝字子信號羅山後道春

玄同字子德號得齋

正意字敬夫號杏菴

肅字斂夫號惺窩

周防守重宗

然是我宿志也乃屢請去不許於是託言浴有馬温泉去復隱京師校倉重宗待之如初每會客輒請重之延之上坐後重之築堂敝山麓一乘寺村居焉名詩仙堂楣間圖漢晉唐宋詩人三十六人自録各人詩一首擬三十六歌仙云承應元年重之欲還參河請之重宗重宗不許重之恚曰我不復渡鴨水入都矣因作和歌示其意　後光明天皇聞重之善隷書詔索之賜酒肉寛文十二年五月沒年九十重之乘輿賦詩有覆醤集行于世（參取年譜 常山紀談）

成瀨正成

成瀨正成稱隼人德川氏臣也長久手之役從東照公獲一甲首獻之時年十七　公奇之命留麾下既而我前軍不利正成欲出戰其圉叩馬曰君已有首級功可以已矣正成怒曰畏死忘義非武也惟當進勦敵而已圉人猶擊轡正成益怒以刀脊擊之　公望見曰是壯士死所須從其志圉人乃縱轡正成直馳衝陳奮戰御敵後　公擢爲隊將曰隼人長久手之戰不愧老將也（武將感狀記）　豐臣秀吉在大阪嘗命德川氏將士習騎自登千貫櫓觀之有騎驪馬者問之曰成瀨正成問祿曰二千石秀吉曰佳士若仕我封五萬石　公聞之謂正成曰汝能事豐臣氏富貴立至我亦悅焉正成流涕曰是何言也臣雖不肖豈貪祿忘君乎願自殺以明臣赤心後　公謂群臣曰可以託三尺之孤者正成也（常山紀談）

相摸守忠鄰

大久保忠鄰之得罪在彥根也上書駿府訴冤左右皆懼不敢通正成奮然獻其書且爲申理（寛永系譜）　公嘗命松平康重永井直勝爲公子義直賴宣傅二人俱固辭曰臣等願得在麾下雖執賤役不辭也　公不能强而憂思形于色正成聞之與安藤直次謀請傅二公子　公大悅乃以正成傅義直直次傅賴宣（駿河土産）

帯刀直次

鳥居忠廣

鳥居忠廣稱四郎右衛門德川氏臣也三方原之役　東照公使忠廣往覘武田氏陣還報曰敵軍甚鋭戰必不利請速收兵　公叱曰我以汝爲勇

今何怯也。敵蹂躪我邑。而不敢擊之。不如死也。忠廣曰。臣能度成敗而言之。君反以爲怯也。乃與成瀨正義等。倶出戰死之。先戰一日。忠廣與正義爭先鋒。將鬬。傍人和解之。忠廣謂正義曰。大敵在前。一士尚可惜。今我與子以私鬬死。不忠莫大焉。死一耳。明日同死敵何如。正義意解。乃與訣飲。且曰。正義受命。監織田氏援軍。忠廣監我前軍。二人旣誓必死。倶馳入敵軍。忠廣獲三甲首。還視正義。正義亦獲三甲首。二人哂棄首級。又馳入敵軍。忠廣

又獲一甲首。索正義。有告正義冐山形氏陣戰死。忠廣曰。成瀨先我乎。廼揮從者。還鬬其狀。直衝信玄麾下死之。常山紀談

中山家範　狩野一菴

陸奥守氏輝

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皆北條氏輝臣也。小田原之役。氏輝使橫地監物及家範一菴留守八王寺城。豐臣氏將上杉景勝前田利家帥師來圍。家範一菴謂衆曰。我受奥州厚恩。今敵來迫。是效節致命之秋也。汝等欲逃則逃。我不汝恨。衆感激請共死。

旣而外兵蟻附攻城甚急。家範一菴拒戰死之。士卒三百人悉死。秀吉譜　及事平。　東照公收一菴子

助六郎昭守

左助信吉

主膳家範二子昭守信吉祿之。信吉稱備前守。後叟稱勘解由。諸家大秘録　常侍左右。慶長之初。從　公在伏見。有盜與群下雜居。欲竊佩刀。信吉見之。赤手縛盜。衆服其勇。　公嘆賞曰。吾且用汝作舟楫。乃命爲公子賴房傅。賴房封于水戸。年幼未能就國。信吉奉命往視國政。奉上接下。衆士倚賴焉。羅山文集　賴房稍長。喜任俠。好奇服。裝佩刀以黃金。信吉

數諫不聽。時　公旣薨。　台德公聞之。不懌。召信吉。信吉入見閣老曰。殿下所以召臣者。問寡君之事也。以實對。是彰主過也。不對則欺上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俟罪。乃趨出。閣老留之。不聽。歸見賴房。具白其狀。因大諫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讜論謇言。以匡君過。一也。先公命臣以輔導之任。而以狀至此。深負付託之意。先公而在。何面目見之。二也。左右小人迎君之惡。虧損盛德。臣非不知也。而不能誅之。三也。臣雖死

遊魂不離左右。願君悛之。賴房大感悟。直推金裝刀。脫奇服賜之左右。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能自新矣。初信吉之出也。閣老以聞。 公悅曰。賴房行事必悛矣。果如其言。駿河土產 賴房多子。而未置嗣。大猷公命信吉擇諸子。信吉至水戸。見諸公子。察其賢否。諸公子皆修飾出見。公子光國甫六歲。見信吉呼翁。直把盤上打鰯賜之。信吉大喜。抱光國曰。眞我嗣君也。乃還白之。遂立爲世子。即義公也。世稱其識鑒。義公行實

間宮好高

間宮好高稱豐前守。北條氏臣也。豐臣氏之討北條氏也。好高與子式部孫彥次郎屬北條氏勝守山中城。彥次郎時年十五。好高誡之曰。敵勢方張。吾知不免。汝宜速如小田原。從主公生死。以之彥次郎曰。今事急。假令兒在外。猶當赴父祖之難。況同在一城。豈可復離左右哉。固請共死。好高瞋眼曰。吾何嘗教汝偷生。顧國家之計如何而已。汝執拘不從命。情義自是絕矣。彥次郎垂泣而去。於是好高與式部出守岱崎砦。力戰死之。關東古戰錄

佐野了伯

佐野了伯。佐野城主佐野宗綱弟也。削髮爲天德寺主。天正十三年。宗綱沒無嗣。了伯欲以佐竹義宣之族爲嗣。其老大貫某竹澤某等不肯。迎北條氏政弟氏忠立爲嗣。了伯怒去如京師。隱黑谷。藩翰譜。本書唯書天德寺而已。不載其名。今據關東古戰錄書之。按烈祖成績。天德寺者。宗綱父小太郎昌綱弟也。未知是否。及豐臣秀吉征北條氏。召了伯爲鄉導。招降佐野氏舊臣。時氏忠在小田原。留守將士皆

應。了伯獨大貫氏不從。乃攻殺之。秀吉以了伯爲佐野城主。了伯辭之。請以富田左近將監次子政綱爲宗綱後。許之。藩翰譜。成績。按古戰錄。秀吉滅北條氏。使了伯還俗爲佐野城主。變名政綱。誤。了伯爲人智辯重義。嘗招琵琶法師演平語。曰。爲我奏悲愴曲。對曰諾。乃奏佐佐木高綱宇治川曲。了伯愴然涕下。奏闋又請一曲。奏那須宗高扇的曲。復愴然出涕。後語左右曰。前日平語。於汝如何。咸對曰。絕妙。獨怪二曲皆勇氣奮發。快人胸懷。而君獨悲之何也。了伯歎曰。吾今而後知汝輩

皆不足賴也。夫高綱所騎之馬，源右將不予之其親衆與其寵臣，而獨賜之高綱。高綱矢右將曰，臣不先衆騎渡宇治川，不復生還。如宗高亦然。源判官熊谷之士固不乏也。而宗高拔於衆，獨騎向海中，兩軍皆息戰觀焉。當是時，若射不中，宗高必割腹死。二子者先決之胸中矣。以是察其情，我安得不爲之悲哉。我臨戰常以二子之心爲心。故聽其曲不堪其感。汝等勇唯任血氣，非出其實。臨事豈足恃哉。常山紀談

武田信繁　仁科信盛

武田信繁，武田信玄弟也。父信虎愛信繁，欲立爲嗣。群臣皆服信玄。信玄終逐信虎自立。信繁事信玄謹愼，數有功。信玄亦不之疑也。駿臺雜話 天文十四年，信玄使信繁平諏訪賴茂餘黨。甲陽軍鑑 二十三年八月，從擊上杉輝虎於川中島，敗之，乘勝追躡。既而敵將宇佐美定行橫衝我軍。我軍不利。濟御幣河退。輝虎獨騎來薄麾下，拔刀斫信玄。信玄扞戰，被創脫走。信繁在後軍，聞急以七十騎馳，隔河望見輝虎，呼而求戰，相搏河中，死之。川中島五戰記，按甲陽軍鑑係永祿四年九月。信繁嘗誡其子曰，事君勿敢懷二心，雖得殊寵，愼勿出入後庭。駿臺雜話 甲陽軍鑑

仁科信盛稱五郎，武田信玄子也。天正十年二月，勝賴軍諏訪，分遣諸將守要害，使信盛守高遠城。小山田昌辰助之。織田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德川氏自駿河，北條氏自伊豆並來攻。諏訪軍潰，勝賴走歸新府，諸城皆陷。信盛與昌辰等堅守高遠。信忠合兵來圍，使僧某入說曰，國中盡叛，勝

賴亡在旦夕，子等欲爲誰守，宜速降。信盛昌辰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曰，惟有戰已，不知其他。信忠怒，四面薄城。昌辰等出拒，不利，退閉門。敵兵踰城入。諏訪莊右衞門妻擐甲揮薙刀，斬敵七八騎而自殺。信忠登陴指揮士卒。信盛昌辰注目信忠以槍鏦之，不中。敵兵競入。信盛與昌辰莊右衞門渡邊半大夫春日河內守原隼人等十八人入正廳，殊死戰。敵不敢近。會敵將森勝藏撤屋板下射城兵，死傷略盡。信盛乃自屠，摑腸擲之壁上而死。

年十九昌辰以下皆死之（武家閑談）

論曰嗚呼人之善惡豈因同氣哉武田信繁之於信虎仁科信盛之於信玄父子操行之不同如薫蕕相反高遠之役從信盛死者如小山田昌辰諏訪莊右衛門夫妻皆勇烈凛然可謂忠於所事矣

馬場信房

馬場信房稱民部後更稱美濃守武田氏臣也爲人才武有權略天文二十二年夏從信玄擊小笠原長清於桔梗原破之元龜元年從入伊豆與小

山田兵部將前軍攻韮山北條氏政來救信房兵部上箱根山擊破氏政兵天正元年春從略美濃爲先鋒攻岩村城織田信長將兵一萬來救信房以八百人擊破之拔岩村信長脫走四月信玄卒子勝賴立九月信房從勝賴巡視遠江境上掛川城將石川日向伏銃手入坂狙射勝賴信房遣兵搜索走之擒一人獻之勝賴爲人慓悍自信玄卒數出兵駿河遠江嬖臣長坂長閑跡部勝資用事宿將多被讒間政大亂信房深憂之（甲陽軍鑑）三年五

（長左衛門某晩號長閑）（大炊勝資）

月勝賴將兵二萬攻長篠城城將奥平信昌告急

東照公。公與織田信長來救兵凡七萬植柵三層守以銃手勝賴欲戰信房與山縣昌景内藤昌豐等交諫曰衆寡不敵請還軍勝賴謀之長閑勝資長閑勝資素與信房昌豐等有隙因說曰君欲戰而諸將強止之是輕君也且成敗在天豈在衆寡乎君勿聽老怯之言勝賴然之乃下令曰詰朝決戰信房憂懣與昌景昌豐等俱出巡視地形至淸田臨流謂昌景等曰明日之戰吾不知死處

（三郎兵衛昌景本姓飯冨）（修理昌豐）

欲與諸君訣飲倉卒無緣辨飲饌今以水易酒如何昌景等亦豫期死咸曰可於是酌流交酬酢灑淚歸營翌日信房爲先鋒與織田氏兵戰卻之進薄柵敵萬銃齊發飛丸如雨會昌景等與德川氏兵戰死之軍大敗信房盡亡其兵乃退登小阜顧視敗兵勝賴方與麾下兵數十騎卻走眞田昌輝亦退聞其兄信綱死即回馬馳至謂信房曰家兄死何處吾將共死信房曰令兄死柵前敵既充塞吾欲死於此子可與俱乎昌輝乃交馬並立旣而

（兵部昌輝）（源太左衛門信綱一作則之）

追兵至信房不應昌輝促之信房曰請暫待焉良久遥望勝頼已遠矣乃曰吾可以死矣與昌輝連鋒冐敵軍死（落穗集）年六十二信房自十七歳從軍大小數十百戰所向無不勝未嘗被創或問其故曰臨戰先謀其可勝而進故其勝全又曰吾野戰倣小幡山城攻城倣山本道鬼（甲陽軍鑑）

高坂昌宣

高坂昌宣本姓春日稱彈正甲斐人父曰大隅世住伊澤為豪農大隅沒昌宣幼與姊夫某爭田訴

之不勝昌宣遂仕國主武田信玄得寵為近䏔及壯數從軍以功為隊將弘治二年信玄命昌宣守海津城小幡山城為副以備上杉氏天正元年信玄卒子勝頼立昌宣與山縣昌景馬場信房內藤昌豐等奉遺命勸勝頼與上杉氏和嬖臣長坂長閑跡部勝資沮之二嬖自信玄時用事至勝頼益被信任專威權二年二月勝頼將兵入東美濃拔二城七月略遠江攻下高天神凱旋宴諸將昌宣與內藤昌豐相謂曰我武田氏之亾其兆於此

矣二嬖詰問其故昌宣曰向取美濃數城今又有高天神之捷自是主公狃勝不復用諫與織田德川接鋒一敗我輩皆致死而後國從之是非因此捷耶二嬖御之昌宣說勝頼曰請還侵地於織田德川與之講和移擊彼之兵以取償於東國二嬖曰結好仇讎之國置西而東非計也況已取之地乎願君勿聽勝頼以為然益圖西伐（甲陽軍鑑）三年勝頼出兵遠江攻長篠城織田德川二氏大舉來救勝頼欲戰山縣昌景馬場信房內藤昌豐等交

諫勝頼不聽軍大敗昌景以下皆死之勝頼脫身走時昌宣在海津預慮其敗使小幡山城留守自率兵發川中島路得敗報乃至小馬場迎饗勝頼勝頼曰我悔不用老臣之言取挫衂無面目對汝昌宣曰君妙齡縱欲戰老臣以死諫之則君安得獨戰乎雖然此輩皆與臣等俱從先公積功勞今已殞命豈非可惜耶願君勿再誤（落穗集）軍既歸昌宣因說勝頼與北條氏政議和約婚勝頼從之四年昌宣從巡視遠江境上東照公將八千人軍

横須賀城側兵銳甚勝頼分兵為十七隊自率輕兵廵城傍昌宣見之馳馬追諫勝頼曰長篠敗衂之後我兵皆喪氣無固志今深入客地以傷痍之餘當新勝之敵恐隻騎不得歸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也勝頼曰去歳取敗者因有信長之援耳彼何得抗我昌宣垂涕曰先公遺臣盡於長篠獨有老臣存君又欲殺之乎勝頼乃還軍五年勝頼娶北條氏政妹昌宣語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明年昌宣以病沒昌宣為人忠勇屢規諫勝頼一變深忌之及其沒無復忌憚勸勝頼數出兵四隣倍畔終以至亡甲陽軍鑑

論曰高坂昌宣事武田氏嘗得怯懦之名其陷堅摧銳不如山縣昌景應變出奇不如馬場信房而深慮持重以國家為憂數犯顔盡忠規則二人之所不及也信玄之攻小田原也昌宣諫之以為危道信玄雖不從然嘉其忠讜蓋亦知犯險深入敵地非萬全之策也信玄在世號為勍敵者無如上杉氏海津城當上杉氏之衝信玄舍二人而獨使

昌宣守之者豈非亦以深慮持重之故耶

名節録卷之一

名節録卷之二

宇佐美定行

宇佐美定行其先曰宇佐美祐茂仕源頼朝以功賜食邑伊豆定行其十五世孫也父曰孝忠從越後琵琶嶋仕上杉房能永正六年房能臣長尾爲景叛弑房能奪越後時孝忠既沒定行起兵琵琶嶋討爲景兵結至十三年不解大永元年上杉憲房上杉定實諭兩家息兵於是定行與爲景和天文七年四月爲景略越中定行從焉以部兵攻拔

松倉城爲景與神保良衞椎名泰種等戰仙壇野敗死衆大擾定行自松倉城赴援擊敵兵卻之收卒還爲景四子晴景景康景房景虎景虎爲人勇悍諸將多屬意而老臣胎田常陸擁晴景爲亂殺景康景房定行與景虎乳母夫本莊慶秀助景虎擊晴景殺之盡平餘黨定越後景虎既立承上杉憲政後冒上杉氏更名輝虎剃髮號謙信定行輔謙信與武田晴信戰川中嶋功最居多永禄七年謙信忌姊夫長尾政景陰使定行圖之定行固諫不聽定行乃誘政景俱遊野尻湖水乘漏舩同溺謙信揚言以私憾相鬬收其采邑養政景子景勝爲嗣定行自少好潔齋年五十七不娶謙信勸其畜妾生二子曰定勝勝行後遣其妾不復近婦人定勝與甘糟清長栁崎景家拒北條氏兵於武藏死于上尾勝行爲嗣稱民部天正六年謙信卒景勝立勝行欲立功贖父罪常潛從軍十一年景勝討新發田因幡勝行潛從獲二甲首因平林某請謁景勝以定行故不許見朝鮮之役屬小

西行長攻平壤斬明將史儒獻其首於豐臣秀吉秀吉賜書賞之後避仇歸匿越後關原之役赴難於會津事平復匿越後大阪之役豐臣秀頼招勝行不應尋以病沒長子藤三郎居米澤與人鬬諍割腹死次子勝與稱造酒助大阪冬役潛從上杉氏將松本某戰鷸野夏役隷使番村瀨左馬助有功事平中納言水戸侯頼房召祿之後有故去終于京師子曰大關定祐仕大納言紀伊侯頼宣（參取武家閑談上杉家將士列傳按將士列傳以定行爲祐茂十八世之孫今從閑談胎田常陸一作昭）

田常陸。胎昭字似。邦音亦相似。姊夫政景。一作妹夫政景。

論曰。宇佐美定行之死。余竊怪焉。謙信命定行圖政景。定行獨殺政景而可。何必與之倶死。假令政景倔強。以定行之智。豈無奇策。乃輕死同溺。而謙信亦不爲少惜。則知謙信意不獨疑政景。并疑定行也。蓋謙信圖政景。非以叛也。忌其能也。政景有姊夫之親。未嘗有過失。而猶不免。定行於謙信。非有骨肉之親。又嘗與其父搆兵。特以其有才略。收爲帷幕之臣。而其能遠出政景之右。謙信旣忌政

景。是忌定行也。定行諫而不聽。而後知禍必及己。故寧死而不辭也。勝行立功贖父罪。而景勝不釋。終使君臣之間不相得。得謂非謙信誤之哉。

杉原親憲

杉原親憲稱常陸介。越後人。父曰大關親益。仕上杉氏。上杉氏將杉原憲家養親憲爲嗣。親憲從謙信有功。及謙信卒。景勝立。得罪奔會津。仕葦名盛隆。尋得釋。再仕景勝。上杉家將士列傳 慶長五年。景勝老臣直江兼續與石田三成謀除 東照公。勸景勝舉兵。公討景勝東下。三成起兵美濃將夾攻之。公聞三成起兵。途還軍。將士聞之相賀。親憲獨蹙頞曰。是乃我之不幸也。內府舍我而攻三成。三成必敗。三成敗而後攻我。我勢孤。如何得拒之。常山紀談 九月。景勝遣兼續將兵二萬。攻最上義光。親憲監軍。兼續與諸將議。從上野山攻山形。會幡屋城兵通款約內應。兼續喜。遽赴幡屋。親憲說兼續曰。幡屋末也。山形本也。其本覆。末不攻自降。且幡屋路險。不便行大軍。敵或謀以幡屋餌我。急修山形守備。未

可知也。不如遣一將當幡屋。大軍直指山形。兼續素與親憲有隙。不聽。武邊咄聞書。本書兼續將一萬五千人。今從㝡上記。關原記大全。攻拔幡屋。使上泉主水穗村造酒等攻上野山而自圍長谷堂。未下。會關原敗報至。兼續欲還軍。恐敵追躡。與親憲議之。親憲曰。吾與溝口左馬在前軍。固守山麓。然後使諸隊退。兼續從之。親憲與左馬赴前軍。未成陣列。兼續遽令諸隊退。兵義光尾之。我兵擾亂。死傷無算。親憲左馬苦戰卻之。日暮據山而陳。義光亦陣相持。是夜親憲至兼續

營。諭曰。嚮約吾與左馬整陣。而後子退兵。則可以萬全。子何收兵之急遽也。爭續莫以應。且曰退兵。義光又追躡。親憲據險發銃。追騎不能進。義光子義康。以伊達氏援兵。橫擊我軍。城兵亦出戰。死傷甚衆。親憲等力戰。終收兵還。而主水造酒等。圍上野山。爲城兵所破死之。三成既就擒。景勝削封貶遷如親憲言。（烈祖成績。寂上記。）大阪冬役。親憲從景勝戰鴫野。有功。　東照公巡視諸營。慰勞景勝。因賜賞書親憲。及安田須田鍈嶋津諸將。諸將皆拜謝而

退。親憲獨留。讀賞書畢。謂本多正信曰。文意詳悉。不堪感銘。退語人曰。吾自幼從先公劇戰垂死者數矣。而未嘗賜賞書。今日之戰兒戲耳。而反賜賞書也。親憲爲人恢濶有膽略。善用兵。其接人無所親疎。最愛才。以故士卒樂爲之用。又多才藝。好聯歌嫻茶儀。景勝性寡言過威嚴。將士進見不敢仰視。至親憲見之從容自如。或侍宴酒酣興至。乃起舞。景勝亦樂之。親憲年八十餘而沒。子彌七郎有故辭祿去。及景勝卒。子定勝立。命親憲族杉原五郎左衛門承其後。（將士列傳）

小島一忠

小島一忠。稱彌太郎。性多力。仕上杉謙信。天文十一年。胎田常陸作亂。一忠從謙信而走。謙信與兄晴景戰栃崎。及下濱。一忠從有功。當謙信與武田晴信相持川中島。使一忠於晴信。晴信預畜猘狗。比一忠至。放之。一忠進致謙信旨。未訖。狗猝來嚙其脚。一忠自若。直以右手拉其口。徐致旨訖。復受晴信對。臨去。投狗於地。鼻口出血立斃。一忠復命。

具白其狀。謙信稱快。謙信嘗巡境内。遇渠水橋斷。不可渡。一忠乃持二丈板架渠。謙信騎以過。及謙信卒。去仕葦名氏云。（上杉家將士列傳）

竹股朝綱

竹股朝綱。稱參河守。上杉氏臣也。從謙信。數擊武田晴信於川中島。每戰有功。謙信卒。景勝立。天正十年。景勝使朝綱及川田長親中條景資等。守魚津城。以備織田信長。四月。織田氏將柴田勝家。佐佐成政等。入越中。攻魚津。朝綱等堅守。景勝在關

山間急赴援軍天神山與織田氏兵相拒五月城中食竭會信長遣別將侵越後景勝聞之收軍去遺書城中曰信長遣兵入我疆我不可以留汝等宜速致城歸城中得書議曰乞降致城雖君命不可從唯當自殺以報國爾六月二日諸將夜訣飲朝綱照燭再讀書拜曰吾雖不肖爲上杉氏世將自古死難者恥爲敵所獲自殺後或縱火燒屍使敵不能辨死同犬馬非我意也我死後勿火城勿匿屍使敵易辨使天下後世知我節於是具記已

姓名木牌絲貫耳伏刄而死長親景資等十一人皆傚之上卒悉自殺無一人免者城陷勝家等觀之咋舌

論曰余錄節義之士多矣未見臨死慷慨奮激如竹股朝綱也數百歲之下聞之尚使人毛髮悚竪顧當時親見之者果如何哉或曰士臨危惟恐不得死死而得所我事畢矣而猶識其姓名以求人之知已無乃近好名乎嗚呼向使朝綱真有好名之心而爲之君子猶有取焉況萬無此心乎當戰國時士之負材能脩節義身死而事迹不著後世傳記無得而徵信者何限無他當其變故倉卒之時官卑身賤名未顯故傳者失之耳使朝綱如古大將之任方面其君賴之以爲重名聲傳播當時則其死狀不患不表著也上杉氏重臣直江杉原以下藉藉人口者不爲少而朝綱獨不與也其守城亦在十二將之列非專當留守之任則知其任輕身賤特由此一節而有聞耳不然安得傳之後世而不朽如今日乎此朝綱所以不能已而謂之

好名可乎明魯王之亾也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沉既而曰吾死此誰知名節乃揚帆抵松江就執清兵令其易服薙髮不屈而死夫之仁始降後悔又嘗入方國安黨固非純忠者也然以末路翻然明目張膽死節識者猶憫而錄之而況終始完節又臨死慷慨如此者可不謂義烈之士哉

岡左內

岡左內仕蒲生氏鄉及氏鄉卒子秀行徙封宇都宮左內與粟生美濃志賀與三右衞門布施次郎

右衛門等倶去仕上杉景勝。關原之役。景勝使左內助福島城將本莊重長拒守。秀行受 東照公命伐會津。陰使人招左內及栗生美濃等。左內美濃辭曰。蜂蟻猶知恩。況委質仕人而可負乎。若一矢與君周旋。或有危急。臣等且回騎以避矣。（武德安民記）是時伊達政宗將攻福島。聲言攻梁川城。重長聞之。使左內及布施次郎右衛門志賀與三右衛門富田將監將兵援梁川。途遇政宗於松川。諸將皆曰。衆寡不敵。待敵半濟而擊之。左內曰。未見敵

隻騎。聞衆而懼。非夫也。我且濟而戰。諸將不從。左內獨率其兵四百騎濟而陣。布施志賀等數十騎繼濟。屬左內。頃之政宗以一萬五千人來圍左內。左內扞戰ヒ其兵僅餘百騎。乃潰圍濟川退。布施志賀皆戰死。敵兵亂流競進。左內留戰。政宗躍馬進薄左內。左內顧擊政宗。中其冑不傷。再擊斷其裳。政宗馬驚而逸。遂進攻福島。重長出城擊卻之。（參取關原記大全。勇士武功傳。）及景勝徙米澤。左內致仕。政宗招左內。左內辭而不就。後復仕蒲生氏。食祿一萬石。家素富。常列金席上愛玩。世鄙之。一日隣閭有鬪諍。左內方玩金。聞之直把刀赴救。經宿而還。亦未嘗問金也。關原之役。獻一萬貫其主景勝曰。知君不乏也。願賜之從者。又數遣金其儕輩。以是世亦稱之。左內後稱越後守。歷仕秀行忠鄉。以壽終。臨終分予金舊故。盡燒債劵。左內既沒。子左衛門嗣。至左衛門子源五郎。去蒲生氏云。（武功傳）

論曰。人固不易測哉。岡左內之玩金爲娛。所謂一守錢虜耳。及一旦有急。獻金其君。賑施朋友。而後

知其所以貨殖者。欲施之於用也。夫人之於貨。君子小人同好之。而所以好之者異也。小人之好之爲自奉。君子之好之爲有用。惟其爲有用。故其好之或過於常人。其節儉有人情所不能堪。往往招人指議。然及施之於用。而後壓服衆心焉。日根野備中使朝鮮也。借金黒田孝高。既歸償金。請孝高。孝高爲置酒。適有贈棘鬣魚者。命吏烹其冑爲羹。而貯其肉。備中心鄙之。宴已畢。出懷中金還之。孝高不受。備中大愧。夫孝高之烹冑爲羹。人情所不

能堪。而其不受金。可以見異於常人也。蒲生氏鄉嘗謂 東照公吝於財。及細川忠興借金關白秀次。不能償。將坐於此。乞救 公。 公直出黃金二百枚鎧篋中。予之。不責其報。 公與忠興。非有平生之歡。及聞其急。乃曰。我所以平生蓄積者。爲有今日也。庚子之役。忠興首從關東。以爲諸侯之唱。未必不以此故也。古人有言。城郭者。我之命也。財賄者。人之命也。故施之於有用。可以解人之急。可以制人之死命。施之於無用。與瓦礫糞土何擇。如左內者。可謂知所用哉。

佐久間十藏

佐久間十藏。父曰帶刀。帶刀仕柴田勝家。後有故仕織田氏。在安土。與人鬬諍見殺。十藏猶幼。勝家收而養之。遂仕勝家。及勝家爲羽柴秀吉所敗。走北莊。集兵城守。十藏先衆入城。時年十五。先是十藏娶前田利家女。其臣說曰。君年少何必爾。且前田公在府中。君盍潛逃歸之。十藏曰。先考背主公。事右府。俄遭變故。主公不罪。收我襁中。且賜采邑。

今乃忘恩。依舅氏求活。不如死也。終守節死。太閤記

松平市左衞門

松平市左衞門。佐久間盛政臣也。盛政爲金澤城主。賤岳之役。市左衞門從盛政有功。病創。還入北莊。旣而柴田氏軍敗。盛政爲擒。市左衞門與父甚五兵衞。俱從勝家城守。勝家謂市左衞門曰。事急。汝須去守金澤。對曰。離君棄父。恐爲人所彈指。汚松平二字。終與父死之。太閤記

篠岡平右衞門

篠岡平右衞門。瀧川一益臣也。起微賤。擢爲隊將。數有功。後違旨屛居。柴田勝家聞之。密招平右衞門。平右衞門辭曰。臣被瀧川氏恩顧。今雖有小故。奈何負恩。無幾得釋。天正十年。一益與北條氏戰武藏。不利。平右衞門謂津田次右衞門兄弟曰。事急矣。我與子留死以免主公。如何。津田然之。於是馳使一益告訣。與津田兄弟冒敵陣。苦戰死之。一益得間脫走。太閤記

金上盛備　佐瀨平八郎

金上盛備佐瀨平八郎皆葦名氏臣也並以驍武稱天正九年葦名盛隆任三浦介遣盛備入朝謝恩朝廷以盛備任遠江守後盛隆爲其下所弑其子龜王夭將士議迎佐竹義重子義廣奉爲主十七年盛備從義廣與伊達政宗戰摺上原前是猪苗代盛國叛降政宗諸將皆疑懼無有鬭志軍終大敗義廣脫身走盛備苦戰鎧袖血淋漓駐馬約肚帶謂其下曰意累世葦名氏可無一人死難之臣乎吾且留戰死適有二騎揚鞭來卽佐瀨氏臣

也盛備呼曰平八如何對曰旣死矣臣等爲亂兵所沮不得共死是以至此盛備曰吾則後矣汝第速去遇爾所識爲傳我戰死之狀二兵曰臣固決死奈何偸生終與邀敵軍健鬭死之平八郎富田美作次子也出爲佐瀨大和守後是日收敗兵退其下渡邊伯耆進曰君兄弟皆已建功而君獨空退可乎平八郎慨然回馬冐敵軍死（會津四家合考按葦名家記盛備作盛春。）

黑澤甚兵衛

右京大夫義宣

黑澤甚兵衛初仕小野寺氏後去爲佐竹義宣臣爲人寡言外柔而內剛佐竹氏臣以其新進凌侮之嘲罵百出甚兵衛如不聞者不與較衆以爲怯大阪之役從義宣西上途過岩崎有一老父迎甚兵衛揖曰吾觀卿徃日調馬之狀非庸庸者也知此行必建殊勳贐以一大刀衆竊異之旣至大阪義宣命甚兵衛樹竹栅于今福時十一月二十五夜天闇士卒持炬而從城兵望炬放銃如雨甚兵衛乃令士卒列炬于地退數步丸叢炬火甚兵衛

曰可也督士卒樹之及炬熸而栅成不損一卒還報焉梅津某佐竹氏驍將也素輕甚兵衛謂曰敵銃聲不絕汝樹栅無乃盬乎甚兵衛作色曰栅之堅盬請往撿之且欲知下官勇怯觀明旦之戰辭氣凜然聞者驚不類其平昔翌日臨陣果健鬭有功衆始服其勇略云（奥羽永慶軍記）

車善七

車善七佐竹義宣臣車猛虎弟也義宣之移封于出羽秋田也猛虎獨留不從及松平康重撿常陸

地猛虎煽動上民作亂欲以復佐竹氏舊封事覺爲康重被捕斬善七逃匿草野謂殺吾兄者康重也令康重殺之者將軍也吾必爲報讎將軍者謂台德公也乃往遊江戸變姓名入府爲拏鞋奴常從欲剌　公者三手戰而不果　公覺之執縛親詰善七具以狀對　公曰義士能改心事吾乎善七曰今日之事惟有死而已　公益義之卒釋之善七拜謝曰小人不自量敢圖大君罪不容誅縱被寛舍臣豈抗顔與人相齒請去爲乞人之長

於是善七被髮徒跣行乞于市遇衆乞有惠衆乞悅服久之善七以病死臨終謂其子曰吾嚮蒙將軍恩貸常念所以報之者故就衆乞中收錄勇敢才力者有年于此自誓國家若有緩急將與此輩顯場一戰死之今也不幸吾命在旦夕不無遺憾因令取一帖子于枕中即乞人名簿也曰某者本某氏臣也以事匿於乞資性豪宕吾擢爲百乞之長某者嘗事某侯以幹事稱吾擢爲百乞之長如是者凡五六十人部伍井然隱乎一大堅軍也曰

噫多少貔貅今無所用之遂投帖子于爐火中瞋目而終聞者隕涕　明良洪範按藩翰譜車猛虎作郡馬猛虎

奥村永福

末森在加賀能登界

奥村永福稱助右衛門前田氏世臣也前田利家與佐佐成政有隙城末森令永福守之以備成政天正十二年九月成政自將八千騎來攻末森時城兵僅三百人永福告急利家勵衆扞禦城外礮銃晝夜不絕城垂陷永福欲自殺其妻加藤氏煮粥自巡陴食士卒曰聞往昔有楠氏者以孤城拒

百萬兵諸君努力能支一夜則明日金澤援兵至矣士卒皆奮既而利家得報大驚不暇集兵即夜單騎赴末森騎能屬者百人比至末森三千人利家分兵繞敵後而自衛成政軍永福開門出戰大敗之利家賞其功賜牙旗甲胄寶刀及黃金若干　參取錦里所撰永福碑文常山紀談　十五年豐臣秀吉西征永福從利長攻巖石城有功小田原之役從攻松枝及八王寺先登其子榮明易英並獲首級永福歷仕利家利長利常參與軍國事晚讓家榮明而老自號

快心寛永元年六月以壽終年八十四子孫相繼爲國老。節取碑文

横山長知

横山長知稱三郎美濃人父曰長隆長知七歳投禪寺讀書聰敏過人天正十年長隆攜長知如越前仕前田利家時長知年十五爲利家子利長近昵十一年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戰柳瀨長隆父子從利長援勝家勝家敗長隆戰沒長知殿而退敵追躡短兵接長知返擊數四斬其驍騎利長嘆

其壯勇十二年佐佐成政襲末森城長知從利家赴救擊成政破之十三年從攻烏越城與佐佐氏驍將印牧某鬭被創十五年秀吉西征長知從利長攻巖石城與陰山某大平某俱進逼城多所斬獲小田原之役利家利長將北陸兵從信濃進攻松枝城長知爲先鋒拔城遂圍八王寺城獨進踰城城兵以檜鎩之墜而復登終拔城功第一長知爲人沈毅有威容奉上弗懈利長愛其器略委任之關原之役從攻大聖寺爲先鋒後長知忤旨被

譴責斷髮屏居利長怒不解遂出奔匿山科號石菴及大阪之役作 東照公召長知豐臣秀頼亦誘以封土長知並辭之曰我受前田氏恩不願他仕是時利長既卒子利常受 公命率軍赴大阪長知聞之大喜乃攜其子康玄長治馳至越前瞰利常過拜伏道側曰臣願執羈靮自效以償罪利常嘉其忠誠復舊祿且命曰北陸之民動輒煽亂汝宜速之本州以鎭之於是長知赴金澤二子從利常西上明年軍再起利常命長知將前軍擊渡

邊糺後藤基次等破之及城陷諸軍競進萬衆重沓長知率騎士左右分列部伍整肅不可犯利常嗟歎 東照公遣使褒奬長知自是眷遇日渥參與政事正保三年正月沒年七十九生八子長子康玄嗣第三子與治仕幕府賜采邑節取錦里撰長知傳

山田勘十郎

山田勘十郎前田氏臣也年十四復父讐後掌府藏管鑰利長嘗命勘十郎急持管鑰來來稍遲利長怒杖擊之流血被面勘十郎趣跪伏刀脫出室

利長以為有異心。益怒。再舉杖欲擊之。左右諫止。於是勘十郎稱疾屏居。及關原之役。作利長攻大聖寺。勘十郎率手下兵六十騎。攻城先登。被創。命從者曰。及吾未絕。速舁吾詣主公。利長見勘十郎悔惜出涕曰。吾負汝。遂沒。年二十。（常山紀談）

飯田覺兵衛

飯田覺兵衛。初稱角兵衛。加藤清正臣也。朝鮮之役。從清正攻晉州城先登。豐臣秀吉賜賞書。清正并褒角兵衛。命更稱覺兵衛。（邦俗謂逸武技者稱覺者）及淺野

幸長守蔚山。為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覺兵衛與森本義大夫等從焉。以舟師逆擊明兵於江中。奪虜艦二艘。盡殺其兵。既入蔚山。與義大夫等將兵三百人。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斬首七百級。（朝鮮征伐記）清正卒。子忠廣立。為人庸劣。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陣。可無矢砲之懼。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陷陣拔城。未嘗被創也。終宣威於海外。以鬼將軍稱。未嘗用兩甲。苟恤民愛士。則一軍皆為我用。謂之重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攜貳。縱襲百甲。為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覺兵衛乃隱京師。（兩夜燈）後應黑田氏招。以隊長出戍長崎。會蠻船至長崎。鎮府命覺兵衛備之。且欲徵發援兵。覺兵衛受命不請援。黑田氏將士皆尤覺兵衛曰。虜情難測。若有變。寡兵難拒。何不請援也。覺兵衛曰。我與鍋島氏蒙命更番屯戍。豈非以有今日之事耶。縱令虜船百千來寇。亦不得辭。況區區一隻船。未見

其變而遽請援兵。吾恐為鍋島氏笑。貽國家之恥。吾自出國。既分死。若有變。致死而已。所以不請援也。將士皆服。於是覺兵衛自乘哨船。備火器。部勒隊伍。指揮進退。如馳陸地。世稱之。（明良洪範）初覺兵衛隱京師也。語人曰。吾一生為主計頭公所瞞過矣。吾之從軍。冒矢砲。踰屍而進者數矣。及軍既罷。顧見同儕死亡相枕。乃惕然意悔。欲脫戎服去。則賞賜隨及焉。曰。今日之捷。因汝之功。吾感恩遇之厚。欲去而不能。終至為隊將。是非為其所瞞過耶。（政談）

森本義大夫　貴田孫兵衛

森本義大夫貴田孫兵衛皆加藤清正臣也文祿元年朝鮮之役作俱從清正航海九月清正至龍心欲攻意丹城義大夫與孫兵衛爭先鋒怒將鬭清正止之曰當以明日戰功定之二人乃寢各歸其營義大夫冒夜獨騎至城傍以待黎明清正將八千騎向城孫兵衛先中軍三町遥見黒甲騎驅馬漸近即義大夫也義大夫罵曰汝已爭先乃俟天明而來也孫兵衛曰何論遲速唯在勝負如何

爾義大夫即下馬直薄城城將類巔開門出戰義大夫進與一虜相搏義大夫貌短小爲虜所伏壓即拔刀仰刺躍起斬其首孫兵衛繼進與虜將敎敎賀搏俱倒地敎敎賀長八尺有膂力攫孫兵衛胄伏之孫兵衛欲拔刀刀長不遽脫室旣脫刀折終見殺清正麾衆齊進拔城類巔遁走清正召義大夫賞其功加賜五百石義大夫流涕曰昨夜臣與孫兵衛有違言今也俱命臣欲救之爲虜所遮使渠獨死臣有遺憾矣初清正之赴國都命孫兵衛使名護屋行營孫兵衛辭曰臣欲從君致死於國都今日之命殊非所期清正曰使者非其人恐失殿下意是重任也非汝無可者終遣之孫兵衛有母年七十餘以使事急不得過省遣一奴往問起居母伏杖送奴門外曰汝還語吾兒勿以吾老爲念吾餘命不足惜惟恐兒臨難眷戀私親隳公事也孫兵衛聞之感激旣復命具以母言告至是清正索屍枕之股哭曰汝前言猶在耳今果踐其言乎乃殮還之鄕召其弟賜以見祿一軍感泣明

年六月義大夫從攻晉州城先登銃中脛傷焉秀吉賜書清正賞義大夫義大夫初稱儀大夫至是命更稱義大夫及淺野幸長守蔚山爲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明兵以舩逆戰江中義大夫與飯田覺兵衛等進擊奪虜船二隻入蔚山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義大夫從朝鮮之役前後七年功最多云（朝鮮征伐記）

三宅喜藏

三宅喜藏加藤清正臣也關原之役大友義統攻

木付木付細川氏屬城也守將松井某有吉某請救於清正清正命喜藏赴援喜藏辭曰臣願效力先鋒不欲赴他清正怒曰我以汝爲可任用今乃貪一己之功不忠莫大焉卽逐之喜藏出過其友莊林隼人告之以故曰吾得罪放逐然非吾公天下無復可事之主因請匿隼人家（常山紀談）及清正攻宇土城喜藏潛從軍夜過鹽田口伏城傍及曉城將南條元琢出偵我軍喜藏躍起揮槍傷其面與之相搏城兵出救清正望見曰彼非喜藏乎勿

使死敵麾下士飯田覺兵衛等以五百餘人馳援之元琢乃入城闔門清正召喜藏釋其罪厚賞之喜藏後更稱角左衛門食祿五千石（關原記大全）

福島丹波　大崎長行　熊澤半右衛門
林新右衛門　可兒吉長　小田孫兵衛

福島丹波播磨人（關東古戰錄）仕福島正則爲人朴強正則重之給祿二萬石關原之役從擊宇喜多秀家破之既而西軍大潰宇喜多氏敗卒過我營而走丹波受旨遣兵追之適黑田氏將後藤基次至

見宇喜多氏兵走謂丹波曰子速追之必有獲丹波笑而不答既而向所遣兵獲首級歸基次歎曰何敏也世謬傳基次教丹波成功丹波聞而銜之以爲基次宜言之也後基次去黑田氏如京師過官嶋正則聞之欲召用使丹波言其情基次對曰必三萬石則敢委質丹波復命正則掉頭曰舊功如汝猶二萬石何況於彼乎丹波薦之曰願君聽彼所言臣亦以是得名今君以三萬石召彼則世將謂基次猶如此使丹波仕他必得四萬石以世

臣故安小祿是非獨基次之榮亦臣之榮也不聽（智將名言集）

丹波貌醜而跛關原大捷後東照公召諸侯家臣有功者賜盃福島氏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及丹波皆與焉隼人欽唇而石見瞎三人同進左右皆掩口而笑既退公叱左右曰彼輩皆以功名顯乃眞丈夫也汝等安得以其貌嗤之哉（岩淵夜話）元和五年正則在江戶得罪奪其封處流時丹波留守廣島大崎玄蕃守鞆台德公遣永井直勝松平忠良收廣島鞆二城命

山陽山陰諸侯戒嚴。直勝忠良率兵至廣嶋。傳命丹波。丹波自若。徐曰。後當自往答。於是丹波令國中曰。主公得罪放廢。今使者數輩來收城。然主公父子生死未可知。宜急來守城。過申牌不來者。除籍。永爲不義徒。將士聞之。争入城。有林龜之丞。是日與曹輩偶遠出漁。其僕來告。大驚馳歸。則城門已閉矣。其友逃去。龜之丞獨留。數乞門者。不肯納。龜之丞乃大聲呼曰。我今日有故遠出後期。壯士惜名。豈求生哉。遂自殺。門者驚救。已絶矣。丹波聞之

憫惜焉。既而城中守備略具。於是丹波使人對使者曰。謹聞教命。寡君蒙罪處流。沒入廣島鞆兩城。丹波不敢有佗。唯未知寡君生死如何。且兩城關原之役。以功賜寡君。寡君謂臣及玄蕃等曰。此皆汝等功。今以兩城屬汝等。汝等能守之。緩急挽此城而死。臣奉是言周旋。非有寡君命。臣雖死不敢奉命。使者曰。不日取正則手書示之。汝丹波又使言曰。然則書未至之間。請移貴隊於境外。使者許之。爲退兵三里。頃之正則手書至。丹波拜讀

畢。因謂使者曰。寡君手書至。當速致城。唯寡君夫人及羣臣妻孥。不可徒步。願給船五百艘。若不得命。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使者爲給船如數。丹波乃載正則夫人羣臣妻子及貨寶於船。臣下守義者。遁城者。具題之賓館壁上。武器財物盡記之。留兵監守而後去。不詳其所終。參取名言集。元寬日記。按常山紀談。福島氏臣在廣島聞正則獲罪而逃者三十人。目之曰間踰。叔妻子城中而守者。目之曰全守。遂妻子而自守者。目之曰半守。京師耳塚修建。標各題其名。分爲三等。後間踰者。皆餓死云。

常陸介重茲

大崎長行。稱玄蕃頭。小字與一郎。仕木村重茲。每戰有功。敵畏之。呼稱鬼玄蕃。後仕福島正則。正則之從　東照公討上杉景勝也。使津田繁元及長行留守清洲。會石田三成起兵美濃。遣使來說曰。內府將不利豐臣氏。諸侯相與討之。福島公素爲豐臣氏勳家。其與之審矣。宜速納我兵。與扞東師。繁元以爲然。約納西軍。長行聞之。大怒曰。未有君命。何輕率如此。若彼來攻。當背城戰死耳。於是急修守備。馳使告變正則。時正則從　公于小山。公謂正則曰。清洲當東西之衝。若爲敵有。非我之

利。孰守之也。言未畢。長行使者適至。　公歎曰。吾固聞有玄蕃者。左衛門大夫得佳士哉。無幾。正則從破西軍於關原。三成等就擒。以功封安藝備後。正則命長行及松田下總守鞆城。及正則在江戶得罪奪封。下總欲遣長行往廣島而己獨守城。紿長行曰。聞幕府十萬兵來圍廣島。三原北條諸城主皆棄城集廣島。子盍往而同守。長行不肯曰。無君命。城不可棄也。既而聞幕府使者來收廣島。下總日夜修守備。長行獨坐睡而已。衆皆稱下總嗤

長行。長行聞之曰。今受天下之兵。雖有金城。不可守。吾欲自殺以免無辜。不須守備也。一城聞之感服。勇士武功傳　後大納言紀伊侯賴宣召福島氏臣村上某眞鍋某及長行祿之。一日召三人問少來戰功。村上眞鍋各陳其功狀。甚詳悉。一坐傾耳。次至長行。一無所陳。曰。臣初稱與一郎。仕木村常陸。以鬼玄蕃稱。仕福島正則。將一面守鞆城。君以是看愚臣平生。安藤直次侍側。稱曰。可謂要言不煩。武邊咄聞書

熊澤半右衛門。尾張人。父曰平三郎。初仕柴田勝家。勝家亡。仕福島正則。爲步卒隊長。熊澤了介事跡考　正則之得罪也。從在江戶。幕府遣兵圍其第。第中士皆逃走。半右衛門與後藤木兵衛自饗羞膳。正則切齒欲出戰。半右衛門諫曰。縱令臣等從君出戰。徒爲亂兵所辱。不如自殺也。正則乃止。既而宥死。徙信濃。半右衛門護正則以往。武將感狀記　路有訛言。半右衛門欲死難。正則感嗟憾。初不識其人也。後去仕中納言水戶侯。事跡考

林新右衛門。福島氏臣也。正則在江戶得罪也。新右衛門爲女保。謂正則曰。若兵侵逼君。自爲圖至閨愛。則臣能處置之。縱火匿其屍。而後臣殉之。君勿勞慮。及正則宥死。徙信濃。新右衛門去隱京師。以是名顯。諸侯爭召之。辭曰。臣年踰七十。不足復用。故人或勸爲子孫計。新右衛門曰。無功食祿。恥莫大焉。禍自是生矣。使我子孫受素餐譏。非愛子道也。竟不仕。終于京師。武將感狀記

可兒吉長。稱才藏。尾張人。初仕豐臣秀次。後有故

美濃守氏規

去仕福島正則。食祿七百石。武邊咄聞書。按關東古戰錄。吉長作吉晴。云。吉晴初仕佐佐成政。又仕織田信孝。後仕三好秀次。長久手之役後。去仕福島氏。豐臣秀吉之討北條氏也。吉長從正則攻韮山城。城將北條氏規出拒。吉長與福島丹波長尾隼人村上彥右衛門等挺身而進。諸軍繼之。氏規乃退入城。吉長追之。城兵急闔門。吉長投槍。槍笮于門。不得闔。吉長奮進爭門。會槍折門闔。矢砲霰發。吉長被創。與丹波等俱退。正則賜薙刀賞之。且戒曰。自今持重勿輕進。古戰錄。關原之役。從攻岐阜拔之。進屯赤坂。

樹竹柵守之。與西軍相對。正則遣吉長使某氏營。副以一壯士。壯士謂吉長曰。請行柵外。吉長曰。敵矢砲可慮。不如行柵內。壯士以爲怯。不從。獨從柵外往。既致命。吉長乃欲從柵外還。壯士色變。蹙曰。吾殆爲矢砲所中。請行柵內。吉長曰。嚮吾欲與子俱。顧未達君命。即殞命。不忠莫大焉。今既畢使事。死不足愛。壯士止之。不聽。獨從柵外還。復命。武者物語。是時。東軍諸將皆休戰以竢。　東照公至石田氏。臣有湯淺源五郞。善騎射。一日近福島氏營。調

馬賈勇。吉長見之。乃擐同裝甲。躍馬馳出。與源五郞搏。兩軍注視。吉長終斬源五郞。奪其馬。騎而近西軍。盤旋數回。西軍認鎧馬之色。以爲源五郞也。既而縱其馬。復騎已馬還。兩軍大呼。正則怒其犯令。拘吉長營中。無幾。　東照公至。正則獻首級。　公歷覩至源五郞首。正則具以吉長犯令狀白之。　公深嘉吉長膽勇。召見特宥其罪。正則在旁。叱吉長曰。汝以犯令。終無涓埃之功。吉長對曰。臣自獲罪。自分誅戮。以爲死一耳。與其死于刑。寧死于敵。是

以常潛出戰。每獲首級。輒揷竹葉鼻耳中。棄去。顧少年輩收拾。既獻之左右矣。撿之。果得十七首級。　公稱嘆曰。自今宜稱笹才藏。由是笹才藏之名顯天下。武者物語頭書。按笹國字竹葉也。既而東西軍大戰于關原。正則爲先鋒。吉長以隊長從焉。井伊直政護公子忠吉。過正則陣前。吉長見之。下馬橫槍呵曰。犯令踰先鋒而進者誰。對曰。公子下野守井伊兵部。親爲斥候也。吉長曰。斥候不可多兵。直政乃附兵其將木股某。而自與忠吉以二十騎馳赴島津氏

陣吉長與福島丹波等擊宇喜多秀家破之（責而已老草）吉長臣有竹內久右衛門亦驍武吉長每獲祿多少必割半予之吉長年老益健跨馬馳驅勝少壯輩素信愛宕神常曰吾必以愛宕祭日死及期潔齋著甲佩刀倚胡床而終世以爲異（咄聞書）

小田孫兵衛性果斷而貌醜獰初仕毛利氏不見遇去遊廣島寓福島氏臣村上彥右衛門家孫兵衛素善筆札彥右衛門心異之一日謂國老福島丹波曰客有小田孫兵衛其人姿貌不揚然善翰

墨公宜舉之丹波諾而未果會福島正則在江戶得罪國除幕府使者來收廣島衆議喧然不決孫兵衛謂彥右衛門曰初吾以子爲可與謀今何決事之遲也今日之計唯有背城一戰不克則割腹而死何紛紜乃爾彥右衛門壯其言語之丹波丹波歎息城守之議始決乃作書具以孫兵衛言報正則正則深嘉其義署牘背遺孫兵衛褒奬之受諭丹波以致城後不知其所終（勇士物語一言集　智將名言集）

論曰福島正則之事固無足道者而其臣福島丹波大崎長行熊澤半右衛門林新右衛門當其貶遷流離之間各能執義守職所謂疾風勁草無慚臣節亦安可使其湮沒不顯哉可見吉長以竹葉證首級小田孫兵衛臨變決計皆可謂奇男子矣尾關石見長尾隼人與用波俱爲福島氏老臣皆以驍勇聞而石見隼人事蹟無所考惜矣哉

上田重安

上田重安稱主水爲人短小而勇悍關原之役屬石田三成得罪削髮號宗古依淺野幸長幸長給

祿一萬石終爲淺野氏臣（明良洪範）重安素以嫺茶儀知名幸長嘗修若山城羣士皆輸作重安身服柹黃綿短襖抹額與衆周旋衆見之嘲嗤曰我公亦大家哉置萬石茶坊主幸長聞之召重安賜佩刀曰聞有嘲卿者慎勿措之胸中國家有事其以此樹殊勳重安受刀拜謝曰苟有緩急臣必濺血于刄以報鴻恩衆又嘲之曰宗古所謂刀血非鼠則猫重安不與較（責而者草）大阪之役從幸長子長晟赴和泉初大阪誘紀伊人乘虛起兵欲夾擊之四月

但馬守長晟幸長弟也幸長養以爲嗣

團右衛門直之
大隅守高綱
六郎兵衛尉重政
大學則綱

長晟分兵返救。退次樫井。大野治房率兵二萬五千追躡。抵貝塚。塙直之爲先鋒。來追樫井。重安與龜田高綱殿。健鬪擊直之。各傷而退。長晟留騎赴援。重安裹創復馳。與高綱等戰益力。終破之。獲直之。及淡輪重政。岡部則綱等。治房走。難波戰記重安獻首級於麾下。長晟嗟嘆。於是重安出衆中。颺言曰。公等嚮嘲我以茶坊主。今日一番槍。非茶坊主而誰。衆默然無出一言者。責而者草。按本書。樫井之戰。主水獲敵將山縣三郎左衛門。未知是否。

正木城在伊豫溫泉郡

川村權七

川村權七。加藤嘉明族將也。朝鮮之役。從嘉明攻唐島。奪虜舩有功。秀吉譜嘉明之從東照公東征也。命佃一成。堀部主膳。及權七留守正木城。會石田三成起兵。將收東征諸將孥在大阪第者。從之城中。嘉明夫人亦與焉。主膳欲往而護之。航海如大阪。路梗塞不得達而還。權七慨然欲往。衆咸難之。權七矢曰。此行不能達者。不復生還。乃航至大阪城。中使者方來。促夫人甚急。期以明日。權七急

修守備。會細川忠興夫人自殺以拒城兵。三成懼。徙質議即止。以故得免。既而毛利氏將宍戸某。曾根某等來攻正木。一成主膳擊卻之。事平。權七與一成爭留守功。嘉明諭權七曰。一成我之老。汝我之族。宜讓功老臣。權七怨望。致仕而去。嘉明怒錮諸其所。之大阪冬役。嘉明留在江戸。子明成從。

式部少輔明成

東照公赴大阪。權七聞之。往謁嘉明曰。聞嗣君新從軍。今老臣皆既沒。無一可使從嗣君者。臣願從嗣君致死。以償過。嘉明大喜。待權七如故。慶長軍記。正木城。武德安民記及外史並作眞崎城。常山紀談作松前城。按常山紀談。權七以護大阪邸功。賜二百石。權七懷觖望。出奔。嘉明怒。捕之。權七逃匿山中。及大阪之役。作嘉明被疑留江戸。有流言。第中恂恂。權七聞之。欲死難。夜潛往謁嘉明。悔過謝罪。嘉明大喜。待權七如初。第中如得一強援。嘉明寵之。賜祿八千石。尋病死。後嘉明從會津。思權七曰。使川村在。吾令掌政。與本書不合。

佃一成

佃一成。稱次郎兵衛。加藤嘉明臣也。朝鮮之役。從嘉明航海攻唐島。一成冒矢砲登虜船。虜以劍刺其口。一成怒益奮戰。虜又挺倒之海中。一成素善泅。其臣熊谷某援薙刀幹拯之。一成既登。又跳乘

虜船殺傷數人嘉明船軍之功一成爲最關原之役嘉明從　東照公東下使一成及加藤內記等留守正木城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曾根兵庫以兵三千入伊豫來攻正木遣使城中諭以致城一成與內記謀詐答曰請盡出妻子城外然後致城掃部等信之退屯三津浦一成益修守備時蘇堂氏兵守大洲城許出援城中大喜一成曰敵雖衆以義守之以謀擊之何患不克不幸不克即死之假人之力雖克可耻也乃辭之一成聞疆內有奸者

贈酒敵營容募民之慧黠者數人質其妻子予金餽遺敵營縱反間曰自嘉明領正木政苛民困今大師臨我疆百姓莫不悅服且嘉明之東也盡精銳自從其留守者皆羸弱不能戰而佃一成臥病一城無鬭志將逼毛利氏兵聞之益弛備其一人潛歸報一成曰可也乃令其兵皆尚白布於肩爲標幟令曰斬敵勿取級聞螺而退夜從間道襲敵營縱火民家敵兵擾亂一成提薙刀督戰大破之斬掃部身被創引退既而兵庫來攻內記出拒之于道後一成歎曰吾與病死於床毋寧死於原野廼裹創而起多作紙旗張疑兵驅城下民赴道後毛利氏兵望見以爲大援至即引去及事平嘉明論夜襲功一成不言其功鞫虜得實嘉明乃賜鎧益祿六千石曰不失正木汝之功也慶長八年嘉明城勝山徙焉名曰松山松山北築一寨使一成守之大阪夏役從嘉明長子明成攻大阪有功是歲幕府召一成赴江戸賜葵章服寛永四年嘉明徙會津加賜一成一萬石十一年以病沒（常山紀談本書）

正木作松前今從慶長軍記
次郎兵衛一作四郎兵衛

名節録卷之二

攝津守村重

名節録卷之三

栗山利安

栗山利安稱四郎右衛門後更稱備後守仕黒田孝高天正六年荒木村重以伊丹城叛織田信長孝高爲信長如伊丹說村重村重收孝高繫獄利安僞爲賈人如伊丹因所識銀工某潛入城覘獄畔衛卒嚴備不可近獨獄後有隍不備乘夜泅而就獄見孝高後賂獄卒得數往通消息七年九月村重留將士守城潛與左右數騎走尼崎十月利

安從織田氏將瀧川一益攻伊丹十一月拔城利安馳詣獄解孝高孝高瘻痺不能起令健卒負以出孝高嘉其忠藎賜名馬及豐臣秀吉西征從孝高有功後孝高封于豐前國内多倍叛者野中鎮兼據長巖城其弟兵庫據鳫股岳最豪強難制利安受命擊鎮兼兄弟夷之孝高賞以其邑（黒田家譜）文禄元年朝鮮之役作利安從孝高子長政爲先鋒攻拔金保城斬城將伯子顏進赴國都朝鮮兵據蒙霧山利安擊走之（朝鮮征伐記）二年長政屯白川使

利安及黒田總右衛門母里太兵衛後藤基次等守江陰城（黒田家譜按征伐記文禄元年小西行長屯鴨緑江大友義統屯平壤黒田長政屯葛原互爲應援長政先鋒將栗山利安後藤基次黒田總右衛門等以二千七百人守狼川六月二日夜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率平安咸鏡二道兵四萬五千向狼川候騎來報於是諸將告急長政又按武邊咄聞書慶長二年九月十三日長政先鋒將栗山利安後藤基次黒田總右衛門等以三千人守和寧關明將麻貴牛伯英高策以四萬人來攻皆與本書不合蓋誤）會小西行長敗于平壤明兵四萬來攻江陰時城兵僅二千七百人諸將將請救連署報長政曰明兵夜渡河來襲願急賜援兵利安覘書曰文有不可者乃命書

史刪去賜援兵一句而後署名令士卒曰兵寡援遠唯有死而已汝等勉旃勿貽恥於海外因爲圓陣以待明兵侮我寡縱兵競進利安與太兵衛基次等衝突明軍明軍披靡我兵乘之殊死戰莫不一當百終大破之長政得報大驚自將來援則明兵既退矣長政詰利安營利安方被創倚粮苞長政謂曰卿若何輕卒爲戰也利安忽張目睨長政曰寇來安得不拒長政垂涕曰卿慍吾失言非無謂也雖然使卿等皆致死吾不及事則吾何面目獨立于世乎

以孤軍破四萬兵絕群拔類卿之功固不待今日而知也愼勿以介意黑田總右衞門啣利安改報書白長政曰臣等欲速請救以改報書致遲緩後期利安厲聲曰改報書者非他人卽臣利安也臣臨報急竊度此去白川八里大敵追咫尺而遠仰往返十六里之援何能及死一耳坐待無及之援寧決死一戰使天下道黑田氏先軍以寡兵抗大敵以力不支闔城致命大閤聞之亦不爲辱我武矣臣是以改其文乃所以擬永訣書也長政歎稱

久之是役利安部兵山本甚大夫津田才藏栗山甚太郎等皆獲首級慶長五年長政從　東照公討上杉景勝命利安及母里太兵衞守大阪第旣而石田三成起兵應景勝欲收諸侯孥在大阪第者從之城中利安與太兵衞以計遯長政大夫人及夫人單舸歸豐前尋從孝高攻豐後諸城事平長政封于筑前令利安守左右良城食祿一萬五千石寬永八年沒參取黑田家譜武邊咄聞書

村田吉次

村田吉次播磨人本姓井口稱與之助後更稱出羽父曰與次右衞門生四子長猪之助次六大夫次甚十郎次卽吉次並仕黑田孝高孝高爲羽柴秀吉狥播磨攻拔平坪城令猪之助及三宅藤十郎守之旣而敗卒復起圍城藤十郎踰城告急於孝高猪之助登陴拒戰被創自殺城乃陷六大夫從軍有功孝高使其守北條城爲賊所圍死之甚十郎爲人勇健嘗有兄弟三人得罪亡去者孝高使人追之殺追者匿市中甚十郎請往捕之孝高

不許強請之單騎馳至其家跳而入斬一人捕二人而出悉刎之提其首歸路遇其奴槍鏦甚十郎甚十郎拔刀斬之身旣被重創墮馬死孝高憫其兄弟皆死于事自詣其父宅弔之召吉次祿之吉次甫九歲孝高嘗欲試其才夜使人僞刑死倚礫柱上命吉次往檢之吉次唯而起獨至礫柱下植標將歸柱忽搖動吉次以爲氣息未絕也將攀柱刺之其人窘急脫走吉次大怒追之路有一祠跳入祠中閉扉告故吉次不信示孝高所與章服徧

袖吉次乃釋之由是孝高知其器可用朝鮮之役從孝高子長政航海一日長政過曠野有一大洞直通山麓虜伏射手亂射我兵多死衆不敢近吉次兵山崎喜兵衞獨進入洞中獲虜三人吉次舍馬亦入洞中追虜大破之吉次因請朱幹槍長政曰在法非一日獲七首級不許執朱幹槍無幾吉次一日獲七首級賜朱幹槍衆榮之（常山紀談）

恒屋善七郎

恒屋善七郎黒田長政近臣也長政父孝高之封

豐前也城井谷友房負險不服長政年甫十六請伐之孝高不許長政潛出兵伐友房友房據險亂射我兵不利箭中長政馬馬驚菅正利援己馬爲圍陣以退長政愧敗閉門臥善七郎適使於京師歸入長政臥內復命因諫曰今日之戰群下皆棄郎君逃是當致死之秋也奈何苟免以辱父祖使臣在左右必不取此辱乃爲怯懦輩所誤願君勿再誤居無幾賊入上毛郡善七郎從長政拒之于火隈山賊來薄長政擊破之斬賊將鹽田內記善七郎馳入賊軍獲鬼木掃部又進獲首二級被重創而退聞長政有功喜曰郎君雪前日之恥臣死無遺憾矣言訖而終長政爲攬涕（常山紀談）

小河傳右衞門

小河傳右衞門黒田氏臣也朝鮮之役從其主長政受命守龍泉城小西行長在平壤爲明兵所圍請救於大友義統義統聞之大懼棄鳳山走都城路過龍泉謂傳右衞門曰行長爲明兵所攻顚已戰沒虜衆今至子宜引退傳右衞門對曰臣受主

命守城城不可棄寇至將枕城死何言退也義統遂去行長以城難支潰圍逃欲與義統合抵鳳山義統既去乃走都城明兵追躡行長遙見龍泉城旗幟知我兵未去也乃大喜傳右衞門聞寇至登城樓望之明兵方追行長行長且戰且退傳右衞門使川島七郎右衞門河端八左衞門率銃手百人赴援行長迎謂曰我兵疲矣請子爲殿二人對曰諾乃留拒追兵行長入城見傳右衞門謝曰我賴卿得再生不知所謝恩傳右衞門曰此地險阨

資粮饒足慦雖衆不足畏也公戰疲宜休防禦之事僕請任之行長嘆稱曰天下豪勇孰踰卿者遂去還都城會長政使者至命傳右衛門撤兵退時長政先鋒渠山利安等守江陰城傳右衛門退而與利安合俱拒明兵破之豐臣秀吉聞之召傳右衛門欲賞以豐前妙見龍王一萬石傳右衛門適得疾還至對馬而沒世惜之（黒田家譜）

芳賀内藏允

芳賀内藏允池田輝政臣也關原之役内藏允以

書佐從輝政輝政與福島正則等攻拔岐阜將報捷於關東命内藏允作報書適城中誤失火於硝櫃烟焰四迸聲震地軍中大駭内藏允方執筆神色不變輝政奇之使其治事皆有功效由是知其可用拔擢賜祿二千石寵任日渥大阪之役從輝政子利隆攻大阪城利隆屯天滿橋側命先鋒須賀左京樹竹柵左京請增役卒利隆命内藏允往視之内藏允服紅短襖騎而至土庫傍按轡撿之衆以内藏允新超用欲試之謂曰橋北有標柵請

往撿之内藏允曰諾乃下馬沿岍步城兵瞰見發銃内藏允舉止自若徐數其步以度柵之遠近還而復命衆服其膽勇後與伴大膳俱參政事大膳爲人忠亮群下有所建言輙曰我將白吾君及其進白便宜事或不敢盡言至内藏允則知無不言所言無不盡或不肯從則犯顏爭是非必得允而後止時人稱内藏允其輸竭忠款勝大膳云（責而者草）

井戸龜右衛門

井戸龜右衛門初仕小野木氏後去爲細川氏臣

爲人重厚有膽量有增田藏人亦細川氏臣也資性豪縱食祿六千石而家計極乏龜右衛門嘗受托其父交情殊篤數箴之以節儉爲言不聽無幾藏人役江戸奢靡滋甚龜右衛門憂之以爲箴之不以計彼終不悛料其交代將還間行至桑名伺其過驛策馬而東健丁十人從焉如將赴江戸者藏人見之顧曰卿非龜右耶曰事急不得緩語怒馬馳去藏人回馬追之曰平日交誼豈容如此執其轡不縱龜右衛門乃下馬曰將軍將有事于

大阪藩兵刻日往會藏人愕然曰吾無儋石之儲卿所悉今日之計將如之何龜右衛門顰蹙曰吾屢戒卿以奢侈而卿不省及今悔何及藏人泫然涙下龜右衛門見其窘甚之狀乃曰前言聊試卿耳雖然方今天下恂恂志士當預爲之備而卿放奢無度一旦中原有事豈可垂涕而止乎諺曰冬衣裁于夏雨傘製于晴卿其勉旃藏人感悟自是勤儉以奉國爲務後三年大阪之役作藏人率兵數百人從焉葢龜右衛門切偲之功也龜右衛門

少以勇力聞其仕小野木縫殿助也從攻江見某城將下縫殿助謂其下曰誰能爲我斬江見者龜右衛門年甫十七進曰能兄某在旁睨曰豎子勿妄言叱去之龜右衛門曰妄與不請待明日卽夜潛入城匿廡下天明江見出龜右衛門躍出搏伏之斬其首登陴大呼曰江見首已落吾手矣汝曹將爲誰守城兵逃散衆皆壯之龜右衛門曰吾幼喜角觝頗得其術當與江見搏偶自失其術輾轉數次始能施其術豈大勇者之爲哉及年已老雖膂力稍衰氣宇儼然常習射于家曰平昔專用長槍大刀未嘗用弓矢今也衰朽不可復爲往時之戰宜輕弓弱矢收功于刀槍之外亦一樂事也其勇如此（明良洪範）

藪內匠

藪內匠初稱與次右衛門仕中村一氏屢有戰功內匠爲人沈深有器局豊臣秀吉之伐北條氏也一氏從攻山中拔之內匠先登渡邊了次之了背旗甚大秀吉登高望見之以爲了先登賞了以先

登之功內匠不敢爭旣而一氏賜二人祿各三千石特賜內匠以見米（吾邦俸祿之制大率十分之四見米三千石當祿七千五百石）了心不平遂致仕去臨去遣价內匠曰願與子相見于郊內匠卽往了馬上橫偃月刀邀內匠勞之曰吾將遠行不可不與故人訣然故人中可爲訣者獨有卿而已因捧刀曰聊寓別意卿幸善藏焉言恭而色怒內匠神色自若進受刀曰吾亦且贐卿乃拔佩刀與之而別人皆壯之慶長五年　東照公討上杉氏一氏得疾日篤曰方今可托吾兒了

彦右衛門尉一榮

伯耆守忠一

者非內府而誰乃使內匠通款　公　公許之一氏令弟一榮率軍從　公于關東旣而石田三成等起兵美濃一榮還軍內匠從一榮至美濃池田輝政福島正則等將攻岐阜內匠聞之曰在昔豐臣氏之軍我兵每爲之先乃與武田又六野一色賴母詣軍監請爲先鋒正則在坐驕豪負氣罵曰一榮小兒口吻猶黃欲敢爲先鋒乎詰旦之事有正則在焉叱之使退又六賴母相顧而退內匠憤激不肯去謂正則曰往日式部之在軍也公特一

偏裨耳今日以式部不在扺顏自大無乃爲無鳥鄉蝙蝠乎正則大怒欲斬之衆救而解聞者稱其扺直九月十四日從擊宇喜多氏石田氏兵於株瀨川破之追而涉川遇伏不利及事平一氏旣卒嗣子忠一年少放恣無度殺其老橫田內膳舊臣不服往往逃亡內匠亦去隱京師初內匠與福島正則爭先鋒也細川忠興亦在坐深重其爲人至是厚聘招致之云（明良洪範　忠一殺其老橫田內膳據藩翰譜）

矢野正倫

矢野正倫稱和泉守中村氏臣也中村忠一卒其妾生一男猶幼宰臣有議不協者以無子聞由是封除正倫慨然訴之于關東踰歲不得申達正倫深傷遺孤之無依而主家不血食也甲寅之役詣大阪自陳情請曰臣願效力行間事成則賜舊封遺孤以紹其家豐臣秀賴義而許之授客兵五十騎爲隊將十一月正倫與飯田家貞等率兵守今福穿壕樹柵晝夜督役設假橋出銃卒柵外以備之佐竹義宣先鋒梅津憲忠戶村義國潛兵自

隄下進逐銃卒逼柵正倫渡橋拒戰中鉛而沒家貞亦戰死識者哀其志（難波戰記）

論曰矢野正倫訴中村氏遺孤事於關東可謂義也然事不得申達則亦可以已矣反附大阪仇關東何也安積澹泊曰正倫委質秀賴則不可然不如此無以遂其志而中村氏不得血食故欲著功以立遺孤其志有可哀者今福之役奮戰而死命也其忠操凛然當時懷利苟合者豈可不愧哉

眞鍋貞成

眞鍋貞成稱次郎兵衛後更稱主馬大夫和泉人父曰主膳兵衛天正十一年羽柴秀吉使中村一氏守岸和田招聚土豪以備根來雜賀黨貞成於是屬一氏明年秀吉與織田信雄生隙將攻尾張　東照公援信雄誘根來雜賀黨襲大阪三月根來雜賀黨來攻岸和田淡路人菅平右衛門及弟三郎兵衛等應之以兵船二百艘攻堺國中震駭一氏堅守岸和田貞成時年十七請曰聞賊以舟師侵堺臣族屬在大津恐爲賊所鈔掠願往拒之

一氏許之使秋山助之丞助之貞成直赴大津大津民聞寇且至修古城據之助之丞勇而有策略謂貞成曰事急矣宜決策定所向否則士卒潰散不爲我用貞成曰策將安出曰策有三納孥於城中固守上策也使孥避賊堺津而身還岸和田中策也與俱赴堺津下策也貞成曰吾從上策助之丞曰如此則無生路矣貞成拔刀矢曰丈夫寧守城而死不肯棄城苟活也衆皆奮躍既而菅兄弟以千餘人將上岸貞成曰坐待賊來不如邀擊之

於是使助之丞及田賀井某等俟賊半上陸齊射而親自林中突出以短兵接戰大破之敵遁去會一氏遣兵來援貞成率其族俱歸岸和田根來雜賀黨聞之亦解圍去初秀吉將發大阪聞海陸兵並起爲之延期及得捷報乃發根來雜賀黨聞之復來攻岸和田及堺一氏邀擊破之貞成爲先鋒有功秀吉賜賞書尋屬堀秀政及戸田民部後事　東照公死關原之役子孫世爲麾下士（武邉出聞書）

松野主馬

松野主馬小早川秀秋臣也關原之役從秀秋將前軍屯松尾山先是秀秋陰通款　東照公及東西軍戰酣秀秋使村上宇兵衛傳反戈之令於前軍主馬大驚曰臨戰變節乃不義之尤者也小早川家未嘗有此事吾不能奉命唯有一死報國耳宇兵衛曰主公既與内府定約專爲宗社不可中變今子獨拒命奈宗社何主馬不得已引兵下山而終不肯戰事平致仕如京師削髪居黒谷及秀秋封于備前美作召主馬掌政固辭不出田

中吉政厚禮招之乃出食祿一萬石後大納言駿河侯忠長召爲宰賜祿二萬石忠長卒封除去復住京師號道圓以病没（關原記大全落穗集按落穗集道圓隱大津今從大全。松野一作松平。）

田中内藏之丞

田中内藏之丞藤堂高虎臣也初仕島津氏從伐大友氏有功後有故去仕藤堂氏朝鮮之役高虎擢内藏之丞爲船隊率以功食祿五百石後得罪褫祿及大阪之役作上書請以死自效不允其子

源三郎深懷忿嘆諫父去不聽曰往年吾去薩摩於心不安焉豈可再去叓令源三郎上書請立功贖父罪見允於是内藏之丞謁高虎於天王寺屬藤堂良勝有功復舊祿叓賜源三郎以祿夏役高虎擢内藏之丞爲五十騎長戰若江死之（元和先鋒録）

友田吉直

友田吉直稱左近右衞門父曰繼林吉家仕宮部繼潤以功食祿二萬石朝鮮之役吉家從繼潤子兵部少輔有功後去隱京師藤堂高虎素啇吉家朝鮮之功召之給祿一萬石後有故去高虎愛其才武再召給三千九百石尋以病没吉直承父後食祿千石爲母衣隊無幾坐事褫職大阪夏役吉直欲建功以償罪戰八尾獲二甲首命從者獻首級麾下而自馳至地藏堂聞藤堂高刑等與長曾我部盛親戰敗死乃横衝盛親陣死之（元和先鋒録）

渡邊了

（兵部少輔吉政　帶刀先生吉晴　對馬守一豐）

渡邊了稱勘兵衞仕中村一氏豐臣秀吉之東征也令一氏及田中吉政堀尾吉晴山内一豐一柳

（左衞門大夫氏勝）

直末等攻北條氏勝於山中城了從一氏自三島進城外有一寨一氏令了往詗之了曰若敵兵寡弱可攻而取即舉麾請速進兵定約而去了近寨視之兵寡無備因麾之如約一氏急進軍了以鳥毛爲徽號長丈餘躍馬先登秀吉遙望見其徽號使人問之乃了也秀吉嗟嘆令諸軍爲聲援了奮戰拔寨斬守將間宮好高我兵已拔寨乘勝攻城了直進破二郭田中堀尾山内諸將繼進城兵不能支氏勝棄城遁秀吉召一氏及了褒奬之由是

了名顯天下後有故去仕增田長盛參取烈祖成績落穗集關東古戰録按武德安民記了作吉光關原之役長盛得罪放高野東照公命藤堂高虎池田長幸收其邑郡山時了與田中角之助爲郡山留守高虎長幸率兵至郡山城下傳命二人對曰臣受主命守城非有主命城不可致也高虎長幸聞之　公既而長盛書至命致城於二將二人見之曰此非真蹟也頗得真蹟高虎長幸又聞之　公了謂角之助曰我數建遼言內府必怒若有緩急我先殺妻子然後與子

俱死我拏徒之內城矣子盍亦同徙也先是角之助以妻子爲累出之城外至是意悔告以故了曰吁無及也頃之長盛手書至諭以致城二人拜讀乃致城而去參取慶長軍記關原合戰誌關原餘史按關原記大全長盛之奪封處流也東照公命筒井定次及大和將士收郡山定次屯笠置奈良間大和將士屯玉水郡山留守將橋與兵衞鹽屋法順等議使渡邊了入第三城處分軍事了法令整肅日捕斬寇賊無敢來犯者城兵凡九千逃亡相踵而了部下無一人叛者人服其得衆心了於是納妻子於牙城爲質謂與兵衞曰城中洶洶其志不一僕請以部兵二百堅守牙城城兵聞之納質者十一人豫將田中角之助度城難守潛出妻子於城外時人議之終以此廢云與本書不合録以備考高虎深嘉了

義招之　公聞其名欲召隷麾下堀尾吉晴亦厚禮招之了以先與高虎有約遂仕高虎其在郡山食邑一萬石高虎倍之給二萬石長子長兵衞三千石寵遇殊渥藤堂氏宿將多嫉了者大全餘史大阪冬役了爲左先鋒屯大仙陵會新宮人堀內氏弘率兵自堺入大阪過高虎營時朝霧昏冥了不之覺聞甲馬聲勒兵而出則已不及矣高虎聞之大怒自嫌於貳心故縱敵深詰了了快快夏役從擊長曾我部盛親於矢尾前軍不利藤堂高刑桒名

一孝等死之盛親乘勝而進了與諸隊扞戰終敗之及事平了懷不平致仕隱近江坂本剃髮號誰菴長兵衞留仕藤堂氏寛文十七年了沒年七十九參取難波戰記元和先鋒録

論曰渡邉了小田原及大阪之役多功然終以驕慢廢要之功罪不相掩也獨其爲增田長盛守郡山欲擧家殉節可謂烈矣東魏崔楷爲殷州刺史爲葛榮所攻或勸楷單騎之官楷曰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吾獨往將士誰肯同心哉遂擧家之官

或又勸減弱小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既而悔之遂追還去了之事甚類楷而角之助之脫妻子郎或者勸楷之說也楷悔而召還兒女了徙妻孥內城其心一也但楷守城死而了則出城者義不同耳長盛之黨三成固無足論了受其託爲之居守其拒命不肯致城者特以無長盛命也猶福島丹波族正則書而後致廣島　東照公不奪了之志盡允其所請是非徒虜損兵乃以至公之心完天下節義之士也當是時若了之請不得允長盛死

生亦不可知則了必踐其言而死必不偷生苟免矣此余所以有取於了也比之小田原大阪之功何啻十倍哉

孕石備前　廣瀨左馬助

孕石備前廣瀨左馬助俱仕井伊氏爲旗將大阪之役井伊直孝將前軍受旨自守治六地藏戍列而進時　台德公在伏見二人捲旗赴伏見直孝望見之怒曰何不張旗二人對曰此事唯委臣等直孝數使人讓之二人終不受命抵伏見過主計橋而始張旗其意蓋謂張麾旗向牙營非軍法也後直孝與大阪兵戰天王寺不利備前謂左馬助曰吾年七十有五無復雪恥之時欲留死子第速去左馬助曰恥同耳如何獨生於是二人各握旗竿死之二人者皆武田氏遺臣云（智將名言集孕石之言據常山紀談備前一作豐前）

論曰世稱井伊直政用武田氏遺臣兵鋒益銳余觀孕石廣瀨二人之事而益信其言也夫二人之仕井伊氏職僅爲旗將其祿可知矣而能守其職

臨危爭死亦足以窺武田氏兵法一斑矣蓋武田氏兵鍛錬撫摩坐作進退必講而後用之故至卑官賤職皆有法度可觀然要之在爲主者指揮如何耳勝賴不能守信玄之業雖有鍛錬之兵亦無如之何勝賴所以自亡井伊氏所以自強均此兵也古人曰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余於二人亦云

菴原助右衛門

菴原助右衛門駿河人初仕戶田民部後仕井伊

直孝大阪之役從與木村重成戰若江我前軍不利川手主水山口伊豆等死之助右衛門勵衆力戰破之進薄重成以十字槍突其母衣倒淖中從兵斬其首直孝近臣安藤長三郎來乞其首乃予之曰我與夫人戰也彼自名曰木村重成果信於我未足以爲功子其以爲功長三郎喜持其首去助右衛門呼返謂之曰前將軍閱甲首無他證左則不信也迺裂其母衣裹首并分予之　東照公大奬長三郎長三郎以是著名助右衛門旋聞之

悔惜焉助右衛門曰我功主公既能知之我復何憾其不矜功多此類武邊咄聞書落穗集助右衛門嘗從軍卒得疾　東照公爲賜藥且命曰當兩日服之助右衛門拜受即時盡服之蓋意在戰死也　公嘆其壯勇鹽尻

黑田彥左衛門

遠江守康勝

黑田彥左衛門榊原康勝臣也大阪之役彥左衛門殪一中士將馘之其友三枝勘兵衛來爭之彥左衛門即棄其首去勘兵衛自後呼之爲不聞而

三四郎廣之或作廣宣

三十郎廣勝

馳又擊一敵將殪之城陷康勝以病卒　東照公使久世廣之阪部廣勝論榊原氏家臣功勘兵衛呈首級謂二使曰此黑田彥左衛門所獲彼即棄去臣故拾之二使召彥左衛門問之對曰臣不知也勘兵衛曰予向槍殪此敵吾自後呼之予即棄去吾又屢呼予子何謂不知彥左衛門曰吾竟不知也　公聞之深嘉嘆之智將名言集本書三枝作三持蓋誤今據武邊咄聞書改之

廣田圖書

廣田圖書稱義大夫仕水野勝成爲書史大阪之役從勝成戰鷂野得首級獻之勝成大喜圖書因請曰願從君左右緩急效身勝成許之翌日從戰道明寺日暮城兵競進犯勝成陣圖書苦戰死之勝成憫圖書索其屍視之刀瘢滿身無全膚勝成爲含藥乃蘇後創悉愈以功加賜祿千石爲家宰要稱左近參取智將名言集勇士物語一言集

池田市郎兵衛

池田市郎兵衛寺澤廣高臣也以勇聞初遊諸國

兵部少輔重勝

窮甚。廣高招之給祿四百石。黑田長政細川忠興聞之。皆以三千石招之。辭曰。臣蚤爲寺澤公所知。恩不可負也。廣高益重之。與祿三千石。市郎兵衞辭曰。臣豈論祿多少。唯感君眷遇之厚。故敢委質。今已受一邑。衣食足矣。過之以往。非所望。况無功加祿。臣深耻之。終辭不受。市郎兵衞之未來仕也。嘗從某軍爲殿。有一人被創仆田間。呼而求救。市郎兵衞扶騎已馬。自擧轡退。有敵三騎來薄。市郎兵衞留戰。殪一騎。走二騎。終以其人免。後其人仕

黑田長政。一日長政詣廣高。語之。廣高召市郎兵衞問之。對曰。方彼求救時。追騎來薄。臣自度救之。必不兩全。將棄去。又恐或有後於我者。救之。他日何面目見彼。寧共死耳。不得已而救之。臣至今愧之。長政益服其真率。曰。是難於獲百首級也。市郎兵衞每出。必齎一甲鐙。三日粮。雖之鄰近亦然。（武將感狀記）

吉田助左衞門

吉田助左衞門。古田重勝臣也。食祿千石。重勝之

松坂在伊勢

信濃守知信

從　東照公東征也。使助左衞門留守松坂。會石田三成起兵。圍重勝夫人於大阪第。來告曰。速致城。否則害夫人。助左衞門以謂無君命。城不可致。致城。是使天下謂吾公以城易妻子也。敵來死之耳。無幾重勝受旨西歸。守松坂。阿濃津城主富田知信爲西軍所圍。來乞救。重勝欲不許。助左衞門說曰。阿濃津陷。次必及松坂。宜及其未陷赴援。於是遣兵五百人援之。以助左衞門計。選用疆內豪民二十人。約事平予祿百石。其實質之也。及事平。

重勝欲負約。助左衞門諫曰。信不可失。苟無信。後有事不爲我用。請分臣祿予之。重勝終如約。（常山紀談）

市川茂右衞門

市川茂右衞門。鳥居元忠臣也。關原之役。元忠守伏見城。爲西軍所圍。鳥居氏臣在關東。相率赴難者。四十餘騎。茂右衞門亦在其中。旣而聞西軍扼關津。不通東人。乃稍稍途歸。獨茂右衞門不肯歸。單身徒步而西。又聞關津撿佩刀者甚嚴。乃施刀道傍佛寺。祝髮爲行脚僧裝。剃痕隱然。關吏怪之

讃岐守一正

曰汝果是僧當誦佛經書梵字茂右衞門幼嘗寓佛寺略解浮屠之事應聲書字誦經筆畫有法音吐琅然吏以爲眞釋之旣達伏見城下西軍環守不得入乃詣敵營告以實請從已主于城中辭氣愿款聞者感動縱入城無幾城陷元忠戰死茂右衞門殉之 會津四家合考

蒲生鄕舍　島淸興　小幡信世

蒲生鄕舍本姓橫山名喜內近江橫山人世仕六角氏六角氏亡蒲生氏鄕聞喜內名召祿之及氏

鄕封會津賜姓更名鄕舍食祿一萬三千石守粲川城及氏鄕卒子秀行徙封于宇都宮多散遣家臣鄕舍亦去石田三成聞之厚禮招鄕舍給一萬石稱備中 武德安民記 武家盛衰記 關原之役三成以鄕舍爲先鋒擊田中兵部金森法印走之生駒一正援兵部來戰法印兵部返之我兵敗鄕舍苦戰不退其子大膳提首級示鄕舍鄕舍曰是何等時欲視首級乎唯有死報國爾三成見先鋒敗下天魔山接戰會小早川秀秋及脇坂朽木小川赤座諸將應

有樂齋長益

東軍西軍大敗三成走匿膽吹山 參取安民記 慶長軍記 鄕舍見東將織田長益呼曰吾爲蒲生備中公豈知之乎長益曰若降必保無他鄕舍罵曰公何不識人之甚也吾豈憑人丐生乎直前斫長益長益墮馬其兵澤井久藏來救槍刺鄕舍鄕舍斬久藏東兵麕至救長益鄕舍殺傷數人而死　東照公見鄕舍首曰備中吾所識也命瘞其首 關原記 大全 大膳聞父死爲絕命詞自殺大膳自幼謹厚不好戲是役其母誡之曰吾非不願汝富貴也然志士重名

二者難爭汝謹勿苟生壞名至是與父同死 常山紀談

島淸興稱左近允對馬人嘗仕甲斐山縣氏爲人驍健有策略常欲依豪傑以成功名乃去遊四方竊慕豐臣秀吉威風聞石田三成得其寵天正中至大阪因三成求仕三成愛其才與一萬石秀吉聞淸興名欲召用之三成請爲己臣由是淸興往石田氏慶長三年秀吉薨三成謀除　東照公淸興數爲之建策三成不能用 武家盛衰記 淸興嘗仕山縣氏據落穗集 本書淸興作勝猛逸史外史亦然按烈祖成績曰前車後諾作勝猛蓋杜撰也諸家系圖纂作淸興

（爲是今從之）時　公在伏見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七將與三成有隙請　公擊三成　公不許諭三成就封三成密與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等謀竢時舉兵乃還其邑佐和山清興說曰內府素與七將善七將以私忿欲甘心我而內府乃力救我是其意不可測今欲就國若中路有變悔無及焉臣料君兵不下一萬留一千於佐和山徵發九千爲四隊分付六千於臣及舞兵庫蒲生備中君親將三千縱火淺野氏第臣與兵庫備中自豐後橋進襲內

府向島第內府必奔關東赴大和路則追至宇治决戰若赴山科則以備中爲先鋒從木幡追之假令大阪諸將黨內府者來援事出倉卒部伍不整旣獲內府勢沮膽落無能爲是必勝之策也三成曰汝策誠善然我旣與上杉佐竹定議就國而後圖之清興曰若然盍徵兵於佐和山爲之備三成從之乃遣使徵兵三隊各三千人屯醍醐山科及鏡山然後就國（關原記大全）是時京師訛言三成等謀襲德川氏伏見第　東照公以其臣柳生宗矩與清興有舊陰令探其情宗矩見清興語次從容謂曰物情恟恟顧戰爭復起乎清興哂曰當今無有剛斷如松永明智者生出何事亦惟怯懦輩相聚徒騷擾而已先是清興屢勸三成以速起事如松永明智故及此也（武德安民記）及關原之役作清興從三成軍大垣九月十四日候騎來報東軍多白旗內府必來矣軍中騷擾清興欲一戰以振軍氣說三成與宇喜多秀家俱擊中村氏兵於株瀨川清興爲先鋒伏兵林藪中自率輕騎挑戰中村一榮

邀戰有馬豐氏援一榮橫衝我軍清興佯走敵乘勝渡川而進伏發清興返之與宇喜多氏兵夾擊破之斬獲甚多（參取大全武家盛衰記按大全伏兵株瀨川爲宇喜多秀家今從盛衰記關原合戰誌落穗集諸書）明日三成陣小關村植柵清興爲先鋒率步兵三千出柵左手提槍右手揮麾與黑田氏兵挑戰中銃傷而退（黑田家譜）其子清長與藤堂氏士藤堂良政搏戰斬其首將去爲良政臣山本某所刺殺清長弟清資亦死三成前軍皆敗旣而小早川秀秋應東軍擊大谷吉隆西軍大潰三成

（頭注）新吉清長後稱掃部
（頭注）十次郎清資後稱修理

走膽吹山三成士八條勘兵衛來說清興走佐和山清興問曰掃部修理如何曰皆死矣清興曰然則生亦何爲乃馳出勘兵衛牽鎧袖止之不聽直冒東軍死烈祖成績按黒田家譜左近已傷循退長政進兵破栅左近與加藤嘉明兵戰死之又按遜史左近子新吉有二弟挈家竄山中養母十年所窮甚不能自存當　東照公在駿府二人竊議曰吾聞官懸重賞以購石田氏黨今一人捨軀足以終養弟因請爲囚兄乃詣母以弟官遊又摟之以詣府自言山民誘擒勝猛子有司付弟獄賞兄兄不忍去連夜彷徨獄畔獄吏執以獻乃首賞曰請速就顯戮　公憫其孝義特宥二人令迎母於府下厚給終身云未詳其所據

小幡信世稱助六上野人年十五仕石田三成有寵食禄二千石關原之役從三成及軍敗與三成相失走石山索三成不得尋見捕　東照公次大津召信世問三成所在對曰臣固知之然身被石田氏恩顧今不忍負之臣頭可斷主居處不可言也　公曰義士特宥之信世得釋而出直入一僧家曰吾石田氏臣小幡助六也躬爲囚分誅戮不圖今日遇寛宥然偷生受辱不如死也願吾死後埋吾屍因伏刄死寺僧以聞　公爲歎惜焉常山紀談武家盛衰記

論曰天下切齒石田三成久矣人人欲食其肉及其死也天下無不撫掌稱快蒲生鄉舍島清興小幡信世皆爲三成寵臣而今爲之傳無乃助小人之黨而勸禍亂乎曰不然余之傳是三人蓋以勵綱常也士之生於亂世不仕則已苟仕也則死其事不敢以其君之賢不肖改其節故曰人臣忠於所事君夫食人之祿不能死人之事是庸祿貪鄙靦然無耻者耳余竊憫鄉舍清興之徒固以功名自期其仕三成蓋亦非其初志也不幸爲三成所知則當如何報亦惟爲知己者死而已二人者不以其謀不用而爲自全之計庚子之役終冒鋒以死視之當時畏死賣降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信世之事無所考其詳然至其臨死一語義氣凜然使人興起　東照公特命葬祭鄉舍首宥信世死皆所以爲天下萬世人臣獎勵也余之傳三人不特勵綱常亦可以見國家之興有由也

米村權右衛門

米村權右衛門大野治長臣也爲人剛強有義氣

初爲拏鞋奴漸被寵任武將感狀記關原之役治長在東軍從戰關原與宇喜多氏驍將高知七郎左衞門相搏治長馬上以搶鏦七郎左衞門權右衞門踦其背刎之落穗集高知一作河內大阪之役從在大阪城陷治長自殺權右衞門受遺言匿其少女發覺被捕至江戸吏訊權右衞門曰大阪城中庫藏貲財幾許對曰不知也吏曰汝修理寵臣何謂不知語稍侵之權右衞門方伏額地忽蹶起罵曰我主在城中唯議軍事而不言金錢其部下謀衎陣擒敵而不

追其他吾何得與知且城中戰敗首領猶不保貲財何爲若戰勝則至將軍佩刀皆我輩之有貲財不求而自來今日裂口拔舌安言貲財有無　東照公聞之嘆曰吾欲得如米村者令傳右兵衞常陸也右兵衞尾張侯義直常陸介紀伊侯賴宣特宥之後權右衞門仕淺野長晟置治長女於京師厚撫之其祿仕蓋亦爲之也武將感狀記按落穗集乙卯之役城陷治長命米村權右衞門送秀賴夫人德川氏於東軍乞秀賴母子命權右衞門請共死子城不許夫人既出城治長有一女從焉權右衞門乃追及夫人于城外東將坂崎出羽來護夫人權右衞門告以故乃俱奉夫人於一民家因本多正信聞之東照公及　台德公乞宥秀賴母子見乞權右衞門大喜既而聞秀賴母子及治長等皆自殺乃驚愕欲入城東軍既守四門無可奈何治長女遂從夫人赴關東權右衞門使已女從焉尋自赴關東治長女適得疾權右衞門護之如京師養疾權右衞門女性順謹與父俱侍湯藥晝夜不離左右後疾日篤終不起權右衞門火葬之是日女悲號不自禁忽投燄火中抱棺殉之觀者酸鼻權右衞門收骨葬高野山終削髮號權入隱京師妙心寺後淺野因幡守召而祿之年八十餘沒與本書不合可疑權右衞門女殉死甚偉録以備考

論曰昔陳蕃竇武之遭禍也蕃友朱震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受考掠誓死不言武掾胡騰亦匿武孫輔二人之名藉藉傳於後世而不朽者不獨以其

懷杵臼之節亦由蕃武共爲天下名士也惜乎米村氏之節似二人而不爲人所稱道者豈非以其爲治長臣耶然士各盡忠所事安得以其主沒其臣節哉

名節録卷之三終

慶應二年丙寅五月新鐫

。江戸日本橋一町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二町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京御幸町姉小路　菱屋孫兵衛

大阪金田町　象牙屋治郎兵衛

同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敦賀屋彦七

同博勞町角　河内屋茂兵衛

同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同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吉造

同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唐物町　河内屋吉兵衛

發行書林

長野豐山　著

三名士傳

文政十一年（一八二八）刻本

據文政十一年（一八二八）刻本影印

豐山長野先生著

三名士傳

聽秋館藏

三名士傳

伊豫長野確孟確著

余讀伴蒿蹊國字畸人傳、尤愛石川丈山、柳公美池貸成、三子之爲人、後閲野史、得丈山逸事、本傳未及載者甚多、文化乙丑、余在京師、與一老衲晤、乃和州人也、爲余說公美事甚悉、如池貸成、嘗與余外氏往來通問、以故余少時習聞其爲人、視蒿蹊所述、大同小異、余觀三子、其學術行事、雖未可規以道矣、然要之卓然非常人也、今夫三尺童子、莫不聞三子之名、而博聞宏覽之士、或昧其巓末、余恐其卓異之行、歷久泯滅、不可復得而考焉、因原於畸人傳、補以所聞、綴次其行事、作三名士傳、

石川丈山傳

石川丈山傳

文山石川翁、名凹字大拙、其先出於鎭守府將軍源
公義家、公第六子、爲石川義時、官至左兵衛尉、子孫
相承稱石川、翁生於參州碧海郡、夙慧神敏、過絕凡
兒、旣長膽勇有膂力、慶長浪華之役、從東軍攻城時、
軍令嚴肅、不許戰士先鼓亂進、翁竊謂旅進旅退、焉
能得赫赫之功、乃乘夜單騎門於櫻門、以馬策撾門
扇大叫、城士佐某擧刀一砍、翁躍馬避刀、揮長矟勢

生疾風、直進刺之、斬其首而還、於是先登獲首級、功
第一、然其犯法罪難赦、遂奪其祿、翁有老母、因仕淺
野氏、母歿乃致仕、無復風塵馳驟之思、薙髮自號丈
山居士、悉棄其素習、衣道服戴烏巾、有一奴、執眉尖
刀隨其後、往來市中、若忘其昔之躍馬彎弓者、結廬
居京城東北山下、請名手畫自晉至宋詩人名家三
十六人、各撰其詩一首題其上、揭楣間、名曰詩仙堂、
扁其門曰梅關、小閣三層、左曰小有洞、右曰嘯月、松

竹繞屋梅柳藏塢山高而水潔谷廻而林秀翁婆娑
偃息其中起居無時縱意所如吟詩彈琴陶然自娛
也翁少從僧悦心而學後師事惺窩先生與羅山杏
菴二先生友善其學出入儒釋尤長韵語其在軍中
横槊賦詩雄風傑氣蓋不愧古英雄云元和三年
帝聞其爲人召而見之固辭弗出上和歌一首意謂
衰朽無意於人間自是城中絶翁之足跡
帝益高其志操京尹板倉公防州尊賢愛士屢訪其
廬存問弗倦一日公之下隷戯以小刀挑剌閣傍竹
皮翁性愛竹晨夕自以手帕拭其竿緑翠如流玲瓏
同玉至此大怒曰吾無妻無兒以梧竹爲妻兒以麋
鹿爲伴侶人傷我妻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乃起
持眉尖刀擬之隷閃竄門外勢甚急公爲頓首以謝
乃纔得免翁晩年風流跌宕自喜然雄心亦未死時
時發露於吟詠風格清逸類林逋魏野而豪放過之
所著有覆醬集北山紀聞皆行於世善書尤巧篆隷

至其得意蓋不多讓古人矣室中有書數千卷七絃
琴一張製造古雅係明陳繼儒眉公之所藏翁得而
愛之翁没後
靈元上皇取而觀之已失四絃因勅補之還藏故廬
世以爲榮嗣後京尹以詩仙之堂爲名士之故居時
命修葺迄今二百年琴書無恙梧竹尚存京城人士
每討幽弔古輙詣翁之故居高山流水之間如聽其
峨峨洋洋之聲焉徘徊徙倚眷戀歎息然後去遺風
餘韻猶能動人者如此
豐山外史曰慶元之際國家草昧文氣猶閼雖有作
者物而未化翁獨奮其間以詩鳴世既斯奇矣況武
弁善詩豈易得哉余讀其詩察其人邁往不屑之氣
陵轢宇宙而驥足不展發憤棄去則山林隱逸蓋非
其素志也故其詩大抵放言自遣耳世人區區詩人
視之以爲其才盡於此豈知翁者哉豈知翁者哉

柳公美傳

柳公美傳

柳公美名里恭號淇園和州郡山貴戚之臣也才兼文武旁通佛典醫藥音律書畫篆刻凡百伎藝靡不精曉爲人磊落不羈好客每有来者輙閉門投轄累日不許去弗問賢愚貴賤皆謙而禮交之未嘗以貴富驕人或挽野老乞兒與飲所得俸禄悉以饗客食客常數十百人或来或去或不必見主人放食縱飲而去官吏縛博徒脊杖放逐公美隨舍匿其人閉門

縱博以觀其輾注變化之妙大呼笑樂公美素爲一藩之貴臣出輙騎馬從者簇擁先導叱咤一日路上見盲丐婦彈琵琶驟命召之盲婦駭怖欲走乃多方喩解借取琵琶馬上自彈之意甚暢適賞盲婦數金曰謝卿發我高興公美已愛客好施家爲之窘乏毫無悔色與平安池貸成爲莫逆交貸成之遊芳山也造公美借遊資便強留不許去貸成曰吾固願留惟恐失芳山之花期公美笑曰花神年年期君来何必

今春不如與我流霞淺酌歡醉十日吾為子說法安知不現天花亂墜之妙哉家人竊謂儧成曰主翁好内多畜美姬氣色為之憔悴賴君諷止之儧成乃百端忠告伐性之斧古人所戒公何惑也既而曰公即從我言吾隨留宿與公歡飲十日否則吾行矣公美沈吟良久掉頭曰子言不可聽也況縱子去哉於是命守門益嚴儧成乃踰垣而去曾譜俱舍論緇徒来聽者咸怡然解頤其畫著色人物優入妙品畫杜甫

浣華醉歸圖玉山將頹兩童扶持眼光朦朧脚步踉蹌巾幘衣袖咸有醉態觀者靡不歎服書法晋人高古清潤無一筆俗氣製圖章亦雅逸親戚朋友有病苦製藥以救之往往奇驗其於繪事尤所篤好故晚節益進云

豐山外史曰昔田文趙勝黃歇魏無忌之徒好客自喜博徒賣漿雞鳴狗盗莫不引接焉然其志在以權勢詐力相傾奪安在其至性愛士哉余觀公美之為人謙虛汎愛與孔北海並馳而分其才藝使可了十餘輩矣豈不益偉哉世人動輒說古今人不相及若公美者過古人遠矣

池貸成傳

池貸成傳

平安千年帝王建都之地山水秀麗人物都雅往往出現傑奇偉之士慶元偃武寰宇維新五星聚於奎東壁增輝於是藤惺窩之經術伊仁齋父子之博洽其他或文或詩以至書畫醫卜之技接武繼踵聲動當世而響震後代者何啻十百哉池貸成之於畫山水尤其傑然出羣云貸成名無名初名勤後改今名號九霞山樵性恬澹寡欲外類疎放內謹敕穎異絕倫三歲知字五歲善書讀書過目即成誦喜金仙氏之學師事千呆禪師有所省悟乃起然不凡學畫於土佐光芳悉得其法時紀州祇伯玉和州柳公美咸彬彬文學之名士共善丹青貸成與之交相視莫逆謂貸成曰子之畫非不巧也然此工匠習氣豈士大夫之所嘉尚哉盍使技進於道也貸成憮然久之曰吾宜別自開疆鑿町矣乃學梅道人倪雲林無幾心悟手熟筆簡墨淡韻高意遠烟雲渲染經營無痕曠

如無天、啓如無地、春山妖冶如笑、秋山慘悽如悲、識者莫不駭服、僨成環堵蕭然、赤貧如洗、畫揭扇數十柄、自鬻之於濃尾之間、觀者笑其怪異、不肯取一柄、呼大聲不入里耳、和辟題以石何獨畫哉、僨成遂立琶湖橋上、悉投扇於湖中曰、謹獻龍王、然文人高士知其畫者、靡然傾動、轉相告語、僨成畫名遂擅天下、當時京師有望玉蟾者、亦一名手、與僨成對壘旗鼓相當、然彼其源出於唐伯虎、品格不及僨成遠甚、僨

成幼時謁千杲禪師、師即席作大楷書、遒勁可觀、禪師大悅賞稱、弗置、於是專力於書、出入元明諸家之間、漸沂晉時、最後一歸宿於王獻之、有出塵脫俗之趣其山水運筆之妙、寔胚胎於此云、好遊名山、險峻幽深、靡不探討、足跡殆周天下、遊必以不律自隨、遇奇境美景、留連終日、製富嶽百圖、變態百出、奇奇怪怪、之狀、靡不備悉、識者以爲仙筆、將遊浪華、偶忘攜筆、已出門數百步、其婦玉瀾追及之、授以筆、僨成再拜

受之、謝曰、誰家尊夫人、獲我遺棄、幸被還賜、敢不謝、蓋忘其爲己婦也、玉瀾亦無一語、揖揖而去、僨成之在江都也、寓某侯邸、時六月十八日、曰今日是東安祇園神會、我請戲擬之、乃造偶人、彩燈拍手歌呼、夜噪邸內、侯有世子尚幼、欲觀、使人名僨成、僨成耳爲不聞、走避他行、世子召之益急、僨成忽焚偶人、佯驚曰、豈神靈不欲人觀玩耶、侯聞之大怒、登時逐之、僨成讀書知義理、不欲爲利詘屈、一富商請畫、僨成諾

而不果、商使家僮督之、屢督愈不果、最後僮罵曰、死奴汝養望自高、汝一幅拙畫、使我疲於奔命、僨成聞之蹶起、執僮袖曰、我過矣、子之言誠然也、於是濡墨吮筆、俄頃圖就、其真率良易、亦類此、性好書籍、石刻十三經、尤所渴望、多年節湯糜之費、積累十不錢、舉以購經書、賈益高其價、弗肯聽、僨成時方修祇園神廟、僨成已知經之不可得、則挂積緡於大竹杖、與一門生前後傴僂荷擔而進、詣神祠以充工直、廟祝請

署其姓名以揭榜、僨成固辭、弗聽、乃署玉瀾二字、玉瀾名町子、已嫁爲僨成婦、亦能畫枯木竹石春蘭秋菊、楚楚娟娟、一種幽閒芬芳之氣、溢出紙墨之外、性聰慧、容姿清逸、與僨成同棲東山之葛原草廬、日坐畫苑書圖中、撫琴瑟、賞茗香、泉石幽邃、花竹欣榮、有人外之樂、冷泉藤公聞僨成夫妻之名、名而見之、公家人皆先企想玉瀾、意其窈窕嬋娟、紅粉靚粧、眩於人目、已至則荊釵布裙、淡掃蛾眉、若田間好女子、目

未嘗覩粉華綺麗者、衆驚其樸素、歎其清高、公教夫妻學和歌、於是歲時伏臘、夫妻必捧束修甚豐盛、如富者、或謂僨成貧士也、公名僨成、僨成非有求於公也、則享菲薄可矣、而僨成鄭重如此者、其謹敕使然也、初僨成自江都東遊、與餓於道、叩一禪院乞食、會院主他適、雛僧代爲款接、僨成留一偈去、院主歸讀偈大驚、卽跡至平安、索池無名、無知者、歎曰、千里求友、終不得見、豈非天耶、束裝將還、偶謁祇園神廟、周

覩扁額、有蘭亭圖、款曰池無名、卽問廟祝、知其里居、已見僨成、目擊道存、鼓掌而笑、半時乃去、僧固不凡、亦可以見僨成之邃於禪理矣、僨成卒年五十四、其卧病、斷弗服藥、曰、吾知不起矣、

豊山外史曰、余嘗在京師、屢遊東山、過僨成之故居、老松脩竹、嵐霞澄鮮、烟雨滅沒之際、想見其解衣槃礴之状、未嘗不冥然神契也、夫畫小技也、然非心與道謀者、未有能詣其妙者、觀僨成之畫、其縱橫揮灑、

機無滯礙、一丘一壑、自胸襟流出、要宜求之於筆墨徑蹊之外、莊周曰、道也進乎技矣、豈不信然耶、

跋

豐山先生文根柢經義、法原韓蘇、以故議論宏深、序事雅健、如此編者、出於一時遊戲之筆、蓋非其本色也、然模寫三子、神彩四射、須眉活現、累累如貫珠、先生博覽強記、真才實學、其文皆自胸襟流出、故能縱橫變化、靡不如意、秀讀此編、寳愛不啻也、因與社友謀、捐資付梓、以贈同好、亦可以窺其豹文之一斑矣、如夫 先生之才學、識者自知之矣、不待秀之吹吹也、

東都　田秀誌

文政戊子新鐫

京都　吉田屋治兵衛

頒行書肆

江戸　和泉屋吉兵衛

青山延于 著

明徵錄

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刻本

據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刻本影印

拙齋青山先生著

明徵錄

水府　鐵槍齋藏版

序

予問安之暇。竊察近世治亂興廢。自南北兩分。足利氏執國權。暴惡競起。亂賊接踵。綱維大弛。天下搶攘。士民日苦風塵矣。雖間有豪傑崛起。無仁澤及于民。功業足稱述者。故一再傳遂去之。於是乎昊天眷顧。維嶽降神。生我
神祖。誅暴平民。仁澤滂沛。干戈所指。四海無啟翼戴
皇室。撫定郡國。天下之民始得安枕。
台猷二公繼業守成。德澤益浹洽于人心。天下大乂安矣。惜乎騷亂之餘。國家多事。稗官野乘之外。無大典冊傳嘉謀徽猷。而雖世遠時遙。然幸燕翼孫謀。流風善政。猶有儼然存者矣。然則後人取則于此。察治亂興廢之故。何亡國敗家之有。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

世不其然乎。史臣壽山延于嘗取　三朝嘉謀徽猷。及宗室良臣言行于諸書中。會粹纂輯爲明徵録十卷。今玆奉　命來江戸。侍讀其書。予亦令讀。亦畢卷。國家大本基于仁厚。若明良相得。治具畢張之效。歴歴可徵。治世龜鑑。捨此亦誰。至其闡幽發微。傳盛烈鴻業于後世。予竊許之比孟軻之功于聖門。恐非過稱也。没畢將去。猶畝一本。備于生平觀省。眷眷之意亦足嘉焉。賛嘆之餘。附一言于其卷首云。

文化十二年乙亥七月

泉山源齊脩序

臣延壽謹書

進明徵錄箋

參議水戶源公牋

臣延于言。臣聞繼世守文。莫若率舊章。理民修政。莫若法祖宗。自古賢主明君。莫不率由成憲。遵奉謨訓。以綏定厥邦。恢弘厥緒。故成王之命蔡仲。以率祖訓。管仲之告桓公。以修舊法。人君為治之要。實在於此。竊惟

烈祖東照宮。

德恊神人。

義動天地。

救生民於焚溺。

化薄俗於陶鈞。

功高五覇。

烈光九合。

任賢不貳。

同符於漢高。

好諫善聽。

媲美於唐文。謀臣佐命。股肱建良平之策。群雄陳力。爪牙収韓彭之功。若夫公子振振。瓜瓞綿綿。剖符苴茅。金城開磐石之宗。錫命分物。畫戟膺藩屏之寄。華蕚聯芳。蘭玉並秀。或以英武。勒功於金石。或以道德。垂名於竹帛。斯誠後世之所宜儀刑。史氏之所當論述也。恭惟

明公閣下。

英姿挺特。

好學稽古。

仰法

祖宗。

俯思忠諫。

鎮撫大邦。

儒雅傳北海之風。

儀表宗室。輿論推東平之賢。臣謬忝侍讀。叨沐

渥恩。

顧惟譾劣。不有能所啓沃以開廣

聰明。志懷獻芹。情切傾葵。職事之暇。竊稽

烈祖謨訓。羣后懿範。編摩論著。輯成一書。記止三世。非擬宋朝之寶訓。學慙九齡。寧比唐代之金鑑。時維孟春。汗青甫就。敢叩司籤。進之

燕坐。冀以爝火增光大明。伏願

考明徵於謨訓。

思貽厥於羮墻。衆庶頌德。
大播維新之化。鍾鼎銘功。
永垂無彊之休。明徵錄十卷。隨箋
進呈。干瀆
崇嚴。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延于惶懼惶懼。頓首
頓首謹言。
文化七年庚午正月
彰考館編修臣青山延于上箋
男延壽謹書

序

[illegible]

[illegible]

凡例

一是書體裁倣遵堯録。而注引援諸書。據言行録例。

一人名散出各所者。必注俗稱官名。而編中諸人散出者。不復注焉

一諸書所載有事同而説異者。注其異同以備參考。

一是書記載止於延寶。延寶已後詳見續編

明徵錄目錄

卷十

明徵錄卷之一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神祖東照公

神祖之在濵松。本多正信侍側。時一士人於夾幕中。取對事上之。神祖使正信讀之。深加奬嘆。既退。神祖謂正信曰。某所言。卿以為如何。正信曰。一無可取。神祖曰。不然。某所言可則用之。不可則吾無取焉已。庸何傷乎。且人自知其過者寡矣。然為士者有朋友切磋之益。故其過易知也。為君者則不然。

無朋友之交切磋之益。朝夕唯與臣下言。則皆稱道其美。諱言其惡。故其過難知也。既不知其過。何由改之。且自古人君拒諫。未有不傾覆家國者也

岩淵夜話

臣延于曰。古先聖王廣開言路。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莫不得諫也。於是乎有旗鼓鐘鐸之設。然猶懼上下壅隔有所不通。於是乎有近臣盡規瞽史誦訓。列士獻詩。百工獻藝。所以開廣視聽。匡正不逮者。可謂備矣。然而聖人未嘗一日安於其位。惴惴焉唯其過之不聞是懼。夫以聖人之聖。輔以賢聖。朝夕啓沃。以補其闕。可謂事無所遺矣。然而其求言之切若此。而又所以求之之道。其詳且備又若此。此聖主之所以日益聖也。後世人君生長深宮之中。驕肆成性。而股肱無諫諍之臣。聰明自恃。而左右無獻替之士。諂諛滿側。稱道德美。此庸主之所以日益闇也。神祖以明睿之資。虛已待物。謇諤鯁直之士。假以顏色。片善寸長。採錄弗遺。自非盛德之主。孰能如是哉。觀其與正信言。則汲汲求諫之意。何其切也。嗚呼此其所以奄有四海。創建大業也

歟

神祖之在岡崎也。嘗養鯉魚數隻。以備賓客。一日近侍之士鈴木某使庖人割烹。與僚友共食之。他日神祖看鯉魚亡一隻。怪問其故。主者具以實對。神祖大怒。便召欲手刃之。提眉尖刀而立牀頭。鈴木神色自若。從容解佩刀抵之地。張目抗音曰。明公輕人重物。何以得天下。若臣軀命。亦何足愛。乃袒裼而前。神祖投兵入內。召鈴木謝之曰。屬者吾歩卒以捕魚鳥犯法。將抵之罪。今感汝忠悃。故釋之。鈴木感泣曰。明公容納直言。寔國家之福也。神祖

渇聞忠言。從諫如流。率此類也 東照官遺訓 岩淵夜話

神祖嘗言大臣諫君之過。難於赴敵。何則丈夫赴敵。奮不顧身。死得榮名。生得重賞。是生死皆利也。諫君則不然。夫君為不善。必惡聞過。而大臣諫諍君必遠之。讒臣媒蘗。以至擯斥。若是則心懷不平。怨望其主大抵皆然。當此之時。能守臣節。犯顏極諫。不見誅則必遭重譴。禍及妻孥。由是觀之。諫君則難。赴敵易也 岩淵夜話

神祖嘗曰。用人之道其要有二。一曰尊賢。二曰使能。資性恭謹。忠正奉上。接物寬厚。不矜己能。聰敏明

決。通達事務。宜登庸寵秩。任以政事。謂之尊賢。材藝之士。有卓絶之能。雖行不必美。亦宜拔擢以收其用。謂之使能。審此二者。庶幾不失人矣。神祖擧本多正信於鷹師。拔大久保長安於猿樂。蓋用此道也 岩淵夜話

神祖嘗欲以高木清秀為行人。寛正重為司旗。本多正信曰。清秀厚祿。宜為司旗。正重小祿。宜為行人。神祖曰。夫祿之厚者為司旗。祿之小者為行人。是以祿秩用人也。非擇人材而用之。吾以為正重才可為司旗。清秀才可為行人。故欲補之。若正重祿微宜增之。夫不論才之稱否。而以祿秩為輕重。非使人之道也。正信歎服 東遷基業

臣延于曰。聖王之理天下也。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故自公卿輔相之臣。至於左右暬御之臣。莫不皆稱其職。是以士無遺才。而官無廢事焉。後世以資格限官。以年勞課績。進退繫階級之崇卑。黜陟由有司之愛憎。皂白倒置。賢愚雜糅。雖有高才異能之士。安所效其用。此國家之所以陵替也。 神祖當天下屯難之時。修政卹民。内則有帷幄謀謨之臣。外則有折衝熊虎之將。決

機發筴。征伐四克。卒能戡定禍亂。混壹海内。其所以成功者。豈有異術哉。由知人善任。信賞必罰故也。人君果能以 神祖為法。紀綱安得而不振哉

神祖嘗言。用人須取其所長。譬之耳目鼻口。各有所司。以濟其用。鵜入水以得魚。鷹搏空以得禽。人各有長。勿求備焉 東照宮遺訓

臣延于曰。明君之用人。取其所長。而捨其所短。故智愚賢不肖。各得其所。以成國家之治。猶良匠之度材。大小長短。各得其宜。以成輪奐之美

也故夷之通禮使之司禮而不責其不通樂夔之通樂使之司樂而不責其不通禮稷之長於播植使之司耕稼而不責其不通禮樂使人得盡其才力竭其智能此庶績之所以熙也庸主之用人也反是捨其所長而取其所短譬如使淘河擊鳥鷹鸇捕魚雖有智能之士安得成其功哉此庶事之所以墮也世主人君能體　神祖之言庶乎國家可得而理矣

神祖嘗曰良將之用人取其所長譬諸良醫之用藥知其能否而為之方劑故能治病庸醫不知藥石

之能否而妄為方劑所以斃人也浮田秀家不用岡越前而用長船紀伊喪國亡身為天下大僇故明君之用人不偏不黨一出於至公而已　武家盛衰記

三方原之役我軍敗績神祖為敵兵所迫將率左右決戰夏目吉信執轡止之遂力戰扞敵而死　武德大成神祖由是得免吉信者參州豪族也淨土新宗之亂黨逆徒守野羽城城陷見擒神祖宥之至是死節　家忠日記

臣延于曰齊桓公之於管仲晉文公之於履鞮漢高祖之於季布吳孫策之於太史慈唐太宗之於屈突通皆能忘其私怨而用之故能濟其功也吉信之黨逆徒罪在不赦　神祖宥其死而用之吉信果能效紀信之節嗚呼　神祖之宏量大度可謂不愧五君矣

台德公嘗使人於駿府神祖謂之曰卿今為將軍所寵遇用事使內外臣僚欣戴國家在卿等使之怨望國家亦在卿等凡人臣得寵必驕驕必怠慢邪心之生必由驕慢故恩寵益隆宜益恐懼以專忠為戒無偏無頗必期至公若材足任事雖己之所惡必善遇之使得進用所惡尚然況其所好乎夫

寵臣之病在獨任用事如是者雖材智過人畢竟何益夫肩輿致遠必待轎夫之力使一人舁之必不能也夫天下重器非一人之所獨任故舉賢才官之祿之而後天下得安焉猶肩輿待衆夫之力而後冒險阻踰山坂也故宰輔皆得其人而百執事之人亦各稱厥職廣詢博議而後行事此萬世治安之道也國家之寶莫大於人自古稱忠臣良輔擇賢舉能任之職位所以傳令名於後世也卿等宜體此意　岩淵夜話

神祖嘗欲除某人為某官召土井利勝問之利勝曰

其未嘗至臣家故不知其為人如何神祖不懌曰
其官不甚微非不為人所知者且甄別善惡以問
以對汝之職也安得居其職而不甄別人物吾以
汝為可用故任以事至今念之吾甚悔之且汝思
之夫士之砥礪名節者不敢事權倖故不趨附勢
權者必良士也如是者有司務加奬拔使無沈滯
謂之為國盡忠今有寶劍於此雖棄捐於百物雜
器之中必當極力探索夫器用雖貴所用不廣吾
故曰國之至寶莫大於人汝常聞吾言不肯留意
故無狀至此且士朝夕出入汝家而後得遷秩則
中外承風競為諂媚士習日弊風俗頹敗且國家

之元氣未漓則士大夫知耻尚義若廉恥道喪苟
且偷生尸位素餐臨難苟免國家之敗恒由此起
今後汝宜以此自警（岩淵夜話別集）利勝感激奮勵卒為
名臣（武野燭談）

臣延于曰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夫國之存亡係俗之美惡故士重
禮義俗尚忠厚國必長久士無廉耻俗尚諂諛
國必危亡譬之人元氣未衰則五臟雖病無害
焉元氣已耗則五臟雖未病不斃者幾希　神
祖之治天下崇廉耻厲忠厚以養國家之元氣
為務國之所以長久非徒然也

神祖嘗曰明君良將取善於人昔源頼朝平奥州揭
榜各所曰政事一遵秀衡約束奥州立治其榜至
今往往尚存吾嘗見之若頼朝者可謂能從善矣（東照宮遺訓　武野燭談）
神祖治甲州用武田氏之法（武野燭談　常山紀談）
治關東用北條氏之法蓋祖此意（貴言為孝記　常山紀談）

臣延于曰昔周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疆以
周索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蓋因
其風俗而為政用力少而見效速也　神祖之

治甲州關東因其故俗修其舊制可謂善為政
者矣

神祖嘗曰縣令隊長不可數易隊長不久於其職則
不能輯睦部伍得其歡心縣令不久於其職則不
能諳土宜通民情矣（貴言為孝記）

神祖嘗曰為國之道有三焉一曰量國二曰量人三
曰量食知國之大小地之遠近而為之治謂之量
國知人之衆寡而為之治謂之量人知食之饒乏
而為之治謂之量食不知此三者不能為國也故
民稠則使之墾闢曠土國富而民阜矣民稀則不

宜墾土良田必廢。夫民國之本也。善為國者使民繁庶。士農各得其所。故國治也。及至衰世君失其道。必事土木。百姓捨本趨末。游民日益多。而國日益窮。亾命之徒聚而為盜。是謂亂邦。足利義持時。昇平日久。狃柔懦侈靡。宴遊群臣之家。不卹其政。臣下專權。賄賂公行。正人廢斥。讒諛得志。風俗日敝。降及義教。天下大亂。向使義教知道。抑私門彊公室。黜姦邪。進正直。則國家必興矣。顧乃蹈義持之覆轍。威柄下移。不可復収。故能為國者使士農各得其所。所以享國長久也　貴言為孝記

神祖嘗曰。凡為政必有一定之法。法猶曲尺。夫六尺之席。海内無不同。此之謂一定之法也。夫庸主暗君。恒為邪臣所惑。變更舊法。莫不取禍。譬猶廢曲尺以為席。無以適用。新法之害亦然。夫祖宗創業。其於國家。慮之至熟。尚且日夜勤勞。為子孫立萬世不易之法。而後嗣不能守其法。率意紛更。其不誤國家者幾希。故子孫能不忘祖宗創業之艱難。以祖宗之心為心。守其成憲。以治國家。可謂忠厚矣。凡為主者須辨人臣之邪正。矯飾外貌。而衆不附民。不與者。姦人也。姦人掊克百姓。此之謂禍之本也。夫財散則民聚。國之所以長久也。譬之草木。仁愛也者根本也。人和也者華實也。善養其根。華實必美。治國者宜體此意。守祖宗之成法。以仁愛為本也　東照宮遺訓　貴言為孝記

臣延于曰。漢武帝用張湯。而更高祖之法。幾亂天下。宋神宗用王安石。而變太祖之法。禍溢數世。自古變更祖宗法度。未有不致禍亂者。　神祖諄諄以變法為戒。後世人君之所宜佩服也

大賀彌四郎本岡崎僕隷也。彊幹善心計。神祖以為能。擢為縣宰。性陰狡多智。怙寵市恩。陰蓄異志。通

謀武田勝頼。圖奪岡崎城。事覺被誅　武野燭談

臣延于曰。甚矣小人之為禍也。夫小人唯利是視。未嘗知義。以犬彘之行。豺狼之心。而懷溪壑之欲。其極必至於作亂謀逆。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防微杜漸如此也。以　神祖之明。而大賀以理財寵。幾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甚矣小人之為禍也。吁有國有家者。可以鑑矣。

神祖嘗言。為君者親暱姦人。則執事之臣。迎合取容。群下箝口。而諛佞得志。卒致危亾。吾懲夫大賀。故常以此為念　岩淵夜話

臣延于曰。夫國之有姦。猶人之有疾。木之有蠹也。夫樹木茂盛。封植得宜。則蠹何自而生矣。人節飲食嗜欲。四體康彊。百節通利。則疾何自而生矣。蠹之生也。必有所害焉。疾之生也。必有所傷焉。惟國亦然。人君好賢納諫。惡佞遠讒。亂何自而生矣。亂之生也。必有所致焉。信讒疑賢。悅佞惡直。然後姦邪得志焉。唐玄宗號為英主。開元之政。庶幾貞觀。及後心一啓。惡忠諫。悅諛佞。荒宴遊。溺女寵。於是乎李林甫之徒。得柔其政。使玄宗愼終如始。則雖百林甫。安所容其姦哉。

孟子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國家之患。在於人君不好賢。人君好賢。則賢進賢矣。在朝之士皆君子。則姦邪無由而進矣。若不好賢。則姦進姦矣。在朝之士皆小人。則君子無由而進矣。故為國者不患姦。而患不去之。不患無賢。而患不好之。誠如是。致治何難之有。今有味於此。食之則立斃。人必弗食。有味於此。食之不慊。已食之則康彊壽長。人必食之。今捨康彊壽長之藥。而取立斃之毒。人必以為大惑。至於為國家則不然。可不謂惑之甚者哉。

神祖創艾姦邪。惡佞遠讒。可謂明矣。後世人君儀刑　神祖。何讒邪之足憂哉。

豐太閤嘗謂神祖曰。應仁以後。天下日尋干戈。吾今平定四海。成統一之功。然諸侯未服。兵革未偃。如何懷之。神祖曰。懷之以義。終始如一。天下必服矣。

明良洪範

神祖嘗以小宮山昌親（昌親擢武家閑談）為長槍隊長。謂之曰。今汝年少。任以此職者。汝兄內膳事武田勝頼。身死國難。吾憫其忠臣而無後。欲令汝主其祀。故任以此職。汝能體此意。思乃兄之忠節。勿以為己功。（岩淵夜話）

神祖旌表忠烈。封土屋忠直中山信吉。皆錄死節之後也。

豐太閤嘗謂神祖曰。天下至寶。吾皆致之。君亦有所寶乎。神祖曰。亾。太閤彊之。神祖曰。有捐軀赴難之士五百人。是吾家之寶也。太閤大慙。（常山紀談）

豐太閤嘗言。人當知其先務。織田常真（信雄剃髮稱常真）博綜技藝。風流文雅。天下無比。而不曉理務。若家康朴質少文。不通雜藝。然至於治國。吾未見其比也。

（武野燭談　貴言為孝記　東照宮遺訓附錄）

臣延于曰。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故人君務其當務者。而不務其不當務者。則所守者約而事無不成矣。神祖以舉賢任能為務。而不役心於無用。所以興也。織田信雄才藝絕人。而不曉理務。所以亡也。元夔夔謂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嗚呼後之人君其可不知其所務哉

神祖尤留意民事。丁寧戒飭。嘗定牧民之法十有四條。論國家損益大意。以厚斂掊克為戒　貴言為孝記

神祖在參州時。有貧民不能養其子者。使富民養之。以為奴婢。其親戚有致富者。許出財贖之。故雖饑

饉民無餓死者　貴言為孝記

神祖之在岡崎。洪水壞矢矧橋。命使造之。將佐皆曰。此橋極大。經費不貲。且當爭亂之世。而國有大河。最為要害。宜廢橋為渡。神祖曰。矢矧橋自古傳稱。今愛其經費而廢之。使行旅艱辛。殆非牧守之道。且恃險為固。吾所不為也。遂修造之　岩淵夜話　常山紀談　至常憲公時。姦臣建議廢之。議者譏焉　元正間記

神祖嘗謂台德公曰。吾治天下。用參河之舊法。賦斂務從輕簡。此民之所以服也。後世子孫宜遵守此法。然後世太平日久。上侈下諂。國用不給。計司必責郡吏厚斂百姓。於是郡吏希旨。妄增徵科。橫斂無已。百姓困窮。必至怨上。而執政之臣。任用若人進秩增祿。此國家陵遲之漸也。百年之後禍亂之起。必由百姓離心。夫自中主以下。在於老臣輔翼而已。水能浮舟。水能覆舟。可不慎哉　明良洪範

武田氏之亡也。甲兵多屬神祖。有白神祖者曰。武田氏之製矢笴。受鏃不堅。故其中人。鏃著肌骨。莫之能出。神祖曰。夫士之捐軀殉節。各為其主。不應深憎。且矢之為用。克敵則已。痛毒之慘。吾不忍為也。若吾麾下。笴鏃必堅。使之不拔。聞者歎服　武野燭談　常山

紀談

豐太閤既與神祖講和。遣使請來見。神祖不許。既而太閤又遣使請送母于岡崎。以為質。神祖許之。群臣皆諫曰。秀吉怒公之不來。興師來攻。以本州兵馬之彊。臣等一心禦之。雖秀吉百萬之衆。豈得速破之哉。神祖曰。吾非畏秀吉而服之。方今天下分裂。民墜塗炭。而一二年間兵革少息。吾復與秀吉構難。是吾產天下之亂也。吾若至京遭禍。此以吾身代天下億兆之命也。亦復何恨。群臣皆歎服　駿臺雜話　常山紀談

臣延于曰。自古國家之興亡。未有不由仁與不仁者也。秀吉以梟雄之姿。席卷天下。逞其智術。以籠罩天下。耀武於異域。以殺無辜之民。竭力於土木。以糜四海之財。蓋其亡。雖秀頼之闇劣。以致傾覆。亦由秀吉之不仁失民心故也。 神祖行仁脩德。攻取戰克。四海翕然。天命歸之。所以國祚長久。萬世無虞者。亦由其深仁厚澤。浹洽人心故也。觀其與群臣言。未嘗不以生民塗炭為憂。至欲以一身代億兆之命。真王者之言也。非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於此哉

關原之捷。岡江雪（按常山紀談為金森法印。未知孰是。創業記關原記岩淵夜話為山岡景友。景友是時在勢州長島。則是說誤也）請奏凱歌。神祖曰。今雖兇賊既平。然諸將妻子皆在大坂。存沒未測。吾歸大坂。付妻子於諸將。然後奏之。聞者莫不感泣（關原大全）

臣延于曰。古之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周公之東征也。叙男女室家之情。以閔從役之勞。故其民悅而忘死。 神祖之克關原也。諸將皆賀。而 神祖獨以諸將妻帑為憂。仁厚惻怛之意。感動人心。雖周公之東征。何以尚茲。異日 神祖再起大師。諸將所以不敢辭破斧鈌斨之勞者。正以此也

神祖嘗燕坐。山岡景友前羽半入侍側。白神祖曰。有國家者。當傳名於不朽。豐太閤造大像。名傳後世。神祖曰。我則異於是。欲修善政以祈永命。其功德當勝於造大像數十也（岩淵夜話）

神祖嘗謂本多正純曰。夫畋獵諸侯之常典。非從禽獸以為盤樂。方天下無事之時。身狃安逸。四體愉惰。緩急成何用也。雖然人君無事。則不得跋涉田野。故寓武於畋獵。或騎或步。淩山坂。濟川水。使身

嘗險阻。體便騎步。而士卒亦習勞苦。諳熟行伍。此又治平訓練之一事也（岩淵夜話）

神祖之在駿府。嘗出放鷹。見老嫗懷小兒哭極哀。使人問之。嫗言前夕誤遺火。為縣吏所逐。闔家流離。無所依托。神祖聞而愍惻。命歸鄉里。使作屋以與之（岩淵夜話別集　武家閑談）

神祖嘗曰。田獵所以講武。非為盤樂。且跋涉原野。知民間之疾苦。亦卹民之一端也。若役民妨農。蹂躙田稼。則是厲民也（東照宮遺訓）

臣延于曰。書戒游畋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

曰。殉于貨色。恒于游畋。又曰。無淫于游于畋。蓋人君好游畋。則其心必荒。其心荒則必怠其政。故聖人以此垂戒。然猶有從獸無厭。亡身喪國若蔡侯者。後之人君遵　神祖之遺訓。不勞民害農。無以畋獵為盤樂。庶乎其可也

神祖在參州時。每夏常食麥飯。左右嘗進粱飯。神祖却之曰。汝曹不曉吾意。方今時屬亂世。干戈日動。士卒煩擾。不安寢食。吾豈忍獨飽。且以儉足用。不勞民以自豐。聞者悅服　武將感狀記

神祖躬行節儉。常以奢侈為戒。嘗曰。亡平氏者平氏。

亡鎌倉者鎌倉也。奢侈之敝若此。可不戒哉。武野燭談

一日有獻團扇者。飾以黃金。神祖視之。瞿然變色。命使藏之　老談一言記

臣延于曰。昔楚之興也。蓽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舃。宋高祖留葛燈籠麻拂繩於陰室。而世祖作玉燭之殿。唐太宗留柞木黑角梳箒於寢宮。而玄宗構沈香之亭。夫創業之主。未嘗不以儉示後。而子孫不能體祖宗之意。肆欲窮奢。此其所以衰也。　神祖觀金柄團扇。瞿然變色。蓋杜奢侈之漸也。夫國之侈儉。興亡所關。象箸玉杯。足以亡天下。則雖一器之微。亦不可以不杜其漸也。命使藏之。蓋欲使後嗣知其意以為警戒。世主能體此意。庶乎無世祖玄宗之失也

公子忠吉成童時。初臨行陣。所著戰袍。以金絲刺繡孔雀。神祖見而戒其奢侈。忠吉乃脫其袍。取其臣小笠原吉次所著布戰袍而服之。其戰袍傳在尾臣小笠原綢干家云　人見雜記

神祖之在駿府。近臣有著茶字袴者。神祖大怒曰。今海內初定。民免塗炭。而汝著美服。以教侈靡。此啓亂階也。叱之使退　故諺記

神祖資性恭謹。終始如一。既拜闔職。每過桶狹間。今川義元戰死之地　必下馬。見賢性院　武田信玄女　必降座禮之。其恭謹如此。常山紀談

初武田勝頼之死。有獻其首於平信長者。信長踞胡牀。視而罵曰。乃父信玄身行不義。餘殃及汝。固其宜也。使示神祖。神祖使盛以承盤。却胡牀坐而視之。禮甚恭。時人乃疾信長驕慢而服神祖恭謙。無何信長遇弒。識者以為驕慢之禍　深秘篋底錄　岩淵夜話

神祖時。漕諸州之米。致之江戶。計司議以為倉廩充溢。久而腐敗。耗失不訾。請減漕輸之數。以省耗費。

神祖曰。儲積經久。耗失不貲。我非不知。然萬一天下有事。漕路梗塞。則江戶數十百萬之衆。拊腹仰哺。若無畜積。何以救之。為長吏者。苟慮目前之利。而無久遠之策。非所望長吏也。駿河土產　落穗集　其後及合德公時。有唱前議者。土井利勝持不可。由是其議遂寢。落穗集

神祖嘗謂井上正就主計頭曰。執政之臣。不可不和。夫灌木生火。山為之燒。大臣爭政。國為之亾。卿等須常自抑損。以親衆人。若顓政擅權。則國之寇讐也。卿等宜以細川賴之為法。東照宮遺訓

神祖嘗曰。父子之間。不宜間隔。嫌隙之生。必由左右近臣。又曰。家嗣國之副貳。須豫立定分。選端正之士。以輔導之。武野燭談　又曰。知家嗣之不肖。牽於私愛而立之。使一國之民。皆被其禍。非君人之道也。故知家嗣之不肖。宜擇庶子若宗支之賢者立之。岩淵夜話

神祖戎事之暇。講求治道。朝鮮之役。神祖屯肥前名護屋。初識惺窩。及歸江戶。召講經史。又召林道春為講官。講四書六經及武經七書。日夜備顧問。武德大成

神祖既誅石田三成。滌煩文。除民瘼。思致太平。命刻貞觀政要。以賜諸侯。神祖常置之座右。朝夕繙閱。關原軍記

神祖既定天下。以為天下禍亂相踵。人倫滅絕者。由聖人之道廢也。廼命鏤板經籍。初林道春講程朱之學於京師。時宋學未行。博士家皆崇奉古註。各守其家學。請禁新註。神祖曰。學問之道。貴博。何必泥漢唐古註。而廢新註哉。要當從至理所在也。道春遂唱宋學。京師之學。自此丕變矣。武野燭談

臣延于曰。昔漢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三代

以後。惟東漢風俗尤美。而後世莫能及者。蓋光武之教化使然也。　神祖創業之初。聘招名儒。講論道藝。鏤板經籍。布諸四方。所以教化天下之意。可謂美矣。厥後　常憲公崇尚學術。海內靡然嚮風。文治之盛。自古未之有也。至今窮壤僻邑。闔閭詩書。漸漬文教。此　神祖教化之所致也。

神祖創業之初。留意載籍。廣購古書。武德大成　鎌倉莊嚴院獻保曆間記。伊豆般若院獻續本日紀。身延久遠寺獻本朝文粹。律令出於日野家。三代實錄出

於舟橋家。無幾皇朝載籍稍備。駿府記 神祖嘗閲東鑑盛衰記。命道春校定異同。其好書尊道。古今所未有也 武德大成

臣延于曰。皇朝建國二千餘載。歴朝載籍莫不悉備。應仁以後。天下日尋干戈。京師數罹兵燹。祕府所藏。焚蕩無餘。其在人間者。亦皆散佚。及至 神祖定天下。首慮及此。購求天下之書。於是壁藏帳祕。往往而出。皇朝載籍賴以得存。昔漢武即位。購求墳典。六經乃出。自古英主之所為。固非常人之所及也

神祖之在駿府。有從江府來者。神祖問曰。將軍何為。對曰。召其耆商。較武事。神祖曰。將軍欲知用兵之道。則榊原康政可也。其他小技。匹夫之勇。為之何益 寛永系圖

神祖自少至老。大小凡四十八戰。每臨行陣。秉麾指揮士卒。急輒以拳叩鞍。至流血不已。後指節成繭。不復流血云 岩淵夜話

元和二年。神祖疾篤。召土井利勝曰。近來行陣之法。前銃後騎。衷以弓矢。然不足以為定制。宜前弓銃後騎馬。以槍列左右。置將帥以總之。卿當與將軍議定焉 寛永系圖

神祖嘗曰。室町氏之季。忘武備而好茗宴。終致大亂。然天下無事。則公家國俗稱仕天朝者曰公家學武家。武家學公家。此危亂之漸。不可不知也 貴言為孝記

元和二年。神祖不豫。謂左右曰。予受天命。奄有四海。今傳位秀忠。雖死無憾。然天若假我數年。當草法制。方今承戰國之弊。政出姑息。此非治世之所宜行也。然未遑正之。吾甚憾焉。又曰。後世人君必溺酒色。怠文武。宴安是好。當此之時。諸侯有圖反者。足以警國家之偷安也。然百年間天下必無兵革

之患矣。又曰。士之有才學。身雖卑賤。世皆重之。況於人君乎。人君好學行道。天下必服矣。今承大亂之後。行苟且之政。後世因循。務行新法。是吾憂也 明良洪範

神祖嘗曰。凡有天下國家者。當備豫不虞。吾為岡崎之主。則備鄰境。為參河一州之主。則備鄰國。為關東八州之主。則備諸道。及為天下之主帥。則備異邦。夫天下雖治。邊備不可弛。若異邦有事。則宜選良將以鎮九州。弘安時。蒙古寇邊。會暴風覆船。全軍漂沒。然向使我有備。彼安得襲我哉。秀吉時。朝

鮮治平日久。兵備弛廢。故我兵長驅。彼不能禦。故異邦治安。則我襲之。吾邦治安。彼亦覘我。且海内攻戰。不過一國成敗。至於外寇。所係甚大。且戰艦異制。大小不敵。我兵雖勇。拒之不易。防禦之術。將軍之所宜留意也 貴言為孝記

臣延于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蓋為國家者。慮患而為之防。思難而為之備。然後國家治安。無傾覆之患也。若患生而防之。難至而救之。則無及矣。自古人君無永圖長慮。而國家久安者。未之有也。秦毀兵器。陳勝乘

之倡亂。晉罷州兵。五胡乘之猾夏。夫禍常生於所忽。而變常起於不虞。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方今昇平日久。上下偷安。武備廢弛。韜略無講。一旦卒然海內有警。何以待之。且北虜貪婪。猖獗難制。萬一擧兵侵軼邊境。又何以拒之。神祖時。天下艾安。無外寇之患。然猶慮異日治安既久。必有外寇。丁寧反覆。以廢邊備為言。至今日其言始驗。嗚呼 神祖之遠見長慮。豈凡近所能窺測哉

男 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 并書

明徵錄卷之一終

明徵錄卷之二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合德公

公嘗賜大田某俸五百石。某怨其甚微。取折紙擲地。不拜而出。（本邦之俗。賜祿書其數以賜之。謂之折紙。）公怒其無禮。欲抵罪。井上正就啓公曰。彼蒙大御所眷遇。（莫府遜位之後。世稱大御所。）宜請處分。公乃使正就取旨。正就至駿府。具白其狀。神祖欣然曰。將軍恢弘之量。乃能容狷直之士。此國家興隆之兆。良可慶也。夫匹夫失禮。將軍誅之。孰敢非之。然而慮賞不當其功。諮之於我。其用心政事。可謂至矣。昔吾在參州。吾臣鈴木某烹我所養鯉魚食之。吾不勝激怒。便欲誅之。徐思其所言。知其忠於我。深加稱獎。若使聞者不究其心。必曰。彼矜其功。故忠直之言。宜平心聽之。夫直言犯顏。非忠臣不能也。何者直言犯顏。難於赴敵。夫赴敵陷陳。必獲重賞。直言忤主。其禍叵測。故敢言極諫。非大忠不能也。故有國家者。日夜兢兢。當如坐漏舟立焚楹。博詢衆議。雖淺近之言。宜究其心。吾今思大田之意。捐軀憂國。可謂忠矣。何則

行賞不公。必開儌倖之心。其弊必至正直屛迹。諂諛得志。故為士者能知其分。無僥倖之心。則國家長久矣。宜授太田俸二千石。彼若不受。宜再議之。正就還具奏之。公乃召大田。賜俸二千石。太田感泣而退。公謂正就曰。吾用卿言。得聞治國之要矣。因賞以佩刀。（東照宮遺訓。責言為孝記）

臣延于曰。公之賞太田。蓋賞不當其功。然其悻直不遜。幾於慢上。而　公不惟容之。又能寵秩之。上之遇士如此。孰不思奮勵以報　國家乎。

初公將傳位於大猷公。召天下諸侯。使土井利勝傳旨。諸侯咸賀。井伊直孝獨有憂色。利勝異之。私問其故。直孝曰。天下將亂。是以憂耳。利勝曰。何謂也。直孝曰。今大坂始平。天下草創。駿武二城。營築方畢。繼以大廟興建。天下諸侯。日供其役。財用耗屈。而莫府又傳位於世子。諸侯各賦歛其國。以脩賀禮。百姓益困。天下益窮。禍亂必起。吾故憂之耳。利勝然之。具以白於公。公乃召直孝謂曰。卿言是也。然事既宣布中外。不可得改。今後事有可議。卿其極言。利勝令直孝拜謝。直孝不肯曰。公若以臣言

為不是。曰今後事有可議。宜執奏則臣當拜謝。今公已以臣言為是。而曰宜布中外。不可得改。此非至公之言也。夫人主所為。雖不善。臣下猶承順之。況於善者誰不奉承。公果是臣言。宜以是曉諭中外。公默而無言。利勝啓公曰。臣老不任事而少壯如直孝者。乃敢直言。此宗社之福也。宜從其言。公曰。明日宜以此言諭諸侯。直孝乃拜謝。翌日公召諸侯。諭以直孝言。遂止前命。公納直言從讜議如此。（常山紀談　故諺記）

庚子之亂。加加井秀威殺水野忠重（和泉守）於池鯉鮒驛。時公屯宇都宮。健步報云。堀尾吉晴（帶刀）殺忠重。吉晴子忠氏（信濃守）從軍在麾下。左右請幽之。公曰。吾知吉晴為人。豈黨兇徒者。且吉晴負我。其子何罪。既得審問。果如所言。人皆服公之氷鑑。（岩淵夜話以此為神祖事。今從關原大全藩翰譜）

神祖將大漸。謂公曰。吾將逝矣。天下之事將若之何。對曰。天下必亂。神祖曰。吾無憂矣。（東照宮遺訓附錄　貴言為孝記　武野燭談）

臣延于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蓋人君在位。戒慎畏懼。慮其危難。察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而後可以持盈保安。若恃其治安。驕泰自肆。莫不致禍亂。公時兵革已戢。天下無事。然其對 神祖。以亂之將生。則可見其戰兢惕厲不狃治安。夫如是。禍患何自而生哉。

神祖病革。謂公曰。吾即世三年間。無令諸侯就國。公曰。脫有不諱。悉罷麾下諸侯就國。若有圖不軌者。當親討滅之。不如是則天下不定矣。神祖喜曰。天下定矣。（三河物語）及神祖薨。或白公曰。天下諸侯在駿府者。宜悉召之江戶。及明年。賜假。公不聽。即使土井利勝傳旨。諸侯自駿府就國。諸侯莫不感悅。（寬永系圖）

公仁孝之道。出於天性。神祖每出游獵。每日遣近臣問安。供張治具。莫不周悉。（武德大成　駿府記）及神祖薨。祭祀如事生時。新品物必先薦而後嘗之。（武家閑談　智囊）

初神祖之薨。 朝廷賜號曰東照大權現。又祭神祖於江州坂下。每歲四月。遣使奉幣。凡除伊勢賀茂春日之外。上卿行事。唯日光與坂本耳。皆公之所建白也。（武野燭談）

元和三年。公朝于京師。 後陽成帝謂公曰。乃父

家康生長戎馬。不違行道。卿治世良將。宜偃武施仁。傳祚子孫。永輔王室。公佩服聖旨。克守規則。故終公之世。封拜諸侯。必朝而行之。其尊王室如此。武野燭談

公嘗朝京師。有僧一心者。邀駕上書。一心本加藩之士。姓澤橋氏。稱兵大夫。初浮田秀家之配八丈嶋。其子八郎亦坐父事被配。一心毋嘗乳之。憐其幼赴配所。請官從之。時一心尚在孩抱。因託之秀家夫人。夫人鞠養之。使仕加藩。夫人前田氏女也。故以一心囑之。心有至性。日夜念毋弗置。遂棄官

為僧。至是上書。請至嶋省侍。公覽書深憫其志。然以國禁不許。將召還其毋。乃使一心為書報知。其毋毋不肯還。公又使人諭之。問他所欲。一心請曰。願命加藩給資用於浮田氏。冀使毋無憂。餘不敢請。公允其所請。由此加藩世給資用於浮田氏云。公哀憐元元。究盡下情如此。老談一言記　駿臺雜話

元和二年。以酒井忠利備後守內藤清次若狹守青山忠俊為世子傅。寬永系畜　元和小說　忠利溫厚仁恕。忠俊忠亮謇諤。武野燭談　蓋皆一時之選也。按寬永系畜清次為傅明年卒其後以酒井忠勝為之又按武家盛衰記東照宮遺訓附錄並云元和元年命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為大猷公傅先是台德公以是事取旨神祖神祖稱善其後神祖召忠世等三人謂曰卿等一心輔導臣過諫邪忠世輔之以仁利勝輔之以智忠俊輔之以勇夫人志好不同何得一之但因其資性導之以善耳忠世端重寡言二人見之歛容敬之忠俊犯顏直諫利勝從容諷諫皆稱其職由此儲德日進遂為英主藩翰譜亦從此說然按元和小說寬永系畜元和二年五月以忠利清次忠俊為傅而不載忠世利勝為傅寬永系畜云元和九年以忠世為大猷公老寬永小說云台德公將甍以利勝為大猷公老據此則三書說其謬可知故今不取姑附以備考

臣延于曰。先王之教太子也。設四輔三公。選正人端士以輔翼之。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及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及既冠成人。則有司過之史。有虧膳之宰。其教之也有素。故其從之也易。其導之也有漸。故其化之也速。夫生而見正事焉。長而行正道焉。雖欲不正得乎。後世教導之術不備。師保之職不脩。其教之也無素。故扞格而不入。其導之也無漸。故乖戾而難成。夫生而習驕奢焉。長而縱淫佚焉。雖欲正得乎。昔漢賈誼論治道。以教太子為先。非知治體者。何以臻此。觀公之命三臣。可謂知先務矣。　大猷公之克承洪基。恢廓鴻業者。蓋由所以輔導之者得其道故也

初公之為世子。井伊直政屬心尾張侯忠吉。而公毫

不介意。待直政甚厚。及其死。深悼惜焉（關原大全）

公天資端重。以禮律身。雖造次未嘗疾言。閒燕危坐。如泥塑人。性又至孝。尤盡心民事。重信尚義。常曰。為君者失信于人。不可一日以為君。每出獵。期以辰鼓。若晨食未畢。辰鼓纔動。必投匙箸而起（常山紀談）

公嘗到駿府留月餘。神祖竊命侍姬阿茶。選後宮有姿色者侍之。欲以慰其旅况。謂阿華尤姝麗。宜侍寢席。阿茶乃令阿華持茶果。夜從間徑。潛至旅館。公輒著朝服。延之客坐。跪受果拜謝。儀容嚴整。阿華大赧愧而去。神祖歎其恭慎（武將感狀記　雨夜燈）

公之在西城。駿河侯忠長放銃中濠中之鳧。崇源夫人大喜。乃命庖人為羹以獻之。曰。此國之所獲也（忠長小字國千代）因具道其狀。公變色曰。兒無狀。此城家光所居也。向城放銃。何其無禮。乃起而唾之。夫人大愧（寬明日記　寬永小說　武野燭談）

公嘗望日之夕。見月毀為兩段。不怡曰。此天下兩分之象也。然使天下不分裂。在我處置耳。因涕泗嗚咽。未幾使駿河侯就國。實幽之也（東照宮遺訓附錄　貴言為孝記　寬永小說）

嶋田利正為大理時。嘗言於公曰。臣欲著撰當世決事。以為折獄之法。庶幾有益於後世。公曰。據律斷獄。則決獄之吏。唯律是據。而不究其事情。必至折獄失理。夫刑獄之事。臨時判決。情僞曲直。自當明白。非法律之所豫議處也。利正歎服（三河之物語）

公嘗謂嶋田利正曰。凡大辟雖已論決。更思其可宥之理而後刑之（同上）

公謂侍臣曰。才智之士。見理不明者。鶩己材智也。故其所慮自以為是。而諮諸人。必有窒礙。汝曹能知此。庶可以寡過也（武將感狀記）

公嘗語人曰。除授近臣。不得其人。是吾過也。至外臣

之遷除。責在有司。然銓用失人。取譏後世。人君之羞莫斯為甚。故吾常以知人為務。又曰。用人勿以過失棄之。宜許其自新。今日作惡。明日遷善。宜以善人待之。不宜責其舊惡也。故公之於人。雖有過失。有善必賞（三河之物語）

公時有弑主者。衆謂必處嚴刑。歲月已久。寂然無聞。衆皆怪之。或侍公語次及此事。公曰。人倫之敗至此。有國家者之羞。故趣誅之。不使人知也（老談一言記）

公嘗燕坐尾紀水三侯侍側。公曰。吾有一願。終不得成。威公曰。何也。公曰。登殿守擊鼓。（戰國以來建敵樓於城中、謂之

毀守不亦愉快乎。威公曰。為之甚易。何不為也。公曰。吾撃鼓殿守則城下皆好鼓。城下好之則闔國皆好之。吾故不為也。山崎氏所藏無名氏筆記 公少時好鼓。嗣位之後。不復手鼓云 元和小說

公自幼德量絶人。十三時使人讀書而聽之。俄有牛自外突入。戸障盡倒。拉然有聲。近侍之士皆錯愕失措。公神色恬然。公每肄業。以足為節。是時從容撃節。不異平常。既卒業起出。怒視左右良久。一無所言。其性度如此。小幡景憲嘗語人曰。如公之德度。雖神祖殆無尚焉。又曰。公自幼講學。然未嘗以

儒學為戯談。以是世罕知之者 元和小說

公嘗觀猿樂。適地大震。陪侍者皆駭散。公儼然不動。尾張侯白公曰。殿屋將傾。宜早避之。公曰。屋壁未墜。何至傾倒。從容談話。神色自若。人皆服公之雅度 武家閑談

公性仁厚愛物。視群臣如手足。聞諸侯麾下之訃。必惻然變色。為之流涕。武家閑談 智囊 或至御素饌不視朝。其仁厚如此。元和小說 嘗有宿衛之士醉酗挺劔斫行馬者。公聞之曰。彼以宿衛為職。而被酒至此。何以供其職乎。遂賜死。以公之仁厚。而紀律謹嚴。又如此 鳩巢小說

公之在西城也。大猷公獻瞽者能作鷄犬之鳴者。公命誦平語。瞽者辭以不能。公曰。士能修武事。瞽能知瞽事。可貴已。至為鷄犬之鳴。不如聽鷄犬之為愈也。為之何益矣。乃罷之 東照宮遺訓附錄○按寛永小說曰。或白大猷公曰。近有瞽師能作百般声音者。宜召而聽之。大猷公曰。與其能作鳥獸之声音。不如學小寺之平語。時小寺撿校善誦平語。故公云然。此說與前說近似。疑是一事。姑附以備考

藤堂高虎和泉守 嘗啓公曰。殿下齡既至知命。宜少逸豫。公曰。卿等老而逸豫何害。今吾位登台鼎。天下之所具瞻。夙夜戰兢。死而後已。豈得暇逸哉。高虎

歎服 武家閑談

自耶蘇之教東流。邦人漸崇信之。或白公邪教害國。漸不可長。公欲審其邪正。使揖斐政吉往西洋。講習其教。政吉在西洋七年。盡得其要領而還。公召問之。盡日窮夜。曾無倦色。左右或慮公之勞損。公曰。彼為我使絶域。其艱苦為何如。而吾豈厭問之乎。遂窮竟其事。知其為害。於是嚴禁之 老談一言記 政吉據寛永系譜

公勤於為治。雖寢疾聽政如常。大猷公憂之。令執政無奏事。公聞之曰。吾一日不聽政事。心常不安。且

吾為國家之主。聽天下之政。至死不廢。吾所願也
名語集智囊 武家閑談

大坂之役。公披視諸將陣營。至有馬豐氏玄蕃頭營。登敵樓望見城中。敵兵見公馬標。連發大炮火箭。左右勸公下樓。公不聽。水野勝成來言曰。公今行軍。非覘敵。不宜在此。公乃下 常山紀談 冬夏事記

大坂之役。黑田長政筑前守加藤嘉明左馬介與本多忠純合勢結營。五月七日。諸將整軍作列。已而部下傳呼公至。長政嘉明亟出迎拜。公擐甲騎而至。從者僅二十許人。見二將慰勉之。徑至井伊直孝營。

陰察敵形勢。比還行營。前鋒已放銃接戰。公秉旄指麾親兵。直孝率衆奮戰。遂破敵兵。初公巡黑田加藤營。既去。二將嘆曰。公平生持重。然臨戰簡易如此 武家閑談

寛永三年。公朝于京師。駿河侯忠長造浮梁於大井川。以濟大衆。人皆稱其才智。公獨不懌。以為管根大井之險。坂東之要害。天下之所知也。而今為浮梁。以濟大衆。是示天下以易濟也。執政皆失色。立花宗茂營救。事由是得解 明良洪範 見聞錄

寛永八年。公有疾弗豫。羅山年譜 適值玄猪節。本邦之俗以十月上亥為玄猪節 公彊起見群臣。羸憊不能珮刀。命置之坐側。執政白公曰。倉卒之變。叵測。宜帶小刀。公曰。吾力疾見群臣者。欲使群臣知吾羸憊至此。且吾疾不起。則是今日與群臣永訣也。萬一有非常之事。當委之於天耳。聞者莫不感泣。武家閑談按本書為薨年。然公以九年正月薨。則為前年事。無疑。故今訂之

公每月謁紅葉山廟。未嘗遣人攝之。寛永九年正月。公親謁廟。時公違豫。比還尤劇。數日之後。遂棄天下。人莫不感公之至孝者 元和小說

寛永九年。公弗豫。及病革。召大猷公。屬以天下之事。

乃遺命曰。國家典制有未盡善者。予欲有所更張。區畫已定。而嬰疾危篤。不能施行。將軍宜繼予志改革時弊也 名語集

臣延于曰。成王之顧命。仲尼著之尚書。以明古之人君得正而死也。公臨薨顧命。大猷公以革弊政。雖古之明君何以過之乎

公之寢疾。自知不起。不肯服藥。大猷公憂之。竊命土井利勝諷之。一日利勝侍疾。白公曰。昔小松內府寢疾。不敢治療。公亦欲傚之乎。公作色曰。吾胡為傚之。利勝無學。不知內府事。宜問永喜。永喜道春弟。為公侍

講令吾嬰疾百藥無驗吾命將終服藥何益故不服也 元和小說

一日永井尚政信濃守 青山幸成大藏亮 森川重俊出羽守 侍疾白公曰甲州行陣之法頗有可觀殿下試觀之足少慰病懷公曰信玄兵法吾嘗聞之熟矣卿等有何所見而稱之對曰信玄用兵有紀律公曰用兵之道具存七書卿等無學固當不知乃命永喜講七書令尚政等聽之永喜請講何書公曰太宗問答可也宜委曲講說使三子者曉然矣 元和小說

公病革召尾紀水三藩謂曰莫府年少若有失道卿

等宜為國家計夫天下神祖之所勤勞豈可使異姓覬覦哉卿等宜體吾意 元和小說

公疾革僧正天海白公曰殿下德澤被天下百歲之後祀以為神公曰是何言歟夫神祖撥亂創業聰明叡智邈絕天下祀以為神誰曰非宜令吾藉神祖之餘烈以得天下有何功德而可以為神夫人之患在不自知耳 名語集 智囊 武家閑談

公為政務崇寬簡革戰國餘習正已率下尤重信義雖游獵小事尚刻期日雖有事故未嘗曠之公天性謙謹恭慎威儀動循禮法雖閒燕便坐必束帶而坐無少惰容綏撫麾下懷集四方諸侯參府遣重臣郊迎或親往慰勞 武野燭談

公智勇兩全文武兼備戰國時猛將勇士莫不慴服登庸賢良撫恤黎元化行天下德洽四海後世稱為仁君焉 武家閑談 武野燭談

臣延于曰人君之德寬仁明斷闕一不可故仁足以得衆而斷不足以決大事寬足以容衆而明不足以辨忠佞其究必至於百度弛廢賞罰倒置 公承戰國喪亂之餘政貴易簡務去煩苛可謂寬矣煦育傷痍綏撫反側興利除害愛

養元元可謂仁矣任賢使能俊傑在位可謂明矣總攬權綱予奪由己諸將彊藩斂手聽命可謂斷矣其能懷集四方制馭諸侯者蓋以此歟

男 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 并書

明徵錄卷之二終

明徵錄卷之三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大猷公

寛永中嶋原民作亂。公欲親征之。執政皆以為不可。公不聽。徑起入內。稻葉正勝(丹後守)隨後固爭之。公怒甚。左右為之危懼。正勝爭之益力。公入內。良久乃出曰。正勝言甚有理。我當從之也。(寛永小說)

初公嗣位。召列國諸侯。謂之曰。神祖創業。寔賴卿等之功。而台德公與卿等故等夷。故特加禮待。今吾

承纘大業。視卿等同勳舊世臣。卿等若有異志。宜就國圖之也。諸侯皆稽首奉命。已而公坐便殿。又召見諸侯。人賜佩刀。初台德公時。諸侯參府。遣使郊勞。自是之後。就第勞之。由是諸侯皆讋服。(武林隱見錄)

寛永三年。公朝京師。　天子欲以為太政大臣。遣中使諭旨。公固辭。中使敦諭曰。父祖皆拜此官。不宜堅讓。公以為祖宗之盛德。宜拜此官。吾以不德為之。天下必生僥覬之心。且我既為天下元帥。夫復何求。遂固辭不拜。(寛永三年上洛記 羅山文集)

江戶故多盜。吏捕獲一人。黨類尤衆。一日公召松平信綱。問殺之否。信綱曰。欲窮治黨類。故未殺之。公曰。宜趣殺之。其黨聞之。必當悛改。夫為盜者皆窮民也。若欲盡窮其黨。則民無類矣。因命刑之。由是偷盜遂止。(名語集 智囊)

寛永中。對州刺史宗義成與其臣柳川調興有訟。久而不決。公親聽之。曲直立決。初調興掌朝鮮通信之事。因緣為姦。至是事覺。流竄調興於津輕。(朝鮮物語 國書復号紀事 遺老物語)

正保二年。臨廷聽斷獄。謂理官曰。理官當以民心為

己心。庶幾下情可得。今理官以己心為民心。恕其鹵莽。若如己心。何至為非相詐。(正慶承明記)

公嘗語侍臣曰。刑獄者人命所係。為至重。然吾性多病。大小之獄。不得悉聽。唯其緊要者。吾親省覽。恐有冤濫。以殺無辜。吾常以此為憂。聞者感其仁。(智囊 名語集)

臣延于曰。公親聽刑獄。以冤枉為憂。得聖人恤刑慎罰之意。可謂仁矣。

寛永中地大震。時寓直之士無敢離局者。公聞之曰。夫國家之養士。將以備扞禦之用。今無故殞性命。

大乖國家養士之意。自今之後。若有大震。宜出而避之。如有違命致壓死者。没其食邑。既而又慮殿屋稠密。有壞傾之患。命毀之 遺老物語

公嘗以甲斐莊正述為長崎知管。謂之曰。薄海之內。有異姓代興。是我之耻。而非本朝之羞。若喪尺寸之地於外國。實本朝之羞也。宜識此意。常以怠懈為戒 寛永小說

公嘗曰。神祖以英武戡定禍亂。台德公亦屢勞軍旅。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可稱。故吾常戒偷安。以備不虞。至天下要衝之地。選人材以守之。庶幾以報祖

宗之德也 寛永小說

公常以治安忘兵為憂。使近習之士。習行伍之法。分隊整伍。進退擊刺。親自訓練 酒井忠勝年譜 故其遺命嚴有公以廢弛武備為戒 老談一言記

台德公嘗觀猿樂。諸侯羣臣皆陪侍。會地大震。陪侍者皆避去。台德公儼然不動。時公隔屏風而坐。青山忠俊抱公而出。公問殿下出否。忠俊對曰不知。公怒批其頭曰。安有殿下未出。吾獨避之。公時年十二。聞者歎服 武家閑談智囊○按本書不係年。以公生年推之。當元和元年。然此時忠俊未為傅。忠俊為傅。在二年。則為二年以後之事。斷可知也。又按元和小說。元和四年。台德公觀猿樂。會地大震。陪侍之士皆駭散。青山忠俊欲使世子避之。台德公怒視之。忠俊懼而止。疑一事也。姑附以備考

寛永初。台德公使林道春侍公。日講論經史 羅山年譜武家閑談 公資性明敏。聞一知十云 武家閑談

寛永十年四月。公拜忍岡聖廟。使道春講尚書。賜以白金 羅山行狀 其崇奬儒學如此

公常言。余欲治國家。夙夜勞心焉。余無作也。所恨者無學耳。余有子孫。必令讀書也。其後常憲公好學。寔從其遺訓也 三王外記

公嘗遊酒井忠勝牛籠別墅。謂之曰。花中宜建一梵

宇。以為游息之所。及營建既成。公又遊別墅。謂忠勝曰。斯寺在花園中。宜名長安。所謂一日看盡長安花也 酒井忠勝年譜 以公之英武。風流文雅又如此。

公事大廟。尤盡誠敬。震雷火災。必遣中根正盛 壹岐守 護視太廟。正盛未還。不敢脫盛服 寛永小說 每與侍臣語。侍臣或及神祖所言。必起服袴褶。跪而聽之 東照宮遺訓附錄 寛永小說 武野燭談

公待人仁恕。左右有過。未嘗譴責。若有言涉詐妄者。必繩以法 武家閑談

公嘗謂堀田正盛 加賀守 曰。汝等每會所言何事。當必

言朋友臧否。卒成仇怨。職是之由。可不慎哉。亡已則當言吾之臧否。吾聞過而改之。庶有裨益矣。正盛感歎 窗能須佐美

或嘗侍公語及世之所稱譽者。公曰。衆人咸譽之。必非美士。蓋其人非柔愞。必為容悦者也。世或譽或毀。必有良士。譬如聽訟。必有曲直焉。勝者譽之。不勝者毀之。故雖聽訟公平。不能使無毀譽矣。由是觀之。衆人咸譽之。吾不之信也

臣延于曰。善哉 公之言也。夫衆人皆譽之。是孟子所謂鄉原也。故以毀譽取人。未有得其實

者。夫特立獨行之士。多忤於世。而足恭諂佞之士竊譽一時。毀譽果足信哉。 公黜虚名而求實用。此其所以得人歟

公嘗出放鷹。鷹撃雁墜於水中。時冬月天大寒。先驅之士泗取之而出。左右皆稱歎。公默而無言。其後謂左右曰。吾賞彼士。人爭倣之。恐至凍死。故不賞焉。左右皆感服 名語集 智嚢 武家閑談

公嘗使穿龍口溝瀆。通錢龜橋。舟船往來。時諸侯質任在郭内。門禁甚嚴。婦女不得夜行。或啓公曰。溝瀆通舟。恐任子乘夜逃亡。公曰。白日逃亡。則如之何。夫法舉其大綱而已。豈得如是其密哉 武家閑談

公嘗聞墨水春遊甚盛。使久世廣之視之。廣之還具奏繁華喧闐之状。公喜曰。政寛而不苛。百姓給足。故能和樂。若百姓疲弊。何得和樂也 正慶承明記

公嘗云。今世所傳兵法。皆祖甲越。夫二子兵法豈有異術乎。若有神奇可傳。神祖何不傳之。由是視之。兵之妙用在人。不在法也 寛永小説

近臣永井某久病新起。公視其尫瘁曰。汝病患未差。宜加順養。因賜告數旬。其後侍側。公問之米價。某謝不知。又問海鰛價。又謝不知。又問腐滓價。又不

知。於是公色不怡曰。夫閭閻之事。非問汝曹。則不得知之。汝曹宜用心於是。然官事鞅掌。或未遑及。今汝休沐數旬。宜訪求民事。以備顧問。而鹵莽如此。列之近侍。何益矣。公之用心民事如此 鳩巣小説

公愛惜名器。雖元老重臣。官不過侍從。酒井忠勝奉使賀 後光明帝登極。始任少將。松平信綱任侍從。他皆如故。中根正盛為侍中。用事寵遇無比。然終公之世。禄不過五千石云 寛永小説

公嘗浴。給事浴室者誤以沸湯奉之。徧體盡爛。左右皆以為處重刑。公知其出過誤。貸死處流。其後會

赦。又世廣之奏赦人名簿取旨。及給事浴室者。公默然。廣之將讀下次。酒井忠勝在傍曰。復奏。之廣之復讀之。公又不應。忠勝令復之。廣之惶懼復讀。公遂可之。論者以此知君臣契合也。武野燭談 仰景錄

臣延于曰。古人有言。創業則易。守成則難。何則創業之主夙夜憂勤。而守成之主縱心佚樂。憂勤則興。佚樂則亡。故天下常得之於憂勤。而失之於佚樂。豈非取之易而守之難耶。故英雄之主創業垂統。非繼體之主克承丕圖潤色洪業。安得歷紀久長哉。 神祖聰明神武。戡定禍亂

肇基東武。繼以 台德公之恭儉仁厚。制馭得宜。而 公又以英明之資。施德天下。其所以培殖國家者。可謂厚矣。 公用心政事。憂勤惕厲。孜孜圖治。而土井利勝酒井忠勝之徒相繼輔政。內外臣僚號為得人。寬永之治。後世莫能及。猶歟盛哉

男 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 并書

明徵錄卷之三終

明徵錄卷之四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越前淨光公

諱秀康神祖第二子幼為豐臣秀吉所養後冒結城氏天正十二年敘從四位下任侍從為參河守累歷正四位下左近衛權少將敘從三位任參議慶長五年封於越前八年敘正三位任權中納言十二年薨 越前黄門事迹

神祖之征會津也公從神祖在小山時京師飛報石

田三成舉兵神祖召將佐會議本多正信請召公諸之神祖乃召問計公曰方今東西烽起權其輕重西重東輕大人宜星夜西馳以討三成奥州之任兒能當之命伊達政宗塞信夫口堀秀治守津川口兒屯守都宮以扼景勝進軍之路請大人勿憂矣正信稱贊其計神祖決策西征遂平三成 石卯餘史

慶長中京師有倡阿國者色藝為當時第一公嘗召觀之歎曰彼以女子聲冠天下吾為丈夫顧乃不如也憤惋激勵聲淚俱下 武家閑談 常山紀談

福嶋正則素與公善敬事公甚至亟至北莊謁見 按本書北莊為福井、然公子忠昌時、始改北莊曰福井、則此時未有福井之稱、藩翰譜為北莊、為是、今從之 嘗謂公臣曰請為置邸以為信宿之所萬一天下有事必當助公然公若背大坂誼不敢助公也公聞之深感其志然其後絕之不復相見 關原大全

公之寢疾也神祖遣使問之賜以佩刀茶壺公大喜召老臣本多冨正等親點茶賜之曰吾今拜賜實出望外然吾喜有過之者卿等知之乎老臣皆對以不知公曰吾今因冨正得久世但馬此吾喜過拜賜也 深秘篋底錄 公傾意待士一時名士皆集其門

海內諸侯莫能及者云 關原大全

公在國疾篤本多康重 岡崎城主任豐後守 往省之其後本多康俊 西尾城主任縫殿助 見康重問公疾康重垂泣曰天下如公者有幾今嬰疾危篤令人愴然康俊還語左右識其不為國家忌諱既而康俊亦往省之入其家見敗障弊席蕭然如布素為之嗟歎少選公延之臥內執其手曰吾子遠辱深感綢繆第吾疾寢侵不能復起交誼之厚何以報之因歔欷泣下康俊還謂左右曰豐州之言信不過甚矣亦為之泣下其為天下所推服如此 深秘篋底錄鶴毛衣

公為人英武有威嚴神祖嘗觀角觝於公第時公健兒與前田氏健兒角觝公健兒勝觀者讙呼監吏禁之不止公一回顧謼呼即止神祖還語侍臣曰角觝之戲良為壯觀而秀康威嚴使人懾服亦一奇觀也（行狀）

公之在江戸嘗譴罵侍僮朝日某某慙憤自殺公大悔之及就國攜公子國松至朝日家見其父曰吾無顏見卿悔之何及今令吾兒為卿嗣卿其釋怨以事予乃以國松賜之出羽守直良（直良據藩翰譜是也）是也（深秘筐底錄鶴毛衣）

越藩之士有好畜鶉者公嘗謂之曰鶉如何為佳士人即為鶉鳴公曰吾已祿汝不須畜鶉士人大慙後不復畜鶉云（深秘筐底錄○按蒲生氏鄉傳記豐太閤之征島津義久也以蒲生氏鄉為先鋒攻岩石城拔之秀康時年十四從征在後軍聞之深憾其無功隕涕不已佐佐成政在側慰諭曰公年少立功戰場不獨今日無以為憾秀康抆涙曰今日之事其可再乎成政感嘆以告太閤太閤曰秀康我子也宜似我矣然行狀及諸書所不載蓋後人因南龍公事傅會之耳姑附備考）

伊豫守忠昌公之次子任侍從封越後高田後徙封越前官至參議（藩翰譜）初忠直之得罪也莫府欲使忠昌襲封執政諭之曰國家念乃父之功欲令君襲封故敢諭旨忠昌辭曰國家幸念故黄門之功忠直冢子仙千代在宜承宗祀忠昌既受封邑誼不敢襲封執政曰忠直得罪失國其子不得嗣君宜不辭焉且仙千代長必當有處置忠昌固請封之執政許諾忠昌乃受命（落穗集）

忠昌在國嘗游獵夜歸雖甚謂老臣曰今日之畋衆士用命苟如是萬一天下有事亦足以為國家之扞蔽也老臣皆賀惟杉田壹岐默然忠昌怪而問之壹岐曰臣今聽君言不勝太息夫君之士從田者期以必死與妻子訣而後行人懷危懼無愛君

之心若天下有事臣未知其能用命乎否忠昌勃然變色左右叱之不退乃前跪曰願君誅臣與其生而見國之陵遲不如嬰君之鋒刃而死此臣區區之心所以為報也忠昌遽起入内壹岐歸家竢命少選忠昌召壹岐謝之曰吾思卿言寢不怗席故今召卿因取其佩刀賜之壹岐感泣而退（駿臺雜話）

忠昌有知人之鑑壹岐故為其步卒忠昌登擢遂為老臣食祿八千石壹岐忠亮能直諫忠昌常容納之云（遺老物語）

忠昌嘗酗酒嗜殺老臣議欲為疏條其過失以諫之

疏已成同列依違不前壹岐曰吾若辭之誰當諫者乃入進之忠昌知其諫已徑起入内壹岐隨而引其裾忠昌大怒按刀曰汝何無禮吾登用汝任以顯職而汝忘恩寵動輒忤吾壹岐流涕曰臣以寒悴忝蒙識拔以至今日臣竭節盡誠者欲不傷君之明也忠昌大感悟取疏覽之謂壹岐曰其事吾當從諫至其事吾絶好之若止之必損性命壹岐曰浪華之役君能忘軀命故得有今日今君絶此損其性命君宜為國家為之忠昌深納之 古老物語

臣延于曰人君以論相為職輔相以正君為職

故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則君失其職矣正君者不以陳善閉邪為事而以拱默保位為術則相失其職矣參議能舉忠良委任之而壹岐能竭節以輔相之可謂君臣兩得矣

忠昌疾篤召其臣毛受將監屬以後事且曰汝能從我行乎將監曰公若就國臣當扈從忠昌曰否今我病日劇安得就藩汝能下從乎否將監曰臣雖不肖不敢奉命何者近世諸侯即世殉死以多相誇風俗之弊至此尤可慨歎夫捐軀殉國武夫所願即勿論臨戰場冒矢石苟有益於國雖殺身萬萬無憾且臣父僅受儋石之祿臣以次子自結髮就官累進祿秩至二千石列為大臣寵遇之厚無與比者故數年以來晝夜在公母疾危篤唯得二省視而已不得就養忘家報國萬歲之後亦當以此事嗣君耳臣非愛身以為死而無益故不為也忠昌有喜色曰汝言是也然野本生駒二臣固當殉死汝意何如將監曰野本正直智勇兼資生駒剛毅素篤信義此皆少壯英傑之士必不從衰世弊俗而殉死也然公若知之宜預止之萬一有殉死者是播公之不仁於後世也可謂不忠之甚矣忠昌感悟曰汝言大有理吾當諭二人也將監洒

泣而退 人見雜記毛受將監據越藩傳說○雜記作朝生某

尾張性高公

諱忠吉神祖第四子慶長五年封於尾張六年敘從四位下任侍從十年敘從三位任左近衛權中將十年為薩摩守明年薨 藩翰譜

關原之役公血戰得首級神祖愛其英武欲立為嗣召諸將議之將佐皆屬心於公盛稱其功大久保忠隣獨爭之以為不可其議遂寢人皆謂公之不得為嗣由忠隣之言也公聞之曰吾於世子為弟

且材智庸劣不克負荷忠隣之諫國家大計眞忠臣也甚器重之每至江府必寓其家不以往事爲纖芥人皆服公之德量 關原大全

關原之役西軍既敗諸將詣神祖營賀捷公與井伊直政入謁直政大稱公功曰俊鶻生名雖眞不虛也神祖笑曰由鷹師之操縱得宜故也時公身被二創直政亦中丸裹創而至神祖手自取之藥傅之 岩淵夜話

細川忠興越中守怒其臣稻冨直家直家細川家傳錄爲祐直今從寛永系譜不死節欲收誅之直家善鳥銃公歎其術之無傳於世爲請宥死直家遂以其術鳴于世公之愛才如此 關原合戰誌 武野燭談

尾張敬公

諱義直神祖第九子慶長八年封於甲斐府中十一年敘從四位下任右兵衛督徙封尾張累歷從三位參議右近衛權中將任權中納言寛永二年敘從二位任權大納言慶安三年薨謚曰敬公 源流綜貫

大坂之役公至藤堂高虎營登井樓覘敵形勢城中連放鳥銃高虎奉兜鍪公置之側神色自若高虎服其沈勇 敬公行狀

大坂後役神祖陣茶磨山一日我軍無故大騷擾公謂渡邊守綱曰不見敵兵來攻蓋我軍自致崩潰耳守綱稱其機警 行狀

寛永十年大猷公不豫時公在藩聞之馳至江戸大猷公不悅使酒井忠勝問之曰詎不請命而來覲公曰外間皆言莫府疾革方今儲嗣未建如有不諱以天下屬阿誰乎下官於宗室中齒尤長故馳至府下欲爲監國耳其言無所回護大猷公意稍釋 行狀 義公遺事

寛永十一年大猷公朝于京師使酒井忠世守西城既而西城火忠世由是得譴公與紀水二公議請宥其罪井伊直孝曰公之所請爲國家乎爲忠世乎公曰言甚不遜夫祝融之災誰家無之今請忠世之罪爲國家也直孝入白之忠世由是得見釋後直孝見成瀨正虎曰向也公之怒僕殆將刎僕頭矣 行狀

寛永十四年嶋原賊作亂大猷公命板倉重昌討之尋又遣松平信綱遣使尾藩告之公謂之曰重昌可惜矣使者退公謂近臣曰重昌必死竟如其言

行狀

天草時定。幼而頴異。能書。八歲時至江戸。或薦之公。公乃召而見之。令書大字。至末迫窄。輙縱筆直下。引至茵席。觀者嘆其豪邁。公獨以為此兒幼有陵貴之心。長必作賊。不可近也。遂不祿之。後果作亂。時人皆服公之明鑑云 人見雜記

寛永十八年。儲君將謁山王祠。大猷公欲使三藩扈從。使執政諭旨。公曰。納言扈從無爵之人。未嘗前聞。執政曰。儲君者貴矣。不可例之尋常無爵者。公曰。吾三人者亦非皆神祖之子乎。執政曰。公為莫

府枉從之。公曰。昔北山之行幸。義滿以幼稚之子。列之關白之上。太矜權勢。至今非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恐莫府之取謗後世。執政言塞。遂使三藩先往 行狀

公為人寛弘英毅。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容納直言。假以顏色。壯歲好獵。一夕出獵。一士人遮馬止之。公立回轡。監察嘗白事。公先觀舞曲而後延之。謂近臣曰。吾嚮心地頗不平。故觀舞樂以平其心。纔以不平之心接之。則好惡必有所偏。聖人不遷怒。非吾所能也。公作寶訓以授嗣君。首以容納直言為言 行狀

公在藩時。有為匿名書黏廳事者。列為惡者九人名氏。題曰十人。公怪而問其故。有書吏持田某者進曰。九人之惡。人皆知之。而一人闕名氏者。即公也。蓋為書者不欲斥言。故闕其名氏。欲令公有所曉悟耳。因條陳十事。公視之大怒。欲抵之罪。竹腰正次 山城守 聞之。招持田戒之毋出。乃入見曰。臣得良士。請薦之。公問為誰。正次曰。持田某。公默然。正次曰。聞持田諫公。臣亦欲諫之。而不能。彼乃能捐軀盡忠。臣實愧之。願加超擢。以賞其忠。公納之。乃增

其俸秩。後登庸使與國政 鳩巣小說

公素好文學。崇尚儒術。林道春嘗賜別墅於江戸上野。欲營聖廟。公聞之。為興建之。安先聖及顏曾思孟像。號曰先聖殿。親書額字賜之 羅山集 是時三藩皆好學。聘招名儒。尾張有堀正意。紀伊有那波道圓。水戸有人見卜幽。皆一時之選也 中村亮直筆記

臣延于曰。元寛之間。國家初定。民未知嚮學。公以宗室之賢。牧伯之尊。崇尚學術。首建聖廟。海內文學。自此而興。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哉。義公嘗議欲從祀公於聖廟。蓋以此也。

公幼時在駿府。諸公子皆學舞曲。公不屑習之。母夫人及近臣皆慫慂之。公曰。此非武弁之所為。我何學焉。及長篤好聖人之道。集書千餘部。尤好禮易。建先聖殿於城中。行釋奠禮。又尊神道。公脩身以敬為本。造次顛沛。非禮不動。節儉率下。為政以仁。民懷其惠。行狀

公之在江戶也。一日公臣某蒼頭殺人於目黑而逃。乃繫其母於獄。蒼頭聞之。投身自歸。公嘉其孝義。竟貰之。行狀

慶安二年。公來覲江戶。時宿痾未愈。謂嗣君曰。吾俗

專奉浮屠。死則緇徒妄授法名。書其牌位。我不欲傚之。其年十月。與林道春議。預製神主。明年疾益劇。五月七日薨于江戶邸。遺言歸葬其國。葬儀一遵儒教。行狀

公好著述。正神祠之謬誤。作神祇寶典十卷。又蒐神祖之履歷事業。作年譜五卷。成功記十七卷。論本邦戰鬪之事。作軍證志三卷。皆有裨益于世云。行狀

公之薨也。我義公誄之曰。已厚敬公。噫何如此。天生岐嶷。好人有技。嘗有志學。通曉其旨。盡已推已。一貫惟唯。勤而不怠。焚膏繼晷。更考朝儀。善讀國史。興廢繼絕。張皇道弛。經營聖殿。輪奐綵緻。日新脩業。洽聞彊記。跡接濂洛。流泝洙泗。盡體其身。能明倫理。緯以忠信。經以仁義。攬英雄心。三軍將師。國無姦賊。家有爪士。身在富貴。不為驕侈。彬彬文事。矯矯武備。振威毓德。龍興虎視。老老長長。聲色不通。會集股肱。朝夕論思。背偽歸真。高談不綺。人見其表。莫測其裏。觀其所由。視其所以。舉直錯枉。民以時使。恵洽百姓。化行邑里。餘澤所及。民俗風靡。巍巍翼翼。立經陳紀。苛慝不作。心生廉恥。公德惟馨。公道如砥。姬旦輔周。于以可比。已厚敬公。卧病

不起。衆醫竭力。不曾能治。易簀得正。慎終如始。泰山其頹。梁木折矣。嗚呼哀哉。我何所倚。常山文集

瑞龍公光友。敬公之長子也。慶安中襲封。累歷參議權中納言。任權大納言。源流綜貫

公嘗食蕎麥麵而得蚣。因遂吞之。公素有痂疾。至是復發。大夫入問曰。公安復致此疾也。公曰。寡人食蕎麵而得蚣。念譴之而不罪。是廢法也。譴而罪之乎。監膳庖宰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因遂吞之。大夫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仁是佑。公有仁心。天必佑之。既而下痂蟲數升。疾果瘳。人見雜記

紀伊南龍公

諱賴宣神祖第十子慶長八年封於常陸水戸十一年叙從四位下任常陸介十四年徙封駿遠二州累歷從三位參議右近衛權中將任權中納言元和五年徙封紀伊寛永三年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寛永十一年薨號南龍院（源流綜貫）

浪華之役神祖以公為後拒及城已陷公與尾張敬公至茶磨山營神祖謂曰城已陷何濡滯也公曰今日之戰兒請先鋒而大人不許令兒在後軍不宜責遲緩公深憾後期隕涕不已松平正綱（右衛門大夫）在側曰公子年少當數臨行陳無以為憾公艴然曰咄正綱賴將（公初名賴將）十四之年可再邪神祖曰戰場立功不如此一言聞者歎服（南龍公言行錄　藩翰譜　武家閑談）

公嘗謂有司曰予不幸無良士時那波道圓在側曰公不知士之賢否而誣以無人是不明也夫擇賢舉能不以親疎豈無智能之士哉公不自知其不明厚誣一世何其悖也公深納之（常山紀談）

公參府之日至勢州松坂將航海會颶風大作從士皆止之不可松平忠尚進曰君必欲航海臣敢以死止之公乃從陸已而忠尚獨濟至池鯉鮒迎公公怪而問之忠尚曰臣諫航海若從陸行人必以臣為怯風波故獨乘漁舟濟之從士皆稱歎公默而無言其後潛召之賜以佩刀因謂曰向吾不賞汝者恐群臣傚之多徒死者也（言行錄）

公嘗至吉田欲航海會風浪大作老臣皆諫止之公不聽老臣乃召船長謀之船長曰予能止之乃使見公公曰汝當先濟今何故來對曰風浪甚惡故敢見公曰人皆諫我然風不甚惡可濟波濤雖暴不足憂也船長曰公舟堅緻風波不足憂然至佗

舟未必無毀損臣獨憂之公乃止（言行錄　老談一言記）

公在國嘗出放鷹時天寒雨雪公入道傍精舍避之從者皆立庭上衣袖皓然老臣白公曰風寒雨雪從者皆痡宜卜明日公從之比還風止雪霽從士皆歸咎老臣公曰得雁鴨千百不如得一言也（言行錄）

公嘗以佩刀試死囚應手立斷群臣皆咨嗟時那波道圓侍側公謂之曰異邦亦有如寡人者乎道圓曰有公曰其人為誰道圓曰桀紂是也公變色而起既而召道圓謝曰自今之後吾不敢復試劍（言行

錄

公嘗放鷹松江西莊見村民曝麥于路戒從者勿踐村民深感公之仁及還監察與老臣語及之老臣皆稱歎水野重良（公老臣任淡路守）曰國君之仁不在于斯此瑣屑之事何足為仁監察具以告公公曰重良言是也因命除水手之課　言行錄

尾張敬公嘗過公邸公適梳髮未即出見敬公待公良久將去安藤直次諫曰尾陽公將還臣暫留之方今公之長屬唯有尾陽公耳安得無禮公遽出見之及敬公還公謂左右曰予向聞直次言不覺

隕涕汝亦見之乎曰然臣等竊以為直次不遜公曰吾以汝意必然故問之夫諫我過者孰有如直次者吾思神祖付託之意不覺為之隕涕　言行錄

公虛己受諫從善如流每曰人有所言擇善從之衆人之智即我智也　言行錄

落合伊政善藏柿子嘗獻之於公公不懌曰伊政官為部將宜用心武備撫循卒伍以備不虞不以此為務而欲以口腹取悅是賤吏之所為非大臣之所宜為也伊政慙懼而退　言行錄

公嘗以國用不足命減士人俸祿限以三歲衣食之用務從儉約而車騎僕從不得減省有司議欲減之公曰吾非不知然使士人減人馬必事奢侈終不聽至期有司啓曰自今減俸二歲國用必給公曰三歲之期何可違也我若失信孰敢用命遂復之　言行錄

公子光貞少時學手搏公召其侍臣謂之曰夫手搏匹夫之技非將帥之所宜學也若夫理國家撫卒伍臨戰陣決勝敗之機此為將者之所當盡心也汝宜以此言告參議　言行錄

安藤直清（帶刀）少時好駿馬公聞之謂直清曰夫士之

愛良馬欲臨行陣爭先也此隊伍之所為為將者則不然撫循卒伍使人人得養馬不然我獨騎駿馬部兵無繼者亦何為因使儒臣讀通鑑漢文帝却千里馬一節謂直清曰汝其聽之夫為將者獨愛駿馬不可謂好馬也　言行錄

正保中明將鄭芝龍遣使於長崎請救大猷公召宗室會議公曰異邦乞救本朝之榮也方今發天下亡命之士可得數十萬加之以西域中州之兵亦足以耀國家威德於異域願令賴宣將之（常山紀談）議未決芝龍為清兵所虜其議遂寢（酒井忠勝年譜）

公嘗以村上義遠為軍帥。江戸幕士聞之譏。公謂舍勲舊用新進。可謂智乎。或曰。此其智所以過人。何則舍勲舊而用新進。是欲致天下之士也。由是觀之。其智過人遠矣（言行録 武家閑談）

水戸威公

諱頼房。神祖第十一子。慶長十一年封常陸下妻。十四年徙封水戸。十六年叙従四位下。任右近衛權少將。元和六年叙正四位下。任左近衛權中將。進參議。寛永三年叙従三位。任權中納言。明年叙正三位。寛文元年薨。謚曰威公（源流綜貫）

公崇儉守法。重義愛民。威恵竝行云（武家諫忍録）

明暦中江戸大火。延燒藩邸。公有所愛書。偶忘出之。近臣向坂氏香（氏香據系纂）徑至火所。取之而出。老臣請賞之。公曰。吾非不欲賞。然人家亟火。吾今賞之。群臣皆倣其所為。必有亡軀命者。吾不忍以貲財殉人之軀命也。終不賞焉（桃源遺事）

初嶋原賊既平。論功行賞。鍋嶋勝茂先登有功。然以犯令。法當國除。廷議既決。公聞之言大猷公曰。嶋原之役。勝茂功最大。國家縱不録其功。寧可抵之罪乎。夫犯令先登。在卒伍則宜罪之。若勝茂者身任方面。安得以卒伍之法論之。且嚴令懲後。戰國之法。今兵革已戢。四方無虞。又安得以戰國之法論之。今處之罪。萬一天下有事。誰復竭節國家者。大猷公納之。勝茂由是得免罪（古老物語〇按島原實記威公為義公誤也）

公之在藩也。嘗有鷺集城上樹。巖本越中放銃獲之。公聞之大怒。遽召越中責讓之。越中曰。臣性善病。或云食鷺則差。臣今見鷺之集城上。偶忘犯法。夫臣之事君。惟知效死耳。何知其他。且君必不以一禽之故殺臣也。公笑曰。吾固不以汝易一禽也。竟釋弗問（熙沼吉賢筆記）

初神祖遺命尾紀二公輪年就國。獨公留江戸。護衛幕府。不與二藩交代（寛永小説）故於三藩中。公尤見親厚云（元和小説）

公為人材武。善技藝（文苑雜纂）尤長射藝。嘗從大猷公獵板橋。射斃野猪數頭。時尾張敬公亦射中野猪。不能斃。乃用銃斃之。大猷公每曰。水戸黄門今之教經也（義公遺事）

公天資明敏。好學。每召儒臣講書。又學國朝之道於荻原某。通其大旨（文苑雜纂）義公幼時不喜學。公每使

人見卜幽辻聊適（二人皆道春門人以文學事威公）勸以讀書義
公由是好學遂以德業著（義公遺事）

公嘗謂老臣曰凡吾所咨訪宜各述所見以獻替可否又曰卿曹同心輔政務從衆議勿執異見勿專美於己歸過於人也又曰卿曹宜正身以率人若己身不修何以治人夫從政之要貴至公無私卿曹能率此道衆士自服如是而猶有邪僻不從化者然後置之法夫士之事君固當捐軀殉節然邦家無事則竭誠奉公何異乎捐軀殉節若徇私遺公則緩急何恃焉然士或枉法於親故鬻獄於賄

賂而已之所憎雖善良之士必擯斥之倍義營利招謗於世非唯虧損名節亦遺臭於子孫豈非可惜哉卿等宜戒之（青社遺範）

又謂老臣曰提封之內吾視之如一即無士庶貴賤莫所不仁愛卿等宜體此意拊循闔境懷輯衆庶以濟國家之用也（青社遺範）

又謂老臣曰凡恪勤奉公者當加超擢若有小過宜為掩蔽以奮勵之此大臣之忠也夫為人長者懷忠厚之心以事其君則忠良之士必進矣夫人弗能無過僚友有過宜委曲箴誨以彌縫之至姦回怙終則可速置法也（青社遺範）

公謂老臣曰夫身居樞要不宜怙勢驕士市怨于人須務自挹損以攬士心衆士歸心必思效力報國且大臣竭忠不負國君知人之明則國人自服矣（青社遺範）

公疾革召世子遺命曰國俗以殉為禮君而無殉者為不君臣而不殉者稱不臣可謂不仁之甚也吾死汝宜禁之（慎終日錄）

臣延于曰威公天資明睿兼備文武尊仁義以教厥邦重孝悌以化厥民其所以施設者足

以維持國家固結人心矣觀其崇學術愛士民納直言抑僥倖可謂能貽孫謀也至遺命禁殉忠厚惻怛一發於至誠海內受其賜後世庇其德嗚呼仁哉

男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并書

明徵錄卷之四終

明徵錄卷之五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水戸義公

諱光國威公第三子寛永十三年叙從五位上累歷從四位下左衛門督除右近衛權中將進叙從三位寛文二年任參議元祿三年致仕任權中納言十三年十二月薨謚曰義公公天資英毅勇於義篤於行仁恕御衆雖卑賤疏遠者假以顏色人皆感泣願爲之用凡公之行義大

能立規模小能濟事物上自公卿下至庶士外曁窮壤荒陬之人莫不知公名字而樂道公事行實異邦之人有來崎陽者必問公安否其爲遠人所仰慕如此桃源遺事

公性至孝威公之薨也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群臣憂之中山信治與諸老臣白公曰嗣君至孝之心可謂盡矣然臣等恐過哀傷公願勉彊少進糜粥公曰吾亦欲彊食如不下咽何諸老皆涕泣而退

威公之薨也莫府使土井正利河内守來弔喪公問之曰三年之喪勢不得行至服期本朝既有定制吾欲請而行之何如正利曰本朝中葉以降未聞有行之者且國家有制雖請之必不得行宜服心喪公又問中山信正信正亦以爲不可遂服心喪並慎終日錄

威公之薨也山野邊義忠眞木景猶田代吉音等欲從死公聞之親往景猶家止之慰諭甚至景猶等不得違命乃止桃源遺事時四方侯伯承戰國流弊殉死以多相誇於是莫府嚴設禁令以革其弊寔公爲之首倡也行實

公年十八始讀史記伯夷傳大有所感由此好學遂欲傳茅土於兄賴重之子及襲封養姪爲嗣義公遺事

桃源遺事

朱之瑜之來長崎也公遣使徵聘立以爲師問道講學自執弟子禮之瑜時有所規諫言甚剴切公常嘉納焉桃源遺事舜水文集公性寛弘有大度容納直言每有規諫者虛心受之桃源遺事

公盡心民事旌表孝友撫恤鰥寡及告老巡行封内問疾苦察冤枉闔境被其澤桃源遺事

元祿初公命有司養國中鰥寡孤獨及老廢者二百七十餘人桃源遺事公謂民有凍餒安用人牧故預蓄

雜穀歉歲則振濟雖豐稔鰥寡孤獨老廢無告者給雜穀振之至今一遵其制 行實

公嘗設藥局於邸第多蓄成藥令醫生掌之有病欲得之者皆給之又憫僻遠窮民之醫藥往往致斃命侍醫集單方頒行民間 行實

公待物寬裕舍短取長每謂老臣曰卿以資質淳樸者為賢乎才德兼備謂之聖賢聖賢之士余未之見至夫淳樸謹慎者率多愚騃不才而放蕩不羈之士為世所譏自加檢束卒為善士卿等今雖居顯職至其少時所為安保其無過哉故士少而有

過卿等宜容恕焉公拔擢人材隨器敘用苟勝其任雖卑賤不次登庸而親近之士或終身不遷秩人皆服其公 桃源遺事

恭伯世子自幼侍公側公常諄諄誨以義方每曰良將以仁為本賢士以禮為本仁武之本也禮勇之本也不知此者不能為國凡脩身治國不學而能之哉其後以吉弘元常為侍讀世子由是好學 史館舊話

臣延于曰。 威公以人見壹辻達侍讀 義公

義公以中村顧言侍讀 肅公肅公以顧言及栗山愿為世子侍讀其後世子少傅必以宿儒為之竊惟 成公 文公之崇尚學術靖伯恭伯二世子之留意墳典蓋 祖宗之貽謀有以致之矣

寬文中莫府命儒臣修本朝通鑑既成將梓行公適朝莫府命執政以其書示三藩尾紀二公皆賀盛舉公適披閱之至以皇朝為吳泰伯之後大驚謂執政曰後漢以後之史以皇朝為姬姓此無稽之說固不足信且本邦既有正史安有舍正史而不取從外國謬妄之說而瀆皇朝神明之冑乎昔後

醍醐朝有妖僧妄著一書首唱此說詔燔其書夫推古時文學未盛然其貽書於隋執匹敵之禮而今斷為泰伯之裔是以堂堂天朝為外國之附庸也斯書果行無乃傳醜於萬世乎宜命改定執政服其確論 年山紀聞寬文中據鸞峯集

嚴有公弗豫公與尾紀二公省之執政傳旨議立儲公曰宜立館林侯議乃決及常憲公嗣位待遇尤厚其後常憲公欲立公子德松為嗣公曰故甲斐侯當嗣不幸卽世故幕府得承大統今欲立嗣君宜立甲斐侯子綱豐而以德松為之嗣恩義並行

矣常憲公不聽遂立德松以此忤旨齟齬以終桃源遺事公之正論讜議率此類也

常憲公時殺生之禁甚嚴初常憲公以丙戌生有上言者戌屬狗最宜愛狗常憲公乃下令都鄙雖猘狗狂犬不得殺之至有坐殺狗而死梟首者三王外記

公嘗朝謂老臣曰莫府愛民之至以及禽獸可謂仁矣然百姓犯法不得不刑況禽獸害人乎故郎中有狂犬常使殺之桃源遺事

貞享元年松平清良下總守舟子與我舟子爭鬭先是清良漕輸船與我船相觸詬詈構怨三月晦清良舟子結黨持兵浮舟十餘艘于淺草川以待我舟子適泛小舟過之清良舟子前後圍繞欲殺之無遺我水手纔四五人決意必死執柁槳奮擊皆被創有人告急于邸公適饗客有司伺間言之請遣騎士救之公曰毆鬭不過頃刻間今遣騎士既後事機且喧擾轂下殆近慢上終不遣一人既而他船和解之又至邸告之公命有司曰總州水手欲洩憤于我而不得逞志或圖再舉乘夜來襲亦不可知宜遣騎士於矢嶋別莊以備之彼雖持兵而來我衆不得執兵但以梃禦之有司傳命遣之然

彼亦終不來矣事聞官捕清良水手首謀者梟之於川上西山遺事桃源遺事

自足利氏之衰干戈相繼儒生失業釋氏之徒以翰墨為業迄乎海宇寧靜弊風未革業儒者皆圓顱方袍以干諸侯公欲革其弊乃使藩府儒臣皆蓄髮編之隊伍儒者蓄髮自此始西山遺事

幕府嘗下令有儒醫並許乘輿之文公議曰凡學道者君臣皆可稱儒不宜與方技之徒竝稱竟從其議改曰醫陰兩道西山遺事

大成殿初在忍岡公謂接東叡山繁華之地難期悠久不如移立於吾駒籠之別業修造之費吾能辦之乃使儒臣中村顧言論弘文院學士學士以為事體重大事遂寢西山遺事

公嘗觀忍岡釋菜執事者佩刀登堂公以為不敬時林學士欲禁之然執事皆士人子弟不欲解刀公曰堂上帶劒非禮士而失禮不可為士乃令學士諭之自是之後皆解刀登堂又伶人奏樂堂上公復謂非禮宜在廻廊乃革之西山遺事

公嘗謂人曰士當以學問為先歷觀和漢名將賢臣不學而陷於不義者古今何限漢霍光受武帝顧

命輔佐幼主平旦架之亂善處廢立之間安社稷固基業功烈震天下然知其妻之姦謀隱忍不發壙土未乾闔族覆滅蓋狥私而忘公不知大義之所在故班固譏其不學無術源義經能敵王愾討滅平氏以報父讐可謂忠孝之士矣然逞匹夫之勇辱梶原景時於稠人之中不勝漁色之慾而私於平時忠之女曾我祐成時致流離艱苦包羞忍耻卒能報父讐然青樓款狎數履危機當復讐之時犯源頼朝之營而為寇賊之行是皆英傑之士而不免有此累者不學之過也士之臨大節辨義

剎莅戰陣決死生非由學問而能之乎今世不學之士不辨皂白武技自誇以不避死為貴以為讀書乃書生之事非士之所當習不唯不學又從而詆之不知死者士之常分何所畏憚唯處死之為難不然彼群盜兇賊視死如歸若以能死為士則盜賊亦可謂之士乎暴虎馮河死而不悔何足尚哉昔子路好勇見於孔子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也不亦深乎子路受教折節讀書竟登四科然結纓之死人猶非之夫以子路之賢尚且如此而況今世不學之士果能得其死然乎大凡學有三等曰性理曰經濟曰詞章能讀四書五經立人倫之大本研究春秋通鑑之義明古今之治亂可謂之士俗儒專事記誦不能辨治亂成敗捨實咀華我所不取也 西山遺事 西山隨筆

公嘗曰國設學校三代之遺法而王道之本也講書弘道育才化俗莫善於斯然學校之制難行於今世何則士人各有職掌不得如生徒肄業國君好學自臨講筵以身先之則群下爭競會集學校然一旦勉彊難以處久唐山以科舉取士故文學尤

盛至本邦科舉之法不可得行諸侯有志者建講堂於府下令好學者得就而學焉勸學之士輒加拔擢則庶乎不失先王勸學之意也 西山遺事 西山隨筆

公既致仕歸水戶召諸士子弟諭之曰少將冨春秋汝曹年少一旦緩急汝曹皆當奮勇而隕首馬前然臨危致命士之常分血氣之勇盜賊猶能之非所以望汝曹也士之所以為士者非死之難處死為難不可生而生不可死而死皆非道也然則何以處之在學聖賢之道而已平日講學明五倫務要篤實謹慤此汝曹所孜孜當厲志也僥倖邦家

有事欲謀叨剌者。思亂樂禍之徒。而治平之發賊也。可不戒哉。行實

元禄七年。公至江戸。常憲公雅知公好學。一日命公講大學。公辭不獲。乃講綱領。至止於至善。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文王治家盡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之基者。止於至善之謂也。儀刑文王。於平天下乎何有。聽者皆竦然。行實 桃源遺事

關東風俗。不知尚齒。公賀中山風軒人見卜幽七十算。賜壽詩及几杖酒殽。其餘侯伯將士有躋壽域者。賦詩若和歌賀之。其後賀壽盛行。西山隨筆

寛文八年三月十九日。余至人見卜幽家。賀七十壽。及暮。門外有車馬之聲。俄而相公至。余及聊適迎侍。賜卜幽鳩杖及壽詩。春常友元勝澄三竹狛庸等執謁。既而獻膳。余為接伴。少焉公命題探韻。侍坐者凡十有七人。及亥半。詩皆成。其後談論移時。夜半公歸。余亦辭去。嗚呼公以宗室之貴。親臨茅屋。未聞近世有如此之事。聞者莫不贊歎。國史館日録

楠河州墓在攝州湊河。歳久荒廢。狐兎為窟。公聞之。遣儒臣佐佐宗淳。修墓建碑。親題其碑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朱之瑜所作贊語於碑陰。遠近聚觀。莫不感歎。十竹集 又買旁近之田。屬廣巖寺僧永充香火之料。桃源遺事

公嚴禁府下奢靡。務從儉素。行實 嘗語人曰。上自王公下至士庶。宜約身節用。然天下承平日久。奢侈成俗。衣服刀劔凡百器用。競事侈靡。故財用匱乏。公私困弊。蓋由為人君者。不用心治道。猶其私欲。窮極侈靡。上之所好。下皆倣之。國之所以窮。職是之由。此承平之弊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家給人足。為君者當以此為法。年山紀聞

公既老。營居於西山。衡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僅數

人。多取老癃不堪事者。婢妾纔給洒掃。麤食澣衣。居常晏如也。行實 公嘗逍遥獨歩。遇行脚僧與語。公謂僧曰。請來宿吾家。僧不知公。乃與公相後先而行。既至公所居。擁爐晤語。夜艾引僧就寢。且日僧與見室中。唯有書架。縹帙成堆。因問主人名氏。侍者曰。此是水戸黄門公也。僧大驚。頓首謝罪。公厚賜遣之。武林隱見録

公用心決獄。聽斷明審。參伍反覆。務從末減。至死囚曲求生路。特命有司曰。凡斷獄寧緩。不宜急。其處死刑者。雖決必復告。行實

公之在西山也、村民有殺公之養鶴者、獄已決、一日
公在那河港別館、召吏曰、將囚至吾自斬之、庭為
堆土、坐囚其上、拔刀擬其頸曰、惡奴殺鶴與隕首
孰愈、遂揮刀將斬之、忽輟而呼曰、新八來、中村顧言稱新八為彰考館總裁顧言趨進、公謂曰、今殺此囚、鶴不可復
生、且為一禽殺人、我所不忍、欲釋此何如、顧言俯
伏稱贊盛德、遂釋之、召監司曰、今貰此囚、可放之
境外、然彼無餬口之計、則去而為盜、宜給資料以
救其飢、公入謂顧言曰、殺鶴者死、邦有常刑、況殺
我所愛者、雖萬段之可也、然人命至重、禽鳥至輕、

權其輕重而矜宥之、亦不為廢法、故釋之、侍坐者
莫不感歎、西山遺事　義公遺事後世傳為美談、武林隱見錄

臣延于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因晏子言而
止、唐太宗亦以馬死殺宮人、因皇后諫而止、夫
景公者固不足道、太宗不世出之主、尤用心刑
獄、至決死罪、令三覆五奏、然冤濫至此、覆奏何
益、視之　公之所為、豈翅霄壤哉

公生長治平、未嘗斯須忘警戒、雖老且病、每出不步
則馬、不復輿轎、或忍飢、或涉險冒雨雪、舟海濤深
惡狃安、以身先之、而備邦家一日之虞也、行實

公少時好微行、數出遊閭里、以故艱難情偽、無所不
知也、井上玄桐筆記

初公之為世子、紀伊公欲以其女妻公、紀公女尤有
殊色、時公未弱冠、勵志讀書、以娶同姓為非禮、竟
固辭不娶、玄桐筆記

公少時讀伯夷傳、歎曰、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
而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觀感、於是始
立修史之志、大日本史序明暦三年、始撰大日本史、及
襃封、置彰考館、招致才俊、編修檢討、如列神功皇
后於后妃、揭大友皇子於本紀、皆公之卓見也、行實

臣延于曰、中山信昌嘗曰、尾紀二藩嘗從浪華
之役、而我藩獨無汗馬之勞、然　義公修國史、
有功於世大矣、由君子觀之、立汗馬之功易而
小、立不朽之業難而大、真知言哉

朱舜水與陳遵之書曰、上公盛德仁武、聰明博雅、從
諫弗咈、古今罕有、弟處賓旅之位、不能有所裨益、
而尸素靡餼、深用為愧、上公讓國一事、為之而泯
然無迹、真大手段、舊稱泰伯夷齊為至德、然為之
而有其迹、尚未是敵乎、世人必曰、古人高於今人、
中國勝於外國、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語、若

如此人君而生於中國、而佐之以名賢碩輔、何難立致雍煕之理。舜水文集

明人張斐嘗上頌。其辭曰。挺生我公。崇文好儒。以貴下賤。釋智矜愚。惠我耆老。全忠守軀。流聲千載。曠古所無。莽蒼園集

男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并書

明徵錄卷之五終

明徵錄卷之六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源正之

台德公第三子。幼為保科正光義子。因冒其姓。正光卒。襲封。敘從四位下。任肥後守。歷侍從左近衛權少將。任右近衛權中將。封奥州會津。大猷公薨。受遺輔政。進正四位下。藩翰譜

正之好學。以道諭民。教化大行。與水戶義公備前少將竝稱云。常山紀談 武野燭談

承應初。朝鮮乞來聘之期。會西州大水。執政議欲止之。正之曰。天災流行。無國無之。彼冒風濤萬里之險而來。可以一災故止之乎。遂許來聘。土津靈神言行錄

明歷中。江戶大火。自城郭邸第。至街坊市肆。公私焚蕩。莫府命賑恤之。執政患府帑耗費。正之曰。君之財。君用之。國家之大慶也。且府庫之財。非其財者有之。可以為戒也。言行錄

初蒲生氏之在會津也。用刑酷虐。縛罪人。置兩牛間。以火燒之。左右開避。支體乃裂。謂之牛裂之刑。又設大釜。置囚於其中。穿蓋以出頭面及兩手。以木展著其脚。以慢火熬之。火氣上蒸。濺以膏油。正之聞之曰。是慘刻之甚也。命咸除之。言行錄

正之嘗讀詩黃鳥篇。至臨穴惴惴。慨嘆不已。其後遂禁家臣殉死。無何莫府亦有斯禁。由其建議也。言行錄

明歷中。江城罹災。議者皆言莫府宜避火上野。正之曰。西城猶存。宜徙居之。若西城亦罹災。權營牙城以居焉。卒從其議。武野燭談

正之既老在會津。使有司讀決獄之案而聽之。時村里中有僧為其徒所刺。乃奪取其刀。刺者愈怒。爭

其刀。自傷而死。於是僧知其狀之難明。遂自誣服。獄已具。正之察知其誣。釋之。僧出語人曰。微使君之明。吾豈得免乎。言行錄

會津諸吏每決刑獄。以訊牒及決獄之案。致之江邸取旨。正之令近臣讀之而聽之。有所疑者。必加簽貼。其後使復讀而後決之。如有未審。命吏令覆治。莫不得其情。言行錄

正之嘗與侍臣語。問其所樂。小櫃素伯名據家譜。素伯稱與五右衛門。號飯室叟。受業長坂潛軒。遊事會津。對曰。臣有二樂。家貧而不知奢。樂天安貧。一樂也。正之問其一。素伯曰。言之恐

觸忌諱。正之曰、第言之。素伯曰、臣幸不生於諸侯二樂也。正之問其故。曰、臣視諸侯、雖有聰明之資、多為群臣所愚。夫卑賤之士、師友規諫、日聞其過。諸侯則不然。臣咈其意、不利於己。故阿諛迎合、稱道盛德。於是驕心漸生、無由聞諫。雖有聰明之資、不學無術、何以得辨淑慝哉。此其所以愚也。臣幸不生於諸侯、以是為樂。正之曰、汝言是也。令而往吾以斯言為戒。因增其俸以賞之。正之由是益好宋學、延山﨑嘉待以賓師之禮、竟以德業著云 常山紀談

臣延于曰、人君之所倚仗者宰輔也。而宰輔率以持祿固寵為術。其所視聽者左右也。而左右多以趨和承意為能。遂至於中外壅隔、馴致禍亂。此古今之通患也。觀飯室叟告中將之言、可謂曲盡當時之弊。自非愛君者、何以至此。中將一聞其言、慨然志於道、其器度有大過人者矣。昔宋范淳夫稱、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為君者其可不慎所養哉。

嶋原之亂、諸將相繼發兵。時論謂、異日命將、必源肥州也已。而大猷公召正之曰、西國有變、宜留意東國。卿其就國、以鎮東陲。正之拜辭就國。謂老臣曰、賊兵始起、兇黨未集。應時掩擊、一麾可殲也。而西海諸侯無有為國家出身以任其事者。故賊得擁大衆、據堅壘。夫將帥之任、國爾忘身、何可顧慮、失機會。出羽白倉民作亂。正之設計擒其魁首三十餘人、即日磔之。遠近震懼、東陲無事。正之力也 千年松落穗集

正之嘗召小櫃素伯侍食、從容問曰、近者外人謂寡人云何。對曰、未聞君勞吐握下賢士、只聞外間譏

君之吝嗇而已。正之笑曰、世人奢侈、故視儉為嗇耳。素伯曰、君無自省之心、而反咎人言。臣所未諭也。正之改容謝之曰、汝言是、何以教之。對曰、修身以居敬、為政以易簡、平易得民、上下交通、烹鮮種樹之喩、實有其理 芝山會稿

正之好學、用心政事。其治會津、興學校、建社倉、民懷其德、教化大行。正之嘗賞孝子、閭閻化之、不孝者多為孝子。正之欲賞之。老臣白正之曰、前日之所賞真孝子也。今公之所欲賞者偽孝子也。賞之近濫、宜按問真偽。正之曰、否。我賞孝子、欲使不孝者

倣之。吾嘗傾府帑以賞之。且疑其詐僞。而按問之。誰敢為善。故苟為不孝。不得不罰。苟有為孝。安得不賞。老臣歎服而退 好人錄

正之常使侍史讀聖賢之書。評論其事。研究其理。至老不倦 深秘篋底錄

板倉重矩為京尹時。以元張希孟所著牧民忠告贈正之。正之讀之。以為有司當讀之書。更求數部。授之有司。又贈一部於賀州太守曰。願令侍史讀而聽之。正之好學誘掖人如此 言行錄

大猷公時。以加藤氏之地三十萬石。徙正之為會津

侯。正之以為踰水戶 國史 承應中使京師。任中將。詔特敘從三位。正之固辭。乃拜從四位下 深秘篋底錄

正之嘗過井伊氏邸。時主人自攜碾茶壺。親點茶。因戲曰。此器某人齎來餽我。固辭不獲。遂受之。人亦有贈奇玩於公者乎。正之曰。人皆知我不受饋遺。故人亦不敢贈。人察子之或受。故齎來贈之耳 言行錄

明曆中江城罹災。正之與執政議經營事。執政皆以營建殿守為急務。正之曰。殿守之設出於近世。實不關要害。徒供臨眺而已。不宜以此屈民力。由是其議遂寢 言行錄

明曆之災。正之見死者相籍無葬之者。言上收瘞。立寺其上。號曰無緣寺 落穗集 國史

嘗謂侍臣曰。士人無子者。欲養子而立後。則當求同姓者而養之。今俗棄同姓。而養異姓。尤為不可。由是終正之之世。人不敢養異姓 言行錄

又曰。救飢饉者貴急速。今有司論議多端。過日則窮餓者既死矣。可謂不知所務也。因誦莊周枯魚之語曰。信哉斯言也 言行錄

正之嘗誦程子所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

不知學之語。反覆贊歎 言行錄

嘗語人曰。五代馮道歷事四朝。易主十一。而皆至大官。非佞諛之巧者。豈得如此哉。近世列侯亦有事數主而得寵祿者。是亦馮道之徒也

又曰。吾少時好讀六韜三略。以語孟學庸之類為迂濶。至今思之。悔不可及矣 言行錄

正之之治會津也。本乎人倫。正乎風俗。故子不得訟其親。奴僕不得訟其主。有孝子貞婦。則旌之表之。行旅有疾病則養之。有死亡則葬之。窮困不能歸者則救之。使無失其所也。又建社倉。以備不虞。若

夫崇正學。排異端。毀淫祀。興廢祀。禁殉死。止火葬。此皆變化風俗之大者也。可謂後世有國者模範矣（言行錄）

京師學者嘗語人曰。方今天子有　後光明帝。搢紳有西三條。諸侯有源正之。其爲時所稱慕如此（言行錄千年松）

源光政

武藏守利隆子。歷從四位下侍從。任左近衛少將。初封因幡伯耆。後移封備前（寛永系圖）

光政幼時。累夕不寐。達旦。左右怪問之。光政不應。一夕寢而快熟。左右又問之。光政曰。吾藉父祖資蔭。坐食大國。思所以治之。未得其方。故寢不貼席。昨昔聽人讀論語。知爲君子儒以教民。於是我志始定。故得熟寐耳。光政繇是好學（備藩典錄）

臣延于曰。昔北條早雲使人讀三略而聽之。至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嘆曰。此一言而足。乃掩卷而罷讀。書如此。可謂善學者矣。少將幼時聽人讀論語。知教民之道。其規模大略既定於總角之時。自非命世之英。安能如此哉

光政幼時。嘗問爲國之術於板倉勝重。勝重曰。予常從事獄訟。至治國家。吾未之學也。光政彊之。勝重曰。爲國之道。譬如內鹽豉於方器。以飯匙取之。光政默思良久曰。其妨礙處則如之何。勝重歎曰。公明敏絕人。恐過苛察。夫治國家不寬則不能得人心。故以此試公。果有此問。予閱人多矣。然未見弱齡用心國家如公者也（備藩典錄）

熊澤了介爲童子時。近侍光政。光政知其有非常才。嘗謂老臣曰。了介才器超衆。行當任以政事。卿等宜時時訪以政事。長育其才。後竟登以爲老臣云（好人錄）

光政之在備前也。舉熊澤了介。任以國政。興學校以教士民（武家勸懲記）國中大治。自列卿以下。皆率聽其令。下至庶吏之賤。皆知崇儒賤佛。浮屠亦往往蓄髮還俗。中國稱爲聖人之治（國史）本朝學校之廢久矣。光政獨能振興之。寔近世罕覯之盛事也（藩翰譜）

初了介當路。尤見信用。既而大臣池田出羽等娼忌其才。了介致政而去。光政以謂群臣不和。由己不德。躬行愈勤。於是大臣皆感服。德化大行（武家勸懲記）

光政嘗使泉仲愛（稱八右衛門。了介弟冒泉氏）坐評定所與聽政事。仲愛沈默不言。有司竊相語曰。君之使彼坐于

此柳何益不如易以泥塑也光政聞之曰不然使彼列坐人人不敢矯僞此大有益也何問其言不言衆乃服一日光政謂左右曰我近無大過仲愛曰斯言也臣所不願聞也光政遽起入內仲愛退翌日不朝光政召入與語待之如故時人美其君臣相得焉 有斐録

安藝侯入藩時海上遇風漂著備前聽兒女歌謡怪其異聞巷歌曲使人認其歌詞即孝經中語也侯歎曰吾近臣尚且不能舉其詞彼兒女子乃能闇誦蓋國主好道化及民間者如此吾儕於道慚焉

無聞不亦可耻乎聞者美焉 好人録

光政嘗親講孝經争臣章謂老臣曰卿等須用心於此吾有不善卿等宜諫争卿等亦宜受人諫語中川謙叔進曰公言及此實國家長久之兆也然公聰明絶人甚有威嚴而痘痕滿面方其赫怒猙猛不可近以是求諫誰能盡言公宜假顔色以來諫者如是則言路大開必有裨益矣光政嘉納焉 有斐録

光政幼失怙事母夫人奉養甚至母夫人嘗使人植松於庭不稱其意光政親秉鍤鍬植之 備藩典録

光政嘗曰富貴者樂而得福貧賤者苦而得禍何則富貴者所欲必得遂樂驕傲雖有過失人畏其勢莫敢言者至其犯法規避多端以免其罪貧賤者反是生平辛苦動輒得謗少有過失人皆暴揚遂至得罪爲國者不可不知也 續明良洪範

山鹿高祐 高祐據國史 以通兵家言名于世或薦之光政光政曰用兵之法諸家各有定制自甲越二家言兵後世遂立宗派然其要亦不出諸家所傳之法非有他妙用神奇可傳者也今高祐言兵雖精予聘之何爲或曰公崇敬熊澤然兵家亦不可廢也

光政曰秀吉起自微賤平定天下然未聞學兵神祖起自參河混一區宇亦自有一家之法其他諸將親臨戰陳躬冒矢石亦皆莫不諳練兵法由是觀之何有精微可傳然昇平以後諸侯受封者素無家法則聘若人可也予家累世以武功建國自有家法子孫固宜遵守且治國家不出五常之道此吾所以禄熊澤也 明良洪範

光政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常著布袴衣服雖垢不易國家制鹵簿前行有荷函箱者謂之夾箱又州收儀仗有眉尖刀光政以為夾箱藏衣服之器不宜

在前行、眉尖刀非男子之所用、命咸罷之。初光政祖輝政領播淡二州、食封凡百萬石、而自奉甚薄、後房僅三十人、一歲之費不過三萬石、其他一供軍國之用。（備藩典錄）光政節儉、蓋其家法也。

池田大學（備前老臣）嘗佩角袋、以珊瑚為懸錘、光政見不悅、居數日、光政親製角袋、以無患子為懸錘、賜大學曰、此我之所自製也、故以與卿、其後大學不敢佩珊瑚角袋、由此國中角袋之好遂止。（鳩巢小說）

嚴有公時、由井正雪陰蓄異志、獨畏光政、後光政告發其謀、由是敗露。（備藩典錄）

臣延于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採、故汲黯在漢、淮南寢謀、韓琦在宋、西賊寒膽、蓋君子在朝、足以鎮服天下、懼姦慝之心也、方正雪之謀叛、獨畏憚少將而不發、卒致戮滅、傳曰、國有賢臣、折衝千里、詎不信哉。

男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并書

明徵錄卷之六終

明徵録巻之七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本多正信

家世仕參河。正信事神祖台德公。任佐渡守。輔政。子正出亦事神祖台德公。任上野介。封野州宇都宮。後坐事配羽州由利。（寛永系圖）

正信初以飛鷹事神祖。神祖知其才。登以任政。（岩淵夜話）常侍帷幄。參預謀議。神祖之定天下。其功居多。及神祖遜位。父子分居駿江兩府。並典樞機。（藩翰譜）

正信嘗遊京師。松永久秀（彈正）見而奇之。謂人曰。余見德川氏之臣。率皆驍勇之士。至不剛不柔。文質得宜。獨有正信爾。（羅山集　藩翰譜）

初池田輝政福嶋正則加藤清正細川忠興等。與石田三成有隙。及太閤既薨。諸將謀欲殺三成。三成聞之。亦竊為之備。佐竹義宣素善三成。往說之曰。為子之計。宜依託内府。三成乃乘輜軿。夜奔伏見。群臣知三成常圖神祖。皆言宜因此除之。既而正信請見。時神祖已寢。召至卧内。問曰。今夜請對何故。正信曰。三成來投。不知公何以處之。神祖曰。吾方思之。正信曰。公已思量。臣又何言。乃出。翌日神祖遣使大坂。和解之。（岩淵夜話○按羅山集曰。慶長四年。秀吉諸將惡石田三成。欲除之。取吉神祖。神祖將從之。正信諫曰。諸將欲殺三成。所以試公也。不如置三成於佐和山。異日三成得志。孰敢與之。然則彼為公敵。諸將也。神祖領之。因和解之。其他諸書所載。頗有異同。未詳孰是。姑附以備攷。）

豐太閤將征朝鮮。遣使江戸告之。一日神祖獨坐便室。正信入見。神祖默然無言。正信曰。公亦欲如朝鮮邪。神祖不應。正信又言如初。神祖又不應。正信又問之。神祖曰。我若征朝鮮。使誰守箱根哉。正信曰。公慮及此。臣又何言。（常山紀談）

增田長盛（右衛門尉）長束政家（大藏大輔）譖前田利長於神祖。欲使神祖討之。以啓釁端。神祖召正信問之。正信曰。利家即世未逾年。即圖除之。人心必不服。且疆藩大鎮。皆其姻戚。願公善遇之。勿失其歡心。神祖頷之。（關原大全）

初秀吉之薨也。石田三成等害神祖之為政。與其黨謀欲作難。細川忠興見神祖曰。三成黨謀決澱水灌公第。請如大津避其難。大津侯素善神祖。神祖乃問計正信。正信曰。不可。夫忠興知避害。而不知避害之為害。大抵物之勢。一詘不可復伸。諸侯觀

我避三成。必去我而適三成。爲今之計。莫若陽爲不知陰爲之備。三成之黨雖衆。無首發難者。神祖從之。國史

三成之敗。諸將皆降。關原大全 惟島津義弘獨不納款。正信遺書諭之。義弘乃遣子家久納款西州。遂平。寛永系圖

三成既滅。其子剃髮爲僧在妙心寺。寺僧請宥死。神祖名正信問之。正信曰。三成連結諸侯。兵敗身死。擧六十餘州之地。悉歸我版籍。非三成之功而何。神祖曰。汝言亦有理。遂宥其死。常山紀談

神祖賞加藤嘉明關原之功。將封以五十萬石之地。正信諫之而止。嘉明聞而竊怨之。正信乃往見之曰。公將封子以大國。吾諫之而止。何者。子智略絶人。且受豐臣氏之恩。不得不爲世所疑。若受小邑。毫無怨望之心。則子孫永享富貴。若封地過大。禍將不測。吾故止之。嘉明意稍解。常山紀談

神祖每怒近臣。正信亦陽怒而罵之。神祖意少解。正信乃使近臣點茶。上之因曰。卿父祖某役有某功。公豈忘之哉。夫公之責怒卿等者。廼所以深愛卿等也。卿宜自奮勵以圖報効。神祖亦爲之霽顏。近臣時有過失。正信常彌縫之。由此終正信之世。近臣無得罪者云。武將感狀記

神祖好放鷹。原野有厲禁。官使人護之。一日神祖獵東金。見設羅者。問誰爲之。曰青山忠成播磨守。或作大藏誤 内藤清成修理亮。清成或作正成、今據寛永系圖 許爲之。神祖怒曰。我苑囿之内。恣施置羅。大樹豈不知之邪。台德公聞之大驚。將誅二人。使神祖侍姬阿茶取旨。神祖不應。台德公憂懼。召正信問之。正信曰。臣請見大御所說之。乃往請見。神祖召見。正信曰。臣老且耄。願得歸侍左右。神祖曰。卿何以有此言。正信曰。莫

府聞忠成等觸震怒。欲誅之。彼以微罪尚且如此。況臣數犯顏色。一有蹉跌。必就大戮。臣願歸侍左右。以全首領矣。神祖意輒解。羅山集 武野燭談 武家閑談

正信長神祖四歲。羅山集 神祖優侍之。呼曰老父而不名。武將感狀記 常著巾幘出入内寢。寵遇隆重。一時無比。關原大全 神祖每有所諮。若合其意。稱贊不已。如不合其意。佯睡不應。藩翰譜

神祖既與阪平。命行人報還期於台德公。正信在側。無所可否。神祖問之。正信佯睡不應。神祖又問之。聲色俱厲。正信從容屈指計之曰。某歲臣在伏見。

與公言之公豈忘之乎神祖默思良久遂停前命其君臣相得如此 藩翰譜

正信自筮仕至屬纊殆五十年執政十七年終始恪勤至老不懈暇輒跨馬臂鷹巡行民間有循吏風 羅山集

神祖嘗欲益正信封邑正信曰臣忝蒙渥恩衣食既足且臣少無汗馬之功今老矣無能為也夫軍國之要莫先於養士願以所賜臣地賞勇士終辭不受終身封邑裁二萬餘石而已 藩翰譜

正信嘗上書台德公論治要七事一曰臣聞天道以

仁為德天下和寧萬物生養天之所好也故天命有德以司牧斯民故知天道者不勞而治不知天道者雖勞不治二曰凡有天下者正身誠意以行仁政則天必為之降福矣縱欲窮奢以虐萬民則天必為之降禍矣昔堯告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天之所以與之天下者在於安民而已反之則天必奪之天下所謂執中者順天理也天下後世由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蓋人主溺於所好不能自知其不善夫人主之所好者曰利曰奢曰聲色曰奕棋曰

留意於此忘國家之政莫不底危亡人主宜以此自省焉夫學者聖人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須講求其理不可留意文詞以書為玩具也弓銃刀劍者一人之敵非人主之所當學不留意於此可也古之聖人不善一藝而名傳萬世者無他焉廣其聰明也傳曰舜好問而察邇言夫舜不以聰明叡智自恃問卑賤察邇言擇善而行之是舜之所以廣聰明也本邦之俗恥問卑賤人主當擇股肱大臣明敏誠慤者每事諮訪焉取捨可否而行之夫人有訥於言而敏於事者使之記所言以盡其心

苟如是亦足以廣其聰明矣夫國家將亂必有災孽天子失德則天必見災以譴告之人君修政施德則災孽自消殷湯時天下大旱湯以六事自責言未終澍雨忽降聖人至誠感格如此而庸主暗君徒事祈禳可謂惑之甚者也三曰忠直之士捐軀殉國者言國家得失咈逆主聽諛佞之士希合冒進者承順主意不諫其過夫忠直忤主不顧其身故君雖喪國不敢攜貳諛佞阿主苟圖寵祿一旦緩急賣國背主雖然忠佞難辨明君猶難之況於庸主乎夫天下之治亂係近臣之邪正近臣之

邪正係人君之好惡。蓋佞人在側。大臣箝口。故左右之臣不可不擇。自古近臣邪佞顚覆國家者。不可勝數。四曰天下州郡。當遣監察使巡視風俗。國主奉法而不驕。臣下忠上而不貳。風俗美厚。國無橫政。此國主之賢也。若國主聚財苦民。肆己私欲。堅城浚隍。連結諸侯。如是者後必謀反。宜先其未發而圖之。語曰。毫釐不伐。將用斧柯。雖宗室懿親。不宜忽焉。五曰性有上中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至中人可以為聖。可以為愚。唯在所習耳。欲立家嗣。宜擇賢而立之。自幼弱之時。使正士輔導之。又

擇誠慤賢良之士。為之左右。居常與之言古今之治亂。人君之得失。旁及兵法行陣之事。切不可使言聲色貨利者在側。明主賢君。猶為諛佞所惑。況在幼稺。趣向未定。唯在其所導。若承意希寵之徒。一得親昵。群下傚之。面諛競進。天下之亂。恒由此起。可不慎哉。六曰。天之立君。所以牧斯民也。古之聖人。何嘗不好美女玉食。瑂臺金榭。然恐其滅身亡國。故焦勞心志。以養萬民。萬民得安。則雖食珍羞居瑂宮可也。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夫人君欲撫字黎民。傳祚子孫。將日夜憂之之

不暇。又何暇逸游之耽哉。然人主或好俳優。或好和歌茗宴。不憂民之憂。百姓飢餓而不知。橫斂掊克。以充府庫。故天降禍以亡國家。夫不以百姓和樂為樂。而苦民以奉己。國家滅亡。社稷絕祀。可不謂愚哉。昔延喜帝寒夜解衣。以思天下寒者。故慶流子孫。後白河帝反是。禍溢天下。故安民者昌。虐民者亡。自然之理也。七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躬行節儉。以安天下。故傳祚數百載而不亂。降及後世。窮奢極欲。以虐萬民。故不數世而失天下。唯漢唐傳祚久長。然治不如古者。由以權謀得天下。故

也。皇朝開國以來。傳祚延長者。由祖宗之撫民行仁也。及源賴朝執天下之權。外假仁義。內實多欲。毒痛百姓。殃逮後嗣。北條時賴慈仁愛民。垂裕子孫。高時侈虐。一朝而滅。足利尊氏雖執兵馬之權。無撥亂之才。細川賴之能佐義滿。澤被後世。信長秀吉才略蓋世。然皆一再傳而亡。此由君臣不知道。虐民窮奢故也。故為君者能用心治道。以安天下為務。實萬世無疆之福也。本佐錄

臣延于曰。正信佐　神祖。勦除群雄。混壹四海。可謂才略超世也。觀其論治要。經國之規模。

為政之綱要備于此矣非明達治務者烏能臻此而世人徒稱其智略非知正信者也

國初時諸侯在藩邸者驕佚無度台德公欲禁之正信曰不可今天下雖服大坂尚熾未可謂歸于一方今之時要在懷諸侯諸侯不遠千里爭趨闕下者非專畏威懷德彼各僻處一方無音樂佳冶之樂日日思欲朝江戶恣其所欲也今若束之以法制彼將苦千里之途倦時月之久快快思變非國家之福也 國史

正信病將死啓台德公曰殿下幸思臣微勞欲存宗

祀願無益臣子正純之封邑其後正純徙封宇都宮食邑十五萬石未幾得罪謫於由利 藩翰譜

正信嘗謂正純曰吾死之後公若益汝封地過三萬石則汝必毋受若受大邑而弗辭禍必及焉後果如其言 故諺記

神祖時有上疏條陳數事者神祖使讀之而聽之每事稱善既退正信在側言神祖曰其所言無足採者而公稱之何也神祖曰彼雖不材言不足用然愛君盡言其志可嘉故吾稱之也其後正信與正純語及之正純問諫者姓名正信怒曰公常言唐太宗雖有失德然其能致太平者由好諫善聽闕言路任良相也故公常好諫今吾誨汝以此而失問至此何以輔政乎 武家閑談

坂崎成政 出羽守成政據武家盛衰記 武德編年集成常山紀談 之叛也執政議下書其老臣曰汝主叛命汝能勸之自裁當存其宗祀正純曰彼若從命果存其宗祀乎皆曰叛人之後安得存之正純曰然則是書不宜下今惡彼不臣欲誅之而教其臣不臣非令天下之道且天下之政不可不信安有設詭計以敗風俗哉宜速發兵討滅之衆皆不可遂下其書正純辭不署

名論者韙焉 藩翰譜 老談一言記 鳩巢小說

台德公之詣二荒也正純預命工人營造旅館使極精緻督責工人日夜營作無渇歸家其家怨之飛語云潛圖不軌及公過宇都宮有上變告其謀反者公遂不宿而去初神祖以步卒二百人屬正信部下正信卒屬正純正純命使修城怒其弗用命悉捕斬之公聞之惡其專恣至是卒謫羽州 武野燭談

正純自父時在神祖左右參贊大政論事審諦有父風及正信相台德公父子分居駿江兩府並為輔弼之臣其後神祖晏駕正信尋卒正純召至江戶

與聞政事。四年。賜城邑於宇都宮。居無何不幸。君臣有隙。而讒入之。卒以曖昧得罪。貶謫以死。至今莫能辨其冤者。君子深悲之（本佐錄序）

本多忠勝

平八郎忠高子。家世仕參河。忠勝少從神祖。屢立戰功。任中務少輔。封勢州桑名（藩翰譜）

明智之亂。神祖在界。聞變。欲入京討之。忠勝進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敵。若戰而見敗。非徒死無益。亦必貽譏後世。不如還岡崎。更為後舉。此全勝之道也。酒井忠次（左衛門尉）石川數正（伯耆守）力贊其計。神祖從之（武德大成）

長湫之役。神祖使忠勝及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等守小牧山。進軍長湫。既而秀吉亦赴長湫。忠勝乃帥部兵數百從之。使步卒放銃挑戰。至龍泉寺。忠勝臨流飲馬。秀吉望見。問左右曰。夫著鹿角盔者為誰。稻葉通朝（伊豫守）對曰。臣嘗從軍姉川。頗識參河將士。著鹿角盔者本多忠勝也。秀吉歎曰。彼以數百之兵。抗吾八萬之衆。萬無一生之理。吾察其意。欲令吾稽緩失期。已主得捷。可謂忠勇絕倫矣。令彼殞命于是可惜也。因令軍勿擊（秀吉譜　常山紀談）

秀吉既滅北條氏。駐劄宇都宮。時忠勝守廳南。秀吉召而見之。賜以佐藤忠信兜鍪。因語及長湫之役。大稱其勇。翌日又召忠勝。屏人款語。謂曰。吾昨者稱卿勇於稠人之中。豈非殊遇邪。較之卿主何如。忠勝默不應。秀吉又問之。忠勝曰。臣忝蒙閤下之知遇。榮則榮矣。然臣累世委質參河。非閤下一日之恩可比。故不應。秀吉咨嗟久之（常山紀談）君子謂忠勝忠義勇烈根於天性。得神祖寵遇。良有以也（武將感狀記）

豐太閤時有獻佐藤忠信兜鍪者。太閤召忠勝賜之

曰。此兜鍪非卿則不能著。故授卿。時人莫不歆羨焉（羅山集　藩翰譜）忠勝無喜色。語人曰。忠信之勇非吾之所欽慕。唯家世所傳鹿角盔可愛耳（常山紀談　武野燭談）於是太閤欲攬參州將士之心。石川數正之徒既受其籠絡。故忠勝云然（武野燭談）

豐太閤每稱立花宗茂（左近將監）才略。為鎮西之巨擘。嘗召宗茂及忠勝。謂曰。鎮西有宗茂。關東有忠勝。實天下之扞蔽也。宗茂由是深交忠勝。每會商榷武事云（續明良洪範）

井伊直政少時慓輕好勇。部將孕石廣瀨等患之。諫

曰人皆有偶以相勉厲信玄以謙信爲偶常務勝之故其行軍終不敗衂君亦宜以本多中書爲偶以自勉厲自古進退中節稱爲良將中書近之也其爲時人所推服如此 常山紀談

小田原之役秀吉謂神祖曰圍城既久拔之在旦夕第所憂者關東諸城未降君宜爲我畫之神祖召忠勝謂曰北條氏勝 左衛門太夫 保甘繩城卿宜以計降之忠勝乃使氏勝叔父僧了達說之氏勝出任子丐降神祖獻任子於秀吉秀吉大稱忠勝智略 寬永系圖

元龜三年武田信玄將步騎三萬餘侵遠州進攻久野神祖使忠勝及內藤信成 稱三左衛門後任豐後守 等將兵四千拒之忠勝信成至三加野信玄望見麾兵而進信成曰以寡擊衆勢固不敵若戰而取敗彼必乘勝長驅不如斂兵然敵兵已逼不能退軍忠勝乃馳拒之甲軍素聞其名望之不敢逼遂斂兵而還甲軍稱其勇云 甲陽軍鑑

關原之役諸將詣神祖營獻功福嶋正則稱忠勝之功曰中書之善用兵吾素聞之然今親見之殊過所聞忠勝曰敵兵脆弱易與何功之有人稱其不伐云 寬永系圖 關原大全

慶長五年九月神祖將征石田三成進至赤坂適中村一榮 一角 之兵與大垣之兵戰失利神祖召忠勝及井伊直政曰非卿等不能救之宜往斂兵忠勝直政徑赴大垣指麾一榮之兵全軍而還時毛利秀元 甲斐守 陣南宮山我兵懼其追尾忠勝曰彼非欲戰者無足憂也人問其故忠勝曰彼若欲戰當下山而陣今上山而陣以此知之果如其言 寬永系圖

續明良洪範

忠勝自少從軍摧堅陷陣勇冠一時前後大小五十

七戰未嘗創傷又未嘗少衂 關原合戰誌 藩翰譜 神祖嘗與武田氏戰不利忠勝殿而退甲軍追躡忠勝揮槍逼之甲軍皆披靡不能追忠勝膂力絕人善用槍 武野燭談 槍長一丈四尺名曰蜻蜓切 老談一言記 忠勝晚歲在桑名一日跨馬出游把槍揮之數次既又截其柄數尺人問其故忠勝曰器仗長短隨力製之今吾力衰故截之耳 藩翰譜

忠勝二子長曰忠政任美濃守次曰忠朝任出雲守忠政少時與忠朝弄槍忠勝見戒之曰我少也賤故專事槍戟今我已任方面汝曹宜學韜略然槍

亦不可廢。要當先急務耳 武野燭談

初忠勝疾革。召家宰遺囑曰。忠政我冢子。吾家器械宜盡與之。忠朝封邑褊小。財用不足。庫中有黃金萬餘兩。宜與之。及忠勝卒。家宰以遺命告忠政。忠政怒曰。我已為冢嫡。吾家財賄皆我有也。雖有遺命。安得與之。因悉封緘。其後家宰以忠勝遺命告忠朝。忠朝曰。予封邑褊少。費用不多。濃州既食大邑。撫養多士。賑救百姓。而軍國之用亦不可闕。則費用浩繁。非我之比。先君愛我。故有此言。然誼不敢受。他日家宰以忠朝言告忠政。忠政大慙。廼出

黃金悉與之。忠朝固辭不受。忠政曰。遺命也。勿辭焉。忠朝曰。家財非庶子之所宜有也。終辭不受。兄弟相讓久之。親戚感之。令兄弟分其半。忠朝不得已許之。然以其所分金。藏諸忠政庫中。終身不取一金云 武將感狀記

井伊直政

肥後守直親子。少從神祖。累立戰功。任兵部少輔。封江州佐和山。官至侍從 寬永系圖

直政嘗使大坂。秀吉饗之。命石川數正接伴。直政惡其為人。不與交言。既而秀吉又點茶賜之。亦使數正接伴。直政辭曰。數正倍累世之主。而事閤下。不義之士也。臣耻與之同坐。敢辭。聞者為之竦慄 秀吉 諸常山紀談

神祖之在伏見也。一日城下無故騷擾。時直政寓藤杜。聞之馳至神祖第。神祖曰。今夜擾亂起自何處。汝宜探問。直政少選還報曰。石田三成大野治長修理亮第治兵。繹騷起於此 家忠日記 武德大成

慶長四年。神祖護送秀賴至大阪。及歸駕舟遡澱水。至牧方。見岸上有人成列。衆皆失色。以為阪兵。神祖問彼何人。左右莫敢對者。有一人曰。得非直政

遣兵來迎耶。神祖喜舍舟上陸。果直政之卒也。隊長來謁。神祖命為後拒。騎而還伏見 關原大全

會津之役。神祖東至石部。直政排戶入見曰。今夕將寢。有一老翁。蹴臣枕曰。急去勿及難。臣視之無知。意臣父也。願公速去。是夜三更神祖去石部。既而三成謀臣嶋勝猛涉湖襲神祖。至則公去已遠。至小山。三成已擧兵。神祖召將佐謂曰。計將安出。本多正信曰。諸侯妻子在大阪。恐不可用。公顧謝歸以慰其心。盛兵三關。觀天下之變。天下未必無變也。直政曰。時哉時不可失也。擒豎子。臨大坂。天下

不足定也方今之時天下孰當我前者且也從正信之策北條氏之所以亡社稷也臣不忍見禍至請從此辭再拜趨出神祖止之曰善從子之策乃竝用二人之言置酒召諸將福嶋正則等使正信語之曰三成連諸侯欲與我爭一日之命諸侯辱賜寡人者其家在大阪而固與三成交請早西歸以安室家是非得已誅三成後相待如故正則扼腕曰將軍不負孺子諸侯不為妻子改圖殿下願速伐三成率欲歸之衆必有功諸將咸曰正則言是神祖從之遂滅三成（國史）

關原之役前一日神祖命福嶋正則曰明日之戰宜以日出其日昧爽諸將以次進兵正則領先鋒進陳前行會大霧不辨咫尺兩軍相持放銃飛箭自卯迄巳及霧霽正則望見西軍兵勢甚盛氣頗沮逡廻不敢進神祖慮其失機召直政謂曰正則持重將失機宜汝宜速往交兵然正則在前隊必當止汝汝宜云奉公子忠吉陰覘敵兵直政乃率部兵數十徑前挑戰正則兵亦相繼奮戰遂破西師是役也直政之功居多故神祖賞以三成邑云（追遠錄引酒井氏家臣柳尾氏所藏筆記）

榊原康政

七郎右衛門長政子家世仕參河康政少從神祖累立戰功任式部少輔封上州館林（寬永系圖）

神祖之在伏見也康政與本多忠勝等更衛伏見秀吉薨後石田三成等潛謀釁神祖第神祖亦為之備京師繹騷康政適與忠勝代赴伏見本多正信亦率計吏偕康政發江戶衆凡七千康政途聞伏見驛騷乃倍程兼行至膳所遇井伊直政遣信告之始知京師消息於是矯命構關過入京者三日及開關行旅入京者數萬絡驛相屬都人以為東

兵數萬入京康政至伏見謁神祖神祖大喜康政令庫吏出錢數千緡盡給廝卒就市肆飲食衙衛塡咽由是大坂將士多歸神祖三成謀遂沮（武家閑談）

初小牧之役康政作檄極陳秀吉罪惡秀吉大怒購獲康政者其後神祖與秀吉講和約婚及納聘秀吉請使康政神祖從之康政至京秀吉親就其旅館勞之曰往者小牧之役卿作檄備極醜詆予欲得卿而甘心者久矣而今與卿主講和重以姻親則卿之忠誠吾深嘉之故特召卿耳（秀吉譜　武野燭談　常山紀談）乃奏任式部大輔濱松將校受朝廷官爵自此

始（武野燭談　常山紀談）

神祖之討三成也。與台德公分兵兩道並進。康政從台德公道東山道。未至三成敗。神祖遣信告捷。台德公乃倍道兼行。會神祖於草津。神祖怒其失機。稱疾不見。從者惴恐。莫敢言者。康政請見曰。閤下怒世子之失期。然閤下不預告出師之期。而急進兵。是閤下誤世子也。神祖曰。去月晦遣信告之。康政曰。本月九日世子至小諸。始得信報。於是倍程兼行。然山路險隘。加以霪雨。士卒疲困。不得速進矣。神祖遽召使者問之。曰河水暴漲。是以遲滯。

康政復白曰。今閤下以軍旅之事。誚讓世子。世必以世子為不武。夫家庭之事。固宜責其不逮。今以戎事責之。非特世子損威武。閤下亦負謗天下也。神祖意輒解。（關原合戰誌　藩翰譜　石卯餘史　鳩巣小說）

康政自少從軍。常領先鋒。每戰輒勝。及神祖有關東。封康政於上州館林。食邑十萬石。以為東關之鎮。兼世子元老。海內既平。康政以開國元功。尤見寵遇。欲益封水戶二十五萬石。（鶖峯集）使酒井忠世諭旨。康政固辭。又慮有再命。遽歸封邑。本多正信使人止之。不聽。康政以為關原之役。已後軍期。不宜無功而受賞。竟辭不受。康政為人寬厚有雅量。生平謙恭。未嘗伐功。待物仁恕。未嘗以私喜怒罪人。士皆愛附樂為之用。（軍功叙錄）晚年恬退自守。時本多正信執政。權傾內外。康政與不校。以為大臣爭權非國家之利。天下已定。莫復効力。議者服其器度。（鳩巣小說）

初康政從台德公西征真田昌幸。據信州上田城以拒守。時諸軍屯城下。康政白公曰。彼素長兵略。必度我軍疲勦。乘夜襲之。宜令諸軍嚴加警備。公從之。其夜幸村果出。欲襲不意。知有備而止。（關原大全）

康政與本多忠勝井伊直政等少相友善。關原之捷。師次大津。直政邀康政忠勝於其營。置酒。語及關原之事。直政謂忠勝曰。吾昨日視吏部之批逆鱗而直言。吾儕血戰之勞。固不足道。何則今大敵雖平。公父子之間若生嫌隙。則國家安危未可知也。而吏部捐軀竭忠。以安社稷。功過血戰遠矣。忠勝曰固也。然我有一疑。請質之。子方真田之遏征師。何不一蹴而屠其城。子若屠之。則犯顏之言亦無所施。而從夫佐州老耄之言。無所藉手。吾竊怪焉。因大諧笑極歡而罷。（關原合戰誌　鳩巣小說）

大久保忠隣

七郎衛門忠世子。家世仕參河。忠隣少事神祖。數立戰功。文祿初為台德公傅。任相模守。封小田原。後淂罪配江州（寛永系畓）

初神祖討淨土新宗賊徒。忠隣年十歲。與其宗族迎神祖于和田。神祖見而奇之曰。此兒容貌非常。吾當養之以為近侍。乃攜而歸岡崎。及長智勇絕人。神祖治參遠駿甲信五州。委忠鄰以政。於是忠世出任方面。忠鄰入總樞機。父子威權赫然。天正十六年從神祖至京。叙從五位下。任治部大輔。後為相模守。及神祖治關左。別賜封邑。忠世沒。襲封。食小田原六萬三千石。文祿二年為世子傅。（鷲峯集）及秀次與秀吉有隙。發遣使戒世子食。因欲質世子使神祖居閒。忠鄰曉其計。乃謂使者曰。黃門未起。起當白之。潛使世子赴伏見。已而使者又來。忠鄰應曰。黃門有茗宴之約。已赴伏見。使者反報。秀次悔其失機（武德大成）

秀吉之薨。神祖與台德公俱在京師。忠鄰啓使台德公乘已輿馬赴東武。時巷議沸騰。人懷危懼。然以台德公東歸。物情始安。神祖嘉其善謀（鷲峯集）

初神祖愛少子忠吉。及台德公後。期陰有易嫡之志。召將佐議之。本多正信曰。參河守殿有功。宜為嗣。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皆屬心忠吉。盛稱其英武。忠鄰獨爭之曰。參河守殿雖長子。既冒異姓。則世子固為長嫡。且天資寛仁。有恢弘之量。下野守殿驍勇絕倫。在亂世則可。至於守成則非兼備文武者不可。今以私愛廢嫡立庶。天下諸侯必將解體。臣恐國家之亂自此起也。神祖納之。由是其議遂寢（關原大全○按老談一言記曰。神祖召諸將議立儲。諸將皆曰。三河守殿宜為嗣。時本多正信獨執立台德公之議。神祖從之。然寛永系畓所載。與本書合。故今從之）

慶長末。忠鄰養石川康通（長門守）女。嫁山口重信（伊豆守）。神祖怒其不取旨而私婚。適會馬場忠時上變言忠鄰謀反。忠時本仕武田信吉。有罪。幽之忠隣家。以小忿有憾於忠鄰。遂誣構之。神祖乃託案治奉西洋邪教者。遣忠鄰于京師。使板倉勝重傳旨。安置忠隣於江州。（武德大成）忠鄰方與客象棋。左右驚走報之。忠鄰恬然對戲。既竟局。出見勝重（武家閑談）時二條守兵皆戒嚴。都下以為忠鄰為變。街衢騷擾。忠鄰聞之。乃東縛器仗。送勝重第。喧擾稍定（武德大成武家閑談）

忠隣既得罪屏居。井伊直孝獨寃之。謂忠鄰曰。君以無辜遭貶竄。深可痛恨。若欲辨明。請為奏之。忠鄰曰。予若無罪。何以至此。且大御所既薨。今而蒙昭雪。世必以大御所為不明。莫府哀憐愚臣。以彰大御所之過。可謂孝乎。夫損大御所之盛德。而傷莫府之至孝。我豈忍為之哉。竟以廢黜終。藩翰譜

忠鄰雖遭貶竄。未甞以得喪介懷。閑散無為。處之泰然。鷲峯集　所著有忠臣記　常山紀談

玄蕃頭忠成忠隣弟也。歷事神祖及台猷嚴三公。官至駿府留守。明歷之災。與列侯入弔。忠成獨賀。公

命執政問狀。對曰。公生長深宮之中婦人之手。不知二祖歷艱難成大業。闇變故。忽疾苦。忘祖宗之德。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府庫喪夷。鑾之琛。寢席闢奇瑰之玩。知財有時而盡矣。有司勉職有其効。怠守有其咎。知人材有通否矣。是蓋祖宗之靈所以教公也。四世有天下。可謂盈矣。四海之積一朝而盡。可謂虧矣。公顧奉二祖之教。以固太平之基。雖與天地同期可也。若夫府庫之財。倉廩之實。都市之匠。胥吏之職。不足煩公之慮。臣是以賀。公嘉納焉　國史

本多重次

家世仕參河。重次稱作左衛門。事廣忠公及神祖　寬永系圖

神祖之在濱松也。甞患疽。使近臣決之。病愈劇。衆醫束手。廼召將佐。囑以後事。重次入見曰。臣甞患疽。使勝屋長閑治之得差。請召使治之。神祖不可。重次曰。公病日劇。必至不起。臣生何為。請先公而死。涕泣而出。神祖使左右留之。因謂曰。卿其狂耶。今吾疾雖劇。未至屬纊。且吾縱先朝露。卿等宜體吾命。盡力奉國。卿弗之思。廼欲從死邪。重次曰。臣年

未衰。何敢從死。今臣齒八十。餘生無幾。且自少從軍。四體被創。身無完膚。指殘足跛。又盲一目。世所謂殘疾已集臣身。不復能齒於人類。然賴公之威靈。不為人所賤。以至今日。公疾有如不可諱。鄰國交侵。國必當為之所併。方是時。人必誹笑臣曰。彼仕德川氏。身享富貴。今國家敗亡。何特而生。此臣之所為羞也。武田氏之未亡。淺利氏宗族號為貴盛。而今隷忠勝部下。跼蹐卒伍間。臣常愍之。何意臣身亦罹此憂。臣故欲死耳。神祖感悟。即召長閑治疾。灸灼傳藥。疾果瘳。岩淵夜話

重次驍勇絶倫外如麤暴而内實仁厚愛物恤民聽訟公平人以此稱之（藩翰譜 常山紀談）

神祖之攻長篠也重次與榊原康政大須賀康高守濵松時武田信綱（刑部判 號逍遙軒）也森村重次謂康政等曰敵營距城甚近若擊而敗之餘寇望風而潰乃合勢攻之遂破之重次又謂諸將曰敵兵聞信綱之敗必當來救不如全勝而退乃斂兵入城已而甲將穴山縣等果來救未幾我軍拔長篠甲軍遂退（藩翰譜）

三方原之役重次馬中箭而踣敵兵圍繞重次奮槍

鏦一騎兵斃之奪其馬騎之而還神祖方為守禦備患兵食不足以問重次重次曰臣鄉聞信玄侵軼我國多蓄糧食以為之備公其勿憂焉神祖大悦（前車後語 集藩翰譜）

天野康景

甚衛門景隆子稱三郎兵衛自少事神祖屢立戰功封駿州興國寺（寛永系圖）

永祿中神祖始置奉行以掌國政以康景及高力清長（與左衛門）本多重次為之時人為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左右無偏天野三平清長仁厚醞藉重次剛毅勇決康景處於其間如無所損益而實斟酌劑量救其所偏使各得其宜號為稱職（武徳大成 藩翰譜 駿臺雜話）

三方原之役我軍敗績神祖入保濵松城衆皆疲困康景與大久保忠世謀襲信玄營蒐城中銃手僅得十六人夜至犀崖放銃敵營甲軍驚譟（常山紀談○按本書及諸書並云甲軍驚譟多墜崖而死然甲陽軍鑑所辨明白故今不取）信玄歎曰雖勝可畏濵松之兵也（三河物語）翌日退軍刑部（常山紀談）

康景在興國寺時使人伐竹以備修築之用置步卒守之一日有偷兒數輩來盜竹步卒力拒所一人

斃之餘皆亾去已而田原民訴于官誣云與步卒忿爭為所殺傷官吏遣人謂康景曰邑民雖賤公民也何得濫殺宜斬步卒以謝罪康景答曰殺盜天下之通法若以是為罪吾當坐之官吏以告神祖以為康景非濫殺無辜者必有以也宜竢他日覆檢時本多正純謂康景曰子辭直則直矣如撓公法何盍亟斬步卒以謝罪康景曰以直為曲豈為士者之所為哉與其殺無辜以苟免孰若奉身而退遂去不知所之（武徳大成 駿臺雜話）君子謂康景上不害公誼下不傷私恩以殺一無辜為不義而不屑

棄萬石之祿。獨行其志。以潔其身。賢矣哉 藩翰譜

鳥井元忠

伊賀守忠吉子。稱彥右衛門。少事神祖。屢立戰功。封總州矢作 寬永系圖

豐太閤嘗召元忠。欲爵之。元忠曰。臣生長田野。不閑禮節。且廢疾在身。不能任事。終辭不受。其後太閤欲以其子忠政為臣。配以羽柴雄利下總守女。元忠曰。以臣子配雄利女。唯命是聽。至事殿下。臣不敢奉命。臣自曩祖。累世委質德川氏。至臣子孫。焉得改操。太閤知其不可奪。乃止。遂以雄利女配忠政 鳥井家乘 藩翰譜

元忠少時嘗立戰功。神祖欲賜手書以賞之。元忠辭曰。公既知之。無煩賜書。臣雖得此。又示何人乎 寬永系圖 藩翰譜

神祖之討上杉景勝。使元忠守伏見。及石田三成起兵。增田長盛遣人說元忠曰。備前黃門將率大兵攻伏見。子獨守窮城。以寡拒衆。難以持久。宜速致城而去。吾辱內府之知。故敢布腹心。元忠曰。吾受君命。以守此城。惟知效死固守而已。且足下念內府。宜勸僕等以大義。不宜教以走計。使若再來。必斬以徇軍。乃燒城下人家。為守備。會外城守將言曰。防守異處。不得相救。請與諸君訣。乃舉觴相屬。諸將嗚咽。拭目而去 ○按本書云。內藤家長・松平家忠等謂元忠曰。城大兵寡。外無救援。與徒死窮城。不如赴關東。以效死麾下。元忠曰。內府公委僕等以留守之任。今一旦棄城而去。是辱君命也。且棄險不守。萬一為敵所邀。必授首斬卒。若卿等不聽。吾獨守之。夫家長・家忠皆名節之士。不宜有此言。既疑非事實。故今不取。既而西兵蟻附攻城。諸將悉力拒守。相持旬餘。時甲賀之兵適在城中。甲賀者長東正家之封邑也。浮田秀家乃使人射書告之曰。宜縱火為內應。不然正家盡戮汝妻子。於是甲賀之兵潛許為內應。七月晦嶋津惟新帥衆攻

城。元忠部兵開門出盪。惟新兵敗走。其夜敵兵又來攻。城兵拒戰。夜艾。反者縱火松丸。城中騷擾。敵兵應期爭進。西城遂陷。元忠固守內城。部兵進曰。敵兵充斥城中。不可復拒。君宜自裁。元忠曰。吾當與卿等拒敵戰死。恨曩昔被創。步趨不便。然見卿等力戰。含笑入地矣。乃率部兵二百餘人。開門出戰。縱橫馳突。卻敵數次。部兵五十餘人皆戰死。元忠力疲。杖眉尖刀而憩。敵兵雜賀重朝進逼之。元忠自呼曰。我是牙城守將鳥井元忠也。可來共決死。重朝曰。事至於此。豈有勝理。子幸授首。以成吾

名。元忠乃脫甲。剖腹而死。時年六十二（關原大全）

上林竹菴字治茶商也。（石卯餘史）庚子之乱。適在伏見城中。及敵兵薄城。元忠謂之曰。汝非承命防守。宜速去。竹菴曰僕蒙内府公之眷遇。捐軀報恩。固其所願也。乃以紅巾為抹額。騎馬提槍。勵衆扞敵。力戰而死。（鳳岡集）嗚呼受人之恩而忘其主。曾商賈之不若。能不愧乎

男　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并書

明徵録卷之七終

明徵錄卷之八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酒井忠世

河内守重忠子。事神祖及台猷二公。任雅樂頭。輔政。官至侍從。封上州廐橋。〔寬永系畫〕

神谷清正嘗遇忠世於途。清正趨伏謁。忠世不為禮。清正意甚不平。後遇忠世。屢失禮。神祖聞之。怒其凌侮輔臣。欲逐之。然以其恪勤奉職。逐之則人懷危懼。歸咎忠世。不逐之則輔臣失威。不能率衆。不如至增其俸祿。少裁減之。渠必遂累而行。其後神祖將召清正。授俸八百石。忠世聞之。白神祖曰。臣見清正為人。必非凡人。宜授以厚祿。神祖曰。吾惡其無禮於汝。故裁抑之。忠世曰。臣雖不肖。忝任顯職。闔國之士不敢失禮於臣。而清正獨能抗臣。臣以此知其可用。夫特立如此。而待之甚薄。善士沈滯。佞諛得志。則邦家亦從而衰矣。宜授之二千石。神祖稱善。乃召清正。賜千五百石。清正感激。後果以功拜部將。〔武野燭談。東照宮遺訓。老談一言記。○按藩翰譜以忠世為政親。然據寬永系畫。政親以天正四年卒。而清正天正十三年始謁於神祖。則其誤可知也。忠世天正十六年敘

從五下。輔台德公。則武野燭談所載為得實。今從之〕

台德公時。忠世以元老兼大傅。大猷公嗣位。執政如故。〔寬永系畫〕資性謙謹。以嚴正見憚。〔武野燭談〕嘗入謁。見泥金藥撞。問之。公赧然曰。此堀田正盛所獻也。忠世曰。正盛年少。席寵怙恩。獻玩好靡麗之具。以蕩君心。罪莫大焉。昔神祖在駿府。近臣有著茶宇袴者。神祖視而大怒曰。今天下初定。民離塗炭。而汝服美服。以教奢侈。此啟亂階也。夫神祖尚儉戒奢。防慮禍亂如此。而公乃玩淫靡之具。無乃敗度乎。乃取而碎之。〔故諺記。○本書為政親。誤。今訂之〕

臣延于曰。自古賢君明主。莫不尚儉戒奢。以率天下。蓋儉則用足。故國富矣。奢則用匱。故國窮矣。夫奢儉者盛衰理亂之所由分也。故先王之制。作奇技淫巧者有刑。所以教儉於民也。昔藤原俊兼服飾華靡。賴朝怒其敗度。駿府近臣美其袴褶。神祖怒其啟亂。賢君所為。若出一揆。觀忠世之輔大猷公。諫邪匡過。導之以儉。其忠亮謇諤。有古名臣之風。可不謂良師傅哉。

土井利勝

小左衛門利昌子。事神祖及台猷二公。任大炊

頭輔政官至侍從封總州古河寛永系畜
台德公之薨也諸侯頗懷反側利勝建策措天下於
泰山之安藩翰譜利勝為相務存大體不尚苛察天
下稱為名相武野燭談寛永末為大老國家置大老自
此始藩翰譜
大猷公時肥後國主加藤忠廣有罪國除公欲以肥
後封細川忠利越中守廷議既定時物議亦謂忠利
必得肥州公聞之大怒以謂執政洩之急召輔臣
輔臣皆至獨利勝未至斯吏之間累催相屬使人
旁午既至公盛色謂之曰聞外間皆云忠利得肥

州是執政洩言余何以為天下也利勝從容曰此
國家之慶臣等再拜敢賀公厲聲曰卿以廷議漏
泄為喜耶利勝曰廷中之議誰敢洩之上帝降監
臣等何敢容欺且上之所為公則必合民心其所
為不公則必咈民心今上之所議與輿論同可見
上下輯睦百慮一致也此國家泰平之兆臣等安
得不賀公於是釋然武野燭談落穗集
駿河亜相常愛獅犬每出使人牽之一日薩藩之士
遇亜相於途拜伏道傍牽犬者戲嗾之士人窘迫
斫犬而亾亜相大怒遣使薩藩索斫犬者薩侯亦
怒不肯與之兩藩相爭事將不測利勝聞之往見
薩侯曰嗾狗罪在輿隷非亜相之所知也亜相若
不包藏禍心君亦勿介於懷且斫犬罪在彼然嗾
之罪在我亜相幕府之懿親不宜無禮君宜詣亜
相第謝之薩侯從之事由是得解武野燭談
或謂利勝曰大久保忠隣本多正純累世皆有功於
國家然一旦犯法社稷不祀而勲舊諸侯緣坐失
封者亦不少國家之於功臣豈不慘刻少恩耶利
勝曰是非子之所知也令國家造創務修政刑凡
議罪加罰必先舊臣以示天下無私是威令之所

以行也令吾致位宰輔子孫有罪雖見夷戮夫復
何恨況彼忠隣正信亦何懷怨於地下且使二家
有子孫國家寧使之塡於溝壑乎聞者歎服武野燭談
利勝嘗坐便室見有斷縷長尺許因呼左右曰近臣
誰直小野某入見利勝以斷縷付之曰汝謹藏之
左右皆竊笑小野常置鞶囊中以自隨後數歳利
勝召問之小野於鞶囊取以進之利勝乃補其刀
帶既而召老臣謂曰往者吾以尺絲付小野某左
右皆笑吾儉嗇而某遵奉我命不敢墜失內之鞶
囊以竢我需其奉職恭謹尤可嘉尚宜與祿三百

石以賞之夫吾愛惜尺絲蓋亦有以也此絲本出於唐土紅女釆桑養蠶繭繅以成之而後經滄海數萬里之遠以至本邦其勞人力為如何然則雖尺寸之微不宜委之塵土今吾以補吾刀帶不為枉費且吾以數百石之祿易尺寸之絲可以為吝乎 故諺記

台德公時計吏建議以為今麾下群臣給以廩米故諸州漕運經費居多且大倉充溢陳粟相仍耗損不訾自今以後五百石以上給廩米者咸賜之釆邑以省漕運之費司農伊丹康勝詰利勝具陳其議利勝曰昔神祖時嘗有進此議者神祖曰方今海內諸侯輻湊江戶萬民走集故期月之間漕舩少絕則物價騰踊萬一天下有事漕路梗澁則江戶數百萬之衆何以給之故雖倉米陳腐耗損不訾不得不厚其儲積以為之備是有天下者之任也夫營目前之利而不慮久遠計吏固宜爾爾至長吏何得無此慮怒形於色然則此議至今日何得行之固執不可由是其議遂格 落穗集

利勝嘗侍閒公問曰聞子買桃子數十斛有乎曰有曰何為曰古河無山林苦于求薪臣之所任吏言

唯桃在田不害禾臣即賦民令種之十年之後薪給而兼花實之美然臣未之見公曰卿等有土不一至其地可乎比無事徃撫其民執政徙封一得之國自此始利勝就國見廬舍宏壯曰神祖之訓有之民不可急不可緩豈過緩乎何廬舍之盛人情緩則怠怠則貧且侈至于流離而後止令造水獄木馬大治囹圄國中不寒而慄然竟朽壞不用云 國史

堀田正盛嘗見利勝曰正盛蒙國之厚恩多養家衆欲置監司以糾之不知何等人物可以為之利勝曰譬如饌具豊甘和調得宜有人私告曰某膾勿食為蒼蠅所汙則雖食之不慊於口夫霑汙之微不害口腹而食之必不甘也監司亦然專務苛察不識大體錄人細過訐人陰私如是者勿任焉若姦慝在國譬寘毒於食中知之而不言如是者亦勿任焉夫監司之任在知姦邪而劾之見幾察微不使之亂國家如是者可以任之也聞者以為至言 武野燭談

大猷公嘗欲營一殿召松平信綱命之信綱乃鳩工庀徒親董其事不終日而竣功利勝聞之戒信綱

曰。治天下者程工課功。不貴速成。且以幕府之勢。經建堂宇。一日而成之不難也。然幕府富於春秋。不宜以此導人主之欲。其極必至於勞民傷財。可不慎哉。武野燭談

大猷公時。韓使來聘。會大風破櫻田城樓窻戶。一日公將詣增上寺行香。見堊土褫落。命松平信綱使速葺之。謂曰。比吾還成之。信綱命取他城樓戶扉易之。利勝聞之。謂信綱曰。事難速成者。宜以實對。今卿才智有餘。故能取辨頃刻。公若命他人。必不能辨。然則君必以他人為不材。是非養人材之道也。信綱赧服。故讃記○常山紀談、窗能須佐美、並以利勝為酒井忠勝、未知孰是。又按武家閑談、名語集並云、大猷公之朝京師也、帝欲觀調馬、於是權設馬埒、前數日公親觀試之、命有司設看棚、時倉卒不能辨、信綱命之植木為柱、疊席數重、圍以屏風、蓋以板障、頃刻而成、利勝謂信綱曰、君才智絶人、故每事必辨、然不可使人君知之、何則才智如君者無幾、若命之他人、必弗能辨、是使人陷於罪也、此說与前說疑是一事、今無所考、姑附備考

初台德公病篤。自知不起。召大猷公授以寶刀。即神祖所傳之刀也。元和小說 且以七寶盡賜之。利勝居其一云。武野燭談 利勝病革。大猷公親臨視病。其見優待如此。寬永小說

松平信綱嘗曰。吾無過人之智。每有所議。一為之處置。雖反覆思惟。終不能過之。若土井利勝者。可謂智者。思之益深。處之益精。非吾之所能及也。老談一言記

井伊直孝

兵部少輔直政子。事神祖及台猷嚴三公。任掃部頭。輔政。官至右中將。藩翰譜

初神祖使直孝守伏見。及攻大坂。召直孝於二條。命以從役。使代兄直勝將其部曲。直孝曰。臣若從事行間。當有所請。然未嘗身犯矢石。安敢有請。既退。神祖謂安藤直次曰。吾察直孝之意。蓋欲為前鋒。

直次曰。臣意亦然。神祖乃召直孝謂曰。吾今命卿前鋒。卿勉之。及大兵再興。直孝果破敵兵。武家閑談

神祖既與大坂講和。及旋師。召直孝代兄襲封。直孝流涕曰。臣兄直勝嬰疾年久。不堪軍務。然耆老猶存。可以輔之。若天下有事。直孝當代兄撫其部曲。須如前日。至於黜兄襲封。臣不敢奉命。不允。直孝乃因安藤直次具陳其款誠。固辭襲封。又不允。不獲已遂受命。藩翰譜

直孝既襲封。始詣朝堂。直入坐本多正信上坐。風儀偉長。觀者屬目。既退。謂正信曰。吾已襲封。不得不

爾君其怒之。正信曰。吾今見君之舉止。竊自欣躍。公知其如此。所以任用耳。 藩翰譜

元和五年。台德公在京師。議貶福嶋正則。議者謂正則彊梁。必不奉命。宜遣井伊本多等大臣以命之。 武野燭談 衆議紛然。久而不決。板倉勝重白公曰。直孝雖年少有才幹。宜召問之。 鵜毛衣 公乃召直孝問之。對曰。臣等職在先鋒。征討之事。宜須前鋒。今削奪官爵。宜命之留守之臣。若慮其有異圖。不若遣使數其罪狀。命處流竄。須云儻不奉命。宜趣歸廣嶋以行其所志。若是而彼猶方命。臣當討滅之。公納之。乃使留守牧野忠成 駿河守○按本書為信成誤。今從藩翰譜 花房正成 志摩守 傳命。正則果聽命。 武野燭談 元和小說 正成據寬永系圖

大猷公之嗣位也。伊達政宗上書曰。臣於國家頗有微勞。然未嘗蒙賞。且神祖約臣益封。 按武野燭談故諺記並云神祖約政宗封百万石賜以手書 然卒未聞有所處置。願思臣微勞。請如元約。閣老廷議頗難處置。謀之直孝。直孝曰。吾與政宗親善。請往說之。即袖其書見政宗曰。比者君上書有所請。夫神祖台德公之時。未嘗聞有所請。而請之於今將軍。君欲以是要上乎。君儻懷異圖。宜就國以行其志。今則不然。欲徒證片言以拓境界。何其柔懦至此。不意君而為之。僕素與君善。故敢陳愚忠。君是僕言。宜以謝過。告僕。僕自之政府。因出其書還之。政宗曰。吾深感子誼。當以之屬子。爾遂寢其請。時人稱其處置得宜。 武家閑談 歸厚錄○按故諺記武野燭談並曰。直孝見政宗請神祖所賜手書。觀之訖。毀裂之。疑非事實。閑談所載。蓋為得實。故今從之。又按燭談以此為嚴有公時事。誤也

嚴有公之為世子。近習之臣議云。帶刀近侍。非事幼主之道。自今之後。宜解刀以侍之。直孝曰。夫帶刀護衛。本防非常。況世子幼沖。宜慎護衛。近侍之士安得解刀。余以謂雖人帶二刀可也。若近臣喪心變生不虞。此國家之衰運。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鳩巣小說

正保三年。明將鄭芝龍 按寬永小說芝龍為成功誤也 遣使於長崎乞援兵。 華夷變態○按南龍公言行錄為二年。酒井忠勝年譜為四年。誤。今據本書訂之 大猷公下其議宗室三藩及執政。尾張侯 敬公 曰。下官於宗室中年尤長。宜遣下官救之。紀伊侯 南龍公 曰。下官受封南海。漕運尤便。宜命下官。水戶侯 威公 曰。下官待罪於麾下。欲隕首於馬前。今日之事。宜命下官。直孝曰。三公所言。亦皆有理。然敝本邦以救外國。可謂非計。臣以為無救之便也。公是其議。

由是援兵之議遂寢。寛永小說

明暦中江戸大火公私蕩盡松平信綱患都下屢火欲誅失火者以懲其後適直孝朝信綱以其議語之直孝曰廷議既決無可奈何若未決則社稷之福也信綱曰是議不是乎否直孝曰然夫火災之起固不可測若三家貴戚萬一遺火何以處之若釋之則政何以行焉信綱憮然曰幸藉君言免取謗于世由是其議遂寢人皆稱其有大臣之量歸厚錄

直孝臨事果斷能決大事酒井忠勝嘗稱之曰直孝

以天下大事自任能決人之所難決其忠勇果斷雖古人不及之也

台德公每出放鷹以辰鼓為期若辰鼓纔動雖食未訖必出左右憂之使皷吏待公食畢然後擊之直孝聞之因謂曰卿等以此為愛君乎此豈所以事君之道哉夫上以正道待下卿等亦宜以正道事之而用心如是其極必至阿諛竊寵卿等若憂公不終食而出宜盡進食此雖小事欺君之甚也夫君子防禍於未然卿等其戒之常山紀談

浪華甲寅之役直孝見其候騎遇雨衣服沾濕脫其衣與之而無他副衣請安藤直次衣而服之其節儉如此常山紀談人以是譏其吝然至賞士視財貨若土芥未嘗少吝惜人不知其省浮費故譏之云歸厚錄

初直孝將就國其老臣患家士奢侈請下令禁止直孝曰我尚儉節用以率群下然人心各異不可得一令一切禁之得罪者必多夫法不欲煩煩則難守千百之中必採其要使人易守至禁奢侈我當以身先之於是躬服綿襖又召從者賜以綿服曰昔在亂世身擐甲胄不得緩服今海內昇平宜服

此以息其勞及入藩國中之士皆出迎於道衣服極華見直孝及從士皆服綿襖皆赧愧由此奢侈之俗頓革東照宮遺訓附錄武野燭談

直孝在藩嘗出見一士人親洗馬足觀其所居堂室弊壞而器械備具因問其俸纔百餘石直孝嘆賞乃倍增其祿因語左右曰人皆美其居室而無備豫之心一旦有事居室安為牽馬之用乎東照宮遺訓附錄武野燭談

直孝家有一老兵及直孝從神祖攻大坂召之謂曰汝素通韜鈐吾今從役何以教之老兵曰臣年已

老恨不能從因出兵書乃曰主將之要在不狐疑直孝曰縱無汝言臨事果決無復顧慮老兵曰臣生平所慮亦不過此夫臨事顧慮不能用兵君已知之何用此書輒取燒之（常山紀談）

直孝雖不識字闇古今每朝罷請時名儒林道春與語令石谷貞清居側記之有謬未嘗不知道春歎曰君侯固非常人也又善與人交欲有餉雖魚蔬必省（續武家閑談　國史）

嚴有公嗣位初直孝招林道春問輔幼主之道道春商榷和漢故事以對直孝雖無學術所行自中規矩每與道春論及古今大關鍵事道春常歎服云（歸厚錄）

大猷公嘗浮舟淺草河直孝在舟中與松平定綱（越中守定綱據藩翰譜）爭杯酒失歡其後直孝謂人曰天下有事唯定綱可與共謀之耳我以盃酒小故與之相失雖悔靡及我欲往謝過人以告定綱定綱大喜亦欲來謝會直孝病卒而止（鶴毛衣○按老談一言記云大猷公嘗御安宅丸賜宴諸侯時井伊直孝与人争杯酒頗喧争公在舩楼上視之乃取鳥銃放之人皆驚愕喧争乃止既而使人傳旨曰今日之樂飲与不飲亦宜極歡蓋此時之事也）

永井尚政（信濃守）初拜閣老見直孝曰尚政不肖辱玆大任何以教之直孝曰明日有告宜齋戒而來尚政迨明沐浴著禮服而往直孝謂之曰諺云怠慢惟寇子知之乎曰然直孝曰凡萬事之敗未有不自此起者子慎勿忘焉人以為確言（窗能須佐美　鳩巢小說）

酒井忠勝

備後守忠利子事台猷嚴三公任讃岐守輔政官至左近衛少將封若狹（藩翰譜）

諸侯之好猿樂自豐臣氏時始其後貴游子弟轉相倣效至與優人爭長蓋戰國之餘習也尾張亞相嘗招忠勝命公子為雜劇忠勝止之曰願令他人為之也退謂成瀨隼人曰武家講武固其宜也至

裝扮為婦女之態非貴介公子之所宜為吾故止之忠勝每曰雜劇使優人為之足為娛樂戒子孫無學猿樂（武野燭談）

臣延于曰猿樂之興始自室町氏時然當時諸侯未有親為之者及豐太閤擊朝鮮聚優人於名護屋親自學之自是之後猿樂盛行王公大人親為之恬然不耻其弊至於今尚在也嗟夫匹夫之賤使之與優人伍猶知耻之而以牧伯之尊為優人之所為曾莫之耻不亦可嘆哉忠

勝戒子孫。勿學猿樂。非有超世之識。何以至此。
宜其輔相二朝。而為一代之名臣也
元和六年台德公命忠勝。近侍世子。先是公謂土井
利勝曰。忠利漸老。孰可與忠俊輔世子者。利勝乃
薦忠勝。公曰。余亦思之久矣。遂有是命。其後代父
視事。及大猷公嗣位。遂被大用。台德公之薨。與從
兄忠世及利勝入受顧命　酒井忠勝年譜
寬永十二年始置評定所。忠勝年譜 先是每有密議。召執
政於數奇屋議之。武野燭談○本邦之俗稱設茗飲所曰数奇屋 至是始
置評定所。忠勝與土井利勝受命議定條目。忠勝年譜

大猷公時有獻舞伎者。其歌曲出於衣冠貴游好事
之徒。童子裝扮。佩金銀裝大刀以舞。謂之上樣舞。
由是諸侯爭獻舞伎。遂盛行於世。忠勝亦獻之。其
後伺間諫之。公納之。由此歌舞之樂遂止　武野燭談
武城東南有六鄉墨田二河。最為控扼要害之地。忠
勝在政府時。慮行旅之艱辛。因建議造橋架之議
者以謂二河武城之要害。不宜架橋。忠勝曰。治天
下者以民為固。而不卹其艱苦。失所以為固。夫為
政之要在卹民而已。若不修其政。而苟恃要害。武
城不能一日守也。武野燭談 常憲公時六鄉橋壞。自後

不復修治。元正間記 至今兩國橋獨存。民蒙其利云
縣吏嘗欲修瀨田橋。請于官。忠勝曰。河橋壞敝。宜速
造之。夫河橋經久。以兵革不動也。故存其舊。亦足
以觀大平之象矣。若可葺理。何必改作。其愛重民
力。率此類也　武野燭談 仰景錄
寬永七年大猷公患痘疹。幾危殆。忠勝晝夜侍側。盡
心衛奉。一日適至厨所。見具盛饌問之。對曰奉亜
相公。忠勝即投饌具。厲聲曰。方今幕府疾太危殆。
為臣子者宜憂懼忘寢食。而卿等不念之。陳設如
此。亦何心哉。時公未有繼嗣。駿河亜相勢傾中外。

故忠勝云然　忠勝年譜○按武野燭談落穗集亦載此為大猷公為世子時事
寬永二十年忠勝使京師賀　後光明帝登極。叙從
四位上。任左近衛少將。其後有旨。將任中將。忠勝
辭曰。榮達過分。非臣所願。終辭不拜。先是執政未
有拜少將者。國老拜之。自忠勝始　忠勝年譜 武野燭談
忠勝相大猷公。眷遇甚厚。嘗欲封以駿河。忠勝固辭。
其後又欲封甲州。又固辭。公嘗放鷹獲雙鳧。還立
車箱曰。今日所獲。一隻獻　朝廷。一隻賜忠勝。其
眷遇如此　忠勝年譜
大猷公之薨。忠勝受遺輔佐嚴有公。自是執政所施

行。取忠勝處分。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爲天下所倚頼。年已老。屢請老不允。明暦二年忠勝年七十始允致仕。其後居牛籠別墅。謝絶賓客。優游自適。萬治三年薙髮號空印。幕府每有大議。使入就而咨訪焉。忠勝資性端重。與親戚言。未嘗及國家之事。入亦不敢問也　忠勝年譜

初大猷公之薨也。世或議忠勝信綱不從死。忠勝聞之曰。忠臣不事二君。謂不仕二姓也。且窂輔之臣孰不沐厚恩。若皆從死。誰輔嗣君。蓋世之求富貴利達者。必爲此言。非忠臣之言也　武野燭談

京尹板倉重宗嘗至江戸。時有偸盜。入田幡佛寺。殺僧奪財。吏捕之不能獲。乃懸賞格。購告之者。遂不能獲。執政問計重宗。重宗曰。予有一策。乃取小板書之曰。與我重賞。即告之。令揭賞格之旁。已而偸長見之。以爲其黨所爲。乃出首。於是窮治黨類。盡獲。其後忠勝家亦亾物。又懸購之。不能獲。或以重宗策告之。忠勝曰。渠以捕盜爲職。爲之何害。今吾爲國元老。豈可陷以詭計哉。吾不忍爲也　武野燭談

大猷公之薨也。執政以嚴有公幼冲。議欲祕喪。忠勝曰。令雖祕之。誰不知之。徒使人生疑慮。不若速發喪。遂從其議　仰景錄

明暦三年春。忠勝見大風日起。所在失火。乃遣人於板倉高井及戸田往卩市米。運致之。已而江戸大火。穀價騰踊。餓莩盈巷。忠勝出所市米。振恤之。所全活者甚衆　武野燭談

明暦之災。忠勝既致仕。居牛籠別墅。見火初起。入侍嚴有公。忠勝年譜　時諸侯第宅蕩盡。執政議使諸侯就國。議者或慮其有異圖。諮之忠勝。忠勝曰。國初以來火災未有若今日者。諸侯罹災。所宜矜恤。賜告就藩。足以弭其急。若有謀不軌者。即撲滅之可也。議遂決　武野燭談

寛文初。嚴有公擇爲大坂守者。忠勝薦青山宗俊。公乃以宗俊爲之。執政阿部忠秋謂宗俊曰。除擬出公之特意。然酒井空印寔推轂君。宗俊乃造謝之。忠勝曰。廟堂之議。予何預焉。初忠勝與忠俊同職。忠俊以其後進。輕之。不善遇之。忠勝未嘗介意。遂薦其子。士論稱之　武野燭談

大猷公時。豐嶋信濡　刑部少輔信滿據役人帳　殺井上正就於殿中。公大怒。欲族之。忠勝白公曰。麾下之士欲報怨諸侯。非廷中不能也。夫士之砥礪名節。不忍辱偷

生。又安顧蹀血廷中哉。不宜罪及族類。公從之。放逐其子而止。○按鶴毛衣云、賜其子死、本書之說蓋誤 常憲公時稻葉正休殺堀田正俊 筑前守 於朝。亦據此例斷罪云 武野燭談

忠勝嘗謂人曰。豐嶋刑部以私忿害人。可謂不忠矣。然其於國家不為無功。往者諸司失人。庶務滯廢。執政憂之。欲革其弊。刑部曰。諸司失人由選舉不公。今除一官。執政必舉其所善。夫昵權附勢。率皆輕薄之徒。至敦厚之士。恬退自守。不敢衒鬻。故執政莫知。自今而往。舉若人。必得善士。執政從其言。果得人材。然則刑部之功亦不可廢也。獻可錄

忠勝好學。每夕使儒臣侍講。限以乙夜。雖官事鞅掌。未嘗廢懈。每歲往來二荒。必携書籍。驛亭寓舍。使人讀之。晚節尤嗜經史。有適其意。手自抄錄。嘗語人曰。身在海內。而知唐土數萬里之外。生數千載之下。而知數千載之上。何樂如之。一日使侍史讀史記。至武王伐紂。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乃曰。怪哉史之所記。如是則武王為私計。而不為天下計。豈得謂之聖耶。其後與林春齋語及之。春齋曰。明人楊升菴嘗引賈子言。紂死。弃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近事理。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致此誤耳。忠勝曰。以吾觀之。未若封葬之之為愈也。忠勝年譜

忠勝晚年尤嗜書。和漢載籍莫不涉獵。若得希世之書。則繕寫之。且命崎陽人。買海舶所齎來者。更建文庫藏之。殆至數千萬卷。忠勝年譜

忠勝既老。留心書籍。聞見頗博。自憾聞道之晚。嘆曰。令吾十年之前。如今日。必有所施設。可憾之甚也。御景錄

寬文二年夏。忠勝嬰疾。自知不起。不敢治療。嚴有公

使醫官視病。又賜手書。勸顧養。忠勝不獲已。乃服藥。及疾篤。令侍臣扶起。不復近婦人。七月十二日遂端坐而卒。年七十六。忠勝年譜

修理大夫忠直。忠勝子也。藩翰譜 其次子忠稠。少時與兄忠隆戲舉棋局滅燭。忠直聞之。誡忠稠曰。汝曹當受方面之任。指麾士卒。非如匹夫以膂力揚名立功者比也。夫為將者。顧其智略何如耳。勇力自矜。踈將之為也。汝曹宜戒之。武野燭談

忠直善守家法。終身不改。每夕召儒臣使講書。或商榷古今之事。以資聞見。尤用心武備。使家臣講究

武事。閲器械。峙軍儲。以備不虞。家士少壯者。借厩馬。令演騎乘。又設藁砧於郎。令上直之士演習射藝。以勉勵之云 武野燭談

青山忠俊

播磨守忠成子。事台德公。任伯耆守。為大猷公傅。封武州岩槻 藩翰譜

大猷公之幼也。台德公以忠俊為保傅。忠俊感激知遇。盡心輔導。或從容納誨。或犯顏直諫。大猷公甚畏憚之。及長睿明日進。台德公大悅 藩翰譜○按本書云。忠俊與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受兩御所命。傅大猷公。誤。說已見上。故不注於此

大猷公少時好觀舞伎。自為冶容。毎梳髮。置二鏡以整容儀。一日忠俊入見。作色投鏡於地曰。殿下為天下之主。倣兒女之所為。何鄙褻至是。無乃啓亂階邪。公大怒。由此獲罪。故諺記續明良洪範 遂謫總州。元和小說

其後公追念忠俊之言。原其罪。忠俊不肯出曰。殿下悛過。容受臣言。死且不朽。臣若再侍左右。是彰殿下之過也。遂屏居終身 鶴毛衣故諺記續明良洪範

慶安元年。大猷公召宗俊謂曰。汝父自吾幼時。盡心調護輔導甚至。然吾年少未通事情。使汝父齎恨而沒。至今思之。慙悔良深。今封汝小諸。庶幾以慰汝父之靈於地下。汝其以乃父之心為心。以輔翼我子。言訖潸然泣下。宗俊亦感泣而退 東照宮遺訓附錄藩翰譜○按武野燭談為正保四年。未知孰是

板倉勝重

八衛門好重子。事神祖台德公。為京兆尹。任伊賀守。官至侍從 寛永系譜

慶長五年。始置京尹。以奧平信昌美作守為之。其後神祖擇可代者。本多正信薦勝重。勝重時為江戶街司。秩僅五百石。正信請與二萬石。神祖以為過差。正信曰。京尹之任。非厚秩祿。不可以鎮京畿。遂從之 武野燭談

神祖創業初。京畿士民未附。衆心搖蕩。勝重恪勤奉職。綏撫得宜。天下稱為能吏 藩翰譜

神祖嘗以彥坂光政為駿府街司。光政辭以不習吏事。神祖曰。板倉勝重當至。汝宜諮焉。已而勝重至駿府。光政見勝重。具言之。勝重曰。為吏之要。唯無受賄賂而已。苟能如此。神明湛然。是非自見。世以為名言 深秘筐底錄

初神祖之在駿府。召勝重為街司。勝重固辭。不允。勝重曰。請歸與婦計之。神祖許之。勝重歸謂其妻曰。

君欲以余為衛司。辭弗獲命。因請與婦計之。汝以為何如。妻曰。家庭之事固宜與知。廟堂之議安可與聞。且勝任與否非妾所知也。勝重曰。不然。自古勢權之吏莫不禍身亡家。原其所以。皆由婦人。或受請謁。或納苞苴。卒之至枉法鬻獄。我若任此職。汝能杜絕請託。無掣我肘。則吾奉命。否則吾辭之。妻曰。妾謹奉教。宜趣受命。（趣讀曰促）勝重大喜。乃攝衣而出。妻見其反袴腰。呼曰。袴腰反矣。宜整之。勝重忽然曰。吾與汝謀者以此也。吾固戒汝慎勿掣肘。而今乃爾容喙。我焉得就職。妻大驚謝過。勝重乃

受命。神祖笑。汝妻謂何。勝重具白其狀。神祖大笑

（藩翰譜。○按武野燭談常山紀談亦載此。為除京尹時。未知孰是。）

勝重聽訟公平。雖不勝者皆伏其罪。一無怨者。議者稱其德（藩翰譜。備前老人物語）

勝重之為京尹。其二子重宗重昌給事台德公。○按常山（紀談丙夜燈台德公為大猷公誤也）公嘗設疑難。令二人裁決之。以試其材。重昌立判決之。重宗請退而思量。公許之。數日之後。重宗書其所見上之。大意與重昌議同。公以此器重重昌。及勝重至江戶。公具以語之。勝重曰。重宗年長。故能思慮詳熟。重昌年少。慮不及

此。率爾判決。慮事欲熟。倉卒處置。安得至當。時人以此定兄弟優劣云（武野燭談）

慶長十九年。秀頼命大野治長儲峙糧食。治長點大坂界津尼﨑渡口所泊商船。買其米數日間。得米二十萬斛（難波戰記）。時關東貢米數萬斛在大坂港口。治長遣兵戍之。船不得發。勝重聞之。遺書織田有樂及治長曰。聞諸君為守禦備想糧食匱乏。幸有漕米。宜取之以資兵食。治長覽之。即日放舟使去。時人稱其智算（寛永系啚家忠日記武德大成）

台德公時。勝重以年老乞解職。公難其代。不允。勝重

請之益堅。公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勝重即薦子重宗以自代。果稱其職云（藩翰譜。落穗集）

臣延于曰。古稱內舉不避親。苟非赤心報國。至公無私者。孰能與於此哉。祁奚之舉午。謝安之舉玄。狄仁傑之舉光嗣。韋純之舉纁。後世以為美談。若勝重者。可謂不愧四子也

勝重既致仕。其子重宗代父為京尹。勝重以寶刀與之曰。夫刀之為用。可以衛身。可以殺人。然狂夫操之。其害甚大。汝居此職亦然。慎勿如狂夫之操刀也（續明良洪範）

板倉重宗

伊賀守勝重長子事台猷嚴三公為京兆尹任周防守官至近衛少將封總州關宿　藩翰譜

重宗尹京時嘗巡畿甸有兒童嬉戲道傍見重宗指呼曰防州來重宗聞之以為吾尹京師閭巷之民不宜侮我而兒童乃爾罵我蓋彼家有怨於我故至此爾使人問其主名翌日召之問曰汝往時有訟邪對曰未嘗有訟固問之乃曰某年某月與親戚爭分父財親戚妄立證人以為援據遂為所誣因具道其故重宗使屬吏檢前後按牘皆合因謂

之曰是我折獄失理也然既往之事悔之何及今當償汝所分乃出私財盡償之士論以此多之　駿臺雜話

重宗嘗謂人曰外議謂我云何汝若有聞幸勿有隱對曰君每聽訟有辭不直者君必呵叱之故訟者惶懼遂至失辭重宗曰汝言實中吾病予方聽訟時有言失理者覺其面目可憎故常呵叱之夫閭閻之民未嘗足履府庭固有畏官吏之威而不能自辨明者今後吾當戒之其後設茶磨於廳事親自碾茶不視訟者顏面靜心以聽訟云　武野燭談

重宗每聽訟設茶磨於廳事親自碾茶且臨廳事必西向遙拜默禱人問其故重宗曰我心靜則茶之落磑必細若我心不靜則茶必不細吾以此認心動靜然後聽訟又西向遙拜者吾聞愛宕之神甚有靈驗吾聽訟一有不公欲神殛之故常以此禱請焉其純誠奉公率此類也　鳩巢小說　藩翰譜

重宗在職三十餘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　藩翰譜

令行禁止獄訟屏息公庭鮮事茗宴放鷂以為樂云　武野燭談

重宗嘗自為草鞋獻大猷公曰神祖常云行陣之時

草鞋宜如此臣嘗習知之故今獻之蓋其意以為神祖起自牧伯雖小人之事無不知悉故能創大業守成之主亦宜以通下情為務故託之以諷諫焉　武將感狀記

嘗有官吏將之任長崎途出京師見重宗晤語移時重宗袖出一古鑑云此前時崎陽官吏竹中重次所遺重次以墨而敗（重次仕采女正為崎陽長史坐贓處刑）予每以此鏡自照為戒故以相贈蓋崎陽蕃漢珍貨之所湊官其土者多黷貨故戒之　盍簪錄

大猷公嘗有疾危殆馬使奔馳交錯於道都人騷擾

已而公疾瘳。閣老使急遞告之。重宗報帖稽緩。人頗怪之。及報帖至。云頃游獵遠地。故作報遲緩。侍中中根正盛（按本書正盛為宗鑑。今據寬永系圖）即奏之。公覽之曰。京師騷擾至於是邪。翌日酒井忠勝見公。具告其狀。忠勝曰。都下驛騷。一何至此。正盛不曉其意。因問之。忠勝曰。京師聞公疾。衆庶騷擾。故重宗游獵以鎭物情爾。時人以此知君臣之契合（武野燭談。寬永小說。○按智囊名語集亦載此。為嚴有公時事。誤）

重宗好學。其在京師。延松永昌三菅玄同之徒。令講書而聽之（日本人物史。菅玄同據羅山集）慶安初。請一晦地於南內傍。使昌三築講堂。教授薦紳（錦里文集）

熊澤了介嘗至京師。謁重宗。時了介為備前老。以國事自任。重宗重其才。而恐其中廢。謂之曰。吾子以賢才得譽東武。自今而後。勿復往東武。弟子聞之曰。京兆知商賈之政耳。惡知聖人之道。乃勸赴江戶。果被廢黜（東照宮遺訓附錄）

京師知恩院舊藏古研一枚。傳為平重衡故物。時黒谷源空寺亦藏重衡之硯。兩寺爭其眞贋。詣庭訴之。重宗判曰。道人殊昧事情。僕輩愛硯。亦藏數枚。況以重衡之貴盛。留情文房。其所藏何止一硯。然則兩寺所藏。安知其非眞。於是其爭遂止（武野燭談。識亭筆記）

耶蘇之亂。重昌為征討使。赴鎭西。過京師辭重宗。既去。重宗語所親曰。吾不得復見重昌矣。已而重昌果戰死。人問其故。重宗曰。重昌以下民作亂。有易之之心。夫賊民保守孤城。後無救援。自以為降必死。當一心固守。雖竭力攻之。亦未易拔也。及師久無功。公當命佗將討之。重昌何顏得生還。吾以此知之（常山紀談）

大猷公時。重宗嘗至江戶。松平信綱謂重宗曰。幕府

方留心政事。思聽京師庶務。自今而後。宜一一上言。重宗曰。幕府雖英明。在京畿數百里之外。安得遙決庶務哉。故置京尹以總之。何煩聞奏。公聞之。嘉其守（常山紀談）

或有譖重宗於東福太后者。太后乃告其非法於關東。大猷公召重宗於江戶。使分析其事。重宗叩頭伏罪。竟無一言。既而退出。公使酒井忠勝留之。因問其故。重宗曰。予為分拆。是以太后言為不信也。安有欲伸一已之私。而揚國母之過乎。予有罪當罷去。故不敢分疏也。公感嘆。便慰勉而遣之（武家閑談）

牛籠勝登（稱忠左衛門勝登。據芝山會稿）嘗云。先人嘗除監察。造見重宗。且求教。重宗曰。子愼勿文過。子若文過。患及屬吏。子苟有過。宜自引咎。公知其不能。必舉賢才而任之。先人曰。請終身佩服。重宗曰。是非吾言。初予任京尹。先人以此誨予。予每服膺之。故今以是告予爾（老談一言記）

寛永中京師大火。公私蕩盡。一日　帝使京官高木守久（伊勢守守久。據寛永系譜）及傳奏官私重宗曰。今大內罹災延及朝臣。主上閔惻群下。欲使關東救遘災之家。卿能奉承內旨。傳之於關東。必有處置。重宗峻

拒之。守久曰。主上慮卿持異同。故令某等諭之。重宗曰。大內營建悉出關東。經費寔廣。又安能及其他。且吾久官京師。素善朝臣。不能不為之避嫌疑。故至此事。予決不能請於關東。傳奏官歸奏之。其事遂格。其後重宗招守久及傳奏官。謂之曰。適得關東之信。莫府聞京師之災。憂傷良切。大內興建。將不日而成之。且朝臣之家亦皆營造。各如其舊。莫府尊事　王室。優恤朝臣。可謂盛事。予竊自忭躍。故以告卿。　帝聞之感歎。其後重宗謂守久曰。卿吾承內旨。使急遞傳之於關東。故有是命。然吾卿不峻拒予言。關東之功皆歸於予。安有為臣而掠君之美哉。子亦官京師。宜思所以處之（老談一言記。寛永小說）

初重宗為近臣時。台德公將朝于京師。重宗求行裝之具於勝重。勝重時為京尹。久而無報。重宗數促之。既而勝重贈以一大箱。重宗使人開而視之。惟有一襤褸子而已。左右皆愕然。重宗獨領會。時谷一齋在坐。亦視而怪之。問其故。重宗曰。夫戴襤褸子者。惟見前面。不見上頭。此大人教我以恭儉也。一齋退語人曰。有是父有是子。信哉（諡亭筆記。故叢話）

重宗尹京時。嘗至江戶。時大猷公命老臣召飛鳥井亞相。重宗乃乞解職。酒井忠勝固止之。不聽。忠勝見公。具白其狀。公即召重宗。慰勉曰。吾過矣。卿宜就職。即退。忠勝謂重宗曰。公自謝過。慰諭甚至。而卿不拜謝。敢問其故。重宗曰。予任職京師。委以朝臣之事。而今召飛鳥井亞相。予不與知。是公侵吾職也。且神祖之制。西州之政。朝臣之事。一委京尹。公偶不之記。故謝過神祖。爾予是以不拜謝（故諺記。鳩巢小說。○小說酒井忠勝為中根正盛）

論者曰。知勝重之賢而用之者神祖也。從勝重之言

而用重宗者台德公也終始任重宗而不疑者大猷公也有此君而有此臣啓萬世大平之基宜矣　武家閑談

松平信綱

右衛門大夫正綱子事猷嚴二公任伊豆守輔政官至侍從封武州河越　藩翰譜

大猷公時江戸礫川里有縊殺禪僧者誣云與其女奴姦懼事覺自經有司案治久而不決公使信綱治之信綱密召其女奴問之具知其誣由此疑獄立決　老談一言記

嚴有公時江戸大火諸侯邸第悉罹災信綱建議使諸侯就藩紀伊侯南龍公聞之怒其不謀於宗室專決大事信綱聞之詣侯請見侯出見之謂曰今國家有災勳舊諸侯在其國者亦當召以備護衛而今悉罷諸侯就國何也且國家大事宜謀諸宗室信綱對曰諸侯邸舍焚蕩無餘至倉廩土窖盡爲煨燼見無儲積諸侯之衆無所仰給飢餓浮浪之徒閧咽閭巷夫以諸侯就國爲非計者慮其反也當今之時諸侯有反者在其國則我徐爲之備若在近轂則何以防之且議及宗室稽緩失機故不敢聞諸左右也侯大歎賞是時江戸米價踊貴信綱憂之乃增估糴之諸州聞之輸米於江戸由此米價更賤論者謂當嚴有公幼冲之日姦賊圖不軌加之以大災而海内晏然信綱之力也可謂社稷之臣矣　鳩巢小說

慶安中處士由井正雪潛[illegible]不軌將縱火江戸以作亂上下恂恂信綱處置得宜天下賴以渇安　藩翰譜

嚴有公時或謂信綱曰大猷公時增封加俸率無虛歲而莫府嗣位以來未聞行賞國家廢慶賞之典非所以勸善之道也信綱曰今莫府幼冲未親庶

政若論功行賞不得賞者必怨謂執政私其所愛則是欲勸善適足以市怨耳終不從其言然百司奉職不敢廢惰云　藩翰譜

臣延于曰刑賞者人主之柄聖人之所恃以爲治者也故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聖人不能爲理矣當嚴有公初立主少國疑爲之政者宜賞有功罰有罪使天下知其一出於至公庶幾足以甄別善惡而服天下之心也不務爲此而抑功蔽善乃曰待人主親政之後而後賞之欲以避專權之嫌可乎使信綱知道論功行賞顧其

當否何如耳。至於市怨招謗。非所宜論也。所賞果公耶。不宜以人主未親政避嫌。所賞果濫耶。雖人主為政之時。安得賞無功以紊紀綱。信綱居宰輔之職。任天下之責。徇一己之私。廢天下之法。其不知道亦甚矣。昔周公輔成王。封康叔誅管蔡。天下以為至公。廢刑賞之法。以為公道。吾未之聞也

嚴有公時。信綱輔政。罷諸侯之質任。禁天下殉死。士論美之。藩翰譜

慶安中。政府使人執丸橋忠彌。忠彌以善槍得名。信

綱慮其傷人。因教収之者。使人夜立其墻外。呼曰失火。忠彌登樓而望之。遂入執之。人服其智算。武野燭談

嚴有公時。水府之臣殺幕士。時威公將朝賀。信綱密使太田資宗備中守止之。公不悦。既而信綱詣公邸。請見。公稱疾不見。信綱固請見。公不獲已見之。信綱白公曰。今日止公朝賀。公必不慊。然今莫府幼沖。適有是事。故止公朝賀。使諸侯知公尊崇公室。歸罪於己。適足以張幼主之威也。故敢止之。公意輒解。老談一言記

一日大猷公方食。有調和失宜者。公取以示信綱。信綱跪而嘗之。乃曰。庖人無狀。翌日信綱見公。公問庖人處何罪。對曰。臣昨日退食。絕飲食以認有其毒乎否。然竟無佗異。是庖人適不留心鹽梅。以致此過耳。於是公意解。武家閑談

信綱生平無他嗜好。居常研究物理。討論無倦。或嘗稱其材智。信綱曰。吾自幼侍先人。常承庭訓。先人歷事祖宗。常為予具道其平日所聞見者。吾亦親侍大猷公。蒙其陶鎔。爾来恪勤奉公。寢不解帶。服膺格言。究心于是。顧國家固有一定之法。要在守

之而已。故吾所施設者。無他焉。以其所嘗聞者施之於今爾。人皆用心如是。何患於其智之不及人哉。武家閑談

堀田正信上野介嘗非信綱不行慶賞。上諫疏。極論其弊。請納城邑於官。以充班賞之費。遂不謁告。徑赴封邑。閣老延議其事。信綱曰。省其諫疏。一無足取。蓋正信喪心。故至此爾。時會津侯正之受遺輔政。議曰。正信所言。縱不足採。捐軀殉國。不可謂之喪心。信綱固爭之。正之曰。正盛竭忠先朝。而其子亦懷忠愛之心。謂之喪心可乎。信綱曰。吾以正盛有

功其子雖有罪宜宥之故吾謂為喪心人皆不曉其旨信綱復曰正信上疏云請納城邑于官公若有疑宜召臣面問之然則正信宜居家以竢命而今退保城邑殆近圖叛彼若不喪心罪當族滅吾思正盛之忠故力爭之正之歎服以為不可及也 藩翰譜

箕和田之湖多產鯉魚官歲収漁課數百金姦商有欲顓其利者請增課額承貿有司以為課入加多官之利也乃白執政信綱曰民多納課費多利少此必欲貴其價以権其利也且魚價倍舊則民受

其患者不少若請減課額而賤賣官當商議安有貪區區之利而為下民之患哉且人已承買而圖奪之非道若允其請必啓爭端訟獄之繁必自此起竟不允其請 故諺記

信綱疾革命冢子輝綱取猷嚴二公所賜手書悉內之銅罐而焚之緘以麻苧印結其蓋謂輝綱曰我死必以此殉矣又召諸吏盡取簿書令押己印故至死後會計之吏無得罪者云 名語集識亭筆記 明良洪範

信綱矜莊自持儀容儼然未甞燕服見客 武家閑談 為人忠慤終始如一及疾革其母勸之念佛信綱曰兒自幼事國受恩隆重常思効涓埃之報今不幸嬰疾不能竭力於國家心甚憾焉故念念在此何暇念佛乎其恪勤奉公如此 名語集識亭筆記 續明良洪範

信綱每大猷公忌日詣寢廟拜謁常以扇置膝下至泣下沾之云 續明良洪範

諸國甞苦少錢會京師地震銅佛壞當修治之信綱建議以木造之銷其金鑄錢於是錢大出談者美其破流俗之見 國史

信綱甞欲引玉川水溉其封邑命邑宰開渠九十餘里以通玉川已成踰歲水不入渠信綱召邑宰問

之邑宰曰水當至君宜無憂居數歲水遂不至信綱又召邑宰問之對曰水之所以不來由民之灌溉田野者多也若潤澤滿野水必至矣又踰歲水又不至信綱又召邑宰問之對亦如前說信綱怒曰汝不知地之卑高妄穿溝瀆故至此爾邑宰固執前説毫無撓色已而秋大潦雨水果至溢于溝洫由此田野大闢磽确之地盡為膏田信綱召邑宰大稱其功增其俸祿後遂擢為顯官 老談一言記

臣延于曰人君之用人也信之堅而任之久使之得盡其材而後可以責其成功矣若任之不

久信之不堅何以得展布心腹以成其功哉昔堯使鯀治水任之九載及其績用弗成而後黜之夫以堯之明豈不知鯀之不能哉然必待三考然後黜之者苟不如是則不能以詳其能否責其成效矣鄭任子産國人皆謗之而簡公任之不疑秦用王猛貴戚皆譖之而符堅信之益堅苟使夫二子因讒與謗而廢焉安得成其大功哉今也則不然一人譽之則進之一人毀之則退之以一人之言進之以一人之言退之此古人所謂作舍道邊者功之所以不成蓋坐是故也觀信綱之用邑宰雖數載之久不見成效任之不疑信之益堅使之能成其功若信綱者可謂善用人矣

阿部忠秋

左馬助正吉子事猷嚴二公任豐後守輔政官至侍從封武州忍　藩翰譜

忠秋嘗在中書與松平信綱計事信綱曰有司欺人吾常患之忠秋曰子過矣士大夫豈有欺人者哉且其所言有理為之所欺可也若以人之欺己為憂必有逆詐之心苟如是則其害不細矣子勿以此疑人信綱歎服　鳩巢小説

臣延于曰君子之於人也無有逆詐之心至誠以待之而已苟有逆詐之心則失誠信之道故理之所在君子為之所欺不害其為君子夫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衆人之欺詐彼智彌精欺蔽彌甚信綱聰明絶人患人之欺己其弊必至於任智數忠秋告之以推誠待物可謂忠告善導矣然信綱終以苛察取譏蓋坐不學故也

忠秋忠厚篤實　鳳岡集　輔政三十餘年　國史館日録　以廉介持身杜絶請託　常山紀談　嚴有公時士大夫好養鶉佳者估極貴重忠秋亦好之常置鶉籠於坐隅時一諸侯購得名鶉欲因醫官餽以求知醫官伺間從容言之忠秋不應已而命左右開籠盡縱之醫官怪問其故忠秋曰予備位宰輔為人所趨附不宜有所好比者好鶉乃傳播於世如此自今而後不敢復養鶉醫官大慙而退　駿臺雜話　譿亭筆記

松平信綱嘗謂同列曰自今而後諸侯餽遺宜杜絶之忠秋曰若子之言則天下諸侯或有饋遺子者至僕未嘗有饋遺者何須絶之信綱大愧　故諺記　續明良

洪範

宇和侯嘗贈忠秋舍人衣二副。不受曰。大災之後。命減貢獻。恤民至厚。如臣等鄙人。不當受賜。宇和侯慙而止 國史

初忠秋在政府。素與信綱不相能。及大猷公晏駕。忠秋謂信綱曰。今幕府幼沖。執政不協。非國家之福。宜釋私憾以輔幕府。遂相與輯睦。協心翼贊 鶴毛衣

初大猷公時。阿部重次 對馬守 堀田正盛與忠秋信綱執政。及公薨。重次正盛皆從死。而忠秋信綱執政。時井伊直孝酒井忠勝議欲增置執政。信綱忠秋言曰。正盛等皆從先君。我二人亦蒙厚恩承之輔

政。彼就其難。我處其易。豈以任事為勞哉。若以幕府幼沖政府乏人。欲增輔臣。唯其所擇。非我所敢銓擬也。直孝忠勝嘆服。其議遂寢 落穗集

信綱病篤。忠秋往省之。因曰。予不才。生無益於時。子天下奇才。若生死得代。吾願代子而死。信綱即出一卷書。授忠秋曰。此吾生平所欲施行也。子幸取舍而行之。二人盡忠國家。皆是類也 鶴毛衣

忠秋仁厚愛物。每出有棄嬰孩於道者。便收養之。窮民有不能撫育其子者。待忠秋過。故棄之。由此其所收養。歲數十人。費用不貲。家宰患之。伺間諫之。忠秋曰。夫人孰不愛子。而至於棄之。思其父母之心。安得無哀憐之情。且所收養。隨長用之。不為耗財。且吾為相。使民窮困至此。是國家之羞。吾安得不掩之。其後所收養者日長。男子隨才授祿。女子出資嫁之。各令得所云 武野燭談

會津侯正之嘗謂左右曰。勢權之家。車馬輻湊。古今皆然。未聞阿豊州之家車馬輻湊。吾以此知其賢。大猷公之付托儲君宜矣 土津靈神言行錄

林道春嘗與忠秋語。及細川賴之自足利義滿黜亂彊公室之事。忠秋曰。賴之之賢。古今所稱。設使賴

之為之。不宜使人知之。且賴之之所不言。誰得知之。如予不肖。何敢望賴之。然輔佐幼君。何無此慮。吾子而為是言。吾竊不取也 明良洪範 落穗集

大猷公嘗問參州諸將旗幟。耆老侍側不能對。忠秋一一具說。及其制作。公使二郎中受而記之。後得秘府書閱之。莫違錯者。其諳記典故如此 國史

嚴有公時。駿府男子由井正雪謀不軌。伏誅。大老酒井忠勝議曰。浮浪之士居江戶者甚衆。謀反者本欲誘此輩為助。請一切逐之。忠秋曰。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不安一人而苦天下也。夫浮浪之士未必

皆與逆也所以至江戶者欲仕諸侯也諸侯因是得異材殊能上以事國家下以治其民且出之海外則可若猶居内地與居江戶何異諺曰疲馬不畏策非不畏策足不能馳也若驅朝不謀夕之人曰汝必遠徙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不為亂何為若用忠勝之言驅之使為逆也臣以為不可公徧問群臣源正之松平信綱是忠勝井伊直孝是忠秋公竟從忠秋議 國史

初大猷公以忠秋為世子傅嘗從世子謁公公謂忠秋曰神祖起自岡崎大小四十餘戰遂併天下築

城江戶以我為堪負荷謂故將軍曰此是長孫居也子行傳之今我多病不久侍宗祖于地下當病革時恐不能言汝其記我言而輔世子子孫萬世為我後者造次勿忘此言天下有變死守此城以承神祖之賚明曆三年正月三藩第爨延燒内城大臣奉嚴有公如西城直孝忠勝皆有園池周數里請公避火信綱請如上野忠秋曰我不知諸公所言如為避火耶西城縱使罹災山里足容乘輿其地雖無殿屋餘燼無侵備不虞耶去城保野不得為計神祖以來四世五紀國家無玷商賈安業非望窺覦因何而起縱其有之命一將誅之易於振槁且示天下内中狹窄出城之議甚非所宜宰臣爭之猶喧忠秋言公曰公豈忘大猷公之言乎公若不聽臣言臣必不從行公曰子言是忠秋乃使忠能陳兵西城下火及其家不敢還 國史

初酒井忠清輔政欲造誹謗之法忠秋直孝忠勝止之而止其後有設主客論時政得失者忠清又議欲推之忠秋曰昔在唐堯之聖不能無過但樂聞其失為不可及耳懸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朝無壅蔽之患民無咨嗟之聲善則從不善則悛今出

入宰臣之家者大率紈袴子弟也所言雖異其見粗同無如此人放言不諱宰臣何以聞閭巷之議備預過失誹謗之法必不可設由是其議遂寢 國史

寛文十一年夏病乞骸骨許之命言便宜事今年以比歲不登有司請立酒限有犯者許奴婢告籍沒財產賞以其半公使宰臣詢忠秋對曰不可奴之事主猶臣之事君也臣念臣家不能顯奉法令而國中不得志者至衆然不敢上書告臣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若許以臣封祿之半而求臣之罪臣死已久矣夫法者天下權衡也權衡一傾天下必

壞是故制法必可遵如此法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臣恐明智之謀復起於今大失治體負制法之意 國史

忠清秉國柄驕奢居第近下馬牌人謂之下馬將軍好飲酒列侯家賈人出入其家往鬻其具他宰臣率皆如此唯板倉重矩自京兆復徵獨清介己忠秋招忠清數其常不奉法曰足下善之則已若不善之僕與足下辨于公前忠清避坐謝徵君焉聞此言僕自少不知畏惕以累世預政為諸君所推不期致此過既聞君之教不敢不改忠秋謂稻葉

正則守美濃久世廣之土屋數直曰厩橋侯非諸君所得望也然不尚儉約莫厭衆心諸君何為奢侈相誇不思善其職大猷公以臣為愚戇不諱大漸時命臣國家大事得便言之臣老時公亦以其言命臣臣以為受命至重利害得失知無不言凡在此坐者咸公之所甚重天下之所瞻仰也今臣之言為天下而不為身諸君善思焉忠秋又進封事公曰是大猷公使忠秋言也再拜而受遣參政堀田正俊其家語秘無聞 國史

明徵錄卷之八終

男 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明徵錄卷之九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永井直勝

平右衛門重元子。事神祖及台猷二公。任右近大夫。封常州笠間 寬永系譜

初長湫之役。直勝與池田勝入戰。遂獲其首。神祖賞之。賜以勝入佩刀名篠雪者。寬永系譜 朝鮮之役。直勝從神祖。在肥州名護屋。一日豐太閤臨神祖營。見直勝問其名氏。直勝具對。太閤曰。獲池田勝入者

汝乎。可謂驍勇絕倫也。聞者莫不歆豔焉 藩翰譜

神祖既平石田三成。賞井伊直政功。封以十五萬石。使本多正信傳命曰。卿勳績絕倫。雖封以大國。未足酬其勞。然慮他將爭功。故裁抑之耳。直政艴然曰。予自少從征。陷堅挫銳。戰克攻取。臨危忘命。遂致統一之功。誰復與我爭功哉。乃辭不受。時直勝在坐。謂直政曰。公命鄭重。宜拜謝。直政怒曰。吁卿以獲一勝入之首。乃爾輕我乎。直勝曰。我常侍麾下。不預先登之列。然長湫之役。幸獲勝入。不敢誇說。如足下。則夙領先鋒。榮寵超群。且我公選驍勇之士。屬其指麾。故能成大功。由是言之。足下之成功。由公之委任耳。若使我與足下同任。分鑣並馳。未知鹿落誰手也。意氣忼慨。凛然不撓。正信受旨和解之。既而直政受賞。然直勝與直政相見。未嘗交語。頃之直政詣直勝。謝曰。前日之言過矣。今而思之。有愧於心。我深感卿氣節。願託以兒輩。文林茶壺。我所寶愛。今以為修好之信。直勝感激受之。自此交驩如初云。嗚呼直勝之不畏彊禦。宜與獲勝入功併論焉。直政於直勝。猶廉頗於藺相如。始不相能。而終則交驩。或為爪牙。或為心膂。而斯茶

器亦為士林之美談。則豈尋常茶器之類哉 鵞峯集

細川玄旨 藤孝剃髮稱玄旨號幽齋 近侍足利將軍。素通典故。神祖既定天下。命直勝訪室町故事於玄旨。今代禮節多其所傳云 武野燭談

真田信幸

安房守昌幸子。歷事神祖及台猷嚴三公。任伊豆守。封信州松代 藩翰譜

神祖之征會津也。信幸與父昌幸弟幸村。將兵從駕。至上野犬伏。會石田三成等矯秀賴命。起兵大坂。遺書昌幸。啗以大利。引為己黨。昌幸謂信幸曰。今

上方兵起。吾當與之。汝意何如。信幸曰。大人素受
太閤之恩。至今背之。必招物議。幸村亦與大谷刑
部結昏。而屬心上方。宜與之還上田以待時變兒。
受内府眷顧。義不忍叛之。若西師不利。黨與受戮。
願盡死力。以請父弟之命。庶可保全門戸。幸村固
爭以為不可。語頗侵之。信幸怒。將手刃之。昌幸和
解之。使各從其志。昌幸與幸村引軍還上田。信幸
遂屬神祖。（關原大全）神祖稱歎。賜書褒之。（寛永系圖）信幸從
台德公西征由山道。台德公命信幸。為先鋒。攻伊
勢崎砦破之。及攻上田。固辭先鋒。台德公許之。（藩翰）

譜
既而三成敗。黨與皆坐誅。信幸因井伊直政榊
原康政。以匄其父命。神祖命取吉世子。二人以白
台德公。公曰。信幸請固是。然吾以彼故後軍期。安
可宥之。二人以語信幸。信幸曰。予有一願。請先賜
死而後誅父。使世人知叛者之子當必受戮。康政
嘆曰。子賢於義朝遠矣。吾當固請。乃白神祖。台德
公遂貸之。（落穗集前編　常山紀談）
初昌幸還自犬伏。夜過信幸封邑沼田。遣使欲入城
信幸妻本多忠勝女也。辭曰。良人于役。令不同歸。
此必有故。城不可夜開。不内。昌幸歎而去（關原大全）

元和元年冬。信幸家士馬場主水得罪出奔。詣江戸。
誣信幸云。大坂之役。與幸村内通謀不軌。乃下主
水吏治之。使中山照守（勘解由照守　據寛永系圖）詰信幸第問
之。信幸曰。莫府已疑吾有異志。宜賜自盡。照守曰。
子實謀反。自刃而死可也。若不然。盍自辯晰。信幸
曰。莫府已疑我。何敢辯晰。何則三成之亂。父弟皆
與凶徒。而吾獨効節麾下。不顧其親。今吾父既沒
幸村不度時勢。戮力大坂。吾已不以彼時反。而以
此時反乎。然莫府若疑之。當速伏辜。照守歸具奏
之。台德公嘉其忠篤。竟以主水抵罪（明良洪範）

信幸嘗謂左右曰。汝輩食接節草乎否。皆答曰否。信
幸曰。汝輩幸蒙昇平之澤。故未嘗知艱苦也。吾嘗
從武田氏。流離間關。常食此物。又食稗粥。備歷艱
難。此所以享今日之富貴也（續武家閑談）
大猷公之薨也。信幸慮諸侯有圖不軌者。召卒二千
餘營白銀邸。又命其封地川中嶋。令馬百匹載米
致之邸中。造廐別墅。以養之。以備不虞。其深謀遠
慮如此（續武家閑談）
酒井忠勝嘗見信幸。以其武田氏遺老。問兵法之要。
信幸對以不知。忠勝彊問之。信幸曰。在愛士。忠勝

又問之信幸。曰在禮與義。忠勝感歎而去（仰景録）

水野勝成

和泉守忠重子。事神祖及台猷二公。任日向守。封備後福山（寛永系譜）

嶋原之亂。大猷公命板倉重昌討之。師久無功。公又命松平信綱總督軍事。戒之曰。水野勝成諳練軍機。彼若未至。愼勿薄城。明年正月重昌戰死。信綱至嶋原。按兵不動。以待勝成。勝成欲圍困日久。故緩其期。至二月二十二日。乃率兵會之。信綱集諸將議事。戶田氏鐵（左門）進曰。幕府命僕等曰。以計拔之。勿輕戰以亾士卒。然則宜待城中粮盡而攻之。信綱謂勝成曰。計將安出。勝成曰。妖賊保守孤城。後無救援。固宜待飢困而斃之。昔神祖攻高天神。實用此策。且此城險絕。欲一旦而拔之。多亾士卒。尤為非計。氏鐵曰。君言是。宜待其飢困而攻之。勝成曰。否。我軍環城而不逼。以至今日。是為良計。夫賊徒暴起。非素有儲積。今粮餉已竭。而不之攻。復待何時乎。於是議乃決。時細川忠利鍋嶋勝茂進曰。僕等屯營去城尤近。請率部兵先破羅城。諸軍亦當喊叫以助聲勢。勝成抗聲曰。以二將之兵得

拔之。二將之功多則多矣。然誰復有拱手坐視者。予雖不肖。自少從事行間。大小五十餘戰。雖無過人之功。未嘗取退怯之譏。又未嘗以虛喝臨行陣。今諸將爭功。多亾士卒。大乖幕府之意。且夫攻城非諸軍一心不可也。今諸將各持異議。若無統帥。夫豆州受命提督軍務。非統帥而何。予當從其令。且予老矣。不能空談弥日。若有所令。宜命兒勝俊（美作守）遂出。諸將乃約二十八日攻城。二十七日諸將又會信綱營。已而勝茂之兵攻破羅城。諸將聞之馳赴。勝成乃率部兵五千。待勝俊歸。整列而進。勝俊賈勇先登。揭旗牙城。諸軍乘勢競進。遂拔之。是役也。勝成父子之功尤多云（寛明日記　藩翰譜）

勝成卑身下士。士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勝成嘗出放鷹。見一士人嘗仕勝成者。問曰。聞汝仕越前。得大祿。今何故來。對曰。臣仕越藩食千石。然念君之禮士。不可以祿易之。故來。勝成大喜。即增其原秩。後勝成告老。又出放鷹。過其所居。見門閉。怪問左右。曰其以忤侯意。乞骸骨而去。勝成噓唏泣下曰。彼棄千石之祿。慕吾家之微祿。宜待以禮。而不能善遇之。作州豈欲學江戶輕薄之風耶。予少時浪遊

四方。備嘗艱難。幸際盛時。身得封侯。然以往時浪遊。得通下情。幕府富有天下。遇士之道不浔。若諸侯。故上下懸隔。情意不通。今作州才食福山十萬石。而欲學幕府之風耶。蓋作州不通下情。故至於失士心。夫英傑之士。宜待以度外。而以非理使之。安能服其心。若有過失。當寬恕之。而猶不悛。宜丁寧告戒。而今無狀至此。可勝歎哉　常山紀談

柳生宗矩

但馬守宗嚴子。歷事神祖及台猷二公。任但馬守。寬永中為大監察。藩翰譜

宗嚴善刀術。宗矩傳其法。世稱柳生兵法。宗矩以刀術侍大猷公。寵遇甚渥。宗矩嘗學禪理。而得刀術妙意。常假禪喻術。假術喻政。多所彌縫。大猷公嘗謂左右曰。欲通世務。宜問宗矩。其見重如此　藩翰譜

寬永中。肥前民作亂。鎮西飛報闕東。宗矩適宴有馬豊氏 玄蕃頭 家。宗矩臣聞變來告云。肥前妖民作亂。板倉重昌受命已發。宗矩乃急策馬追重昌。至川崎不及而還。乃詣幕府請見。時日已暮矣。大猷公見宗矩。問其故。宗矩曰。臣今日宴飲其家。聞筑紫民作亂。板倉重昌受征討之命已發。臣欲止之。馳而追之。不及而還。公曰。卿何故止之。宗矩曰。殿下以黔首作亂。有易之之意。故命征討使所任甚輕。凡民黨浮屠作亂。為患尤大。臣以為重昌必死。故止之。公作色。徑起入內。宗矩留閤中不去。久之公出。詰之曰。卿謂重昌必死。何以知之。宗矩曰。無知之。民崇信佛法。不顧其身。以織田氏之彊。攻長嶋頻兵僵將。累歲而克。及攻大坂。竟不能拔。假王命以講和。論之近事。三河之亂。亦踰年而平。此皆殿下之所明知也。殿下以重昌少時奉使稱神祖旨。謂必能翦滅此賊。大失之也。若重昌位尊祿重。素

為天下所畏服。則今日之舉。莫過重昌。今資望未重。一旦擁節以趣鎮西。鎮西之牧伯。縱受其指揮。一有不利。則無可奈何矣。當是之時。殿下必將命宗室重臣以討之。重昌何面目復見殿下。其必死之。且使國家之將殞命於賊民之手。大損國體。願殿下留意。不聽。既而軍果無功。命松平信綱討之。重昌戰死。一如其所料。議者服其機鑒　藩翰譜

臣延于曰。宗矩之料重昌。若數計而龜卜。何其明也。雖闕伯比之料屈瑕。李晟之料渾瑊。何以加焉。向使　大猷公從其言。豈有殺將亡兵之

患哉。以公之明。忠言至論猶不見用。可見從諫之難矣

板倉重昌

伊賀守勝重少子。事神祖及台猷二公。任內膳正（寛永系畧）

大阪之役。和議既成。神祖遣重昌於城中。監秀頼點血誓書。大野治長（修理亮）問重昌曰。誓書當呈大御所乎。呈幕府乎。重昌不取旨。無所擬議。即云宜呈大御所。○（武野燭談大御所為莫府）及反命。神祖謂之曰。卿以汝為使。不命誓書呈誰。汝何以處之。重昌具言其

狀。神祖喜曰。非汝不能辦（武德大成）

重昌幼時以父蔭補童子郎。時同署郎真田某為人所殺。而不知其主名。台德公怒命吏治之。同署郎恥言之。將自殺。重昌年最幼。亦欲自殺。造見土井利勝曰。聞官命吏治罪。同署皆將自裁。予辱君眷顧。故來訣。利勝大驚。具白公。竟弗窮問（武野燭談）

寛永十四年肥前嶋原民作亂。抄掠近縣。殺戮邑宰。初神祖時嚴禁耶蘇教。至大猷公時禁令益嚴。奉其教者。悉見捕斬。嶋原民素信其教。會城主松倉重次（長門守）命吏搜索其黨。時重次為政苛酷。民皆愁怨。於是耶蘇黨聚衆唱亂。肥後天草民亦崇信邪教。至是聚衆應之。衆至萬餘。牧司不能制。事聞。大猷公命鎮西諸侯討之。使重昌督其師。重昌受命。即日就途。十二月五日至嶋原。妖黨聞之據原城固守。重昌與鎮西諸將合攻之。不克。乃與諸將謀曰。賊勢方熾。欲速破之。死傷必多。不如持久以困之。因令諸將勿輕戰。時大猷公遣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乃會諸將。謂之曰。卿吾為持久之計。欲待其窘蹙拔之也。今信綱氏鐵受命討賊。彼以大兵速拔此城。吾與諸君何面目視息

人間。請及兩將未至拔之。明日適值正旦。賊必不設備。宜乘其不備而襲之。乃以有馬忠頼（兵部大輔）為先鋒。重昌子重矩請屬先隊。重昌不聽。命屬重次軍。明年正月朔。忠頼率兵三千餘。大呼薄城。諸軍亦鼓譟而進。城中竭力拒守。矢石雨下。諸軍不能支。已而賊兵五千開門出戰。先鋒與戰不利。重昌指麾諸軍。使前戰。諸軍相顧不肯進。重昌乃挺槍下馬。先衆而進。城上砲箭愈急。重昌率部兵奮戰馳突。槍折冑碎。遂沒于陣。年五十一。（島原記）初大猷公遣松平信綱提督軍務。大久保忠教聞之曰。重

昌必死。可惜也。果如其言云 武野燭談

板倉重矩

內膳正重昌子。事猷嚴二公。任內膳正。輔政官。至侍從。封野州烏山 藩翰譜

耶蘇之亂。重昌受命將發。重矩往見松平信綱。請從父赴鎮西。信綱不聽。即造阿部忠秋。請之。忠秋白幕府。聽之。卒與父赴鎮西。及重昌戰死。諸軍沮喪。重矩在松倉重次軍。獨奮欲攻城。重次不聽。重矩率其部兵。策馬而前。會軍監石谷貞清被創。斂兵而退。兵士執鞚止之。不得進而止。其後與諸軍攻城。奮戰遂拔之。水野勝成見重矩。大稱其功。贈以佩刀 島原記

初島原之亂。大猷公聞鎮西飛報。欲使重昌討之時。重昌患疽。閣老重遣之。擇可代之者。酒井忠勝曰。重昌雖未受命。廷議已決。若更命他人。彼必憾之。遂命重昌 武野燭談 島原記 重昌深德其言。戒重矩勿忘之。故重矩敬事忠直 忠勝子 存問不絕。時酒井忠清執政。權傾中外。重矩獨不趨附。忠清以此重之。因薦之。遂至大用 武野燭談

重矩雅性謙謹。不喜奢侈。常居本莊。灌溉園蔬以自娛。扁其居室曰咬菜。後分司大坂。入輔大政。權行京尹事。所至以扁額自隨。及再為相。賜第瀧口。亦揭以舊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人至貴顯。必忘布素之時。變其志操。大抵皆然。予以不才。備位宰相。自念祿賜過分。常懷戰兢之心。故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侈之心矣。其恭慎如此 武野燭談

重矩家有累世所傳寶弓。常置之坐隅。一日童豎撅其亡。空引數次。弓忽壞。童豎因室老請罪。室老曰。此主公累世之寶器。今汝壞之。必觸盛怒。乃令屏居待罪。及還。室老伺間言之。重矩神色不異。召童豎。徐言曰。吾愛此弓。常備不虞。方一旦有事而壞損。必瀕危難。今汝空引而折。此吾之幸也。釋而弗問。其性度如此 武野燭談 故諺記

明曆寬文間。牧野親成 佐渡守 為京兆尹。時風俗奢侈。豪猾因緣為姦。重矩自輔臣代親成為京尹。始下車。掊擊豪彊。禁斷奢侈。國家制。聲師之長曰檢校。京師富商有納貲補職以罔其利者。重矩使捕之詰曰。汝欲為檢校。宜瞎而目。富商大懼去職。於是豪彊屏息。京兆政清。不三月。風俗大革云 武野燭談

重矩尹京時。築鴨川堤。通市原路。民被其澤。既卒之

後。民思其德。設牌位以祠之（常山紀談）

初重矩為大坂城代。適雷震城樓。都人驚擾。先是萬治中雷震城樓。樓中火藥遇火暴發。怒激如雷。多焚死者。至是都人咸懼奔走。重矩乃使街司諭之曰。火藥悉已投於壕中。驚擾乃定。人稱其智算（雨夜燈）

重矩少好學。師熊澤了介。其嘉言善行膾炙人口云。嘗曰。竊人之財。謂之盜。吾觀今之諸侯。非盜者鮮矣。知士民之善而不舉。又從而掩之。是掠人之美也。人君之職在知賢而舉之。此天之所以命為司牧也。今掩人之美而曠司牧之職。豈非大盜邪。吾恐有是行。深自警省焉（常山紀談）

又曰。人皆有所蔽。己之所好。言雖非是必是之。莫知其非。己之所惡。言雖是必非之。不啻不容。又從而罪之。此人之所以取敗也（常山紀談）

木下順菴有謁板閣老詩云。不才幸喜托龍門。德義風流世所尊。到處英名歸國是。幾回榮餞浴　天恩。陽春有脚蘇民物。陰德無心及子孫。珍重邦畿千里外。復將仁雨潤乾坤。（錦里集）順菴近世名儒。非阿其所好者。而所稱揚若此。可以觀其德矣

重矩為人短小眇目。性温厚有度量。寛文中自大坂守衛。入秉鈞軸。累加祿至五萬石。為烏山城主。執政九年。中治京師三年。政績尤著。天下稱為名臣。延寶元年五月卒。年五十七。世皆悼惜之。重矩寡慾愛民。及卒。家無餘財云（國史館日錄）

土屋數直

民部少輔忠直子。事猷嚴二公。任但馬守。輔政（藩翰譜）

神祖創業之初。置鑄官以造黃金。謂之慶長金。（老談一言記）至嚴有公時。鑄官議以謂鑄銷舊貨。殺以白金。黃金之數倍蓰舊時。利莫大焉。數直時為執政。鑄官以其議白之。數直無所可否。頃之。鑄官復申前請。數直曰。夫貨之所以為貴。以其純好也。今殺以白金。是以世之至寶為鄙惡之物也。寧可以利國家為之哉。由此其議遂格。（武野燭談　常山紀談）其後及常憲公時。財用匱乏。計司荻原重秀（近江守重秀。據武野燭談）請官造新貨。殺以銀銅。謂之元祿金。自是之後。惡幣流布。海內益窮云（三王外記　政談）

初大猷公時。數直為侍臣。嘗得罪屏居。時公將朝京師。數直聞之。命家宰戒行李。家宰諫之。不聽。及公

朝京師數直潛至京師寓居西坂人無知之者一日公使近臣召數直近臣傳命參政參政曰數直嘗譴屏居安得從行公或忘之乎近臣以告公曰數直嘗在都下宜趣召之於是有司搜訪果然乃就傳命數直來謁垢面蓬首若囚者然公見而愍之因謂曰汝志可嘉故原汝罪遇之益厚時人以此知君臣契合云 武野燭談 常山記談 窗能須佐美

久世廣之

三左衛門廣宣子事台猷嚴三公任大和守輔政官至侍從封總州關宿 藩翰譜

廣之嘗侍大猷公公方食羹中有蟲舉筯以示廣之廣之佯為嘗味而食之公笑曰卿蓋覆攸司之過乎由是監膳得免罪 讌亭筆記 故諺記

家宰嘗言廣之曰小吏多營私用度不足職是之由乞治之廣之問其所給幾何家宰曰米若干斗廣之曰以此養其妻孥有餘否曰不足曰然則安得不少營私門汝已知其不足而欲按其罪何其過也今後宜增其既廩 武林隱見錄

廣之好學師飯室叟終身講學不倦又好內典叟嘗謂廣之曰執事讀聖經未能曉其旨只管佞釋氏此所謂瞰阱陷于阱覩穽離于穽可謂書癡矣廣之嘉納深信其道 芝山會稿

伊丹康勝

權太夫虎景子事神祖及台猷二公任播磨守 寛永系畫

寛永末始置計司長以康勝及酒井忠吉 和泉守 杉浦正友 內藏允 為之康勝自神祖時司天下財賦勸農通商與民同利天下稱為循吏 藩翰譜

甲州之地多紙工歳納紙課于官官令人承買康勝在職時有富商請增課額承買者同列欲允之康

勝獨持不可其後富商私請於政府執政以其事下康勝康勝曰自今而後有止盜之策宜允其請執政問其故康勝曰夫紙之為物貴賤資之不可一日闕也然以價賤易得故能濟用今若允其所請彼必貴其價以權其利則紙價日益貴小民無由得之亦各貴賣其貨物而後得辦之其極必至於物價騰踊小民窮困盜竊競起何以止之且利源一開上下化之各逞其欲其害又甚於盜若節用省費一歳所得豈止千萬而今貪細利苦民敗俗此所謂剝股而充腹者也且物價騰踊由國郡

柚分之多。而今而後有進若説者。慎勿聽焉。聞者嘆服 藩翰譜

大久保忠教

平右衛門忠員子。稱彥左衛門。事神祖台德公。為長槍隊長。大猷公時補主旗 寛永系啚

忠教少從神祖。數立戰功。大坂之役。軍人傳言旗幟將退。諸隊驚擾。忠教厲聲曰。我領槍隊。與主旗同部。主旗若退。我何不知。於是諸隊稍定 寛永系啚

嶋原之亂。大猷公命板倉重昌討之。使石谷貞清監軍。時忠教以前朝耆老尚存。公乃使執政召而問之。○按本書云。召忠教及永井安盛。然據寛永系啚。安盛死在寛永十一年。則此説誤。故今不取

忠教曰。事已失機。問臣何為。酒井忠勝問其故。忠教曰。莫府未命二臣。宜諮臣等。今已命二臣。問之何為。忠勝曰。子以此為不可乎。曰然。忠勝曰。子宜陳意見。忠教曰。幕府以百姓作亂。心必輕之。然大衆一心。保守險阨。拔之不易。且二臣名位卑瑣。一旦驅諸侯之兵以攻之。恐衆心不服。不可得用。臣等竊以為宜命宗室三藩。使執政大臣監其軍。乃為得體 寛永小說

大猷公嘗與群臣語。及古昔戰鬭之事。因曰。在義經之時。則有若嗣信忠信辨慶之徒。皆忠勇絶倫。以為股肱爪牙。何其樂也。忠教曰。今時豈無辨慶之徒。恨無源廷尉爾 聞書雜和集

忠教嘗觀散樂。歎曰。智之賢於勇。吾乃今知之。何則方曾我時宗襲頼朝之營之時。五郎丸之功為大。然一法師以一言之善見賞。而五郎丸終不見賞。由是觀之。智之賢於勇。誰昔而然。又何怪焉 鳩巣小說

忠教大猷公時遷主旗。年八十死 寛永系啚 臨終。公使使就家封萬石。忠教曰。生不得封侯。死何為。請辭之。使者曰。君受之。子孫享其福。忠教曰。我子有材。當自得之。不待我傳。竟辭不受 國史

榊原職直

助兵衛職之子。本姓花房氏。神祖命冒榊原氏。事神祖及台猷二公。任飛驒守 寛永系啚

職直為人勇武。好養壯士。食客數十人。祿俸常乏。人或諫之。職直曰。人之志好各異。吾以養士為樂。雖富累萬金。我不易也。嘗語人曰。夫人生武弁之家。當以講武為務。不宜溺其所好。以廢其業。今海内昇平。國家無事。故耽聲色之樂。而不知金革之苦。厭飽暖之安。而不見矢石之危。至于綏撫失方。士

卒離心。夫兵不豫講不可以應卒。自治兵振旅之法。至夫奇正虛實之理。非一日之所能通也。且勝敗之機決于瞬息。非若今日從政者之從容擬議而後行之。必也講之有素。而後可臨機制勝矣。其後及嶋原之役。職直監鍋嶋氏軍。（本書云監細川忠利軍誤也今據寬永系畜及嶋原記訂之）與其子職信攻城先登。從士或死或傷。卒賴其力以建功云（武將感狀記）

嶋田利正

次兵衛重次子。事台猷二公。為江戶街司。任彈正少弼（寬永系畜）

利正自慶長時。為江戶街司。在職二十餘年。（諸家系畜）老成多智。人稱為智囊。大猷公時興建神祖寶塔。欲制作堅緻萬世不朽。召執政議之。不能決。時利正致仕家居。公素知其才。輒召問之。對曰。宜修補豐國廟國家萬世之後。脩補二荒之廟。亦當如之。聞者以為確論（嶋巢小說　老談一言記　名語集）

初台德公命土井利勝。擇輔翼世子者。利勝與利正謀。薦酒井忠勝（酒井忠勝年譜）

執政嘗患米價翔貴。與有司議之。利正曰。執政買米儲畜。米價安得不翔貴。執政問誰為之。利正曰。即酒井讚州為之。忠勝曰。吾未嘗為之。乃召家宰問之。家宰曰。無之。利正作色曰。某日買穀某所。非為儲畜而何。其佗何可枚舉。其切直如此（武野燭談　老人雜話）

大猷公時近臣高嶋左近坐殺幕僚賜死。後執政與利正語及之。頗悼惜焉。利正曰。以吾觀之。其死也晚矣。古人有言曰。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彼恃勇鬪狠。宜其取禍也（寬明日記）

石谷貞清

五郎大夫清定子。事台猷嚴三公。（寬永系畜）慶安末補江戶街司。任左近將監（諸士傳畧）

貞清少事台德公。浪華之役。貞清屬土岐定義。（山城守）留守江府。貞清請從軍不允。貞清潛隨鹵簿至京師。公壯其志。賜以黃金。貞清家素貧。（諸士傳畧）其發東武。使家奴一人負甲匱。親自提槍至。是得辨軍裝。（兵家茶話）臨戰常在公馬前。衛護左右。公命覘敵兵。告以軍機。（傳畧）及城陷。擒長曾我部親盛以獻（兵家茶話）

貞清大猷公時。為步兵長。遷監察。寬永末肥前嶋原民作亂。公命板倉重昌帥西諸侯兵討之。使貞清監其軍。既而重昌戰死。貞清亦力戰被創殆瀕死。從士扶之而退。及戶田氏鐵松平信綱至。遂攻而

破之貞清先登獲首級城遂陷（諸士傳略）

嚴有公時貞清為江戸街司時處士由井正雪潛謀不軌貞清遣吏卒捕其黨丸橋忠彌及黨與數十人正雪走赴駿河自刃而死事遂平萬治二年致仕稱土入寬文十二年死年七十九貞清為人好武技膂力絶倫（膂力絶倫據寬明日記）尤善騎射歷仕三世（本書為四世誤今從寬永系畫）多所聞見常好談神祖以來忠臣義士之事内睦兄弟外厚朋友善遇士類多所薦舉性又好學日延書生令讀書而聽之其為街司公正無私榜屋壁以規戒之語以自警省及去職民咸思慕焉（諸士傳略　鶖峯集）

北條氏長

新左衛門繁廣子事台猷嚴三公（寬永系畫）承應中為大監察（役人帳）任安房守（武家補任）

嚴有公時閣老嘗議事議既決問之諸吏皆稱善獨氏長默而無言酒井忠清謂氏長曰此議於卿意何如氏長曰予以為此議不是松平信綱曰卿以此議為不可宜反覆詳議然卿未初有所可否問若不及卿終無所言此腹誹時政也事君之道不宜如是氏長曰然則予固失職矣予以為大監察之職參預廷議聽執政所議有所問則陳其可否若與商議是侵執政之職也今問及焉故敢陳可否果如豆州之言予固失職矣忠清曰卿言是請聞卿議氏長具陳其所見閣老遂從其議君子謂氏長之能守其職執政之廣採衆議兩得之矣

氏長為監察時松平信綱封邑之民與他縣之民訟官遣氏長按問之信綱謂氏長曰曲在彼民我民實直氏長曰誠如君言曲直明白何須遣予信綱曰官遣卿者欲按問兩造辨其情僞氏長曰然則前言過矣信綱大慙（並鳩巢小說）

藤原肅

字斂夫號惺窩播州人參議為純子也隱居不仕晩歳居洛號北肉山人（系譜略　行狀）

肅幼而為僧穎悟絶人既長讀聖賢之書志嚮儒學遂還俗改名肅（系譜略）天正中游洛會朝鮮國使通政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等來聘肅往見之有一相者見肅曰公太聰明精神滿腹肅曰聰明自可何下太字對曰是便公著處肅笑而不言（行狀　日本人物史）

關白秀次嘗聚五山僧於相國寺聯句招肅肅不得

已而往後不復往衆彊之不肯謂人曰夫物以類聚彼非吾耦也秀次不悦乃去遊肥前名護屋小早川秀秋優待之秀秋素豪俠每宴遊灤水沃人滿坐如雨以為笑樂肅至斂容敬之一日秀秋拔刀削金盤肅諫曰公子雖富貴不宜為如此事秀秋嘉納 行狀

肅嘗歎本邦學者專為漢唐訓詁之學不通聖賢之道究心性理之學大有所發明本邦學者崇信程朱自肅始 武家閑談 肅嘗欲往明而學自筑州泛海會風濤大作不得往而歸朝鮮姜沆客遊在赤松氏

家見肅歎曰朝鮮三百年來未聞有如此人今航海來此得見斯人幸甚 日本人物史 行狀

初朝鮮之役神祖在名護屋始見肅悦之及歸東武厚聘招之使講貞觀政要踰年歸京 行狀 武家閑談 慶長五年神祖在伏見召肅講書時僧承兌以文學侍側與肅不相能肅已不欲仕意謂夷齊雖不仕周亦當知武王之德四皓雖不仕漢亦當知高帝之恩况於草莽之臣乎遂隱居不出人罕見其面者 行狀

林信勝嘗請建學校於京師欲使肅教授生徒會軍旅事興其議遂寢 武家閑談 行狀

石田三成嘗遣使聘肅不就直江兼續 山城守 亦慕其名屢招之又辭不往一日兼續來訪肅適不在有項歸聞之謂家人曰渠數招我不往今又來訪而復不見渠必以我為拒之乃往訪之會兼續東歸追至大津而見之兼續大喜乃謂肅曰我欲興衰宗可謂忠邪肅曰無可棄之機而欲速成其功取敗之道也退而謂人曰兼續好興事必危邦家後果如其言 武家閑談 常山紀談

戸田氏鐵屢聽肅講論崇信其學薦之台德公公欲

用之會沒而止 武家閑談

慶安初　後光明帝勅肅家上其集賜以御製序天下榮之昔　延喜帝覽菅家三世文集賜詩嘉歎其他大家鉅筆不乏其人而　聖言冠首吾未聞之 文集跋

林信勝

字子信京師人號羅山稱道春事神祖及台猷二公敘法印加民部卿 行狀

信勝幼時甲斐德本來其家讀太平記信勝在傍聽之闇誦人皆異之 年譜 行狀

慶長八年信勝在京師聚生徒講論語集註從學者益多外史清原秀賢媢忌之奏曰自古講書者例不奉勅不得講新注今處士恣為講習請抵之罪神祖聞之曰志好各異宜從其所好何至告訴其事遂格 年譜 行狀

慶長十年神祖在二條城召見信勝命侍左右一日清原秀賢僧承兌元吉侍側神祖問曰光武於高祖為幾世孫皆不能答神祖顧謂信勝曰汝記之否信勝應聲答曰九世孫神祖稱其彊記 年譜 行狀

神祖既遜位移居駿府召信勝為講官自是日侍燕

間備顧問信勝初名忠至是祝髮改今名弟永喜亦侍講台德公兄弟竝居駿江兩府參預政事多所啓沃 年譜 行狀 時國家創造紀綱未立信勝出入帷幄參贊密勿發號出令皆出其手云 國史

大猷公時伊勢內外宮祠官爭次久而不決朝議以謂宜先外宮信勝為議上之證據明確公上之朝廷由此其議遂決乃先內宮 年譜

寛永中奉旨議定武家法度十九條及諸士法度二十三條又命編集諸家系譜使太田資宗監之書成上之名曰寛永系圖傳 年譜

大猷公時日侍左右講論經史眷注尤厚正保中信勝寢疾公有所諮詢使酒井忠勝松平信綱就而問焉病少間召對於便殿許肩輿入城門其見眷遇如此 年譜

井伊直孝嘗謂信勝曰世人稱樊噲為驍勇絕倫然武人誰無勇若在今日論勇予亦未必出噲之下也信勝曰噲屠人之子門閥固不如君然以吾觀之君有不如噲者夫蹈鋒刃冒矢石以先驅為勇是匹夫之勇爾若噲犯顏諫高祖君果能之乎以此言之君不及噲遠矣直孝大慙是時大猷公稱

疾不見諸侯故信勝以此諷之世以為格言 常山紀談

某侯嘗畜幻人作草器纔容身跳入之括其口執槍刺之莫能傷召信勝觀之幻人入而復出曰座中有真人不可為幻信勝笑頷之一坐莫不驚歎 國史

信勝資性恭謙不以才能驕人生平溫順謹恪故歷事四世未嘗得譴責前後執政亦無所謗毀 行狀

信勝自少好學至老不倦造次顛沛未嘗廢讀書明曆三年正月江戶大火信勝宅亦罹災乃乘輿赴別墅輿中獨携梁書一卷自加朱發其篤學如此

先是官造文庫賜之葺以銅瓦信勝以為製造堅

緻可免火災及赴別墅數問銅庫存否有人來告曰既為烏有信勝喟然曰數十年之精力盡於一時命也終夜歎息翌日臥病遂至不起年七十五

年譜

臣延于曰自古國家之治亂未嘗不係斯道之興廢也本邦應仁以來干戈相踵風俗頹敗亂臣賊子接武於世人倫之道幾乎熄矣及我

神祖勃興崇尚文學首延惺窩羅山以講求治道於是乎教化行乎上而風俗美乎下迄今海宇寧靜禍亂不作者未必不由教道維持之力也二先生之有功於天下可謂大矣

男　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并書

明徵錄卷之九終

明徵錄卷之十

水府史臣青山延于輯

成瀨正成

吉右衛門一齊子。少事神祖。累立戰功。仕隼人正。及神祖遜位。執政駿府。後為尾張敬公傅。寬永系譜

豐太閤嘗登譙樓。觀神祖麾下躍馬者。問神祖曰。夫騎驪馬者為誰。神祖曰。為成瀨小吉。正成初名小吉 太閤問其俸。神祖曰。二千石。太閤曰。子若賜我。與之五

萬石。神祖許諾。召正成。諭以太閤之言。正成曰。臣盡忠竭節。以事閤下。不意閤下之言至此。若閤下彊命臣。則分當死耳。不敢聽命。因歔欷泣下。神祖曰。秀吉將與汝大祿。是非常之遇也。且汝在秀吉麾下。以翼衛我。則是盡忠於我也。正成固辭不聽。神祖具白太閤。太閤咨嗟云。東照宮遺訓附錄 貴言為孝記 常山紀談

其後神祖謂群臣曰。古人所謂可託六尺之孤者正成是也。常山紀談

神祖嘗欲以松平康重周防守 永井直勝為敬公南龍公二公子傅。康重直勝皆固辭曰。臣等若得在麾下。雖執賤役。不辭也。神祖憂思累日。焦勞形于色。正成聞之。與安藤直次謀。請傅二公子。神祖大悅。乃以正成傅敬公。直次傅南龍公。駿河土產

敬公幼而智勇過人。神祖尤鍾愛之。年甫八歲。封於尾州。以正成為之傅。正成往來駿尾。兼傅相事。大久保忠隣之得罪。上書駿府以自申理。時左右惴恐莫敢奏者。正成乃奏之。神祖由是知其不反。寬永系譜

正成晚歲在尾州病篤。謂家人曰。吾得至日光一拜神廟而死。志願畢矣。乃輿疾赴江戶。疾益劇。親戚皆止之。正成曰。吾素志不果。願以神祖忌辰而終。

至其日。沐浴更服。遙拜神廟。端坐而逝。新著聞集 實寬永二年正月十七日也。寬永系譜

安藤直次

木工助基能子。少事神祖。累立戰功。仕帶刀。執政駿府。後為紀伊南龍公傅。寬永系譜

神祖嘗賜成瀨正成及直次邑萬石。而直次所食實不過五千石。其後神祖謂二人曰。吾封卿等以萬石之邑。治狀何如。正成對曰。直次所食五千石。非萬石。神祖曰。吾封卿等何有等差。吾以直次所食

萬石而直次未嘗言及之可謂長者也乃益其封邑并數歲之入賜之云 武將感狀記

神祖嘗使土井利勝謂直次曰賴宣年少萬一有狂圖汝當告之宜獻誓書直次曰一日委質為臣雖有狂圖安有暴其君之惡於莫府哉若極諫不聽從之戰死耳至獻誓書決不奉命 土津靈神言由 行錄鶴毛衣 是尾水二藩皆不獻誓書 鶴毛衣

臣延于曰會津中將嘗論之曰帶刀之言可謂忠矣然其言從之戰死不可也當言諫而不聽繼之以死則瑩徹無瑕矣惜哉其不及此亦不

學之過也

合德公嘗以板倉重宗為京尹重宗苦辭不受執政以直次善重宗使往諭之直次造重宗款言移晷重宗以為直次以京尹事說我而直次未始一言及之將去重宗謂之曰比者莫府命予代父子聞之乎直次曰聞之然子實不勝任重宗曰子亦以為不可乎直次曰吾非謂子材不勝任也但患子怯懦爾重宗曰何也直次曰父舉之君任之君父之命安可辭也子若之任一有失職則剚腹而死耳今子辭不受命故以子為怯懦也重宗乃受命

鳩巢小說

南龍公少時嘗以事怒澁谷伯耆以刀室打之傷其面直次聞之以為公無人君之度欲至江戸訴之急戒行李公聞之大驚使人謝之不聽使至再反乃止 鶴毛衣

南龍公嘗得千里鏡甚愛之以示直次直次曰屬者多置耳目臣以為不可況以此器擿撥細微獲罪者必多也乃擊碎之公改容而謝之直次輔導公皆此類也 鶴毛衣

駿河亞相之獲罪也其老臣朝倉宣政 筑後守宣政 據武野燭談

見直次直次不交一語宣政恨之曰子忘舊交見吾窘急乃欲絕之乎直次勃然作色曰子受付託輔導公子無狀至此如何與子共語 鶴毛衣

神祖嘗使土井利勝往紀藩邸視直次之所施為有司每有所咨稟若合其意即可之如不合其意即曰不可使有司反覆思量如是者數次未嘗有所處置利勝怪之謂直次曰有司所議有不可子為之處置則事無壅滯矣直次曰今吾已老餘生無幾吾欲為國得人才耳利勝未有所言直次復曰夫有司所咨稟吾一一為之處置則有司苟且從

事承指仰成而已。如是則人材鹵莽。何以得人矣。
利勝大服其言。故利勝執政。倣直次所為云 故諳記
黒田忠之 ○筑前守忠之據前車後語集 嘗與其臣栗
山利章 大膳、利章據大秘録○案大秘録忠之為光之誤 交訟。忠之曲。台徳公 ○案前車後語集仰
景録大秘録並為大猷公誤也 將抵之罪。召直次問之。直次曰。凡
係曲直斷訟常理也。在君臣父子安得以常理處
之。夫君臣相訴。曲在其臣。今是利章所言。以罪其
主。異日臣若與紀伊公訟。臣辭直則可以罪紀伊
公乎。台徳公是之。卒從其議 老談一言記○明良洪範直次為成瀬正
成、仰景録為酒井忠勝

直次家搶手嘗盜搶竿之飾鋑。直次捕將斬之。問曰。
實有之邪。對曰有之。直次曰汝何以至此。曰小人
有母及妻帑。貧窶不能養。故無狀至此。直次問其
俸。曰七斛。直次曰汝以薄俸養數口。安得不盜。吾
當倍增其俸。庶免飢寒。乃增其俸。釋弗誅云 老談一言
記○窗須佐美以此為堀田正盛未知孰是
酒井氏之親族有仕紀藩者。忠勝託之直次。直次曰。
本藩之士率皆幕士親族。今受君請託。幕士請託
安得拒之。卒不聽其所請 老談一言記
直次嘗白南龍公曰。臣素與彦坂某不相能。然其材
足用。公可善遇之 老談一言記
神祖以直次為南龍公傅。而參預政事如故。凡内外
之事知莫不言。直次素曉兵機。數上策略。常從征
伐。累立戰功。然資性謙謹。不伐已能。生平絶口不
言其功。故世莫知其詳者 寛永系譜
台徳公時。本多正純輔政。權傾内外。武野燭談 直次嘗謂
人曰。正純必亡。其後正純増封寵遇日隆。或謂直
次曰。正純寵遇如此。何亡之有。直次曰。須驗其後。
既而正純封宇都宮。寵遇益厚。或又謂直次曰。子
言果妄也。直次曰。亡期在近。無幾正純果敗 關原大全

雨夜燈 或謂直次曰。子言果効。何以知之。直次曰。關
原之役。世子後期。神祖怒而不見。正純進曰。逗撓
失期。罪在臣父。宜賜之死。以彰世子之無過。此悖
逆之言也。而正純自以為忠。頗有驕色。不亡何待
雨夜燈○關原大全云直次曰。正純貪得無厭、不知止足、吾固知其必亡也、未知孰是
神祖既平大坂。欲以駿府封南龍公。益以百萬石。會
晏駕事寢。母夫人常恨之。直次曰。公封百萬石。恐
封地過大。時人不悟其旨。及後公為大猷公所忌。
乃始服其知言 南龍公言行録
南龍公時。先鋒隊卒犯贓。罪當斬。及行刑。命隊長其

（失其姓名）觀之。隊長不奉命而出奔。公大怒。令壯士追誅之。直次聞之。見公曰。彼士不奉命。實有見解。公益怒曰。神祖時步卒犯法。及行刑。令隊長觀之。吾法神祖。汝何非之。直次曰。夫神祖所行。有是者。有非者。其非者改之可也。豈可不問其是非而一皆遵之哉。公動輒以神祖藉口。此公之癖也。夫部卒有罪而被刑。為之長者固當慙愧。令之臨刑處。此辱之也。雖有君命。何面目而觀之。時水野重良在公側。直次顧之曰。宜急召還彼士。公感悟謝過。初神祖以直次為公傅。謂曰。宜視直次猶父。故公終

身服膺其言云（校合雜記）

中山信吉

勘解由家範子。家範仕北條氏直。戰死於八王子。信吉少事神祖。補前驅將。後為水戶威公傅。任備前守（羅山文集 家譜）

初家範仕北條氏直。食邑武州中山。秀吉滅北條氏。家範保八王子城。死之。神祖既定天下。封死節之後。賜釆邑於信吉。其後信吉常侍左右。（人見卜幽祭文）慶長初。神祖在伏見。盜與群臣雜居。欲竊佩刀。信吉適見之。赤手縛之。群臣服其勇。（卜幽祭文 羅山集）神祖賞之。賜以黃金。信吉曰。獲賊者非臣一人。願皆賞之。神祖曰。首獲賊者卿也。卿其勿辭焉。其不矜功如此（見聞錄）

浪華之役。神祖以威公為駿府留後。命信吉曰。今以賴房為留任。藉卿保護。卿志操堅確。不減乃父。故委以防守之任。卿其勗哉（見聞錄）

初神祖賜信吉食邑。以中山祖先所食。故欲與之。信吉辭曰。臣兄在焉。願賜他邑。神祖歎稱。以中山亭近之邑賜之（見聞錄）

慶長中。駿府災。松平重勝（大隅守）守大門。時事起倉卒。

門閉不開。士衆雜沓。婢女多死。神祖欲出避之。村越直吉（茂介）白神祖曰。大門不開。士衆擾亂。宜從廚門。時信吉守廚門。竭以提燈。隊伍成列。秩然不亂。神祖大感賞。乃從廚門（見聞錄）

威公幼封於水戶。未能就國。信吉常往來封地。聽其政。奉上接下。衆士倚賴焉（羅山集）

初威公亂息已多。然未置後。大猷公命擇諸子。信吉至水戶。謁諸公子。察其賢否。群公子皆修飾出見。義公時年六歲。見信吉呼以翁。直把盤上打鰒賜之。信吉大悅。抱公曰。真吾郎君也。遄歸而告大猷

公。遂立公為世子義公行實

威公少時喜任俠。佩長刀。服奇服。信吉數諫不從。一日政府召信吉謂曰。今日召子。非吾曹所知。幕府當親問。信吉曰。幕府所問必是我公之事也。予以實對。是彰主過也。若不以實對。是欺上也。進退維谷。吾不敢見。以是得罪。又不敢辭。遂趨出。閣老固留之。不聽。乃詣藩邸見公。具道其狀。且言臣當獲罪。然臣固分死。第所恨者臣不肖。不能極諫以匡君過。且神祖命徵臣以輔導之任。而無狀至此。孤神祖付託之意。又恨不能斬左右佞諛之徒。逢君

之惡者。臣死之後。無復有所顧忌。且臣雖死。魂魄必不離左右。願君改之。公大感悟。出長刀奇服。悉賜左右。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必自悛。無復煩卿言駿河土産

臣延于曰。自古好諫之君。非唯納諫。使人得諫。不好諫之君。非唯不納諫。使人不得諫。故人主好諫。則言路日開。而聰明日益矣。大足以興國。小足以安國。人主不好諫。則言路日塞。而聰明日損矣。大足以亡國。小足以危國。此治亂盛衰之機。安危存亡之兆所由分也。觀信吉之諫

威公。誠懇剴切。足以回人主之意。可謂忠矣。然非　威公有納諫之量。容受直言。安能得盡其言哉。由是觀之。　公之禮貌正士。能養其直氣亦可以知也。嗚呼此其所以傳茅土於悠久。貽典刑於子孫歟

男　延光　延之　延昌　延壽　校

延壽　并書

明徵錄卷之十終

右明徵錄十卷。彰考館編脩靑山延于之所
著也。文化乙亥之夏。
先君召延于於藩邸。延于因獻其書。
先君嘉之。乃命講之。紀敎之侍宴聞也。
先君語次屢及其事。尋侍講筵。預聽其進講。
則其書蓋述
神祖平定天下。創業垂統之盛。及諸將立功
貽謀嘉言懿行之美。苟爲子孫臣民者。雖庶

孽寒微。而不可不知其囏難。以奉遵遺訓。今
據此書而徵之。則爲君之難。爲臣之不易。深
切著明。儀刑之孚。聿脩之德。庶乎其有感激
而不能自已矣。因命繕寫一通。置諸座右云。
文化十四丁丑仲秋

景山源紀敎跋（先君烈公初名）

臣延壽謹書

青山量助著

明治三年庚午六月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石衛門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12
SS号=14664112